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九一冊目次

春秋臣傳三十卷 （宋）王當撰 明鈔本 〇〇一
唐才子傳十卷 （元）辛文房撰 元刻本 〇八一
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蘇天爵撰 元元統三年余志安勤有書堂刻本 一五七
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茅元儀刻本 二七六
今獻備遺四十二卷 （明）項篤壽撰 明萬曆十一年項氏萬卷堂刻本 四一四

春秋臣傳三十卷

（宋）王當撰

明鈔本

春秋列國諸臣傳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王當撰。當字子思、眉山人。元祐中、蘇軾以賢良方正薦。廷對策入四等、調龍游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不就。及京為相、遂不仕。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嘆曰、士之居世、苟不見用、必見其言。遂著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則此書其未仕時作也。所傳凡一百九十一人、各以贊附於後。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議論純正、文詞簡古、於經義多所發明。今核其書、如謂魯哀公如討陳恆、即諸侯可得之類、持論不免踳駁、殊非聖人之本意。史稱當博覽古人、惟取王佐大略。蓋其學頗講作用、故其說云然。然其編次時世、前後證引國語史記等書、補左傳闕略、該備無遺、於經傳則實有補。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作五十一卷、本傳則作五十卷、均與此本不合。殆三五字形相近、傳寫誤歟。玉海又載當同時有長樂鄭昂、字尚明者、亦作春秋臣傳三十卷、以人類事、凡二百十五人、附名者又三十九人。宋志亦著於錄、與此書同名、但無列國字。後人傳錄此書、或省文亦題春秋臣傳、淆昂書矣。今仍以舊名標題、俾有別焉。

新刊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目録
直學曾元基之 學諭者元丘閻 同校正

隱公一
魯臧僖伯 鄭穎考叔 衛石碏 魯衆仲
鄭祭仲

桓公二
魯臧哀伯 隨季梁 楚鬬伯比 晉師服
魯申繻

莊公三
齊鮑叔牙 齊管敬仲 魯曹劌 魯臧文仲
衛石祁子 齊陳完 晉士蔿 魯季子
楚令尹子文(子穀) 周內史過 魯御孫 楚鬻拳

閔公四
齊仲孫湫 晉狐突 晉卜偃 晉史蘇

僖公五
晉里克
周富辰 虞宮之奇 宋子魚 晉荀息
周內史叔興 鄭叔詹 晉慶鄭 晉子犯
晉趙成子 晉臼季 晉韓簡 晉先軫
晉魏犨 晉呂甥 晉介之推 晉郤缺(成子)
衛甯武子(子俞) 秦子桑(公孫枝) 秦孟明視 楚成得臣(子玉)
魯公子遂(襄仲) 魯展禽(柳下惠) 周王孫滿 晉荀林父(中行桓子)
晉陽處父 魯公孫敖

文公六
晉范武子(士會) 晉韓獻子厥 魯季文子(季孫行父) 晉解揚
魯叔孫得臣(莊叔) 晉狐射姑(賈季) 晉趙盾(宣子) 宋華元
魯公子歸生

宣公七
魯孟獻子 楚孫叔敖 楚申叔時 鄭子良(去疾)
衛孫良夫(桓子) 楚公子嬰齊 楚公子側(子反) 周單襄公(子靖附)
周劉康公 晉士貞子(荀伯) 晉郤克 楚潘黨
楚屈巫(申公巫臣) 晉欒書 晉知武子(荀罃) 晉伯宗
魯臧宣叔 楚伯州犁 楚養由基 晉趙同

成公八
晉范文子(燮) 晉郤至 楚鍾儀 齊鮑國
齊國佐 晉叔孫僑如 衛孫林父 衛蘧伯玉
晉趙文子(武) 曹子臧 楚子囊 晉士匄(范宣子)
魯公孫嬰齊(聲伯) 晉郤犨 晉魏莊子(絳) 晉祁奚
魯叔孫穆子(豹) 晉張老 魯臧孫紇(武仲) 宋向戌
晉荀偃(中行獻子)

襄公九
宋子罕(樂喜) 周劉定公夏 晉韓起(宣子) 鄭子展
晉士弱(莊子) 魯季孫宿(武子) 魯申豐 鄭子產
吳季子札 晉叔向(羊舌肸) 晉師曠 齊晏嬰(平仲)
鄭子太叔(游吉) 晉魏舒(獻子) 鄭子皮 楚公子干
鄭子羽(公孫揮) 鄭然明(鬷蔑) 晉士鞅(范獻子) 晉司馬女叔
衛北宮文子(佗) 楚伍舉 楚薳啓疆 鄭裨竈
魯梓慎 楚屈建 楚然丹 楚中無宇
魯子服惠伯(椒) 魯榮成伯 衛子鮮 秦公子鍼
晉荀盈 鄭印段(公孫段附) 齊州綽 衛太叔儀
魯閔馬父 齊陳須無(文子) 晉史趙 齊陳無宇(桓子)
鄭良霄(伯有) 齊慶封(子家) 齊崔杼

昭公十
晉中行穆子(荀吳) 魯叔孫昭子(婼) 楚左史倚相(觀射父附) 魯仲孫貜
魯子家懿伯 晉蔡墨(史墨) 晉籍談 周伶州鳩
秦醫和(緩附) 魯季孫意如(平子) 楚沈尹戌 晉士彌牟

宋樂祁犂　魯仲孫何忌　齊梁丘據　楚囊瓦（子囊孫）
周單穆公（旗）　周劉文公（狄）　吳伍子胥（員）　楚公子申（子西）
楚鬬辛　晉趙鞅（簡子）　晉荀寅　宋華充
魯南蒯　魯陽虎　衛齊豹　楚費無極
定公十一
楚葉公子高（沈諸梁）　楚申包胥　衛祝鮀（子魚）　鄭駟歂
魯子路　衛子貢　衛公叔文子（發）　齊犂彌
吳太宰嚭
哀公十二
魯冉有（求）　魯子服景伯（何）　越大夫種　衛孔圉（文子）
魯季孫肥　晉趙無恤（襄子）　晉荀瑤（知伯）　齊陳成子（恒）

新刊春秋臣傳目錄終

春秋臣傳卷第一

隱公

魯臧僖伯

臧僖伯魯孝公之子公子彄也字子臧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憾於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書曰冬十有二月公子彄卒善之也

鄭潁考叔

潁考叔鄭之潁谷封人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命伐京京叛大叔段又入于鄢公伐諸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十一年鄭伯將伐許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秋七月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鄭伯

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衛石碏

諫寵州吁

石碏衛大夫也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

石碏殺州吁

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

吁

州吁并石厚

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殺州吁于濮碏使殺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魯衆仲

衆仲魯大夫也公子益師之子益師孝公子字曰衆父故其子以

以衆為氏論州吁

衆為氏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五年考仲子之

對羽數

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鄭祭仲

以祭為氏

祭仲字仲足鄭大夫也始為祭封人因以為氏莊姜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

諫封叔段

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果敗桓王奪鄭政鄭伯不朝桓五年秋王以諸侯師伐鄭鄭禦之設左右拒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

勞王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初仲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請妻之昭公辭仲曰必

立昭公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莊公卒故仲立昭公宋莊公誘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遲緩之古之人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

有權

也權之所設舍死生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遂與宋人盟以厲公

立厲公

歸而立之昭公奔衛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

殺雍糾

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仲從雍糾公載而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十五年夏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明年秋齊襄公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仲逆昭公弟子儀而立之是行也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

以知免

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贊曰臧石之諫穎考叔之感悟於忠孝其庶乎以考叔之純孝而其終以爭覺孝弟犯上者或有有之矣莊公之威不能於其能行於其國乎考叔之不沒哉臧伯之後與春秋為緣始天之報忠

也厚矣祭仲之二三其德易所謂莫益之或擊之惜乎其不驗於
春也公羊稱祭仲古人之有權者異哉伊尹放太甲以復湯之典
刑也其歸之者以其忠盾也祭仲之事果如是乎此乃逆利以規
免何足以語古人之權哉

春秋臣傳卷第一

春秋臣傳卷第二

桓公

魯臧哀伯

（諫納郜鼎）臧哀伯者僖伯之子也名達曰臧孫氏二年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太廟哀伯諫曰人君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
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
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
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
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
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
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
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
（自哀伯其有後）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
御說之辭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臧氏之後世有顯者

隨季梁

季梁隨大夫也六年楚侵隨鬬伯比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少師歸請追楚師
（諫追楚師）季梁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
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
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
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
盛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

民和民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以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鬬伯比

羸師

鬬伯比楚大夫也楚將伐隨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隨少師有寵伯比曰雖有事不可失也合諸侯以伐之既敗隨師獲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十三年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及羅大敗莫敖縊于荒谷初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與隨絞

師克在和

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晉師服

師服晉大夫也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

諫名子

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

論國建

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有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卒如其言

魯申繻

申繻魯大夫也六年九月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

對名子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

男女有禮

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果然莊公十四年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

對妖蛇

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贊曰隨之安危勝敗安於季梁一言之用否賢者之於國如何也季梁之言甚利害灼然可見而隨故用用於非謀甚矣庸人之甘於禍敗也伯比之謀國也忠其料事也審天予以文昌其後師服之言其見會也哉

春秋臣傳卷第二

春秋臣傳卷第三

莊公

鮑叔牙

鮑叔牙齊公子小白之傅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又作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先是而稅之先是桓公入自莒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為管夷吾乎臣不若管夷吾有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弗失其柄弗若也信忠可結於百姓弗若也知禮義可結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於軍門使者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請諸魯公曰寡公有不令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公於是束縛以與齊比至三釁三浴之而位於高國之上叔牙以身下之行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伯管仲嘗歎曰吾少困窮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而大困窮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無恥知我不修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及夷吾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之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欲誰與桓公曰鮑叔可乎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者將不久矣桓公曰然則孰可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其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分人未見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也世稱管鮑善交者不得不然也

管敬仲

管敬仲名夷吾齊相也初為公子糾之傅桓公殺公子糾而請敬仲於魯比至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罼弋不聽國政卑侮武士惟女是崇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敬仲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謹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故聖人之處士則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於是制國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則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為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閔公元年狄伐邢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請救邢始霸也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亦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敬仲對曰昔日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

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
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楚子使屈完及諸侯盟媚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
淫亂者一戰敗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荆州諸侯莫不來服與諸
攘白狄
侯同心致力西征攘白狄之地乘桴濟河懸車束馬踰太行其國
夏服流沙叉非于泲淺濱諸侯莫敢不來朝大朝諸侯於陽穀兵
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恩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
會葵丘
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
謂伯舅无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
下拜受胙
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余小白敢貪天子之命
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
平戎于王
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敬仲之力也襄王以戎難討王子帶
桓公以敬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敬仲敬仲受下卿之禮
受下卿禮
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

所勞矣敬仲卒五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豎貂作亂蓋以陽門之
扉三月不葬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
仲說襄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知也家殘於
子路非管仲
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无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
夫子答之
之君是不正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如是
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不受公之惛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
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无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
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才度於
義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管仲於春秋無顯者後有管修者賢
為楚大夫白公之亂見殺

魯曹劌

論戰
曹劌曹人十一年齊師伐我公將戰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
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
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察
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
三鼓克齊
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
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
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
大國難測也懼其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十三年公
會齊侯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
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願返汶陽之
柯盟
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與之盟曹子摽劍
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信著
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劌諫曰
諫觀社
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
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
大習之非是君不舉也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蒸納要也今

齊社而往觀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
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也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
君擧必書之
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魯臧文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二十八年冬
饑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申以盟誓固國之
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
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
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
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
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非急病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
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弊邑敢告滯
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
大臣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宋萊公

欲合諸侯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
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三十二年公伐邾公卑邾不設備文仲曰
國無小不可易也蠭蠆有　況國乎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文
仲言于公曰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
示於諸侯說乃免衛侯衛侯聞臧文仲之為已也使納賂焉辭曰
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使文
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不速行將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
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歸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
聞之善有章雖賤必賞也惡有釁雖貴必罰也今一言而辟地其
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有祀于太廟
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
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

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礼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仲尼曰臧文仲其不
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
三不知也五年秋楚滅六冬滅蓼臧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孔子問於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
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
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
人之賢與不賢所不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也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知如不能及明如不能見
孰克如此

衛石祁子

石祁子衛大夫也十二年猛獲出奔衛宋人請于衛衛人欲勿
與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
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閔公二年狄伐衛
懿公好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
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伐衛師敗績遂
滅衛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乃三百乘

齊陳完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二十二年陳人殺太子禦寇公子奔齊
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
謗請以死辭使為　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
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礼弗納
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
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
者陳侯使筮之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
此而在異國非此其身而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
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亡也陳
桓子始大於齊

贊曰管仲厚國而不死知有鮑叔存焉無鮑叔則無管仲故舉賢
之功尚矣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身沒未幾而齊大亂豈禮法不
身先乎以管仲桓公之賢不能處陳氏於其始及其成也景公晏
子何救哉曹劌閭巷之人耳而知忠屬可以一戰者先王使民樂
為之死惟其誠而已何之盟公羊以為曹子穀梁以為曹劌若其
時事蓋劌也太史以為曹沫豈其聲之誤也文仲之賢不稱於仲
尼而魯人師其言以為死而不朽蓋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者也
石祁子有稽之風哉

春秋臣傳卷第三

春秋臣傳卷第四

莊公

晉士蔿

士蔿字子輿晉大夫也劉累之後在周為杜氏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生蔿蔿為士故以士為氏初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明年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告晉侯曰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又明年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晉侯將伐虢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晉侯為太子城曲沃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泰伯不亦可乎既而太子見殺初晉侯使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魯季子

季子名友魯莊公母弟也謚曰成成季子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父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命之莊公疾問後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也叔牙謂慶父材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二年八月共仲使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季子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僖元年冬莒人來求賂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嘉獲之也十六年三月壬申卒書曰公子季友貴之也

楚令尹子文

令尹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大夫也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隨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穀於菟莊之三十年楚人殺子元子文始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三仕三已喜慍不形於色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僖之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既而子玉果敗卒子般嗣般字子揚初子文之兄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般為令尹子越譖而殺之子越為令尹遂處烝野將攻王楚莊王與戰于皋滸遂滅若敖氏般之子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誰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越椒字伯芬文公九年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曰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周內史過 事惠王

內史過周大夫也二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問於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

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
之觀其德政而鈞布福焉国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
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神明不蠲而民
有遠志明神怨痛無所依懐故神亦往焉觀其邪慝而降之禍是
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者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
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
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也王曰今
是何神也對曰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臣聞
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
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王從之使祝史奉犧牲玉鬯往

神賜之土田

獻過至於虢〻公使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
聞之国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〻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
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有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
神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
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
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僖五年晉滅虢十一年晉侯以王鄭之亂

知晉侯受玉惰

來告王召武公及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
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国之幹也敬
身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夫拜不稽
首誣其王也晉侯誣王人亦誣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
及焉十一年惠公虜于韓二十四年秦人殺子金子公

魯御孫

諫丹楹刻桷

御孫魯大夫也莊公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
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

諫哀姜用贄

不可乎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
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之亂無
乃不可乎弗聽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通於哀姜哀姜

齊殺哀姜

欲立之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桓公取而殺之以其
尸歸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楚鬻拳

諫以兵

鬻拳楚之閽也初拳強諫楚子〻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
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
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〻猶不忘納
君於善

贊曰士為季友子文之後皆大雖其忠於君利於国而不為私也
季友討共仲其大義滅親者于經稱公子友敗莒師獲莒拏穀梁
稱友謂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搏若然豈所謂
敗其師乎子文尚子玉而身下之知其僨而求靖也而不慮亟国
喪師之為患故仲尼謂其忠矣而未仁也魯秉周禮其士大夫皆
聞於先王之典而明得失者衆仲哀伯中鑄御孫其多識君子哉
異哉鬻拳之愛君也有愛君之誠而不知愛君之道豈忠勇而未

始學耶

新刊標註蜀本王學士書春秋臣傳卷第五

皇學省元曾綦之
學諭省元丘闡之 同校正

閔公

齊仲孫湫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共仲之亂湫以事出聘因來省難故書曰仲孫來曰仲孫嘉之也公曰魯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礼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主之器也

晉狐突

勸太子違辭

狐突字伯行晉公子重耳外祖父也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太子敗狄而反讒言益起卒謚而死重耳夷吾出奔僖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十五年秦敗晉師于韓獲晉惠公夷吾及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明年晉人殺懷公

晉卜偃

卜偃晉小大夫也亦曰郭偃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得衆號公敗戎于桑田偃曰虢其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不可以五稔冬十一月晉滅虢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欲納王狐偃請文公勤王使偃卜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不堪也對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入于王城敗太叔于溫殺之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文公問於偃曰始吾以治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

晉史蘇

史蘇晉小大夫也獻公卜伐驪戎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其懼有國公曰國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聽遂伐驪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蘇告晉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對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商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商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重耳處蒲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隔之故公許之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蘇占之曰不吉及惠王敗于韓卒如其言語見韓簡

晉里克

（傅申生）里克晉大夫也為太子申生之傅公將黜申生而立奚齊里克曰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平鄭曰吾聞從事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克曰我不佞雖不識善亦不阿惑吾其靜也晉侯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諫申生出伐）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〻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公曰立太子之道有三身鈞以年〻同以愛〻疑決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不對而退見太子（教太子孝）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脩己而不責則免於難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吾難里克若何優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姬許諾施飲里克酒告克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克曰中立其免乎（中立不救申生）優施曰免克告平鄭曰吾不敢援志以從君而廢人以自利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〻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太子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至自田姬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申生恐而出奔新城（申生出奔）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雉經于廟九年獻公卒克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十月殺奚齊及驪姬書（殺奚齊）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而葬十一月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卓子荀息）書曰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正其罪也（春秋正其罪）克使告夷吾于梁會周公忌父立晉惠公惠公殺克以說將殺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將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既而悔之（惠公殺里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弒其君故稱名誅之也

贊曰春秋之士死生存亡禍福一以禮觀之仲孫湫之言得其本矣公羊以仲孫為慶父非也慶父實與弒子般其來不竟魯失刑矣又安得而美之晉執狐突使召毛偃而不從焚因任奢使召尚負而從之毛偃重耳之臣雖父命有所不行也卜偃之見微有足尚者史蘇之智亦其亞也古之君子晦於卜筮者多矣里克始非不善乃臨危執變首鼠兩端進退無所據竟亦不免豈若荀叔守志以成名知死非難處死為難信哉

春秋臣傳卷第六

僖公

周富辰

諫伐鄭

富辰周大夫也二十四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〻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〻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失兄弟之怨不懲於他王其不可棄之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

辰子頹叔之難

終狄必為患又弗聽初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〻其怨我乎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大敗周師獲辰王出適鄭太叔居于溫辰乃以其屬死之

宮之奇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〻暱之雖諫

諫虞假道于晉

將不聽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〻公許之之奇諫曰晉國之使其辭卑使幣重乃不便於虞〻公弗聽荀息里克帥師會虞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

諫虞公不聽

惟德是依非德民弗和神弗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之奇出曰虞將亡矣吾不去禮及焉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再舉矣十二月滅

晉滅虞

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宋司馬子魚

司馬子魚宋公子目夷也宋桓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甚焉臣不及也且

不受茲父之讓

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夏公使邾

諫用鄫子于社

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則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

諫伐曹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公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二十一年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始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

請以兵車會楚

宋公曰不可吾與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楚知欲殺宋公猶不可得宋國於是釋宋公魚公走之衛子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

諫泓之戰

後逆襄公歸明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君實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二十三年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晉荀息

荀息字叔晉大夫也獻公朝諸侯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謀息

請假道伐虢

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是我取之中府而藏諸外府也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乃使息假道虞公許之夏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復滅虢而滅虞息牽馬操璧而前公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獻公使息傅奚齊公疾使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告息曰子將如何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九年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于朝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周內史叔興事襄王

內史叔興周大夫也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凡也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二十八年晉文公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叔興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命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叔興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伯不逆王命敬奉禮義王其善之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

鄭叔詹

叔詹鄭伯之弟也齊桓公會于甯母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宋伐鄭楚成王救鄭敗宋公于泓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礼卒於無別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晉公子重耳出奔及鄭文公不礼焉叔詹諫曰臣聞之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弗聽叔詹曰君若不礼焉則請殺之公又弗聽及晉文公即位伐鄭鄭人以名宝行成晉不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叔詹曰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勿殺厚為之礼而歸之

晉慶鄭

（勅給秦粟）
慶鄭晉大夫也秦饑使乞糴于晉〻人弗與鄭曰背施無親幸災
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父曰皮之不
存毛將安傅弗聽初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十五年秦伯
伐晉。惠公謂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
（惠公卜右不用）
不孫卜右鄭吉弗使戰乘小駟鄭入也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
（慶鄭乘小駟）
生其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
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
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九月戰于
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伯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蛾析謂
（晉侯殺之）
鄭曰盍行乎對曰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鄭而後
入

贊曰富辰不懾懷諫而能殺身以為君可謂仁矣親〻仁也斯國
富辰之所能為也宮之奇諫非不善也而其言以雎廢孔子曰事
君數斯辱矣宋襄公用鄫子于社無人道矣而欲以仁義之戰屬
諸侯此詩所謂志大心勞求之者非道惜乎子魚之不為圖也公
羊謂文王之戰不過此文王惟不喜脯醢諸侯所以能征諸侯也
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獻公以奚齊託荀息。以義折之亂
應乎沮不知出此區。以復言為信此與尾生何異周內史博聞
明識每有其人豈習於先王之典耶丘明以晉文公不殺叔詹史
以謂殺之傳之誤也以文公之不殺寺人披知其必貸於詹也

螟子詹心寔容疑其民之誤

春秋臣傳卷第七

僖公

晉子犯名狐偃

（秦穆公弔喪入國）

子犯名偃狐突之子也文公之舅又曰舅犯為晉卿初公子重耳
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里克殺奚齊卓子使
屠岸夷告重耳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
與子入重耳告舅犯對曰不可夫長國者惟知喜怒哀樂之節以
導民今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不哀喪是以樂喪樂喪則哀
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則必怠德是喜怒哀樂之節易也何以
導民重耳出見使者辭焉自狄及秦穆公使人弔曰寡人聞之得
國常在喪失國常在喪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對曰不可父死
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其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稱公乃先置公子夷
吾通衛〻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
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〻桓公妻之公子
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先王安安而能遷與子犯謀醉而
遣之過宋公孫固告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
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慧以有謀趙衰其
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
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
必有文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過楚〻子玉請殺之成王請止
偃王曰不可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二十四年秦
伯納文公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
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投璧于河）
其璧于河二月辛丑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二十
（勸晉侯勤王）
五年秦敗師于河上將納王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
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
師而下以師迎王王入于王城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
（教民知義知禮）
始啓南陽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知信

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礼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伐曹又伐衛楚救曹衛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抗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大敗楚師

退三舍報惠

晉趙成子

趙成子名衰字子餘晉卿也故大夫之弟也初從公子重耳如秦子餘曰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云云秦伯享公子如饗國君之礼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礼而不中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公賦黍苗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猶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使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二十七年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礼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礼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軍命衰為上卿辭曰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則使狐偃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又齒長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又使衰為下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胥臣佐之郤縠卒先軫代之狐毛卒復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社稷之衛也廢讓是　德也

賦黍苗

勃鞮本衰

三讓

晉臼季名胥臣

論姓氏

臼季晉大夫胥臣也亦曰司空季子文公之奔曰季從焉適秦伯歸女五人懷嬴与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高陽与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如是故少典娶于有蟜氏生炎帝黃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畏黷敬難則生怨故取妻避其同姓今子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古讙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瞽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兄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太原而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知柔萬民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廬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云云

諫文公傅太子讙等

三十三年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与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舉冀缺

用之臣闕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是歲父 卒

晋韓簡

韓簡晋大夫也韓萬之孫曲沃桓叔生萬萬受韓為大夫故曰韓氏初晋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晋先軫

先軫晋卿也邑於原又曰原軫秦師襲鄭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我失敵不可縱縱敵生患違天不祥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使歸就戮于秦若何公許之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不及狄伐晋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晋魏犨 名武子

魏犨晋大夫也是為魏武子祖曰畢萬公子重耳之奔狄武子從焉晋文公及曹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晋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礼乎臣聞之礼賓矜窮礼之常也礼以紀政国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不聽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晋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国若不及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二十八年三月晋侯圍曹五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之何有遂爇僖負羈氏晋侯怒欲殺犨而愛其材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城濮之戰晋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司馬命殺之以狥于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秋七月振旅愷以入殺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犨子顆事晋景公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晋次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以是報顆之子頡是曰令狐文子景公使為卿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晋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獲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

晋呂甥

呂甥姓瑕名飴甥字子金食菜於陰秦之獲晋惠公將許之平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貳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晋侯饋七牢焉

晋介之推

介之推晋隱士也初從文公出亡文公入晋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至之推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在君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晋必將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之推与母偕隱
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
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
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隱至死不復見
龍蛇之書
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
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
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求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
封之綿山
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志吾
過且旌善人時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〻不及臣〻請罪文
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
文公行賞者三
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
補吾缺者此又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贊曰從亡之士若狐趙之忠烈曰季之舉賢可謂善始善終者矣
子犯濟河而投璧猶有要君之意焉此介推所以羞与為伍也咸

子家國皆護宜其興也先軫勇而有謀殆詩所謂赳〻武夫者也

咸子家國皆護咸乃武之說

春秋臣傳卷第八

僖公

晉郤成子 名缺

晉臣舉之
獲白狄復冀
郤成子名缺晉卿也父芮誅缺耕于冀胥臣舉之以為下軍大夫
晉侯敗狄于箕缺獲白狄子公以一命命缺為卿復與之冀宣十
一年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成子曰吾聞
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
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初成子求成于衆狄〻疾赤狄之役遂
服于晉十四年缺帥師牽車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力沛若有餘
而納之邾妻人曰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若以其指則捷菑也
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
然貜且也長缺曰非吾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君
麻胥克
子大其弗克納也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
趙朔佐下軍 文七年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
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
將若之何夏書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君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
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衛甯武子 名俞

與衛人盟
甯武子名俞衛卿也殺土之盟衛侯出奔元咺奉叔武入守及晉
人復衛侯武子與国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至此
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
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以
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国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初晉文公使醫衍
賃醫使薄酖
酖衛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及晉侯皆
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二十一年冬狄伐衛遷于楚丘卜曰三百
不祀相
年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

額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
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文公四年衛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為
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
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
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

秦子桑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〻伯謂
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〻
而討焉無衆必敗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
之役明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秦伯伐晉戰于韓秦獲
晉侯以歸欲殺之子桑曰不可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犯陵人不祥乃許晉
平遂歸晉侯是歲晉又饑秦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且矜其民
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
待能者穆公之用百里孟明子桑之擧也君子謂之能擧善

秦孟明視

百里孟明名視秦大夫百里奚之子也秦違蹇叔之言發師襲鄭
晉人與姜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獲百里孟明以歸文
嬴為之請於晉侯晉侯舍之及還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
違蹇叔之言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
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
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為
政文公二年春孟明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戰于彭衙
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
施於民趙成子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年秦伯
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謂秦穆公之為君也擧人之周也與人
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擧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伯有
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楚成得臣 字子玉

成得臣字子玉楚令尹若敖之後也事成王晉公子重耳及楚〻
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君之靈得反
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則左執鞭弭右
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
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
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者必有大咎楚子圍宋
明年春晉侯伐衛楚人又救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
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
可廢乎子玉使請戰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復
使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車七
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楚王使謂子玉曰大夫欲
入其如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

魯公子遂

公子遂字襄仲莊公之子也曰東門氏文二年如齊納幣禮也凡
君卽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十六
年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懿公故盟于郪丘明年如齊拜穀之盟復
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偸臧文仲
有言曰民主偸必死宣元年書公子遂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八年六月如齊至黃乃
復辛巳卒于垂是日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贊曰晉臣之舉郤缺郤欽之屬胥克虔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也於之晉臣嵩惡禍延三郤故知善惡以類者鮮矣管仲舉伯氏得不為賢哉甯武子之守義執礼何其知也王衛使之出而能屈身以全君此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也子玉子反之喪師國有餘責然孟明荀伯之敗而秦晉宥之子玉子反之敗而楚殺之此霸之所以分也鄭敖之敗以君勤遠略而將各有心非專二子之罪也然非子桑貞子之言亦無以收後效古之進賢受上賞不亦宜乎楚無二臣之言而加以王及子重之責祇足以速其死楚真寡矣哉

春秋臣傳卷第九

僖公

魯展禽 柳下惠

(展喜受命道展師)

展禽名獲展無駭之後也食采於柳下謚曰惠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臧文仲曰國急矣顧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乃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者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而節次之

(臧文仲祀爰居)

所成也故慎祭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黄帝能成百物以明民用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決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国之祀典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瞻仰也及地

之五行所以生植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兹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嘗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矣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躋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孟子所謂聖之和是也

周王孫蒲

王孫蒲周大夫也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辛敗於殽宣公三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蒲勞楚子問鼎之小大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年八百卜世三十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周公閱者周冢宰也與蒲同時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足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文公十四年閱與王孫蘇爭政訟於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晉荀林父 中行桓子

荀林父字伯晉卿也是為中行桓子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二月克之鄭襄公肉袒牽羊以逆請命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六月晉師救鄭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逐之左右角之楚人左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趙旃怒失楚之致師者逆請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故書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晉師歸桓子請死景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十四年夏晉師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先是赤狄伐晉及清十五年六月林父敗赤狄滅潞以潞子嬰兒歸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子庚嗣是曰宣子

晉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也為大傅三十三年晉侵蔡楚子尚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楚子紓之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 也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夫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今其從行雖則有寡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吾懼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是以去

魯公孫敖

宰不書處

公孫敖魯卿也是為穆伯父曰慶父字共仲桓公庶長也故曰孟孫氏　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字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文公三年冬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也十四年卒初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文伯穀也是為孟文子　文公欲弛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之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由來與車服違而署推里人所命公弗聽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其可以蓋穆伯守其後於魯乎

深貴臧文仲　貴乃表之誤

柳下惠之聖非孟子不能知而仲尼所以深貴臧文仲者以文仲之知是以知其賢也若衆人則固不足貴矣王孫滿撫虛發

紓我師

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商曰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楚子紓之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

陽子易中軍

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

賈季殺處父

殺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　也　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溫而還其

甯嬴去其妻

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夫為剛使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今其從行雜則有寡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吾懼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是以去

魯公孫敖

宰不書處

公孫敖魯卿也是為穆伯父曰慶父字共仲桓公庶長也故曰孟孫氏　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字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文公三年冬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也十四年卒初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文伯穀也是為孟文子　文公欲弛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之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抽祿與車服違而署推里人所命公弗聽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守其後於魯乎

贊曰柳下惠之聖非孟子不能知而仲尼所以深貴臧文仲者以文仲之知是以知其賢也若衆人則固不足貴矣王孫滿撫虛發於奸監從容片言杜閎湃之謀賢矣哉家宰職謹四海而周公閱爭權黜下取決於諸侯之卿周室其卑矣處父以下干上亦足以殺其軀也

新刊標註蜀本王學士富春秋臣傳卷第十

直學士王曾𦍒之　學諭省元丘聞之　同校正

文公

晉范武子士會

范武子晉卿士會也字季士蔿之孫士蔿生成伯成伯生武缺武缺生士會佐文襄靈成景始以士為氏及食邑於隨故名字諡著隨後受范更曰范氏　文公七年趙宣子背先蔑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国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文十一年河曲之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三年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不

（以士為氏）

如跂層能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孥其處者為劉氏　靈公之殺宰夫也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〻〻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若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宰不改　宣三年晉成公伐鄭及延鄭及晉平會入盟十二年楚圍鄭晉人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敵也楚君昔歲入陳今茲入

（歸晉）

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蒍敖為宰擇楚国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礼不逆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師終敗于邲十六年春會師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国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詩曰戰〻兢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国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冬晉侯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

宴以礼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礼以修晉国之法十七年武子請老郤獻子為政宋之盟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国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㚄對燮有傳勤是為晁君子悼公以為卿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国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晁季屏其宗初叔向告趙文子曰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可而退孔子亦謂子貢曰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諫則進而用之不諫則行而退蓋武子之行也

晉韓獻子

韓獻子名厥晉卿也韓萬之玄孫子輿之子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車來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

不黨韓宣子

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礼
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義舉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吾
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
政吾故以是觀汝〻勉之苟從是行也長晉國者非汝而誰皆告
諸大夫曰二三子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

近監事諫曰

近監国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
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
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
林監国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悅從

不從諫者讓公

之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欒書中行偃之執厲公也召厥〻辭曰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
厥也中行偃欲攻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〻無不行果無
繇不克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十八年悼公即位冬楚伐宋華

救宋

元告急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
救宋楚子遂還襄公七年十月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

韓獻子舉其子起

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
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
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獻
子遂老晉師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獻子雖老晉之大政從皆

晉立趙武以政

焉立趙夫子厥之力也無忌卒子襄嗣為公族大夫

魯季文子

季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也季友之孫是為季孫十五年秋齊人侵

齊侯伐曹

我西鄙文子告于晉齊懿公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
來朝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礼而討於有礼者曰女何
故行礼〻以順天〻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
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礼以守猶懼
不終多行無礼弗能在矣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
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礼於国僕因国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〻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礼於其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礼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
周公制周礼曰則以觀德〻以處事〻以度功〻以食民作誓命
曰毀則為賊掩賊為竊賄為盜〻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
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父君矣則其
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
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
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〻不能舉
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
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
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〻不能去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
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
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天
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

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成公二年行父帥師敗齊師于鞌齊人歸我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景公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六年二月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齊侯敗于鞌而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不可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之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鄢陵之戰公出于壞隤晉侯不見公將執公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懼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九月晉人執文子于苕丘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乃許魯平赦季孫襄五年十二月辛未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於是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子宿嗣有傳

晉解揚

解揚晉大夫也文七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莊王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使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魯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祖叔牙是曰僖叔桓公之子叔牙賜氏死季友立其後為叔孫氏也元年天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得臣如周拜公如晉及晉侯盟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假樂十一年鄋瞞伐我冬十月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長狄兄弟三人跌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最善射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鄋瞞長狄之種防風氏之後宣五年卒子僑如嗣有傳

晉狐射姑

狐射姑字季佗狐偃之子也食於賈亦曰賈季文公之出賈佗從焉文公以長事之為太師文六年初晉侯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乃使盾將中軍以射姑佐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乃使殺處父遂奔狄趙盾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文七年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盾趙衰孰賢曰

論趙衰趙盾

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晉趙盾

趙盾字孟趙衰之子也亦曰趙宣子文公六年為中軍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罪法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礼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国以為常法（修國政）十四年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　菑于邾々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則弗從不祥乃還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々々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使士會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如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々々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々々敗秦師于令狐宣二年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于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盾與士季見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諫不改宣子驟諫（諫靈公）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鉏麑不殺宣子）二年秋七月晉侯飲盾酒伏甲士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宮中甲鼓而起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學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遺之簞食与肉寘諸橐以与之既而与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靈輒報之）問其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九月丁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董狐書趙盾弑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悪惜也越境乃免

宋華元

華元宋卿也太史華督之曾孫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元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与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国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帰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元為植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成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礼也君子謂華元樂擧於是乎不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悪也何臣之為

鄭公子歸生

公子歸生字子家鄭大夫也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示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与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春秋書歸生弑君）書公子歸生弑其君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賛曰春秋之臣若范武子之徳吾無間然矣其事上也忠其處事也審其居家也理其臨民也治使遇明主其功烈豈止如是而已哉韓獻之忠正亦亞也忠故不徇私正故不能陥以非義是所以善始善終為国之老而皆正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私積可謂賢矣解揚受命不為利回不為威屈古之齊使也名以制義也晉侯克敵而名其子曰仇曰成師叔孫獲敵而名其子曰僑曰虺亦是以兆亂也共仲之亂季友出羅而帰討賊春秋美之趙盾往而不反

反而不為正卿則已矣身為正卿反不討賊又從而任使之趙穿之事有不無憾焉不然胡為莫敢誰何也春秋別嫌疑正名分豈以隱昧而加人以惡者哉蓋原情得之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一

宣公一

魯孟獻子

聘周有禮

孟獻子孟文伯之子仲孫蔑也為魯卿九年春天王使來徵聘夏賓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而獻功於朝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illegible]

明年會楚于宋襄三年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七年夏四月三卜不郊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獻子之室尤之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獻人善觀人郤犨來聘將事不敬知其必亡鄭子耳一歲三用師知其必有災既而悉如其言子它是為子服氏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未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食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善觀人

教子改過

楚孫叔敖

孫叔敖楚令尹蔿艾獵也父曰蔿賈叔敖兒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其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人聞之皆諭其仁也虞丘子薦之以自代少為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人言於王曰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公平未治而人信之十一

埋兩頭蛇

戮虞丘子家干非

年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
程土功議遠邇具餱糧冢基址度有司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十二
年楚子圍鄭既及鄭平晉人救鄭楚子北師將飲馬於河而歸聞
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
謀矣令尹南轅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
魏錡趙旃怒楚師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
師也使軘車逆之楚人望其塵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
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大
敗叔敖為令尹施教道民上下和合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
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敎言於王曰前日更幣令市令
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
三日而市復楚俗好庳車王以為不便馬欲下令更之敖曰令數
下民不知所從臣請敎閭里盡高其梱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
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
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時有優
孟者敖知其賢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
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叔敖楚王及左右不
能別也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
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〻王得以霸今死其子
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
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後十世不絕

楚申叔時

申叔時楚之申大夫也夏徵舒之母曰夏姬陳靈公通之徵舒弒
靈公十一年冬楚子伐之因縣陳故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對曰夏徵舒之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
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
罪矣奪之牛者不亦甚乎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
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
也復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宜懷而與之也乃復
封陳楚子圍宋不克將去之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
之宋人懼請成楚共王將北師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
免信以守禮〻以在身信禮之亡欲得免乎成六年晉厲公伐鄭
楚子救之過申子反入見叔時曰師其如何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
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順周旋
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
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
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
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
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果敗于鄢陵孔子讀史至楚復
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
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鄭子良去疾

子良名去疾鄭穆公之庶子也為鄭卿初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
天與己蘭曰予為伯儵予而〻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
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
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命之曰蘭石癸曰吾聞姬姞
偶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必啓之必將為
君其後必蕃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子羽亡子初不為卿子罕子
駟子良子國子印子豐是為十穆也靈公卒鄭人欲立子良辭曰
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欲去穆氏而
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
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十年楚伐鄭晉救鄭〻敗楚師於郔蔡

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亡無日矣自是晉楚交伐子子耳嗣成公九年子耳侵宋比鄢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十月丑日族亂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作亂殺子駟子國子耳

衛孫良夫桓子

孫良夫衛卿也是為孫桓子成二年衛侵齊衛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矣三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皆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楚公子嬰齊

起師救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之弟也為在令尹成二年晉伐齊楚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師于蜀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嬰齊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乎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泰誓所謂商兆人離周十人同衆也

楚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楚司馬也楚子之圍宋也華元夜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子反告于莊王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而歸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莊王怒曰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乃許之平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王使謂子反曰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贊曰孟獻子忠足以事君辭足以應敵智足以處事從容蹈禮終始無闕孟子稱其有友五人信矣三桓之後孟氏多賢豈非獻子之禮耶申叔時一言而復陳國仁人之言哉然莊王亦賢矣子反知謀之而不能用宜其取敗若申叔者所謂古之謀人也子良辭千乘之國不人亡而已存斯楚鄭所以爭得之也子重子反以貪勿尤而滅其族豈怨以沮亂者乎適足召讎敵也

聘宋遂陳知其亡之

春秋臣傳卷第十二

宣公十

周單襄公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也八年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国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将築臺於夏氏及陳ニ靈公与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国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於天下今陳国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国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懼災其餘無非穀土民无懸耜野無奥草有優無匱有逸無罷今陳国道路不可知田在野間民罷於逸樂是棄先民之法制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師其卿佐以淫于夏氏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以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国之賓至則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今朝也雖不才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居大国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十年陳侯殺於夏氏楚子入陳成公元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好先王之礼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乎士莊伯不能對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

知郤頃公

禮也勿籍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見召桓公与之語且曰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以吾覿之不可久也明年郤至果死難十七年柯陵之盟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犯則犯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魯成公見襄公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後悉如其言卒子頃公嗣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以及天言忠以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利必及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国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国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

叔向知其後著

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才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文王質文故天祚之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頃公卒子靖嗣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語曰昊天有成命叔向曰異哉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也始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單子儉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与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先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

民人之謂也萬年者令聞不忘之謂也徹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舉子必當之矣襄公十年靖公為王卿士以相王室曾孫穆公有傳

周劉康公荀伯

劉康公周定王之季子也食采於劉宣公十年康公來報聘晉景公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康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公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之官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禮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于瑕劉氏世為王卿士其後獻公文公于王室

晉士貞子

士貞子名渥濁字伯晉大夫也邲之役晉師歸中行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貞子曰不可城濮之戰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矣是晉再克而楚再敗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〻祇〻謂此物也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己祭余〻福女問於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人曰神福仁禍淫〻而無伐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襄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王于東楹之東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悼公即位士伯為大傅子弱嗣

晉郤克

郤克字伯郤缺之子也為晉卿是為郤獻子宣十七年冬景公使克徵會于齊季孫行父禿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〻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歸請伐齊范武子將老聞之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將中軍遂伐齊師陳于鞌齊師敗績晉師歸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訓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楚[redacted]黨

潘黨字叔黨楚大夫潘尫之子也邲之戰晉敗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及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鄭陵

楚

之役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楚屈巫

屈巫字子靈楚申邑大夫也是曰申公巫臣成八年晉侯使申公
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悪莒子曰僻陋
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
有夫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十二年莊
王伐蕭蕭潰王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
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
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

取夏姬奔吳

人何必是子反乃止巫臣遂取夏姬以奔晉子反怒之殺巫臣之
族分其室巫臣自晉遺子重子反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巫臣請死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

教吳叛楚

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之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
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

晉欒書

欒書晉卿也字伯是曰欒武子父曰盾四年楚伐鄭書救之晉衆
欲戰如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或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
是以濟事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

獲楚伐鄭

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
之不亦可乎從之果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
退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九年書伐鄭鄭人使百觴

救鄭侵鄭

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年復伐鄭鄭子罕
賂以襄鍾乃歸
贊曰單襄公智識明悟將之以文有王臣之休焉雖才不見於用
而世有賢德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單氏之謂乎士貞之明荀

伯之賢身受其賞奕世載德蔫賢之有後也明矣郤克不忍一笑
之憤而暴二國之師遷怒之爲患如此三郤滅宗未必非陰禍也
甚哉巫臣之罔也諫納夏姬若正也及將以濟其邪自知其非而
躬蹈覆轍其罔乃所以自罔也

新刊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十三
直學曹元曾綦文 學諭曹元立閱之同校正

宣公三

晉知武子

楚論武子
知武子晉卿也名罃字子羽荀首之子邲之戰楚獲罃而囚之成公二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求罃楚人許之王送罃曰子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以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又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不敢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
不伐偪陽
歸之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云云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
不享桑林
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晉伯宗

伯宗晉大夫也事景公厲公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
不救楚難
子于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將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晉侯將伐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不可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
贊伐潞
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遂滅潞殺酆舒成公五年梁山崩以傳召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
諫山崩
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吾言於朝
賢陽子
諸大夫皆言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莫能戴其上久矣難
三郤害伯宗
必及子乎盍亟索士庇州犁焉得畢陽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陽送伯州犁于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子州犁有傳

魯臧宣叔

許其盟
臧宣叔臧孫許也文仲之子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楚伯州犁

伯州犁晉大夫伯宗之子也十五年奔楚為大宰襄十五年楚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宗問四
正於州犁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明年向戌請弭兵楚人衷甲州犁曰合
識宋無信
諸侯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為用有信太宰退而告人曰令尹將死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主昭元年公子圍弑王殺州犂于郟

楚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叔也養叔善射鄢陵之戰潘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以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能官人則民無覦心昭之十四年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殺子旗而滅養氏之族

晉趙同

趙同趙盾異母弟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邑也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大夫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予孫不義予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贊曰知武子賞善而行罰義而服充此可以便天下而況晉國乎伯宗可謂邦之司直矣然處於昏君亂卿之間而以能尚人非保身之道也臧宣叔不敢以無功受名是能世其家也伯州犂智而不知止養叔藝而不尚德藝勝則下智勝則殺身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三

春秋臣傳卷第十四

成公一

晉范文子

范文子名燮范武子之子也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諸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其父兄也爾童子而掩三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鞌之戰士燮佐上軍代荀庚帥以功受三命之服晉師歸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乎夫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役文子不欲戰曰吾聞之君人者刑以名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外和而內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行而況外乎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范匄趨進曰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馬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夫福德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十七年卒于旬瀾

晉郤至

郤至字季子晉大夫也郤克之族子是為郤昭子食於溫又曰溫季成十二年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懸焉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大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曰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扞城及其亂也諸侯貪

胃使欲不忠争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成十七年厲公將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

晉三郤 胥童殺

廢也怨郤氏乃告公先去三郤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士午長魚矯殺郤至尸之於朝

楚鍾儀

鍾儀楚鄖大夫也楚伐鄭鄭囚鍾儀獻于晉晉人以儀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

操南音 文子知其君子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人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盡歸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如晉脩好

齊鮑國

知不如葵

鮑國齊卿叔牙之後是曰鮑文子兄曰牽是曰鮑莊子夫人孟子愬牽公刖之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文子諫乃執之文子卒時年九十餘

齊國佐

國佐賓媚人也為齊卿是為國武子晉之戰齊使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人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土物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君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

齊殺國佐之

亦可從也晉人許之十八年慶氏之亂國佐以穀叛齊侯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魯叔孫僑如

僑如奔齊子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也是曰宣伯得臣之獲長狄僑如也因以名之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

春秋稱而顯

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僑如通于穆姜奔齊又通于齊聲孟子又奔衛

衛孫林父

孫林父孫文子也父曰良夫襄七年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

穆子知其必亡

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行而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公戒文子及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文子怒公使與之盟

出獻公

于宮丘文子盡殺之公出奔衛子鮮從公及境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侍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林父以戚入于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衛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初甯殖孫林父出獻公及甯喜將納之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乃行從近關出吳公子

札聘衛見而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孔子在衛往來主伯玉家孔子亦嚴事之與周若子豁晏平仲鄭子產比嘗稱之曰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人以善自終盡蘧伯玉之行也

贊曰范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矧厲公之驕虐耶鄢陵之勝夾歸而祈死有先見之明焉其視書　以為棄君矣武子之德不泯哉郤至佗佗輕易雖賄於防患至戎馬之間有可觀者焉不幸損於弈書死非其罪猶不忘恭衰哉秉書縭縭以復郤宗至盈亦不免天理明矣鍾儀幽而見其操君子哉鮑國耄期不倦甯嬌人末路荒速可以觀所守矣僑如無往不淫林父終始悖謬死亡皆有餘責蘧伯玉不與聞衛君之出入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也

春秋臣傳卷第十四

春秋臣傳卷第十五

成公二

晉趙文子武

趙文子晉卿也名武字孟文朔是為趙莊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是年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先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則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哉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十八年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害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魏相士魴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趙文子為政簿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可以少弭矣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遂約諸侯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文子以叔向之言乃先楚人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

語王曰寘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不可與爭鄭伯享趙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不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以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後亡不亦可乎襄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不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十月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晉趙武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昭元年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楚重得志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十二月庚戌卒先是趙孟語多媮叔孫穆子劉子秦鍼皆知其將亡

孔子稱其行

而瞽和亦以為然孔子謂子貢曰恩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遺遺趙文子之行也

曹子臧

子臧曹公子欣時也麻隧之戰曹宣公卒于師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晉侯討曹執曹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復請于晉晉人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楚子囊

子囊楚莊王子公子貞也襄八年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云云九年秦景王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其商工皂隸

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章馬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
使匄佐中軍偃佐上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起佐上軍黶
佐下軍魏絳多功以趙武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
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
不穀不德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歿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
所請從先君於禰廟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
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
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
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秋楚伐吳楚師敗冬子囊還
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
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忠也

晉士匄　名范宣子

士匄士燮之子也是為范宣子襄八年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

知禮

摽有梅季子曰誰敢哉譬之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
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
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
守臣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
政王叔慍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侯使匄平　王叔與伯輿訟
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匄聽之王叔之宰
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
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
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惟大
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
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
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匄佐
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可使欒黶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

與和大夫

欒氏之族

上趙武乃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
之民是以泰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本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
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君子上能
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
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
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
恆必由之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叔魚
叔魚曰待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盍放之訾祏吾子
之家老也宣子問之對曰吾子嗣范文子於朝無奸行於國無邪
民於是無四方之患無內外之憂賴四方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旣
無事矣於是乎加寵將何治焉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二十
一年盡殺欒氏之族黨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子產寓
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僑之惑也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
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象有齒以
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卒子鞅嗣

魯公孫嬰齊　聲伯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也父叔肸宣公篡立叔肸非之織屨而
食終日不食宣公之食十六年聲伯如晉謝晉之釋季子也郤犨
與之邑弗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成叔之邑乎對曰吾聞之不
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有三亡少德而
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身之不能定
焉能與人邑十七年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懼不敢占十一月
言之夕而卒

晉郤犨　苦成叔

郤犨晉大夫也郤克之從父兄是曰苦成叔十四年晉侯使犨逆

孫林父子衛獻侯享之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夫傲取禍之道也十七年爲晉厲所殺郤犨郤克之子所謂駒伯也十三年晉侯使犨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爲厲公作與犨至同見殺

贊曰今考晉國之名卿若趙成子郤成子范武子韓獻子知武子范文子趙文子魏獻子可謂名卿終始者矣餘悉不得爲全人也美哉文子之烈也寬仁而有禮樂善而下士雖應變遠經非其所長而至識服義不吝改過有范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文子有焉子臧之辭國非好名也蓋守志者也故君出非吾過君入非吾功歸潔其身而已矣子產生不誤國死不怨君悲矣范宣子藉父祖之資操彊晉之柄加之揖遜從事六卿韓起有足道矣然不能察嬖妾亡子之誣私意以逞殺害忠良法峻而幣重諸侯解體范氏之德始衰焉

春秋臣傳卷第十五

春秋臣傳卷第十六

成公三

晉魏莊子名絳

魏莊子名絳晉卿也魏犨之子絳勇而不亂悼公以爲中軍司馬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君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命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也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吾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案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

戮揚干者權

佐新軍

和諸戎

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黷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晉楚交伐鄭戲之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敢與爭襄十年戍鄭虎牢十一年執鄭囚皆獲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靖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子錫嗣有傳

晉祁大夫奚

祁大夫名奚晉祁邑大夫也十八年悼公即位知奚果而不淫以為中軍尉襄三年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又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奚為公族大夫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子午嗣祁公問代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而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質直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臣請擇薦所能而君比義焉公從之沒平公軍無敗政

魯叔孫穆子

叔孫穆子僑如之弟叔孫之豹也亦曰穆叔穆姜淫于僑如將亂豹奔齊僑如事敗亦奔齊乃召豹於齊而立之穆姜徙于東宮始往而筮焉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也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

世祿非不朽

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
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
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
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
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
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
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十四年
豹會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
苦葉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向退而具舟遂濟二十四年春穆叔
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
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
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

知趙孟偷　知楚宮不終　識公子圍

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
之祿之大者也不可謂不朽二十一年夏自會見孟孝伯曰趙孟
將死矣其能偷不似民主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然如八九十者弗
能久矣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子出
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夏公作楚
宮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
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薨于楚宮昭元年虢之會楚公
子圍二人執戈先焉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
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
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
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是會也季武子伐莒莒人來告于會楚請
戮其使者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焉弗與梁其踁曰貨
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

善觀人

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過也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趙孟聞之曰臨難不忘君忠也思難不越官
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何戮乎趙文子
請叔孫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若及必不避也子逃之對曰豹也受
命於君以從諸侯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
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於身實難
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文子曰有人不難
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小不見陵
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乃請諸楚而免之叔孫歸曾
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
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於外而不忍於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
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
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之見穆叔善觀人孫文子並
登應對之流祭伯有之不敬恙前知其亡為豎牛所惑不食而卒

作軍

四年十二月乙卯亡季札來聘見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
善而不擇人吾子為魯卿而任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必及子乎
如其言初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告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
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昭四年叔孫卒季孫請去中軍明年
正月舍中軍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
洩曰夫子惟不欲毀故盟諸授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晉張老

讓卿辭　譏趙文子斲室

張老名趯字孟晉大夫也悼公即位謂張老知而不詐以為候奄
始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若有卿
位內外公平乃使為司馬絳佐新軍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
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
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
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

志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毀匽諸皆斷之文子曰
恥為後世見之也其所斷者仁者之道也其毀者不仁者之為也

魯臧孫紇武仲

臧孫紇字武仲宣叔之子也十八年諸侯圍齊十九年伐齊襄十
九年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器以鑄林鐘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
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
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
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
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以怒之亡之
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問於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
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不詰盜）
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
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可以加刑辟焉而莫不懲若
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武子無適子公彌
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紇紇為立悼子而以公彌為馬正孟孫（立悼子）
自是怨臧孫而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
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
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
不使我葬臧孫聞之戒季孫怒命攻臧氏紇出奔邾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
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
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
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齊莊公將與臧紇田臧紇聞之見齊侯與
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而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
與田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武仲在齊聞
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不義詩曰德音孔昭示民
不佻佻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終於齊顏回問於孔子臧
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
於罪是知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
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
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
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
三不知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知之難也
夫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宋向戌

向戌宋合左師也十五年華元以為左師襄九年宋與戌有助焉
晉荀偃士匄滅偪陽以封戌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辭偪陽）
陽光啟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
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與宋公二十六年宋公殺其太子
痤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伊戾誣諸宋公而殺之公
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如楚如齊許之告於秦秦亦許皆告
於小國為會於宋二十七年七月辛巳盟于宋西門之外左師請
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小國晉（請賞）
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
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
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
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假
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二十八年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
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仲叔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

也公遂行伺戍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姑歸而息民待其立而為之備宋公乃反

晉荀偃中行獻子

荀偃字伯游是為中行獻子父庚襄十六年會于溴梁晉侯與諸
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偃怒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十八年諸侯伐齊晉
侯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
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
而濟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
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有烏齊師其遁十九年春晉侯伐齊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
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偃束錦
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歸濟河病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
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
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受含宣子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贊曰魏莊子有經御之才有讒諂之忠內修政事以懷諸侯外和
戎狄以佐中夏故能三駕九合莫之與爭雖索金石之賞猶不忘
戒君子哉韓厥之忠趙武之仁魏絳之忠其後俱有國有由者矣
祁奚舉善無私心釋人無私德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穆子質直而好義博聞而强識季文孟獻所不逮也然蔽於所習
卒以餓死蓋明於見人而暗於自見皆人之患也季札嘗戒其不
擇人卒以此哀哉孔子曰知及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武
仲之謂乎魯人以為聖而無容其身者內恕不及也然知邾莊公
之亂而託言以拒其祿此所以為知也無義偃兵遺兵之始也向
戌無安人之實而欲取名以干賞楚王方死諸侯未背而已先之
焉在其欲弭兵也子罕削而投之當矣且助伊戾之譖而殺大子
邪也得共姬之賂而稱夫人貪也貪邪自亂也自亂而欲已人之
亂妄人也共姬事宋公之妾使賂戍錦與馬先之以玉而戍遂稱
之曰君夫人再拜稽首而受之也

春秋臣傳卷第十六

新刊標註蜀本王學士嘗春秋臣傳卷十七

直講曾元□基之 學諭者元五閒之編

襄公一

宋子罕

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十五年鄭尉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筏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敢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弭兵請邑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辭邑不以為怨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 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周劉定公

劉定公名夏周大夫也十五年號之盟景王使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韓起

韓起獻子之子也是曰宣子厥子請老起為卿昭元年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叔向見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以正晉國以免於難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滅而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命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也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人民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致閻田歸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十六年宣子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不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吾子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產曰僑聞君子非賄之難立
而無令名之患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且吾為鄙邑則
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
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
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
請賦詩
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
有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
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
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
志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以玉馬與子產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
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鄭子展

子展鄭卿公孫舍之也父曰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襄二十
入陳有功
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陳及鄭平明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享
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晉人討衛彊戚田執衛侯七月齊侯鄭伯為衛故如晉晉侯兼享
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還與國弱請釋衛
侯叔向曰鄭士孫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晉士弱

士弱字伯瑕晉大夫也士貞伯之子是為士莊子也襄九年宋災
知災音
晉侯問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
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
曰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鍾
離之會齊高厚相太子光于會不敬莊子曰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識高厚不敬論鑄刑
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昭六年鄭鑄刑書士文伯曰火
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

何為明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
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
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
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
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
曰從時十二年諸侯朝晉通嗣君也晉昭公以齊景公宴中行穆
儆投壺
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
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
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魯季孫宿武子

季孫宿季文子之子也是曰季武子戚之盟襄公送晉侯悼公以
晏于河上問公年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
行冠禮
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
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
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
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
作軍
禮也襄十一年春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
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
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十九年如晉拜師晉侯享之
范宣子為政賦黍苗武子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
焉若常膏之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於是武子以所得齊之
作林鍾
兵作林鍾以銘魯功焉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還及方城
取卞
武子取卞使公冶問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敢
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
服固辭強而後受之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
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

之則言季氏如也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
無以見服欽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昭五年季孫舍中軍卑
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明年
十一月卒

曹申豐

申豐曹季氏屬大夫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訪於豐曰彌與紇吾俱愛之欲擇而立之豐趨退盡室將行他日
又訪焉曰其然具敵車而行乃止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氏問於
雹
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
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
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
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肉食
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
藏冰
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莫不受冰山人取之
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
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
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
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
道也二十年齊侯將納昭公命無受魯貨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
瑱適齊師謂梁丘據以言於齊侯遂不果納公

贊曰子罕不貪以為寶執於仁矣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逐子
蕩削向戌分謗救患乃其優為也劉夏以求后衆賜齊侯命周室
爵祿輕矣後爲功成王周公之事也而夏以青趙孟非其任矣爵
宜子而知任人可謂賢矣至州田之請王環之市未免有貪利玩
物之累焉此亦中人之所常為而春秋責備於賢則可惜也然辛
能畏入自止亦異於人矣鄭介於晉楚事楚則晉伐之事晉則楚
伐之不堪命矣微子展則國不國也子展出疆恥善內睦其族外
交諸侯而守之以共儉信乎其後亡也士莊子父子知足以知得
失晉之良大夫也季武子不待君命而取邑不臣之心見矣何以
訓後嗣哉楚莊克晉猶不敢築京觀季氏用人成事而父立武宮
子作林鐘不度也矣申豐學問聰敏然知守正於季氏而不知放
知於昭公失輕重之義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七

春秋臣傳卷第十八

襄公二

鄭子產

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三十二年夏晉以徵朝于

諫范宣子輕幣

鄭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於宣子乃輕幣鄭入陳子產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問何故侵小問何故戎服子產對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

辭賞不失禮

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八年秋蔡侯入鄭鄭伯享之不

知蔡侯敗

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敖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常有子禍後二年世子弑之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

輿人誦

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其大夫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

與裨諶子羽謀政

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受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六月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故弗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

壞晉館垣

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是吾罪也使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昭元年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叔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實沈臺駘

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

之所慎也男女卞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乃是乎叔向曰善哉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七年子產聘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作群望有加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是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為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十三年相鄭伯會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敢以為請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藝亡可待也自日中爭以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

藝貢事

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仲尼謂子產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何覿焉禜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為人篤信自任若叔向譏其鑄刑書裨竈之請瓘玉禳火韓宣子求市玉環晉人之間立駟乞竟不顧也然樂於聞善程鄭卒以然明為賢而問政焉及鄭人議執政

吉太叔以猛為亂

然明書使毀鄉校亦不從也其行法不避親貴故南子子晳之罪不貸也然蒐乘除道在子太叔之廟有所織舍焉子皮載幣如晉葬子太叔以帷幕九張會平丘請具行器以適楚猶未以為然卒皆如其言也已雖應禜不以望人故伯石之欲將欲使之必與之邑至哀死覩親尤盡其至若伯有是也故季札一見如舊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日朝而崩不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知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不毀廟

吳季子

季子名札吳子壽夢之少子諸樊之弟也本封延陵後封來故曰延陵州來季子十二年壽夢卒十四年諸樊既除喪將立札札辭

讓國

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以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立吳子餘祭二十年札來聘通嗣君也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其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

觀周樂

札救陳

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哀十年楚子期伐陳札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時年九十餘

羊虎之難

晉叔向

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羊舌大夫之孫悼公以為傅范宣子逐欒盈殺十大夫叔向弟叔虎與焉宣子囚伯華叔向賴祁奚救而免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宋之盟趙孟患楚人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而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非所患也

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有信也

鑄刑書

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是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單子視下言徐

十一年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子干不能濟

十三年楚子干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叔向曰子干在晉十二年晉楚之從不聞達者誰能濟之昔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于吳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反錦

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以君命賜之其已容從之未退而禁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諸侯畏之

鮒蔽

十四年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初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遂不視終如其言叔向諫互多益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

特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者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太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祖羊舌大夫平公問祁奚曰羊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舍子捨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也善善而謙其端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 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祈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先銅鞮伯華孔子謂子貢曰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孔子聞處喟然而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以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眾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

銅鞮之行

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君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子食我嗣昭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古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九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召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及魏舒為政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叔向介性不能下人故季札嘗戒其直尤善規人周王之責籍叔向知其不然也

晉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也衛侯出奔師曠侍於悼公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然門之役晉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其在君之德也平公說新聲曠曰公室其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昭八年春石言于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寬不數

石言而民

齊晏嬰晏平仲

晏平仲名嬰齊相也晏桓子之子崔杼弒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亡乎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處封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先君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及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不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哭莊公

仰天而盟

不受邑

不書也

毀新宅

知陳氏得民

何獨弗欲答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答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答曰踊貴屨賤景公為之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三年齊使平仲請繼室于晉叔向與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如何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公疾不誅祝史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民無所依其能久乎十年欒高氏之亂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據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君祝史之罪盍誅於祝固史嚚公說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其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適遇淫君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問和之異

祝史與焉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公曰和與同異乎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

諫禳彗星

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同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若古而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晏子曰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矣公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

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知此禮之大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曾子從孔子于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不遺人以財惟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啗之則易之匹馬非蘭本之性也所以湛之美也君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迂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以其輔之者衆故孔子嘗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又嘗謂子貢曰其言曰君雖不量其身臣不可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之才也師曠之侍建虒乎二子之風哉晏嬰為相一言而齊侯省刑諫非不行也然知憂陳氏之逼而不能謀之知惡梁丘據之佞而不能去之焉用彼相哉至於儉以行已忠以事上犯顏敢諫愛民而下士卓立乎崔慶陳鮑高之間而無所從亦可謂賢矣史稱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予嘗疑焉以越石御者之賤晏子猶禮而薦之況仲尼乎然見聖而不能由聖其道一於愚信有是也夾谷會嬰實相之齊欲以兵劫定公而害孔子豈止沮之而已哉余謂晏子君子之小人以下士取名而疾善之出乎已是依違以固君嬌節以欺世者也齊之不競晏子之罪也

平仲之行也

贊曰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強橫之晉楚從容酬酢曾不少屈惟其正而已矣觀其為國經田野伍井廬服有章禮有数食其民人而教誨其子弟擇材任能補救敝患就令脩明賞罰不差雖不足以語先王之政亦髣髴其意矣惜乎小國寡民無可行之君不得以肆其志也孟子之聖可謂不待大矣猶以政告齊王而不責滕文公況其餘哉若夫博聞敏識信道篤而自知明以誠正率下不茹柔而吐剛則二伯之佐未之有也季子有高世之節有過人之智觀行而知存亡聞聲而審治亂豈有父兄之教習俗之然哉殆天性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猶信叔向學足以達其理志足以中其學嗟夫不得為政也然晉國賢之者多矣邾南之會擁三十萬之衆臨之以威抗之以下諸侯莫不服從其才可知也且幽而不懼泰而不肆極已而不德藏德而不怨直諫多聞明於得失三代之士庶幾焉孔子稱子產古之遺愛叔向古之遺直明非春秋

春秋臣傳卷第十八

春秋臣傳卷第十九

襄公三

鄭子太叔游吉

子太叔鄭卿游吉也駟偃子游之孫父曰公孫蠆字子蟜荀偃伐秦之役子蟜勸之濟十九年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果卒昭元年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子太叔子太叔曰子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吾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將十四年王室有子朝之難子太叔見范獻子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與韓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明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本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定四年會于召陵反未至而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伐無犯非義子進嗣

晉魏舒

魏獻子舒魏莊子之子也昭元年荀吳敗群狄于大鹵將戰魏舒教以毀車為行大敗之二十八年秋韓宣子卒獻子為政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舉賢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先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十四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曰昔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子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功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

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
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
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
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
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
辭梗陽人三十二年八月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以為伯父憂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以閔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子曰善十一月魏舒
及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
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鄭子皮

子皮鄭子展之子罕虎也三十年授子產政子皮欲使尹何為邑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
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美錦不使學者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
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習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
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近者小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
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
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雖吾家聽
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
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昭
十年子皮如晉葬平公也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
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
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
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皆無辭以見子皮請用其幣云云

楚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也子囊卒十五年共王以午為令尹公子
罷戎為左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
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於是謂楚能官人官
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
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子羽

子羽鄭行人公孫揮也善辭令昭元年會于虢尋宋之盟也退會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
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之憂子招
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
憂之道也憂必及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是物其是之
謂矣

鄭然明

然明鄭大夫鬷蔑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二十四年子羽如晉聘
程鄭問焉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
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
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鄭果卒子產始知然明問政焉對曰視
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
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太叔因問政於子產
子產對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無
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魏舒語賈辛稱叔向之言有曰子少
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

不毀鄉校

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則有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
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
不仁吾不信也

晉士鞅

士鞅范宣子之子也是為范獻子伐秦之役與欒鍼馳秦師鍼死
鞅反欒黶怒鞅奔秦秦伯問於鞅曰晉大夫其誰亡乎對曰其欒
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
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
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
晉而復之襄二十九年來聘拜城杞也公享展莊叔執幣射者三
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昭二十一年夏
來聘叔孫事以七牢鞅怒曰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十一
牢焉是聘也獻子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
乎對曰先君之諱也獻子歸徧語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
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
有枝葉猶能庇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獻子
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贊曰子太叔文質彬彬婉而正直而有禮斯所以能治其國而應
四方之命也僑能用人不吝改過子皮能與善而自知不足足
以相其君矣傳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二子雖未盡賢而能使
賢其賢一也子羽之辭命周見稱於聖人乃若其觀人亦不在北
宰子之下也學校之不可毀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然明之賢豈
不足以知此蓋知子產之自任其曰毀鄉校何如斯試之之言耳
子產謂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叔向亦曰子若無言吾幾
失子矣然明之心子產叔向尚患其難知況餘人乎士鞅非不才
也而私怨不足以自勝故何比壓姊以成周父之奸受財季氏以
沮納君之義武文之風大壞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九

新刊標註蜀本王學士儒春秋臣傳卷二十

直學者元曾集之 學諭者元丘閻之 同校正

襄公四

晉司馬女叔

司馬女叔名齊晉大夫也或曰司馬侯又曰叔侯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成杞司馬侯言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亡家之主也二子皆將不免是秋高子出奔燕其後華定出奔陳晉平公使女叔侯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公告女叔女叔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而肥杞昭四年叔來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君其許之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向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 云云 五年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辛二子叔游叔寬綱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而此其父死吾無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君事比也引實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衛北宮文子佗

北宮文子名佗衛大夫也三十一年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衛侯在楚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曰令尹將有異志不能終也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故能守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楚伍舉

伍舉楚大夫也邑於椒故曰椒舉舉與聲子相善二十六年舉奔鄭伍舉取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聲子將如晉 之 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 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則沃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所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所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

救療所謂不能也是時析公雍子子靈賁皇本晉爲晉謀主以爲楚害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有甚於此椒舉奔鄭引領而望曰庶幾赦予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康王益其祿爵而復之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會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會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左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靈王爲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先王莊王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者上下內外遠近大小皆無害焉故曰美若聚民利以自封是瘠民也胡美之爲

楚薳啓疆

薳啓疆楚太宰也昭元年靈王即位啓疆爲太宰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啓疆曰聖人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乎王曰不穀之過也厚爲韓子禮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啓疆來召公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啓疆

備守

聞之見公公語之故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鄭裨竈

言災

裨竈鄭大夫也好言災異二十八年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九年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〻二十五年而遂亡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曰晉君將死後七月晉侯彪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

鄭不禳火

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民子何愛焉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火

晉梓愼

長占候
無冰將饑

梓愼魯大夫也善占候二十八年春無冰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　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民耗不饑何爲明年宋

占四國火

鄭裨竈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不及漢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證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入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火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明年五月丙子風壬子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季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十月宋華亥向寧出奔陳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焉何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皆不効

楚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令尹也屈蕩之孫屈到字子夕之子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刑法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饗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私欲干楚國之典遂不用二十五年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十月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宋向戌弭兵之盟楚人衷甲伯州犁以爲不可子木不從太宰知令尹之將死也明年冬卒

楚然丹

然丹字子革楚右尹也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子革奔楚昭十二年楚子圍徐次于乾谿子革夕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有分我獨何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書田於鄭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

象祈招叶頌王

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若是豈其辱於乾谿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 民患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贊曰女叔之知禮北宮文子之論人伍舉之相事遠啓疆之叔過亦足以左右其君而獨繕其閎寬慎之推候周多中矣然天不可識而度也二子取必爲然無失乎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子產之論所以勝也知人不知天則固知天不知人則怠善爲國者正人事以待天可也子木會盟而先爲不信得沒幸矣靈王驕暴雖與言矣然母田其欲而攻之使之痛感猶可與爲善惜乎聞之不豫也不然與子家子爭美矣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一

襄公五

楚申無宇

知公子圍不免

申無宇楚芋尹也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大焉何以得免昭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

執閽人於王宮

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昔封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封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執而臣以往遂赦之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之所知也

楚用人祭

五大五細

魯子服惠伯椒

子服惠伯名椒一名湫孟獻子之孫子服它之子三十七年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昭三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則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初臧武仲敗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子曰嗣是為昭伯

辭筮

盟臧武仲

魯榮成伯

榮成伯名駕鵝一名粟魯大夫也子叔聲伯之子榮其邑也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不如歸也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不入成伯曰宿之事君也不敢不侯辭而怨醒而喜膚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定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闞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為之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衞子鮮

子鮮獻公之母弟公子鱄也孫林父之亂獻公出奔獻公使子鮮求復於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

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說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五於人之朝終身不仕

秦公子鍼

奔晉 秦未五 於 以車千 子鍼

公子鍼字伯車秦景公之弟也亦曰后子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邪三年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是年冬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夫爵以建事祿以合爵故厄祿以德德均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五年景公卒后子歸秦去

晉荀盈

屠蒯請 徹飲

荀盈字伯夙知罃之子也是曰知悼子荀氏至林父曰中行氏弟首氏弟首曰知氏昭九年六月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物非其容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

鄭印段

黑肱 卒歸 邑

印段字子石鄭卿也父曰公孫黑肱字子張二下二年九月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又公孫段字伯石亦鄭卿也公子豐之子去疾所謂二子石也子產為政有事賂伯石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既而伯石懼歸邑卒與之昭三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賜之州田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子產 伯石 邑

齊州綽

州 殖綽 郭

州綽齊大夫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平陰之役風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齊人國臧𢧐于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堅自殺

贊曰申無宇勇於諫諭陳蔡不羨之患王終以此敗可謂明也已矣子服惠伯從容閑說切事而解紛昭伯似之遂世其德可嘉也棠成伯之規正可謂不忝其祖矣爵以序德也而齊莊所虔供勇士此匹夫之勇何救於亂哉夙沙衛齊之寵臣也然嗜國士而讎堅以為恥殿齊師而殖綽以為辱古之自重也如此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一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二

襄公六

衛太叔儀

太叔儀衛卿太叔文子也亦曰世叔儀十四年衛獻出奔求復于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甯叔視君不如弈棊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二十六年衛侯入大夫逆于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衛侯入果殺甯喜

魯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也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大夫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馬父閔馬父曰周其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其亡乎二十二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天王入于成周子朝使告于諸侯云云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逆景之命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哀八年齊閭丘明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〻曰在昔〻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齊陳須無

陳文子名須無齊卿也陳完之孫文子見崔武子退而告人曰崔子將死乎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盧蒲癸將殺慶氏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卒逐慶氏文子遂奔魯

晉史趙

史趙晉大夫也昭八年游吉相鄭伯以如晉賀虒祁也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楚滅陳晉侯問於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齊陳無宇

陳無宇齊陳桓子也父須無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嬖於陳鮑氏而惡之昭十年陳桓子伐欒高氏敗諸虎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主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高彊復適晉晉侯逐范中行氏二子將伐公高彊曰三折肱知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

鄭良霄伯有

良霄字伯有鄭卿也父曰輒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三十年駟帶率國人伐伯有書曰鄭人殺良霄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子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予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厲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不污其身難矣然身為齊卿知崔子有無君之心而不能保其君於全知盧蒲癸作難而不能免慶氏於禍闔門枚子坐觀勝敗孔子謂其清矣而未仁殆以此也桓子之滅欒高非忠也乃勇公室以自封也鄭良霄齊慶封捨其惡不如是不足以殺身而覆宗也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二

齊慶封

慶封字子家齊相也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為左相謂之崔慶二十七年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崔杼死封當國封好田而嗜酒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饋子雅子尾遂謀逐慶氏封來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食封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齊人來讓奔吳吳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四年會于申楚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執封而盡滅其族將戮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齊崔杼

崔杼齊相也是謂崔武子棠公死武子弔焉見棠姜美之武子取之莊公通焉杼遂弑之賈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丁丑杼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于大宮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

贊曰太叔儀不以君行貳其心斯可託國矣為國而不學義何而不相蒙以趨于亂也閔子一言知其本矣陳文處崔慶之閒而能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三

昭公一

晉中行穆子荀吳

中行穆子名荀吳偃之子也元年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魏舒請毀車為行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十五年秋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

不殺鼓人

行吾不可以得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率義不愆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有所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

夙沙釐忠言

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荅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委質為臣豈有二心委質而策名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而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十七年晉人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

滅陸渾

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九月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晉叔孫昭子婼

叔孫昭子名婼穆叔之庶子也穆叔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將以叛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之於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九

築郎囿

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七年六

日食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秋郯子來朝公

問郯子官名

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司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仲尼學郯子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五年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飲酒樂而語相泣樂

樂祁知昭子將死

祁知其皆將死也九月公伐季氏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子見平子曰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自是平子有異志十月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良史

武省儆

楚左史倚相觀射父附

左史倚相楚太史也靈王與子革語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
告子亹怒而出曰女亦無為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惟
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
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
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
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
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
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
睿聖於倚相何害子亹曰老夫之過也乃驟見左史王孫圉聘於
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其為寶也幾何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也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

楚之寶

言重黎之說

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
官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君又能上下說於鬼神順
道以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
之玩也何寶之為其見重如此觀射父楚大夫也覡從之族與倚
相齊名昭王問射父曰周書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
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
者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
之牲器時服而又使先聖之後能敬恭神明者以為之祝使名姓
之後能以率舊典者以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各
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
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
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
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
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災禍薦臻莫盡

言祭之禮

一純二精七事

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司馬子期祀乎王祭以牛俎
於王王問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
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
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
則不慢王曰小大何如對曰神以精明臨民故求備物不求豐大
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芻豢幾何遠不過三月近不
過浹日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何也對曰聖王不違心精物以
臨監無有奇慝於神明者謂之純一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
為七事王曰二事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魯仲孫獲

泉丘人

仲孫獲魯卿也孟獻子之曾孫是曰孟僖子七年公如楚僖子為
介於是乎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
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乃遷于桃泉丘人有
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生何忌及說二十四年丙戌
卒僖子之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是以其鼎銘云一命而僂
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
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知仲尼

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矣
贊曰晉吳伐鼓庸乎文公伐原之師庸能討鮮虞滅陸渾復振晉
之威今信義之効不虛也叔孫昭子見微而知其故臨難而不苟
免其有樹叔之風乎不幸見斃於季孫懷忠憤懣至効士鞅之請
哀哉楚靈王驕虐而猶敬左史其良心未亡也惜乎退而寒之者
衆一左史如楚王何孟僖子之才之行俱無取然知自反而求學

猶愈於遂而不知從也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三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四

昭公二

魯子家懿伯

子家懿伯名羈魯大夫也莊公之元孫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子曰季氏僭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子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焉公不從伐季氏平子登臺請以五乘亡公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季氏伐公從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居于鄆二十八年將如晉待于乾侯三十一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內外又不能用人也十二月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定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子家子不見叔孫而亡初二十五年春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鵲鵒往歌來哭已而果然

晉蔡墨

蔡墨名黯晉史大夫也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對諸鬷川夷氏其後也故帝舜之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

王不知今

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與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晉籍談

籍談晉大夫也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之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而反無封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之所以蒐也闕鞏之甲武之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女司

文王祖

典之後也何故忘之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子泰嗣定十四年晉師敗于鄭獲籍泰籍氏乃絕

周伶州鳩

王不知禮

伶州鳩周樂工也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景王問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右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天王鑄鐘成伶人告和王謂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樂之則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二年四月

中心不和禮

王有心疾乙丑崩鐘不和

秦醫和

醫和秦醫也昭元年晉平公疾求醫于秦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節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所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知蠱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

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　而歸之始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故秦世有良醫

魯季孫意如

季孫意如曾御悼子紇之子也是曰季平子十年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而非之二十五年季郈之鷄鬬季子芥其鷄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郈昭伯亦怨平子公伐季氏謀因請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無季氏是無叔孫氏師徒隋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倨遂逐之孟氏執郈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明子居鄆三十一年薨于乾侯定五年六月平子行東野還卒于房

贊曰子家子從公于外間關險阻言雖不用而始終一節賢矣哉昭公之愚不移也既不能受制於強臣又不能親大國聽忠諫自辱於齊退遂無所成何為者耶女叔之言不苟矣蔡墨傳達而正其在師曠史趙之間乎古者審音原詩皆足以知政州鳩醫和知此道矣豈止技藝而已哉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季孫意如之謂矣泣告昭子徒跣晉使君恐不得以事君也及為謀焉則又陰賂齊晉之權嬖以撓之是何人也生不能事死而辱終猶不足以蓋前惡矧欲溝墓而加謚乎原其用心蓋將暴其從自殊以避惡名得死牖下幸哉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四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五

直學學諭　元晉曁之　同校正

昭公三

楚沈尹戌

沈尹戌楚沈尹也為左司馬稟元為令尹城郢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不脩不會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王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之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吳敗之五戰及郢戌及息而還戰于雍澨傷子諸梁嗣

晉士彌牟景伯

士彌牟晉大夫士景伯也士文伯之子世為理官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伯曰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左師不能對奉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左師必亡奉君命而遂背盟其不祥大焉三十二年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且令城成周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下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近量事期計徒庸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効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定元年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

吾從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宋不受劝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乎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宋樂祁犂

樂祁犂字子梁宋司城也子罕之孫二十五年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宋公享之語相泣祁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叔孫宋公俱卒定八年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作亂乃逐桐門右師逐右師

魯仲孫何忌

仲孫何忌魯卿仲孫貜之子也是曰孟懿子昭公之伐季氏使郈孫逆懿子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執郈昭伯以殺之遂伐公公遂行哀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孟孫曰二三子以為如何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處二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命不共有常刑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去表之稾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齊梁丘據

梁丘據字子猶齊嬖大夫也齊景公疥遂痁請誅祝固史嚚晏子諫而止公曰據與我和晏子以為同也非和也語並見晏嬰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侯將享公仲尼曰齊魯之故吾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楚囊瓦

囊瓦字子常楚令尹子囊之孫也定二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其一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獻馬蔡人獻佩乃歸蔡唐侯定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子常三戰不克遂奔鄭吳人五戰及郢楚子奔隨申包胥乞師于秦明年敗吳師楚子乃歸初鬬且廷見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令尹其不免乎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至今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相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是之不恤蓄聚不厭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贊曰沈尹戌天資忠正勇而有謀雖見替於子常其功不遂其志亦壯矣士景伯雖未能片言折獄亦不至貪以敗官能世其家也孟懿子兄弟事仲尼者也昭公之出何忌之忠無聞反為之伐公從懿子問孝孔子對以無違孟懿子未免有違者也推事親則事君可知矣敬叔尚賢於兄哉囊瓦貪墨信讒害忠良喪國家舉身

以亡可勝誅哉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五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六

直學者元曾恭之 學諭者元立閣之 同校正

昭公四

周單穆公旗

單穆公名旗王卿士也十八年景王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

論景王鑄大錢

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重輕以振救民民患輕則作為重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不堪重則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无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一年王將鑄无射而為之大林穆公

論景王鑄无射

曰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生何以殖先王之制鐘也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之鐘聽之不及比之不度將焉用之夫耳目心之樞機也耳內和声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於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遁惑之度出令不信動不順　无所據各有離心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　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明年景王崩王室亂

周劉文公狄

劉文公名狄字伯蚠王卿士也劉獻公摯之庶子二十一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願殺之又惡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其待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丙辰劉子摯卒无子單子立劉蚠十月晉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卯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二十六年晉師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定四年劉文公卒子桓公嗣五年春王人殺子朝

子楚八年劉子單子使　敬王以定王室

吳伍子胥

伍子胥名員吳相也父連尹奢為楚太子建之師費无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作亂王信之執伍奢二十年太子建奔宋他曰无極曰奢子之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兄棠君尚謂員曰尔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報命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尔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楚利闔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自昭王即位无世不有吳師定四年唐侯蔡侯怨令尹子常因吳以伐楚敗楚師五戰及郢楚幾亡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　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豊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大夫種勇而謀將還翫吾國於掌股之上以得其志使吾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而日以憔悴也然後安受吾燼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奈何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夫其孝服以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无所用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可材也吳其亡乎王怪之取其尸盛以鴟夷而投江也十三年公會吳子于黃池六月越人入吳三十三年越滅吳吳王將死曰使死者无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楚公子申子西

令尹子西名申楚平王之庶長也二十六年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亂嗣不祥不殺令尹令尹懼立昭王哀元年楚子圍蔡蔡請遷于吳吳師在陳楚子將攻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為王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與子西謀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後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諸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乃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宜也十五年楚殺太子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言其詐而亂不可弗聽召之使處竟為白公乃將作亂子平以告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既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死亂於葉公也初王將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其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之曰臣願言有道王其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曰臣聞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綦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祖父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楚鬬辛

鬬辛楚鄖邑大夫也鬬𦒿龜之孫蔓成然之子平王即位成然為
令尹成然有德於王不知度王患之昭十四年殺成然使辛居鄖
以无忘舊勳吳師入郢楚王奔鄖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在國則君
在外則讎也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事君者不為
內外行不為豐約奉前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已以下則有讎
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君討之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
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唯仁能之
為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辛與其弟
巢以王奔隨楚子入郢賞鬬辛鬬懷鬬巢王孫由于申包胥子西曰
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子子西謂王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
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其成然之二子耶吾知之矣
或礼於　或礼於父不亦可乎

贊曰單子文而達其有襄公之遺範乎景王之不亡單劉之力也
苟中心圖君雖力不足終必至焉子胥復父之讎從君之失忠孝
得矣至求勇士以成忠難故君以攄憤猶有憾焉吉之人行一不
义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况於此乎子西昆弟輔方衆之國從
已亡之楚其節高矣其功大矣然俱不免白公之難以子西不能
從善而昧於知人也傳曰仁而不武子西是矣善哉葉公之言曰
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異味其知之矣史稱楚昭王欲以書
社五百　子子西恐其逐王也而止之當如是死非不幸也然
聖人之行藏天也　手詒天下也子西安能為之用舍哉
鬬辛不以　怨棄君急知上下之义矣

上庚十四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六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七

直學省元曾基之　學諭省元丘閒之　同校正

昭公五

晉趙鞅

趙鞅趙簡子也一名志父趙武之孫趙成之子也二十五年夏會
于黃父謀王室也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
納王見子太叔而問揖讓周旋之礼焉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
以鑄刑鼎鞅與焉仲尼史墨非之鄭子太叔卒簡子思黃父之言
為之哭臨甚哀定十三年秋書曰鞅入于晉陽以叛初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
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之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六月上
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
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
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伐范氏中行氏丁未荀寅范吉射奔朝歌韓
魏以趙氏為請十一月辛未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哀三年十月
趙鞅圍朝歌荀寅范吉射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荀范奔
鮮虞十二月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寅吉射奔齊六
年鞅伐鮮虞十年夏伐齊十九年卒子無恤嗣董安于簡子家臣
也下邑之役安于多功簡子賞之固辭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
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
其股肱以為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
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
亡趙而出乃釋之及死祀安于廟

晉荀寅

荀寅晉卿中行文子荀吳之子也二十九年從趙鞅城汝濱遂賦
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武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

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
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為國是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
者之何以為法度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定四年劉文公合
(宋賓)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寅求貨于蔡晉於是失諸侯定十五年趙鞅
起晉陽之惡至哀四年寅奔鮮虞鮮虞納邑於栢人五年晉圍栢
人 与范吉射奔齊初范吉射之臣曰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
為栢人昭子曰夫非其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惡過不去
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世張柳朔謂其子尔從主勉之我
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栢人

宋華亢

華亢宋卿也華元之孫華合之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
定華亥於向寧謀曰亡愈於死遂誘群公子而殺之宋公如華氏
(宋賓吳子)請焉弗許遂劫於是宋公与華氏向氏交質其子既而公殺華向
之質而攻之昭二十年丁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年自陳入
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十一月復如楚乞師二
十二年華向自南里出奔楚

魯南蒯

(費叛)南蒯魯季氏費邑宰也南遺之子季平子立不礼於蒯蒯以費叛
十三年叔弓圍費不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為囚俘冶區夫曰若
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亡
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蒯奔齊侍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
欲張公室終奔于齊

魯陽虎

陽虎魯季氏家臣陽貨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俱不得志于季氏
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定八年十月
順祀先公而 祈焉辛卯禘于僖公陽虎伐孟氏戰于棘下陽氏

(竊寶玉大弓)敗虎說甲如宮公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於讙陽關以叛明年夏虎
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遂奔晉卒
于晉公山不狃師敗与叔孫輒奔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
(公山不狃不叛 晉)有名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礼也以小惡而欲
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諸侯將救之未
可以得志焉晉与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衛齊豹

齊豹衛司冠也齊惡之子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与鄄公子朝
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初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豹
(殺公孟作亂)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与乘吾將殺之對曰
吾由子事公孟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昭二十六年六月丙辰衛侯
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公
孟出齊氏以戈擊公孟魯宗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
(春秋書之曰盜)之衛侯以北宮氏伐齊氏滅之琴張 宗魯死將往弔之君子不
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礼昭
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
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
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礼行則思義不為利
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
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
地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國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
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士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
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所惡無礼其善志故曰春秋之稱微而
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楚費無極

費无極楚大夫也楚殺陽令終与其弟完及佗与晉陳及其子弟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令尹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掩謗猶不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无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无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无極也今又殺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常曰是瓦之罪乃執无極滅其族謗言乃止

贊曰趙鞅殺趙午以啟邯鄲之亂成晉陽之厄終之六卿擅禍晉國衰微不暇顧有諸侯私欲之為害也傳稱簡子欲殺鳴犢孔子以王天下臣哉圖王之術也天贊可聞也聖豈可得而聞之考其心迹其奸雄跋扈之尤乎召陵之會感吳荀寅取貨於蔡不獲而沮其師晉於是乎失諸侯寅之不忠安得不亡也甚哉事向之不臣也君臣交贊其子又輔之不道之吳楚詩所謂乱靡有定式日斯生其筆向之謂乎南蒯陽虎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其說則是然其用意則以乱易乱者也公山不狃不以小惡而覆宗國猶有仁心焉此孔子所以召而欲往也誘人之禍甚於叛人叛人之禍止於其身誘人无所不乱費无極　君不義変易非是使父子君臣不相保惜其滅族之晚也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七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八

直學者元曾堅之
學諭者元立閣之　同校正

定公一

楚葉公子高 沈諸梁

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大夫吳師入郢獲葉公之母及其弟后臧秦師救楚敗吳師后臧弃其母於吳不待而還葉公終身不正視太子建死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无乃害乎子西曰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惟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則不然所以啟詐謀也子將若之何弗從召之使處竟為白公已而果作乱殺子西子期葉公聞之曰吾惡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均平以役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及至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不知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楚申包胥

申包胥楚王孫也初包胥與伍員友其亡也謂包胥曰吾必覆楚國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若以君之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无衣九頓首而坐秦師

乃出五年包胥以秦師救楚戰子公壻之谿吳師大敗楚子乃歸
楚子入郢賞包胥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
遂逃賞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欲與楚者
右欲與吳者左　當公而進曰吾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
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不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
敝於民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
何日之有陳侯從之至是楚果復國後越將伐吳包胥使於越越
王句踐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敢問君王之所以戰者王曰在孤
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中
痛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幼其幼長其長問其病求以報
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
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以哉蔑以加矣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爲始仁次
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知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
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決大計越王曰諾

衛祝鮀子魚

祝鮀字子魚衛大祝也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
會子行敬子言於　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子
魚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以刑書若又共二徼大
罪也且夫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
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　侯使鮀私與萇
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之兄也先衛不亦
蔡衛尚德
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
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
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
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
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
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
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
土陶叔授命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
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
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
啓商　間王室王於是時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不以蔡先衛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
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云云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君子欲復
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
乃長衛侯於盟

鄭駟歂

殺鄧析
駟歂字子然鄭卿也定八年歂嗣子太叔爲政九年春歂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
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贊曰葉公世勤忠孝知人慮事有先見之明及其聞難而入定國
如反掌復君置宰功成不居又何高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子高之謂矣傳稱子高行不勝衣而果斷若是蓋仁者之勇也諸
梁嘗聞爲呂之道於仲尼申包胥志存楚國寧而逃賞其魯
范蠡之徒歟祝子魚辭辯而正是其所以免於屏也太史以爲史

魚之言誤矣當是時不才而有貌其不能自脫於亂也必矣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佞也蓋不佞之佞非佞人之佞也鄧析察而不惠辯而无用其少正卯之徒歟歟之誅未爲過也古之亂人所作爲世法者多矣豈以是免其死哉左氏比之甘棠非其倫也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八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九

學事曾元基之　學諭石元立閒之　同校正

定公二

魯子路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亦曰季路孔子爲魯司寇十二年使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敗諸姑蔑之子師敗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小邾要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後子路又爲衛孔氏宰初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奔宋及靈公卒子輒立是爲出公哀十五年蒯聵因渾良夫入衛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季子聞亂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无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乃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結纓而死）

衛子貢

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衛人亦曰衛賜十五年春邾隱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

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也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公會吳子于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可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弗可改也矣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子羽子羽欲勿往子木曰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子于鄖吳人欲執之藩衛侯之舍子貢請叔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以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說乃舍衛侯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失禮則昏失名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以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卒於越

衛公叔文子發

公叔文子衛公叔發也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及其子乎然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其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逐之十四年戍來奔

齊犂彌

犂彌齊大夫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犂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之田

吳太宰嚭

太宰嚭字子餘姓伯氏楚伯州犂之子也郤宛之難出奔吳為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吳卒入郢哀十三年越入吳吳師老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予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而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太宰曰可勝也而不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二十二年越滅吳嚭復臣越

贊曰晏嬰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故崔杼之亂晏子不死君子不以為怯子路孔氏之宰也而死國難過於厚矣且政不及焉雖不死不害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子路之死殆傷勇矣子貢之辨折諸侯者禮而已遷史言其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此殆戰國縱橫家附益之也鄫之會吳人執衛侯子貢尚請束錦造說以釋存已而亡人殆非子貢之志也不然子貢之辨豈無以存魯何至為此層層也公叔文子富而好禮不以小念棄大德此所以賢乎其臣同升諸公也仲尼嘗用於魯其劫聞於天下矣武叔身親而目且以子貢為賢而毀之犂彌何誅焉傳越滅吳在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季孫尚因嚭納賂於越而太史公云越滅吳誅太宰嚭以不忠富以傳為正嚭以貪佞亡

吳復見容於越何侍人之難逺也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九

標註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卷第三十

直學者元曾基之　學諭者元立聞之　同校正

哀公

魯冉有求

冉有名求為季氏宰十一年齊伐魯及清冉有請于齊戰齊師實適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獲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魯子服景伯何

子服景伯名何魯大夫也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內外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哀公會吳子于鄫吳來徵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將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周侯礼）城保於德失是二者危將焉保不聽秋伐邾十三年吳晉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賦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也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遲速唯（吳人因之以歸拜）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太宰言於王乃歸景伯子貢聞之見於夫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夫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越大夫種

大夫種姓文氏相也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乃號令曰有人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元　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種曰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於天吳越王許諾乃使種因吳太宰嚭嚭行成請句踐女女於吳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夫差將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乃獻美女納之太宰嚭嚭與之言於夫差乃與之成而歸初句踐即位三年欲伐吳范蠡諫不聽及棲會稽使召范蠡問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柰何對曰卑辭厚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列國之制立之事種不如蠡王曰諾令種守於國與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

子范蠡以內外

人還之歸至於國王曰不穀之國蠡之國也蠡其圖之及吳王會于黃池越乃襲吳敗之三戰三北遂入吳吳請成王欲許之范蠡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夫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遂滅吳反至五湖蠡辭王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既濟矣請從會稽之罰王不可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游於五湖莫知其終王命金工以良金寫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　百里以為范蠡地蠡後貽書招種未來越王賜之劍死

滅吳

辭越王

湖

衛孔圉

孔圉衛卿孔文子也初衛大叔疾取于宋二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哀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訪孔子

魯季孫肥

季孫肥字康子也季桓之庶子十一年春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以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一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氏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冬十一月螽季孫問仲尼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晉趙無恤

趙無恤晉趙鞅之子也是曰襄子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來告襄子將食尋飯而有恐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王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也楚也吾是以懼晉陽之圍從者欲守邯鄲襄子以謂晉陽先主之所屬也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卒與韓魏滅知伯至致侯王卿職晉

晉荀瑤　知伯

荀瑤荀躒之孫知襄子也是曰知伯文荀申曰知宣子宣子將以荀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之謀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初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矣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高山峻

很

知果別族為輔氏

未悟

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令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也定成三年而知氏亡

齊陳恒

孔子請伐齊

陳恒陳成子也十四年四月甲午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弗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贊曰哀公之時國若微有子路為之削三都有子貢子服為之應四方之命有冉有為之帥軍旅逆抗於諸侯用儒之効如何也然是二三子者已不能用況於仲尼乎受制三桓固其所也大夫種能存越國而不能保其身使寃之為異也如是然為句踐亦寡恩矣用則屈伏强則搏噬亦夷狄之常也范蠡見幾而作知矣孔文子以太叔聖孔姞乱礼已甚然猶知訪仲尼而止其行過晏嬰子西遠矣是以為之又也大臣不知未有能定國也陳恒之乱民所共棄當是時中國无伯久矣魯誠仗義而征之齊必倒戈而聽命定齊則諸侯可得此湯文之舉也曾是莫聽而徒為无用之誅宜乎哀公之不終也自是而後三卿分晋陳氏篡齊諸侯莫之誰何遂為戰國悲夫孟子謂五伯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信哉

標註留本王學齋春秋臣傳卷第三十終

唐才子傳十卷

（元）辛文房撰

元刻本

唐才子傳八卷永樂大典本

元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西域人。其始末不見於史傳。惟陸友仁研北雜志稱其能詩，與王執謙齊名。蘇天爵元文類中載其蘇小小歌一篇耳。是書原本凡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類，亦皆載入。其見於新舊唐書者僅百人。餘皆從傳記說部各書採輯。其體例因詩繫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詩名者不錄。即所載之人，亦多詳其遊事及著作之傳否，而於功業行誼則祇撮其梗概。蓋以論文為主，不以記事為主也。大抵於初盛稍略，中晚以後漸詳。至李建勳、孫魴、沈彬、江為、廖圖、熊皦、孟賓于、孟貫、陳摶之倫，均有專傳。則下包五代矣。考楊士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樂大典目錄於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適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尚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裒輯編次，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謹依次訂正，釐為八卷。案楊士奇跋，稱是書凡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又稱雜以臆說，不盡可據。今考編中如許渾傳稱其夢遊崑崙，李羣玉傳稱其夢見神女，雜采孟棨本事詩、范攄雲溪友議荒唐之說，無當史裁。又如儲光羲汙祿山偽命，而稱其養浩然之氣，尤乖大義。他如謂駱賓王與宋之問唱和靈隱寺中，謂中興閒氣集為高適所選，謂李商隱曾為廣州都督，謂唐人學杜甫者惟唐彥謙一人，乖舛不一而足。蓋文房鈔撮繁富，或未暇檢詳，故謬誤牴牾，往往雜見。然較計有功唐詩紀事，敘述差有條理，文筆亦秀潤可觀。傳後間繫以論，多掎摭詩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藝林。於學詩者考訂之助，固不為無補焉。

唐才子傳目

卷第一

王績 崔信明 王勃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杜審言 沈佺期

宋之問 劉希夷 陳子昂 李百藥

李嶠 張說 王翰 吳筠

張子容 李昂 孫逖 盧鴻

王泠然 劉杳虛 王灣 崔顥

祖詠 儲光羲

卷第二

包融 崔國輔 盧象 韋述 綦毋潛

王昌齡 常建 賀蘭進明

崔曙 陶翰 王維 裴迪 崔興宗

薛據 劉長卿 李穆 李季蘭

閻防 李頎 張謂 孟浩然

丘為 李白 杜甫 鄭虔

高適 沈千運 孟雲卿

卷第三

岑參 王之渙 賀知章 包何

包佶 張彪 李嘉祐 賈至

鮑防 謝良 殷遙 張繼

元結 郎士元 靈一

皇甫冉 皇甫曾 獨孤及 劉方平

秦系 張衆甫 于逖

嚴維 于良史 靈澈 陸羽

顧況 張南史 戎昱 包子虛

古之奇 蘇渙 朱灣 張志和

卷第四

盧綸 吉中孚 韓翃 耿湋

錢起 司空曙 苗發 崔峒

夏侯審 李端 張芬 郁中庸 竇叔向

康洽 李益 冷朝陽 章八元

暢當 鄭常 王季友 張謂 于鵠

王建 韋應物 丘丹 皎然

武元衡 竇常 竇牟 竇羣

竇庠 竇鞏 劉言史 劉商

卷第五

盧仝 馬異 劉叉 李賀

李涉 朱晝 賈島 莊南傑

張碧 朱放 羊士諤 姚係 姚倫

麴信陵 張登 令狐楚 楊巨源

馬逢 王涯 韓愈 張籍 柳子厚

陳羽 劉禹錫 孟郊 陸長源

戴叔倫 張仲素 呂温 張籍
雍裕之 權德輿 長孫佐輔 楊衡
卷第六
白居易 元稹 李紳 柳渾
鮑溶 張又新 殷堯藩 清塞
無可 熊孺登 李約 沈亞之
徐凝 裴夷直 薛濤 姚合
李廓 章孝標 施肩吾 袁不約
韓湘 韓琮 章楚光 張祜 崔涯
劉得仁 朱慶餘 杜牧 嚴惲
卷第七
楊發 李遠 李敬方 許渾

雍陶 賈馳 伍喬 陳上美
李商隱 喻鳬 薛瑩 薛逢
趙嘏 薛能 李宣古 李宣遠
姚鵠 項斯 馬戴 孟遲
任蕃 顧非熊 曹鄴 鄭嵎
劉駕 方干 李頻 李群玉
卷第八
李郢 儲嗣宗 劉滄 陳陶
鄭巢 于武陵 來鵬 溫庭筠 紀唐夫
魚玄機 邵謁 于濆 李昌符
翁綬 汪遵 沈光 趙牧 劉光遠
羅鄴 胡曾 李山甫 曹唐

皮日休 陸龜蒙 司空圖 虛中 顧栖蟾
周繇 張演
卷第九
崔道融 孫定中 許棠 公乘億
章碣 唐彥謙 林嵩 高蟾
高駢 牛嶠 錢珝
趙光遠 孫啓 盧汝弼 崔珏 周朴 羅隱
羅虬 崔櫓 秦韜玉 鄭谷 李栖遠
齊己 崔塗 任濤 喻坦之
溫憲 李洞 吳融 韓偓
唐備 于濆 王駕 戴思顏
杜荀鶴 張曙

卷第十
王渙 徐寅 張喬 劉兼 吳罕
鄭良士 張鼎 [illegible] 常莊
王貞白 張蠙 翁承贊 王轂
殷文圭 [illegible] 蘇拯 [illegible] 李建勳
褚載 呂巖 盧延讓 曹松 [illegible]
裴說 裴諧 貫休 張瀛
沈彬 于延瑞 唐求 楊夔
孫魴 李中 廖融 鄭准
孟賓于 孟貫 江為 熊皎
陳摶 鬼

唐才子詩目

唐才子傳卷第一

西域 辛[illegible] 撰

魏帝著論稱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詩文而音者也唐興尚文衣冠兼化無慮不可勝計擅美於詩當復千家歲月蕪邁遺逝淪落亦且多矣況乃浮沉沒齒臨池卑官存沒相半不亦難乎崇事奕葉苦思積年心神游穹厚之倪耳目及晏曠之際幸成著述更或凋零兵火相仍名逮於此誄何容易哉夫詩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移風俗也發乎其情止乎禮義非苟尚辭而已溯尋其來國風雅頌開其端離騷招魂放厥辭蘇李之高妙之以定律建安之遒壯聲亦成家爛熳於江左濫觴於齊梁皆襲祖沿流坦然明白鏗鏘愧金石炳煥却丹青理窮必通因時為變勿訝於枳橘非土所宜論別於涇渭按胼自定蓋係乎得失之運也唐幾三百年鼎鍾挾雅道中間大體三變故章句有焦心之人數律至穿楊之妙於法而能備於言無所假及其逸度高標餘波遺韻臨高能賦閑暇微吟舊指近體古風樂府之類芳沃當代聲起陳人淡寡無枯悴之嫌繁藻無淫妖之忌猶金碧助彩宮商自協端是以仰緒先塵俯誨來世清廟之瑟薰風之琴或簡其流構取兩晉風流不相下於秋毫也余遐想高情身服斯道究其梗槩行藏散見錯出使覽於述作尚昧音容洽彼姓名未辨機軸嘗切病之頃以端居多暇害事都捐游目簡編宅心史集或求詳累帙因備先傳撰擬成篇班班有據以悉全時之盛用成一家之言名銓以時定為先後遠陪公議誰得而誣也如方外高指逸名散人上漢仙侶幽閨綺思雖多徵考實故別總論之天下英奇所見略似人心相去若亦不多至若緇事興懷隨附篇末異方之士弱冠裝然相於見貴豈所能盡敢倡斯盟尚賴同志相與廣焉庶予作九京於長夜詠一代之清風後來奮飛奇異相激百世之下猶期賞音也傳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錄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釐為十卷名以唐才子傳云有元大德甲辰春引

六帝

夫雲漢昭回仰彌高於宸極洪鐘希叩發至響於咸池以本宗天縱素廟北明惠德文僖睿姿縱橫以萬機之暇特駐吟情奎璧騰輝宸龍汗彩亂邁臣下每錫贈對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王績

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遊長安謁楊素一坐服其英敏目為神仙童子隋大業末舉孝廉高第除秘書正字不樂在朝辭疾復授揚州六合縣丞以嗜酒妨政時天下亦亂遂托病風輕舟夜遁歎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故鄉至唐武德中詔徵以前朝官待詔門下省績弟靜謂績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俸薄况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特判日給一斗時人呼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歸河渚間有仲長子光者亦隱士也無妻子績愛其真遂相近結廬日與對酌君有奴婢數人多種黍春

秋釀酒養鳧雁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莊老置牀頭無他用心也自號東皐子雖刺史謁見皆不荅終於家性簡傲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彈琴爲詩著文高情勝氣獨步當時撰酒經一卷酒譜一卷李淳風見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及詩賦等傳世

論曰唐興迨季葉治日少而亂日多雖草衣帶索罕得安居當其時逃釣弋者不乏山而遁海斯徙而隱者矣自王君以下幽人間出皆遠騰長往之士危行言遜重撥禍機擺軒冕挂冠引退往往見之躍身炎冷之途標華簪紱之外雖或累聘丘園勉加冠佩適足以速深藏於藪澤耳然猶有不能逃白刃死非命焉夫韜晦名彰風高蹈豈不以有翰墨之妙騷雅之奇美哉文章爲不朽之盛事也耻不爲堯舜民學者之所同志致君於三五蓋夫尚知勇爲不則捨轂利而向栖栖鹿冠烏几使夫錦繡之服肥車勇含安於丹艧之屋藜藿不糝甘於五鼎之味書琴弱酒和於醇飴之奉抱青山綠水之於佩金紫而紆紫綬也時有不同也事有不作也關中平曰吾故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如生此達人之言也易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崔信明

信明青州人少英敏及長強記美文章高孝基語人曰崔生才冠一時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信明弟仕賊勸信明降即當得美官不肯從逾城去隱太行山中唐貞觀六年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采信明恃才蹇亢嘗自矜其文時有揚州錄事參軍滎陽鄭世翼亦驁倨忤物遇信明於江中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仍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舊製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卷於水中引舟而去今其詩傳者數篇而已

王勃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諸孫也六歲善辭章麟德初劉道祥表其材對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時諸王鬪雞會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斥出府勃旣廢客劍南登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又嘗匿死罪官奴懼事泄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坐是左遷交趾令勃往省覲途過南昌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九月九日大會賓客將令其壻作記以誇賓客勃至入謁帥知其才因請爲之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酒酣辭別帥贈百縑即舉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時年二十九勃屬文綺麗請者甚衆金帛盈積心織而衣筆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毫成篇不易一字人謂之腹藁嘗言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方勃盡得其術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於世○勃嘗遇異人相之曰子神强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實終無大貴矣故其才長而命短者豈非相乎

楊炯

炯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

含英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後為婺州盈川令恃才憑傲每恥朝士矯飾呼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耍假麒麟戲者必刻畫其形覆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聞者甚不平故為時所忌初張說以箴贈盈川之行戒其苛刻至官果以酷稱炯博學善文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四才子亦曰四傑效之者風靡焉炯嘗謂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愧盧前謙也有盈川集三十卷行于世

盧照隣

照隣字昇之范陽人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也後遷新都尉嬰病去官居太白山草閣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慟因嘔丹砂出疾愈甚家貧苦貴

宦時時供衣藥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為墓偃卧其中自以當高宗之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手足攣緩不起行已十年每春歸秋至雲壑煙郊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遂自傷作釋疾文有云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與親屬訣自沈潁水有詩文二十卷及幽憂子三卷行於世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疏言事得罪貶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起兵欲反正往投之署為府屬為敬業作檄傳天下暴斥武后罪后見讀之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之過也及敗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貶還道出錢塘遊靈隱寺夜月行吟長廊下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燃燈坐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咲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雲薄霜初下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寺看余渡石橋僧一聯篇中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見老僧即駱賓王也傳聞桴海而去矣後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及詩等十卷命郗雲卿次序之及百道判集一卷今傳於世

杜審言

審言字必簡京兆人預之遠裔咸亨元年宋守節榜進士

為隰城尉恃高才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何故曰彼見吾判當羞死耳又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坐事貶吉州司戶及武后召還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稱旨授著作郎為修文館直學士卒初審言病宋之問武平一往省候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但恨不見替人也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有集十卷今不存但傳詩四十餘篇而已

沈佺期

佺期字雲卿相州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工五言由協律考功郎受賕長流驩州後召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

士常侍宮中既侍宴帝詔學士等為回波舞佺期作弄辭悅帝詔賜牙緋歷中書舍人佺期嘗以詩贈張說說公曰沈三兄詩猶覆須讓居第一也詩名大振○自魏建安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鮑照庾信徐陵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緻及佺期之問又加靡麗迴忌聲病約句準篇著定括律遂成近體如錦繡成文學者宗尚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律詩變體始自二公猶始自蘇武李陵也有集十卷今傳於世

宋之問

之問字延清汾州人上元二年進士偉貌辯給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後求北門學士以有齒疾不許遂作明河篇有明河可望不可親之句以見志諂事張易之坐貶瀧州後逃歸匿張仲之家會仲之謀殺武三思乃告變擢鴻臚簿遷考功郎復媚太平公主以知舉賄賂狼籍下遷越州長史窮歷剡溪山水置酒賦詩自遊送賓客雜來睿宗立以無悛悟之心流欽州御史劾奏賜死人云劉希夷之報也徐堅嘗論其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有集行世

劉希夷

希夷字延芝潁川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時年二十五射策有文名苦篇詠特善閨帷之作詞情哀怨多依古調體勢與時不合遂不為所重希夷美姿容好談笑善彈琵琶飲酒至數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檢嘗作白頭吟一聯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歎曰此語讖也石崇謂白首同所歸復何以異乃除之又吟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歎曰死生有命豈由此虛言乎遂併存之舅宋之問苦愛後一聯知其未傳於人懇求之許而竟不與之問怒其誑已使奴以土囊壓殺於別舍時未及三十人悉憐之有集十卷及詩集四卷今傳○希夷天賦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業勳名何所不至孰謂奇蹇之運遭逢惡人寸祿不霑長懷頓挫斯才高而見忌者也賈生悼長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來倏焉折首夫何殞命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所較者輕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於骨肉相殘者乎

陳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人開耀二年許旦榜進士初年十八時未知書以富家子任俠尚氣弋博後入鄉校感悔即於州東南金華山觀讀書痛自修飭精究墳典耽愛黃老易象光宅元年詣闕上書諫靈駕入京召見武后奇其才遂拜麟臺正字令云地籍英華文彩曄然遷拾遺聖曆初解官歸會父喪廬塚次縣令段簡貪殘聞其富造詐誣子昂脅取賂二十萬緡猶薄之遂送獄子昂自筮卦驚曰天命不祐吾殆窮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貌柔雅為性褊躁輕財好施篤朋友之義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章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海內文宗繇是知名凡所著論世以為法詩調尤工嘗勸后興明堂太學以調元氣與遊英俊多秉權衡柳

不權評曰能極著述克備比興唐興以來一人而已有集十卷今傳○嗚呼古來材大或難為用象以有齒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謂歟

李百藥

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以百藥名之七歲能文襲父德林爵會高祖招杜伏威百藥勸朝京師中道而悔怒欲以石灰酒因大利幾死既而宿病皆愈貞觀中拜中書舍人遷太子庶子嘗侍帝同賦帝京篇手詔褒美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百藥才行天下推服好獎薦後進翰藻沈鬱詩尤所長有集傳世

李嶠

嶠字巨山趙州人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累遷為監察御史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因罪貶廬州別駕卒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輒傳諷明皇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奏歌歌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帝悽惋移時顧侍者曰誰為此對曰故宰相李嶠之詞也帝曰真才子不待終曲而去嶠前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焉今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題詩一百二十首張方為註傳於世

張說

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四年舉學綜古今科中第三策考策曰封進授太子校書令曰張說文思清新藝能優洽金門對策已居高科之首銀牓効官宜申一命之秩後累遷鳳閣舍人玄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尤丞相封燕國公說敦氣節重然諾為文精壯長於碑誌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詩法特妙晚謫岳陽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之助今有集三十卷行于世子均開元四年進士亦以詞鳴

王翰

翰字子羽并州人景雲元年盧逸下進士及第又舉直言極諫又舉超拔群類科少豪蕩恃才不羈喜縱酒櫪多名馬家畜妓樂翰發言立意自比王侯日聚英傑縱禽擊鼓為歡張嘉貞為本州長史厚遇之翰酒間自歌舞為嘉貞神氣軒舉張說尤加禮異及輔政召為正字擢駕部員外郎說罷翰出為仙州別駕以窮樂畋飲貶嶺表道卒翰工詩多壯麗之詞文士祖詠杜華等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遷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鄰足矣其才名如此燕公論其文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云有集今傳○太史公恨古布衣之俠湮沒無聞以其義出存亡生死之間而不伐其德千金駟馬緩啻草芥信哉名不虛立也觀王翰之氣其若人之儔乎

吳筠

筠字貞節華陰人通經義美文辭舉進士不中隱居南陽倚帝山為道士天寶中玄宗遣使詔至京師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問道對曰深於道者惟老子五千言其餘徒費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之術曰此野人之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筠每陳說名教世務帝

臺之初遊愛會稽山水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相過酬唱至是因薦於朝帝即遣使召之嗣性高縱其待詔翰林時恃承恩頗高力士素奉倖常短痛於上前故多著嘲文深詆釋氏頗為通人所譏云後知天下將亂苦求還嵩山詔為立道觀大曆間卒弟子謚為宗元先生著有詩才集十卷權德輿序之

張子容

子容襄陽人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仕為樂城令初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為死生交詩篇唱答頗多後值亂離流寓江表嘗送內兄李錄事歸故里云十年多難與君同幾處移家逐轉蓬白首相逢征戰後青春已過亂離中行人杳杳看西日歸馬蕭蕭向北風漢水楚雲千萬里天涯此別恨無窮後竟棄官歸舊業有詩集興趣高遠略去凡近當時哲匠咸稱道焉

李昂

昂開元二年王丘下狀元及第天寶間任為禮部侍郎知貢舉獎拔寒素甚多工詩有感美人楚舞歌一篇播傳人口真佳作也

孫逖

逖博州人幼而有文屬思警敏援筆成篇開元二年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第一人及第本宗引見擢左拾遺集賢殿修撰改考功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顏真卿李華蕭穎士皆同時稱海內名士仕終刑部侍郎善詩古調今稱悉其所長集二十卷今傳

盧鴻

鴻字浩然隱居嵩山博學善八分書工詩兼與山水樹石開元初玄宗備札徵再三不至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鈎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有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札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其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遂至東都詔見不拜宰相問狀答曰札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詔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到山中廣精舍從學者五百人及卒詔賜萬錢營葬後皮日休為七愛詩詔徵大君者必有真隱盧徵君是也工詩今傳甚多

王泠然

泠然山東人開元五年裴耀卿下進士授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工文賦詩氣質豪逸當言無所忌憚乃卓犖奇才濟世之器惜其不大顯而終有集今傳

劉眘虛

眘虛嵩山人姿容秀拔九歲屬文上書自見拜童子郎開元十一年徐徵榜進士調洛陽尉遷夏縣令性高古脫略勢利嘯傲風塵後欲卜隱廬阜不果交游多山僧道侶為詩情幽興遠思雜詞奇忽有所得便驚衆聽當時東南高唱者數十人敷律能無出其右唯氣骨不逮諸公永明已還端可傍立江表善為方外之言夫何不永天碎國寶有志不就惜哉集今傳世

王灣

灣開元十一年常無名榜進士與學士綦毋潛契切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往來吳楚間多有著述如江南意一聯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罕有此作張燕公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曾奉使登終南山有賦志趣高遠識者不能棄焉

崔顥

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進士第天寶中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少年為詩意浮艷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狀極戎旅奇造往往並驅江鮑後遊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云然行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擇美者稍不愜即棄之凡易三四初李邕聞其才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入顥苦吟詠當病起清虛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詩瘦耳遂為口實天寶十三年卒有詩一卷今行

祖詠

詠洛陽人開元十二年杜綰榜進士有文名殷璠評其詩翦刻省靜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凌俗足稱為才子也少與王維為吟侶維在濟州寓官舍贈祖三詩有云結交三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蓋亦流落不偶極可傷也後移家歸汝墳間別業以漁樵自終有詩一卷傳於世

儲光羲

光羲兗州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有詔中書試文章留為監察御史值祿山陷長安輒受偽署賊平後自歸貶死嶺南工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養浩然之氣覽者猶聆韶濩音先洗鄭衛耳庶幾乎賞音也有集七十卷正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十卷並傳

唐才子傳卷第一

唐才子傳卷第二

西域 辛 文房 撰

包融

融，延陵人，開元間仕歷大理司直，與參軍殷遙、孟浩然交厚，工為詩。二子何、佶，縱聲雅道，齊名當時，號三包。有詩一卷行世。○夫人之於學，苦心難，既苦心，成業難，成業若振名不朽，兼父子兄弟間尤難。歷觀古人，父子如三包及竇、張碧張瀛、顧況非熊、章孝標章碣；公孫如杜審言杜甫、錢起錢珝、溫庭筠溫憲；兄弟如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遠、姚係姚倫等，皆聯玉無瑕，清塵遠播，芝蘭繼芳，至雖改振父道，聯雅接響，無不快於祖風。四難之間，揮麈之際，亦可以為美談矣。

崔國輔

國輔，山陰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與儲光羲、綦毋潛同時舉。縣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郎中。天寶間坐是王鉷近親，貶竟陵司馬。有文及詩，婉孌清楚，深宜諷詠，樂府短章，古人有不能過也。初至竟陵，與處士陸鴻漸遊三歲，交情至厚，謔笑永日。又相與較定茶水之品。臨別謂羽曰：「予有襄陽太守李憕所遺白驢、烏犎牛各一頭，及盧所遺文槐書函一枚，此物皆已之所惜者，宜野人蓄，故特以相贈。」雅意高情，亦一時所尚。有酬酢之歌詩并集傳焉。

盧象

象字緯卿，汶水人，鴻之姪也。携家來居江東最久。仕為校書郎、左拾遺、膳部員外郎，授安祿山偽官，貶永州司戶參軍，後為主客員外郎。有詩名，譽充秘閣，雅而不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集二十卷，今傳。同仕有崔述，為新泉尉，贍詔求送書，令述等編校於朝元殿，後為翰林學士，有詩名，今亦傳焉。

綦毋潛

潛字孝通，荊南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及第，授宜壽尉，遷右拾遺，入集賢院待制，復授校書，終著作郎。與李端同時。詩調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寫方外之情。歷代未有荊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後見兵亂，官況日惡，掛冠歸隱江東別業。手筆有詩送之曰：「明時久不達，素業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一時文士咸賦詩祖餞，甚盛。有集一卷行世。

王昌齡

昌齡字少伯，太原人，開元十五年李嶷榜進士，授汜水尉，又中宏辭，遷校書郎。後以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刀火之際歸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忌而殺。後張鎬按軍河南，曉愆期，將戮之，辭以親老乞恕。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失曉大慚沮。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稱「詩家夫子王江寧」，蓋嘗為江寧令。與文士王之渙、辛漸交友至深，皆出模擬，其名重如此。有詩集五卷，又述作詩格律、境思、體例共十四篇，為《詩格》一卷，又《詩中密旨》一卷，及《古樂府解題》一卷，今並傳。○自元嘉以還，四年之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逮儲光羲、王昌齡頗從厥跡，兩賢氣同而體別也。王稍聲峻，奇句俊格，驚耳駭目。奈何晚途不矜小節，謗議騰沸，兩

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長歎至歸全之道不亦痛哉

常建

建長安人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榜登科大曆中授盱眙尉仕頗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來太白紫閣諸峰有肥遯之志嘗採藥仙谷中遇女子遍體毛綠自言是秦時宮人亡入山來食松葉遂不饑寒因授建微旨所養非常後寓鄂渚招王昌齡張僨同隱獲大名當時集一卷今傳○古稱高才而無貴仕誠哉是言曩劉楨死於文學鮑照卒於參軍今建亦淪於一尉悲夫建屬思既精詞亦警絕似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旨遠興僻能論意表可謂一唱而三歎矣

賀蘭進明

進明開元十六年嚴迪榜進士及第仕為御史大夫肅宗時出為河南節度使時祿山群賊未平嘗以師屯臨淮備賊竟亦無功進明好古博雅經籍滿腹其所著述一百餘篇頗究天人之際又有古詩樂府等數十篇大體符於阮公皆今所傳者云

崔署

署宋州人少孤貧不應薦辟志況踈逸樂交於方外苦讀書高棲少室山中與薛據友善工詩言詞款要情興悲涼送別登樓俱堪淚下集傳于今也

陶翰

翰潤州人開元十八年崔明允下進士及第次年中博學宏詞與鄭昉同時官至禮部員外郎為詩詞筆雙美既多興象復備風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論其體制矣大為當時所稱今有集相傳

王維

維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工草隸閑音律岐王重之維將應舉岐王謂曰子詩清越者可錄數篇琵琶新聲能度一曲同詣九公主第維如其言是日諸伶擁維獨奏主問何名曰鬱輪袍因出詩卷主曰皆我習諷謂是古作乃子之佳製乎延於上座曰京兆得此生為解頭榮哉力為之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擢左拾遺遷給事中賊陷兩京駕出幸維扈從不及為所擒服藥稱瘖病祿山愛其才逼至洛陽供舊職拘於普施寺賊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痛悼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時聞行在所賊平後授偽官者皆定罪獨維得免仕至尚書右丞維詩入妙品上上畫思亦然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皆天機所到非學而能自為詩云當代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後人評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信哉客有以按樂圖示維者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對曲果然篤志奉佛蔬食素衣喪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別墅在藍田縣南輞川亭館相望嘗自寫其景物奇勝日與文士丘丹裴迪崔興宗遊覽賦詩琴樽自樂後表宅請以為寺臨終作書辭親友停筆而化代宗訪維文章弟縉集賦詩等十卷上之今傳于世

薛據

據荊南人開元十九年王維榜進士天寶六年又中風雅

古調科第一人於吏部參選據自恃才名請授萬年錄事流外官訴宰執以為所黜是某等清要據無媿致涉縣令後仕歷司議郎終水部郎中據為人骨鯁有氣魄文章亦然嘗自傷不得早達造句往往追及鮑謝初好棲遁居高鍊藥晚歲置別業終南山下老焉有集今傳

劉長卿

長卿字文房河間人少居嵩山讀書後移家來鄱陽最久開元二十一年徐徵榜及第至德中歷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出為轉運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觀察使吳仲孺誣奏非罪繫姑蘇獄久之貶潘州南巴尉會有為辯之者量移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長卿清才冠世頗凌浮俗性剛多忤權門故兩逢遷斥人悉冤之詩調雅暢甚能煉飾其自賦傷而不怨足以發揮風雅權德輿稱為五言長城長卿嘗謂今人稱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李嘉祐郎士元何得與余並驅每題詩不言姓但書長卿以天下無不知其名者云灞陵碧澗有別業今集詩賦文等傳世淮南李穆有清才公之婿也

李季蘭

季蘭名冶以字行峽中人女道士也美姿容神情蕭散專心翰墨善彈琴尤工格律當時才子頗誇纖麗殊少荒豔之態始年六歲時作薔薇詩云經時不架卻心緒亂縱橫其父見曰此女聰黠非常恐為失行婦人後以交遊文士微洩風聲皆出乎輕薄之口夫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蘭則不然形氣既雄詩意亦蕩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時往來剡中與山人陸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皎然嘗有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其謔浪至此又嘗會諸賢於烏程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之疾誚曰山氣日夕佳劉應聲曰眾鳥欣有託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天寶間玄宗聞其詩才詔赴闕留宮中月餘優賜甚厚遣歸故山評者謂上比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嫗有集今傳於世

論曰詩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故古詩之道各存六義然終歸于正不離乎雅是有昔賢婦人散情文墨班班簡牘槩而論之後來班姬傷秋扇以暫恩謝娥詠絮雪而同素大家七誡執者修省蔡琰胡笳聞而心折率以明白之操徽美之誠欲見於悠遠寓文以宣情含毫而見志豈泛濫之故使人擊節沾洒彈指追念良有謂焉噫筆墨固非女子之事亦在用之如何耳苟天之可逃禮不必循則詞為自獻之具詩有妬情之作衣服酒食無閑淨之容鉛華胥學多飾之態故不能保其終矣是播惡於眾何關雎之義哉歷觀唐以雅道獎士而閨閣英秀亦能熏染錦心繡口蕙情蘭性足可尚矣中間如李季蘭魚玄機皆躍出方外修清淨之教陶寫幽懷留連光景逍遙閑暇之功無非雲水之念與名儒比隆珠往瓊復然浮豔委託之心終不能盡白璧微瑕惟在此耳薛濤流落歌舞以靈慧獲名當時此亦難矣三者既不可略如劉媛鮑君徽崔仲容道士元淳薛蘊崔公達張窈窕程長文梁瓊廉氏姚月華

來劉仙劉瑤常浩葛鴉兒崔仲容之流尚書戶部侍郎吉中孚妻張夫人鮑參軍妻文姬杜羔妻趙氏張建封妾盼〻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華藻才而凝友者也或望幸離宮傷寵後掖或以從軍萬里斷絕音耗或[illegible]遠年道淪風水或為宕子妻或為商人婦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玄鳥將謝賓鴻來傷錦石之流黃織迴文於細綺魂夢飛遠關山到難當此時也濡毫命素寫怨書懷一語一聯俱堪墮淚至若間以丰姿雜以纖穠導淫奔之約敘久曠之情不假綠琴但飛紅紙中間不能免焉尺有短而寸有長故未欲椎埋之云爾

閻防

防河中人開元二十二年李琚榜及第顏真卿甚敬愛之徵薦於朝不然為人好古博雅詩語真素魂清魄爽放曠山水高情獨詣於終南山豐德寺結茅茨讀書文淡是其隱處題詩云浪跡棄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傍巢由蹤吾其獲心曲又云養閒度人事達命知止足不學高陽侯時勞伐輻後信命不務進取以此自終有詩集行世

李頎

頎東川人開元二十三年賈季鄰榜進士及第調新鄉縣尉性疎簡厭薄世務慕神仙服餌丹砂期輕舉之道結好塵喧之外一時名輩莫不重之工詩發調既清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玄理最長多為放浪之語足可震蕩心神惜其偉材只到黃綬故其論家往〻高於衆作有集今傳

張諲

諲永嘉人初隱少室下閉門修業於甚勤苦不及第利後歷興官到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兼畫山水詩格高古與李頎友善事王維為兄皆為詩酒丹青之契維嘗贈詩云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李頎贈曰小王破體閑文策落月梨花照空壁詩堪記室妬風流豈與將軍作勳敵天寶中謝官歸故山俯仰不復交人間矣有詩傳世

孟浩然

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詩工五言隱鹿門山即漢龐公棲隱處也四十遊京師諸名士間嘗集秘省聯句浩然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衆欽服張九齡王維極稱道之維待詔金鑾一旦私邀入商較風雅俄報玄宗臨幸浩然錯愕伏匿床下維不敢隱因奏聞帝喜曰朕素聞其人而未見也詔出再拜帝問曰卿將詩來耶對曰偶不齎即命吟所作誦至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憮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因命放還南山後張九齡署為從事開元末王昌齡遊襄陽時新病起相見甚歡浪情宴謔食鮮動疾而終○古稱禰衡不遇趙壹無祿觀浩然磬折謙退才名日高竟淪明代終身白衣良可悲夫其詩文采丰茸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近所著三卷今傳王維畫浩然像於郢州為浩然亭後以通中諱賢者名不可斥更名曰孟亭今存焉

丘為

為嘉興人初累舉不第歸山讀書數年天寶初劉單榜進

七十王維甚稱許之嘗與唱和初事繼母孝有靈芝生堂下
累官太子右庶子時年八十餘母猶無恙給俸祿之半及
居憂觀察使韓滉以為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在喪為
異惟罷春秋羊酒初還鄉縣令謁之為候門磬折令坐方拜
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經縣署降馬而過素勤有禮卒
年九十六有集行世

李白

白字太白山東人母夢長庚星而誕因以命之十歲通五
經自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喜縱橫擊劍為任俠輕財
好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
山中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自蜀至長安道未振以
所業投賀知章讀至蜀道難歎曰子謫仙人也乃解金龜
換酒終日相樂遂薦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時事因奏頌
一篇帝喜賜食親為調羹詔供奉翰林嘗大醉上前草詔
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摘其清平調中飛燕事以激怒
貴妃帝每欲與官妃輒沮之白益傲放與賀知章李適之
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飲酒八仙人懇求還
山賜黃金詔放歸白浮遊四方欲登華山乘醉跨驢經縣
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無禮白供狀不書姓
名曰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
門前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宰驚愧拜謝曰不知
翰林至此白長笑而去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
著宮錦袍坐傍若無人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
南白時臥廬山辟為僚佐璘起兵反白逃還彭澤璘敗累

繫潯陽獄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曾救其死罪至是
郭子儀請官以贖詔長流夜郎白晚節好黃老度牛渚磯
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悅謝家青山今墓在焉有文集二十
卷行世 或云白涼武昭王暠九世孫也

杜甫

甫字子美京兆人審言生閑閑生甫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
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
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
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
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
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
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
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
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
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
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
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
琯時敗兵又以琴客董廷蘭之故罷相甫上疏言罪細不
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
者路帝解不復問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
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
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拾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營
草堂成都西郭浣花溪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
節度劍南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

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常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於簾者三左右走報其母力救得止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為設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皆憐之墳在岳陽有集六十卷及潤州刺史樊晃纂小集今傳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觀李杜二公踦躡厳蕩之際語語王霸褒貶得失忠孝之心驚動千古騷雅之妙雙振當時兼衆善於無今集大成於往作歷世之下想見風塵惜乎長轡未騁奇才並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嗚呼哀哉昔謂杜之典重李之飄逸神聖之際二公造焉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李杜之門者難為詩斯言信哉

鄭虔

虔鄭州人高士也蘇許公為宰相申以忘年之契薦為著作郎嘗以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告虔私撰國史者虔蒼惶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開元二十五年為更置廣文館虔為博士廣文博士自虔始杜甫為交友贈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惟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其窮飢轗軻淡如也好琴酒篇詠善圖山水能書苦無紙於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日就書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表獻之玄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與李杜為密友多稱獎虔文祿山反偽授水部員外郎託以疾不奪賊平張通王維並囚繫三人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因為祈解得貶台州司戶卒有集行世

高適

適字達夫一字仲武滄州人少性拓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跡博徒才名便遠後舉有道授封丘尉未幾哥舒翰表掌書記後拜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李輔國忌其才蜀亂出為蜀彭二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還為左散騎常侍永泰初卒適尚氣節語王霸衮衮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年五十始學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多胸臆間語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播吟玩嘗過汴州與李白杜甫會酒酣登吹臺慷慨悲歌臨風懷古人莫測也中間唱和頗多今有詩文等二十卷及所選至德迄大曆述作者二十六人詩為中興間氣集二卷並傳

沈千運

千運吳興人工舊體詩氣格高古當時士流皆敬慕之號為沈四山人天寶中數應舉不第時年齒已邁遨遊襄鄧間干謁名公來濮上感懷賦詩曰聖朝優賢良草澤無遺族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祿衰落當捐棄賤謗讒其時多艱自知屯蹇遂浩然有歸歟之志賦詩曰棲隱無別事所願離風塵不求城邑游稱樂拘束人又曰如何巢與由天子不得臣遂釋志還山中別業嘗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有薄田園兒稼女織偃仰

今古自足此生誰能作小吏走風塵下手高適賦還山吟
贈行曰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
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
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
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
時意憶魏可以相周旋開宗議備禮徵致會卒而罷有集
傳世

孟雲卿

雲卿關西人天寶間不第氣頗難平志亦高尚懷嘉遯之
節與薛據相友善嘗流寓荊州杜工部多有與雲卿贈答
之作甚愛重之工詩其體祖述沈千運漁獵陳拾遺詞氣
傷怨雖然模効終得升堂猶未入室當時古調無出其右

一時之英也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又胡亦常苦饑
暮亦嘗苦饑飄飄萬里遊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遊遠遊
多不歸皆為當代推服韋應物過廣陵遇孟九贈詩云高
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其才名
於此可見矣任終校書郎集今傳○雲卿稟通濟之才淪
吞噬之俗栖栖南北苦無所遇何生之不辰也身處江湖
心存魏闕猶杞國之人憂天墜相率而逃者匹夫之志亦
可念矣

唐才子傳卷第二

唐才子傳卷第三

西域 辛 文房 撰

岑參

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天寶三年趙岳榜第二人及第累官
左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安西幕府拜
職方郎中兼侍御史辭罷別業在杜陵山中後終於蜀參
累佐戎幕往來鞍馬烽塵間十餘載極征行離別之情城
障塞堡無不經行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詞清尚用心良
苦詩調尤高唐興罕見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懷逸念奇造
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與高適風骨頗同讀
之令人慷慨懷感每篇絕筆人輒傳咏至德中裴休杜甫
等常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

備獻替之官未及大用而謝世豈不傷哉有集十卷行于
世杜確為之序云

王之渙

之渙薊門人少有俠氣所從游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
禽縱酒中折節工文十年名譽日振恥困場屋遂交謁名
公為詩情致雅暢得齊梁之風每有作樂工輒取以被聲
律與王昌齡高適暢當忘形爾汝嘗共詣旗亭有梨園名
部繼至昌齡等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可觀諸伶謳詩
以多者為優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唱適一絕句之渙曰
樂人所唱皆下俚之詞須臾一佳妓唱曰黃沙遠上白雲
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復唱二絕皆之渙詞三子大笑曰田舍奴吾豈妄哉諸伶

史091-099

竟不諭其故拜曰肉眼不識神仙三子從之酣醉終日其狂放如此云有詩傳于今

賀知章

知章字季真會稽人少以文詞知名性曠夷善談論笑謔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群類科陸象先在中書引為太常博士象先與知章最親善常曰季真清談風韻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當時賢達皆傾慕之為太子賓客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晚年尤加縱誕無復禮度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又善草隸每醉輒屬辭筆不停綴咸有可觀每紙不過數十字好事者共傳寶之天寶三年因病夢游帝居及寤表請為道士求還鄉里即舍住宅為千秋觀上許之詔賜鏡湖剡溪一曲以給漁樵帝賦詩及太子百官祖餞壽八十六集今傳

包何

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與弟佶俱以詩鳴時稱二包天寶七年楊譽榜及第嘗師事孟浩然授格法與李嘉祐相友善大曆中仕終起居舍人詩傳者可數蓋流離世故率多素辭大播芳名亦當時望族也

包佶

佶字幼正天寶六年楊護榜進士累遷秘書監劉晏治財奏為汴東兩稅使及晏罷以佶為諸道塩鐵等使未幾遷刑部侍郎太常少卿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居官謹確所在有聲佶天才贍逸氣宇清深心醉古經神和大雅詩家老斲也與劉長卿竇叔向諸公皆莫逆之愛晚歲沾風痺

之疾辭祿樂高不及榮利卒封丹陽郡公有詩集行於世

張彪

彪潁上人初赴舉無所遇適遭喪亂奉老母避地隱居嵩山供養至謹與孟雲卿為中表俱工古調詩雲卿有贈云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坎壈難歸來使高隱善草書志在輕舉詠神仙云五穀非長年四氣乃靈藥列子何必待吾心滿寰宇昨與杜甫往還甫寄張十二山人詩云静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觀工部之作可知其人矣

李嘉祐

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楊譽榜進士為秘書正字以罪謫南荒未幾何有詔量移為鄱陽宰又為江陰令後遷台袁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婉麗與錢郎別為一體往往涉於齊梁時風人擬為吳均何遜之敵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風流也有集今傳

賈至

至字幼幾洛陽人曾之子也曾開元間與蘇晉同掌制誥至天寶十年明經擢第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西川當撰傳位肅宗冊文既進玄宗曰先天誥命乃父所為今茲大冊亦又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曆初遷京兆尹以散騎常侍卒初嘗以事謫守巴陵與李白相遇日酣杯酒追憶京華舊遊多見酬唱白贈詩有云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至特工詩俊逸之

氣不減鮑昭庾信調亦清暢且多素辭蓋厭於漂泛淪落
者也有集三十餘卷今傳

鮑防

防字子慎天寶十二年楊儇榜進士襄陽人也善辭章篤
志於學累官至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人樂其治不減龔黃
詔圖形別殿又歷福建江西觀察使丁亂從幸奉天除禮
部侍郎封東海公又遷御史大夫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
得穆質柳公綽等皆位至台鼎世羨其知人時比歲旱質
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權近倖恤欲下按治防曰使
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置質高第帝見策嘉之擢工部尚
書卒防工於詩興思優足風調嚴整究有感發以識切世
弊正國音之宗派也與謝良弼為詩友時亦稱鮑謝云有集

今傳

殷遥

遥丹陽人天寶間仕為忠王府倉曹參軍與王維結交
同慕禪寂志趣高疎多雲岫之想而苦家貧死不能葬一
女纔十歲日哀號於親友憐之者賻贈埋骨石樓山中工
詩詞彩不群而多警句杜甫嘗稱許之有詩傳于今

張繼

繼字懿孫襄州人天寶十二年禮部侍郎楊浚下及第與
皇甫冉有髫年之故契分甚篤早振詞名初來長安頗矜
氣節有感懷詩云調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
不識五侯門嘗佐鎮戎軍幕府又為鹽鐵判官大曆間入
內侍仕終檢校祠部郎中繼博覽有識好談論知治體亦

嘗領郡輒有政聲詩情爽激多金玉音蓋其累代詞伯積
襲弓裘其於為文不雕自飾丰姿清迥有道者風集一卷
今傳

元結

結字次山武昌人魯山令元德秀之族弟也少不羈弱冠始
折節讀書天寶十三年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
第慁子耳遂擢高第後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蘇源
明薦於肅宗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御史參山南來瑱府除
容管經略使始隱商於山中稱元子逃難入猗玗洞稱猗
玗子或稱浪士漁者或稱聱叟酒徒漫叟及為官呼漫郎
皆以命所著性梗僻深憎薄俗有憂道閔世之心中興頌
一文燦爛金石清奪湘流作詩著辭尚贊牙天下皆知敬

仰復嗜酒有句云有時逢惡客自註非酒徒即惡客也有
文編十卷及所集當時人詩為篋中集一卷並傳

郎士元

士元字君胄中山人也天寶十五載盧庚榜進士寶應初
選京畿縣官詔試政事中書補渭南尉歷左拾遺出為郢
州刺史與員外郎錢起齊名時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
使無兩君詩文祖餞人以為愧其珍重如此二公體調大
抵欲同就中郎君稍更閑雅近康樂珠聯玉映不覺成
編權映時流名不虛矣有別業在半日吳村王季友盛推
等嘗見題詠每誇勝絕詩集今傳于世

道人靈一

一公剡中人童子出家餅鉢之外餘無有天性超穎道

謝客隱廬麻源第三谷中結茆讀書後白業精進居若耶溪
雲門寺從學者四方而至矣尤工詩氣質淳和格律清暢
兩浙名山暨衡廬諸甲剎悉所經行與皇甫昆季嚴少府
朱山人徵士人等為詩友酬贈甚多刻意聲調苦心不倦
譽滿叢林後順寂於岑山集今傳世
論曰自齊梁以來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林惠休寶月之
儔馳驟文苑沈淫藻思奇章偉什綺錯星陳不為寡矣厥
後喪亂兵革相尋緇素亦已狼籍罕有復入其流者至唐
累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率皆崇衷像教駐念津梁龍象
相望金碧交映雖寂寥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寵光優渥
無逾此時故有顛頓文場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
裳撥矰繳杳然高邁雲集蕭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靈臺

澄皎無事相干三餘有簡牘之期六時分吟諷之隙青峰
瞰門綠水周舍長廊步屧幽徑尋真景變序遷蕩入冥思
凡此數者皆達人雅士夙所欽懷雖則心侔跡殊所趣無
間會稽傳孫許之玄談廬阜接謝陶於白社宜其日鍛月
鍊志彌厲而道彌精佳句縱橫不廢禪定巖穴相邇更唱
迭酬苦於三峽猿清同九臯鶴不其偉歟與夫迷津畏途
埋玉世慮蓄憤於心發在篇詠者未可同年而論矣然道
或淺深價有輕重未能悉採其餘松於灌莽野鶴於雞群
者有靈一靈澈皎然清塞無可虛中齊己貫休八人皆東
南產秀共出一時已為錄實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
而增價者如惟審護國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廣宣無本修
睦無悶太易景雲法振栖白隱巒處默卿雲棲一淡交良

乂若虛雲表曇域子蘭僧鸞懷楚惠標可朋懷浦慕幽善
生亞棲尚顏栖蟾理瑩歸仁玄寶惠侃法宣文秀僧泚清
尚智暹滄浩不特等四十五人名既隱僻事且微冥今不
復喋喋云爾

皇甫冉

冉字茂政安定人避地來寓丹陽耕山釣湖放適閑淡或
云秘書少監彬之姪也十歲能屬文張九齡一見歎以清
才天寶十五年盧庚榜進士調無錫尉營別墅陽羨山中
大曆初王縉為河南節度辟掌書記後入為左金吾衛兵
曹參軍仕終拾遺左補闕公自擢桂禮闈便稱高格往以
世道艱虞避心江外故多飄薄之歎每文章一到朝廷而
作者變色當年才子悉願締交推為宗伯至其造語玄微

端可平揖沈謝雄視潘張惜乎長轡未騁芳蘭早凋良可
痛哉有詩集三卷獨孤及為序今傳

皇甫曾

曾字孝常冉之弟也天寶十七年楊儇榜進士善詩出王
維之門與兄名望相亞當時以比張氏景陽孟陽焉居上
品載處下流侍御補闕文詞亦然體製清緊華不勝文為
士林所尚仕歷侍御史後坐事貶舒州司馬量移陽翟令
有詩一卷傳于世

獨孤及

及字至之河南人丱角時誦孝經父試之曰汝志何語曰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以道舉高第代宗召為左
拾遺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常三州刺史及性孝友喜鑒

核為文必彰明善惡長於議論工詩格調高古風塵迥絕得大名當時有集傳世○嘗讀選中沈謝諸公詩有題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及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脩竹及田南樹園激流植援齋中讀書南樓中望所遲客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等數端皆奇崛精當冠絕古今無曾躡其蹤與者遠慚虞沈宋獨孤及李嘉祐韋應物等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數題序言不苟皆不減其風度此則無傳之妙逮元和以下佳題尚罕況於詩乎立題乃詩家切要貴在卓絕清新言簡而意足句之所到題必盡之中無失節外無餘語此可與智者商榷云因舉而論之

劉方平

方平河南人白皙美容儀二十工詞賦與元魯山交善隱居潁陽大谷尚高不仕皇甫冉李頎等相與贈荅有云雖邊潁陽道竹外少姨峰神意淡泊善畫山水墨妙無前汧國公李勉延致齋中甚敬愛之欲薦于朝不忍屈辟遂稱隱工詩多悠遠之思陶寫性靈默會風雅故能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斗筲何足以繫劉先生哉有集今傳

秦系

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自稱東海釣客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為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九日山中有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註老子彌年不出時姜公輔以直言罷為泉州別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為營葬山下每好義如此張建封聞系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韋應物善多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號其山為高士峰今有麗句亭在焉集一卷今傳

張衆甫

衆甫京口人隱居不務進取與皇甫御史友善將薦接近後各遊四方曾寄廣士詩曰伏臘同雞黍柴門閉雪天時宦亦有徵辟者守死善道卒不就衆甫詩婉媚綺錯巧用文字工於興喻文流中佳士也同在一時者有趙微明于逖蔣渙元季川俱山顛水涯苦學貞去名同蘭茝之芳志非銀黃之術吟詠性靈陶陳衆素皆有佳篇不能湮落惜其行藏之大槩不見於記錄故缺其考詳焉

嚴維

維字正文越州人初隱居桐廬慕子陵之高風至德二年江淮選補使侍郎崔渙下以詞藻宏麗進士及第以家貧親老不能遠離授諸暨尉時已四十餘後歷秘書郎嚴中丞節度河南辟佐幕府遷餘姚令仕終右補闕維少無宦情懷家山之樂以業素從升斗之祿聊代耕耳詩情雅重挹魏晉之風鍛鍊鏗鏘庶少遺恨一時名輩孰匪金蘭詩集一卷今傳

于良史

良史至德中仕為侍御史詩體清雅工於形似又多警句蓋其非琢特達卓步清朝興致不群詞苑增價雖平生似昧而篇什多傳

靈徹上人

靈徹姓湯氏字澄源會稽人自童子辭父兄出淨戒行果潔方便讀書便覺勤苦授詩法於嚴維遂籍籍有聲及維卒乃抵吳興與皎然居何山遊講肘以書薦于包侍郎佶佶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紓時二公以文章風韻為世宗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因誣奏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各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年七十有一門人遷歸建塔於山陰天柱峰下上人詩多警句能備衆體如芙蓉寺六絕栽白馬寺僧到赤名年謫汀州云青蝸為平安頭耳寄客雲性巧遂居沃州寺嘗取桐葉剪刻製器為蓮花漏置盆水之上穿細孔漏水半之則沈每晝夜十二沈為行道之節初居嵩陽蘭若後來住匡廬東林寺如天目四明棲霞及衡湘諸名山行錫殆遍嘗與樗一上人約老天台未得遂志雖結念雲壑而才名拘牽從事經徹吟諷無己所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有集十卷及錄大曆至元和中名人酬唱集十卷今傳

陸羽

羽字鴻漸不知所生初竟陵禪師智積得嬰兒於水濱育為弟子及長恥從削髮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始為姓名有學愧一事不盡其妙性詼諧少年匿優人中撰談笑萬言天寶間署羽伶師後遁去古人謂潔其行而穢其跡者也上元初結廬苕溪上閉門讀書名僧高士談讌終日貌寢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與人

期雖阻虎狼不避也自稱桑苧翁又號東岡子工古調歌詩興極閑雅著書甚多扁舟往山寺唯紗巾藤鞋短褐犢鼻擊林木弄流水或行曠野中誦古詩裴回至月黑興盡慟哭而返當時以比接輿也與皎然上人為忘言之交有詔拜太子文學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時號茶仙天下益知飲茶矣鬻茶家以瓷陶羽形祀為神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初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喜茶知羽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李曰陸君善茶天下所知揚子中冷水又殊絕今二妙千載一遇山人不可輕失也茶畢命奴子與錢羽愧之更著毀茶論與皇甫補闕善時鮑尚書防在越羽往依焉冉送以序曰君子究孔釋之名理窮歌詩之麗則遠墅孤嶋通舟必行漁浦釣磯隨意而往夫越地稱山水之鄉轅門當節鉞之重鮑侯知子愛子者將解衣推食豈徒嘗鏡水之魚宿耶溪之月而已集併茶經今傳

顧況

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二年天子幸蜀江東侍郎李希言下進士善為歌詩性詼諧不修檢操工畫山水初為韓晉江南判官德宗時柳渾輔政薦為秘書郎況素善於李泌遂師事之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及泌相自謂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及泌卒作海鷗詠嘲誚權貴大為所嫉被憲劾貶饒州司戶作詩曰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鳶奈爾何遂全家去隱茅山鍊金拜斗身輕如羽況暮年一子即亡追悼哀切

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
其年又生一子名非熊三歲始言在冥漢中聞父吟聲不
忍乃來復生非熊後及第自長安歸慶已不知況所在或
云得長生訣仙去矣今有集二十卷傳世皇甫湜爲之序

張南史

南史字季直幽州人工弈棊神算無敵存心太極嘗儒巾
藜杖出入王侯之宅十年高談闊視慷慨奇士也中自感
激始苦節學文無希世苟合之意數年間稍入詩境詞亦
超閑情致兼美如并燕老將氣韻沈雄時少及之者肅宗
時薦廟堂擢授任爲左衛倉曹參軍後避亂寓居揚州揚子
子縣再召未及赴而卒有詩一卷今傳

戎昱

昱荊南人美風度能談少舉進士不上乃放遊名都雖宦
士而軒昂氣不消沮愛湖湘山水來客時李夔廉察桂林
寓官舍月夜聞隣居行吟之音清婉遂明訪之乃昱也即
延爲幕賓待之甚厚崔中丞亦在湖南愛之有女國色欲
以妻昱而不喜其姓戎能改則訂議昱聞之以詩謝云千
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自謂李大夫恩私至深
無任感激初事顏平原嘗佐其征南幕亦累薦之衛伯玉
鎮荊南辟爲從事歷虔州刺史至德中以罪謫爲辰州刺
史後客劍南寄家隴西數載憲宗時邊烽累警大臣議和
親上曰比聞一詩人姓名稍僻者爲誰宰相對以冷朝陽
包子虛皆非帝舉其詩對曰戎昱也上曰嘗記其詠史云
漢家青史上拙計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
將玉貌便擬淨沙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因笑曰魏
絳何其懦也此人如在可與武陵桃花源足稱其清詠十
林棠之昱詩在盛唐格氣稍劣中間有絕似晚作然風流
綺麗不虧政化當時賞音暄傳翰苑固不誣矣有集今傳

古之奇

之奇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洪源下及第與耿湋同時嘗爲
安西幕府書記與李端有金蘭之好工古調足以開
淡泊之思婉而成章得名藝圃不亦然矣詩集傳於世

蘇渙

渙廣德二年楊栖梧榜進士本不平者往來剽盜善用白
弩巴賨商人苦之稱曰白跖後自知非折節從學遂成名
後遷侍御史湖南崔中丞瓘辟爲從事瓘遇害繼走交廣
煽動哥舒晃跋扈如蛟龍見血本質彰矣居無何伏誅初
嘗爲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州節度李勉其文意長於諷刺
亦有陳拾遺一鱗半甲故加待之亟曰此子羽翼聲價傳
敗王晉今尚其文可歎也曰漢策我師說帝皇史錄祖
君撤棄此大容細着善惡必書春秋氣沖日月不愈孟子
裕談漢其庶乎豈復存雕蟲小技亦以深懲賊子也時以
爲名言杜甫有與贈答之詩今一卷傳

朱灣

灣字巨川大曆時隱君也號滄洲子率履貞素潛輝不曜
逍遙雲山琴酒之間放浪形骸繩檢之外郡國交徵不起
工詩格體幽遠興用弘深寫意因詞窮理盡性尤精詠物
必含比興多敏捷之奇及李勉鎮永平嘉其風操厚幣邀

來署爲府中從事，日相談謔，分逾骨肉。況嘗謁湖州崔使君，不得志，臨發，以書別之曰：「宮闕遼夐，山藏杳冥，關河可到；貴人門無媒通，不可到；驪龍珠潛滉瀁之淵，或可識；貴人顏無因而前，未可識。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載請執事，三趨戟門，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溟上風便，囊中金盡，望甘棠而歎，白引分而退。」遂歸會稽山陰別墅。其耿介類如此也。有集四卷，今傳。

張志和

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初名龜齡，詔改之。十六擢明經。嘗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以親喪辭去，不復仕。居江湖，性邁不束，自稱煙波釣徒。撰玄真子二卷，又爲號焉。兄鶴齡恐其遁世，爲築室越州東郭，茅茨數椽，花竹掩映。嘗豹席椶屩，沿溪垂釣，每不投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頻往候問。帝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與陸羽嘗爲顏平原食客。平原初來刺湖州，志和造謁，顏請以舟敝漏爲更之，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足矣。」善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就，曲盡天真。自撰漁歌，便復畫之，興趣高遠，人不能及。憲宗聞之，詔寫真求訪，并其歌詩，不能致。後傳一旦忽乘雲鶴而去。李德裕稱以爲漁父賢而名隱，鴻鶱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隱而名彰，方而無事，不窮而達，其嚴光之比歟。

卷第三終

唐才子傳卷第四

西域 辛 文房 撰

盧綸

綸，字允言，河中人。避天寶亂，來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素賞重，取其文進之，補閿鄉尉，累遷檢校戶部郎中、監察御史，稱疾去。渾瑊鎮河中，辟爲元帥判官。初，舅韋渠牟得幸德宗，因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和。至是，帝知問渠牟：「盧綸今在何所？」對曰：「綸從渾瑊在河中。」詔令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耿湋、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李端，聯藻文林，銀黃相望，且同臭味，契分俱深，時號大曆十才子。唐之文體，至此一變矣。綸所作特勝，不減盛時，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文宗雅愛其詩，問宰相：「綸沒後，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皆擢進士，在臺閣。」帝遣中使悉索其巾笥，得詩五百首進之。有別業在終南山中。集十卷，今傳。

吉中孚

中孚，楚州人。居鄱陽最久。初爲道士，山阿寂寥，後還俗。李端贈詩云：「舊山連藥賣，孤鶴共僧分。」盧綸送詩云：「舊籙藏雲穴，新詩滿帝鄉。」來長安謁宰相，有薦於天子，日與王侯高會，名動京師。無幾何，第進士，授萬年尉，除校書郎，又登宏辭科，爲翰林學士，歷諫議大夫、戶部侍郎、判度支事。貞元初卒。初拜官後，以親老白在堂，歸養至孝，終喪，復仕。中孚神骨清虛，吟詠高雅，若神仙中人也。集一卷，今傳。

韓翃

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楊紘榜進士。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罷，閒居十年。李勉在宣武，復辟之。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除目，御筆不點，再請，批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宰相請孰與，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也。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翃工詩，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士珍之，比諷深於文房，筋節成於茂政，當時盛稱焉。有詩集五卷，行於世。

耿湋

湋，河東人也。寶應二年洪源榜進士，與古之奇為莫逆之交。初為大理司法，充括圖書使，來江淮，窮山水之勝。仕終左拾遺。詩才俊爽，意思不群，似湋等輩不可多得。詩集二卷，今傳。

錢起

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李巨卿榜及第。少聰敏，承鄉曲之譽。初從計吏至京口客舍，月夜閒步，聞戶外有行吟聲，哦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凡再三往來，起遽從之，無所見矣。嘗怪之。及就試粉闈，詩題乃湘靈鼓瑟，起輒就，即以鬼謠十字為落句，主文李暐深嘉美，擊節吟味久之，曰：是必有神助之耳。遂擢置高第。釋褐授校書郎，從拾遺捧竹奉使入蜀，除考功郎中。大曆中為太清宮使、翰林學士。起詩體製新奇，理致清贍，芟宋齊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迥然獨立也。王右丞許以高格，與郎士元齊名，士林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集十卷，今傳。子徽能詩，外甥懷素善

皆一門之中，藝名森出，可尚矣。○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題分韻賦詩，於眾中推一人擅場。清河劉相公鎮江淮，詩人滿座，而起擅場。郭曖尚主盛會，李端擅場。綺繡盛時，往往文會群賢畢集，觥籌亂飛，遇江山之佳麗，繼歡好於暇景，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於此能并矣。況賓無絕纓之嫌，主無投轄之困，歌闌舞作，微聞香澤，冠履之禮略去之，王公不覺其大，韋布不覺其小，忘形爾汝，促席談諧，吟咏繼來，揮毫驚座，樂哉古人，有秉燭夜遊，所謂非淺，同宴一室，無及於亂，亦不成也。至若殘杯冷炙，一獻百拜，察喜怒於眉睫之間者，可以休矣。

司空曙

曙字文明，廣平人也。磊落有奇才，韋皋節度劍南，辟致幕府。授洛陽主簿，未幾，遷長林縣丞，累官左拾遺，終水部郎中。與李約員外至交，性耿介，不干權要，家無甔石，晏如也。嘗病中不給，遣其愛姬。亦自流寓長沙，遷謫江右，多結契雙林，暗傷流景。寄暕上人詩云：欲就東林寄一身，尚憐兒女未成人，柴門客去殘陽在，藥圃蟲喧秋雨頻，近水方同梅市隱，曝衣多笑阮家貧，深山蘭若何時到，羨與閒雲作四鄰。閑園即事，高興可知，屬調幽閑，終篇調暢，如新花笑日，不容熏染。集二卷，今傳。

苗發

發，潞州人也，晉卿長子。初為樂平令，授兵部員外，遷駕部員外，仕終都官郎中。雖名崇才子，少見詩篇。當時名士咸與贈答云。

崔峒

峒博陵人工文有價初辟潞府功曹後歷左拾遺終右補闕詞彩炳然意思方雅時人稱其句為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詩集一卷今行於世

夏侯審

審建中元年禮部侍郎令狐峘下試軍謀越衆科第一釋褐校書郎又為參軍仕終侍御史初於華山下多買田園為別墅水木幽閟雲煙浩渺晚歲退居其下諷吟頗多今稍零落時見一二皆錦[illegible]也

李端

端趙州人嘉祐之姪也少時居廬山依皎然讀書意況清虛酷慕禪侶大曆五年李摶榜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以清羸多病辭官居終南山草堂寺未幾起為杭州司馬牒訴敲朴心甚厭之買田園在虎丘下為耽湖嶽泉石少幽移家來隱衡山自號衡嶽幽人彈琴讀易登高望遠神意泊然初無宦情懷箕潁之志嘗自序云余少尚神仙且未能去友人暢當以禪門見導余心知必是未得其門詩更高雅於才子中名響鏘鏘與處士京兆郎中盧大理評事江東張芬友善唱酬初來長安詩名大振時令公子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納俊士端等皆在館中曖嘗進官大宴酒酣主屬端賦詩頃刻而就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楸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遙指鳳凰樓主甚喜一座賞歎錢起曰此必端宿製請以起姓為韻端立獻一章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妬花鈿今朝都尉如相顧願脫長裾逐少年作者驚伏主厚賜金帛終身以榮其工捷類此集三卷今傳於世

竇叔向

叔向字遺直扶風平陵人也有卓絕之行登第於大曆初遂振佳名為文物冠冕詩法謹嚴又非常格一流才子多仰服麼少與常袞同燈火及袞相引擢左拾遺內供奉及坐貶亦出為溧水令卒贈工部尚書五子常牟群庠鞏俱能詩咄咄有跨竈之興當時羨之文志載叔向集七卷今存詩甚寡蓋零落之矣

康洽

洽酒泉人黃鬚美丈夫也盛時攜琴劍來長安謁當道氣度豪爽工樂府詩篇宮女梨園皆寫於聲律玄宗亦知名嘗歎羨之所出入皆王侯貴主之宅從遊與讌雖駿馬蒼頭如其己有觀服玩之光令人歸欲燒物情才乃能如是也後遭天寶亂離飄蓬江表至大曆間年已七十餘龍鍾衰老談及開元繁盛流涕無從往來兩京故侯館數空咸陽一布衣耳于時文士頗與款交李端進之贈詩云聲名常壓鮑參軍班位不過揚執戟又云同時獻賦人皆盡共壁題詩君獨在後卒杜陵山中文章不得見矣

李益

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大曆四年齊映榜進士調鄭縣尉

同輩行稍進達益久不陞鬱〻去遊燕趙間幽州節度劉
濟辟為從事未幾又佐邠寧幕府風流有辭藻與宗人賀
相埒每一篇就樂工賂求之被於雅樂供奉天子如征人
早行篇天下皆施繪畫二十三受策秩從軍十年運籌決
勝尤其所長往〻鞍馬間為文橫槊賦詩故多抑揚激厲
悲離之作高適岑參之流也憲宗雅聞其名召為秘書少
監集賢殿學士自負其才凌轢士衆有不能堪諫官因擧
其詩不上望京樓等句以涉怨望詔降職俄復舊除侍御
史遷禮部尚書致仕太和初卒益少有僻疾多猜忌防閑
妻妾過為苛酷有散灰扃戶之譚時稱為妬癡尚書李十
郎有同姓名者為太子庶子皆在朝人恐莫辨謂君虞為
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云集有今傳

冷朝陽

朝陽金陵人大曆四年齊映榜進士及第不待調官言歸
省覲自狀元以下一時名士大夫及詩人李嘉祐李端韓翃
錢起等大會賦詩餞以一布衣才名如此人皆羨之朝
陽工詩在大曆諸才子法度稍弱字韻清越不減也有集
傳世

韋八元

八元睦州桐廬人少喜為詩嘗於郵亭偶題數語蓋激楚
之音也宗匠嚴維到驛見而異之問八元曰爾能從我授
格乎曰素所願也少頃遂從八元已辭親矣維大器之親
為指喻數歲間詩賦精絕大曆六年手淑榜第三人進士
居京既久床頭金盡歸江南訪韋蘇州待贈甚厚復來都
進銜科貞元中調句容主簿況薄弊歸時有清江上人善
詩與八元為兄弟之好初長安慈恩寺浮圖前後名流詩
版甚多八元亦題有云却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
中後元微之白樂天至塔下遍覽因悉除去惟存八元版
在吟詠久之曰名下無虛士也其警策稱是有詩集傳于
世一卷

暢當

當河東人大曆七年張式榜及第當少諳武事生亂離間
盤馬彎弓摶沙寫陣人曾伏之時山東有寇以子弟被召
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仕終果州刺史與李司馬司空
郎中有膠漆之契多往來嵩華間結念方外頗參禪道故
多松桂之興深存不死之志詞名藉甚表〻凌雲亦有詩二

卷傳於世同時有鄭常亦鳴詩集一卷今行○嘗覩建安
初陳琳阮瑀數子從戎管書記之任所得經奇英氣逼人
也承平則文墨議論警急則橐鞬矢石余竊用逐珠符柏
照草檄於盾鼻勒銘於山頭此磊〻落〻通方之士昔古
書生也容有謝去不下抱膝呻吟而已時不我與人不我
知飛大道無容從自為老夫耳齊閒如此情甚多況烈
無遠慨然不能不以之興懷也

王季友

季友河南人暗誦書萬卷論必引經家貧賣履好事者多
携酒就之其妻柳氏疾季友窮醜遣去來客鄷城洪州刺
史李公一見傾敬即引佐幕府工詩性磊浪不羈愛奇務
險遠出常性之外白首短褐崎嶇士林億哉貧也嘗有詩

云山中誰余密白髮日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又
自耕自刈食為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
養丘中草木年觀其篤志山水可謂遠性風疎逸情雲上
矣有集傳於世

張諲

諲字正言河內人也少讀書嵩山清才拔萃泛覽流觀不
屈於權勢自矜奇骨必談笑封侯二十四受辟從戎營州
十載亭障間稍立功勳以將軍得罪流滯薊門有以非辜
雪之者累官為禮部侍郎無幾何出為潭州刺史性嗜酒
簡淡樂意湖山工詩格度嚴密語致精深多警策之音今
有集傳于世

于鵠

鵠初買山於漢陽高隱三十猶未成名大曆中嘗應薦歷
諸府從事出塞入塞驅逐風沙有詩甚工長短間作時出
度外縱橫放逸而不陷於疎遠且多警策云集一卷今傳

王建

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丁澤榜第二人及第釋褐授
渭南尉調昭應縣丞諸司歷薦遷太府寺丞秘書丞侍御
史太和中出為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不離身數年後
歸卜居咸陽原上初遊韓吏部門牆為忘年之交與張籍
契厚唱答尤多工為樂府歌行格幽思遠二公之體同變
時流建性耽酒放浪無拘宮詞特妙前古建初與樞密使
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守澄以弟呼之談間故多知禁掖事
作宮詞百篇後因過燕飲以相譏謔守澄深銜之忽曰吾

弟所作宮詞內庭深邃何由知之明當奏上建作詩以謝
末句云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得外人知事滑恐累已
事遂寢建才贍有作皆工盖嘗跋涉長途甘分窮苦其自
傷詩云柴門海內幾多人滿眼公卿總不親四授官資元
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圖書亦為頻移盡兄弟還因數散
貧備自在家常似客黃昏哭向野田春又於征戍遷謫行
旅離別幽居宮況之作俱能感動神思道人所不能道也
集十卷今傳於世

韋應物

應物京兆人也尚俠初以三衛郎事玄宗及崩始悔折節
讀書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必焚香掃地而坐其心象
外天寶時扈從遊幸永泰中任洛陽丞遷京兆府功曹大

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寓善福寺精
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為滁州刺史居頃
之改江州刺史追赴闕改左司郎中或媢其進媒孽之貞
元初又出為蘇州刺史太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
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罷居永定齋心屏除人事初
公豪縱不羈晚歲逢楊開府贈詩言事曰少事武皇帝無
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
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
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
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
容出守撫㷀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惟
有故人知足見古人真率之妙也○論曰律自沈宋之下

日益靡嫚鏤章刻句揣合浮切音韻婉諧屬對藻密而閑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應物馳驟建安以還各有風韻自成一家之體清深雅麗雖詩人之盛亦罕其倫甚為時論所右而風情不能自已如贈米嘉榮杜韋娘等作皆杯酒之間見少年故態無足怪矣有集十卷今傳於世

皎然上人

皎然字清晝吳興人俗姓謝宋靈運之十世孫也初入道肄業杼山與靈徹陸羽同居妙喜寺羽於寺傍創亭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落成湖州刺史顏真卿名以三癸亭然賦詩時稱三絕真卿嘗於郡齋集文士撰韻海鏡源預其論著至是聲價藉甚貞元中集賢御書院取高僧集上人文十卷藏之刺史于頔為之序李端在匡嶽依止稱門生一時名公俱相友善題云晝上人是也時韋應物以古淡矯俗公嘗擬其格得數解為贄韋心疑之明日又錄舊製以見始被領略曰人各有長蓋自天分子而為我失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公心服之往時住西林寺定餘多暇因撰序作詩體式兼評古今人詩為晝公詩式五卷及撰詩評三卷皆議論精當取舍從公整頓狂瀾出色騷雅公性放逸不縛於常律初房太尉琯早歲隱終南峻壁之下往往聞湫中龍吟聲清而靜滌人邪想時有僧潛聽三金以寫之惟銅酷似房公往來他日至山寺聞林嶺間有聲因命僧出其器歎曰此真龍吟也大曆間有秦僧傳至桐江皎然息銅椀効之以警深寐緇人有獻譏者公曰此達僧之事可以嬉禪爾曹胡然滯於物而以瑣行自拘

求矜人高之公外學超然詩興閑適居第一流第二流不過也詩集十卷

武元衡

元衡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薛展榜進士元和三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為劍南節度使後秉政明年早朝遇盜從暗中射殺之元衡工詩雖時見雕鐫不動機構要非高斲之所深忌每好事者傳之被於絲竹嘗夏夜作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唯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詩蓋其讖也議者謂工詩而宦達者惟高適達宦而詩工者唯元衡今有臨淮集十卷傳於世

竇常

常字中行叔向之子也京兆人大曆十四年王儲榜及第初歷從事累官水部員外郎遷除閬夔江撫四州刺史後入為國子祭酒而終○常兄弟五人群牟庠鞏皆詞價藹然法度風流相距不遠且俱陳力王事賈山汝溫世懷王述律匡之次哉後人集所著詩通一百首為五卷名竇氏聯珠集謂若五星然常集十八卷及撰韓翃至皎然三十人詩合三百五十篇為南薰集各系以贊為三卷今並傳焉

竇牟

牟字貽周貞元二年張正甫榜進士初學門於江東家居孝謹善事繼母奇文異行聞于京師舅給事中袁高當時尊重名甄拔甚多而牟未嘗干謁竟擢文場始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元和五年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

今秘官郎中出為澤州刺史任終國子司業年晚徒昭投
盧從史從史驕鷟年度不可諫因移舟歸居東都別業長
慶二年卒昌黎韓先生為之墓誌云

竇群

群字丹列隱毗陵稱處士性至孝定省無少廢及母喪
哀踊不已齧一指置棺中結廬墓次終喪蘇州刺史韋夏
卿薦之舉孝廉德宗擢為左拾遺憲宗立轉吏部郎出為
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輔政薦為
御史中丞群引呂溫羊士諤為御史宰相李吉甫不可群
等從遂劾陳吉甫陰事告之帝面覆多誣大怒欲殺群等
吉甫又為力救得解出為黔南觀察使遷容管經略使卒
官所家無餘財惟圖書萬軸耳

竇庠

庠字胄卿嘗應辟三佐大府調奉先令遷東都留守判官
拜戶部員外郎貞元中出為婺登二州刺史平生工文甚
苦著述亦多今並傳之

竇鞏

鞏字友封狀貌瓌偉少博覽無不通性宏放好談古今所
居多長者車轍時諸兄已達鞏尚未場屋間頗抑初志作
放魚詩云黃金贖得免刀痕聞道禽魚亦感恩好去長江
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人知其述懷也元和二年王源
中榜進士佐淄青幕府累遷秘書少監拜御史中丞任終
武昌觀察副使鞏平居與人言不出口時號為囁嚅翁云

劉言史

言史趙州人也少尚氣節不舉進士工詩美麗恢贍世少
其倫與李賀孟郊同時為友冀鎮節度使王武俊頗好詞
藝言史造之特加敬異武俊嘗獵有雙鴨起蒲稗間一矢
聯之遂於馬上草射鴨歌以獻因表薦請官詔授棗強令
辭疾不就當時重之故相國隴西公李夷簡為漢南節度
與言史少同遊雅因遣以襄陽縣羅千事邀武俊請之由
是為漢南幕賓日與談讌詩酒為答大播清華問言史所
欲為曰司功掾甚閑或可承闕遂署離為官甚敬待將署
從事歲餘奏暐秩詔下之日不甚而終公初以言史相薦
不欲責以惜其壽至是慟哭之以果然微採歌吾愛客也
厚葬於襄城東依稱其賦雖全篇玉牢奇麗作百鍊為
字千煉成句莫佳作也有歌詩六卷今傳

劉商

商字子夏徐州彭城人擢進士世貞元中累官比部員外
郎改虞部員外郎數年遷檢校兵部郎中後出為汴州觀
察判官辭疾歸耕歸舊業性好酒苦家貧嘗對花臨月
悠然獨酌亢音長謠放適自遂賦詩云春草秋風老此身
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樂
府歌詩高雅殊絕擬蔡琰胡笳曲膾炙當時仍工畫山水
樹石初師吳郡張璪後自造真張貶衡州司馬有惆悵之
詩好神仙鍊金骨後隱義興胡父渚結侶幽人世傳沖虛
而去可謂江海其藏山林長往者矣有集十卷今傳武元
衡序之云

唐才子傳卷第四

唐才子傳卷第五

西域　辛　文房　撰

盧仝

仝范陽人初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家甚貧惟圖書堆積後卜居洛城破屋數間而已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終日苦哦鄰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節凡兩備禮徵為諫議大夫不起時韓愈為河南令愛其操敬待之嘗為惡少所恐訴於愈方為申理仝復慮盜憎主人願罷之愈益服其度量元和間月蝕仝賦詩意切當時逆黨愈極稱工餘人稍恨之時王涯秉政胥怨於人及禍起仝偶與諸客會食涯書館中因留宿吏卒掩捕仝曰我盧山人也於衆無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來宰相宅容非罪乎蒼忙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禍仝老無髮奄人於腦後加釘先是生子名添丁人以為讖云仝性高古介僻所見不凡近唐詩體無遺而仝之所作特異自成一家語尚奇譎讀者難解識者易知後來倣効比擬遂為一格宗師有集一卷今傳。古詩云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戒慎出入斯所以防前之覆轍也仝志懷霜雪操擬松柏深造括囊之高夫何戶庭之失噫一蹈非地旋踵逮殃玉石俱焚可不痛哉

馬異

異睦州人也興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第二人少與皇甫湜同硯席賦性高疎詞調怪澀雖風骨稜稜不免枯瘠盧仝聞之頗合己志願與結交遂立同異之論以詩贈答有云昨日仝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仝自同異不異是謂同不往而異不至斯亦怪之甚也後不知所終集今傳世

劉叉

叉河朔間人一節士也少尚義行俠傍觀切齒因被酒殺人亡命會赦乃出更改志從學能博覽工為歌詩酷好盧仝孟郊之體造語幽蹇議論多出於正冰柱雪車二篇含蓄風刺出二公之右矣時樊宗師文亦尚怪見而獨拜之性故時所負自頗俯仰不能與世合常破履穿結篆環堵而居休焉聞韓愈接天下貧士步而歸之出入門館無間時韓碑銘獨唱潤筆之貨盈缶因持案上金數斤而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不能止其曠達至此初玉川子授以守正反閉若述春秋之學尤所精特人不得見其書惟東恨碩曾校之以與吾後與所傳叉剛直能面白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去遊齊魯不知所終詩二十七篇今傳

李賀

賀字長吉鄭王之孫也七歲能辭章名動京邑韓愈皇甫湜覽其作奇之而未信曰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今人豈有不識之理遂相過其家使賦詩賀總角荷衣而出欣然承命旁若無人援筆題曰高軒過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親為束髮賀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公為著辯諱一篇後官至太常寺奉禮郎賀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平頭小奴子背古錦囊遇有

所得書置囊裏，凡詩不先命題。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中，見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賀詩稍尚奇詭，組織花草，片片成文，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時無能效者。樂府諸詩，雲韶衆工諧於律呂。嘗歎曰：我年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葉矣。忽疾篤，恍惚晝見人緋衣駕赤虬騰下，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文曰：上帝新作白玉樓成，立召君作記也。賀叩頭辭，謂母老病，其人曰：天上比人間差樂，不苦也。居頃之，牕中勃勃烟氣，聞車聲甚速，遂絕，死時才二十七，莫不憐之。李藩緝綴其歌詩，因託賀表兄，訪所遺失，并加點竄，付以成本，彌年絕跡，及詰之，曰：每恨其傲忽，其文已焚之矣。今存十之四五。杜牧為序者五卷，今傳。○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信然。賀天才俊拔，弱冠而有極名，天奪之速，豈吝也耶？若少假行年，涵養盛德，觀其才，不在古人下矣。今茲惜哉。

李涉

涉，洛陽人，渤之仲兄也。自號清溪子。早歲客梁園，數逢亂兵，避地南來，樂佳山水，卜隱匡廬香爐峯下石洞間，嘗養一白鹿，甚馴狎，因名所居白鹿洞，與兄渤、崔羣昆季茅舍相接。後徙居終南，偶從陳許辟命，從事行軍，未幾以罪謫夷陵宰，十年蹭蹬峽中，病癯成痾，自傷彈逐，頭顱又復如許，後遇赦得還，賦詩云：荷蓑不是人間事，歸去滄江有釣舟。遂放船重來訪吳楚舊遊，登天台石橋，望海，得風水之便，掛席浮瀟湘、岳陽，逢張祜話故，因盤桓，歸洛下，營草堂隱，以窶身自耕耘，妻能織紝，稚子供漁樵，拓落生計，伶俜酒鄉，罕交人事。大和中，宰相累薦，徵起為太學博士，卒致仕。妻亦入道。涉工為詩，詞意卓犖，不群世俗，長篇敘事，如行雲流水，無可牽制，才名一時欽動。初，嘗過九江皖口，遇夜，客方跧伏，問何人，曰：李山人。豪首曰：若是，勿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欣然書以贈：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大喜，因以牛酒厚遺，再拜送之。○夫以盜賊之輩，猶曰憐才，而至寶横道，君子不顧，忍哉！詩集一卷，今傳。

朱晝

晝，廣陵人。貞元間慕孟郊之名，為詩格範相似，曾不遠千里而訪之。不憚勤苦，體尚奇澀，與李涉友善，相酬唱。贈郊古鏡詩云：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磨久見菱花，青於藍水色，贈君將照心，無使心受惑。凡如此警策稍多，今傳于世。

賈島

島，字閬仙，范陽人也。初，連敗文場，囊篋空甚，遂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旋往京，居青龍寺。時禁僧午後不得出，為詩自傷。元和中，元白變尚輕淺，島獨按格入僻，以矯浮艷，當其搜之際，前有王公貴人皆不覺，游心萬仞，慮入無窮。自稱碣石山人。嘗歎曰：知余素心者，惟終南紫閣、白閣諸峯隱者耳。嵩丘有草廬，欲歸未得，逗留長安。雖行坐寢食，苦吟不輟。嘗跨蹇驢張蓋，横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遂吟曰：落葉滿長安，方思屬聯，杳不可得，忽以秋風吹渭

水為對喜不自勝因唐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旦釋
之後復乘閒策蹇訪李餘幽居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推
月下門又欲作僧敲煉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傍
觀亦訝時韓退之尹京兆車騎方出不覺衝至第三節左
右擁到馬前島具實對未定推敲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韓
駐久之曰敲字佳遂並轡歸共論詩道結為布衣交遂授
以文法去浮屠舉進士愈贈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
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
著時新及第寓居法乾無可精舍姚合王建張籍雍陶皆
琴樽之好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於
島案上取卷覽之島不識因作色攘臂睨而奪取之曰郎
君鮮醲自足何會此耶帝下樓去既而覺之大恐伏闕待
罪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清官謫去特乃授遂州長
江主簿後稍遷普州司倉臨死之日家無一錢惟病驢古
琴而已當時誰不愛其才而惜其命薄島貌清意雅談玄
抱佛所交悉塵外之人況味蕭條生計岨峿自題曰二句
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每至除夕
必取一歲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終年苦
心也痛飲長謠而罷今集十卷并詩格一卷傳于世

莊南傑

南傑與賈島同時曾從受學工樂府雜歌詩體似長吉氣
雖壯邁語過鐫鑿蓋其天分本劣未免按抑不出自然亦
一好奇尚僻之士耳集二卷今行

張碧

碧字太碧貞元間舉進士累不第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
尺初慕李翰林之高躅一杯一詠必見清風故其名字皆
亦逼似如司馬長卿希藺相如為人也天才卓絕氣韻不
凡委興山水投閒吟酌言多野意俱狀難寫之景皆有歌
行集二卷傳世子瀛

朱放

放字長通南陽人也初居臨漢水遭歲饑南來卜隱剡溪
鏡湖間排青紫之念結廬雲臥釣水樵山嘗著白接䍦麻
裘箬屐盤桓酒家時江浙名士如林風流儒雅俱從高暢
如皇甫兄弟皎徹上人皆山人良友也大曆中嗣曹王臯
鎮江西辟為節度參謀有別同志曰寂寞溪寒淨上自此成
離別迴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雪頻行識草樹漸老傷年髮
唯有白雲心為向東山月未幾不樂鞅掌扁舟告還貞元
二年詔舉韜晦奇才詔下聘禮拜左拾遺不就表謝之放
懷得失以此自終放工詩風度清越神情蕭散非尋常之
比集二卷今行于世

羊士諤

士諤貞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順宗時累至宣歙
巡官王叔文所惡貶汀州寧化尉元和初宰相李吉甫知
獎擢為監察御史掌制誥後以與竇群呂溫等誣論宰執
出為資州刺史士諤工詩造妙梁選作品由重早歲嘗遊
女几山有卜築之志勳名相迫不遂初心有詩集行于世

姚係

係河中人貞元元年進士與韋應物同時有詩名工古調

善彈琴好遊名山希蹤謝康樂終身不言祿祿亦不及之也迺林棲谷隱之士往還酬酢興趣超然所作詩亦清雅有集並傳

趙信陵

信陵貞元元年鄭全濟榜及第仕為舒州望江縣令工詩有集一卷今傳

張登

登初隱居性剛絜幅巾短褐交友名公後就辟歷衛府參謀遷廷尉平久之拜監御史貞元中改河南士曹掾貶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退居告老嘗晚春乘輕舟出郭訪門秋暮指宜春門入關吏捧牒請書官位登醉題曰開遊盡沼送春回閑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身到鳳池來其銜迫如此數年坐公累被劾吏議椐撼不堪感疾而卒有集六卷權德輿為序云

令狐楚

楚字殼士敦煌人也五歲能文章貞元七年尹樞榜進士及第時年尚少張獻甫帥太原高其才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美之憲宗時累擢知制誥皇甫鎛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工詩當時與白居易元稹劉禹錫唱和甚多有漆奩集一百三十卷行于世自稱曰白雲孺子

楊巨源

巨源字景山蒲中人貞元五年劉太真下第二人及第初為張弘靖從事拜虞部員外郎後遷太常博士國子祭酒大和中為河中少尹入拜禮部郎中巨源才雄學富用意詩律細極得無窮之處故佳篇多有名家之味長篇刻琢絕句清冷蓋得於此而失於彼者矣有詩一卷行于世

馮逵

逵關中人貞元五年盧頊榜進士佐鎮戎幕府嘗從軍出塞得詩名稱一時警策有集今傳

王涯

涯字廣津太原人貞元八年賈稜榜及第博學工文尤多雅思梁肅異其才為中陸贄又舉宏辭憲宗時知制誥翰林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中劍南西川節度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鐵使進僕射以榷茶百姓怨之及甘露禍起既誅衆詬罵投以瓦礫須臾成堆性嗇不畜妓妾家財累鉅萬嘗布衣蔬食酷好前古名書名畫窮積左右有不可得必百計傾陷以取之及家破往來人得卷軸皆剔取匣盒金玉牙錦飾棄道路而書畫委棄損污矣惜哉著為詩風韻清然味超前哲集十卷今傳云吾泰追復盈虛消息物理之常夫物盛者衰之漸也散者積之極也有能終滿而不覆者乎況聚書入變化之際神物所深忌者焉前哲暗珠成碎乙乙殺身非刺而至也王涯特克聚歛以邀寵擢進挾以精珍奇知己之利忘人之害至於天奪其魄鬼瞰其家一旦飄零殊可長歎孟子曰盆成括死矣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亦宜哉庶來者之少戒云

韓愈
愈字退之南陽人早孤依嫂讀書日記數千言通百家貞元八年擢第凡三詔光範上書始得調董晉表署宣武節度推官汴軍亂去依張建封辟府推官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善政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中為國子博士河南令愈才高難容累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裴度宣尉淮西奏為行軍司馬賊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因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殺裴度崔群力救乃貶潮州刺史任後上表陳情哀切詔量移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長慶四年卒○公英偉間生才名冠世繼道德之統明列聖之心獨濟狂

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艷毫髮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為一代文宗使頹綱復振豈易言也哉固無辭足以贊述云至若歌詩累百篇而驅駕氣勢若掀雷走電撐決於天地之垠詞鋒學浪先有定價也時功曹張署亦工詩與公同為御史又同遷謫唱答見於集中有詩賦雜文等四十卷行于世

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試博學宏辭授校書郎調藍田縣尉累遷監察御史裏行與王叔文韋執誼善二人引之謀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值叔文敗貶邵州刺史半道有詔貶永州司馬遍貽朝士書言情眾忌其才無為用心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亦謫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且禹錫母老具奏以柳州讓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有為請者遂改連州宗元在柳多惠政及卒百姓追慕立祠享祀血食至今公天才絕倫文章卓偉一時輩行咸推仰之工詩語意深切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司空圖論之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應物上韓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今詩賦雜文等三十卷傳于世

陳羽
羽江東人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下第二人登科與韓愈王涯等共為龍虎榜後仕歷東宮衛佐羽工吟與靈一

上人交遊唱答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如自遺詩云稚子新裁綠篛笠山妻舊醉補荷衣秋山隔岸清猿叫湖水當門白鳥飛又云何處無之前後誰能道者二十八字一片畫圖非造次之謂也警句甚多有集傳于世

劉禹錫
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工文章時王叔文得幸禹錫與之交嘗稱其有宰相器朝廷大議多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判度支鹽鐵案兼顧籍其勢多中傷人御史竇群劾云挾邪亂政即日罷憲宗立叔文敗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俄延其聲倚傍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

以迎送神乃倚聲作竹枝辭十篇武陵人悉歌之始坐叔
文敗者雖赦不原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澥用之乃悉詔補
遠州刺史諫官奏罷之時久落魄鬱鬱不自抑其吐辭多
諷託遠意感權臣而憾不釋久之召還欲任南省郎而作
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不喜又謫守播州中丞
裴度言播猿狖所宅且其母年八十餘與子死訣恐傷陛
下孝治請稍內遷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後由和州刺史入
為主客郎中至京後遊玄都詠詩且言始謫十年還輦下
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來無復一存唯兔葵燕
麥動搖春風耳權近聞者益薄其行裴度薦為翰林學士
俄分司東都遷太子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公
恃才而放心不能平行年益晏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適
善詩精絕與白居易酬唱頗多嘗推為詩豪曰劉君詩在
處有神物護持有集四十卷今傳

孟郊

郊字東野洛陽人初隱嵩山稱處士性介不諧合韓愈一
見為忘形交與唱和於詩酒間貞元十二年李程榜進士
時年五十矣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蓊翳
有積水郊間往坐水傍命酒揮琴裴回賦詩終日而曹務
多廢縣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辭官家居李翱分
司洛中日與談讌薦於興元節度使鄭餘慶遂奏為參謀
試大理平事卒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其妻子者累年
張籍諡為貞曜先生門人遠赴心喪郊拙於生事一貧徹
骨裘褐懸結未嘗俛眉為可憐之色然好義者更遺之
詩大有理致韓吏部極稱之多傷不遇年邁家空思苦奇
澀讀之每令人不懽如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如謝炭云
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如愁人獨有夜燭
見一紙鄉書淚滴穿如下第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
之類皆哀怨清切窮入冥搜其初登第吟曰昔日齷齪不
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
花當時議者亦見其氣度窘促卒漂淪薄宦詩讖信有之
矣天賦為之詩何其難也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
處下顧二謝云時陸長源工詩相與來往篇什稍多亦佳
作也有咸池集十卷行于世

戴叔倫

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生賦性溫雅
舉止清談娓娓不肯相狎盡心工詩貞元十六年陳
權榜進士嘗在租庸幕下數年多暢匪怠吏部尚書劉晏
與祠部員外郎張繼書傳訪選材日相得叔倫授剌
見稱心遂就薦累遷撫州刺史政識寬簡民懷其治囹
圄寂然鞠為茂草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後遷容管經
略使威名益振治亦清明仁恕多方所至稱最從容賦中
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世以為榮還上表請為道士未幾卒
叔倫初以淮汴亂與因江上攜家放遊地來鄱陽棲業
勤苦志學清虛閉門却掃與處士張眾甫朱放秦系厚善
之期曾不虛月詩興悠遠每作驚人有述藁十卷今傳于
世

張仲素

仲素字繪之貞元十四年李逢榜進士與李程呂溫同年以中朝無援不調潛辟之復中博學宏辭始任武康軍從事貞元二十年遷司勳員外郎除翰林學士時憲宗求盧綸詩文道草拗仲素編集進之後拜中書舍人仲素能屬文法度嚴確魏文帝有云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此言得之矣其每詞未達而意先備也善詩多警句尤精樂府往往和在宮商古人有未能虛者集一卷及賦樞三卷今傳

呂溫

溫字和叔河中人初從陸贄治春秋從梁肅為文章貞元十四年李隨榜及第中宏辭與王叔文厚善驟遷左拾遺從侍御史使吐蕃留不得遣于年溫在絕域常自悲恨元和元年還進戶部員外郎與竇群羊士諤相愛群為中丞薦溫為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久不報會吉甫病夜召術士與等因奏之事見群傳上怒貶均州再貶道州刺史詔徙衡州卒官時溫藻翰精贍一時流輩咸推尚性險躁譎怪而好利今有集十卷行于世

張籍

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封孟紳榜及第授秘書郎歷太祝除水部員外郎初至長安謁韓愈愈一會如平生歡末名相許論心結契愈力薦為國子博士然性狷直多所責誠於愈愈亦不忌之時朝野名士皆與遊如王建賈島于鵠孟郊諸公集中多所贈答情愛深厚皆別家千里遊宦四方瘦馬羸童青衫烏帽故每邂逅於風塵必多殷動之思術孟命素又况於同心者乎聲調相似况等頗同公於樂府古風與王司馬自成機軸絕世獨立白李杜之後風雅道喪至元和中暨乎白以為海內宗匠謂之元和體病稍稍振與倪共河砥柱也樂天贈詩曰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仕終國子司業有集七卷傳于世

雍裕之

裕之蜀人有詩名貞元後數舉進士不第飄零四方為樂府極有情致集一卷今傳

權德輿

德輿字載之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署為府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為判官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中間累上書直言遷起居舍人貞元十五年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初歷兵部侍郎太子賓客以陳說謀略多中元和五年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輿諫諍論開陳古今本末而其為輔相尚寬不甚察察封扶風郡公德輿能賦詩古調樂府極多情致積思經術無不貫綜不釋卷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貴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有文集今傳楊嗣復為序

長孫佐輔

佐輔朔方人舉進士下第放懷不羈弟公輔貞元間為吉州刺史遂往依焉後卒不宦隱居以求志然風流醞藉亦代名儒詩格詞情繁縟不雜然有蕭散之氣然其豪縱

古樂府數篇極其傷艾其心如水中月如鏡中相言可
盡而理無窮也集今傳

楊衡

衡字中師吳人天寶間避地西來與符載崔群李渤同隱
廬山結草堂於五老峯下號山中四友日以琴酒為意雲
月為懷衡詩工苦於聲韻奇技非常格取窮其涯涘嘗吟
罷自賞其作撫掌大笑長謠曰一一鶴聲飛上天留此響
徹如此人亦歎伏試大理評事往來多山僧道士為方外
之期詩一卷今傳于世

唐才子傳卷第五

唐才子傳卷第六

西域 辛 文房 撰

白居易

居易字樂天太原下邽人弱冠名未振觀光上國謁顧況
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謔之曰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
易及覽詩卷至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
風吹又生乃歎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
之耳貞元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下進士拔萃皆中補校
書郎元和元年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
上悅之召拜翰林學士遷左拾遺時盜殺宰相京師洶洶
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權臣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
母墮井死而賦新井篇言既浮華行不可用出江州司馬
初以勲庸暴露不宜實無他腸怫怒姦黨遂失志亦能順
所遇託浮屠死生說若忘形骸者久之轉中書舍人知制誥
河朔亂兵出無功又言事不見聽乞外除為杭州刺史文
宗立召遷刑部侍郎會昌初致仕卒居易累以忠鯁遭擯
乃放縱詩酒既復用又皆幼君仕情頓爾索寞卜居履道
里與香山僧如滿等結淨社疏沼種樹構石樓鑿八節灘
為游賞之樂茶鐺酒杓不相離嘗科頭箕踞談禪詠古晏
如也自號醉吟先生作傳酷好佛亦經月不葷稱香山居
士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如滿李元爽燕集皆
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時人慕之繪九老圖公詩以六義為
主不尚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後人
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

售於其人相率篇百金偽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禹錫齊名曰劉白云公好神仙自製飛雲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雲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並行于世

元稹

稹字微之河南人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書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初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數上書言利害當路惡之出為河南尉後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邸仇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李絳等論其枉元和

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詩變體往往宮中樂色皆誦之呼為才子然綴屬雖廣樂府專其警策也初在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長慶中崔進其詩數十百篇帝大悅問今安在曰為南宮散郎擢祠部郎中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以從學參勤浮薄朝野雜笑未幾罷然素無操持不為公議所右除武昌節度使卒在越時辟竇鞏鞏工詩日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微之與白樂天最密雖骨肉未至愛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無踰二公者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及小集十卷今傳○夫松柏飽風霜而後勝梁棟之任人必勞餓空乏而後無充詘之態譽早必氣銳氣銳則志驕志驕則斂死先達者未足貴

既成者或可賀況屢吊相望於門閭不可測我人評元詩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況於物移人修俗近性是見其舉止安薄乍尊仍且不容勝已至登庸成忝貽笑於多士其未尚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豈不聞言行君子之樞機宋辰之主邪古人不恥能治而無位恥有位而不能治也

李紳

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武翊黃榜進士與皇甫湜同年補國子助教擢名為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武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紳為人短小精悍於詩特有名號稱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稱三俊集名追昔遊多紀行之作又批答一卷皆傳紳為壽州刺史有秀才郁渾弱冠應百篇科紳命題試之未昏而就警句佳意甚多亦有集今傳

鮑溶

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韋瓘榜第進士在揚汝士一時與李端公益少同袍為爾汝交初隱江南山中避地家苦貧勤氣不優羈旅四方登臨懷昔皆古今絕唱過隴頭古天山大隗泉水嗚咽分流四下賦詩曰隴頭水千古不堪聞生歸蘇屬國死別李將軍細響風凋草清哀雁入雲其警絕大槩如此古詩樂府可稱獨步蓋其氣力宏贍博識清虛雅正高古衆才無不備具云卒飄蓬薄宦客死三川有集五卷今傳

張又新

又新字孔昭深州人也初應宏辭第一又為京兆解頭元和九年禮部侍郎韋貫之下狀元及第時稱為張三頭應辟為廣陵從事歷補闕為性傾邪諂事宰相李逢吉為之鷹犬名在八關十六子之目逢吉鎮山南節度表為司馬坐田伾事貶官李訓秉政又新復見用後竟坐事謫遂州刺史仕終左司郎中善為詩恃才多輔稱其淫蕩之行卒見於篇嘗曰我少年擅美名當不欲仕宦惟得美妻平生足矣娶楊虔州女有德無色深怏怏後過淮南李紳筵上得一歌姬與之偕老其狂斐類此嗜茶根在陸羽後自著煎茶水記一卷及詩文等行于世

殷堯藩

堯藩秀州人為性簡靜嘗曰如畫工詩文耽丘壑之趣嘗曰吾一日不見山水與俗人談便覺胸次塵土堆積必呼濁醪澆之聊解穢耳元和九年韋貫之放榜堯藩登第揚尚書大為稱屈將理內推進士數年為永樂縣令一解之官彈琴不下堂而人不忍欺雍陶寄詩曰古縣蕭條秋景晚昔時陶令亦如君頭巾漉酒臨黃菊手板支頤向白雲百里豈能容驥足九霄終自別雞群相思不恨書來少佳句多從眼下聞及與沈亞之馬戴為詩友贈答甚多後仕終侍御史堯藩初遊韋應物門牆分契莫逆及來長沙尚書李翱席上有舞柘枝者容語悽惻因感而賦詩以贈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粉淚雙垂眾客驚問之果韋公愛姬所生女也相與吁歎翱即命削丹書於賓館中擢士嫁之今有集並傳

世皆鏗鏘縕籍之作也

清塞

清塞字南鄉居廬嶽為浮屠客南徐亦久後來少室終南間俗姓周名賀工為近體詩格調清雅與賈島無可齊名寶曆中姚合守錢塘因攜書投刺以丐品第合延待甚異見其哭僧詩云凍鬚亡夜剃遺偈病中書大愛之因加以冠巾使復姓字時貧臞已高家室落莫竟往依名山諸尊宿自終詩一卷今傳

無可

無可長安人高僧也工詩多為五言初賈島棄俗時同居青龍寺呼島為從兄與馬戴姚合厲玄多有酬唱律調謹嚴屬興清越比物以意謂之象外句如日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凡此等新奇當時翕然稱尚妙在言用而不失其名耳今集一卷相傳

熊孺登

孺登鍾陵人有詩名元和中為西川從事與白舍人劉賓客善多贈答亦祇役湘中數年凡下筆皆詞妙天下如江流如箭月如弓行盡三湘數夜中無奈子規知向蜀一聲聲似憶春風又經古墓云碑折松枯山火燒夜臺曾閉不曾朝那將遊者比流水沉水東流逢上潮類此極多有集今傳

李約

約字存博汧公李勉之子也元和中仕為兵部員外郎與主客員外張諗極相知每單枕靜言達旦不寐嘗贈韋況

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郎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性
清潔寡欲一生不近粉黛博古探奇初汧公海內名臣多
蓄古今玩器約愈好之所居軒屏几案必置古銅怪石法
書名畫皆歷代所珍坐間悉雅士清談終日彈琴煮茗心
晧不及塵事也嘗使江南於海門山得雙峰石及綠石琴
薦並為好事者傳閱然亦寓意未嘗專然寡情甚豪奢樹興
復嗜茶與陸羽張又新論水品特詳曾授客煎茶法曰茶
須緩火炙活火煎當使湯無妄沸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
聲中則四畔泉湧纍纍然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此老
湯之法固須活火香味俱真矣時知音者賞之有詩集後
棄官終隱又著東杓引譜一卷今傳

沈亞之

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初至長安與李賀始交舉不第為歌
以送歸元和十年侍郎崔群下進士涇原李彙辟為掌書
記為秘書省正字長慶中補櫟陽令四年還福建團練副
使事徐晦後累遷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三年柏耆宣
慰德州取為判官耆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郢州掾亞之
以文詞得名然狂躁貪冒輒[illegible]為惡頗漬後晚達故以於
論嘗遊韓吏部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蓋甚為
當時名輩器重云有集九卷傳世

徐凝

凝睦州人元和間有詩名方干師事之與施肩吾同里閈
日親聲調無進取之意交眷悉激勉始遊長安不忍白衒
鬻竟不成名將歸以詩辭韓吏部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
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遊子白身歸知者
憐之遂歸舊隱潛心詩酒人間榮耀徐山人不復貯齒頰
中也老病且貧意泊無悶優悠自終集一卷今傳○余昔
經桐廬古邑山水蒼翠嚴先生釣石居然無恙忽自星流
千載寥邈後之學者往往繼踵芳塵文華儒傑義逼雲天
座秀敏奇此時為冠至今有長吟高蹈之風古碑石刻顯
名等相傳不腐猶嚮彷徨不忍去之勝地以一人與先賢
為來者重固當相勉而無倦也

裴夷直

夷直字禮卿吳人元和十年禮部侍郎崔群下進士仕為
中書舍人武宗立以罪貶驩州司戶宣宗初為江華二州
刺史終尚書左司員外郎散騎常侍工詩有盛名集一卷
今傳于世

薛濤

濤字洪度成都樂妓也性辨慧調翰墨居浣花里種菖蒲
滿門傍即東北走長安道也往來車馬留連元和中元微
之使蜀密意求訪府公嚴司空知之遣濤往侍微之登翰
林以詩寄之曰錦江滑膩峨嵋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
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
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及武元衡
入相奏授校書郎蜀人呼妓為校書自濤始也後胡曾贈
詩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樹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
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工為小詩惜成都箋幅大遂皆製
狹之人以為便名曰薛濤箋且機警閑捷座間談笑風生

高駢鎮蜀門日命之佐酒改一字懷舊令且得形象曰口似沒梁斗答曰川似三條椽公曰奈一條曲何曰相公為西川節度尚用一破斗況窮酒佐雜一曲椽何足怪哉其敏捷類此特多座客賞歎其所作詩稱歎良匠詞意不苟情盡筆墨翰苑崇高輒能攀附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異物豈得匪其人而棄其學哉大和中卒有錦江集五卷今傳中多名公贈答云

姚合

合陝州人宰相崇之曾孫也以詩聞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貢舉有夙好因拔泥塗鄭澣榜及第歷武功主簿富平萬年尉寶應中除監察御史遷戶部員外郎出為金杭二州刺史後召入拜刑戶二部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開成間李商隱尉弘農以活囚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合來代簡一見大喜以風雅之契即諭使還官人雅服其義後仕終秘書監與賈島同時號姚賈自成一法島難吟有清洌之風合易作皆平淡之氣興趣俱到格調少殊所謂方拙之奧至巧存焉蓋多歷下邑官況蕭條山縣荒涼風景凋弊之間最工模寫也性嗜酒愛花頹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達人之大觀所為詩十卷及選集王維祖詠等一十八人詩為極玄集一卷序稱維等皆詩家射鵰手也又撰古人詩聯叙其措意各有體要撰詩例一卷今並傳焉

李廓

廓宰相程之子也少有志勳業攬轡慨然而未肯屑就遂因塲屋中作下第詩■榜前潛制淚衆裏獨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時流皆稱賞其憐之因共推挽元和十三年獨孤樟榜進士調司録局正字出為鄠縣令累歷顯官仕終武寧節度使政有奇績工詩格綺緻與賈島相友善集今傳世

章孝標

孝標字道正錢塘人李紳鎮淮東時春雪孝標在座席有許名紳命札請賦唯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窓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紳大稱賞薦於主文元和十四年禮部侍郎庾承宣下進士及第授校書郎於長安將歸為詩先寄友人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適見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方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孝標慚謝傷其氣宇竟終不大用大和中嘗為山南道從事試大理評事仕終秘書正字有集一卷傳世

施肩吾

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五年盧儲榜進士第後謝礼部陳侍郎云九重城裡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不待除授即東歸張籍輩公吟餞人皆知有仙風道骨寧戀人間升斗耶而少存箕潁之情拍浮詩酒搴擘烟霞初讀書五行俱下至是授真筌於仙長遂知逆順顛倒之法與上中下精氣神三田返覆之義以洪州西山十二真君羽化之地慕其真風高蹈於此題詩曰重重道氣結成神玉闕金

堂逐曰新若數西山得道者并余即是十三人早嘗興世
居還興詩一百韻敘述初心大行于世著辨疑論一卷西
山傳道會真等記各一卷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為
三住銘一卷及所為詩十卷自為之序今傳

袁不約

不約字還樸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太和中以平判入等
調官有詩傳世

韓湘

湘字清夫愈之姪孫也長慶三年禮部侍郎王起下進士
落魄不羈見趣亦高遠苦吟公勉以經學曰湘所學公不
知耶因賦詩以述志云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
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鼎存金虎
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
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去看仙葩公哂曰子能奪造化乎
湘曰此事甚易公為開樽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開
碧花二朶花片上有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公甚異怪未諭其意曰他日驗之告還去未幾
公以諫佛骨事謫潮州刺史一日途中見有人冒風雪從
林嶺間來視乃湘也再拜馬前曰公憶花上之句乎因詢
其地即藍關嘉嘆久之解鞍酒爐命酌足成詩曰一封朝
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朝除弊事豈期衰朽
送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
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又贈詩曰人才為世古來多如子
雄文孰可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蘿湘哂而
不答贈詩別公曰舉世都為名利醉伊予來向道中醒
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遂別竟不知所終

韓琮

琮字成封長慶四年李群榜進士及第太中中仕至湖南
觀察使有詩名多清新之製錦不如也灞水送別云綠暗
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
光是此聲駱口驛望云秦川如畫渭如絲去國還家一望
時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如此等皆膾炙人
口餘極多皆稱是集一卷今傳

常楚老

楚老長慶四年中書舍人李宗閔下進士仕終國子祭酒
工詩氣既清雅語亦豪健果作古樂府詩多祖龍行曰黑
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冤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
空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千里偽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
山土未乾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
如崩瓦龍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傑製類多模
當刻目今並傳

張祜

祜字承吉南陽人來寓姑蘇樂高尚稱處士騷情雅思凡
知己者悉當時英傑然不業程文元和長慶間深為令狐
文公器許鎮天平日自草表薦以詩三百首獻于朝辭略
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祜久在江湖
早工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謹令
繕錄詣光順門進獻望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屬元稹

州有城府𢌿似內庭上因合問祜之詞藻上下推曰張承雕蟲小巧壯夫不為若獎激大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為詩自悼云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遂客淮南杜牧時為度支使極相善待有贈云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祜苦心為詩毋嘆之名不應白吾方口吻生花豈必汝蒲爭杜愛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往往題詠唱絕有聯句在庭亦工詩與祜齊名頗自設行樂或乘興北里每題詩倡伎譽之而聲價頓增嘗之則卓焉掃迹渭尚義有俠詩云大行嶺上二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嘗共謔進謁李相紳稱釣鰲客李怪之曰釣鰲以何為竿以虹以

十六　十二

何為鈎曰新月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也紳壯之厚贈而去晚與白樂天日相聚談讌樂天譏以足下新作憶柘枝云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乃一問頭耳祜曰面壽之謂是也明公長恨歌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又非目連尋母邪一座大笑初過廣陵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大中中果卒於丹陽隱居人以為讖云詩一卷今傳○論曰衛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令狐公其庶幾乎積則不然矣十舉不足一毀有餘其事業浅深於此可以觀人也兩所不知人其舍諸獨謂祜雕虫纂纂而獨所為有不若是耶忌賢嫉能迎戶而噬晚已而過人者寡矣之行也祜能以處士自終其身聲華不借鍾鼎而高視當代至今稱之不遇者天也不泯者亦天也豈若彼取容阿附遺臭之不已者哉

劉得仁

得仁公主之子也長慶間以詩名五言清瑩獨步文場自開成後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貴戚皆擢顯仕得仁獨苦工文嘗立志必不獲科第不願儕人之薦也出入舉場二十年竟無所成投跡幽隱未嘗耿耿有寄所知詩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雖鏘金鏗玉難合同流而不厭於磨淬端能確守格律揣治聲病甘心窮苦不汲汲於富貴王孫公子中千載求一人不可得也及卒僧栖白吊之曰忠貴為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

十八　十三

冤始銷有詩一卷行于世

朱慶餘

慶餘字可久以字行閩中人寶曆二年裴球榜進士及第授秘省校書得張水部詩旨寂然無緣杜中哲匠也有名當時集一卷今傳

杜牧

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屬文大和二年韋籌榜進士與厲玄同年初未第來東都時主司侍郎崔郾太學博士吳武陵策蹇進謁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君選才僕敢不薄施塵露向偶見文士十數輩揚眉抵掌共讀一卷文書覽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誦之郾大加賞曰請公與狀頭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

詔第五人更否則請以賦見還辭亦復厲聲曰諸生多言
牧疎曠不拘細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後又舉賢良方
正科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為牛僧孺淮南節
度府掌書記拜侍御史累遷左補闕歷黃池睦三州刺史
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齪
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兵法戎機平昔盡意
嘗以從兄悰更歷將相而已困躓不振怏怏難平卒年五
十臨死自寫墓誌多焚所為文章詩情豪邁語率驚人識
者以擬杜甫故呼大杜小杜以別之後人評牧詩如銅丸
走坂駿馬注坡謂圓快奮急也牧美容姿好歌舞風情頗
張不能自遏時淮南稱繁盛不減京華且多名姬絕色牧
恣心賞牛相收街吏報杜書記平安帖子至盈篋後御史
分司洛陽時李司徒閑居家妓為當時第一宴朝士以牧
風憲不敢邀牧因遣諷李使召己既至曰聞有紫雲者妙
歌舞孰是即贈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
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袖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
座客莫不稱異大和末往湖州目成一女子方十餘歲約
以十年後吾來典郡當納之結以金幣洎周墀入相上牋
乞守湖州比至已十四年前女子從人兩抱雛矣賦詩曰
自恨尋芳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
葉成陰子滿枝此其大槩一二凡所牽繫情見于辭別業
樊川有樊川集二十卷及註孫子並傳同時有嚴惲字子
重工詩與牧友善以問春詩得名昔聞有集今無之矣

唐才子傳卷第六

唐才子傳卷第七

西域　辛　文房　撰

楊發

發大和四年禮部侍郎鄭澣下第二人及第工詩亦當時
聲韻之傑者略舉一篇宿黃花館云孤館蕭條槐葉稀暮
蟬聲隔水聲微年年為客路長在日日送人身未歸何處
離鴻迷浦月誰家愁婦搗寒衣夜深不卧簾櫳捲數點殘
螢入戶飛俱瀏亮清新頗驚人聽恨其出處事跡不得而
知也有詩傳世尚多

李遠

遠字求古大和五年杜陟榜進士及第蜀人也少有大志
夸邁流俗為詩多逸氣五彩成文早歷下邑詞名卓然宣
宗時宰相令狐綯進奏擬遠杭州刺史上曰朕聞遠詩有
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銷一局棊是疎放如此豈可臨
郡理人綯曰詩人託此以寫高興耳未必然上曰且令
往觀之至果有治聲性簡儉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紅過無他嗜
好者綠頭一雙而已後歷忠建江三州刺史仕終御史中
丞初牧湓城求天寶遺物得秦僧收楊妃襪一緉珍襲呈
諸好事者會李群玉校書自湖湘來過九江遠厚遇之談
咲不日群玉詩及向賦黃陵廟詩動朝野將而之興殊亦
可愧遠曰僕自獲凌波片玉軟輕香窄每一見未嘗不在
馬嵬下也遂更相戲咲各有賦詩後來頗為法家所短蓋
多情少束亦徒以微辭相感動耳有詩集一卷今傳

李敬方

敬方字中虞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大和中仕為歙州刺史後坐事免還台州刺史有詩一卷傳世

許渾

渾字仲晦潤州丹陽人圉師之後也太和六年李珪榜進士為當塗太平二縣令少苦學勞心有清羸之疾至是以伏枕免久之起為潤州司馬大中三年拜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嘗分司朱方買田築室後抱病退居丁卯澗橋村舍暇日綴錄所作因以名集渾樂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懷古已見壯心故為格調豪麗猶強弩初張牙淺弦急俱無留意耳至今慕者極多家家自謂得驪龍之照夜也早歲嘗遊天台仰看瀑布旁眺赤城辨方廣於非烟躡石橋於懸壁登陟兼晨窮覽幽勝朗誦孫綽古賦傲然有思歸之想志存不渝再三信誓竟不能去以王事不果有負初心後晝夢登山有宮闕凌虛問曰此崑崙也少頃遠見數人方飲招渾就坐暮而罷佳人出箋求詩未成夢破後吟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座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山中佳人曰子何題余姓名於人間遂改為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矣渾才思翩翩仙子所愛寐寐之際至于此者子建賦洛神人以徒聞虛語以是謂迂誕不信矣未幾遂卒有詩二卷今傳

雍陶

陶字國鈞成都人工於詞賦少貧遭蜀中亂後播越羈旅有詩云貧當多病日閑過少年時太和八年陳寬榜進士以來一時名輩咸偉其作然恃才傲睨薄於親黨其舅雲安李欽之下第歸三峽却寄陶詩云地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得詩頗愧遂通問不絕大中六年授國子毛詩博士與賈島殷堯藩無可徐凝章孝標友善以琴樽詩翰相娛留長安中大中末出刺簡州時名益重自比謝宣城柳吳興因知諸人書奴耳賓至必佯佯揮麈投贄者少得通秀才馮道明時稱機捷因冒謁詣閽者曰與太守有故陶倒屣及見呵責曰與足下素昧平生何故之有馮曰誦公詩文室邇人遐何隔平生吟陶詩數聯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閉門客到常如病滿院花開不是貧又江聲扶入峽雨色夜侵樓句陶多其慕己厚贈遣之自負如此後為雅州刺史郭外有情盡橋乃分衿祖別之所因送客陶怪之遂於上立候館改名折柳橋取古樂府折楊柳之義題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呼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其搢紳當時竟辭榮闕居廬嶽養痾傲世與麋鹿事日矣於唐志集五卷今傳

賈馳

馳太和九年鄭嵎榜進士初負才贈蹬名場往來公卿間捹贄與徐凝申其志將入關賦詩云河上微風來關頭樹初凋令朝關城吏又見孤客入上國誰與期西來徒自急主司得普有憐才之意遂放第不甚攻詩文俱得美獻後來文士集中多稱賈先輩其名譽為時所重云有集傳世

伍喬

喬少隱居廬山讀書工為詩與杜牧之同時擢第初喬與張泊少友善泊仕為翰林學士喬罷俊與喬時仕歙州司馬自傷不調作詩寄泊求去僕白僕寡游宴郎投之泊得織云不知何処好銷憂公退携樽即上樓職事久分相伯羣夢魂長達帝王州黄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遶郡流遥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泊歎咨久之為言於上召還為考功員外郎卒官今有詩二十餘篇傳于世

陳上美

上美開成元年礼部侍郎高鍇放榜第二人登科以詩鳴當時間作悉佳製不論其行徑本州但少第現有集今傳○夫碌碌窮經志在死而不亡者天道良難無固必也或特

七六

四

碩儒而名偶身其或遇類然而青編不刊名以位高令多恣富體胖而留貴驕人文采功業並則未若作者三有蘭也今群居論古終日其人既遠骨已朽矣幸而灼灼簡牘未必皆揚雄班馬之流耳若嵇仲中散匪華以官不隆重但以一詠一章長歲月者亦多豈日小道而忽之設有白璧入地不滿尺出土無膚寸雖千秋亦往來其間不失者亦鮮矣幸不幸之謂也

李商隱

商隱字義山懷州人也令狐楚奇其才使遊門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奨與其力遂擢進士又中拔萃楚又奏為集賢校理楚出王茂元鎮興元素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除侍御史茂元為牛李黨士流嗤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擯之來京都久不調更依桂林總管鄭亞府為判官後隨亞謫循州三年如回歸窮於宰相綯綯惡其忘家恩放利偷合從小人之辟謝絕殊不展分重陽日留詩廳事留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又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綯見之惻然遂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東川辟為判官商隱廉介可畏出為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未幾入拜檢校吏部員外郎罷客滎陽卒商隱工詩為文瑰邁奇古辭難事隱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每屬綴多檢閲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而旨能感人人謂其横絶前後時温庭筠段成式各以穠致相夸號三十六體後評者謂其詩如

七七

五

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之具斯言信哉初得大名薄遊長安尚希識面因投宿逆旅有衆客方酣飲賦木蘭花詩就呼與坐不知為商隱也後成一篇云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客問姓名大驚稱罪時白樂天老退極喜商隱文章曰我死後得為爾兒足矣白死數年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長殊鄙鈍温飛卿戲曰以爾為侍郎後身不亦忝乎後更生子名衮師聰俊商隱詩云衮師我嬌兒英秀乃無匹此或其後身也商隱文自成一格後之學者謂西崑體也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初自號玉溪子又賦一卷文一卷並傳於世

喻鳬

兒毘陵人開成五年李從實榜進士仕為烏程縣令有詩
名、玩戚爰雅、鳧亦風雅專工小巧、高古之氣掃地所以晉
務陳言之是去耳後來才子借輸前輩向慕之情見之
見也同時薛瑩亦工詩鳧詩一卷瑩詩洞庭集一卷今
並傳

薛逢

逢字陶臣蒲州人會昌元年崔峴榜第三人進士調萬年
尉未幾佐河中幕府崔鉉入相引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
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顯布衣中與劉瑑交而文辭
出逢下常易瑑及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根言先朝以
兩省官給事舍人治州縣乃得除逢未治州不可乃出為
巴州刺史初及第與楊收王鐸同年而逢文藝最優收輔
政逢有詩云誰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收銜之
斥為蓬綿二州刺史及鐸相逢又賦詩云昨日鴻毛万鈞
重今朝山岳一塵輕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徙秘書監卒
逢晚年齟齬宦塗嘗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
呵殿整然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囅然因
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
西抹來其人辟易。逢天資本高學力亦贍故不甚苦思
豪逸之態長短皆卒然而成未免失淺露俗亦當時所尚
非雜群纏俗之謂夫道家三寶其一不敢為天下先前人
者孰肯後之加人者孰能受之觀逢恃才忽傲耻在宦卑
而喋喋之脣齒亦猶惡醉而強酒也累積速戾寸進尺退至
龍鍾而自憤不已蓋禍福無不自已者耶有詩集十卷又

別紙十三卷賦集十四卷今並行

趙嘏

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鄭言榜進士大中三仕為渭
南尉一時名士大夫極稱道之卑宦頗不如意宗雅知
其名因問宰相趙嘏詩人曾為好官否可取其詩進來諸
其卷首題秦詩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
不悅事寢嘏嘗早秋賦詩曰殘星數點鴈橫塞長笛一聲
人倚樓杜牧之呼為趙倚樓賞歎之也又初有詩落句云
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仕途屹兀豈其讖也
嘏豪邁爽達多結接卿相出入館閣如親屬然能以書生
令遠近知重所謂一日名動京師三日傳滿天下有自來
矣命當仙尉追蹤梅市亦不忝耳先嘏家浙西有美姬溺
愛及計偕留侍母會中元遊鶴林寺浙帥窺見悅之奪歸
明年嘏及第自傷賦詩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
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聞之殊慘惻
遣介送姬入長安時嘏方出關途次橫水驛於馬上相遇
姬因抱嘏痛哭信宿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嘏思慕不已
臨終目有所見時方四十餘本有渭南集及編年詩二卷
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歲歲賦一首二首總得
一百一十章今並行于世

薛能

能字太拙汾州人會昌六年狄慎思榜登第大中末書判
入等中選補盩厔尉辟太原陝虢河陽從事李福鎮滑
表置觀察判官歷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帥西蜀奏

以力副戎通中擢嘉州刺史遣朝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為同州刺史京兆大尹出師威化入授工部尚書復節度徐州從鎮忠武廣明元年徐軍戍溵水經許能以軍多懷舊恩館待於城中許軍懼見襲大將周岌乘衆疑怒因為衆逐能據城自稱留後殺能并屠其家能治政嚴察能詩尤眈癖於詩日賦一章為課性忌違人格律且非無甚高論嘗以第一流自居罕所推挹時劉得仁稱雅稱持詩來造能〻以句謝云千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蓋譏其無變體也量人如此非厚德君子晚節尚浮屠奉法唯謹貪於傲忽又多祇輕侮世及為藩鎮安易武吏竟罹其子屬舉難雅拜新進士或問其故曰渠消弭災咎耳今有集十卷及繁城集一卷傳焉

李宣古

宣古字垂後澧陽人會昌三年盧肇榜進士又試中宏辭工文梓俊有詩名性譁很多所譏消時杜悰尚主出守澧陽宣古在館下數侍宴賞詩慢既深悰不能忍忽其戲已辱之使臥於泥中衣冠顛倒坡林公主惜其才勸曰尚書獨不念謝郎學文待士如此那得平陽之譽乎遂令人扶起更以新服赴中座使宣古賦詩謝曰紅鐙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觱篥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挼去使人勞杜甚賞之後悰二子喬休儒休皆中第人曰非母賢侍師不足成其子今諸集中往〻載其作有英氣調頗清麗措不多見竟薄命無聊後之君子其自然第宦遠不以詩鳴今傳者可畏也

姚鵠

鵠字居雲會昌三年禮部尚書王起下進士多出入當時好士公卿所幕然爽才文僅俊不甚超一名僅亦流播亦多幸矣詩一卷今傳

項斯

斯字子遷江東人也會昌四年王起下第二人進士始命潤州丹徒縣尉卒於任所開成之際聲價籍甚特為張水部所知賞故其詩格頗與水部相類清妙奇絕鄭又薦贈詩云有斯進水部龍道不關情斯性疎曠溫飽非其本心初築草廬於朝陽峯前交結淨者憐守寓載蕭花竹披鶴氅就松陰枕白石飲清泉長哦細酌凡如此三十餘年晚汗一名殊術清致其詩態如病茂山泉備分趣草堂似如穿來田月移床勢向山移下第云獨存過江馬猛拂看花衣病僧云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又湖山萬叠翠門樹一行春又一燈愁裏夢九陌病中春如月明古寺客初到底寒開門僧未歸宮人入道云行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之類不一而足當時盛稱楊敬之奈所贈詩云幾度見君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其名以此益彰矣集一卷今行

馬戴

戴字虞臣華州人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與項斯趙嘏同榜俱有盛名初應辟佐大同軍幕府與賈島許棠贈答苦家貧為禄代耕歲廩殊薄然終日吟事清虛自如秋思一絕曰萬木秋霖後孤山夕照餘田園無歲計寒近

憶想漁調率如此。後遷國子博士卒。○戴詩壯麗，居晚唐諸公之上，優遊不迫，沉著痛快，兩不相傷，佳作也。早饒幽懷，既鄉里當名山泰川，一望黃埃赤日，增起凌雲之想。結茅堂玉女洗頭盆下，軒窗甚僻，對懸瀑三十仞，往還多隱人。誰謂白頭從宦，倖不醫貧，使與猿鶴之期不能無也。有詩一卷，今傳。

孟遲

遲字遲之，平昌人。會昌五年易重榜進士。有詩名，尤工絕句，風流嫵媚，含宮商金石之韻。情與顧非熊甚相得，且同年。有詩一卷，行於世。

任蕃　或作翻

蕃，岑宮間人。家江東，多遊會稽、吳、閩，初亦舉進士之意。不第，榜罷，進謁主司曰：僕本寒鄉之人，不遠萬里，手遮赤日，步來長安，取一第榮父母，不得。侍郎豈不聞江東一任蕃，家貧吟苦？忍令其去如來日也。敢從此辭，彈琴自娛，學道自樂耳。主司慚，欲留不可。後歸江湖，尊尚辭調。去遊天台巾子峯，題寺壁間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峯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百餘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題處，他人已改矣。後復有題詩者，亡其姓名，曰：任蕃題後無人繼，寂寞空山二百年。才名類此。凡作必使人改視易聽。如洛陽道云：憧憧洛陽道，塵下生春草。行者豈無家，無人在家老。雞鳴前結束，爭去恐不早。百年路傍盡，白日車中曉。求富江海狹，求貴山嶽小。二端立在途，奔走何由了。想蕃風度，此不足舉其梗槩。有詩七十七首，爲一卷，今傳，非全文矣。

顧非熊

非熊，姑蘇人，況之子也。少俊悟，一覽輒能成誦。工吟，揚譽遠近。性滑稽好辯，頗雜笑言，凌轢氣焰子弟。既犯衆怒，擠排者紛然。在舉場角藝三十年，屈聲破人耳。會昌五年，諫議大夫陳商放榜，初上洛門，非熊詩價至是，怪其不第，勅有司進所試文章，追榜放令及第。劉得仁賀以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授盱眙主簿，不樂拜迎，更厭鞭捶，因棄官歸隱。王司馬建送詩云：江城柳色海門煙，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一時餞別皆名流。不知所終。或傳住茅山十餘年，一旦遇異人，相隨入深谷，不復出矣。有詩一卷，今行于世。

曹鄴

鄴字鄴之，桂林人。累舉不第，爲四怨三愁五情詩，甚古。時爲舍人韋慤所知，力薦於禮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擢丑琪榜中第。看榜日上主司詩云：一辭桂岩猿，九泣東門月。年年孟春時，看花如看雪。杏園宴開，呈同年云：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又云：怨怨出九陌，重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又云：求榮共濟心，與起胡越意。佳句類此甚多。亦特勤苦。仕至洋州刺史。有集一卷，今傳。

鄭嵎

嵎字賓光，大中五年李郜榜進士。有集一卷，名津陽門詩。

康陽卿華清宮之外闕詢求父老為詩百韻皆紀明皇時事者也

劉駕

駕字司南大中六年禮部侍郎崔嶼下進士初與曹鄴為友深相結俱工古風詩鄴既擢第不忍先歸待長安中駕成名始同歸范蠡故山時國家復河湟故地有歸馬放牛之象駕獻樂府十章序曰駕生唐二十八年獲見明天子以德歸河湟臣得與天下夫婦復為太平人根悲且賤不得拜舞上前作詩十篇雖不足貢聲宗廟形容盛德而與耕稼陶漁者歌江湖田野間亦足自快詩奏上甚悅累歷達官駕詩多比興含蓄體無定規意盡即止為時所宗今集一卷行於世

方干

干字飛雄桐廬人幼有清才散拙無營務大中舉進士不第隱居鏡中湖北有茅齋湖西有松島每風清月明攜稚子鄰叟輕棹往返甚愜素心所住水木幽閟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貧蓄古琴行吟醉臥以自娛徐凝初有詩名一見干器之遂相師友因授格律干有贈凝詩云把得新詩草裏論時謂反語為村裏老凝干譏誚非也干貌陋兔缺性喜凌侮王大夫廉問浙東禮遇干至誠三拜人號為方三拜王公嘉其操將薦於朝託吳融草表行有日王公以疾逝去事不果成干早歲偕計往來兩京公卿好事者爭延納名竟不入手遂歸無復榮辱之念浙間凡有園林名勝輒造主人留題幾遍初李頻學干為詩頻及第詩僧清越賀云弟子已折桂先生猶灌園咸通末卒門人相與論德謀跡諡曰玄英先生樂安孫郃等緝其遺詩三百七十餘篇為十卷王贊論之曰鍍風滌骨冰瑩霞絢者自將不旣余儁麗不訛苦不獲辣當其得志倏與神會詞若未至意已獨往郃亦論曰其秀也仙蕤於常花其鳴也靈鼍於衆禽其所述論不過矣　古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問曰先生終何以諡妻曰以康參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美死不榮何樂而諡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國君用為相辭不受是有餘貴也君饋粟三十鍾辭不納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諡之以康不亦宜乎方干當布衣之士生稱高尚死諡玄英其梗槩大節庶幾乎黔婁者耶

李頻

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長廬西山多記覽於詩特工與同里方干為師友給事中姚合時稱詩擅頻不憚走千里丐其品第合見大加獎挹且愛其標格即以女妻之太中八年顏標榜擢進士調秘書郎為南陵主簿試判入等遷武功令頻性耿介難干以非理賑饑民豪右於是京畿多賴事事可傳宣宗嘉之賜緋銀魚擢侍御史守法不阿遷都官員外郎表乞建州刺史至則布條教以禮治下時盜所在衝突惟建賴頻以安未幾卒官下櫬隨家歸父老相與扶柩哀悼葬永樂州為立廟於梨山歲時祭祠有苗沴必禱冊福遂今頻詩雖出晚年躬製亦多與劉滄判

和拔離羅風謳啓之適人有詩一卷今行世

李羣玉

羣玉字文山，澧州人也。清才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詠自適。詩筆遒麗，文體豐妍，好吹笙，美翰墨，如王謝子弟，別有一種風流。親友強之赴舉，一上即止。裴相休觀察湖南，厚礼延致之郡中，嘗勉之曰處士被褐懷玉，浮雲富貴，名高而身不知，神貧守文棄荒遠于其行矣。大中八年，以草澤臣來京，詣闕上表，自進詩三百篇。休適入相，復論薦，上悅之，勅授弘文館校書郎。李頻使君呼為從兄。歸湘中，題詩二妃廟，是暮宿山舍，夢見二女子來曰，兒娥皇女英也，承君佳句，將從於汗漫，願相從也。俄而影滅。羣玉自是鬱鬱，歲餘而卒。段成式為詩哭曰，曾話黃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今有詩三卷，後集五卷，行世。

夫澧浦，古騷人之國，屈平嘗遭讒毀，不知所訴，心煩意亂，賦為離騷。騷者愁也。已矣哉，國無人知我兮，又何懷乎故都。委身魚腹，魂招兮不來，芳草萋萋，蕭艾參天，寥寥一時而然也。羣玉繼襄偕徙，翱翔大化，人不知而不慍，擬不及而不言，懼澤陽之亡，採把杜蘭之餘馨，狀君門以鼓懷，寄一命而潛退，風景滿目，寧無愧於古人。故其格調清越，而多登山臨水，懷人送歸之製，如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等句，已曲盡羈旅抆壞之情。壯心千里，老方寸不擾，亦大難矣。

唐才子傳卷第七

唐才子傳卷第八

西域　辛　良史　撰

李郢

郢字楚望，大中十年崔鉶榜進士及第。初居餘杭，出有山水之興，入有琴書之娛，蹤於馳鶩。歷為藩鎮從事，後拜侍御史。郢工詩，理密辭閑，箇箇珠玉，其清麗極能寫景狀懷，每使人竟日不能釋卷。與清塞、賈島最相善。時塞還俗，聞島尋卒，郢重來錢塘，俱絕音響，感而賦詩曰，却到城中事事傷，惠休還俗賈生亡，誰人收得章句篋，獨我重經苔蘚房，一命未沾為逐客，萬緣初盡別空王，蕭蕭竹塢殘陽在，幾覆閑堦雪擁墻。其它警策率類此。有集一卷，今傳。

儲嗣宗

嗣宗，大中十三年孔緯榜及第，與顧非熊先生相結好。大得詩名，苦思夢索，所謂逐句留心，每字著意，悠然皆塵外之想。嘗見其所作，及見其人，警聯如綠毛辭世女，白髮入壺翁。又片水明在野，方花深見人。又黃鶴有歸語，白雲無忌心。又蟬鳴月中樹，風落客前花。又池亭千里月，煙水一封書。又鶴語松上月，花明雲裏春。又一酌水邊酒，數聲花下琴。又宿草風悲夜，荒村月弔人。哭彭先生云，空階鶴戀丹霄影，秋雨苔封白石床。題閑居云，鳥啼碧樹閑臨水，花滿青山靜掩門。等句，皆區區所當避舍者也。有集一卷，今傳。

劉滄

滄字蘊靈，魯國人也。體貌魁梧，尚氣節，善飲酒，談古今，令人終日喜聽。慷慨懷古，率見於篇。大中八年礼部侍郎鄭

蕃下進士榜後進謁謝書曰初謝劉君録志一第不足耻
故人別來三十載不相知聞謂今白頭紛紛矣調黃巖
尉與李頻同年詩極清麗句法絶同趙嘏許渾若出一鈞
綜然詩一卷今傳

陳陶

陶字嵩伯鄱陽劍浦人嘗舉進士輙下為詩云中原不是
無麒麟曷自是皇家結網疎虜負壯懷志遠心曠遂高居不
求進達恣遊名山自稱三教布衣太中中遊乱入洪州西
山學神仙咽氣有得出入無間時嚴尚書宇牧豫章素賞
清擬嘗備齋供脩就山中揮談終日而欲試之遣小妓蓮
花往侍陶笑不答蓮花賦詩求去曰蓮花為号玉為腮珍
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陶賦

詩贈之云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升天
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宇見詩益嘉貞節陶金骨已堅
哉行通躰夜必禱斗焚香巨石上鳴金步虛礼星月少字
所止常有風雷洶洶不絶忽一日不見惟新竈杵臼存然
開寶間有樵者入深谷猶見無恙後不知所終陶工賦詩
無一點塵氣於晚唐諸人中最得平淡要非時流所能企
及者有文録十卷今傳于世

鄭巢

巢錢塘人太中間舉進士時姚合號詩宗為杭州刺史巢
獻所業日遊門館累倍登覽燕集大得獎重如門生礼然
躰効模法能伏膺無斁句意且清新巢性疎野兩浙湖山
寺宇幽勝多名僧外學高妙相與往還酬酢竟亦不仕而

終有詩一卷今傳

于武陵

武陵名鄴以字行杜曲人也太中時嘗舉進士不稱意携
書与琴往來商洛巴蜀間或隱於卜中存獨醒之意避地
嘿嘿語不及榮貴少與時輩交遊嘗南來至瀟湘愛汀洲
芳草況是古騷人旧國風景不殊欲卜居未果歸老嵩陽
別墅詩多五言興趣飄逸多感每終篇一意兼名當時集
一卷今傳

來鵬

鵬豫章人家徐孺子亭邊林園自樂師韓柳為文太中咸
通間才名籍甚麗工詩蓄鋭既久甘傷年長家貧不達頗
亦悆悆故多寓意譏訕當路雖賞著麗不充惰情每為所

忌如金錢花云青帝若教花裏用牡丹麃是得錢人夏雲
云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峰偶題云可惜青天
好雷電只能驚起懶蛟龍坐是凡十上不得第常尚書
獨賞其才延待幕中势以遊蜀又欲納為婿不果是年力
麾夏課巻中献詩有云一夜綠荷風剪破嬈它秋雨不成
珠雷以為不詳果失志時遭廣明庚子之乱鵬避地游荊
襄艱難險阻南返中和客死於維揚逆旅主人賢收葬之
有詩一卷今傳於世

温庭筠

庭筠字飛卿旧名岐并州人宰相彦博之孫也少敏悟天
才能走筆成萬言善皷琴吹笛云有弦即彈有孔即吹何
必爨桐與柯亭也側詞絶曲與李商隠齊名時号温李才

情綺麗尤工律賦每試押官韻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憑几每一韻一吟而已場中曰溫八吟又謂八叉手成八韻名溫八叉多為鄰鋪假手然薄行無檢幅與貴冑裴誠令狐滈等飲博後夜嘗醉詬狹邪間為邏卒折齒訴不得理舉進士數上又不第出入令狐相國書館中待遇甚優時宣宗喜歌菩薩蠻綯假其新撰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綯又嘗問玉條脫事對以出南華經且曰非僻書相公燮理之暇亦宜覽古又有言曰中書省內坐將軍譏綯無學由是漸疏之自傷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徐商鎮襄陽辟巡官不得志游江東大中末山北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於簾下恐其潛救是日不樂逼暮先請出仍獻啟千餘言詢之已占授八人矣執政鄙其為留長安中待除宣宗微行遇於傳舍庭筠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後謫方城尉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詞曰孔門以德行居先文章為末爾既早隨計吏宿負雄名徒誇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庭筠之官文士詩人爭賦詩祖餞惟紀唐夫擅場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唐夫舉進士有詞名庭筠仕終國子助教竟流落而死今有漢南真稿十卷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詩集五卷又學海三十卷又採茶錄一卷及著乾𦠆子一卷序云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說諸心庶乎乾𦠆之義等並傳于世

魚玄機

玄機長安人女道士也性聰慧好讀書尤工韻調情致繁縟咸通中及笄為李億補闕侍寵夫人妒不能容億遣隸咸宜觀披戴有怨李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與李郢端公同巷居止接近詩筒往反復與溫庭筠交遊有相寄篇什嘗登崇真觀南樓睹新進士題名賦詩曰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觀其志意激切使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作者頗賞憐之時京師諸宮宇女郎皆清俊濟楚簪星曳月惟以吟詠自遣玄機傑出多見酬酢云有詩集一卷今傳

邵謁

謁韶州翁源縣人少為縣廳吏客至倉卒令怒其不搘床迎待遂去遂截髮著縣門上發憤讀書書堂距縣十餘里隱起水心謁平居如里中兒未冠者發鬅鬠野服苦吟工古調咸通七年抵京師隸國子時溫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榜謁詩三十餘篇以振公道曰前件進士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辭卓然誠宜榜示眾人不敢獨專華藻仍請申堂并榜禮部已而釋褐後赴官不知所終它日縣民祠神者持牘舞鈴忽自稱邵先輩降鄉里前輩皆至作禮問曰今者停來能強為我賦詩乎巫即書一絕云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當時別故鄉惆悵不堪回首望隔溪遙見舊書堂詩詠悽苦雖樣業不逮鄉老中曉教病者至為感泣咨嗟今有詩一卷傳於世

于濆

濆字子漪，咸通二年裴延魯榜進士。患當時作詩者拘束聲律而入輕浮，故作古風三十篇以矯弊俗，自號逸詩，今一卷傳於世。○觀唐詩至此間，弊亦極矣。獨奈何國運將弛，士氣日喪，文不能不如之。嘲雲戲月，刻翠粘紅，不見補於采風，無少裨於化育，徒務巧於一聯，或伐善於隻字，悅心快口，何異秋蟬亂鳴也。于濆、邵謁、劉駕、曹鄴等，能反棹下流，更唱瘖俗，置聲祿於度外，患大雅之凌遲，使耳厭鄭衛，而忽洗雲和；心醉醇醲，而乍爽玄酒。所謂清清泠泠，愈病析酲，逃空虛者聞人足音，不亦快哉！晉處士戴顒春日携斗酒往，對下聽鸝黃，曰：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者，豈徒然哉！其數子亦云。

李昌符

昌符字若夢，咸通四年禮部侍郎蕭倣下進士。工詩，在長安與鄭谷酬贈，仕終膳部員外郎。嘗作奴婢詩五十首，有云：「不論秋菊與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般閑物要些些。」等句，後為御史劾奏，以為輕薄，為文多妨政務，對啟重之德，唱誹戲之風，謫去，竟繫終身。有詩集一卷，行于世。

翁綬

綬，咸通六年中書舍人李蔚下進士。工詩，多近體，變古樂府，音韻雖響，風骨憔悴，真晚唐之移習也。後亦聞閒名不甚顯。固知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有詩今傳。

汪遵

遵，宣州涇縣人。幼為小吏，晝夜讀書，良苦，人皆不覺。咸通七年禮部侍郎趙騭下進士。初與鄉人許棠友善，工為絕詩，而深自晦密，以家貧難得書，必借於人，徹夜強記，棠實不知。一旦辭役就貢，棠時先在京師，偶送客至灞滻間，忽遇遵於途，行李索然。棠訝之曰：「汪都何事來？」遵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不忖，而欲與棠同研席乎！」甚侮慢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洛中有李相德裕平泉莊，佳景殊勝。李未幾坐事貶朱崖，遵過題詩曰：「平泉風景好，高眠水色嵐光滿目前。剛欲平它不平處，至今惆悵藉南遷。」又過楊相宅詩云：「倚伏從來事不還，無何平地起青霄。綵到青霄卻平地，門對古槐空寂寥。」俱為時人稱賞。其餘警策，稱是。有集今傳。○汪遵，涯之一走耳，拔身卑污，棄卒從文苑。家貧借書，以夜繼日，古人閉市偷光，殆不過此。耕中之豹，今席上之珍，丈夫自修，不當如是耶？與夫朱門富家，積書萬卷，束在高閣，塵暗鐵軸，蠹蝕緗帙，惟好尚之名哉，盲聾之俗，非三變之敗，無一展之期，謂曰金玉有餘，貲鎮宅書。嗚呼哀哉！

沈光

光，吳興人。咸通七年禮部侍郎趙騭下進士。工文章古詩，慓致翹楚，大得義類。嘗作洞庭縣賦，當時見之曰：「此乃一片宮商也。」又如太白酒樓記等文，皆傳表於世。有詩集及雲夢子五卷，並傳世。光風槩澄爽，神情俊邁，後仕終侍御史云。

趙牧

牧不知何地人太中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有俊才負奇節遂捨場屋放浪人間効李長吉為歌詩頗涉狂怪聳動當時變金結繡而無痕迹裝深其鍊輕巧之詞甚多同時有劉光遠亦慕長吉尤作射劝獨能埋没意緒竟不知所終俱有詩傳世

羅鄴

鄴餘杭人也家貲鉅万父則為鹽鐵吏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律詩時宗人隱虬俱以藪格著稱遂齊名號三羅隱雄麗而坦率鄴清致而聯綿虬則區區而已咸通中數下第有詩云故鄉依旧空歸去帝里如同不到来崔安潜侍郎廉問江西鄴適飄蓬湘浦間崔素賞其作志在弓旌竟為幕吏所沮况而俯就皆鄙不得志踉蹌北征赴職單于牙帳鄴去家愈遠方里沙漠滿目誰親因茲舉事闌珊無成於邑而卒○鄴素有英資筆端超絕其氣宇亦不在諸人下初無箕裘之訓頓改門風尚興音韻馳誉當時非易事也而跋前躓後絕域無聊獨恭其命薄何孔子曰才難信然有詩集一卷今傳

胡曾

曾長沙人也咸通中進士初再三下第有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閑人折一枝曾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視人間富貴亦悠悠遨歷四方馬蹟窮歲月所在必公卿館穀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奇士也嘗為漢南節度從事作詠史詩皆題古君臣爭戰廢興塵跡經覽形勝關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賞人事雖非風景猶昨每感輙賦俱能使人奮飛至今庸夫孺子亦知傳誦後有擬効者不逮矣至於近體律絕等亦恐清楚曲盡幽情擢居中品不過也惜其才茂而身未顯脫痛哉今詠史詩一卷有咸通中人陳蓋註及安定集十卷行世

李山甫

山甫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落魄有不羈才鬚髯如戟能為青白眼生憎俗子尚豪維簞食豆羹自甘不厭為詩託諷不得志每狂歌痛飲拔劍斫地少攄鬱鬱之氣耳後流寓河朔間依樂彥禎為魏博從事不得衆情以陵傲之故無所遇嘗有老將詩曰校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来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此傷其寒薄無成時人憐之後不知所終山甫詩文激切耿耿有齊氣多感時懷古之作今集一卷賦二卷並傳

曹唐

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為道士工文賦詩太中間舉進士咸通中為諸府從事唐與羅隱同時才情不異唐始起清流志趣澹然有凌雲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往往奇遇而已才思不減遂作大遊仙詩五十篇又小遊仙詩等紀其悲歡離合之要大播于時唐嘗會隱客論近作隱曰著兄蓬仙之製甚佳但中聯云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乃是鬼耳唐笑曰是下牡丹詩一聯詠女子障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於是座客大笑唐平生之志激昂至是薄宦顛自對悒為病馬詩以自况警聯如尾盤夜雨紅絲脆頭抹秋風白練低又云風吹病骨無驕氣土

蝕騶花見叫猿又云飲驚白露泉花冷嫩知清鐘豆葉與皆膾炙人口忽一日晝夢仙女曾服花冠衣如烟霧倚樹吟唐詠天台劉阮詩欲相拘而去者唐驚覺頗怪之明日暴病卒亦感憶之所致也有詩集二卷今傳于世○人云有德者或無文有文者或無德文德兼備古今所難典論謂文人相輕從古而然若以所長相輕所短矛楯之相則是非錯起奮始於毫末禍大於丘山前後類此多矣夫以口舌常談無益無損每至喪清德負良友承輕薄子之名之藏疾匿瑕之並如此功業未見其趣者矣君子所慎也

皮日休

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也隱居鹿門山性嗜酒癖詩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醉士且傲誕又號閒氣布衣言己

才八　十

天地之間氣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禮部侍郎鄭愚下及第為著作郎遷太常博士時值末年虎狼放縱百姓手足無措上下所行皆大亂之道遂作鹿門隱書六十篇多譏切謬政有云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又曰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等皆有所指云亦日休性沖泊無營臨難不懼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毗陵副使陷巢賊中巢憚其才授以翰林學士日休惶恐蹐跡欲死未能劫令作讖文以惑眾曰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賊疑其衣恨必譏己遂殺之臨刑神色自若知與不知皆痛惋也日休在鄉里與陸龜蒙交擬金蘭日相贈和自

集所為文十卷名文藪及詩集一卷滑臺集七卷又著皮氏鹿門家鈔九十卷並傳○夫次韻唱酬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見也暨令狐楚薛能元稹白樂天集中稍稍開端以意相和之法漸度聞作逮日休龜蒙則飈流頓盛猶空谷有聲隨響即荅韓渥吳融以後守之愈篤汗漫而無禁也於是天下翕然順下風而趨至數十反而不已莫知非焉夫才情欲之不盈握撥之弥八紘遣意於時間寄興於物表殆上下出入縱橫流散游刃所及孰非我有本無拘縛拘忌之忌也今則限以韻數其遣次第得佳韻則杳不相干峻峭難入有當事則韻不能強進退雙違必至窘乘長才牽接非類求無瑕疵千不遇焉詩家之大弊也更以書巧釋名詩多關焉足見其少雍容之度然前作有

才八　十二

恨其迷途既遠無法以救之矣

陸龜蒙

龜蒙字魯望姑蘇人幼而聰悟有高致明春秋善屬文尤能談笑詩體江謝名振全吳家藏書萬卷無少殺色之娛舉進士一不中嘗從張搏遊歷湖蘇二州搏辟以自佐又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撰論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患飢身自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龜蒙嗜飲茶置小園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薄為甌蟻之費著書一編繼茶經茶訣之後又判品張又新水說為七種好是者雖惠山虎丘松江不遠百里為致之又不喜與流俗

交，雖造門亦罕納。不乘馬，每寒暑得中，體無事時，放扁舟挂蓬席，賫束書、茶竈、筆床、釣具，鼓棹鳴榔，太湖三萬六千頃，水天一色，直入空明，或往來別浦，所指小不會意，往往不留。自稱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謾浪翁、漁父、江上丈人。嘗謂即已，後以高士徵，不至。苦吟極清，燕與皮日休為耐久交。中和初，遘疾卒，吳融誄文曰：霏漠々，淡涓々，春融冶，秋鮮妍，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今有笠澤叢書三卷，詩編十卷，賦六卷，並傳。

司空圖

圖字表聖，河中人也。父輿，大中時為商州刺史。圖咸通十年歸仁紹榜進士，主司王凝初典絳州，圖時方應舉，自別墅到郡上謁，去，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門，後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公謂其尊敬，愈重之。及知貢舉，圖第四人擢，同年鄙薄者謗曰：此司空圖得一名也。公頗聞，因宴全榜宣言曰：凝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專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名益振。未幾，凝為宣歙觀察使，辟置幕府，召拜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主簿。盧相攜還朝，過陝虢，訪圖，深愛重，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就屬於觀察使盧渥，白司空御史高士也，渥遂表為僚佐。攜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丁黃巢亂，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知制誥，中書舍人，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昭宗在華州，召為兵部侍郎，以足疾自乞，聽還。圖家本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廬，遂隱不出。作亭榭，素室，悉畫唐興節士文人像，嘗曰：其宦情蕭索，百支

才八 十二

無能，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遂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伸志。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言涉詭激不常，欲免當時之禍。初，以風雨夜得古琴劍，佩淡精靈，嘗佩出入。性苦吟，舉業撰題幾千萬篇，皆致於繩檢之外。豫置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醉高歌。客有難者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每時祠禱，與閭里父老鼓舞相樂。時冦盜所過遼粉，獨不入谷中，知圖賢，如古王蠋也，士民依以避難。後聞哀帝遇弑，不食，扼腕嘔血數升而卒，年七十有二。先撰自為文於濯纓亭一鳴窓，今有一鳴集三十卷，行於世。

僧虛中

虛中，袁州人，少脫俗從佛，雖然誦書，工吟不輟。居玉笥山二十寒暑，後來遊瀟湘，與齊己、顧栖蟾為詩友，住湘西宗戍寺，長沙馬侍中希振敬愛之，每其來，延納於書閣中。虛中好炙，燃火燒豆，煮茶烟熏，彩翠歷暗，去必復飾，初不介意。嘗題閣中曰：扇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益見賞重。時司空圖懸車告老，歸閉門，天下慷仰。虛中欲造見，論交未果，因歸華山人寄詩曰：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閑御札，特地掛朝衣。嶽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同君化，無復更衰微。圖得詩大喜，言懷云，十年華嶽山前住，只得虛中一首詩。其見重如此。今有碧雲集一卷，傳于世。顧栖蟾者，亦洞庭人，以嚴律著，今不見其作也。

周繇

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鄭昌圖榜進士，調福昌縣尉，家貧

才八 十三

生理宗實只若萧韵俯有思仰有詠深造閒域時歸爲詩
櫛警聯如送人尉黔中云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望海
云島間應有國波外恐無天甘露寺云殿鎖南朝像龕擁
外國僧又山徑平地有水到遠天無又白雲還晉閣老樹
盡蕪城江州上薛侍郎書云樹影樓臺月帆飛鼓角風又
郡齋多嶽客鄉戶半漁翁等句甚多讀之使人竦誠好手
也落拓盃酒無家孥之累所交遊悉一時名公集今傳世
同登第有張演者工詩間見一二篇亦佳作也。嘗謂禪
家者流論有大小乘有邪正法要能具正法眼方爲第一
義出有無間若毅聞辟支四果已非正也況又墮野狐外
道鬼窟中乎言詩亦然宗派殊風義必合品則有神妙
辭則有古今下則有聖凡時則有取舍自魏晉以降迹至

才八　十四

盛唐大曆元和以下逮晚年考其時變而其格製其邪正
了然在目不能隱也經云過而能改是謂過矣悟門洞開
忽燈深照頓漸之境若天所賦擬于時以詩禪諸周蹊爲
不入於邪見能致思於妙品固知其衣冠於裸人之國昔
謂學詩如學僊之類歟

唐才子傳卷第八

唐才子傳卷第九

西域 辛 文房 撰

崔道融

道融荊人也自號東甌散人與司空圖爲詩友出爲永嘉
宰工絕句語意妙甚如銅雀妓云歌咽新詞曲香銷舊賜
衣陵園風雨暗不見六龍歸春閨云寒食月明雨落花香
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雁寄征西寄人云澹澹長江水悠悠
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寒食夜云滿地梨花白
風吹碎月明大家寒食夜獨貯遠鄉情等尚衆誰謂晚唐
間忽有此作使古人復生亦不多讓可謂出乎其萃拔乎
其類者矣又卷推服其風情雅度猶恨出處未能梗槩之
也有申唐集十卷自序云乾符乙卯夏寓永嘉山齋收拾

才九　一

草葉得五百餘篇今存于世

聶夷中

夷中字坦之河南人也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下進
士與許棠公乘億同榜時兵革多務不暇銓注夷中滯長
安久良衆已竭黃粮如珠始得調華陰縣尉之官惟琴書
而已性儉蓋奮身草澤備嘗辛楚率多傷俗閔時之舉哀
稼穡之艱難適值險阻進退惟谷才足而命屯有志卒爽
食蓄諷刺亦有謂焉古樂府尤得躰皆警省之辭裨補政
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國風之義也其詩一卷今傳

許棠

棠字文化宣州涇人也苦於詩文性僻少合既久困名場
時馬戴佐大同軍幕爲詞宗常往謁之一見如舊交留連

累月但從事詩酒而已未嘗肆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以業家書授之棠驚瞻不喻其來皆緘即知藏潛遁一介恤其家矣古人温良必愛友於躬門必謙退不伐亦皆純與之流也咸通十二年李筠榜進士及第時及知命嘗曰白得一第稍覺筋骨輕健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望殊也調涇縣尉之官鄭谷送詩曰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高第能卑宦前賢尚此風後潦倒許棠初作洞庭詩膾炙時號許洞庭云今集一卷傳世

公乘億

億字壽山咸通十二年進士善作賦擅名場屋聞時取進者法之今有賦集十二卷詩集一卷今傳

章碣

向錢塘人孝標之子也累上書不第咸通末以篇什稱乾符中高湘侍郎自長沙携邵安石來京及第碣恨湘不知己賦東都望幸詩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後竟流落不知所終碣有異才嘗草創詩律於八句中是字平側各從本韻號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秋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逆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鶴媒高興固無邊自稱變體當時趨風者亦紛紛而起也今有詩一卷傳于世

唐彥謙

彥謙字茂業并州人也咸通末應進士及第中和王重榮表為河中從事歷節度副使晉絳二州刺史重榮禮遇甚禾謙貶漢中掾興元節度使楊守亮留署判官尋遷副使為閬州刺史卒彥謙才高負氣毫髮逆意大臣禁博學足藝猶長於詩亦其道古心雄發言不苟極能用事如自己出初師溫庭筠詞度逼似傷多纖麗之詞後變淳雅尊崇工部唐人効甫者惟彥謙一人而已自號鹿門先生有詩集傳于世薛廷珪序云

林嵩

嵩字降臣長樂人也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工詩善賦才譽與公乘億相高功名之士翕然而慕之有詩一卷賦一卷傳于世

高蟾

蟾河朔間人乾符三年孔緘榜及第與鄭谷中外為友酬

贈稱高先輩初累舉不上題省牆間曰冰柱數條搭白日天門幾尺鎖明時陽春發處無根帶憑仗東風次第吹怨而切是年人論不公又下第上馬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風怨未開意亦指直罵悻悻又有顏色如花命如葉之句自況時運蹇蹇遇因力薦明年李昭知貢擧擢桂官至御史中丞蟾本寒士遑遑於一名十年始就性倜儻離群稍尚氣節人與千金無故即身死亦不受其胸次磊隗詩酒能為消破耳詩體則氣勢雄偉態度諧遠如狂風猛雨之來物物竦動深造理窟亦一奇逢掖也詩集一卷今傳

高駢

駢字千里幽州人也崇文之孫少閑鞍馬弓刀善射有秀

力更劉錡為文學與諸儒交往々談治道初事朱叔明為
府司馬遷侍御史一日校獵園合有雙雕並飛駢曰我後
大富貴當貫之遂一發聯翩而墜衆大驚號落雕御史駢
為西川節度築成都城四十里朝廷疑之以宴閑詠風箏
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明日詔下移鎮渚
宮亦讖之類也仕至平章事封渤海郡王初駢以戰討之
勳累拜節度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國家倚之時巢賊日々
甚兩京亦陷大駕蒙塵遂無勤王之意包藏禍心欲便擬
幸帝知之以王鐸代為都統加侍中駢失兵柄攘袂大詬
一旦離勢威望頓盡方且棄人間事絶女色屬意神僊郄
陽商僧呂用之會妖術役鬼神及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等
相引而進多為謬怪長年飛化之說羽衣鶴氅飄飄風生
駢事之若神造迎僊樓高八十尺日同方士登眺討鶴笙
在雲表而下用之等叱咤風雷或望空揖拜云親仙遊駢
輙隨之用之曰玉皇欲補公真官吾論限亦滿必當陪恎
節同歸上清耳其造性不可形絶至以用之守一殷等為
將分掌兵符皆稱將軍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卒至叛逆
首亂磔屍道途死且不悟業駢以破巢與子弟七人一坑
而瘞名書於唐史叛臣傳亦何足道矣有詩一卷今傳大
頌中謝蠟隱為之序

牛嶠

嶠字延峯隴西人宰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
乾符五年孫偓榜第四人進士仕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
建鎮西川辟為判官及僞蜀開國拜給事中卒有集本三
十卷自序云竊慕李長吉所為歌詩輒効之今傳於世

錢珝

珝吳興人起之孫也乾寧六年鄭萬榜及第昭宗時仕為
中書舍人工詩有集傳于世

趙光遠

光遠名相隱之猶子也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稱氣焰善
為詩溫庭筠李商隱輩裾媒之情才不拘小節嘗金鞍駿
馬嘗將子弟遊狹邪者北里志頗述青樓紅粉之事及
有詩等傳于世。光遠等千金之子厭飫膏粱仰蔭承蔭
跡若談咲驕後不期而至矣況年少多紈邑擊感耳目所
過蓋素少閑邪之履者哉故辭意多猥褻妖艷之態無足掛
矣有孫棨崔珏同時恣心狂狎相為唱和頗陷輕薄無退
讓之風惟盧獻氣象稍嚴不還孤感如邊庭四時怨等作
賞音大播信不偶然匡々濟德後曰貴介不恥錄尚多云

周朴

朴字見素長樂人嵩山隱君也工為詩押思尤艱每有所
得必極雕琢時詩家稱為月煅年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
耶重當時如此貫休尤與往還深為憐才而朴李無奪名
競利之心特以道尊德貴美價蓋起羽乾符中為巢賊所
得以不屈竟及於禍速近者之莫不流涕林嵩得其詩百
餘篇為二卷僧栖浩序首今傳于世。周朴山林之耀橋
衣糲食以為黔婁原憲不矜天物庶足保身而長年今則
血染縕袍塊散茅宇盜跖不仁竟噬虎口天道福善禍淫
果何如哉古稱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

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殺戮無辜亂世之道每讀至此
未嘗不廢書撫髀歔欷也

羅隱

隱字昭諫錢塘人也少英敏善屬文詩筆尤俊拔養浩然
之氣乾符初舉進士累不第廣明中遇亂歸鄉里時錢
鏐鎮東南節鉞崇重隱欲依之以進謁投贄作詩首詢夏口
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鏐得之大喜遇以
書辟曰仲宣遠託劉荊州蓋因亂世夫子樂為魯司寇祇
為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遂為掌書記性簡傲高談闊論
滿座風生好諧謔感遇輒發鏐愛其才前後賜予無數俄
從不須剌相背表還節度判官鹽鐵發運使未發奏授著
作郎鏐初授鎮命沈崧草表謝盛言浙西富庶隱曰今浙
西焚盪之餘朝臣方切賄賂表奏稱庶天我矣鏐請隱草
之有云天寒而麋鹿曾遊日暮而牛羊不下又為賀昭宗改
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為虞舜之全文作者稱賞轉
司勳郎中自號江東生魏博節度羅紹威慕其名推宗人
之分拜為叔父時亦老矣嘗表薦之隱恃才多所眾頗憎
忌自以當得大用而一第落落傳食諸侯因人成事深怨
唐室詩文凡以譏刺為主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且介僻
寡合不喜軍旅獻酬俎豆間綽綽有餘也隱初貧來赴舉
過鍾陵見營妓雲英有才思後一紀下第過之英曰羅秀
才尚未脫白隱贈詩云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
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與顧雲同謁淮南
高駢駢不禮駢後為畢將軍所殺隱有延和閣之譏又以
詩使相國鄭畋畋有女殊慕詩詠誦隱作望張華謾出
如丹語不及劉侯一紙書由是切慕之精爽飛越莫知所
從隱忽來謁女從簾後窺見迂寢之狀不復念矣隱精法
書善筆工篆鳳書曰筆史章貴也今助子恥高價即應
蹤製百幅為題士大夫踵門問價一致千金率多借重如
此所著讒書讒本淮海寓言湘南應用集甲乙集外集啟
事等並行于世　易戒好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
無傷而弗去也羅隱以褊忌性能動必嘲訕率成謗說頃
刻相傳以其事業非不五鼎也學術非不經史也夫何齊
東野人猥巷小子語及譏訕必以隱為稱首獨喪淳才摘
揚微德白日跳蕩於浮雲美玉曾玷於青蠅雖亦未必盡
然是皆闕慎微之操隨嗜宗極否不拄口欲免其身如滑
稽玩世東方朔之流又不相類也

羅虬

虬詞藻富贍與族人隱鄴齊名咸通間稱三羅氣宇樣不
遇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為從事虬狂宕無檢
束籍中有妓杜紅兒善歌舞姿色殊絕嘗為副戎
偽意會副戎聘隣道虬久慕之至是請紅兒歌贈以繒綵
孝恭以為副戎所盼從事則非禮勿令受既虬不稱意怒
拂衣起詰旦手刃殺之孝恭以其激己坐之頃會赦免追
其冤於是取古之美女有姿艷才德者作絕句一百首以
比紅兒當時盛傳此外不見有他作體固凡庸無大可采
序曰紅兒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與群妓等余知紅者擇
古灼然美色傳芳於章句間其卒章云花落塵中玉墮泥

杳魂應上窮娘堪欲知此恨無窮處長倩城烏夜夜啼倩
極哀切初以白不相加今日余知紅者非實一狂夫也且
拘律之道大爽姑錄為嘆識耳

崔魯 或作櫓

魯廣明間舉進士工為雜文才贍而藻詩慕杜紫微風範
警句絕多如梅花云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
又初聞巳入雁梁寒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云何人解把
無塵袖盛取清香盡日憐山鵲云一番春雨吹巢冷半朵
山花咽嗉香又別題云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
天並皆綺製精深膾炙人口頗嗜酒無德嘗醉辱陸肱郎
中且日慚甚為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麹蘗催人不自
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陸亦諒之然亦亂

世竟無所成嘗詩善於狀景詠物讀之如嚼冰雪心爽神
怡能遠聲病氣象清楚格調且高中間別有一種風情佳
作也詩三百餘篇名無機集今傳

秦韜玉

韜玉字中明京兆人父為左軍軍將韜玉少有詞藻工歌
吟恬和瀏亮慕柏耆為人然險而好進謟事大閹田令孜
巧宦未耆歲官至丞郎判鹽鐵保大軍節度判官僖宗幸
蜀從駕中和二年禮部侍郎歸仁紹放榜特勅賜進士及
第令於二十四人內安排編入春榜令孜引擢工部侍郎
韜玉歌詩每作人必傳誦貴公子行云階前莎毬綠不捲
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主
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鬬雞走狗家世事抱來

皆佩黃金魚卻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又瀟水
出道州九疑山中湘水出桂林海陽山中經靈渠至零陵
與瀟水合謂之瀟湘為永州永二水也清此一色高秋八
九月才丈餘淺碧見底過衡陽抵長沙入洞庭瀟湘詩
云女媧羅裙長百尺搭在湘江作山色又云嵐光楚岫和
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清由是大知名號為絕唱今有[illegible]知
小錄三卷行于世

鄭谷

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父史開成中為永州刺史谷幼穎
悟絕倫七歲能詩司空侍郎圖與史同院見而奇之問曰
爭詩有病否曰大丈曲江晚望云村南斜日關烟首一對
篷舊落渡頭此意深矣圖拊谷背曰當為一代風騷主也

光啓三年右丞柳玭下第進士授京兆鄠縣尉遷右拾遺
補闕乾寧四年為都官郎中詩家稱鄭都官又嘗賦鷓鴣
警絕復稱鄭鷓鴣云未幾告歸退隱仰山書堂卒於北巖
別墅谷詩清婉明白不俚而切為薛能李頻所賞與許棠
任濤張蠙李栖遠張喬喻坦之周繇溫憲李昌符唱答往
還號芳林十哲谷多結契山僧曰蜀茶似僧未必皆美不
能捨之齊己攜詩卷來袁謁谷早梅云前村深雪裡昨夜
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也不覺設拜曰我
一字師也嘗從僖宗幸三峰朝謁之暇寓于雲臺觀有編
所作為雲臺編三卷歸編宜陽集三卷及撰國風正訣一
卷分六門摭詩聯注其比為君臣賢否國家治亂之意今
並傳焉

齊己

齊己長沙人姓胡氏早失怙恃七歲穎悟為大溈山寺司牧牲々抒思取竹枝畫牛背為小詩耆夙異之遂共推挽入戒風度日改穎價益隆遊江海名山登岳陽望洞庭時秋高水落君山如黛唯湘川一帶而已欲吟杳不可得徘徊久之來長安數載遍覽終南條華之勝歸過豫章時陳陶近仙去已留題有云衆過猶竹寺醉打老僧門至空春投詩鄭都官云自封修藥院別下著僧床谷曰善則善矣一字未安經數日來曰別掃如何谷嘉賞結為詩友曾拄方干皆已良契性放逸不滯土木形骸頗任琴樽之好嘗撰玄機分別要覽一卷摭古人詩聯以類分次仍別諷賦比興雅頌又撰詩格一卷又與鄭谷黃損等共定用韻為

葫蘆轆轤進退等格并其詩白蓮集十卷今傳

崔塗

塗字禮山光啟四年鄭貽矩榜進士及第工詩深造理窟端能竦動人意寫景狀懷往々宜陶肺腑亦窮年羇旅壯歲上巴蜀老大遊隴山家寄江南每多離怨之作蓋如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巫峽云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如病知新事少老別故交難孤鴈云渚雲低暗度關月冷相隨山寺云夕陽高鳥過踈雨一鐘殘又谷樹雲埋老僧窓瀑照寒鸚鵡洲云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春夕云胡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隴上云三聲戍角邊城暮萬里歸心塞草春過峽云五千里外三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等聯作者於此斂衽意味俱遠大名

不虛有詩一卷今傳

喻坦之

坦之睦州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久寓長安晝[illegible]漁樵還居舊山與李建州頻為友頻以詩送歸云從容心自切飲水勝嘶盃共在山中住相隨闕下來修身空有道取事各無媒不信昇平代終遺草澤才又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蓋因於窮寒情見乎辭矣同時張維徐凝章八元於喻和望前後唱和亦多詩集今傳

任濤

濤筠州人也章句之名早擅乾符中應數舉每敗垂成李常侍騭廉察江西素賞濤取其詩覽之見云露搏沙鶴起人歸釣艇流大加賞歎曰任濤奇才也何故不成名曾當

薦之特與放鄉里雜役仍令不得侮禮時旨俗互有論列騭判曰江西境內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役豈止一任濤而已哉未發濤逝去有才無命大可憐也詩集今傳

溫憲

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先為山南節度府從事大著詩名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辭略曰蛾眉先妒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上讀表惻然矜憐時宰臣亦有知者曰父以寬死今子宜稍振之以厭公議庶幾少雪忌才之恨上領之後遷至郎中卒有集文賦等傳于世

李洞

洞字才江雍州人諸王之孫也家貧盡極苦至廢寢食酷

慕蜀長沙遂鑄寫嶋像戴之巾中常持數珠念賈嶋佛一
日千遍人有喜嶋者洞必手錄嶋詩贈之叮嚀再四曰此
無異佛經歸焚香拜之其仰慕一何如此之切也然洞詩
通真於島新奇或過之時人多誚僻澁不貴其卓有唯吳
融賞異融以大才八面受敵新律著稱遊及顧玫騶雅皆
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中一聯暖漾魚遺子晴遊鹿
引麑絕妙也融不然所歎而喜其詩洞詩大略如終南山
云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斷竹烟嵐凍偷湫雨雹腥送
平丹鳳闕令射五侯厩贈司空圖云馬飢餐落葉鶴病曬
殘陽又曰孝笛清谿月愁吹紫閣雲送僧云越講迎騎象
蕃齋憶射雕婦日本云鳴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夜云瓶
汗龕中鶴燈殘夢裏鷗影擬滿弘燈皆律格時流者昭宗時

凡三上不第光化第二榜韋莊前歎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
昭陵慟哭一生休果失意流落往來兩蜀而卒初嘗任長
江乃東蜀塚在其處鄭谷哭洞詩云得近長江死想君胱
在生言死生不相遠也洞嘗集島警句五十聯及唐諸人
警句五十聯為詩句圖自為之序及所為詩一卷並傳

吳融

融字子華山陰人初力學富辭調工捷龍紀元年李瀚榜
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坐累去官流浪荊南依
成汭久之召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
舍人天復元年元旦東內反正既御樓融最先至上命於
前座跪草十數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皆中旨大加賞激
進戶部侍郎帝幸鳳翔融不及從去客閿鄉俄召為翰林

承旨卒為詩靡麗有餘而雅重不足集四卷及制誥一卷
並行

韓偓

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禮部侍郎趙崇下擢第天復
中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從昭宗幸鳳翔進兵
部侍郎翰林承旨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
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去之偓盡棄稱旨帝前膝曰此
一事終始以屬卿偓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
李彥弼倨甚因語偓屏禁省語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
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邪帝屬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
與上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偓喜侵侮有位朱全忠
亦惡之乃誣稱貶濮州司馬帝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

祐六年復召為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
卒偓自號玉山樵人工詩有集一卷又作香奩集一卷詞
多側艷情巧又作金鑾密記五卷今並傳

唐備

備龍紀元年進士工古詩多極諷刺関于教化非浮艷輕
斐之作同時于濆者共一機軸大為時流所許備詩有天
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遠又狂風
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一日天
撼風雨溟波自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又別家云兄
弟惜分離棟日皆言惡于濆對花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
來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等詩發為澆俗至今人話
則必舉以為警戒是見之矣餘詩多傳

王駕

駕字大用，蒲中人，自號守素先生。大順元年楊贊禹榜登第，授校書郎，仕至禮部員外郎。棄官嘉遁於別業，與鄭谷、司空圖為詩友，才名籍甚。圖嘗與駕書評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至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貫遠。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徒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輩必推於其類，豈若神躍色揚而已哉。駕得書，自以譽不虛已。當時價重乃如此也。今集六卷，行于世。

戴思顔

思顔，大順元年楊贊禹榜進士及第，與王駕同袍，有詩名，氣宇磊落，每有過人，遂得名家，豈徒然矣。有集今傳。

杜荀鶴

荀鶴字彥之，牧之微子也。牧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士杜筠，生荀鶴。早得詩名，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為天泣不祥，命作詩，稱意，王喜之。荀鶴寒進，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遣送名春官。大順二年裴贄侍郎下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朝也。王希羽獻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荀鶴居九華，號九華山人。張曙拾遺亦工詩，又同年，嘗醉謔曰：杜十五大榮而得與曙同年。荀鶴曰：是公榮，天下只知有荀鶴，若箇知有張五十郎邪。合大咲而議。宣州田頵甚重之，常致箋問。梁王立薦為翰林學士，遷主客員外郎，頗恃勢侮慢縉紳，為文多主箴刺，眾怒欲殺之，未得。天祐元年卒。荀鶴苦吟，平生所志不遂，晚始成名，況丁亂世，殊多憂惋思慮之語，於一觴一詠，變俗為雅，極事物之情，足丘壑之趣，非易能及者。與太常博士顧雲為一山，登第之明年，寓親相會，集撰其詩三百餘篇，為唐風集三卷，且序以為壯語大言，則決起逆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曾不芥蔕。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藏勞於呼吸，萬象貪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矣。荀鶴嗜酒，善彈琴，風情雅度，千載猶可想望也。

唐才子傳卷第九

唐才子傳卷第十

西域　辛　文房　撰

王渙

渙太順二年礼部侍郎裴贄下進士及第自右史拜考功員外郎同年皆得美除渙首唱感恩長句上座主裴公當時甚榮之後以礼部侍郎致仕年九十見睢陽五老圖渙工詩情極婉麗嘗為惆悵詩十三首悉古佳人才子深懷感怨者崔氏鶯鶯漢武李夫人陳樂昌主綠珠張麗華王明君及蘇武劉阮輩事成篇哀傷眉摧如謝家池館花籠月蕭寺房廊竹颭風夜半酒醒憑檻立所思多在別離中又夢裡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王信畫工等皆艷唱矣士林在晚唐諸人中雲擬不佳矣有集今傳

徐寅

寅莆田人也太順三年薛詠下進士及第工詩嘗賦路傍草云楚甸秦川万里平誰教根向路傍生輕蹄繡轂長相蹋合是榮時不得榮時人知其蹭蹬後果鬚鬢皆白始得秘書省正字竟淹轉客途不知所終有探龍集五卷謂登科射策如探驪龍之珠也

張喬

喬隱居九華山池州人也有高致十年不窺園以苦學詩句清雅迥少其倫當時東南多才子如許棠喻坦之劇燕吳罕任濤周繇張蠙鄭谷李栖遠與喬亦稱十哲俱以韻律馳聲太順中京兆府解試李參軍頻時主文試月中桂詩喬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遂擅場其年頻以許棠久困場屋以為首薦喬與喻坦之復受許下薛尚書知欲表于朝以他不果竟岨峿名途徒得一進耳有詩集二卷傳世

鄭良士

良士字君夢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昭宗時自表獻詩五百餘篇勅授補闕而終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駭羨難其比也今有白岩集十卷傳世○舊言詩或窮人或達人達者良士是矣亦命之所為詩何能與造詩則不揣其本也

張鼎

鼎字台業景福二年崔昭緯榜進士工詩集一卷今行同時趙摶有來鵠之度工歌詩常謂亦進而無過退而有守者詩各一卷及謝端隱云是宣遠之孫有清才知天下之將亂作雜感詩一卷張為閩中人離群拔類工詩存一卷及著唐詩主客圖等並傳于世

韋莊

莊字端己京兆杜陵人也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應舉正黃巢犯闕兵火交作遂著秦婦吟有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却重田亂定公卿多訴之號為秦婦吟秀才乾寧元年蘇檢榜進士釋褐校書郎李詢宣諭西川舉莊為判官後王建辟為掌書記尋徵起居郎建表留之及建開偽蜀莊托在腹心首預謀畫其郊廟之礼冊書赦令皆出莊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莊早嘗寇亂間闔

頓躓，攜家來越中，弟妹散居諸郡，西江、湖南所在曾遊，舉目有山河之異，故於流離漂寓，目繫惜子期懷舊之辭，王粲傷時之製，或離群軫慮，或反袂與悲，吟愁九怨之文，一詠一觴之作，俱能感動人也。莊自來成都，尋得杜少陵所居浣花溪故址，雖蕪沒已久，而柱砥猶存，遂誅茅重作草堂而居焉。性儉，稱薪而爨，數米而炊，遂人鄙之。弟藹撰莊詩為浣花集六卷，及其嘗選杜甫、王維等五十二人詩為又玄集，以續姚合之極玄，今並傳世。

王貞白

貞白字有道，信州永豐人也。乾寧二年登第，時榜下物議紛紛，詔翰林學士陸扆於內殿覆試，中選，授校書郎。時登科後七年矣，鄭谷以詩贈曰：殿前新進士，闕下校書郎。初

閩溪傳，貫休得雅名，與貞白居去不遠，而未曾寄御溝詩有云：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後會語及此，休曰：剩一字。貞白拂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當即來。休書字於掌心，逡巡，貞白還，曰：此中涵帝澤，如何？休以掌示之，無異所改。遂訂深契。後值天下干戈，遂退居著書，不復干祿，當時大播芳譽。性恬和，明易象，手編所為詩三百篇及賦文等為靈溪集七卷，傳于世，卒葬家山。〇貞白學力精贍，篤志於詩，清潤典雅，呼吸間兩獲科甲，自致於青雲之上，文價可知矣。深惟存亡取捨之義，進而就祿，退而保身，君子也。跡陶弘景棄官隱居三茅，國事必諮請，稱山中宰相，號自以，今王公慕其為人而云爾。

張蠙

蠙字象文，清河人也。乾寧二年趙觀文榜進士及第，釋褐為校書郎，調櫟陽尉，遷犀浦令。偽蜀王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為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愛賞久之，問誰作，左右以蠙對，因給札令以詩進，蠙上二篇，衍尤待重，將召掌制誥，宋光嗣以其輕傲駙馬，沮踈之，止賜白金千兩而已。蠙生而秀穎，幼能為詩，登單于臺，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句，由是知名。初以家貧，累下第，留滯長安，賦詩，月裡路從何處上，江邊身合幾時歸，十年九陌寒風夜，夢掃蘆花絮客衣，主司知為非濫成名。餘詩皆佳，各有意度，過人遠矣。詩集二卷，今傳。

翁承贊

承贊字文堯，乾寧三年禮部侍郎獨孤損下第四人進士，又中宏詞勅頭。承贊工於組織，其格且恢諧，名動公侯。唐人歲試每在八月，諺曰：槐花黃，舉士忙。承贊詠槐花云：雨中妝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其為當時傳誦。嘗奉使來閩，見友僧亞齊，贈詩云：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齊，一軸新詩劍潭北，十年窗識華山西。吟魂昔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路迷，應咲乘軺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他詩高妙稱是。仕王審知，終諫議大夫。有詩以兵火散失，尚存百二十餘篇為一卷，秘書郎孫郃為序云。

王轂

轂字虛中，宜春人，自號臨沂子，以歌詩擅名，長於樂府。未

弟時嘗為王樹曲云璧月夜瓊樹春鶯舌冷冷詞調新當
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顔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粘腥
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大播人口適有同
人為無賴輩毆毀蔚救之曰莫無禮我便是道君臣猶在
醉鄉中者無賴者之慚謝而退毀亦大節士輕財重義為
鄉里所與頗不平父因適生雖難間辟多寄寓此興之作
無不知名乾寧五年羊紹素榜進士歷國子博士後以郎
官致仕有詩三卷于時官進但索發戶依貴降恐後之徒
毅因撰前代忠臣臨老不終圖一卷及觀光集一卷並傳

殷文圭

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陽人也乾寧五年禮部侍郎裴贄下
進士初未第時道中嘗逢一老叟曰文圭久之謂人曰向
者布衣緣君方口神仙中人也知學道可以冲虛不爾垂
大名於天下未幾兵馬振動大駕幸三峰文圭携梁王表
薦及第特楊李公行密鎮淮陽奄有宣歙揚汴之間棲棲
既久文圭對親閒道至行在無何隨楊為吏部侍郎裴樞
宣慰判官記室參軍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又上表薦
之文圭後飾非通投啓事公卿間曰於荒獄食非求尺璧
之珍要屈避風不望洪鐘之樂俄為名言者所發更由宋
汴馳過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為詩有登龍集冥
搜集筆耕詞永蠖錄從軍藁等集傳世〻唐季文格淺陋
中調荒纖稍〻作者强名曰詩南郭之竽苟存於衆嫽非
復盛時之萬一也如王周劉兼司馬札蘇拯許琳李咸用
等數人雖有集相傳皆疵卑格下負魚目唐突之慚耦砥
砆雜玩之濫所謂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文
圭稍入風度間見奇崛其殆庶幾乎

李建勳

建勳字致堯廣陵人仕南唐為宰相後罷出鎮臨川未幾
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年已八十志尚掛遐多從仙侶
參究玄門時宋齊丘有道焉在洪州西山建勳造謁致棲
欲授真果題詩贈云春來澗水涼如活晚出西山勢似行
玉洞有人經劫在攜竿步步就長生歸高安別墅一夕無
病而逝雖文賦詩琢鍊頗工調既平妥終少驚人之句也
有鍾山集二十卷行于世

褚載

載字厚之家貧客梁宋間困甚以詩投襄陽節度使邢君
牙云西風吹夜雨紅蘭一宿郵亭事萬般無地可耕歸不
得有恩期死隱難酬年怕老看將老百計求安未得安
一卷新詩滿懷淚頻來門館訴飢寒君牙憐之贈絹十疋
薦於鄭滑節度使不行乾寧五年禮部侍郎裴贄知貢舉
君牙又薦之遂擢第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
時陸威侍郎猶為郎吏亦寓于此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
長之卷面贄於威〻覽之連見數字觸家諱威矍然載睹
錯白以大誤尋謝以長牋略曰曾與之圖畫銖錙終慚誤
筆殷浩之兢持大過翻達空函威激賞而終不能引拔竟
沉落而卒集三卷今傳

呂巖

巖字洞賓京兆人禮部侍郎呂渭之孫也咸通初中第兩

調縣令更值巢賊浩然發栖隱之志携家歸終南自放跡江湖先是有鍾離權字雲房不知何代何許人以喪亂避地太白間入紫閣石壁上得金誥玉籙深造希夷之旨常髽髻衣檻褸隱見于世岩既篤志大道遊覽名山至太華遇雲房知為異人拜以詩曰先生去後應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雲房許以法器因為著靈寶畢法十二科悉究性命之旨坐廬山中數十年金丹始就逢苦竹真人乃能驅役神鬼時及　世不復返也與陳圖南音響相接或訪其室中皆白襴角帶賣藥於市得者皆成黃金往往遨遊洞庭瀟湘湓浦間自稱回道士時傳已蟬蛻矣有術佩劍自咲曰吾仙人安用劍為所以斷嗔愛煩惱耳嘗題寺壁曰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前雲水身後書云唐室進士今時神仙足躡紫霧卻歸洞天又宿湖州沈東老家白酒滿甕恣意拍浮臨去以石榴皮畫壁間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又嘗負局奩於市為賈尚書淬古鏡歸忽不見留詩云袖裡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餐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又醉飲岳陽樓俯鄙洞庭時八月葉下水清君山如黛鬟秋風浩蕩遂按玉龍作一弄清音遼亮金石可裂又之度古柳別去留詩云朝遊南浦暮蒼梧袖裡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後往來人間乘虛上下竟莫能測至今四百餘年所在留題不可勝紀凡遇之者每去後始覺悔無及矣蓋其變化無窮吟詠不已姑此紀其大槩云

論曰晉嵇康論神仙非積學所能致斯言信哉原其本自天靈有異凡品仙風道骨迥出塵表歷觀傳記所載靈隱乎岩穴寄於塵外崆峒以下清流相望由來尚矣雖解化一事似放玄機正非假房中黃白之小端從而服食頤養能盡其道者也不損上藥益下田繼經鳥伸納新吐故無七情以奪魂魄無百慮以煎肺肝庶幾指識玄戶引身長年然後一躍頓喬松之逸駕也今夫指青山首駕卧白雲振衣紛長往乎斯世遺高風於無窮及見其人吾知碩德之遊耳輸淵控轍於前呂君驂鸞於後凡其題詠蕭付鏗鏘振作皆天成雲漢不假安排自非咀嚼冰玉呼吸烟霞孰能至此寧好事者為之多見其不知量也吳筠張志和施肩吾劉商陳陶顧況等高躅可數皆頡頏於玄化中者歟

盧延讓

延讓字子善范陽人也有卓絕之才光化三年裴格榜進士朗陵雷滿辟之滿敗歸偽蜀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卒官刑部侍郎延讓師薛許下薛尚書為詩詞意入僻不競纖巧且多健語下士大咲之初其擬為侍御史出官峽中時延讓布衣薄遊荊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郵卒得延讓詩百餘篇擬覽其警聯如宿東林去兩三僧雷斂為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旅舍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贈元上人云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蜀道云雲間闊鐸騾馱去雪裡殘骸虎拽來又云樹上諮諏批頰鳥窓間逼駁和頭蟲等大驚曰此去人遠

絕，自無蹈襲，非尋常耳。此子後必垂名。余昔在翰林，召對
上，曾舉其霹靂健卒橫過肩，騎馬佳人卷畫衫一聯，雖漢
近，然自成一躰，名家。今則信然矣。遂厚禮遇，贈給甚多。嘗以
雪中寄詩云：永日應無食，終宵必有詩。後奪科第，多獻之
力也。今詩一卷傳世。

曹松

松字夢徵，舒州人也。學賈島為詩，深入幽境，然無枯淡之
癖，尤長啓事。不識山公早，未達嘗避亂，來栖洪都西山。初
在建州，依李頻，頻卒後，往來一無所遇。光化四年，礼部侍
郎杜德祥下，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
十餘矣，號為五老榜。時值新平內難，朝廷放進士，為恩特
授校書郎而卒。松野性方直，罕書俗事，故拙於進宦，淳身
林澤，窮情產無苦，極於詩，然別有一種風味，不淪乎怍也。
集三卷今傳。

裴說

說工詩，得盛名。天祐三年禮部侍郎薛廷珪下狀元及第。
初年窮迫，亂離奔走道路，有詩曰：避亂一身多。見者悲之。
後仕為補闕，終礼部員外郎。為詩足奇思，非意表琢煉不
舉筆，有鳴洞之風也。弟諧亦以詩名世，仕終桂嶺假官宰。
今俱有集相傳。

貫休

休字德隱，婺州蘭溪人，俗姓姜氏。風騷之外，尤精草札。荊
州成中令問以書法，休勃然曰：此事須登壇可授，安得草
草而言。中令銜之，乃遞入黔中。因為病鶴詩以見志云：見
說氣清邪不入，不知屑病自何來。初昭宗以武肅錢鏐手
董昌功拜鎮東軍節度使，自稱吳越王。休時居靈隱，往投
詩賀，中聯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大
喜，然僭侈之心始張，遣諭令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性
褊急，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余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
即日裹衣鉢，拂袖而去。至蜀，以詩投孟知祥，去一鉢一
缾〻老，萬水千山得〻來。知祥久慕，至是非常尊礼之。及
王建僭位，一日遊龍華寺，召休坐，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
戚皆侍，休意在箴戒，因讀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閒
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亦不
怪，然敬事不少怠也。賜号禪月大師。後頓寂，影塔葬丈人
山青城峰下。有集三十卷今傳。〇休一條直氣，海內無儔，
意度高疎，學問叢脞，天賦敏速之才，筆吐猛銳之氣。樂府
古律，當時所宗，雖尚崛奇，每得神助，餘人走下風者多矣。
昔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果僧中之一豪也。後少其比者，
前以方支遁林，不過矣。

張瀛

瀛，碧之子也。仕廣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為詩贈琴棊僧云：
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
滅無空亦無滅。我嘗對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蟾魄滿，河沙
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又聞師琴一撫，長松喚
住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看師
棊一着，山頂坐沉紅日腳。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
却鶴。輸却藥，胡虜對下紅霞丹，束手不敢爭頭角。同列見

之口非其父不生是子瀛為詩尚苦而不怒辭新意卓人所不思者輒能道之緯緯然見乃父風也有詩集今傳於世

沈彬

彬字子文、筠州高安人、自幼苦學、屬末歲離亂、隨計不捷、南遊湖湘、隱雲陽山、數年歸鄉里、時南唐李昪鎮金陵、旁羅俊逸名儒宿老、必命郡縣起之、彬赴辟、知昪欲取楊氏、因獻畫山水詩云、須知筆力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昪覽之大喜、授秘書郎、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歸從居宜春、初經版蕩、與韋莊杜光庭貫休俱避難在蜀、多見酬贈、彬臨終、指葬處示家人、空果掘得一空塚、有漆燈青瓷瓶頭立一銅版、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遂窆於此、有詩集一卷傳世、彬第二子廷瑞、性坦率豪於觴詠、舉動異俗、盛夏附火、嚴冬單衣、或遇崇山野水古祠幽壇、竟日不返、時人異之、呼為沈道者、士大夫多邀至門館、一日邑宰戲問何日道成、廷瑞即留詩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捉藥苗人不識、體涵仙骨俗爭知、宰[illegible]識、後浪遊四方、或傳仙去也

唐求

求隱君也、成都人、值三靈改卜、絕念鼎鍾、放曠疏逸、出處悠然、人多不識、方外物表、是所遊心也、酷耽吟調、氣韻清新、每動奇趣、工而不僻、皆達者之詞、所行覽不出二百里間、無秋毫世慮之想、有所得即將稿撚為丸、投大瓢中、或成聯片語、不拘短長、數日後足成之、後卧病、投瓢於錦江、望而視曰、斯瓢儻不淪沒、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識者見曰、此唐山人詩瓢也、偏舟接之、得詩數十篇、求初未嘗示人、至是方競傳、今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江南處士楊夔亦工詩文、名稱傑出、如求、今章句多傳

孫魴

魴唐末處士也、樂安人、與沈彬李建勳同時唱和、亦多魴有夜坐詩為世稱玩、建勳尤器待之、日與談讌、嘗匿魴於齋幕中、待沈彬來、乃問曰、魴夜坐詩如何、彬曰、田舍翁火爐頭之語、何足道哉、魴從幕中出、詬彬曰、何㵝謗之甚、彬曰、晝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誰有此況、一座大笑、及金山寺詩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當時謂騷情風韻不減張祜云、有詩五卷今傳

李中

中字有中、九江人也、唐末嘗第進士、為新淦淦陽吉水三縣令、仕終水部郎中、孟賓于賞其工吟絕倡者中賈嶋時複過之、如暖風醫病草、甘雨洗荒村、又貧來賣書劍、病起憶江湖、又閑花半落處、幽鳥未來時、又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又殘陽影裡水東注、芳草烟中人獨行、又閑尋古寺聽秋水、穿僧窗到夕陽、又香入肌膚花洞酒、冷浸魂夢石床雲、又西園雨過好花盡、南陌人稀芳草深等句、驚人泣鬼之語也、有碧雲集今傳

廖圖

圖字贊禹、虔州虔化人、文學博贍、為時輩所服、湖南馬氏辟致幕下、奏授天策府學士、與同時劉禹李宏皋徐仲雅

蔡昆曾鼎檪處中俱以文藻知名賡唱迭和聲出時寓渚
宮相去開千里而每詩簡往來不絕警策極多必見高致
集二卷今行于世時有荆南從事鄭準亦工詩與僧尚顏
多所酧贈詩而傳

孟賓于

賓于字國儀連州人聰敏特異有郷曲之譽甚為時貴所
作百篇名金鰲集獻之李若虛侍郎若虛採摭佳句記之
尺書使賓于馳詣洛陽致諸朝達聲舉藹然留寓久之晉
天福九年禮部侍郎苻蒙知貢賓于廡下登詩云那堪兩
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得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
渡頭船蒙得詩以為相見之晩遂擢第時已敗六舉矣與
詩人李昉同年情厚後賓于來仕江南李王調淦陽令因

犯法抵罪當死會昉拜翰林學士聞在縲紲以詩寄之曰
初携書劍別湘潭金榜名標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
來詩價滿江南長為邑令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
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為慚後主偶見詩遂釋之歷水
部郎中又知豐城縣興國中致仕居玉笥山年七十餘卒
自號群玉峰叟有集今傳

孟貫

貫閩中人為性疎埜不以榮宦為意嘗篇章周世宗幸廣
陵貫持大有詩價世宗亦聞之因繕録一卷獻上首篇書
貽譚先生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不悦曰朕伐
叛弔民何得有巢無主之說獻朕則可他人則御必不覺
不復終卷賜釋褐進士虛名而已不知其終有詩集今傳

○孟子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至唐開元孟浩然流落帝
心和璧隨地孟郊之出處棲遲苦艱生平薄宦而死今孟
貫坐此詩窮轉喉觸諱非意相干竟亦理沒與前賢俱亦
相似命也孟氏之不遇一何多耶

江為

為考城人宋江淹之裔少帝時出為建陽吳興令因家為
郡人焉為唐末嘗舉進士輒不第工於詩有天形圖澤國
秋色露人家月寒花露重江晩水烟微等膾炙人口少游
白鹿寺有句吟登蕭寺栴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南
遷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時劉洞夏寶松就傳詩法為
益傲肆自詡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怏怏
不能已欲束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今建

陽縣西靖安李師處士故居後留題者甚衆有集一卷今
傳

熊皎

皎九華山人唐清泰二年進士劉景岩節度延安辟為從
事晉天福中說景岩歸朝以功擢右諫議竟坐累號為上
漢令工古律詩語意俱妙嘗賦早梅云一夜開欲盡百花
猶未知甚傳賞士林且知其必遇今有屠龍集南金集今
五卷傳世學士陶穀序之

陳搏

搏字圖南譙郡人少有奇才經綸易象玄機尤所精究嵩
渝駿俗少負寡思舉進士不第時戈草滿地遂隱名避秩
煉丹探指玄篇同道風僅傳宗召之封清虛處士居華山

雲臺觀每閑門獨臥或旬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試之
扃戶月餘始啓方熟寐齁鼾覺即辭去賦詩云十年蹤
迹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
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
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遂山後因乘驢遊華陰市見都傳
甚急問知宋祖登基撫掌長笑曰天下自此定矣至太
宗徵赴戴華陽巾草屨垂絛與萬乘分庭抗禮賜号希夷
先生時居雲臺四十年僅及百歲帝贈詩云曾向前朝出
白雲後来消息杳無聞如今已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
君真宗復詔不起為謝表略曰明時閑客唐室書生堯道
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從商皓况性同樸鶴心若土
灰敗荷製服脫籜裁冠躰有青毛足無草屨苟臨軒陛臨
失聖朝數行丹詔徒教彩鳳銜来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
住詠嘲風月之清吟傲煙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後
鑿石室於蓮華峰下一旦坐其中羽化而去有詩集今傳
如洛陽潘閬逍遥河南种放明逸錢塘林逋君復鉅鹿魏
野仲先青州李之才挺之天水穆脩伯長皆從學先生一
派高士俱有詩名大節詳見之宋史云

鬼

雜傳記中多錄鬼神靈怪之詞哀調深情不異疇昔然影
響所託理亦荒唐故不能一一盡之

唐才子傳卷第十

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蘇天爵撰

元元統三年余志安勤有書堂刻本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蘇天爵撰。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由國子學生試第一，釋褐授從仕郎，蘇州判官，終浙江行省參知政事。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記元代名臣事實，始穆呼哩（原作木華黎，今改正），終劉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據諸家文集所載墓碑墓誌行狀家傳爲多。其雜書可徵信者，亦采掇焉。一一註其所出，以示有徵。蓋仿朱子名臣言行錄例，而始末較詳。又兼仿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例，但有所棄取，不盡錄全篇耳。後蘇霖作有官龜鑑，於當代事蹟皆採是書。元史列傳亦皆與是書相出入，足知其不失爲信史矣。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
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
理古職方所未牢其天地之再初
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絶之才實
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
著自顯寧生民未之有也然而
百餘年來元勳偉績世未盡
白故老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
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
仁皇御極
勑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奥世莫
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

天爵伯脩輯
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湖北
憲副諸梓徵叙其端予壬
在京師早知伯脩之才而未知
其有是編也惟予嘗上庠
歷史屬久故孜孜也詳擇之也
審其類例微生之行錄條為
徵据略而悉豐而核乎四方之
爭先快覩者乎窮惟
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
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
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

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脩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脩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于事略之外者或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有人材俾欽君卒作是与韓子所謂稟聰得書者也至順壬申良月中議大夫前參議中書省事相臺許有壬叙

國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眷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鈔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人以其事中吏校讎櫛去而導存扶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大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稾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與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脩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曆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玄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
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虞夏之際易稱湯武革
命應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
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
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
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義謂必有不得其
義者矣彼近代是也
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
大作明命訓成宇內一啓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
啓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啓而靖河北秦晉戡集

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土四啓而庸蜀
是柔五啓而江漢奄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端
憬海無際舶乃旋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
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
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
聖人作神民主完顏璟割虐下民趙昚爽明背約自
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
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
揚恪勤柔圉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厚之定之以
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虔之以

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
列聖運於上賢臣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
以寧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
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
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
化或規模弘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
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
之故放失遺逸搆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文
該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
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爭舛於是紀述其故自

國初至于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
或岐豐舊姓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
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
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
來善始善終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
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
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
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
其人異也天生
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

事略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
位顯著功在
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嘗閱宋氏以來史官
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不端曲
文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
闕漏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
氏顧己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
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
欒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
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
舉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
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
王理謹敘

右
國朝名臣事略趙郡蘇君伯脩所編也爲書凡十
五卷四十又七人惟我
國家起於朔方也則有國人族姓服其勤勞及定中
土也則有才臣碩輔任其經畫凡百有爲天實相
之然猶
列聖相承歷時既久而大統始集故
世祖之用人不以異域之臣爲疑亡國之俘爲賤拔
於卒伍聘於韋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
致治之規上軼隆古何其盛遠哉繫茲在錄其從
太祖之肇基王迹事
世祖之受天明命歷
成宗
武宗
仁宗之繼體守文其時有後先故人人事功或有異
焉然使
昭代之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於斯爲盛凡家傳
碑誌之所載有此得以攄其略詳則具於
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弘而識遠今爲應奉翰
林文字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天曆二
年二月朔旦太常博士王守誠書

國朝名臣事略目録

卷第一

太師魯國忠武王	木華黎	一之一
丞相東平忠憲王	安童	一之二

卷第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	伯顏	二之一
丞相河南武定王	阿朮	二之二
丞相楚國武定公	阿里海牙	二之三

卷第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月呂祿那演	三之一
太師淇陽忠武王	月赤察兒	三之二
樞密句容武毅王	土土哈	三之三

卷第四

丞相興元忠憲王	完澤	四之一
丞相順德忠獻王	荅剌罕	四之二
平章魯國文貞公	不忽木	四之三
平章武寧正獻王	徹里	四之四

卷第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	楚材	五之一
中書楊忠肅公	惟中	五之二

卷第六

總帥汪義武王	世顯	六之一
萬戶嚴武惠公	實	六之二
萬戶張忠武王	柔	六之三
元帥張獻武王	弘範	六之四

卷第七

太保劉文正公	秉忠	七之一
丞相史忠武王	天澤	七之二
平章廉文正王	希憲	七之三
左丞張忠宣公	文謙	七之四

卷第八

內翰竇文正公	默	八之一
左丞姚文獻公	樞	八之二
左丞許文正公	衡	八之三

卷第九

太史王文肅公	恂	九之一
太史郭公	守敬	九之二

卷第十

尚書劉文獻公	肅	十之一
平章宋公	子貞	十之二
參政楊文獻公	果	十之三
宣慰張公	德輝	十之四

卷第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	德輝	十一之一
參政商文定公	挺	十一之二
樞密趙文正公	良弼	十一之三
參政賈文正公	居貞	十一之四

卷第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	鶚	十二之一
內翰王文忠公	磐	十二之二
尚書李公	昶	十二之三
太常徐公	世隆	十二之四

○卷第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 奐　十三之一
內翰李文正公 冶　十三之二
太史楊文康公 恭懿　十三之三
○卷第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 文炳　十四之一
內翰董忠穆公 文用　十四之二
樞密董正獻公 文忠　十四之三
○卷第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 經　十五之一
靜脩劉先生 因　十五之二

國朝名臣事略目錄

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一

趙郡蘇天爵伯脩輯

太師魯國忠武王　卷一之一

王名木華黎札剌兒氏以戚里從討漠北諸部有功歲丙寅拜左萬户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於阿難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須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佐

太祖時號為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 太常府公撰世家

太祖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因草澤中王與博爾朮張氈蔽之自暮及曉竟不移足 世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群賊突出叢木中射我矢下如雨衆皆恐王引滿向賊三發三殪徐解馬鞍兩手張鞍翳

太祖麾餘騎射賊賊引去繇是

太祖益重之 世家

克烈王可汗為乃蠻氏曲薛窩撒不剌所困王可汗之子亦剌哈詳穩敗為所傷來援於我

太祖遣王暨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温引兵救之殲其衆於按臺之下獲甲仗輜重以還於是王可汗見

太祖聖德日隆左右將士威畚益振患之乃合札木哈等潛謀我會有以其謀來告者

太祖與王等簡精甲夜斫其營大破之王可汗走死諸大人閒風相率款附諸部悉平 世家

歲丙寅

太祖即皇帝位是歲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也
上既即位從容謂王及博爾朮曰今國內平定多汝等之力
我之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汝等宜體此意勿替初心適
立王及博爾朮為左右萬戶各以其屬翊衛及班位一如
諸侯王 世家
金降者屢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殊甚
上曰朕興師有名矣辛未大舉南入擊雲中九原諸郡皆下
之進圍撫州時金軍號四十萬陳於野狐嶺之北王抗言曰
今敵衆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馬橫戈大呼陷陣
上麾諸軍齊進日未午大破之乘勝追至澮河僵尸百餘
里金兵之精銳者咸盡壬申當宣德府遂克德興 世家
癸酉金紇石烈執中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為宣宗
是歲我師至居庸關守堅不得入以閣別統兵趨紫荊口金
左監軍术虎高琪來拒不勝遂濟進逼中都圍之
上與皇子朮赤等分三道徇略趙晉及齊魯既還軍於大口 [illegible]
甲戌詔王統諸軍專征遼西諸郡王次高州盧琮金朴率州
民降進攻北京金守將銀青元帥率衆二十萬來拒與我師
遇於花道王逆擊敗走之銀青退保自守其裨將完顏習烈
高德玉殺銀青推烏古論寅答虎為帥俄寅答虎舉城降王
怒欲坑之蕭阿先說王曰北京為遼西重鎮當撫之以慰衆
望今始降而即坑之後豈有降者乎王嘉納以寅答虎權北
京留守復以兀葉兒權兵馬都府事以鎮之是歲興中府民
殺守將烏里卜推石天應為帥天應來降以為興中尹錦州
張鯨殺節度使自立為臨海郡王至是來降 世家
乙亥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掌忽闌徹里必南征王
察鯨有反側意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果稱病逗留
復謀叛去阿先執鯨殺之鯨弟致憤兄死殺長吏據錦州叛
偽稱漢興改元興隆略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處有之王率
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兀葉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應管軍遂
擊紅羅山克之 世家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遣王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
設奇餌之乃遣兀葉兒耶律其等引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
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
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
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
王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
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三千
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開門城守月餘偽
監軍高益縛致出降致伏誅 世家
丁丑以佐命功詔封王為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
券子孫傳國世世無絕分弘吉剌亦乞列斯兀魯兀忙兀等
十軍及兀葉兒契丹蕃漢等軍隸麾下且諭旨曰太行之北
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遂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
王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皆下之蠡之役蕭阿先中
流矢卒以其子查剌代領其衆是歲東取齊魯遂定臨淄登萊
濰密等州而還 世家 [illegible]

[illegible]

戊寅王自中都由西京入雁門定襄并晉高平上黨等郡悉平之（世家[illegible]）

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遣使來告曰今燕南信安賊張甫等出沒劫掠爲民害請一名將北鎮水泊王命蕭勃迭爲霸州元帥統精兵五百往拒之（[illegible]）

己卯以蕭神特末兒爲左司郎中狼川張瑜爲右司郎中是歲攻石州隰州克之擊絳州二十日乃下遂至河東金守臣棄城遁以按察兒爲前鋒元帥統蒙古軍屯平陽以備金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弟李七權河東西路帥府事（世家）

庚辰由中都徇趙至滿城金真定府主武仙舉城降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天倪說王曰今中原已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王曰善下令敢有擅剽虜者以軍法從事所得老幼咸歸遣之軍中肅然吏民大悅至滏陽先是邢州節度使武貴聞大軍至棄城遁（[illegible]）聞王仁厚不殺乃詣軍門降復其職鄴郡至林州遂（[illegible]）騎入濟南嚴實上謁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時金兵聚黃龍岡號二十萬聞王方（[illegible]）南來集選步卒二萬襲之王以輕兵五百擊走之俄大軍繼至遂與黃龍岡金兵鏖戰列城北岸王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入河溺死者不可勝數遂克黃龍岡至楚丘楚丘城小而四面皆水王令諸軍以木草填塹爲道直抵城下總管嚴實先登破之由單州趨東平遣蒙古不花引兵徇河北懷孟衛州之地王以東平久不下召嚴實屬之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乃事也乃留梭魯忽禿以蒙古軍屯守之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王北還（世家）

辛巳夏四月東平糧絕守將果棄城遁梭魯忽禿邀擊之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治王弟帶孫別攻洺至是克之五月王在野狐嶺北宋漣水尉石珪持方物入見貺以繡衣緣帶遣之山東張琳備縣鄭遵各以所部詣軍自歸（[illegible]）

八月王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習里吉思勞王且饗將士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李王聞之懼遣塔海監府汪奴哥監府遣方物且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從東遂由雲中歷大和寨入葭州以石天應權行臺於葭州復進繼德破馬蹄寨遂至延安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陳於城東（[illegible]）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王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軍佯棄旗鼓走金人追之王出伏衝其後鼓譟震天敵遂亂追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匹合達退走延安堅壁不動圍之十餘日不下乃南徇洛川鄜州北京權帥兀葉兒擒金泉將張鐵槍送王所王詰讓之鐵槍厲聲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死實甘心王義之欲釋縲諸將怒其

不欲殺之過坊州大饗士卒復由丹州涉河時金已復隰州以軒成為經略使王引兵圍之二日而克斬軒成留史合丑統蒙古軍屯石隰之間以田雄權帥府事 世家

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引游騎出秦隴以為聲勢且視山川夷險強弱虛王率大軍過雲中 [illegible] 先是王弟帶 [illegible] 孫駙馬按赤那演擊義和寨不拔王至攻之二日而下過西河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民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其裨將蒲察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門降遷天祚於平陽 [illegible] 冬十月過晉至絳下金絳州旁東諸堡邑往往從風歸附王皆慰撫之蒲郡久為金有至是復歸於我王召天應謂之曰蒲為河東要害郡我欲選一首領顧無能得君才略絕衆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以平陽太原吉隰等處帥府皆受天應節制王引兵渡河西攻同州下蒲城入關徑至長安長安城堅不得入乃分麾下兀胡奈太不花統軍六千屯守之留按赤那演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克乃軍於渭水之南遣蒙古不花南度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是歲群盜陷河中府殺權行臺石天應未幾賊棄居民府舍遁以天應子斡可襲領其衆 世家 [illegible]

癸未春三月王至聞喜縣疾篤召弟帶孫謂之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事干戈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薨 世家

庚寅冬

帝親攻鳳翔對諸將數王之功因曰使木華黎在不令朕至此也 世家

丞相東平忠憲王　卷一之二

王名安童太師忠武王四世孫至元二年由宿衛官拜中書右丞相十二年從
皇子行邊二十一年還朝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六年罷相三十年薨年四十九

世祖皇帝追錄元勲召入長宿衛官置位在百僚上時太夫人帖木倫以掫務之故得入宮中一日
上從容問及公夫人對曰安童年雖幼公輔器也
上曰何以知其然夫人曰每朝退與前輩老成人語未嘗親年少輕浮子以是知之
上默然 [illegible] 世家

中統四年阿里不哥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
上猶豫未決適公侍側
上問曰朕欲盡置此屬死地何如公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為其主爾
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未附
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適與朕合繇是大器之 世家

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童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戶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款臣以少年叨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
上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召儒臣許衡至後二月都堂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就訪於行館與語竟日退念念不釋者累日 世家

三年

上特召衡入諭之曰安童尚幼未若更事諭輔導之汝有嘉
謀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童聰悟且有執
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愚衷但慮中有人
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
所見如此 世家
四年春二月公奏凡內外官員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等
二員可省中議事
上曰此人輩雖閒猶當優養其令入議省事 世家
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欲以阿合馬領之乃先奏公宜進
爲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然
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衆以爲然事遂已 世家
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宜奏並如常制其
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
上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庶務一切徑聞似違前奏
上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勉如
卿所言 世家
八年陝西行省也速迭兒建言比由飢饉盜賊滋多若不斷
戮一二無以示懲勅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
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 世家
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
皇后弘吉烈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爲
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 [illegible]
中書奏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閱實其狀內有十三人因
鬪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
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 世家
十一年公奏阿合馬蠹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路總
管府官皆非材乞選汰從之 世家
十二年勑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
皇子北平王行邊公在邊凡十年 世家
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南關下
上遽召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
累聖德遂留卧內語至四鼓而罷冬十一月丞相和禮霍孫
罷公復拜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 世家
二十二年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其略曰人思
至元初年之治至今莫能忘也去春丞相安童自邊還天下
聞之家家相慶咸望穩擇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
待十一月二十八日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貴賤老幼喜
動京師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
不安係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王昔帖木兒大夫伯顏
丞相皆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專任此三
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三相博
采衆議於內外省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
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進其能善者皆得行
其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
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在位苟以爲治哉其年世榮敗詔公
與諸儒條世榮所爲事悉革罷之 世家
二十三年夏四月中書列上所擬漕司官姓名
上謂公曰如平章右丞等職朕當親選擇之餘皆卿等責也
公因奏言臣比聞聖意欲倚近侍諸人爲耳目者今臣猥承
任使或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
上裁處今近臣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爲某職以所
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

者臣嘗廢格不行庶有禆臣於上者幸
陛下察之上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
言之 世家
初李昶為吏部尚書丞相素重之凡集議必延置上坐傾聽
言論會中書省府有異議李遂謝病去至是公奏徵之不起復奏
賜田千畝 世家
宗王乃顏反
上親討平之他宗室詿誤者勅公按問多所平反一日朝退
出自左掖門諸免死者爭前迎謝至有執轡扶公上馬者公
毅然不顧或東閣言於
上曰宗室雖有罪皆
太祖子孫陛下昆弟丞相雖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
上良久曰汝等誠小人烏知安童之所為彼特辱之使改過

遷善耳 世家
二十四年
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葛別相賢
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illegible]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纔上中書印不許明年
罷相止掌環衛 行狀
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訃聞擗介者
三日
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今果喪我賢弼詔大臣監
護喪事 世家

公生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圖治除
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奔競汰冗濫蠲逋負舉賢任能常若不及如
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參政商挺皆引置左右同輔庶
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民物日以繁息倉廩之積盈衍
於外海內翕然號為極治
天子嘉之嘗曰安童在朕得高枕而臥無所事矣 世家
公天性厚重人莫能測每當艱難是否之時夷險屈伸之際
守正不移恬然自若公退之餘即引諸儒講論道義稽考古
後聖君賢臣之事義夫孝子之行善之當勸惡之當懲與夫
治亂成敗之由死生憂樂之說靡不究極二十年未嘗一
日少懈所居堂宇朴陋廄閑之外餘無所構或請榮東西廡
者公曰屋可以蔽風雨足矣我聞人臣若置田宅適以資不
肖子之用其吾不為也 世家

忠憲王挺翼戴業之勳抱絕倫之德膺
世祖紹統之初以聖代建都之盛天度夙成英斷大肆遠徵近
禮博詢博采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其所至治化油然以隆
風俗浸潤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經能專理期
之致弊收效所書蓋不止此然考諸社稷顯烈實傳第功累
德為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于前或承于後論相歸賢固
當稱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夫其始出鎮也誰歟其再罷
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葛也之二罪孰與
擅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
時蒙蔽其風元氣淵瀾斡旋廓乎清明可致而睹忠憲王之
表表在天下是也 神道碑

國朝名臣事略卷之一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二　　卷二之一

丞相淮安忠武王

王名伯顏八隣氏其父從宗王居西域至元初王奉使于
朝遂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復拜
中書左丞相總兵伐宋十二年秋入覲拜右丞相明年春
宋亡第功增食邑六千戶復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進
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是歲薨年五
十九至大四年勑建廟於臨安

至元初年王奉使
天子
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遂介還
報建謀發令才恒出廷臣上由是愈益賢之勑中書右丞
相安童女弟
昭睿順聖皇后之姊之女女王若曰為伯顏婦不慚爾氏矣拜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朝野晏清號為極治（清河元公撰廟碑）
王姿凝峻寡言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衍往復稠疊王奕然如
無聞白已舉目一兩語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帖帖讋服
識其為真宰輔（劉公撰家廟碑）

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
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
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道軍集嚴禡師
啓行薄郢州濼水淺澀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
此濼濼耶麾使一騎前逆諸軍毋濟（神道碑）
郢城恃江為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泝舟而
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阿朮
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塵
新城而軍列沙洋俘諭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
符上為招討使誘其衆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遣款
別師受之降（神道碑）
阿朮公使右丞阿里海涯來期渡江不荅明日又來又不荅
阿朮自來王曰此大事也　主上委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
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
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
咸會江北岸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鷂千艘爭陽
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朮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
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走夏貴諸
將請曰貴大將而遁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
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神道碑）
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朮武勇將校用命吾
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火照城中
明日鄂人及漢陽人皆下留阿里海涯守之規取荊湖王與
阿朮等東兵興國蘄黃南康江州望旗披靡殿師范文虎以
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神道碑）
二月都督賈似道州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奮戰軍容
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軒裳無筭
太平寧國建康無為鎮巢皆送款請城主（神道碑）
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飢發醫起病
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神道碑）
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
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遷延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
矣　上語使者曰為我丞相朕不從中制也（神道碑）

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以阿朮爲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圍揚州未下（家傳）

左丞相阿朮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恣盡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當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勳德碑）

十月王馳至鎭江分軍三道參政阿剌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會臨安（勳德碑）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果降（勳德碑）阿剌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宋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皐亭山宋主遣其臣賫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稅散兵衛罷易官府軍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爲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董文炳鎭臨安經略閩越（勳德碑）

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聖訓不殺爲主威惕德懷款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貪緣噬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異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所至犬雞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之望（勳德碑）

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在所充溢王一不掛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亦叱去之（勳德碑）

四月獻宋主趙㬎謝后全后于上都 上御大安殿降封㬎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 上勞王王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朮效力臣何有功能詔以陵州藤州增食戶爲六千（勳德碑○又觀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也）

丞相伯顏既渡江來朝京師謂樞密副使張易同僉趙良弼言都邑乃四海會同之地貢賦之入非漕運不可若由陸運民力俱困川瀆所經何地還便此方今便宜博加詢訪必有知者至上都入見奏言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 上可其奏至至元二十四年前太史掾邊源言自安民山穿渠引汶水西北至臨淸可與漳水合省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行視計工自臨淸由東昌而南得河故道過景德鎭至壽張抵安民山長三百里有奇與源所言合二十六年春正月興役五月即功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賜名曰會通河（野齋李公文集）

十四年宗王失烈吉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剌吉走死（勳德碑）

十八年詔從 皇太子撫軍北鎭諭 太子曰伯顏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汝從 皇太子以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勳德碑）

別吉里迷失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勅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回 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上賞其量（勳德碑）

二十二年宗王阿只吉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堤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遁（勳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將反報者遝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以

往至其境輒賜驛人乃顏識王王以大義語乃顏乃顏陽應
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逃驛人以得
衣裘故爭獻馬以逝遂脫追騎以其實聞會　上親征奉李
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奴塔不歹進逼衆與漢
軍力戰賊不能陣而走又會乃顏王之謀畫居多（勳德碑）
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明里鐵木兒大戰
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明里鐵木兒
其人奉書以泣有譖王于　上者詔以御史大夫月呂祿代
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二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
姑止待我翦此寇鄉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
如是而南七日張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
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緩邀之
則遁請使深入一戰可殲諸軍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
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虜殆絕
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勳德碑）
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　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駕
遣使召
成宗于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日在鳴暮鐘日出
鳴晨鐘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汝將為賊耶其如平日
宰臣請誅盜內府銀者曰幸赦而盜不可長王曰盜何時無
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体大多類比（[illegible]）

（已檀翰芬諸君器大傳伯顏公言[illegible]學人也公切至案[illegible]讒何右[illegible]口[illegible]歷問各官壽朝令供何輯何引闕[illegible]芒者正以乞言論攻而已[illegible]講事會[illegible]昔集之同衆則叢論通一各答良多[illegible]舍弘朝廷之上軍國大計心元適不[illegible]君者也）

四月

成宗即位于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陳祖宗寶訓述所
以立
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勳德碑）
五月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　上意欲王入
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翰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王飲於
宮前餘非所知也（[illegible]）
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吳陳非便樞密臣疏之有詔問王
王已而張目對曰提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國事為完三
院遂罷（[illegible]）
王天質高厚寬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重當大任而不動
遇大論而書斷言笑有時喜慍莫測恒負天下之重以神器
其安為務仁視群品無間親疏義使衆材無比適莫故四海
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衆將一人貴罰信紀律
嚴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戮
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志師
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無驚歸馬蕭然橐惟衣被
罷事還朝口不言功運出總師與投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
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
大人也（[illegible]）
天以正統命帝元
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傳木華黎博兒忽赤老溫四傑輔之
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宋承中華之
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尺有荊揚益三州之野
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相伯顏不三
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同勞造化儁功偉烈寔由忻衛四傑開
之於其前一相擴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无疆

歷服至于億萬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朝廷有以也夫

[illegible]

丞相河南武定王　卷二之二

王名阿术兀良合氏初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有功中統

三年拜征南都元帥將兵伐宋至元六年加同平章事十

一年春入覲拜平章政事十二年留守揚州拜中書左丞

相十三年秋兩淮平還朝第功加食邑二千戶二十四年

薨年五十四

公沉幾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吞萬人癸丑歲從父

都帥公征西南夷率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攖其鋒至

平大理收諸部降交趾踐宋境无不在焉其破水寨拔關城

奪關艦於馬湖舟指可掬禽[illegible]於山擣賊將生擒而又壘

鼓三[illegible]搴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偉者也

憲宗賞諭有阿术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三百兩以勅

將來其降大任於公於開於先者誠不偶然也

[illegible]

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獲

立宿州

至元元年八月掠地廬江入滁陽自安慶經略兩淮攻取戰

獲軍声大振

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等擒俘生口五

萬人江陵書領宋人間我師還多掠選兩淮驍悍騎五千步

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賊便

遂自安灘濟江独留精騎陣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

賊果至伏兵發斬首萬餘級

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

壘於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

鹿門新城白河等堡

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

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船果趣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獲戰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來知府以百艘泊百丈山輩肘城役皆邀擊於灌灘敗走之裨將張順張貴百舸躍入襄州尋東輪船順流東走公與都帥劉整分兵戰艦以待然薪照江兩岸如晝公追戰至櫃門關擒張貴餘衆盡殪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郛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恃此為固我以斧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

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維揚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

十一年正月公入覲因奏兵事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於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於今日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

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其間騎兵不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江便時雨九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丞相伯顏議決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郢而去

初過郢按行舟路經大澤中忽騎兵千人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即奮槊擊所向披靡敵驚走追斬五百餘級擒偽趙二統制攻沙洋新城拔之前以復州守將翟貴迎降

十一月公往覘漢口兵勢時夏貴已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嚴公曰可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武口入江甚便

十二月大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公語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搗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戰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盪決蹀血大鏖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急擊攀岸步鬬開而復合者數四賊小却出馬於岸遂奮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我軍東之江水為赤陽羅堡亦拔盡得軍實丞相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公謂諸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水陸趨鄂焚其船二千艘煙焰張天兩城大恐漢陽郢諸投兵皆降

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公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賈似道統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

二月似道師次丁家洲公與丞相議曰且和議未定間昨我船出已亂射又執我邏騎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若欲真和彼自來遂與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樹礟擊其中堅南軍陣動趣我船急進公挺身登艦手柁衝船雷鼓大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舳艫數蕩下分乍合公以小旗麾將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敗即回棹前走丞相以步騎夾岸揭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符印悉為我有軍資

器仗狼籍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舸東走揚州夏貴走廬州 廟碑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為重四月命公圍守揚州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其千人獲戰艦二千艘既抵維揚視揚子橋河路漕真粟以助揚之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統姜才領馬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為陣公麾騎士踰河直衝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亡淮卒勁勇善鬬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却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蹂之追奔斬截萬八千餘級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公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擇抗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蓬檣煙焰赫赫窘無所出奔是虎臣命前艦悉沉鐵繩於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潰走追至圌山獲白鷂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敢出矣 廟碑

十月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狡獪須禦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州彼絕應援揚不能為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為多 廟碑

十三年二月夏貴奉淮西諸城來附公諭諸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声援塞餉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應饋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屯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夫長伯顏察帥甲騎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伯顏察

來援所將皆精兵旗幟作双赤月大軍望其壁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 廟碑

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縋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坐擾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其號令嚴賞罰信有古名將風 廟碑

九月兩淮悉平冬北覲見
世祖於大明殿庭陳宋俘設大讌賀因上奏曰是皆 陛下威德所致臣何與焉第功行賞兵封泰興縣二千戶 廟碑

二十三年奉命北伐叛王昔剌木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合剌霍州以疾薨 廟碑

公貴而不有其位雖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機果闘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辦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征北討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衂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 廟碑

丞相楚國武定公 卷二之三

公名阿里海涯畏吾氏初事 潛邸至元元年由中書省郎中參議省事出僉河南行省轉廉訪使五年治兵于汴援同僉行中書省七年拜參知政事兼漢軍都元帥十一年拜中書右丞宋亡拜平章政事十五年拜湖廣行省左丞相未行薨年六十

公幼聰穎而特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事甚

爲勇士哈剌帶達剌罕所畏歎曰而家門户其由子大及從
事大將兀陽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不花從受北
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衞潜邸己未從濟江　帝射虎未殪
公捨馬而徒挺刃奮擊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
喉出項　帝勇之賜銀爲兩五百先是聞吐蕃有甘露寶
函石室藏山穴昔凡再使求之皆爲大蛇奇獸所惧莫敢取
後遣公至與所見竟與俱歸〔神道碑〕
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塔察耳嘗有書　帝志其
謹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神道碑〕
至元改元參議中書省事發言唯以當可事宜爲心不偏倚
相而問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　帝前衆畏其口〔神道碑〕
五年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整爲策走陽吾故物出兵事成使
宋得藉策爲強者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　帝大然之徵

天下兵頓以元帥府觀兵襄陽城白河别開行中書省以先
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
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户賦寡者悉從
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詔故平章合丹丞相史忠武公來
涖師宋遣人餽塩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樊山盡
鹿門以絶之又城峴首關背其上兵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
能日馳八百里〔神道碑〕
七年拜參知河南行省事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
百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鵃師自萬山
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貴
貴東出下令軍中舟置灯篝岸積薪植貫果結戰艦爲陣宵
遁盡燃灯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神道碑〕
九年公請以西城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遣襄陽其降

移攻且臨之且曉守帥呂文煥君以孤軍與我數年今鳥飛
路絶　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
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詔公偕以入覲〔神道碑〕
十一年授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荊湖等路樞密院公集能
籍民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
社必堪制皆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曁太
保阿术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
襄陽將臣鄧忠武共選〔神道碑〕
宋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揺鐵絙鎖戰艦江中斷渡
弩禦我舟師鄧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叢
發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與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
兩都統鼓伏兵發竣林諸相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
一軍兩將之首皆致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

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
水軍千户馬成爲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羅青
山白湖諸壁夏貴軍驚守臣張晏然王儀王勝以城下遂徇
州民衣冠閑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无有奔竄者民尹德
吾元仁政義声服化曉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神道碑〕
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
至是方請移師江陵而荊閫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
卒二萬規與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荊江口降諸洞庭桃花
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
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敢
進止因南風火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鋭於是
爲盡制使朱禩孫錢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
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荊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

附宋奇法衣食檄渡詔以世傑衛而來歸棄江陵市擇孫微
至京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神道
初公下江陵驛聞　大燕三日喚近臣曰伯顏東兵阿里海
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荊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
翻城為內應根本斯撼朕謂小北庭人能復全荊江浙開是
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慮即封江陵民千家神道
公移兵長沙行接湘陰潭守臣拒戰況甚江中自岳口至城凡
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連下以活
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當地分圍決隍水以樹
梯衝擬城攻若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氣益怒中命諸
將況所由又領兵者平倪府馳諸將安行其後即自今萬夫
千夫百夫長皆各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二日而
拔語諸將曰攻家為制城拔以為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乃
樂魚肉之罪　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者也其屈法生之發
倉以賑饑人傳檄湖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附
丁之碑神道
幼主由縛公入覲賀始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
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關經略馬暨不下凡攻
四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為中土則長沙四民性懿習易叛
雜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殺懾其院之市斬叛
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容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
雷為州二十廣肇慶德慶封為州二特磨農上貴南丹牧莫
大秀皆請內屬乃開全之湘水二十六所以通舟承制以
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碑神道
公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爵以啗人煽擾其川全
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諭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

衆數萬小亦千數往往窟穴山谷相煽以動皆削
平之碑神道
宋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部公討之且略地海外無為賊
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賴以飲至
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
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偽使舟安國黃之紀皆磔之
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閩偽王陷南恩公還遣使之降方經
略會偽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
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竄海去得文穀昭國兩王
以歸碑神道
公嘗語諸君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
不與撫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形丹青垂
書竹帛於今與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
出乎己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一失声而死豈先
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 [illegible]
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 [illegible] 而公
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
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
洞夷山獠衍翹被險大主小酋其錯輻裂連數千里受麾聽
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皇之餘威以會其成
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

者有二蒙古帶阿剌罕平章十二與曾赤虎突帖穆兒阿力
史格呂文煥帖穆耳不花李庭李恒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
史弼右丞四唆都完顏那懷闊出樂落也訥左丞四塔海唐
兀帶劉深趙修己參政十二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鼎樊楫
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兒索羅合答耳高達馬應能雲
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
門者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神道碑）

太師廣平貞憲王

王名玉昔阿爾剌氏賜號月呂祿那演初襲父職為右萬
戶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二十四年將兵平乃顏以功
加太傅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
進太師元貞元年薨年五十四

公小字玉昔迫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月呂祿那演譯言能
官也（[illegible]）
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戶位諸將之上首以公之祖博爾
術居右（[illegible]）
按台部眾器量宏達樸度淵深莫測其際

世祖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厖厚解御服銀貂以賜國朝
重天官內膳之選特命公領其事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
王妃皆執婦道（[illegible]）
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與
利之臣欲援亡金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請以
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撿底公言風憲所以戢姦若是有傷監
臨之體其議乃格（[illegible]）
公事上遇下一本於誠事有廷辨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
顏為之霽威（[illegible]）
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東鄙
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僵
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以獻詔選乘輿駐
蹕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

勤純餘黨乾其昔金家奴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乃顏餘孽哈丹秃魯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咸剋破竹鼓衆大明酋長遁去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往搗巢穴殺戮殆盡其黨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鉏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變生肘腋以九重宵旰之憂公英謀獨斷不期月而三叛悉平詔褒其勞加大司徒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杭海[illegible]

二十九年加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宗藩師錄一切禀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illegible]臣無出其右[illegible]

三十年

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為輔行[illegible]從之[illegible]鼎湖上仙公奉璽驅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 皇兄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時 晉備閣符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弗言王遽曰

皇帝踐祚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 先皇付託之意[illegible]

上即位進秩太師佩以向方王帶寶服還鎮北邊[illegible]

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錫宴酬酢燕歡如家人父子然還鎮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某日薨[illegible]

太師淇陽忠武王　卷三之二

王名月赤察兒許慎氏至元十八年由宿衛官拜宣徽使三十年拜知樞密院事明年加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如故大德四年進太師至大元年拜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四年朝京師薨年六十五

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貌英偉望之如神

世祖雅聞其賢後聞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 上驚喜曰失烈門有子矣[illegible]即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三晝夜凡 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illegible]

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明年詔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甚暢朝章用輒擢首不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線真為宣徽使[illegible]

二十六年 上討反者于杭海皆陳王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呂祿皆嘗奉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令叛賊逆命敢衛天戈 陛下備臣賜臣一戰 上曰乃祖博兒忽佐我

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勳大矣卿以為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体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福寒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illegible]

二十七年桑哥既立尚書省黃鼓 上聽殺異已者鉗天下口以刑爵為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紀綱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也速答兒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哥伏誅 上曰月赤察兒口伐大奸發其蒙蔽乃以沒入桑哥黃金四百兩白金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磑別墅賞其清彊[illegible]

桑哥既敗 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

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駿畲丁溪子善騎好鬬非賢方
伯不能撫安王舉哈剌哈孫荅剌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
八年威德交孚飛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 神道碑
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
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 上亟欲
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專盤所司高
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
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
利 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 [illegible]
成宗登極制曰月赤察兒盡其誠力深其謀謨竭忠於國流惠
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如
故 神道碑
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奉正
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恒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
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失命王亞晉王
以督之是年海都篤娃入寇我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
不利王視之奮擐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
軍合擊敵大崩貴海部篤娃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謀罪
恩威服於敵人既 [illegible] 時
武宗亦在軍王遣 [illegible]
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篤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
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
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矣篤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剌
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議不允既遣始以事聞
上曰公深識機宜既而馬兀合剌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
神道碑

十年冬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
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嚇之
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禿滿鐵木兒察忽
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
領其衆至是我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 神道碑
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游
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爲國患
臣以爲昔者篤娃先衆請和避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
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
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
吾已搤其腹心矣奏入 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荅罕
三撒海地王既移軍察八兒禿苦滅欲奔款徹不敢納去留
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以寧 神道碑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 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
著公國之元老宣速底績聲溢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
猷又多令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太師
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實賴公麾進
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 神道碑
四年王入朝
仁宗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
療越三日薨 神道碑

樞密句容武毅王

王名土土哈欽察氏世爲欽察國主國亡率其種人入宿
衛至元十四年王將兵北伐有功除同知太僕院事改衛
尉院事領群牧司事二十二年拜樞密副使攝欽察親軍
都指揮使大德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一

公欽察人其先係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後徙西北
絶域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帶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遂
定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
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產宜馬富者有馬至萬計俗杖
金革勇猛剛烈蓋風土使然公之始祖曲年高祖唆末納曾
祖亦納思世爲欽察國王
太祖征蔑乞國其主火都奔欽察遣使諭亦納思曰汝奚匿吾
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亦納思謂使者曰逃鸇
之雀翳薈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歲丁酉
憲宗在潛邸奉命薄伐兵已扣境公之父班都察率族迎降從
征麥怯思國
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其俗善騎牧俾
掌尚方馬畜歲時撞馬湩以進其色清徹號黑馬乳因目其

屬曰哈剌赤盡華言黑也中統初同氣有鬩墻之釁靖亂第
功賞銀百兩公年適弱冠亦以功受銀五十兩班都察卒乃
襲父職備宿衛[illegible]
宗室海都學自先朝[illegible]漠朔方國家根本之地在北詔遣皇
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木失烈吉
叛兆平諸部暨 祖宗所建大帳盡爲所掠公請爲國宣力
率兵討叛以其年三月敗敵將脫耳赤顏於納蘭不剌遂諸
部以還夏四月應昌部族只兒瓦解搆亂脫脫木闕之引兵
相應中途遇公將會戰擒其偵高者數十騎敵乃引退只兒
瓦解勢孤不能振尋即殄滅夏六月鬩敵駐禿兀剌河馳至
河上追奔逐北三宿而後返秋八月復敗敵於斡歡河獲所
掠 祖宗大帳北平部衆悉追還之[illegible]
詔公率欽察驍騎千人從大軍北伐十五年正月追失烈吉

踰金山擒扎忽解等以獻離敗寬折哥等拔劍力戰獲輜重
羊馬甚衆[illegible]
有旨欽察種人或隸諸王或在民編皆命析出隸公部伍於
是户給褚幣二千緡歲賜粟帛擇材堪宿衛者從事[illegible]
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公以樞密副使攝都指揮
使衛之官屬聽以公宗族將吏爲之
夏六月海都兵犯金山詔公與大將朶兒朶懷共爲守禦計
[illegible]
二十四年春東道諸王乃顏叛陰結其屬也不干勝剌哈於
北邊諜者二人至軍中爲公所執盡得其情遣使以聞且言
宜召勝剌哈等赴闕一日勝剌哈設宴召公及朶兒朶懷朶
兒朶懷將往公止之曰彼包藏禍心吾屬至必被擒大軍誰
與統屬遂不往尋有旨令勝剌哈入朝將東道進公言於北

安王曰若輩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
西道進既而有言也不干叛者衆欲先聞于朝然後發兵公
言兵貴神速吾盡忠於國當臨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即
擊之否則與約而還衆以爲然即日啓行公爲前鋒疾驅七
晝夜渡禿兀剌河與也不干戰于孛怯嶺彼大敗俘獲無算
也不干僅以身免[illegible]
世祖親征乃顏聞也不干敗走遣使諭公收其餘黨沿河而下
遇叛王也鐵哥軍萬騎擊走之獲乃顏群牧馬畜擒叛王哈
兒魯等獻俘行在所悉誅之欽察康里之屬自叛所來歸者
即以付公始置哈剌魯萬户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
者悉令公統之[illegible]
冬十月乃顏餘黨復萌
成宗時在儲闈詔命公扈從往征之十一月兵至海剌禿叛王

兀塔海等降其部曲（紀績碑）
二十五年諸王也只里部衆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掠遣使告
急公復奉命從
成宗率師往援夏五月與敵戰于兀曾灰拔軍敗劒也只里部
衆盡復師還至哈剌溫山閒叛王哈丹軼我邊剽肯濟貴烈
河大敗敵軍哈丹脫身以竄遂定諸部悉爲我有乃置東路
萬戶府鎮守其地（紀績碑）
二十六年春從皇孫晉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杭海嶺敵先
據險我師失地爲敵所薄軍士隕潰公一軍獨前鏖戰又之
翼衞晉王而出行至信伯聞襲騎在後公選精銳爲殿設伏
以待之襲騎聞之遂不敢進
秋七月
世祖巡幸北邊褒諭公曰惟昔　聖祖肇基失利於王罕一二
蓋臣同飲班木河水者至今稱之卿亦心衞社稷馳書朔南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卿其勉旃還至京師會宴羣臣復諭公
曰朔方人來海都有言杭海之役使彼邊將人人善戰如土
土哈吾屬安所措矣凡有功將士可令入見朕欲面加優賞
公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士宜先之
世祖曰卿毋飾讓若輩誠居汝曹之右盍效汝曹力戰邪明日
召諸將士頒賞有差（紀績碑）
二十八年秋公率哈剌赤萬人北獵漢塔海敵衆將入寇知
公在邊遂引去（紀績碑）
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虜海都之黨三千餘戶還駐和林（紀績碑）
三十年春有詔進取乞里吉思師次欠河冰行數日夜至其
境盡收五部之衆屯兵鎮守之遣使奏功進拜龍虎衞上將
軍仍給行樞密院印以便文移夏五月海都聞公取乞里吉
思引兵至欠河復爲公所敗擒其將孛羅察一歲之閒三著
儁功（紀績碑）
成宗即位以边圉事重須公鎮守有旨无預朝會（紀績碑）
元貞二年秋宗室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边民驚擾往往
逃匿山谷公率兵直抵金山王龍罕界饋餉資粮安集衆庶
導諸王岳木忽等入朝（紀績碑）
公爲將驍猛先期制敵應变如神尤善激昂士氣臨陣誓師
人百其勇至若出司閫鉞入贊機樞忠國大計知无不言古
之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公見之（紀績碑）

國朝名臣事略卷之三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四

丞相興元忠憲王

王名完澤，土別燕氏。中統三年以大臣子選侍東宮，遂拜詹事。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罷，拜中書右丞相，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居相位十三年。大德七年薨，年五十八。

中統三年，封皇子為燕王，領中書省，是為裕宗。詔選王府僚屬，聞公之賢，即以應選。久之，署東宮詹事長。入籌帷幄，出掌環衛，小心畏慎，夙夜在公。裕皇甚器重之。一日會宴宗室，指公語衆曰：先王有言，為人上者，當務規善進惡，善人如完澤，豈易得哉。[illegible]

[illegible]

鶴駁上賓，仍主東宮衛兵。

成宗以皇孫伐叛北方，詔公總治軍旅，輔行者凡再。（墓碑）

至元末，奸臣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揆難其人，博選於衆，無以踰公，乃拜中書右丞相。登進善良，剷除弊法，朝政凜然一新。方推姦之職，分遣使者乘傳諸道，以會計為名，肆為掊克，公私騷然。公為奏請自中統初積歲逋懸一切釋而勿論，迄今人賴其利。（墓誌）

公承玉几末命，參定大策，內稟皇太后睿謀，外合宗親大臣之議，君冢宰統百官者踰三月。古之所謂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惟公足以當之。（[illegible]）

成宗纂承大統，首議加上祖考尊謚，致隆福長樂之養，分寶賚親，大賚四海，凡[illegible]之治，一以倚公。（墓誌）

公在相位，上體世祖愛勤恤民隱，數下寬大之詔，散財發粟以鉅萬計，宣布皇仁，斯亦至矣。（墓誌）

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內秉鈞衡，外綜務，位望益崇，股肱心膂之託益重。（墓誌）

天祐聖元，宗臣碩輔，黃髮河嶽者不為不衆，若夫忠盡傳家，蒼穫上吉，績用著於累朝，歷中書十有二考，惟公一人當其四罪咸服，治底雍熙，既彰世祖知人之明；至於運佐重光，元貞載造，便蕃以宅西土，睦族以協萬邦，拯災救患，博施濟衆，克廣聖朝安民之惠，致君唐虞之盛，暚然在人耳目矣。（神道碑）

丞相順德忠獻王

王名哈剌哈孫，斡羅那氏。至元九年，朝廷錄勳臣後，拜宿衛官，襲號荅剌罕。二十二年，拜大宗正。二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是年入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拜右丞相。十一年夏，陞和林宣慰司為行省，王以太傅行省事。至大元年薨，年五十二。

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國書。聞儒者談輒喜。（中書劉公[illegible]碑）

至元壬申，

世祖錄勳臣後，一見異之，命襲號荅剌罕。[illegible]

人夙夜共職，惟謹，嘗從獵，馬蹶傷面，上直如常。帝命醫視

眷益重
甲戌冬十月帝御三不剌歸語　皇太子曰吾剌罕非常人
比可善遇之 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
乙酉拜大宗正 時郡縣因盜詐者上宗正決當遣使決死
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劾奏決者僅六十人耳
尋赦下所活數百人 大同民群鬪毆殺者三人死近臣以變
聞 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鬪者 京師有以偽造楮幣連
富民百餘家王盡釋之 保定諸郡旱民當輸粟京師多以輕
貲就糴有司擬為姦欲沒其產償吉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
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焉
柄臣擅威福益植知王惡己忌之數曲為邀致竟不一往其
家僮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謀撓王以事
奏請江南囚亦隸大宗正俟決王曰彼間民數令未學者一

切縱之恐生亂 帝是之而止
辛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王 廷臣奏吝剌罕左
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人 帝曰彼地朕實重躍治非斯
人不可 王遂行 拜湖廣省平章政事
湖廣南職交趾占城西控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廣且
萬里為八番兩江蠻獠布深峒間旣蛇起伏跳踉小戾則相
讎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 其王至實利稻廣先後簡條
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順軍錢粟刑獄并井有條
自宋時有巨盜嘯聚出沒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 王選士什
以方略悉擒誅之 江州隸江西省有揩民朗官府忿虐凡眾
船江中群盜皆聚為根穴交通 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數莫施
辛寅癸丑遂近震陳
壬辰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管奸宄何發侵侗以闕

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 帝問王人言廉訪官反撓吏治朕
已令視之卿謂若何 王曰憲司職紀綱察貪吏所共惡為謗
耳 帝以為然
邊將征交趾出其境 王戒曰無擾五民有奪民一菜者扶其
千夫長一軍肅然 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痏未蘇乃
復有事非國善謀也 又發湖湘富民屯田廣西為圖交趾計
王以徙民瘡鄉事固難成必且怨叛 遣使密奏輒抱券請罷
不答 俄使還報罷 民大悅 已而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戶五
千屯田擦要謂士不死瘴癘饋餉有餘 蓋實空荒之地為遐
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 其利有六 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
統焉 陷諸郡至今便之
湖廣舊撫夷秩柄臣援唐宋世為徵王曰重辛之治聖朝
可行耶 竟參罷 當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亟發廩

為之賑貸 凡災皆如之
甲午春正月
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內寧肅
大德戊戌九月朝于上都 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
行省江浙視政凡七日 綱擧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為變
入為中書左丞相 杭之耆庶伏地攀泣馬不得前
王旣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 每退食延見四方宿使訪以利
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賢晦年穀豐歉 擇可行行之 凡論議
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 其可否事猶元
化之運順無留滯 惟不言利不喜多事 以節用愛民重名
爵為務
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 王喟曰首善之地風化攸
出不可緩 乃奏營廟學 管躬為臨視 旣成 勸對 勝選名儒

爲學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祀久
未遑王總羣議奏行之（碑）
辛丑同列以或者議倡言
世祖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
陛下未有伐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媳婦國弗率
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詔諭向化苟
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弗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
餉數十萬將失紀律累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飢疫相仍比至
將士存者纔十一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徼名首釁
失士馬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碑）
癸卯敕拜中書右丞相王常言治道先守令至是選擇益詳
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獻
戶及山澤之利每歲春

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已時帝疾連歲權移中闈
羣邪交煽釁端翁忽王以身維之奸不得逞事以無撓（碑）
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脩國史置僚屬奏修功臣傳（碑傳）
冬十有一月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幾務諸當
王欲入侍疾王拒之（碑）
丁未春正月宸御晚駕時
武宗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閤下理幾務如故中闈以奸
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拒其事密記授使間走驛兩
驛始得傳馳報
武宗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爲動內外憚之視王以安會
仁宗擒滅其黨發使迎
武宗四月
仁宗及皇太后如上都王總往五月

武宗即位加太保錄軍國重事（碑）
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
詔王以太傅爲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緡黃金鼎十
二錠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疋至和林撫盜
米商衣者即斬以徇振切身恬行於爲使分遣使發廩賑降
口復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
千令取魚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
里凡十傳傳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
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即之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孛
廷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糴軍餉恒數十萬王吏視到
糴出納實崇滋弊久矣立法遏其源耕海包田既就重爲經
理歲得米二十余萬斛命賜工冶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
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以恒饒邊故大治（碑）

至大改元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禀命戎事則以安之仍
賜酒米百斛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月遘疾召其嫡
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勿違朝廷
屬其屬以闕　帝驚悼命醫偕其子馳驛行以閏月某日薨
于和林天雨木冰連日　帝大傷悼敕大興尹買葬地昌平
陽山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爾（碑）
王神宇靖偉簡重寡言不見喜慍望之儼然知其爲公輔器
其在宗王也從
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與敵遇徐按騎
突出敵背連殺失殪數人敵披靡　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
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陶稷契伊傅周
召之爲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乎乃館士教其子學由是而
觀王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至誠故其事業

之見于世剛明正大歸義煒燁如此嗚呼古所謂大臣者王
爲無愧矣碑神道
皇元聖聖相承天佑生賢相臣將臣炳烈相望人才於斯爲盛
若夫懷遠國而略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蘊江海之量負山
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感猶然而不
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惟忠獻王其人乎
神道碑

平章魯國文貞公　卷四之三

公名不忽木康里氏由國學生擢利用少監出爲燕南提
刑按察使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歷吏工刑三部尚書拜翰
林學士承旨至元二十八年拜中書平章政事三十一年
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尋召留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
軍國事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四年薨年

四十六
康里則漢高車其國內屬簡貴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
世祖時猶王也
莊聖太后遣之入侍寢同卧起寒暑飢渴曾不告勞公其元
子幼事　裕廟於東宮後因簡拔衛士子廉以宮保俾師贊
善王恂公在其閒恂從北征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辭中書左
揆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教胄子與胄游恂門者皆從之
學公年十二穎慧強敏志力兼人太傅非旬休不至家恐妨
授徒每令諸生直日以謝賓至公則侍書案朝放夕坐中門
不移否則雖推攝灑掃擁帚出必乘馬導前無馬徒從循
循安之其敬以孝猶子事父唯恐斯須仁義之言不聞道德
光輝不接也太傅異之易其國言不忽木者爲時用字用臣
固已見期用世他日誦說餘力兼記爲帙上起唐虞下訖遼

金帝王名謚統系歲年在位久近皆能閒誦　帝嘗試之其
應無滯野齋李公撰神道碑
與國學生疇致上前布官中書省尚書臺公少利用監出副
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拜貞爲使或說靜之守臣盜管帑
廪靜隸河東山西道按自有使勅不遣俾公即按歸報合旨
賜楮帛爲十千五百神道碑
二十年宣政使桑哥方見親寵恣滑詹世榮阿以進言臣能
使天下賦入倍其舊十　帝以問公對曰漢唐聚斂之臣如
桑洪羊劉晏世之初亦賞其納忠及後賊國病民怨歸於上
而始加誅雖足以謝天下而亦貽譏千古臣願　陛下無納
其說　帝韙善之以世榮爲中書右丞俾公參議省事公辭
以疾世榮纔一年敗誅　帝前公曰朕甚愧聽於卿神道碑
爲吏曹歷工曹轉刑曹凡三爲尚書其位士師用獄惟理詰

折俾自疑服不加搒掠神道碑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貸母錢天府約歲輸羊爲角如千千馬爲
蹄如千百至則悉賦所部州縣而抑其估爲民所訟勅公鞫
於大同入境歲荒發廩而始治獄得其不法百餘事其當死
服辭皆具適臣與有故者爲之解脫顧讒公以聞獄行不俟
報可而擅發廩率作違制　帝曰出使之臣身見歲惡須請
而發民餓死矣何罪唯移囚至京師公節陳款辭百無一遺
制人獲聞使搒掠汝乎對以未嘗曰未嘗則汝受其辜何枉
遂尸之市神道碑
戰將其有功北陲求欽察之奴人者皆良爲兵隸已麾下制
可乃多取編氓入籍中書遣僉行省臣王國用覆之爲所擁
正什七彼遂讒其事行不奉詔　帝怒斬之刑曹受成命矣
公入陳勑惟以欽察之奴人者出而爲兵未聞以編氓奴籍

欽察或西域河西諸人例此雜取編氓以益其軍則天下之
戶耗矣國用之忠宜推何罪而誅讒辭數四而免神道碑
北京地大震陷城郭壓死人民不可紀極勅遣一國人平章
振卹之即其地娶二妻歸公入聞既失　上遣大臣按笑之
旨且歛民望其人廷辨不服至以二婦人言者相加公曰汝
妻事盜殺臣之子又爲盜殺臣御服孰爲外夫孰爲非失其
人汗愧噎默莫對會太官特午饌皆趨出　帝顧謂左右曰
若人乎時似不能言及其辨事吐辭鋒出人有不及畏者神道碑
二十四年桑哥憤中書蕺世榮奏立尚書省盡統中書六曹
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中外爲之不寒而慄大爲勾考無遺
利矣勢焰薰天來及門者如輻輳轂自平章而下皆退則送
歸其第一日獨延公至堂親敬而忌恨日深諷臣商僞爲誣
寬入大珠貨公及拒不受伺其退食以欲罪其不坐刑曹閣
省叩請而免遂疾　帝還自上都輦載其弟野邁失班謂曰
而兄必以某日來迎果以其日公立道周見其羸瘠曰卿貌
苦於書致者頗當國臣問祿幾何對以滿瘠苦者率不給
帝曰其父童卯事朕恪勤至死是又朕所教育貧不能家何
以告爲其盡以給且厚賜之神道碑
二十八年桑哥伏誅　帝敗鄰比名至行殿廷省遣六曹
中書欲用爲丞相公辭丞相惟國人義爲義輯盜殺臣拜黑
薄及號入賂其家主名東宮之臣唯無完澤　帝審與同佳
兒哉鈞賞汝如斯人者義爲乃以爲中書丞相拜公平章政
事與春日隆大政疑令動見諮諏引右丞何榮祖同平章弁
棄凶邪崇按善良飭爲吏者皆親經術一國苛刻之法人心
洽以爲復見中統至元初治神道碑

時方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上都留守司木八剌沙不使
之入言同知西京臣言河東山西廉副受賕積泉爲千者五
十欲因以廢諸司　帝召問公奏曰是事誠有彼何爲不陳
省臺上都留司何與而知此必告者得罪其司爲此誣言緩
其事耳設廉副受賕罪止其身天下憲司何與而盡去之
帝意乃釋神道碑
中書平章麥术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戶工刑三部召公至
上都議公詰曰阿黑馬哥以領部分中書戶工敗爲制國用
使又敗爲尚書省又敗則併歸中書然以奸贓狠戾以取誅
籍後桑哥立尚書省及奪六部其威虐貪墨益極亦就誅夷
既廢復置將效尤兩人耶制是之神道碑
塔剌海求徹考中書錢穀逋懸省臣請入止之公曰無庸急
則窘衰必疑有所覆護宜聽其爲若曹小人旋踵而敗未旬
月果以贓誅神道碑
或請征海國流求與加包銀江南公曰吾元疆理天下四表
之間橫目窮髮何所不臣何資魚蝦之國始廣土衆民哉況
冒至險航不測出萬有一安之途未必利也始包銀出於河
朔未平貢定守臣以公需數斂煩民會其歲費徵之以紓急
一時其後天下例之至憲廟定制戶率賦銀四兩中統唯聽
如數入鈔實輕其舊之半今江之南復畝而稅輸酒醋課及
他鄉里門攤水馬驛遞又增包銀則重斂矣民將不堪事爲
之止神道碑
公每上前從容獻納疑者釋危者安誣者得以白　上嘗論
爲君之難以一身臨四海統萬機一或逸弛則民受其殃公
對曰誠如聖諭向使在昔帝王咸知儆戒力行善政則群生
何患不遂哉又論老臣有言天下事如圓枘方鑿能少寬之

無往不可公曰人臣當以身徇國難易在所不計燈道違忠
以求稱從則國家奚所賴耶上奇賞之（縣山王公墓誌）
癸巳冬彗出東北　上夜坐齋宮延數舊大臣問所以弭之
之道既退公獨前奏臣聞之師天象垂儆代有之聖帝明王
遇災省懼漢孝文二年日食詔求直言輔不逮辭切義正其
在方冊乃誦其辭曰至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
股肱也其悉思過失丐以啓告務省徭費以便民　上拱坐
以手加額曰朕誠意已萌卿其斟誦之諸大臣復進令再誦
公奏曰聖人之心與天地通災不難弭若桑哥者宜捷給特
試用之彌彌姦恣肆毒吏民中書不敢詰臺察未嘗糾因一
人之言即正其罪天下稱快臣知聖心與天地通而漢文有
所不及今星芒之儆咎在臣下詳論欵接自四鼓盡是早進
膳輟盤珍手賜之其忠懇之志感事數言類如此（墓誌）

三十一年
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元勳子孫已極貴者不入侍惟公嘗藥
以及彌留無頃刻不在側有少故出猶必求之其後格天發
引　成朝繼極其爲升祔大室請謚南郊皆公領之　上以
先朝舊臣猷爲倚毗禮遇益優詔令修行法制因革皆出其
手（神道碑）
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乃力新風紀推擇士子有令望者
皆置廉使爲政不皎皎以千譽惟存大節遂立臺初詔以行
不繫其令一郡守子受賕迫使證父公曰持憲之臣職在宣
化清俗所以厚人倫也今使證父何以興孝天下罪其子則
父視人已靦面目有省臣取人玉帶惟奏入贓廢棄終身御
史輕之則曉曰大臣貪墨古人唯曰簠簋不飾蓋不忍暴其
惡非苟私之所以勵廉恥也今而曰輕將與小夫賤隷同笞

辱乎非刑不上大夫古人制律之本也人多其平恕（神道碑）
四年徽仁裕聖太后崩公因過哀所苦增劇上使其子式馬
理團皆尚醫視之知其無及但附奏謝而已乃申飭祝宗酒
蒲引數觴以斃　天子震悼遠近士夫撫几伏筵哭失聲曰
雄拔方以扶植聖道仰如喬嶽不謂今也無依往矣哲輔亡
矣來固有位其相矣非吾黨矣行吾將誰尚矣都城之民爲
之罷市（神道碑）
公自爲相左右兩朝位王軍國驅馭極矣被服唯儒生公退
未嘗廢書自號靜得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高位自卑
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爲顧望重輕者十年（神道碑）
公經德速應明允篤誠動叶矩度而未嘗爲近名之事至於
故舊之義雖久不渝獎拔士類寸長必錄其行業表表當
世不泯（墓誌）

平章武寧正憲王　　卷四之四
王名徹理術只吉氏由宿衛擢利用監卿至元二十八年
拜御史中丞明年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拜江
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七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九年入
拜中書平章政事是歲薨年四十七
公生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
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資秀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
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許
（撰公神道碑）
至元十有八年入見　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時詢
民情細微數告無隱（神道碑）
一諸侯王稱兵東北　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
撫過人識言音嗜啣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餘之民艱窶剩

虜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駝羔飢者亡慮數十萬人神道
擢利用監古式庫也匪爾往　帝心人者不以付之神道
二十有三年詔求遺逸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斂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其議可神道
二十有四年桑哥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貲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為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為討句鉤考寄權諸省承風鄰省已剔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職追擊收坐岸獄充牣捞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黙數其奸贓　帝

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　帝以為醜詆大臣失朕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隱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　帝意始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捧守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討句者皆出之又命羅蜜憲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兒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哥之姻鄰省要束木皆臨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餘不入其家為　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擁蔽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阿有怨於臺吏其湯怒自傳獄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義數年贓終未入抱案　帝前示曰猶是可見條梁春為兩緣半印公曰緣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誣人

餘半烏在其人言塞　帝顧罵而起臺臣始釋神道
拜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踐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鴻擣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鼓譟偃旗仆鼓賊或偽降覘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暴虐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殺汝反名而加誅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擒間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漫南粤大兵臨之御生隨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歲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壁畫諾而已神道
帝不豫公歸京師宵侍晨夕勤然憂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迎

成宗龍庭入踐天位神道
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謂曰明詔責使廉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贓以多為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　帝聞之以為得職風紀大體儀式括臺神道
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瀕淤歲久留民利之當水出冷漲為圍田以故瀰漫壅遏沮洳廢墟民不可稽八公發卒數萬浚決捷石塢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承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神道碑 [illegible]

星厚身結以防其卑隆為瞬事以防其攻穿時作龍以防其
衛隄上以減盛下以殺漲工溢力賞畢洞集泉共趨事起
尤始於天曆八年冬十一月望前二日西自上偏器界馬起
善訖費鄉嘉定石橋鐵搶纖八絢長三十八里一石八十一
一步二尺凡一丈五尺閘二十五丈役夫為萬一万五千萬工
百六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斤有奇匠成許二謂樂得過度
置陽寶器附以時物無缺
璝氏典氏闕而事竟集

力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
平纔一寒暑貴異已相曰方　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
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於朝之
士在野之民爾皆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知吾
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幣不滿一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
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為仁不富之貴既貴顧
矣然夫人教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神道碑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四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

卷五之一

王名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文
獻公履之子為燕京行省員外郎歲乙亥城降遂屬　國
朝後從征伐諸國辛卯拜中書令癸卯薨年五十五

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於太玄
私謂所親曰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
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為名字神道碑

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
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神道碑

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欲就章宗特敕就試則中甲
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
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為左右司員外郎明年京城不
守遂歸　國朝神道碑

太祖素有併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
見　上謂公曰遼與金為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
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讎君父
耶　上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諮訪神道碑

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　上惡之公曰
此克敵之象也神道碑

庚辰　上駐蹕於西域尋斯干城時一月五月朔微月皆見
於西南公因別造庚午元曆進之其進表云遼唐以來其書
大備經元創法無慮百家其氣候之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
之盈虧五星之伏見疏密無定先後不同蓋建都立國之各
殊或歷歲年之漸遠不得不為差也唐曆八徙宋曆九更
良以此夫金用大明百年纔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不啻千

程昔密今疎東微西著以地遼而歲久故勢異而時殊今以二月五月朔微月皆見于西南較之於曆悉為先天誠所未聞而未見也若夫漢唐以來曆筭之書備矣俱無此說以是論之月惟至晦則一日不見是二十九日有月也豈聖人命月之意本諸此乎今以星曆考之是年正月四月雖皆為大盡蓋亦未有朔日見月者也（[illegible]）

是歲冬大雷 上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神道碑）

國初未有曆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蝕公言不蝕及期果不蝕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蝕回鶻人言不蝕其夜月蝕八分 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况人間事乎（神道碑）（又叢談云庚辰歲公在尋思干城當五月望以大明曆考之太陰當蝕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矣蓋大明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未盡時焉知不為中國之子正乎[illegible]里差之說[illegible]二書所載不同）

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 上以問公公曰女眞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 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神道碑）

行次東印度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汝軍宜早迴 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 陛下無疆之福即日下詔班師（神道碑）

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駞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神道碑）

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神道碑）

己丑 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即位願無污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illegible]）

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與兵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絕之（神道碑）

自 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千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 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 上深以為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神道碑）

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石抹咸得不激怒 皇叔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

不宜重用且以民戶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為同列為之股慄曰何必強為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 上察見其誣怒而逐使者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 上特命公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神道碑）

辛卯秋八月 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 上笑曰汝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帛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燕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神道碑）

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 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 上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敕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奏聞（墓誌）

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為採煉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

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 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神道碑）

壬辰春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神道碑）

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梁將下首將速不解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 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 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神道碑）

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神道碑）

[illegible]

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

貳今敵國已破夫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
上吾乃停其禁（神道碑）
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
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盡懼死耳若許以不
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旬月之間山外悉平（神道碑）
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虎初方事進取所降下
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
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戶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
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
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
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
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神道碑）

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
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
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
十餘日其議乃寢（神道碑）
丙申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
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
足以為恩 上曰業已許之公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
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
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
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
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
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神道碑）
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
獲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
吏取借回鶻債銀周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
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然不能償公
請於 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
歲月近遠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為定制（神道碑）
侍臣脫歡奏選室女勅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 上
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
宮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
陛下耳 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
漢地所有蠶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
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神道碑）
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
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

之（神道碑）
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乏則豪奪民
馬乘之城郭道路騷動所至則須索百端使節指揮毆捶
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乃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神道碑）
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公奏並仰中書省依式鑄造
由是名器始重（神道碑）
戊戌天下大旱蝗 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
權行倚閣 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
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
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民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神道碑）
燕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
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
利豬雞劉廷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

銀一百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
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爲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
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爲班超之言蓋平
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神道碑）
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戶口
滋息增一萬二千定而回鶻奧都剌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
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
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爲所啗 上亦
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
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
（神道碑）
公正色立朝不爲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
休戚辭色懇切 上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神道碑）

上素嗜酒晚年尤甚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
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 上悅賜以金
帛仍勑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神道碑）
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絶諸醫不能療
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時姦臣擅政鬻獄賣官專令回鶻
控治諸國公對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
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爲證
后亟欲行之公對曰非君命不可 頃之 上少蘇后以爲奏
上不能言首肯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一月 上勿藥已久
公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畋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
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illegible]）
壬寅春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

太宗遺詔在遵而行之社稷幸甚（墓誌）
奧都剌合蠻以貨取朝政執政者皆阿附唯懼公沮其
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輙中止之
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令從意書填
公奏曰天下
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
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奧都剌合蠻奏准事
理令史若不書塡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遵行若不合理死
且不避況斷手乎 后以公先朝勳舊曲敬憚焉（神道碑）
公天資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平
居不妄言笑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素不嗜
酒間與賓僚宴集終日端坐平生不治生産及其薨也人有

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皆入私門 后使衛士
視之廩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誡其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
則屬私亦可學也（神道碑）
（[illegible]）
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絶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
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
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
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戛戛乎其難哉幸賴
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
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賜矣若此
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神道碑）

公名惟中字彥誠弘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漢
上領軍前行中書省癸卯拜中書令壬子出為河南經略
使遷陝右四川宣撫使己未王師伐宋拜江淮宣撫使是
歲薨年五十五
金末公以孤童子事
太宗自知讀書有膽略
太宗器之弱冠銜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威靈敷布條要俾
皆籍戶屬吏數年而歸乃有大用意（郝文忠公撰神道碑）
廓出太子伐宋命公於軍前行中書省克宋棗陽光化等軍
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集伊洛諸
書載送燕都立周子祠建太極書院俾師儒趙復等講授公
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神道碑○又周子祠堂記云初周子祠祀之禮富於江左而未至於河朔公在中書省嘗其事乃建太極書院於燕都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太極圖通書西銘九經於壁講學為師儒凡能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為道學生）
耶律楚材罷遂以公為中書令
太宗崩太后稱制公以一相負任天下（神道碑）
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詔以公宣慰公按誅之
出一府縲囚莫不健其決（神道碑）
金亡恒山公武仙潰于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
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出沒劫掠數千里詔會諸道
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平（神道碑）
憲宗即位　上以太弟鎮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為河南
道經略使初滅金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為河南道總管貪着
金源故地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二十餘年公至召福聽約
束福稱疾不至公命設大梃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爾不奉
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見公公即挃大梃擊踣
之數日福死百姓鼓舞稱快河南大治（神道碑）
遷陝右四川宣撫使以諸軍帥横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
人之夫而奪其妻其子告公公戮之以徇關中肅然公語人曰
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虐良民無所控告不去
不仁何以為仁乎（神道碑）
歲己未　上總統東師奏公為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使
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師並聽節制師
還薨于蔡州公出入柄用者二十年天下畏其勇而懷其仁（神道碑）
皇朝從濟天命奄有區夏經略海外既一再傳始究內治用公
為相與天下休息公乃恢張規模維繫綱紀誅鋤兇渠豢養
黎獻整頓衣冠收藏典籍斯民得以遂續遺命吾道賴以不
亡天下復見中國之治槩公力焉（神道碑）

十一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五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六

總帥汪義武王 卷六之一

王名世顯字仲明鞏昌人金季以戰功擢千夫長累遷鞏
昌府便宜總帥金亡踰年始降
國朝職仍舊錫金符從伐蜀有功癸卯歲卒年四十九
公系出汪骨族貞祐二年西北亂凱階戰功起家爲千夫長
八轉領同知平涼府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進征行從
宜分治陝西西路行六部郎中西南調度寇迫公發家貲率
豪右助邊隣郡效之軍餉以之不絶六年以鞏州衝要之地
升鞏昌府改兼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是時所在殘
滅饑疫荐臻公與便宜總帥完顏仲德撫將士吏民出保石
門九年仲德勤王東下公拜便宜總帥制言大約倚以社稷
爲念公感泣自奮王於根據莫不精隨明年京城失守郡縣風
靡公獨爲之堅守越二年猶按堵如故而外攻不弛謂其衆
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
爵厚祿死其分也然者實罪與其自經於溝瀆姑徇一時之
節孰若屈己紓斯人之禍會頓兵城下舉府官屬耆老特牛洋
酒幣迎謁焉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爾何也對曰
有君在上實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王大說勒其下絲髮無
所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旦詣行帳寵之以章服職仍故
即日南征鳩士馬截嘉陵蹴大安未幾覲旋齎虎符[illegible]

[illegible]

館中

丙申備前鋒進次大安南田揚諸砦結陣來援公陀輕騎五
百擣之衆亂首尾不相接潰走日暮南將曹將軍潛兵作掎
角計公單騎馬突之格殺數十輩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王嘉
斷之賜名馬佩刀公退語所親曰吾已撤蜀之藩籬行襲其
堂奧矣碑神道
丁酉春夜入武信城燈市帖然出其不意全獲府庫遂躡資
普碑神道
戊戌軍趨閬州南都統青閬劉沮山爲栅公選數百騎奪栅
而入多所俘殺得其輜械乘勝趨資州壁山閒識公旗幟駭
怖奔遁遂乘嘉定峨眉以歸碑神道
己亥秋俾隸塔海公節制道陰霖雨阻深攀木緣磴徹開州
閫蜀軍列萬州南岸公伺夜伏兵上流舟北岸以疑之餘而
由上流鼓革舟而下與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公返而搏
之幾無噍類跡巫山與援軍遇復斬三千餘級比春分兵擬
江引還及涪州備浮梁信宿而辦以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
守者閉門延敵他將莫能支公提戈首出人服其膽勇斷併
力以拔其城天大暑乃罷秋覲 帝嘉其功賜金符公拜
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何預焉 上樂其知體首肯者再
四碑神道
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百萬衆馳書索戰十月五日公略地
成都傳城而陣彼銳氣卻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 十二
日夜田顯縋城效款覺之公曰事急矣叱將城入救軍民從
顯而出者七十餘口擒陳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銳五百擣
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門盡閉三日軍畢集又三日克之露
布以聞王擊節咨賞仍賜田顯符印碑神道

癸卯春公且疾忽被召即戒首途既見錫虎符摧便宜總帥
手札付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
成岷疊西和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惟公裁決以受深責重
疾再作竟不起神道碑
公器局宏遠資仁孝奉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旨酒不
遠數千里載歸以備滫瀡忌辰不御酒肉劬勞之日必致齋
薦祭喜儒術聞介然之善雅接無少倦羇旅寒士至解衣
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篋書數千百卷而閱盡之
之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之於子弟然臨陣整肅無敢干
者閔新民未輯刑清役寡緩所不免循度力緩期不至甚暴
上下相安不聞告訐或有牽連議從寬釋同屬異牢者多蓋
力賻聚之每事先立規程而後趣之以及訟庭驛舍則靜若
隆平時休沐對客命觴犍歌投壺而已燕居逸遊若不勝衣

遇敵先登刈旗斬將勇歷三軍雖古名將無以加矣神道碑

萬戶嚴武惠公　　卷六之二

公名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金季振東土歲庚辰籍所部
州民來歸太師國王承制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
甲午朝于和林授東平行軍萬戶庚子薨年五十九
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不治生產為人美儀觀
喜交結好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
為出死力以故得脫去遺山元公墓碑
癸酉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為兵以公為
眾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
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
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為守禦計公出督租比
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于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

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依益都主將以避之宋
因以公為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
皆公所節制矣神道碑
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請
於主將主將逗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
宋不足恃七月謁先太師國王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
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以獻太師承制拜公金紫光祿
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神道碑
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于宋公兄
及夫人杜氏皆遇害辛巳公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
平守將和立剛棄城走公入居之神道碑
壬午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泉海叛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
軍西下郡縣多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

將孛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
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眾尚數千義
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
與孛里海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
已迫即連擊孛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
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帶孫取彰德明年
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為諸道之
冠神道碑
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帳殿
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錫公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
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神道碑
甲午朝于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
初公之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又是畫境之制行

公之地於魏則別為大名又別為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充濟單歸于我（神道碑）

丁酉九月詔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墾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袵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前所措畫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所之辟置皆良法遂貪墨願指所及竭澤孝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于塗則知其為善俗觀于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　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優䘏如此（神道碑）

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邪得無疾痛以沒足矣（神道碑）

公既握兵柄類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乃更折節自厲聞

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徹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肅不可犯至於仁心爲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神道碑）

初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鄆王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公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農種以給芻秣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殺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東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鹽壁一縣當屬者五萬人公悉救之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貲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來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飢生口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犯者保社皆坐逋亡骨柴無所於託僵尸蔽野公命作糜粥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者不知幾何人矣（神道碑）

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閻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爲賙恤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又如此（神道碑）

東州既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賻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斷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蓋有不勝書者故聞公之訃遠近感悼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神道碑）

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獲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英傑之士爲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舉心之去就初貞祐南

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握勁兵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之所以爲楚爲漢者皆倚之以爲重王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運其能若是乎（神道碑）

萬戶張忠武王　　卷六之三

王名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金末自遼中都留守行元帥府事國兵至被執授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金亡入覲遂爲萬戶將兵伐宋中統二年以年老乞致仕封安肅公至元三年城大都判行工部事進封蔡國公五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倜儻不喜讀書略通大意工騎射尚氣節喜游俠金貞祐間河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族黨數千家壁西山東流埚

選壯士團結隊伍以自衛遠近憚之莫敢犯以功授定興令累遷清州防禦使中都路經略使苗道潤表其材加昭勇大將軍遂領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興定初道潤爲其副賈瑀所害瑀不自安遣使者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力當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會易水之軍市川告以復讎之意衆因羅拜推公爲長事聞遷中京留守兼知大興府事時戊寅夏五月也公年二十有九王文忠公撰神道碑[illegible]方會兵攻瑀而國朝大軍出紫荊關遂率所部戰于狼牙嶺

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強之公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爲它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故卒稍稍來集主帥恐公爲變質二親于燕公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委質爲未幾復舊職建旆而南下雄易安保諸州然猶不忘道潤之冤必欲誅瑀而瑀據孔山臺拒命自若遂攻之臺無井泉汲山下公先斷其汲道瑀乃降公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王文康公撰墓誌

戊寅又從治滿城城小而缺真定帥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來攻適令軍出帳下才數百人公以老弱婦女乘城帥壯士突出敵後毀其攻具且策其帥老而怠從數騎策馬揮槊大呼入圍敵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敵大潰追擊遺尸數十里乘勝攻完州下之[illegible]

[illegible]祁陽曲陽等帥皆來降遂圍中山仙遣其將葛鐵槍來救戰于新樂流矢中公頷落其二齒公拔矢以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仙猶畜憾還憲城令劉成將兵來侵公生擒成而復縱之墓誌

己卯秋八月南掠地至鼓城單騎入城諭以禍福鼓遂降進攻深澤寧晉諸縣皆下之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莫不聽命嬀山汲側鹿兒和和對壘狼山諸砦相繼望風納款公之威名震河朔矣墓誌

初公在鄉里閭賈瑀以軍三千掠其境當饋而起潜入行間伺其行及半奮踊大呼多所殺傷衆疑其有伏委仗而遁信安張甫亦嘗以數千人圍之時全軍悉出所留無幾公三分之更番接戰甫與公相聞而不識也因問張君安在公紿應曰適出且還我曹卒肆耳甫懼乃退保定王子昌阻水爲固

它將莫敢近公冒險徑渡出其不意生擒之以歸其勇略類如此[illegible]

陣境帥僕散張哥者素與公不相能既而爲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長上也奈何擅殺之卒窮其主名斬首以徇神道碑

丁亥春以滿城地隘不能容衆乃移鎮于保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公乃剗荊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亡不數年官府第舍爽然一新向者井泉鹹鹵不可飲食遂引雞距一畝二泉鑿城門而入疏爲長河以流城[illegible]樓觀相望陂池映帶若圖畫然遂爲燕南一大都會墓誌

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墟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闉闠然堂廟殆非清廟居神之所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殺與一新講肆之舍庖廩之所以次具舉高廣其舊

幾於倍蓰又爲肇支撥于南盤壁戍于西歲戊午春告成迎
神于廟釋奠以落之陵川文集
壬辰天兵渡河明年汴降諸將爭取金繒公獨入史館收金
實錄秘府圖書仍訪求鄉曲耆舊望族十餘家若高戶部夔
李都運特立趙禮部三子贊克剛克基揚翰林子與增曾庭
揚護送北歸其請汴梁殘蹟復陷汝南攻徐邳人貨不身先
士卒攻城轉鬪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衄墓誌 [illegible]
[illegible]
甲午入覲 上勞之歷數戰勳曰某軍之勝汝之功也某州
之拔又汝之功也如親見之乃論功行賞陞萬戶易金虎符

公於江淮遇戰輒身親搏戰深入斬將刈旗折馘執俘而出墓誌 [illegible]
[illegible]
己亥詔公以本官節制河南路兵馬初乙未丙申間諸道所
統仍金之舊保居無事之衰分隸無幾辛丑特詔還之并州
爲府錫名曰順天別作一道賜御衣數襲尚廐馬百所乘大
宛名馬一墓誌
大河自汴已失隄障南放分流爲三祀爲中渠南接渦溴東
連淮海浩瀚無際宋人恃舟楫之利駐亳泗犯汴洛以窺河
南大帥察罕以公威名素爲敵人所畏奏公總諸軍鎮杞公
乃相地形以殺水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士結浮梁以通往來

遠斥堠以防衝突津要既固奸謀坐折瀕河居民始得耕稼
矣久之移鎮亳社亳去杞又五百里四面皆黃流兆舟楫莫
能至公至之日首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甓以甓又爲橋梁以
通歸德人民至集商旅舟車往來如承平時宋人眈視莫敢
犯墓誌
己未從渡江十一月奉旨總領蒙古漢軍城白鹿磯公別
遣將掠地千里南至潭州庚申二月還自江上墓碑
公氣貌雄毅御軍嚴整號令所及將士凜然恩信素厚賞罰
分明摧堅所指士爭前死敵莫敢反顧故所向有功前無堅
陣神道碑
公將南渡也語於衆曰吾截首二十年殺人多矣寧無冤濫
自今以往軍不復殺乎如其言還他將俘四將被戮者亦由
爲勸諭而活之降人銳爲救活徙所則百方贖求必得而後

已或求於我亦未嘗不與也神道碑
軍興以來貧人或有所假貸勢家出子錢要利如羊生羔歲
輒倍之往往責田宅鬻妻子不能償公與真定史侯奏乞民
間子錢至倍而止不得展轉滋殖朝廷從之神道碑
公性喜賓客每閒暇輒引士大夫與之談論終日不倦歲時
贈給或隨其器能任使之神道碑
公嘗以家人數千口求爲齊民高陽公張甫元帥牛頭之役
皆嘗與公爲敵既歿其妻子流離不能自存公皆厚加收恤
其周急濟困之義皆毅然爲之墓誌

元帥張獻武王　　卷六之四

王名弘範字仲疇萬戶忠武王第九子初代其兄攝順天
府事中統三年授行軍總管從征李璮至元改元授順天
路總管移守大名六年兵圍襄陽授益都行軍萬戶改亳

州萬戶宋亡拜江東道宣慰使請以征衙兩王洎拜蒙古
漢軍都元帥十六年冬靖海平入覲十七年卒年四十二
王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
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
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異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
者故你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野齋撰墓誌
中統二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
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豐餘於忠武忠武曰汝試即安
耶不與乃命之曰濟南大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
勿避險地險則已無備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而自來犯
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
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圍壘殺矣我易受攻而復不至謂我
非怯也乃堅壁內作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後夜其壕
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及岸軍陷其得
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勢遂敗死論功王
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為亂者
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間諸侯諸侯罪不自安遂罷其子
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
至元二年移守大名事上疏服行民間察其所患前見倉吏
收民租視所當輸倍徙然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
大悅是歲大水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
擅罪王王請入見奏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
非擅免也　上曰何謂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
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
取有恆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體其功

閒
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璮所教也號勇悍難
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為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
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襄道絕郢復之援王者曰鹿門有
張九道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
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百貨乘江流泝衣根
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
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
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
恆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摔薄城諸將
曰彼眾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城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耶敢言退者死即披甲上馬橫戈立道偏將李庭當
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敵之步陣
開陳而特王下令曰聞鼓皆進騎來鼓勿動敵陳眾入陣我
不為動至再且卻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
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
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
中王肘王東創見丞相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
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
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戰先登遂拔樊襄
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
將校行賞有差
十一年丞相伯顏師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
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
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轉戰而前大兵
繼之賈似道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詭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絕脊殷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論度秉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驛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廟堂碑

十二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鍮伎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叫聲動天地而敵人亦不竟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殆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戰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陣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賜名拔突云廟堂碑

是年冬丞相伯顔以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雖於前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俯服竟取降表來上廟堂碑

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援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廟堂碑

十四年拜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朞月境內稱治廟堂碑

十五年王入覲請於　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不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令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而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孽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　上壯之出尚方寶劒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劒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它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遂擣三江虛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它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圍結壘立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廟堂碑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顏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它將自

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猶視不相下有驕蹇者終敢違其
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皆懾服聽命時宋人猶
居海中塚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
師當之以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
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焚
其宮室而宋益困然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
招世傑世傑不從李恆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
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
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
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
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
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
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

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集我舟如蝟
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
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衛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
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
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
之陽紀功而還[illegible]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恩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
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
畫必盡技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技都病甚矣臣必不
可不見者宜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
庭面闕再拜退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別遺言毋厚
葬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
服毋忘語竟端坐而卒[illegible]
王素敝性喜讀書涉目成誦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騎
射如畫機明氣銳口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接物於衆
己不以為重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
為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落落理辯愈明初丞相伯
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軍令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
法凡以軍事會集期而後雖貴近材勇與所貸爾何敢後衆

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
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傳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
事央谷之奇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之奇將就考驗
王曰之奇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
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
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樯以戈使
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
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
師聞王薨為之垂涕[illegible]
[illegible]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
薦禮之於家塾以為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
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

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為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賜與即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宜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体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神道碑）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七

太保劉文正公　卷七之一

公名秉忠字仲晦順德邢臺人少隱武安山因祝髮從釋氏游後居雲中從海雲師應召北上留侍潛邸凡征伐謀議皆與焉至元初翰林王鶚請公改正衣冠　詔從之遂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十一年薨年五十九

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歎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於武安山天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為僧以公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游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謁　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海雲南還公遂見留（張文謙撰行狀）

錄事公卒訃音至公懇求奔喪　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服除被召復還和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率皆尊主庇民之事　上嘉納之（神道碑）

邢州古名郡也國初為某官食邑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五七百公言于　上曰今邢州破壞如此當得良二千石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如故　上從之請于　憲宗以耕為邢州安撫使肅副之兩人皆儒者廉平向正既至蘇枯弱強肥鋤剔荒由是流民四集宅爾宅田爾田未幾改邢州為順德府（神道碑）

癸丑從征大理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公之謀居多甲寅從征雲南己未從伐宋由楊羅渡濟江公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悉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于外又所至必捷而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慰藉之　上曰善即

命忽剌孫以諭其志故人人踴躍皆樂爲用進圍鄂州閱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文集

丙辰　上始建城市而修宮室乃命公相宅公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卜云其吉厥既得卜則經營不三年而畢務命曰開平尋升爲上都文集

上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以天地以好生爲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神道碑

庚申　上正位宸極命公曰凡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斟其議擬以奏公即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深稱　上意詔下之日綱革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鄱陽忠宣公行狀

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書記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參惟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今聖明御極萬物惟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　上覽奏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戶甚衆公齋居疏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神道碑○又見單公履撰墓誌云公臨大拜以天下之重爲己任以身徇國知無不爲[illegible]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之大體者[illegible]又嘗[illegible]文集云由太保之奏劉議也因言高帝有言吾乃今[illegible]公嘗言之書此上曰[illegible]

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薨訃聞　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神道碑

公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弊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哀戚與備禮典而執通喪者無少異也神道碑

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豐功偉績之臣不爲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公爲稱首　上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惟公獨無所求閒燕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招蒲輪所逮耆儒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致無虛月迄今三十年間揚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神道碑

丞相史忠武王

王名天澤大都永清人歲乙酉嗣其兄職爲都元帥己丑授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壬子授河南經略使中統元年授河南宣撫使尋兼江淮軍馬經略使二年入拜中書右丞相至元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復拜中書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十一年與丞相伯顏總兵伐宋至郢以疾還十二年薨年七十四

歲庚辰金將武仙以真定降太師國王命公兄天倪充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即鎮守俾仙貳焉公時年二十餘身長八尺騎射趫勇絕人屬纛鞬署帳前總領[illegible]家傳

乙酉春公護母北歸仙尋叛都帥遇害府僚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在近郊即廻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共國之讎死亦當往況不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

行次蒲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即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笑乃亥統精甲三千爲援合勢進攻廬奴仙驍將葛鐵槍擁萬衆來拒公擬圍迎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殷地無不一當十萬氣懾會日暮退依泒水爲阻公料其惰歸敵必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生擒鐵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砦其年夏六月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又圖竊取公同國將槊諸哲皇扼仙軍不得進義斌勢熾山自固公令監軍孫某提銳卒五十公略其後以鐵騎蹂之斬義斌戮下自是義勇之名軒振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謀者匿大歷寺夜斬關爲內應公跳走賽守帥董俊以全軍援公復與笑乃亥破走仙主帥怒民之反覆驅萬人出將勦之以示威公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

制令殺之何罪乃全釋之公廼繕城壁備武備爲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損甘攻苦與衆共之於是招流散撫瘡痍拔荊榛撤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聚以次完治然高公抱犢諸栅仙之巢穴也不即剪覆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蟻尖蒼峪馬武京等砦 家傳

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黑馬蕭札剌居右詔爲萬戸其居左者悉爲千夫長遂以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諸侯兵隸焉 家傳

庚寅冬圍仙於汲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鋒殆交不利諸將衆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刃搏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逸去復取衛州 劉傳

壬辰 太宗由白坡渡河詔公以兵會河南至則

睿宗已破合達軍於三峰山命公略地京東遂招降太康柘縣兇與睢州追殺帥臣完顏慶山奴於陽邑 家傳

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眩明日大軍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躡其後金將完顏白撒將兵尚八萬我軍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軍會睢陽撒吉思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公以事赴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 家傳

金主入蔡諸道兵圍之公當其北面汝水阻其前乃結筏潛渡血戰連日金遂以亡 [illegible]狀

金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以民猝不能辦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積累倍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集驗籍來徵民至賣田業妻子有不能給者公請闕奏

其事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戸充籍其征賦差貧富爲定額詔皆從之諸路未爲定制 家傳

戊戌己亥間仍歲蝗旱復假貸以足貢賦積銀至萬三十餘錠公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傾其家資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償遂折其券 家傳

監郡忙哥撒兒以國兵數萬散處州郡間代桑蹂稼生意悴然公奏

太后悉徙居嶺北由是田里遂有生之樂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於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也 家傳

國朝自金亡歲有事於宋公未嘗不在戎行襄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怒其攻久不拔命徑乘其城公先登戰酣力竟爲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掎角以綴我附公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奮擊乘勝決覆溺者萬計及取

光化復引絙首上立陷其城復州之役敵以闘艦三千艘鎖
湖面爲柵公曰柵破則復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
前壞柵無遺復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宋人以我圍遠勢分綫
急首尾莫應敵乘夜果來斫營公單騎迎戰手格殺數人𢧐
下繼至盡驅敵人入淮水至則撤除州縣盱眙揚寶應瀕江
渚湖且破且降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
懾敵樹功未嘗不在羣帥之右及策勳盟府推讓行閒寸長
不掩故諸將曲盡其智能士卒樂出其死力論者謂公智信
仁勇有古良將風
上在潛邸壬子春行幕駐嶺上極知漢地不治河南陝西尤其
憲宗方倚任於牙魯瓦赤乃因朝覲請分河外所屬而試治之
乞不令牙魯瓦赤有所鈐制詔許之是時河南民無依恃差
役急迫流離者多軍無紀律暴掠平民莫敢誰何邊無備禦

宋人跳踉內地之民多被殺虜 上舉公與趙公璧立經略
司於汴而代治焉公於是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領
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税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
倉以給軍餉人始免攘奪矣立邊城以遏寇衝民皆得以保
全矣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利則興之害
則去之不二三年河南大治行於野民安其樂如出于塗商
免其露剽觀民俗則既庶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闘
而勇公戰威行惠布陽開陰闔內外脩治略無遺策河流遠
濯衛亦復承平之舊宋人爲榮其北門矣行狀
癸丑夏 上在六盤召公議經略司事公因奏曰始臣攝先
兄軍民之職先兄有二子民權已歸其長擯兵柄又歸其次
權臣可退休矣 上曰無夫之婦無父之子誰當顧恤此卿
之良德也問以退休之由公對曰臣一門三要職分所當辭

上曰昔
成吉思皇帝封有功者十人爲千夫長因諭衆曰今所封之人
有年幼者汝等無疑此人父兄俱有功於國未及封賞而死
豈得不報又一家三子其一襲父職其次多才能固不以既
官一人而不用也又其次或立功效亦不以已官二人而不
用也豈無一門三要職者竟不許辭行狀
丁巳春詔左丞相阿藍答兒勾校諸路財賦阿藍答兒性苛
刻鍛鍊羅織特功爲罪例遭凌辱公以勳舊獨容假之公曰
經略事我寔主治是非功罪理當我責今捨此而罪餘人心
何能安用是得釋者甚衆家傳
戊午秋 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
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艦艘千餘溯嘉陵江來犯逆戰不利
上命公御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總舟師順流縱擊

殺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卒全師而還家傳
中統元年 上即位首詔公問以治國安民之術公具疏以
聞大略以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
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
以防奸庶能上下不應內外休息 上嘉納之命公之鄂渚
撤江上軍既還詔授公河南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畧
使行狀
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公既秉鈞衡細大之務知無不
爲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
之必犯体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請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
以綜名實設攝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簡賢能霈恩澤以安
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董
正其機務家傳

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罷之賦稅
繭絲法畫均一論曰之際國相儒臣閒說諸彌縫必使情
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是上下交孚帝載
熙緝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至元文物休明階太平之治者
公之力居多 家傳
秋九月扈從北征次昔木土與阿里不哥遇 上命線真將
右軍公將左軍合大勢蹙之北兵潰遁 家傳
三年春李璮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 上命親王
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璮兇狡難制命公往公受命不至
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以深溝高壘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
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璮降公擒璮斬軍門誅同惡數
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
門迎降初公將行 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

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
入見 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 [illegible]撰神道碑
璮平公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
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綬而退 家傳
至元二年 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以公為左
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屯居之策不二三年國
容軍實蔚然可觀 家傳
六年朝廷營取襄漢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至則相
要害起一字城聯亙諸堡斷兵餉絕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
基明年以疾還 家傳
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丞相安童諭公
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可商

量小事不必煩卿也 神道碑
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
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志明年春詔公與丞相
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趣郢諸渡江中道病不能進
上聞遣使勞公仍賜詔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宣力者多矣又
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殊憂勞可
且北歸善自調護 [illegible]
卿 [illegible]
公還真定 上又遣其子杠與尚醫視因附奏曰臣大限
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薨略不
及其家事 家傳
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四朝
師表百辟粹古社稷臣而氣貌循然若無所為者及臨大事

論大政裹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佑國尊主
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泊然是避若將有
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儗之郭汾陽而器量閎弘識慮明
哲又根於天性然 家傳
公孝敬友愛忠信誠篤明而恕寬而肅言約而理到氣和而
色莊人誣之而不辯人譽之而不喜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
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其行己也知時識勢其臨事也應
變制宜 行狀
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自積力久義精理貫
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加詳者
至於失誤顧望蔓害戕性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
誠無愧於古人 家傳
初武仙既害都元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以職歸

之　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鮮卿此舉殊可嘉尚朕
自有官畀之卽詔楫爲眞定路兵馬都總管又奏以姪摧充
唐鄧軍萬戶
憲宗駐六盤也詔發民爲兵勅使擬公子爲帥公曰吾昆弟三
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嗟服竟以姪子
樞充新軍萬戶 行狀
公嘗戒其子姪曰史氏起隴畝際風雲憑德祖助其將幾何
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荅乾坤大造累朝之恩私
乎若以王事殁身邊野褁馬革歸葬吾素願也汝等謹服此
訓苟違吾言與恭吾丘墓等耳 家傳
初公之取衛也獲衛士蒲察輔之公問金朝才幹之人汝識
者誰輔之以近侍局副使李正臣對及破歸德縛數人將殺
之公問一縛者爲誰曰我李正臣也公救免遣人護送至眞

定後任爲參謀一路事悉聽其施爲揩注爲每南征北覲公
必署空名委劄數十通有可用者卽書畀之或譏間之公一
不聽衛既爲公食邑卽命宣前參議王昌齡治之衛前爲蕭
帥所節制凡蕭氏所署攜虔之吏所行蠹政一切罷之失職
者造爲誣毁公用之愈篤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類如此 狀
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
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侍講
公爲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
張頤齋陳之綱楊西庵孫議事張條山擢用薦達至亦顯云
家傳
憲宗駐合州也一夕詔鞏昌汪帥及東諸侯軍各摘銳士若干
以備宿衛命公總之有遂將蒲察瑤者假寢不爲下公舍容
之明年渾都海平行荃上其功獨瑤名闕公問之或以前事

對公曰若戰功最多其可後哉遂均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
此 家傳
公初大拜朝野交慶公門闃蕭然有而訛公不以威權自張
者公因舉唐周墀爲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
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刑賞爵祿與天下共
之何權之有言者悚服而退 家傳
自中統建元以來中書省官少卽五六員多至七八員列坐
一堂凡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輊待其國相可否
之然後爲定公於其間當其無害則行之不疑若有失當必
平氣和委曲論列期合於理而已不以詭隨爲得計不以諧
默爲知體故在中書十餘年或奉行上意或更張事宜彌縫
扶持天下陰受其賜者不可勝計 行狀
嘗有上書奏先朝太宰請以汾陽王郭子儀濟陽王曹彬例

封諡者　上曰朕想郭子儀曹彬皆有顯功終身無大過以
致如此今所奏豈其然哉朕所知者史天澤其人也 行狀

平章廉文正王 卷七之三

王名希憲字善甫畏吾氏由父官廉訪使氏爲初事　潛
邸歲癸丑授京兆宣撫使丁巳宣撫司罷中統元年復爲
京兆宣撫使未幾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就拜平章政
事四年召入朝拜中書平章政事至元二年分省山東踰
月召還七年罷相十一年行省事北京明年行省江陵十
四年以疾召還十七年薨年五十
公以辛卯五月二十五日生於燕適孝懿公廉訪使命下孝
懿喜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
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稱 家傳高公
公幼魁偉舉止異常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逸去已而俱獲

失所盜物時法制未定盜咸當死孝懿悉將付有司公泣諫
止之卒活此四人孝懿北上覲國夫人留居山中有家奴兩
人酗酒出惡言公曰是幼我也即械繫府獄杖之家人悉震
懾無敢譁者公仁義之施見諸幼年者已如此家傳
年十九侍孝懿北覲入侍
世祖潛藩上亦目其多質有威容論議安詳思致殊絕家傳
公於書嗜好尤篤雖食息之頃未嘗去手一日方讀孟子聞
急召因懷以進　上問何書對曰孟子　上問其說謂何公
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爲對
上善其說目爲廉孟子家傳
諸貴臣校射　上前一貴臣顧公能三矢欲取以射公曰爾
豈億我爲不能耶顧吾弓力差軟請貴假以勁弓三發連中
諸貴驚服曰眞文武全材有用書生家傳

上初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歲甲寅還自雲南即命公爲宣撫
使京兆諸郡聲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構周布戶雜羌戎尤號
難治公講民瘼不憚設施摧擿姦強扶植貧弱事無遺便少
暇則延訪耆宿如魯齋許公雪齋姚公咸待以師友薦許公
於潛邸充京兆提學俾敎育人材爲根本計辟河南智仲可
參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
精粗事務得失研究纖密必歸於是而後已家傳
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責入其本又以其息爲券歲月
責償號羊羔利其徵取之暴如負以火迫冬寘凌室民不勝
其毒公正其罪雖歲月逾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
後著之令家傳
國朝創制凡名爲士類者毋隸奴籍獨京兆多豪右嚴格不行
公至一如令有稍通章句者亦來徵俾其主畜憾弗置公哀

其情出私錢贖之俾附儒籍家傳
民有其妻與卜者厭詛其夫置毒殺之獄成條佐皆言方大
旱宜減死卜者公並置伏法澍雨隨應家傳
歲丁巳　憲宗以
世祖專受命總理河南關右入譖者言謂王府諸臣多擅權爲
姦利事命其貴臣阿藍答兒以丞相行省事劉太平以參
知政事佐之鉤校括索不遺餘力又取諸路酷吏分領其事
復大開告訐虐焰燻灼公言關中宣撫一司其當身任佐屬
受成事而已事竟卒無毫髮得自是河南關右諸司詔並停
寢公還王府凡府僚漢人之在行者悉命公領之如古納言
職家傳
歲己未　憲宗方駐驛合州而
世祖已徑渡大江取鄂城克之日命公入籍府庫公引儒生百

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一舉渡江宜令軍中應俘獲南儒
並以官錢贖遣還家以廣異恩　上嘉納之所遣者五百餘
人家傳
憲宗訃至且聞河朔括軍之擾勸請軍守鄂公從
世祖北還因陳大計曰殿下
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克期撫定暨今南伐率先取鄂
天道可知且　殿下收召賢俊樂從人望子育黎庶率土歸
心今　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　殿下位親望重功德
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　上頗然之且命公前行審察事
變公聞劉太平與先朝大將霍魯懷復至關右又念　先帝
征蜀嘗留大將渾都海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及征南諸軍
尚散處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
主上英果因關中形便招民心煽動以晉河南誠非細故

及　上既渡河逃以聞奏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
情　上深然之 家傳
憲宗南征留李羣阿里不哥居守北庭及訃聞遂其用事臣脫
忽思織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以　龍聖太后
命侍阿里不哥講讀及脫忽思至真定怒槃不附已械繫之
獄燕南諸路震駭無所控語公聞訪槃於獄言於　上釋之
民情大悅 家傳
上欲賜塔察兒王飲膳難其人公請行既至王甚歡語及
上渡江事公曰　主上聖德神功天順人歸高出前古臣下
論議已定大王位屬爲尊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爲他人所
先王大然之許以身任其事公還奏其言　上曰如此大事
卿擬言之何不畏甚耶對曰臣所讀書不時然後言臣語言
之頃得其誠心故言 家傳

歲庚申春　上在開平諸王宗室相率勸進　上謙讓未許
公以天時人事進言曰今阿里不哥雖　殿下母弟彼以前
嘗居守事創有年設有姦人俾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爲後
時今若早承大統頒告德音彼雖遷延宿留使名叛逆安危
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　上良久曰汝等能叶心輔翼
吾意已決促蒙寶文一恰而成衆皆稱賀翌日　上登寶位
家傳
時鄂兵未還公奏言宋嘗璧以天威彼已破膽或遣信使諭
以息兵講好勅諸軍北歸則恩威並著　上喜其言乃遣使
入宋 家傳
趙良弼還自關右奏言劉太平霍魯懷已行尚書省拘收關
中諸郡錢穀名爲應接川蜀實欲據有其地與六盤相爲表
裏其勢張甚又四川大帥紐鄰一軍私屬與六盤密通其副

將乞台不花親戚密爲在北庭其心皆不可測又聞阿里
不哥已分遣心腹易置諸將又散金帛分賚將吏大抵皆如
公言　上既即位以秦蜀地重非公莫可又分十道宣撫乃
以關右四川併爲一道首命公爲宣撫使公受命馳赴太平
霍魯懷聞之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城中密謀爲變秦人前
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膽落初三日公亦入城
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時庶事新集
人意懷公不數日官府粗定頗知趣向後旬餘城門候引一
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闊闊出遣我今渾都海已反
公所遣使已殺又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
台不花各起軍馬來赴援又多遺蒙古軍與會官乞奴忽等
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懷同時舉事公集僚佐議
曰　聖上首命我輩正爲今日事疑變生脫致累當我當身

任不以相及乃分遣萬戶劉黑馬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
史廣捕太平霍魯懷等具得逆黨與六盤要結狀又遣黑
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青居時
關中無兵備公嘗厚遇總帥汪惟良知其材可用又以汪府
兵精併檄秦鞏平涼等郡諸軍俾將之進討汪帥危疑未即
聽命公取金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第辦吾事
制符已馳奏矣又付銀萬五千兩以充犒賞又出庫幣爲軍
衣汪大感激遂行公又摘蜀卒踐更及在家餘丁復得四千
人推蒙古官八椿將之逆擊謂八椿曰君所將爲合六盤兵
猜毋與爭鋒但張吾軍聲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 家傳
公繫太平等於獄一日急報赦至臨潼公曰勃颯在道太平
等豈赦所原遂遣人逆止近郊絞太平等於獄尸諸通衢方
出迎赦民心帖然公遣使自劾停闕赦恩檄調諸軍擅帥惟

良等罪　上深善之曰此衆讀書所謂權字是也朕委卿以
大面之權事當從宜無拘常制坐失事機 家傳
八椿遣其子執送紐鄰軍與留官二人曰此曹已受渾都海
重賞欲舉軍應募同行五十餘人已械繫乾州宜並誅戮以
警餘衆兩人者自分必死公謂佐屬曰渾都海不能東歸以
東保無他慮今雖民心粗定衆志未一反側不安亂何由息
彼皆諸軍將校彼軍見其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
懼死並加寬釋使恩出非望必思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
八椿兩人者既得釋果大喜過望切諭其屬使出兵効力初
八椿既囚執諸校此軍疑懼騷亂四出莫可禁遏及使至知
諸校安全且聞兩人語人人咸悅八椿亦釋然開悟果得精
騎數千將與俱西公復謂八椿曰聞君欲深入追襲慎無輕
闘宜緩行追躡犄角此寇渾都海亦知公有備且據有六盤

倉庫遂西渡河徑趣甘州阿藍荅兒復自和林提兵與渾都
海軍合又遣姦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恤敦者爲書
招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與元帥杜古帶青居帥汪惟正
欽察等俱遣使來言人心危疑倉糧不繼恐南寇生心事或
莫測公遣使申敕將吏曰公等皆勲業世冑政宜協心畢力
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將帥素憚公威
名佩服忠藎感思嚬睫軍政帖然　上即拜公中書右丞行
秦蜀省事 家傳
時朝議欲捐兩川退守興元公聞謂佐屬曰今四川已安獲
餉已給忽出此議必遺後悔即遣使諭奏朝廷是之 家傳
初渾都海阿藍荅兒既合兵而東我前軍失利河右大震西
土親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就食秦雍會親王合丹及汪帥入
椿等軍合復與渾都海阿藍荅兒大戰西涼我師大捷俘斬

西策略盡得二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還悉分屯
便近所至足餉而居者不擾事聞　上大嘉之曰此眞男子
事遂進拜平章政事公時年三十矣 家傳
公奏四川降民皆散匿山谷宜申敕軍吏無妄虜掠違者自
本軍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科又禁諸人毋厭易生口由是四
川遂安降民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匠無籍戶
戍靈州屯田者以裕民力 家傳
東川帥欽察獲宋知資州張炳震與戎司統制王政兩人俱
言母老咸願矜貸公乃遣還就爲書遺四川帥余玠大略謂
聖天子威德必能混一六合兼強弱異勢較如白黑彼方權
臣用事猜忌勳舊終當冤斃玠得書感惕雖未即降自是亦
謹疆界帖然自守而已 家傳
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諜寇不軌者反形已具逮引四百餘

人公詳扣之得首惡五人誅之餘並原釋 家傳
詔大會諸王公馳驛入朝　上已留公參政商挺馳使奏曰
向時渾都海之亂苦非廉相關中安危未可知兼關中軍民
他人難制惟廉相能得其心聞朝廷欲留人心驚疑皆不自
安今關中最爲重地關西安則河南河北俱安所係利害不
小乞早命公還鎮　上不得已還公西省 家傳
瀘州降將劉整因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
降豈其心哉奏而宥之尋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
思洩其心當得死力 [illegible]
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
歲賦不充尚堪此役奏入特復一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
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 神道碑
時以阿里不哥之變北事未寧恒有旨諭公與汪帥宜申敕

將吏嚴整部伍及一切器備所摘斷軍毋或散遣所部城池
宜令深峻先是宋俘費寅以利口才捷仕國朝為同知興元
府事後坐法當死會赦出之公悉其人不用寅懷憾以北適
李璮反山東寅東間譏公聚兵完城當有他志　上命中書
右丞南合代公行省且覆視所告事無一得詔公還朝公陛
見言曰臣在京兆三年值逋叛四起川隴未寧民心危疑事
急星火臣隨宜所為佐貳毋或規止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請
逮繫有司　上撫御座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
罪慰諭良久拜中書平章政事 家傳

方璮未誅平章趙璧素忌公勳名倡言王文統一窮措大
由廉某張易薦遂至大用今日豈得不坐一日夜半中使召
公入從容道潛邸事良久及趙言公曰向行驛駐鄂賈似道
以木柵環城一夕而辦聖語謂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
者用之秉忠易進言山東一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為李璮畫
策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其心固未諭也　上曰然朕亦記此
家傳

公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維簡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
為務凡前政踵習故弊者毋弛不張故當時翕然致理文物
典章粲然可考 家傳

公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遠今
垂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皁隸
僮使此在古所無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五
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 家傳

丁太夫人憂公率族親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輒
嘔血扶乃能起既葬苫塊廬墓所諸相以居憂無例欲極力
起公相與詣廬聞公號痛竟不忍言數月制奪哀起復 家傳

至元二年分省山東黜陟官吏省併郡邑登能進賢推惡戢
弱物無遁情山東諸侯皆震攝失次公徐諭以祖先創業之
艱汝曹宜一力與國作成新政庶幾保有基緒取其尤不法
者數人縶治之僑以縣名戶不及者立約裁省轉易之地遠
不踰五百里不兩月訖事召還 家傳

公以舉選未立權令各路歲薦經明行脩及長於吏治者各
一人以備選擇 家傳

有中貴傳旨朝堂某事當爾諸相欲從之公曰此小臣預政
漸也事宜覆奏　上是公言杖其人 家傳

時阿合馬寵眷日隆已領左右部其黨自相攻擊　上命都
省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公獨窮治其事阿合馬竟得決杖
遂罷所領復還有司 家傳

上諭王曰吏廢法而貪民廢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
朝當以戒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戒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
等未能以皐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慚對天顏今日小
康未足多也　上因論及魏徵王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
人主用與不用爾 神道碑

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又將難制詔王罷
丞相政事行樞王奏曰知天澤深者　陛下也昔自潛藩多
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
小人一旦有言　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日
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疑矣臣等承乏
政府　上之斷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　上
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 神道碑

有訟西川帥欽察罪者　上勅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
奏　上怒曰尚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以一人之言被誅西

川必駁違之至此與訟者廷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　上曰
其遺能者姑問既而卒無一實欽察得免神道碑
王奏議　上前議論具陳無少回惜　上曰汝昔事朕王邸
措或容受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
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神道碑
方士請錄大丹勅中書給其所需王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
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大丹也　上曰然卻之神道碑
上命公受戒國師公對曰臣已受孔子戒　上曰汝孔子亦
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家傳
始建御史臺外設諸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廸
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若此胡能辦事公
曰今立臺察不獨事遵古制蓋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
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君所言必使上下專恣

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權臣語塞家傳
回鶻官屬貲馬丁者用事先朝爲怨家所訴繫獄未幾詔釋
大都見禁囚詔至公適在告堂判無公署至秋車駕還都怨
家復訴　上怒召留守諸相詰之公令取堂判補署之曰倘
天威莫測豈可幸無己署獨苟免也公進以前詔爲言　上
曰詔釋囚併釋貲馬丁豈亦有詔耶公對曰不釋此囚臣
等亦未聞有詔　上愈怒曰汝等號稱讀書此宜何罪公曰
臣等備員宰相有罪當罷退　上曰業從汝言即與左丞相
耶律鑄並罷政事實至元七年也家傳
當權姦柄用公家居教子讀書而憂國之心食息不忘聞一
令之苛戚見顏閒或一事裕民喜至忘寐一日公偶問門客
曰十月何以謂之小春客曰爲其嫌於無陽公嘆曰陽豈可
無陰亦無絕理也聖人者進君子抑小人盡人道爾家傳

上嘗問希憲居家何爲左右以讀書對　上曰讀書固朕所
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合馬譏曰日與妻孥燕樂爾
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神道碑
王疾大作　上遣醫三人診視或言須砂糖作飲良時最艱
得王弟某求諸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在地曰
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　上聞特賜
三斤神道碑
先是以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鎭遼霫東人有言其不便者十
一年春王疾稍愈　上命公往將行省輿入辭賜坐　上曰
昔我先朝卿先事知幾每啓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纂述天
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自退托爾遼霫戶不數萬故
以諸王國婿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
察機構者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識朕此意神道碑

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
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持牒告
王王即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乘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擁
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
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持對一夕拔營遁去神道碑
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爲王起者
使者還語其王王曰彼朝廷大臣無違禮也詔國王臨國王
獨行省事神道碑
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麥馬
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直予它郡它郡馬
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神道碑
長公主及國婿入朝繼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

索其貲至鈔萬五千貫王無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
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婿怒起王隨之曰主婿縱攜原禽非
國務也貲民財不貲我且馳奏矣國婿愕然入語公主公主
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如數償民辛公止
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神道碑
王師渡江急召王朝會右丞阿里海涯下江陵圖其地形上
之請曰荆州西距蜀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爲要地
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鎭之未足以控新附諫遠人上從
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使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
化効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且降其心也南土濕下於卿
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當不辭賜鄂田以其入食留者馬
五十疋以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憚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
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

印板授奏入制出神道碑
公冒暑兼程以進既至阿里海涯率其屬郊迎比公止車已
望拜塵中南人大駭先是政無綱紀士卒縱横剽奪商販城
門晝閉燈火禁嚴民心驚疑生意蕭索公即日開罷[illegible]
[illegible]軍歸營騎兵徙屯高敞以便牧養非調發請給不得輒
出關城四門毋得拘撿弛燈火之禁內外帖然民始安枕家傳
歸附之初故官咸懷驚疑陰有去志公下車議錄用官撫制
置兩司幕僚以備採訪左右難之公曰今天下一家皆大元
臣子也君等勿疑擇可與論議者二千餘員訪達物情隨材
錄用人心感激懷服感惠不數月政化大行家傳
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以珍玩重器動至數床公至亦來謁
見公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陞擢當念聖恩報効朝廷
使此物盡諸公己財我取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藏書已斂

於人不爲無罪慎勿爲此以蠹政害民公一無所受各官感
激謝去家傳
有言南人尤夥鬻妻子者公聞憮然曰人倫之壞一至此耶
廼嚴爲條禁當相買賣者並坐役入所直且即罪有司立誓
絶公號令一行賞罰必信凡下條約所在奉行惟謹而不敢
犯家傳
公暇日登城顧見城闉之外瀦水彌望公曰此宋扞敵下策
當遂之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隨力耕種約以
三年後減半收租貧民趨之曾未期年已成沃壤家傳
初江陵沙市後降其倉儲不入官籍悉爲豪右私取公聞之曰
此官民力豈可徒資貪鄙遏令察閲得米二十萬斛會公安
民闕食公發廩賑貸全活益衆家傳
王顧民粗安乃曰風教不可後也遂大興學且日親至校官

講授以倡它郡徵官屋以復竹林書院與書萬四千卷學者
日盛神道碑
王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揚二氏負固不下重慶趙定
應堅守恥降皆遣使納欵王留一使曰歸語而主速歸所隷
以全民命我已馳奏
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 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
希憲坐致數千里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爲何如也寶慶武岡
益陽安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冒關納欵王移文其省使
安全之神道碑
鎭遠溪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奏土風
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
天子仁聖不重聲音皆泣拜而回神道碑
閑識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攜寄臣發之 上前其語曰

歸附之初人無生意
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荊湖宣惟人斷德化草木昆虫咸被澤
矣　上嘆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致此神道碑
王或疾士民群走僧寺道館為王祈福語及必頞手叩齒祝
曰願我公永長我人神道碑
王疾日劇　上聞即命尚醫馳視十四年春僉樞密院事董
文忠奏曰江陵執湯奈希憲沉病何　上即召還荊南人聞
王且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親諭再四乃拜哭
而別大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處室畫然奉書自臚
神道碑
五月公至上都館華嚴寺時太常卿田忠良領陰陽事一日
來問疾公曰上都　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
崗遺人此居民常事今南人卒此勿令妄說風水戒動　上
意未幾副樞張公易左丞張公文謙果與南人散卒往辯從
置郡邑二相力言不可　上不懌而罷明日召太常質前所
言忠良以公言對　上曰希憲方大病念及此耶其議遂寢
家傳
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
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然後蘇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
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扶而起　上喜召
入問御比得良醫日侯瘥復王對曰醫特善與治臣沉疾尚
能戒謹誠如聖諭稍或肆情縱將不瘳蓋以醫諫也神道碑
會議中門下省　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曰侍中非希憲不
可遣近臣諭旨曰數馬之任不以勞卿東軒論道時至治所
必須執奏有與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効力生平深
願時　皇太子方聽政遣人諭王曰　上命領門下省勿難

羣小吾為公除之阿合馬不利而止神道碑
安西王相商挺以傳古名世嘗語公宜畜古器物以廣見聞
公曰古物與古於易與書者他尚何求家傳
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
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璽書先業一無所靳我豈
事　聖主備位宰相未嘗由此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
耶請者愧止神道碑
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辭疾篤　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
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亡首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
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柄羣邪遂附誤國害民病
之大者　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以沈痾不可藥
矣語聞深嘉重之神道碑
王嘗戒子恂格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安可逆必又曰宰相
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為賢相者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
可復也又曰稷契皐夔伊傅周召便為不及是自棄也又曰
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節乃為不肖子所墜汝輩當深
以為警神道碑
公秉政中書凡六年當是時也朝廷清明海內乂安臺察百
司日謝張舉官無曠事野無遺才權臣貂璫羣小斂畏故公
常言君子小人勢猶水火必欲兼收並用以致堯舜之理者
前未聞也及公去位姦臣滔天羣小附和天下靡然風俗大
變彼雖外為孤媚求好而投間抵巇以相毒螫者無所不至
而公卒以直言正道至終其身不變家傳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夜大星殞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
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知之者無不
嗟傷咸曰良相逝矣蒼生何望　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

會議決大事惟康希憲能也（神道碑）
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宰相男子中真男子可
謂名言（神道碑）

左丞張忠宣公　　卷七之四

公名文謙字仲謙順德沙河人歲丁未召居　潛邸中統
元年拜中書左丞行大名宣撫司事至元改元行省事于
中興七年拜大司農卿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明年拜昭文
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是歲薨年六
十七

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同研席年相
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爲僧侍
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旨擢
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行狀　李公撰神道碑○又先生墓）

（[illegible]）
邢初分隸勳臣二千戶爲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
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
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寔爲先容合辭言於
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爲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
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
同心爲治黜去貪暴剗除宿敝不替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
於是
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神道碑）

辛亥　憲宗踐阼
世祖以太弟日侍宸衷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

所當先者爲
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
行（神道碑）
世祖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
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
忌克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
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卿往行詔卿矣比行謂文
統言天下生民罹弊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
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　上新即位國家經費不貲且素無
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
未晚也竟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額什之二下車宣布德意
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神道碑）
二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
之力居多（神道碑）
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
關白省府詔廷臣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
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中書不敢詰　天子將親
莅之乎
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議遂寢（神道碑）
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先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
蜀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
以案牘旬月之間㧓擢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
土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漑田千萬餘頃民迄今
賴之（神道碑）
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
能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

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爲奴之
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神道碑
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
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
矣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昔化從決於濟南既至
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人以爲死而復生神道碑
七年拜大司農卿公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敎本業抑游末
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徧天
下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詔以
魯齋許公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敎養之所成就人材爲多已
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時望達於從政皆出公始終左
右之力神道碑
阿合馬當國榷民鐵鑄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耕充營籍司

行户部於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諸路轉運司怙勢
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
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怨其沮己數欲中傷賴
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神道碑
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爲不法慮臺憲
發其姦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弱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
神道碑
十四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
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寖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
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曆成賜名曰授時頒行
天下神道碑
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食選練將士而優恤
其家會未及施而一疾不起神道碑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
遁去
世祖怒欲屠之公與太保劉公左丞姚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
其國主耳非民之罪
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筭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與
劉公姚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
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兼進各遣儒士
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
之其後混一之功亦本於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
其利博哉神道碑
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
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
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

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
嫌而負國蔽善乎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
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
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義苟一事可行一善可
舉如梗茹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
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己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
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
少吝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
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貴寵自奉若寒士門無
閽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神道碑
世祖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
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
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

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神道碑

嘗觀於

世祖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悃愊深厚知爲國之本遠謀與於屯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鬼神其所以爲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徵發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然獨爲公爲諫臣在

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

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窮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書而內聖外王之學千餘百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誦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己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又重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後世微許公朱子之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太農之興稼穡曆象之授人時凡出公之所爲者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illegible]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七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八

卷八之一

內翰竇文正公

公名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歲己酉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太子太傅辭不受改翰林侍講學士未幾以疾辭歸二年復召入朝職如故至元十七年拜昭文館大學士是歲卒年八十五

公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叔祖旺時爲郡工曹欲使改肄刀筆公不肯就願卒習儒業會國兵南下公爲所俘掠間關險阻還走達鄉井家人輩皆已去唯母氏存焉驚怖之餘母子俱得時疾偃臥困憊中重罹母憂扶病葬瘞而大兵復至遂渡河而南依母黨吳氏以居服闋贅于清流河醫者王氏婦翁謂之曰世方多難能業醫術則可以濟人而善身因術習之壬辰挾纊西華以教讀爲業又之河南復被兵公竄還其家則盡室亡矣逃難之蔡遇儒醫李浩授以銅人鍼法能得其微妙金末帝之遷蔡也公以爲大兵且至不速去禍在旦夕乃徙居德安之孝感縣縣令謝憲子一見與公相善以語孟中庸大學授公公朝益暮習以爲初未嘗學而學自此始欣然日有所得[illegible]

河南既下中書楊君奉朝命招集釋道儒士公應募北歸至大名尋返鄉里以經術教授邑人病者來謁無貧富貴賤視之如一鍼石所加應手良已久之道譽益著墓誌

上在潛邸聞其賢召之既至首以三綱五常爲言　上曰何爲三綱五常公一一言之　上曰人道之端無大於此失此則不名爲人且無以立於世矣公又言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正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嘗言及治道　上問今之明治道者爲誰公以姚樞對

遂召用之（墓誌）

壬子冬，賜以貂尾裘帽。時 皇太子未冠， 上命公教之。及征大理，以玉帶鉤爲賜，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人佩服爲宜，且 太子見之，與見朕無異，庶幾知所儆畏。速公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第宅田土，冬夏皆有衣物，歲以爲常（墓誌）

上即位，首召至上都，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對曰：許衡即其人也。萬戶史天澤有宰相才，可大用。遂拜天澤爲丞相。詔授公太子太傅，固辭曰：今東宮未正位號，且臣不敢當保傅之任。乃授翰林侍講學士（墓誌）

二年，公言于 上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以 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衒燿紛華，以娛悅 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

陛下所以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漸以懈弛，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歡欣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鈎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 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時平章王文統用事，故公言及之。一日同在 上前，公面詆之曰：此人學術不正，必將殺天下後世，不可久居相位。是冬，以疾引還。明年文統事敗， 上追憶公言，謂人曰：曩言王文統可罷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言之者衆，朕寧不思之耶。即遣使召公至京師，國有大政，時加咨訪（墓誌）

公奏言：三代所以曆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傅，選貴族子弟以教之，以示風化之本。於是拜許衡國子祭酒，教養胄子，皆公言發之（墓誌）

公嘗同太保劉公、左丞姚公等侍 上前，論及治道。公言：君有過舉，爲臣者當直言匡正，不可詭隨。都俞吁咈，此隆古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其職少異，非嘉政也。 上默然（[illegible]）[illegible]侍[illegible]殿，會獵者失一海東青鶻， 上怒。一侍臣從傍曰：是人去歲失一鶻，今又失一鶻，宜加罪。 上釋獵者不之問，移怒侍臣，且杖之。諸公出，咸揖公賀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寤至此（神道）

公年八十，諸僚友致賀，權符寶董公以聞。 上恭默嚮仰，拱手於天曰：此輩賢士，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同治天下，顧不偉歟。今老矣，良可惜也。悵然久之（神道）

公稟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君居不好臧否人物，時人不過

以柔懦書生待之。至其關國家大計，則面斥權貴，不少撓屈，古之汲黯、朱雲無以加焉。胸中所學純正，其志有所持守，故見於事業如此。 上嘗謂侍臣曰：朕訪求賢士幾三十年，惟得李狀元、竇漢卿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始成完人矣（墓誌）

[illegible]

左丞姚文獻公

公名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國初爲燕京行臺郎中，未幾辭去。歲庚戌，召居 潛邸。中統元年，拜東平宣

撫使明年召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
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
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薨年七十八
公自稚弱篤于孝敬長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
夜分不輟妣夫人恐傷毓苦每止之乃寒窗不使見燭就枕
必盡三鼓閒將遷關中考廉訪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
姑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郵亦出以誦自期甚
高宋內翰九嘉時有重名方閒居許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
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成貞佐王之器豈可若是易之
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
公神道碑默菴遺碑
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貧庫使與副夜直四鼓閒牕外嘆
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遣兵河朔鬼物云然宜
救吾家乃相與歸至家裹餱糧為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
軍將蕭姓者曰吾嘗受玄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拯
乃死公聞
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
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孫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
帝喜其來甚重之 神道碑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
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阬之大將幕竹林閒公前辯折明
詔如此它日將何以復命乃變數人逃入竹中總脫死數十
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鬚不以華
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為一莞
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
訣蘄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

尸閒求至水蔭睨復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
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它也
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
人北方經學自茲始 神道碑○又[illegible] 趙仁甫[illegible]
商山[illegible]
恒有[illegible]
歲辛丑賜金符以郎中牙魯赤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
下諸侯競以掊克入媚以公為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遂
攜家來輝懇乘雲門買田數百畝脩二水輪誅茅為堂城中
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
六君子像讀書其閒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詩則鳴琴百
泉之上適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濟夫或造庭除出語人
曰辭禮吾睨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板小學書語孟或
閒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
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活板
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文正公
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
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講習公言義正辯
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皆非
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
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眾皆曰惟先生命歲庚戌文
正公盡室來輝相依以居 神道碑
上在潛邸遣故平章趙璧來徵既至 上大喜以客遇之時
召與語膽朗而言又之詢及治道公見 上聰明神聖才不
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乃盡其平生所學為書數千百言
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敘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

曷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
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
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愼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
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
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
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邪可
得而舉刺閣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
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材厚風俗美教化
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遊惰則民
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泛加富盛勸畊織者日就
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擾驛闠之煩賦寡
使師連與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廣京都倚
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牸生牸牛十年千頭之法破

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
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
該細大不遺　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授　太子經
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神道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　上總之大爲張宴
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著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
耶對曰臣欲陳之它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
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
時廷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
則勢順理安　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報可公集
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遽陟遐
太宗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襄陽
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

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
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
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
舉則宋可平　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
重兵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
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綏懷諸州陝西則招隴右汪義武王
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成都河東解之鹽也歸陝西置
從宜所中糧與元帥權不能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漢閬以
紬轉粟入利州神道
大封同姓勑　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
常土薄水淺潟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
上願有關中　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
益遂兼有河內神道

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兒夜宴群下公陳宋祖
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
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　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
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
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大師及城飭公盡裂帛
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
人敢取一錢直者神道
上駐六盤公來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
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神道
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　帝遣阿藍答兒大爲句
考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
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
請以誅　上聞不樂公曰　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

較遠將受禍未若及是即妃主以行為久居謀疑將自釋
上遣使以來覲告時 帝在河西不信曰是心異矣曰來訴
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齊大會
之次 上立酒樽前 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
至帝泫然 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勅罷關西鉤考
發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神道碑）
帝即大位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以
公為東平至治郡置勸農撿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
役罷鐵官（神道碑）
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 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
中書（神道碑）
改大司農公奏在
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
爭來嗣為訟及君瑞 帝特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
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
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 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
充補無輟肄習臣宜撫東平嘗聞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
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
者授之經而學夫禮斎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
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肄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其藏
又不致崩壞皆從之（神道碑）
詔赴中書議事謀定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
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
肅往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 帝深
嘉納（神道碑）
李璮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跡矣 帝問卿料如何對曰
使璮來吾北征之衆留後兵寡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惟駭人
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
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 帝曰若是
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神道碑）
三年平章王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群言回
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 帝曰在昔潛藩商
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
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為亂
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政商公擬實贊之至是
竇寅以九事中時宰忌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
中趙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為文統流亞
械繫于獄會達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
商挺可 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達或而遣之公又奏方
踐阼之初非良弼詗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嫌擅誅東西
川兩帥之罪以寬 陛下西顧之憂推孝為心忠純皎然安
得與文統奮異志者 帝悟出之（神道碑）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
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宣東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神道碑）
或言中書政事大壞 帝怒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
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
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
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
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
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 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
光啓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
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

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
行鈔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 陛下克保祖宗之基
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 陛下於其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
始正宜息 聖心於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
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
以待敵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
德遺子孫流遠無窮 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適者伏聞聰聽
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
起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
陛下之後艾國家之重害 帝書為[illegible]道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初議大舉
公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七
月伯顏陛辭付以[illegible]進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

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
至夜召見公 帝喜見色曰自
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行之今又帝制南國耶蓋天命
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
江天能然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
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奏以進公言疲兵守鄂
無使荊閫斷隔邏漢先遣使責負戰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
又言由 陛下降不殺勇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
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
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
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墟膄土
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
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

之常情蓋不敢也惟諭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許其來耳宜
申遣公幹官畢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
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虞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兵疫隨之畢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
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帥手腰刀必唱為亂祖曾
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壁山瀕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
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雖有文面或爨竹絡搒諸
江中又鹽鐵酒醋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
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雖有點面及諸濫刑宜悉除之搏酷從
議[illegible]
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
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illegible]官之[illegible]
十四年 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

公曰雖殺之多無若釀酒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
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所神賽社
費以不貲宜悉禁絕從之[illegible]
公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家務本實不事末作
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戚之來不見言
色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
咎公獨還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才為
避不聞其類足若烏敢援樹親賓市私恩乎[illegible]

左丞許文正公 卷八之二

公名衡字仲平懷孟河內人金大安己巳生于河南新鄭
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遂居于衛甲寅京兆宣撫使廉
公奉 潛藩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受中統元年
五月應召赴上一年五月授太子太保力辭不受改國子

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應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入省議事四年正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奏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月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以疾辭歸十三年七月應召北上修授時曆十五年三月授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曆成八月辭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二年詔與宋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祀夫子廟廷

先生幼有異稟賦性端愨與群兒嬉即書空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時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喪亂之際下第老儒會閭里正句讀以糊口爾先生凡三易師為所授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

其旨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它日必有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為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辛遣去嘗後先生知三師皆過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illegible]）時歲飢民食擾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考歲略）時民間稱戍繁縣□舅氏適典縣吏先生從授吏事參擬名議若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宜宗山陵州縣追呼當午代舅氏分辦因用執政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考歲略）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其將

亂因敘稍知占候之術以為避難計遂令與日者游故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凡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苦墳典考求古者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相稍從學焉（考歲略）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竇默子聲以針術得名累被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過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討論纂綜寢興食（考歲略）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

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眾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漬善意而後出（考歲略）

己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是歲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使之從事於小學至未嘗以此語之也（考歲略○[illegible]）（則手書□小學四書[illegible]）（明然後[illegible]）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渴衛閭懷之政猶苦塵遂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為還鄉之漸辛亥雪齋赴徵先生

獨勳蘇門始有任道之意略考歲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遜于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
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給月俸力辭不
受往返九六七不能強也略考歲
庚申　上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
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
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　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
取七月還燕略考歲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政深忌雲齋諸公以先
生素無因緣而弗憚也及竇公力排其學術之非必至誤國
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雲齋太子太師竇公太子
大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寔不欲備顧問也竇公既
以言文統不中欲依　春宮以避禍先生獨以為不可曰始

舍其不安於義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師傅與太子
相見則就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為此事否不然是
師道自我而亡也雲齋亦皆其說相與懷廉力辭於閣下凡
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雲齋大司農竇公翰林侍講學士
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
懷孟路子弟略考歲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於道庵中凡權貴
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一略考歲
中書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
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為拔
九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為己任每先生
進退之際必往返導達　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胥去也
然性褊數忤倖臣故被讒貴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吊

者在門賀者在閭一得一失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
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不偶
然舍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揠之其害愈大既徵於色又發
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略考歲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府卜築於此
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
僵仆從者皆仆而先生弗動也略考歲
二年十月召至大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　上不許十二月
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童素聞先生名心慕之
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
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繪繼之可及耶
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略考歲
三年春二月召至擢州後山面奉　德音竇漢卿獨言王以

道當時汝何為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
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
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
悉令面命汝人皆與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
事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為老
謂汝年小不為小正當黽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
幼若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謀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
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
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
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
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
力納人其間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見如此未知是否考歲
略

夏四月分省至上都憂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 聖旨俞允令書寫以進朕當詳之其一曰立國規摸歷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否 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効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今仕者宜須俸祿使可資以爲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銓敘則失職之怨少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躁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亦不可緩也若夫得行與不得

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爲君難之目舉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綱紀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

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文多創意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達意 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 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至於先生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考歲略

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遂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要后妃儲藩隆殺之防裒爲定制以關其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考歲略

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 上前不允大臣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塞當大

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心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 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 陛下聖謨神筭未盡吻合 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致悔咎必矣 上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 上命左右掖出左右掖之曰有 旨令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 陛下令臣出當出省去耶 上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求辭不允考歲略

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馬事權無上蠹國害民等事渠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寢踈闊無它防備卒有構逆奈何先生曰 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校考歲略又云阿合馬且收[illegible]先生以爲不可謂國家事[illegible]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太[illegible]重阿合馬反側所先生曰此反側之道也古者[illegible]由[illegible]此皆 上以此知爲[illegible]先生曰公[illegible]先生曰吾言簡近反者皆由權[illegible]者識不反何[illegible]

讒之曰公實叛耳人所嚮如合符契相臣緣暨爲公一切不欲得人心非叛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童不許臺官李羅奏聞聖意憫惻召其子師可入見諭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考歲略）
八年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俱擇預其列即令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國學事蹟）
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誘惑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廼上命也日令家具早飯午饍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濕麵二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從不可於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爲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在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國學事蹟）

先生嘗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善類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燉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俾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它人從否未可知也（國學事蹟）
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國學事蹟）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眞卿爲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制爲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話說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爲可法（國學事蹟）
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跪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怠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國學事蹟）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於說書者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于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國學事蹟）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使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國學事蹟）
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其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

知其爲先生弟子皆爲世用也（[illegible]）

先生嘗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治生者農工商賈而已士君子多以農務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illegible]）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超然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敎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操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illegible]）

襄陽下 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爲不可其辭甚秘（[illegible]）

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赴上都議事而請還鄉里 上命衆議其去留學齋云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汙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當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合辭奏曰國學設立于今二年教導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爲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一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閉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稼（[illegible]）

十三年七月使者李召議改曆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曆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 上每召還必問先生安否病則賜藥賜衣至是入見皆跪奏事 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除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便供養（[illegible]）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脉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脉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閒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如禮既徹家人餕怡如也遂曳杖于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向移翻嫌白傅情高却笑郊寒膩骨元自少應殘好與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南過客相嗟於途雖窮夫里婦亦嘆息焉先生嘗語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

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人王揖年踰六十衰絰執葬司賓者辭曰門人喪禮無揖曰吾師也衛輝之師獻賓主之師獻吾揖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墓誌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妻孟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先生亦頗其內助焉考歲略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奉儉正直求於天性雖貧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利名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為己任氣質雖寒誠敬於字言雖切直而卒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得彼生民幸者其君著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群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考歲略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讀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直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考歲略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姚燧敘

翰林承旨鹿庵王公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生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謚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生者不易磐之言矣考歲略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訐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勸小僧輩爲者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比化不度一人考歲略

鹿庵讚先生之像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處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衣蓬茅不為荒凉珪組軒裳不為輝光度舟江湖晴雲卷舒尚友千載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自關洛大儒倡絕學於數千載之後門人誦傳之未能徧江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十年而魯齋先生生焉 聖朝道學一脈乃自先生發之至今學術正人心一不為邪論曲學所勝先生力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illegible]

[illegible]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八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九

太史王文肅公　卷九之一

公名恂，字敬甫，中山唐人。初事　潛邸，命為太子伴讀。中統元年，授太子贊善。至元十三年，奉　詔修授時曆。十六年，拜太史令。明年曆成。又明年卒，年四十七。

公生三歲，家人示之書帙，輒指丁字及風字。能道之母夫人授千文於膝下，一再過即盡識。鄉先生以詩來賀。六歲就外學，十三學九數，性與數會，輒造其極。（墓誌　行狀）

歲己酉，太保劉公自邢北上，過道中山，方求一時之俊，召公與語，賢其才，欲為大就之。逮其南歸，載之來邢，復居磁之紫金山，勸為性理之學。公感太保之意，振迅奮厲，所業大進。太保上其學行，尋蒙召見，即以為太子伴讀。（行狀）

中統辛酉，陞太子贊善。明年，太子封燕王，守中書令，領樞密使，勑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以王恂與聞。初，中書左丞許公輯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一編，書以進。上嘗召公講解，因之咨詢。太子典學之功，又專責命公於太子起居出入之際，飲食衣服之飾，過與不及，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前。（行狀）

公上箴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加之領中書樞密之政。聖上詔條，所當偏覽，庶務之本，亦當嚴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僥倖更進。宦官寺人，不甚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彼或變亂之餘，吾益不之疑，則反側化為忠厚，國勢增重矣。（墓誌）

公蚤以筭術妙天下。它日，太子以問公，公對曰：筭數，六藝之一耳；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講讀，發明三綱五常之旨、大學本末先後之次第，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墓誌）

公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宗，有古師傅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上之。（劉傳）

裕宗嘗從容語公宜言心所守，公對曰：臣聞許衡嘗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裕宗深以為然。（家傳）

世祖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公。名臣自是多出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家傳）

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寖疏。上嘗思釐正之。公既以筭術冠一時，故以委之。公奏：必得明曆理者乃可。上問其人，公以左丞許衡對。許公時歸覃懷，詔乘驛詣闕。既至，命教領改曆事。本院屬官悉聽公辟。十七年，公與許公奏：臣等合朔南星曆官，徧攷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筭。辛巳歲曆日成，雖或未至精密，而所差計亦微，抄比之前代曆家附會曆元、更立日法者，自謂無愧。伏惟　陛下敬天時，頒正朔，授民事，不可不致精密，以為後代程式。必須每歲測驗修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永無改易，雖百世後亦不復有先後時之弊矣。凡舊曆承訛踵陋不可不革者，條具別狀以聞。制曰：可。仍賜名曰授時曆，以其年冬至頒行中外。（行狀）

十八年，公奔先封府君喪，晝夜哀號，食惟勺飲，臥不能寐。治喪一遵禮經。前此母夫人劉氏、兄惲、弟恒、姪其相繼下世，俱在淺殯，方將從府君以襄事于先兆，親營窆壙，有司遣力來

相其役公固辭不受衰毀中九舉五喪用是得疾日侵
皇太子屢遣醫診治及葬賻楮幣二千緡及曆成論賞而公
已殁復追賜之　太子因論大政首思及公顧左右稱惜良
久行狀
公資簡重不妄言笑不樂靡麗不喜音樂其與人少許可雖
權貴未嘗假以辭色剛稜疾惡至負高氣以忤之既與許公
同太史院謂人曰先賢吾不得而見之今得許公可矣斷磨
之久德宇為之一變亦以其子姪受業焉墓誌
自歲直辰巳當代賢公卿如昭文竇公平章廉公左丞許公
樞密董公相繼捐館舍中外聞之同歎天不憖遺之嘆而必
于公公得年僅四十七重為哀惜云墓誌

太史郭公　　卷九之二

公名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至元二年由提舉諸路河
渠遷都水少監八年遷都水監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
遂除工部郎中是年改治新曆十六年遷同知太史院事
曆成拜太史令二十九年復會通河命提調通惠河漕運
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累請致仕不
許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公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父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
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
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
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
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
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
生者即公是也太史郭公行狀
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召見上
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擬以
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
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州還河以避浮雞洵盤
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
出城東灌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
民田一千二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
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
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
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
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
其間亦可溉田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
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
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　上歎曰當務者此人真

不為素食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
行狀
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濒河諸渠先是西夏濒
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
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
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
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
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行狀
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舟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四晝
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為修理
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
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
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

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
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
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能 行狀
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站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
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
自東平清河踰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
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汶泗
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 行狀
十三年立局改治新曆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
用二伯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 上
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
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
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

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
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
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為重
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
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体斯正作渾天
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
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
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
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在於
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
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
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
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行狀

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
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
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
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
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
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
直測景 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
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
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
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
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

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
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
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
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
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
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
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
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
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
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
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
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 行狀
十七年新曆告成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

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
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
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
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
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
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
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
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
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
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
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
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
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
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
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
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
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
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
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
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
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
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
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
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
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
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
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曆歲餘合
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
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
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
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
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
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
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
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
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
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
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
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
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
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
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
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
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
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
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
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
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
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
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
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

度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
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
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
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
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
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
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
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 行狀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
數尚皆未有定稾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杪裁為推步七
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稾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注
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
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

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
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
考一卷並藏之官 行狀
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
上可至上都一謂蘆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
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蘆溝者命公
與往亦為哨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
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
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
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閘比至
通州凡為閘七距閘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
水 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
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

之日 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
後行事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埤木時人為之感
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
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
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鈔
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
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閘麗正門西令舟楫
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 行狀
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
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
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
帳幾犯行殿翌日 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
惜不用其言 行狀

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賴所
施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
始 行狀
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
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
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豐夏軍儲用
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閘以開白
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
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
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
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
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
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

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
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斷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
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
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
明名曆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為分擬
母誇誕一時間有精此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
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曆
則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
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損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
也舊儀既多窒礙且距前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
外則所見漸長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
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
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綴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

窮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儀八尺謂夏
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
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
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頂施橫梁每至日中以
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寸數與舊表但取表端之景者殊
為審當公於
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
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孔明舊制亦自機妙
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
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
為衝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
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
欲倣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

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
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
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篾為儀積
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
便測望之精切智巧不能私其議群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
固充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嘗稱
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
人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行狀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九

尚書劉文獻公

公名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為東平嚴侯幕官歲壬子應召北上授邢州安撫使中統元年拜真定宣撫使明年召為右三部尚書兼議中書省事四年致仕仍議中書省事是歲卒年七十六

公幼氣羸年十六始學爲句日誦僅指半許便能從諸生習為程文下筆皆有理致中興定二年詞賦進士第辟新蔡令始入其境彌望皆蒿萊問其故則曰近歲征賦率以牛力為差民多匿牛於它所而不得耕不土縣通賦更數乃平其輕重以為定額揭榜境内曰自今種樹牧養營運興造續有增貿者更不加賦行之再稔荒田耕墾殆盡畜牧遍野比秩滿入為尚書省掾尋屬刑禁會内藏庫吏告本庫官屬盜臟者復有盜入宮竊内藏珠者金主怒併令窮治有司捕盜不能獲難訊京市貨珠者但指前庫吏盜珠貨已又願代償他珠而元盜羅又不獲一事連及十一人刑部大理皆欲慮以搖刑宰相以下莫敢異同公獨執而不行以謂本捕之賊物非正贓而欲置人於死恐涉冤枉皆當駁出辯論月餘咸釋出之 野齋撰墓誌

汴梁下公挈家入東平嚴武惠公招致幕下署行尚書省員外郎改行軍萬户府經歷東平歲賦丁絲句銀而後輸綃與十餘萬兩色絹萬匹民不堪運公白武惠奏而罷之請路復綿絹自此始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人東平獨當十之四主役者且築且究工無已時公白武惠曰此我之剝疾也數其後不時塞請於朝即減其役尋罷一軍錯種歲輸新衛東平水運萬石至衛州再輦而南五十里公具圖言於武惠奏乞立衛州倉朝議從之公在東平一十年贊畫為多 靖文定公

聖上初在潛邸以介弟之親轄政

先朝銳意太平徵聘四方宿儒俊造賓接擢用以更張治具立安撫司於邢州號燕趙元經略司於汴開府邊徼立宣撫司於秦保寧封國公首膺邢州之選自金干戈擾攘士豪竭起惟知聚斂孰為法度程式公到郡公私闕之日不能給遂興鐵冶以足公用造楮幣以通民貨牢編甲乙受顧而傳馬給園户恒養而馴官舍既修賓館有所川梁倉庫會期會群吏法守惟謹四方傳其新政焉 墓碑

上即位勵精爲治置十路宣撫司以總天下之政公治真定真定行用銀鈔奉

大后旨交通燕趙以及唐鄧之間數計八千餘中統新鈔將行銀鈔之價頓虧公私貴然不知措手公言救之之術有三落鈔不行下損民財上虧天子仁孝之名依舊行用一也新落兼用二也必欲全行新鈔直須如數收換庶幾小民不致虛損三也省議嘉之從其第三策城西木方限唯歲久缺壞公行視急修之撤沙易土植柳其上秋果大雨滹沱水至無害郡人德之 墓碑

二年公被召議立省部首拜右三部尚書一時典憲多出公手尋有旨兼議中書省事是年以年老求退　上曰卿耆年宿德飽諳政事宜立規模使後人易於遵守朕之意也可無辭明年復上章請老始許以本官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議中書省事如故 墓碑

公喜論天下事軍國之大計米鹽之細務罔不周知辭簡理順未嘗疾言遽色惟善是從不滯於一己之私自中統以來

左曹之任以通才得名者獨公一人焉　墓碑

平章宋公　　卷十之二

公名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益都宣撫使召爲右三部尚書王師問南參議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年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未幾拜平章政事三年以年老辭位詔中書大事即其家諮之五年薨年八十

公貌清奇耳貫過肩一寸許相者以爲必壽且貴資敏悟學如夙習弱冠工文賦隨鄉書試禮部同族兄知柔補太學生齊名一時有大小宋之名 [illegible]

[illegible]

貞祐板蕩公避地河南與同復還鄉里屬州亂東走趙魏間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辟爲安撫司計議義斌殁偕將歸國朝東平行臺嚴公聞其名招置幕府置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初嚴行臺上計闕庭多徑由近侍奏決至與丞相耶律公有違言公勸行臺致禮通情好每事咨稟不敢專耶律公喜亦深相接納中外交懽諸鎮雖重行臺因是益倚信公 墓誌

歲壬辰行臺戍黃陵金兵悉力來攻我師不利敵勢頗張曾濮以南皆震懾有自敵中逃歸者言敵且至人情恟恟公請行臺斬橫議者首以令諸城境内帖安繼而汴梁潰飢民北徙蹊蹤相望公議作糜粥以食之復以群聚多疫人給米一斛俾散居近境所全活無慮萬計及士之流寓者悉引見行臺周惠尤厚應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十餘人皆自羈旅拔之同行與參謀議四方聞義而來依者館無虛日故東平人物視他鎮爲多 墓誌

乙未受朝命廷右司郎中行臺所轄五十餘城仍有保寨諸戶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倔起田畝不閑禮法肆于從政官吏相與爲表裏以病民是時天下略定庶事草創率斂之無藝也之權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謂十羊九牧民窮而無告乃倣前代設觀察采訪之比分三道按劾文檢均科賦稅糾舉官吏公居中主其事於是初立程式與爲期會黜私獎勤視其後者而糾之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撫治之道焉東平一道二十餘萬戶生口不啻百萬所以安居暇食得享有生之樂者公之功也 墓誌書事

時諸將校例有部曲戶謂腳寨幾四百所各擅賦役公請罷歸州縣行臺初難之既而政令歸一人以爲便 墓誌

行臺薨子忠濟襲爵以公耆德宿望表爲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公倡新朝學敎命貢進士康曄王磐爲敎官自先聖顏孟子孫至生徒幾百人咸廩餼俾肄業春秋釋奠隨季程試以親臨之齋賞儒風爲之一變 墓誌

[illegible]

己未夏　上南伐遣使聘至濮虛己以問公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恩未洽天下之民嗷嗷失依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百城馳檄而下太平之業可指日而待也　上喜其言禮遇甚厚 神道碑

中統建元授益都等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會創立省部一時典章制度多公裁定　上以公知兵詔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公單車至戰壘觀形便遂以策上丞相

史公曰今瓌賊擁衆東來送死孤城此天與我也宜急增築
外城俾不得突走則勢日窘糧盡援絕不攻而自潰矣議與
史公合遂擒瓌墓誌

勸還公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當自朝廷出一
命以上並付吏部以爲永選律令國之紀綱令民所犯各由
所司輕重其罪宜早刊定明頒天下使官知所守民知所避
且監司總統一路之政所用猥雜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
德者俾居其職臨民官皆相傳以世非法賦斂困苦無告亦
宜遷轉以革久弊又立國學教胄子勅州郡提學課試諸生
凡三年一闢貢舉中第者入仕則人材輩出矣詔命中書施
行之墓誌

至元二年罷世襲官初行遷轉法以公同左丞相耶律公按
行山東調選所部長次官墓誌

還朝改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復奏乞頒吏祿定職田以
養廉勤而戒貪惰從之墓誌

拜平章政事因陳切於時務者十二策上皆嘉納焉悔用
公晩公以年老懇辭上曰卿精力未衰勉爲朕留措置大
事毋苦引年第令百司有倫序即聽卿自便墓誌

三年十一月乃得請特勅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公居
私第每聞公家事有不宜於民者猶削牘封奏之其拳拳愛
君之心老而彌篤始得寒疾汗之不解家人將進劑公曰死
生有命將餌藥何爲疾革諸子請遺言公曰汝輩皆長立乎
昔教之者爲不少尚何言耶墓誌

參政楊文獻公　　卷十之三

公名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初爲
河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宣撫使明年
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其年薨年七
十三

公性聰敏爲文無所不能尤長於樂府幼失怙恃從人南渡
崛奇轗軻十餘年自宋還遷自幸還許昌以教讀爲生正大
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公以詩送之李
大嗟賞歸言於朝與偃師令到官數月以廉幹稱改令蒲城
陝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爲之[illegible]考上上而陵谷變遷矣
歲己丑楊公奧敦收河南課稅起公爲經歷官繼而萬戶史
侯經略河南復爲參議公於草創之際俱辦事未幾朝廷
設十道宣撫以公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沉
默內藏諸用其所稗益爲多及御能猶語與左丞姚公日赴
省議事至元己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二矣王文康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統初無所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庵楊公宣撫遼西
既至蒞事公爲賓云回婦越商相爲塗家言說不能通盡地
爲圖令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婦焚香祝天雪泣
而言越商不知也部有曉回語者潛聽譯之云注祿神官獨
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諸公笑之數日商冷其明年
公入大參文集

尚書禮部會驗舊例內外官行移覩于字相不署姓執政署
姓解亦不書名實古禮尊賢貴德之義照得懷孟路總管楊
少中係前執政官見申部文解書名似或於禮未宜乞依舊
例止書姓不書名尚書省依至元七年十月[illegible]

公判河內壇廟學廡殿邢爲恒殿五楹位先聖先師洎十哲
像事之未幾公請老而去[illegible]

宣慰張公　　卷十之四

公名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國初爲丞相史忠武王幕官壬子召見　潛邸中統元年拜河東宣撫使入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出爲東平宣慰使就僉山東行省事召參議中書省事未乞致仕未幾起爲侍御史遂致仕歸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公資穎悟自童齔力學嶷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間四赴廷試貞祐兵興家業蕩盡以此故試補御史臺掾時有盜殺卜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畏搒掠誣服公疑以私讎貿間故殺以塞口獄具待報公疑其冤其後果得賊趙禮部秉文楊戶部慥器其人交口薦譽其所游者雷李元白皆當世名士[illegible]汴都下北度寓居成安縣故丞相史公開府真定聞其名聘充經歷官乙未從開府南征凡籌畫調度倚公爲重軍士多逃役亡去獲必戮以厲餘者公極言其不可後詭之究城而已光州下章山農民團結爲固開府令攻之公曰鄉民爲自保計當以禍福開諭如或嫌拒加兵未晚從之皆相繼來降全活者不可勝計師還兼提領真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不任差役官從胡商貸子錢以充貢賦謂之羊羔利歲久來責所負例配徵民伍有破產不能償者公言於開府請於朝止一本息付之又料民貲其等第賦役之輸豪富者先之而貧弱者得以末減升　真定府參議與府補弊多所裨益由是聲望隆於諸鎮而上達於朝廷矣行狀

上在王邸歲丁未遣使來召既見　王從容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　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爲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王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覩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王悅乃問以祖宗法度具在而未施設者甚多將若之何公指御前銀槃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迺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　王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公因舉魏璠元好問李治等二十餘人　王屈指數之間有能道其姓名者　王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歛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春公釋奠致胙於王王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居對曰孔子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脩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見時君尊師重道之心何如耳　王曰自今而後此禮勿廢　王又問曰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公曰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害固爲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　祖宗之民如蹈水火害亦非細　王默然良久曰然則柰何公曰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主兵柄勳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其年夏公得告將還因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濤數人陛辭又陳敦孝友擇人材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規戒於　王公在朔庭積年每進見延訪聖賢道德之奧脩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明切直多所開悟故呼字賜坐賚錫之禮殊優行狀

公奉旨徵曹子孝羅等及修理鎮之學官內外煥然一新廼
會生徒行祀禮衣冠濟濟有承平之舊郡邑化之文風翕然
為振〈行狀〉
壬子公與元好問北覲奉啓請　王為儒教大宗師　王悅
而受之繼啓累朝有旨蠲免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　王
為降旨仍命公提舉真定學校〈行狀〉
王即皇帝位廷公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汾晉地廣物衆官
世守吏結為朋黨侵漁令貧以豪強相亂其視官府紀綱民
之疾苦殆土苴然而貧弱冤抑終莫得伸公下車得其姦贓
尤甚者若太原石林氏平陽段李河中怨暴惡等數十人
械庭下數其罪惡扶而出之於是執劇吏姦選官為屬政
一新所部肅然訟牒日以百數胥吏疲於奉命公逆見隨決
剖析以理折衷於法皆情得而去吏但受成而已昔晝不遑

數百里來觀至以手加額云六十年不期復見此太平官府
吏民戴之若神明焉歲獻民之食請於朝發常平粟賑之又
減其秋租有差河東賦役素無適從官吏囊橐為姦賦一征
十民不勝其困苦故多流亡公為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
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西川元帥紐鄰重取兵一千一百
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肆剽掠屯田者八百餘人屯罷兵
不歸籍會議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公皆條
奏之　上可其請兵後存民多依庇豪右又有以身傭耕衣
食歷年滋久擁為家人驗籍質券悉出之為民文水田氏婦
嘗鬻一子以償長男徒罪之贓公至斷異之究其情以鬻子
故取公使錢贖還之〈行狀〉
二年春考績于京師為十路最陛見　上勞之命疏時所急
務具四事以奏　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所以絕請託而得可用

之才二曰給俸祿以養廉能所以禁贓濫不使侵漁於民三
曰易世官而遷都邑所以考治效革濫弊而撫民之冤四曰
正刑罰而勿輕赦所以絕幸民息盜賊而期於無刑皆深切
時事　上嘉納焉〈行狀〉
拜東平路宣慰使東平巨鎮也其政賦獄訟之繁視河東為
倍徙如李拈之財劉忙古楊怯里之臟奸皆窮其根株不少
貸方春旱種不下禱於泰山一夕甘澍沾足宣慰使八剌同
知寶合丁其下僚屬等數十人假其權勢干撓庶政公廉知
累之獄役力為營救公怒曰君欲黨姦人而違制令乎竟抵
之罪每一事必與同署周折三覆乃得施行彼雖有後言中
心實畏服焉八剌以盜賊充斥權者欲盡以死公曰吾豈敢
曲法從汝妄殺乎八剌怒以聞有旨張耀卿所言准合從行
可從之奏免逃戶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寶合丁議

欲盡賦曹縣令民就之而後輸公曰是無上以毒下也且輸
納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有寡婦馬氏將鬻其女以
償賦公為己俸代之仍蠲其額〈行狀〉
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令坐都堂議事凡軍
國大政必諮訪而後行有賁令趙彝使日本命都堂議勅高
麗詔以進公曰趙彝本宋人萬一所言不實恐妄生邊釁遺
笑遠邦明日同宰執奏之遂止〈行狀〉
五年春起公侍御史同平章塔察兒行御史臺辭不拜有言
汾澤將校冒代軍士虛耗廩帑者　上怒勅使按治仍以其
事詢公陳奏公奏曰往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
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遣
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悉痛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
但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略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

官體究屏革其弊寧執傳旨命公議御史臺條例公奏曰御
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
陛下宜審思之後數日復召公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
曰若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
無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 上良久曰可徐行之公
以衰老懇請命舉可任風憲者公手疏烏古論貞張邦君徒
單公履張膏張壽亨槃張昉曹椿年西方實周止高謙民王
博文劉有孫汝楫王惲胡祗遹周砥雷膺魏初鄭奕等以聞
又乞致仕許之行狀

公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宇宏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
人正士遇事風生果於斷決廷議剴切嶠嶠然有三代遺直
其扶善良疾姦惡革弊政美風化要以濟時行道盡忠所事
以實惠及民成敗利鈍一切不計故其所鎮巨藩再入中書雖
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抗禮往復論難不毫髮相假借時
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為 上所深知凡大政令
必咨決焉論者為省臺建進用儒學開太平之基公實為
啓迪之先故諧毀不行才退復召終始眷顧之禮不少衰
上問人剌張耀卿曾受賂否曰若言其受賂豈不畏上蒼乎
與人交重然諾不戲言笑在尊俎間亦以禮法自持故元遺
山呼為長友雖親舊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困急至質衣典
書無難色儒士宋子昭鬻於豪權家言於上官出之商儒古
生售於市鬻銀贖焉仍給撫為良張新軒子琥已結婚無以
成禮分俸以給屢與遺山敬齋游封龍山時人目為龍山三
老云行狀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一　卷十一之一

左丞李忠宣公

公名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初事 潛邸中統元年授
燕京宣撫使歷山西宣慰使太原路總管至元五年召為
右三部尚書八年拜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十一年遷安西
王相明年以王相撫蜀又明年拜西川行樞密副使十七年
拜安西行省左丞命未下而薨年六十三

吏部君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得無刻削
人家吾力疏釋冀齒平民者衆矣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
門者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貧宗夫人舂蓬稗為
糧芼藜莧為饘活之荒歲餒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
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及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
夜誦不休已乃獻稽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達
君福民隱不足以離親養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焉可無成
有聞同為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舉一時名公
碩儒遊行狀

歲丁未用故太保劉公薦徵至 潛藩俾侍 皇太子講讀
為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行狀

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 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俾調軍
食實出公從宜便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
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帛集之或給
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
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
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
其上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行狀

中統改元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偽

結死友相誓復仇然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省開府在燕令
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 行狀
三年悉已相及誅以爲山西宣慰使與權勢之籍民爲奴免
而良者將千人 行狀
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太原路總管至是潞藩故臣相與
有出爲二千石吏者 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君此公益勤
勵學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遂禁賤以剔民䝉裁
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民生理之出立社倉以備水旱
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據嚴鼓析以警奇衰之覬凡與民
漸磨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行狀
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
疑爲投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廉及權貴言可擬公者莫
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甚有是也設不爲殞懸已停爲賞賜

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愧服投竟以是病死 狀
七年 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隰仁民有錄
民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誅殺已經獄服詞皆
具自以爲不冤公獨其誣召鞫其妻榜掠一加服不移欸盡
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以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
之溺愛受欺當妻死罪觀者神之 行狀
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奏求公輔己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
則視頻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
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歲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
稾束百萬 行狀
十一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
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
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

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慴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
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敵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
以須其至反賜得軍吏殺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
雷鼓縱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
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竊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
相管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公出未至秦瀘州畔
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 行狀
十四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既發
公留成都供億食饟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
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 行狀
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
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播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
致敗惡相爲顧獨運蜀公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

帥關受圍必徵諸蜀州兵盡鋭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
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蔡順慶獄者縱
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 天子威德遠有宋氏淪亡三宮皆
北又頌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
又爲書友穫禮義禍福釋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於其
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
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昔也此州人
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闕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
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者
禍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又約書言爲徼利本於山砦板
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郎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若
詞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
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風與東府有深怨擢誅使興

等導帥幹楊㣲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
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書招珏識亦極矣竟不見聽
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祖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
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公曰前歲合以重慶
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援若
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
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怨為哉即單舸溯江薄城
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令人自立而下家繪事
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 行狀
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
三萬人誅之兵且壓境公適被命在播遣使止兵勿進別
遣人趣鬼國使降酋長熟公名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明信
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
今得所歸蔑有貳矣公以其言來上聖意開允改鬼國為順
元路以其酋為宣撫使及公薨來使聞訃哭之甚哀其私親
為位而祭者動輒數百千人合州安撫使立義經率吏民迎
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與元僉播州安撫使何彥請
順民欲立廟以祀夫邊徼遠夷之人未易懷服公之所以能
得其心者顧豈以聲音笑貌為哉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若公之言動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遠彼
西南之人被生死骨肉之賜者無慮億萬計其為忠信篤敬
不既大矣乎 閻復撰李公神道碑
公天性孝悌事太夫人深愛和氣愉色婉容自幼至貴能養
志順色未嘗少失惟意於兄姊友愛彌篤凡有俸賜必均及
之資稟雅重與人交跡澹寡合不為詭詞態久而後知其篤
至居官清慎非義一毫不取羅施鬼國之入附也有以實馬
千數諧公手朝者 上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
有是事 神道碑
公為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闢斯
行以絕導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彈匱民力者中
外所願誦九人賢而有聞藩邸將東歸必慮設之王塑秋留
之故關輔得士為多 行狀
初權臣阿合馬與公偕侍 潛邸及當國用事公未始一至
其門彼嘗卑恭求好拒之愈力其所守類此 神道碑

參政商文定公　　　卷十一之二

公名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為
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入事 潛邸為京兆宣撫司郎中
就遷副使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遂僉行省事
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者罷起為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
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六年同僉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
出為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相府罷坐事得免
二十年復為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
公生於大安己巳至少保歿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依冠
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 [illegible]撰墓碑
東平嚴武惠公統齊魯魏五十四城既行省招徠名士以禮
聘公俾教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
命未下公教忠濟為喪主哀而中禮吊者敬慨輔之見大臣
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為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未幾
歸東平日與曹諸賢為琴詠會復官經歷贊忠濟大興學校
聘康曄說書李昶說春秋李禎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
厚督於課試後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 墓碑
憲宗朝

世祖以貴介弟填撫中夏得專征誅閒公有經濟略左官諸侯
遣使徵至瀘州召對稱旨字而不名閒陪燕語因曰擬來時
李璮城朐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朐山十石致一石且
車淖于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璮軍取食便
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墓碑
詔以京兆分
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爲郎中焚斬之餘八州十三縣户
不滿萬皆驚憂無聊賴公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
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帑頒稼穡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朞
月秦民乃安誅一大猾群吏咸懾明年惟中罷教廉希憲來
使登公副之墓碑
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疋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
稱是輸平涼爲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公曰宅易集也運

米千里妨我蠶麥鄜州長王姓者雅爲公所禮平涼人也公
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家粟積平涼盡以代輸公大
悅載直與之宅輸亦如期墓碑
有旨割懷孟益
世祖教公往治既至一多金子酗酒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
一郡懾乃濟之以恩懷人至今纘道其善墓碑
丁巳丞相阿藍答兒會計陝西河南罷宣撫司公還東平鐵路
周公撰墓誌。又按憲文集云先是分封　世祖以京兆户
實益以懷盡目謝與天下之兵置歷署司子之南宣兼司
從直所于開西行鄰子奏州旨軍司于衛支簾司于邢奉宣
諸軍屯田成竇有飛宅蜀以休叔春士爲封守亡務專而叔
千里道不給實中士者僕民良義兼歸心藏丁巳宗藝服之
家轄兵栖屯王宣寄當吾兒至守百大業年蜀兵民之官下
及管軍征商之吏皆入討哥爲條于四十二文致多方見曉
衆曰惟劉萬户史萬户兩人弄請多朝蓋置忠華公承相史
武公也自贊我則專我糜縮薰夭民迫人於更明年　世祖
身至帝所給下而事給醫遇被與民諸官九告所置諸司皆
發

己未　憲宗親征蜀以圖宋
世祖趣荊鄂軍于小濮召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
雖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
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墓碑
憲宗崩於軍庚申
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公語張公曰　殿下班師師
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之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驚亟追及
言之
世祖大罵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
至軍立約不日阿里不哥之使至軍軍中斬之墓碑
公赴召開平初
憲宗征蜀季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咸
會開平阿里不哥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

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　上謙遜未許公與廉公希憲畢大
議諸進言曰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
事機一失萬巧莫追　上頷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即位墓碑
阿里不哥兵起公奏曰南師可還備西師可軍便地從之
以廉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應和林公
謂廉公曰爲六盤策有三選鋒乘虛直擣京兆上也峙財聚
兵觀釁走利中也重裘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
出公曰出下已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關隴日聞鞏昌
汪帥兵號勁畢其弟良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
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濬隍借兵於民拜八椿爲將
公戒之曰公師未練之卒出應勁敵揚聲借勢使賊不敢東
向續出方略以摧之慎勿輕與交鋒使之知我虛實師出八
椿違戒而衂敵兵懼而西去公命八椿追至甘州汪良臣將

兵來會戚聽諸侯王合丹號令合丹陳于北八撥陳于南良臣陳于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藍荅兒渾都海斬首虜無算関隴平捷聞　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違朕憂遂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進廉公為右丞公為僉行中書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墓碑

末瀘州將劉整以我降人數百乃來歸將論誅之公盡釋囚之閫遣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師紐鄰闗師楊大淵青居山帥欽察是也墓碑

興元倅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公于朝　上召公便殿曰使卿閫中使卿懷孟兩著治效今訟卿者還至卿豈有所挐耶亦驕而志隳耶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為鉅寇滿野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戮　上顧侍臣數公大討屈伸手指九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令委卿四川勉之行大用御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墓碑

至元元年入中書　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竇學士默王承旨鶚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墓碑

初中統二年立領部以阿合馬總錢穀至是革去公與太保劉公等奏燕王為中書令入省聽政罷世官行遷轉法併州縣戶耗者墓誌

二年平章趙璧奏立諸路行省丞相耶律鑄行省河東公為之貳旋召還墓誌

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迁僉書迁副使數軍實奏萬戶千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田三萬畝收其獲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广一丁者亦汰去若干丁多業安業多丁寡者財力相資合出一軍墓碑

十年封皇子忙阿剌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為王相　上曰王年少河西盡以委卿公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為置酒嘉納墓碑 [illegible]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于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未遣也公病于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炳于六盤辭連公及子毅遣王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墓碑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年復樞密副使辭以疾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死公又被逮百餘日乃釋公嘆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於東坡貶惠州築室於白鶴觀若將終身善處變矣吾有慕焉遂葺小閣於鄂城之南以居澹然與造物者遊朝士及僧道日造門問遺不絕無為世所重墓誌

曹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書時

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爲未孝墓碑
公具文武材明允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
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
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賓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充然令
名蓋有以也墓碑

樞密趙文正公　　卷十一之三

公名良弼字輔之趙州贊皇人國初舉進士數授趙州教
辛亥召居　王邸歷邢州陝西幕官己未王師伐宋參議
元帥府事中統元年拜陝西四川宣撫使至元七年授高
麗經略使奉使日本還朝改四川經略使十年拜同僉樞
密院事居官九年以疾辭歸二十二年薨年七十二
公女直人避遼章帝宗眞諱易眞爲直以部族朮要甲姓佐
金祖平遼宋功世長千夫戍眞定贊皇人不能全言者訛爲
趙家其曾大父鎮國上將軍諱祚者喜曰天將華姓吾家耶
因趙姓　墓碑說公
公少聰警有膽智機數其父元帥右都監節死諡忠愍公官
公奉職義宗播歸德上黨公部將防城提控崔立殺守相降
而自王猶城門妄出入者殺積骸狼藉公侍母夫人懷其
家牒及忠愍以上世遺繪曰非是無以知吾生族彷彿儀形
雜薪丐人竊出將歸趙及河已集將北之民數千惟七艘爭
舟兵病民之爭擬刃亂投及夫人首公背受之幾折兵顧見
衰手援以登　廟碑
公奉母夫人北渡河至鄉奉事之外日從名儒講論文藝尤
致意司馬氏通鑑歷代典章制度兵馬疆弱地理阨塞有關
國家興衰治亂者無不記憶戊戌朝命試諸道進士公中優
選教授趙州　野齋李公撰墓碑

上居潛邸用薦者召公北上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
公爲幕長邢久不得善吏積弊日深公區畫有方事或掣肘
則請諸王府再關歲九六往返所請輒賜俞允邢賴以治升
陝西宣撫司郎中墓碑
己未王師伐宋大臣觀都管爲元帥公參議帥府事兼江淮
安撫使五戰皆捷渡江至鄂分道趨湖南攻下岳州抵潭州
而還用兵有紀律未嘗妄殺一人墓碑
大駕北幸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　上深嘉歎至衛輝遣
如京兆訪察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其實還報且列十
事　上聞多見采用墓碑
公言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
附前歲世子王倎來朝適鑾輅西征留滯者一年矣供張疎
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
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立之爲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
戴德願脩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　上是其言即日改
館世子顧遇有加尋賜封冊遣還高麗遂壹意內附皆自公
發之墓碑
上即位首立陝西宣撫司廉公希憲爲使商公挺爲副使公
參議司事時甫經大變衆心未一事機少忽變生意外公受
命即就道先二公至知事不可緩乘機決策前事而發廉商
二公繼至同心協謀卒平大亂安反側公贊畫之力居多九
月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拜公陝西四川宣撫使兼參議行
省事時用武之際調兵馬給糧餉所統九路稟成受事日不
暇給公計口授物來則應卒贊成秦蜀之功墓碑
二年冬省諸路宣撫司公遂不出居無何貴寅以九事訟諸
朝誣廉公商公有異志指公爲徵費成都人初我師取四川

攻之急宋邊將力憊不支遣寅入奏爲閻摩貴之使仕于我
寅桀黠久不敗至同知興元府事後以姦黑事覺爲宣撫司鞫
之獄成待報會赦免寅銜之搆摭二公所行涉于疑似者攻
訐以報怨時方戮李璮王文統之叛　上聞是說信之召公
問狀對曰臣與二人共事者九年寧有是事耶三問對如初
訊以力事皆救辨以對　上以爲強辯飾辭益怒威刑臨恐
譴訶百至公守前說而力辨其誣至摑膺而前進乞剖心明
之旁睨者爲之褫魄公神色自若明日有旨命中書訊鞫寅
辭伏奉請右丞相合代廉公行省事往就按問會寅逆謀敗
遂解　墓碑
至元七年春授高麗安撫使尋改經略使先是數遣使使日
本竟不得要領而還　上必欲通使而未得其人公既受命
私念高麗日本止隔一水人何地不可死等死耳吾爲國家

何惜一行遂以奉使請前使過高麗者爲遣人護送取道對
馬一岐等島實漏密以益懼其日本既通有以軋己也公曲
爲防遏使不得逞其計自絕景島登舟徑趨太宰府既至宋
人與高麗耽羅共沮撓其事留公太宰府專人守護第遣人
往返議事數以兵威相恐或中夜排垣破戶兵刃交舉或火
其鄰舍諠噪叫號徑至十餘發公投牀大鼾恬若不聞如是
者三日彼訝窮蠻索公呼守護所大加詰責彼來請受國書
公曰國書當俟見國主日致達數欲脅取公以辭拒之嘖有
煩言隨方詰難彼不能屈日本遂遣使介十二人入覲　上
厚以謝遣還其國主擬奉表議和會宋人使僧曰瓊林者來諭
平以故和事不成公還以疾請歸老樊川　墓碑
詔授四川經略使未幾復以議進討日本公奏曰臣前歲渡
海留居彼地者幾一歲熟知其民俗兇狠驍勇不識父子之

親不知上下之禮踏夷路肆與鳥獸無別家置干戈百姓皆
兵其地山水居多可佃者極少無桑蠶絲枲得其人不可役
得其地不益富且舟楫待風而行忽值風變漂流觸撞兇溺
之禍莫可預防雖貴有之勇良平之智將無所施臣奉使時
同行三舟爲風所漂會集先後有相去二十餘日者用兵無
慮百舟隨波星散寄命滄海欲進退齊一協力成功難矣　神道碑
十年授同僉樞密院事首議軍律若賞功罰罪兵將軍籍教
練之類條具二十餘事皆次第行之　墓碑
公自日本得上氣之疾既入樞府適用兵江表食少事殺力
疾不懈久之浸至羸瘠奏請調事凡九年始遂所請　墓碑
公與清河把共政八年諷視權臣姦欺結黨其傍若無與己
然者加太寧鎭堂宜收身未路比間響僧善役鬼神試每有
徵若於上前大臣可率事君耶罪且相及公辭疾二年其人

見誤是僧坐攬致衛兵以臨 [illegible]
[illegible]
公爲人精敏饒知略見義勇爲臨難不苟避初阿藍答兒鈎
考太平之來會計也二人性資狠愎恣爲威酷發摘械人熾日
中頃刻即死招集群不逞遍開身告訐橫生羅織官吏望風
畏道死于威恐者二十餘人公時爲宣撫司郎中挺身直前
一司之事已獨任之酬應上命綱領曹局威怒之下竟事無

一辭以撓中外歎服日本之行述安之間阻風濤之艱險異俗之狠突頫於死者蓋以百數至之全節而歸古所謂有專對之材不辱君命者公其有焉墓碑

宋平諸將校及新附官屬入朝詔聽擇所受賞見之權公曰積所有立賞皇廟學市田六百畝以贍給生徒又別市地千六百畝為新郡學田且釋俘戶三以供二廟灑洒温縣別業故有地二千畝公致仕西歸析而為二以其六畀懷州以其四畀孟州皆永隸廟學自以身出儒素示不忘本也墓碑

或問為治公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墓碑

聖主嘗問僉院趙良弼高麗小國匠人恭人皆勝漢人至於儒人通經書學孔孟漢人只是課賦吟詩將何用良弼對泰此非學者之病實在國家所尚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必從之矣趙君文集

參政賈文正公　卷十一之四

公名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初事　潛邸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給事中至元十年襄陽降授襄陽路總管十二年僉行中書省事十四年遷湖北道宣慰使明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十七年薨年六十三

公年十五作亂奉妣夫人孫避河南天平甫冠入官行臺手特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為兩斗百峻絕不取

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神道碑

汴京之破金族屬及朝臣子孫奴於人者公悉聞而民之域

世祖淵龍辟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既竣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為郎者莫與之班由蓋國言大小庶政不資言人皆特入奏其冬　帝自將討叛王漢北漢人惟丞相史公及公從行有暇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一日　帝問鄉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擢倒求執政者將何為禦皆不許神道碑

有言華人富且反者　上以問公公曰若曰貧起未聞富而反或曰山東李璮非富以叛耶公曰璮之變在於擁太重令郊遂之民或求饒欲死乎獨言其富何耶　上深是其言行狀

雲中民一母三子伯從軍季殺兄衆議以母故原其死公曰弟殺兄天下大惡也若恤其母宜免從軍者以養　上可之行狀

至元改元參議中書省事詔同先世又中書左丞公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神道碑

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益授臣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政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與丞相權署制敕而已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神道碑

十一年詔丞相伯顏平章阿木右丞阿里海涯行中書省將圖襄漢軍淮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淨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神道碑公文忠公議甲戌冬十二月天兵由漢口渡江直抵鄂州淨城而殺鄂人閉門出降丞相伯顏阿里海牙方南東濟北根本須擇人守之留右丞阿里海牙及公分省而治右丞公謀守禦之策公曰江陵宋制閫所在也盍遣兵徇湖北不

賊引兵之民盡城復皆麻衆不以為虞之陷於明不能推辨不果還撓之公取書小監遣衆發兵而下則鄂危矣盛以鄧鄖以公不命公以承奉命引其西討獨以公主省事

十二年授公僉行中書省事荊關道安撫使高世傑來援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秉銳下岳遊技江陵又移軍圍灃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擊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者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廪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廪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椿稽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之翔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先括商民置驛局遣醫吏視疾癘碑神道

襄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丈擇將陳思聰署其家或議加兵公曰為是益堅其叛惟可討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然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著其家武悅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至省言奈以叛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興兵誅矣思聰果來

隨微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一逆射殺其從二人騈併肆其子諸為亂於市碑神道

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群人號年東南大蠢觀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群斷冠起司空山劉黃及壽昌壽昌距鄂九湖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為應公多為檄曉曰汝皆平民為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為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爾平民不蹤跡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阻稍稍離渙麼以官軍遂壘誅擒前平縣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逃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為辭請悉盡鄂之衆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詠逆天欺君以禍民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事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特為司命時精兵盡於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回顧其家專捍衛相碑神道

江左之定也詔與其城公獨完鄂不壞後爰更冠至莫能犯

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既送其去僕事於學以神道碑○又高克明云事父母有書已下又勝之云初開其學舍大學士大學士公昌之名以為參書記事勞效力不得其見起事專會卒歲家保之歸後以其事賢而書長養以存全

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先聲至江西民有逆詐千里

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偽命甚悉有者坐以違賊與者謂為斬匿將為後用誅論已至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舊官之矣自餘畜此無所叙複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為名挾入民家罔為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奴妻人子女痛繩以法大水壞民廬室蓋藏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壟未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沉溺數萬家神道碑○又行狀云公鮮以賑或以為不然公曰吾中書乃可以全活數萬人其先行後聞不從者於我乎責

宰相出入以甲士事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降地積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塔出頻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歲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帳幄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為心斯須不忘恤下也碑神道

十六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屢使他將往，則爲壘堅其不下。請身往，千總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梯推誠招懷。梓發度其把握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戰不爲用，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鄱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婚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比鄰不戢，將亂南康。乃調國兵戍過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舟中，僞爲商發，徑造羑命生擒萬一與其相，書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駭散，復其民居。後有列上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憝誅矣，延求何爲。火之。神道

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舟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闕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慶閤詔令異同之間，公竟于表章而始成戰艦，道宜然，其旨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竟猶利國，猶古尸諫云。神道

公家居事姚夫人，曲盡孝敬。迨竟，移是以養寡姊。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寘騶負書以行。延師私塾，銳德諸子曰：或一至其舍事

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變熙其子民，若十有二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淳，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逐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釁而賞勸，德綏而威撫，徐葦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聲，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詔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豈足。神道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一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二　卷十二之一

內翰王文康公

公名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初中進士第，累擢尚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亡，居保定。歲甲辰，召居王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立翰林國史院，詔從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

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場屋。年十九，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南渡，流離頓挫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第。[illegible] 繇受奉直大夫、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行父令。下車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幾政成，吏畏而民安之。廉司以治聞，遂同知申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俄丁內艱。金主遣蔡起復尚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兼翰林修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晚。[illegible]

蔡陷，萬戶張柔素聞公名，輦之北渡，館于保州者餘十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墓碑

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爲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歲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今禮部尚書許國禎首聘公於保州，從人望也。公自以亡國累臣，義不可再仕，辭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一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於前。上爲聳動，嘗諭公曰：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

行之耶墓碑

公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既達北庭適值秋丁公奏行釋奠禮　上悅即命辦其事公爲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　上上既飲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如此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爲常　主上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啓之李冶撰言行錄

丙午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上問公應受賀否公以富弼故事對遂罷宴徹樂明日始受賀言行錄

上留公漠北一載恐年老不可再歷冬寒召公謂曰朕欲遣人送子南歸子何所欲公對曰臣本閑人誤蒙寵召待遇加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吾　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言行錄

庚戌春　憲宗遣故參知政事李舜咨以安車來徵公同王峯魏璠應召訪及軍國大計稱旨將任以政公力辭而還墓碑

上龍飛特授公翰林學士承旨公遂舉李冶李昶王磐徒單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爲學士公視諸老年最高學最博言最切直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賢不肖皆極言正論無所顧忌至於主聞□□□獎進後學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墓碑

公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成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　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爲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　上甚重其言命修國史附修遼金二史墓碑○又言行錄云[illegible]公修王[illegible]以史事爲言嘗奉[illegible]元[illegible]間[illegible]台宜令秉筆者是公中間請命立翰林國史院時元勅物故又辛丑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單公履[illegible]學士楊[illegible]王[illegible]爲[illegible]王博[illegible]爲修[illegible]翰[illegible]

公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它日選用　上可其奏爲立十路提舉學校官墓碑

是時任貴胡以錢穀事責綜爲姦欲東除取相位求薦於公公奮然曰即欲舉此人爲相吾不能摘髭矣我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忍爲此耶後數年竟用爲相切弄威福無所不至爲王著剗而殺之聞者服公先見墓碑

至元五年春爲書微志懇乞致仕詔允其請然有大事則遣中使就訪焉又勅有司歲給廩祿俾終其身墓碑

十年八月公薨　上聞之深悼且問臨終何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冥錢爲對公無恙時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爲遺囑當神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以來手書治命歲一更之預爲戒勅嗣子之綱凡治後事俾身後有所遵守如釋老冥錢之弗用皆治命云墓碑

十五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禮霍孫前中書左丞張文謙奏請狀凡藩邸舊人道言善獻於國多所裨益今已云亡在典禮宜有封謚詔特贈謚曰文康墓碑

公豈弟樂易無城府崖岸愛交遊喜施舍家釀法酒客至輒留飲談笑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詔命大典冊皆出公手以文章魁海內而未嘗談文章嘗謂門人曰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求之於致知格物之理則懵如也爲己之學當以窮理爲先故一時學者翕然咸師尊之如中書左丞淵淵子清右三部尚書柴禎輩皆出公門墓碑

公向侍王邸嘗請葬祭金主許之及達汝陽求訪百至竟無

遺弓可獲俎眞牢醴表諡爲位以哭哀動旁人其大節如此
墓碑

內翰王文忠公　　卷十二之二

公名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中統初擢益都等路宣撫副使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遷翰林直學士出爲真定宣慰使至元元年復召入翰林學兼太常卿進拜承旨居翰林二十年累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二十年卒年九十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爲學即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河居汝之昔山既冠聞偃城麻徵君九疇爲時名儒裹糧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爲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漬百氏發爲歌詩古文波瀾閎放浩無津涯邈乎其不可窮已歲壬辰河南受兵避難南走襄漢宋制置司表擢公名署議事官丙申襄陽難作公子身北歸至洛西適楊中書惟中被命招集士流一見喜其錄其名授以告身惟所欲往遂北游河內居亡何值王榮之變又隱共山兵遷相下會東平總管嚴公興學養士處師席迎致公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即之溫然和懌應問隨答亹亹忘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於句讀抑揚之間已得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往爲名士居數年東游齊魯青社風土遂有定居之志 辭翰遺事 公

中統建元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辭去三年春璮萌異志公覺之柴車載妻子潛出挺身走濟南遂東歸至京師時王文統始伏誅朝士惴恐不安公至侍臣以聞　上即日召見詢問再四嘉其誠節王師圍濟南　上知公家屬在圍城中授參議行中書省事日圖軍務一語不及其私齊亂平挈妻子來居東原 墓碑

拜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禁戢奸暴扶植善良民賴以安先是衡水監縣忙兀帶挾勢行私所爲不法部民趙清發其奸訴諸有司既具伏矣監司之立也其妻懼誅盡夫趙氏而滅其口賂家人辭以酒暮夜潛入清家清逃匿獲免其父母妻子殲焉清來訴權要不爲申理且欲易其獄辭公曰誠若是死者何辜竟奏擬寘諸法籍其家貲以其半付清真定貫胡有稱貸取息者不時償則遽繫私室榜掠搭搭爲威虐人不勝酷目之曰閻羅王殺千撓公府同僚畏忌惟所指塵公正色詰責呼五百捽抑以出撻之數十時治事西北城上命撻之投諸地郡人稱快迄公去不敢復然 墓碑

至元七年春復徵拜翰林學士入諂等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至有稅人白骨使民間棠殞不得改葬者盍速罷去以蘇民乎已而運司果罷 墓碑

權臣阿合馬秉政諷大臣奏言尚書省當併入中書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盡名示尊崇實奪之相權奉旨會議公言兩省合而爲一命右丞相總統之爲便如其不然則兩省姑宜依舊三公既不與政不宜虛設權臣私論爲之沮止 墓碑

秉上嘗少卿時官制未立朝議未定凡遇稱賀臣庶無問貴賤皆得搌拜殿前執法者厭其多揮杖擊之逐去復來頃刻數次公奏爲外國笑上兗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由外及內罪輕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得進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糾察罰俸不應入而入者宜准闌入治罪庶望朝廷禮肅從遂定朝儀如公言又言曲阜宣聖鄉里林廟所在前代給百戶以供灑掃因朝因仍皆蠲復差賦夫

百家歲賦爲鈔不過六百兩僅可比朝廷一六品小官終年
俸給聖朝疆宇萬里歲入財賦以億萬計詎肯惜一六品官
俸不以待孔子哉於府庫所益無多於國體所損甚大初累
朝給林廟灑掃戶百復其家至是尚書省臣括戶籍收爲民
故公言及之墓碑
九年　上聞天下獄囚滋多勑諸路自死罪以下皆縱遣之
期以秋七月來歸京師受刑及期皆至　上惻然矜閔悉原
其罪其後詔詞臣草詔將戒諭天下而不宣旨意久之皆不
稱旨公乃以釋囚之意命辭進讀　上喜曰此朕心也欲言
而不能形之於口卿能爲朕言之嘉獎不已墓誌
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擧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
祺李謙宜居翰苑墓誌
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　上命中書左丞張文謙問公公言
自古有國家者必與人材共治若無學校人材何從而得今
許某教生徒有法數年之後皆可從政事體所繫至大某素
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糜廩祿有所不安
而然耶宜增益生員使之進學庶幾人材有成某之受祿亦
可以少安矣詔從之墓誌
十一年秋患腰膝痛艱於行步家居養疾　上遣使存問賜
以名藥公嘗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用其材
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既不限年而衰老
病患者或至扶舁抱負而登廳堂其人既自不知恥朝廷亦
不以爲非甚不可也每遇會集議政之際數數及之故自始
得疾即自停月俸歷冬迄春堅乞致仕　上遣使諭之曰卿
年雖高非任劇務第安坐教人耳何以辭爲仍諭旨右丞相
王學士素著忠順之節祿之終身可也復詔有司盡給所停

俸公不得已復出國有大政必咨訪而後行墓誌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學士王文炳對云物貴則不足
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堂記
時方伐宋凡權謀畫有所未允則遣中使詢問公悉心敷
對皆見納用又將有事于日本遣使問公公奏言今方伐宋
當用吾全力庶可一擧殄滅若復分力於東夷恐曠日持久
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墓誌
江南既下公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布恩信所
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具備皆嘉納行之墓誌
十三年冬朝議欲汰冗官權臣以不便按察司欲因之省去
公奏疏曰外路州郡去京師遼遠貪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
控告惟賴按察司爲與申理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
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足以糾察四方之事
是大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不及況能
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以按察司併入運司今之運
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恒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
冤抑哉臣以爲存之便按察司由是得不罷墓碑
自江南撫定賞賜有功但遷加職位有至宰執者二十余人
因議更定官制公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
爵號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
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
術也臣以爲有功之人宜加遷散官或賜以五等爵號如漢
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墓誌
十九年王師將大擧伐日本公入諫曰日本島夷小國海道
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不伐爲便時俾行有日矣
上以爲非所宜言天威震怒謂公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

汝有它心而然耶公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有言者有它心
向者何爲從叛亂之地冒死歸國乎且臣以八十之年又無
子息有它心欲何爲耶遂出翌日　上遣侍臣以温言慰撫
使無憂懼墓誌
二十一年公以年老願乞骸骨以歸丞相和禮霍孫以聞詔
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前行之一日公卿
百官供張祖餞明日　皇太子錫宴于聖安寺公卿百官送
至麗澤門外仍命其壻仕于其府以便奉養大臣燕見　上
數問公起居狀公恬愉靜默家事不復關白者凡十年墓誌
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　上前奉對未始將順
苟容　上嘗以古直稱之風有重名持文柄主盟吾道餘二
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聞風采得承容接者終身爲榮立言論
清簡義理精詣世之號辯博者方其辭語縱橫援引微據宜
莫可屈公徐開一言即語塞不得出聲爲文沖粹典雅得體
裁之正不取尖新以爲奇不尚隱僻以爲高詩則述事遣情
閑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手不釋卷老
而弥篤燕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略不寓
目惟善嗜書晚年益造精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一家
持縑素求書者雖踵于門應之不少拒人得遺墨寶藏之
墓誌

尚書李公　卷十二之三

公名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爲
東平嚴侯幕官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明年以翰林侍讀學
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至元五年召拜吏禮部尚書七
年除南京路總管不赴八年起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
使遂致仕歸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七

公幼精敏六歲知讀書性沈靜講學之外一無所好年十二
三學爲程文下筆爲時輩所稱初教授君困躓場屋一夕夢
在李彥穆下嘗算數名園計偕之士無之因以命公公年十六
業成質許請趣甫能勝衣將從教授君赴春闈儕輩或少君
教授君不鄙也及期肆筆數千言比亭午已脫稿茲試者見
其敏給大加賞異命下公中本經第一教授君果居其下且
意義優敝所取各異人以比歆向父子釋褐調孟州温縣丞
未赴寓陳之項城聚書深讀務爲無所不闚仍手自抄錄爲
日課不輟尚書李公墓碑
金亡公奉親還東平嚴武惠公一見待遇加禮授行臺都事
凡入覲出征不令去左右行臺能改行軍萬戶府知事武惠
薨今中書右丞忠濟嗣政非公經歷東平大府民繁事殷公
勵贊書之任圖慮深遠未始依違苟從平章宋公時居幕長
議論率與公合若府政得失民生利病寔爲嗣公言之居數
歲同列者趣向不同移疾求去會丁教授君憂即杜門不出
服除嗣公不欲以幕僚相屈俾公師帥郡學暇隙講問經傳
多所開益魯諸生執經受業者前後非一墓碑
己未　上將伐宋次濮陽召公問治國用兵之要公治國則以
用人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爲對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
嗜殺爲對　上嘉納之墓碑
上即位建元中統馹召至京師時備咨訪凡國政可否知無
不言其年冬車駕北征徵需煩索行中書省科取稅賦雖逋
戶不貸公移書諸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
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再生拭目傾耳思見太平
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
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什六七

且止驗見戶應輸者恐不遑復令包備此故必致艱難苟不
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使役則諸人皆能之豈
聖上擢賢更化之意哉省府為蠲逃戶之賦墓碑
二年春內難平公上表稱賀因示諷諭曰天難之作上天所
以存警戒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雖勝不矜功成不忘常惕
以修政崇儉以寬民怡以北征背肝之勞求為南面佚我之
戒 上為之欣容擢用有間為東平萬戶嚴忠範代其父為
本路總管奏請公偕行特師用其言即奏授翰林侍讀學士行
東平路總管同議官墓碑
朝議令老疾輸賦公貽書省府曰
聖上即位之初凡蠲除發兵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常有
揚諭俾絲粮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于民也
從之墓碑

至元五年詔起公吏禮部尚書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
出公裁定宰相奏重公凡有集議必延置上座傾聽言論會
制府有并省之議遂請老而歸墓碑
八年拜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一出
按行則致仕不復出墓碑
公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溫粹見于面
樂於誨誘有所問則叩竭終始無所隱或不可與言則未嘗
妄交一語薄於世味每以安恬退默為心故其居官日淺而
未嘗作期月留也家居安坐一榻書史滿前窮日夕不少厭
墓碑

太常徐公　　卷十二之四

公名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國初
為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撫使三年除太常
卿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又兼戶部侍郎
七年拜吏部尚書出為東昌路總管擢山東道提刑按察
使十五年移江北淮東道十七年召為翰林學士又召為
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不行二十二年卒年八十
公生而穎悟七歲入小學應對進退輒異常兒年十五有賦
聲二十二登正大四年進士第京朝官又辟公為縣令朝
請遣人辭焉且戒公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多讀
書涉獵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公奉教為學益
刻厲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墓碑許公
壬辰之亂朝請歿癸巳河南破公奉太君北渡河嚴武惠公
知公名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公勸武惠收養寒素一時
名公多歸焉故東平人物之盛為諸道最武惠薨嗣侯襲職
署公詳議辟贊佐侯實師之 先帝即位之歲置總六部
於燕京以公充拘榷燕京路課稅官公謂理財非所能也力
辭而歸墓誌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 列聖相承未遑文治 上在潛邸
獨喜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壬子歲自
僕北還使來徵公見于日月山之帳殿 上方治兵征雲南
因問此行何如公對曰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
曰定于一襄王曰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
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 上曰誠
如威卿言吾事濟矣是歲雲南諸國降 上既登極每有征
伐必諭以不殺於是四方未稟正朔之國願來臣屬者踵相
躡於道十餘年間際天所覆咸為一家土宇之廣開闢以來
未有也不嗜殺人之効其捷若此然一言寤意皆自公發之
墓誌

東平自武惠公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
行既見　上欲留公公以母老辭復尚書柴公送公還又明
年令參政商公由東平經歷起召北上嚴侯遂令公代之公
既正位幕長軍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無不言其所救正
者非一墓誌
中原版蕩之後鄆學久廢嚴侯修復以養生徒公從史之力
居多又歲畧題考試等其甲乙優中高選者擢用之時自入
學親爲諸生講說其課試之文有不中程者輙自擬作與爲
楷式一時後進業精而行成人才輩出如翰林學士閻復太
子諭德李謙淅東按察使孟祺禮部侍郎張孔孫太子贊善
夾谷之奇等是也墓誌
中統建元擢公燕京等路宣撫使京師久號難治下車以粉
民善俗爲務東駕往還貴近迎送百色供億從容以辦中書

省檄諸路當番宿衛之羸馬數以千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
期戒備公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　上新臨天
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
也其責不輕公曰責當我坐遂弗爲備馬果不至省滋益課
前政虧不及額公綜覈之得增羨若干勑賜白金三十笏以
嘉其能墓誌
二年移治順天歲饑民乏食公發廩貸之所全活者甚衆墓誌
三年宣撫司罷公還東平總管嚴公奏太常登歌樂向
聖主觀于日月山既而發還今十餘年矣乞增宮懸大樂文武
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　上可其請就除公太常卿以
主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墓誌
四年　上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公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
上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　上命翰林承旨

安藏譯爲以進墓誌
至元元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
行詔命典册多出公手公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者凡
百卷曰瀛洲集至今用之墓誌
六年作新大都于燕宗廟之制未有議者公奏曰　陛下帝
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祀必有清廟因以
圖上乞勑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公之所教太常
禮樂亦備遂迎
祖宗神御入藏太室因奉安而大饗焉禮成　上悅賞賜良渥
墓誌
公在翰林太常所薦係儒多海內名士時號得人尋出貳户部
侍郎奉勑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墓誌
時宮闕落成而朝儀未立公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

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墓誌
七年拜吏部尚書公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墓誌
九年公乞補外除東昌路總管佩虎符至郡專務以德率下
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乃修廟學起廨
舍新公廨區處皆有條序力省功倍而民不知勞郡人頌之
墓誌
十四年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其路有妖言之獄所司逮捕
凡數百人公爲剖析結款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墓誌
十五年移公淮東道按察使淮安安撫使許瓌亡宋邊將家
人有告瓌匿官庫財者憲司繫其妻孥以徵之公謂同僚曰
許所匿者亡宋之物也豈可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
以爲然公獨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問墓誌
詔發南北兵征日本遠近愁歎江浙尤甚公奏疏諫之語頗

剴切當路者恐忤旨不即以聞已而　上意悟其事亦寢（墓誌）
二十二年丞相安童再秉國鈞圖任舊人共政奏公雖老便
之坐而策國事尚可用也遣使召公公老病辭不能行附奏
便宜九事賜田十頃公時年八十至秋病增劇作八十可老
歌以自遣所以處死生若久客而將歸焉易簀之際吟諷弗
輟（墓誌）
公儀觀魁梧襟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忮心與僵色與
人交一以誠瀟灑節達洞見肺腑喜賓客樂施與及好獎進
士類人有片善稱之惟恐不至然和而不流群而不黨清而
能容仁而能斷時論推之以為有公輔器（墓誌）
公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事有至難獄有大疑使公決之
不假閱成案立談之間引援區別冰釋理順截法之文法外
之意無不包舉雖專門名家者亦不如是之審至論事口排
排然若訥者及秉筆而書頃刻千百言言盡意到爛然成文
人謂尚書訥事手敏于口（墓誌）
公之奏議典贍詳悉無迂疎之累古文純正明白無奇澀之
偏歌詩則坦夷瀏亮無雕斲晦澀之病四六則駢儷親切無
牽就支離之弊雖然在公悉為餘事惟愛君憂國之心堅如
金石不以仕宦為行不以辭退為高亦不以衰老疾病為懈
苟關時政有所可否論思獻納恒若言責之在已惓惓不替
至死乃已合于古人畎畝不忘君之義也（墓誌）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二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　卷十三之一

公名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國初舉進士中選授河南路
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歲壬子參議京兆宣撫司事
乙卯卒年七十

君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
生父鶴軒翁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年十一丁內艱哀毀
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師鄉先
生吳榮叔未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二十三赴廷試與
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虞長卿李欽若惜君連蹇勸試補
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
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
正大初君草萬言策將詣闕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
剴切他人所不敢言保為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
君知直道不容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墓碑元公）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
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揆自京
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又聞君名數以行藏為
問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君曰不招而往禮數且業已主趙
侯矣將無以我為二三乎（墓碑）
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
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公
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君辭之
日言於中書公曰僕不敢謬當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
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
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劑量以為朝

廷發養基本萬一之助中書甚善之君初在政府致名勝如
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渾北權
致忠太原劉繼先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
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猶習舊例以增額
為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
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饋餉君一切拒絕不踰月政成
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
乃請老于燕之行臺[illegible]
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奉旨教讀京兆宣撫司事累上
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

召子弟秀民論之曰吾鄉[illegible]民俗敦朴文章管當孝
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刀筆之陋以玷傷風化病革處置
後事如平時教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
觴大噱怡然而逝墓碑
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
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力雖不贍猶強勉為之與人交
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惟恐其名之不著或小
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然怒不計也墓碑
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
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
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
擢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為詩文
下筆即有可觀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所不關其積力

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作文剗去塵爛創為
裁製以蹈襲[illegible]禮部閑閑趙公平章蕭國侯公內翰
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河朔士夫耆舊熟君名想
聞風采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
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
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墓碑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於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次之
碑誌記說銘贊雜文凡若干卷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
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出處辨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
入神之妙矣天興近鑑三卷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紀筆
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書六十
卷自唐虞至于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以上
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其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

下後世者九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
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慚德武未盡善後世辟王乃復
類前哲驟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
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取絕陷若何懲任相之失
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貴景帝者何賴通
喪也貴明帝者何塞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
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
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
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

內翰李文正公　　卷十三之二

公名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
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
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源為同年友屛山李先生令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屛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無規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 事略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閎於中而肆於外蓋將以斯文鳴斯道者也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于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却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為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頓挫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於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負積之力斯以所以優于學者殷深造自得衆人之所獨經為通儒文為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為一時所宗門生故吏以為不可當曰名為吾眼中之眯蓋先生性喜退藏恥於近名所學所行切於為己而非以為人也 以門生撰家傳文集跋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忒木兒董文用馳傳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贍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毋它辭既至 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顏仲德甚可嘉尚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業論進士觀其以國為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合荅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常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實為唐朝名臣曹彬一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叔召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 賢王之所素知已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於外將見雲集輻湊於 朝廷矣又問回鶻人可用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人貪財嗜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綱紀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動為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弘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然天之變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屛讒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證為休徵矣 王鶚

先生平生愛山嗜書館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饘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荊棘堙廢不治若茸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屨而栖生徒豈不為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則相與聚材鳩

工日增月積講堂齋舍以次成就猶有大成殿滿傾欹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勅真定宣慰司驛騎賚遣先生赴就職期月又以老病辭去[illegible]

[illegible]

翰林視草唯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為高選是工誥譽而善緣飾者為高選也吾恐識者羞之[illegible]

吾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蠹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矣不以為所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也[illegible]

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叢說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為文章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三十以來知事取聲華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四十以來知究竟名理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今五十矣復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曩諸所樂曾夏蟲之不若焉尚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也以否叢說

初聶侯珪以士夫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暨至郡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為數日留因追懷閑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illegible]蒼舊風流猶與揚為向[illegible]儻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吾志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二年劉侯天祿繼守是州為堂敬稽贊趙稱元李四人像其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為一代宗師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客自南都時才名已相埒北渡後常往來西州寓志于文字間賡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欲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閑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敬清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九使士庶每話及中州耆舊必以四賢為稱首堂而祠之宜矣[illegible]四賢堂記

太史楊文康公　卷十三之三

公名恭懿字元甫奉元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一年召至京師未幾辭歸十六年以修曆召明年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公以正大乙酉生童而讀書記誦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洪亂而東不恆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忽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饋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戶外滿履積經入問為析疑義原源其間若引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搢紳交中大夫者耽書交譽知之齊者求觀其文後其肆者以為贄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

思有慕進取為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發
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
樂非王者果為不可與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
刑取其弼教偕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
帥三軍為士師質質焉不知其方反受戎敎武人俗吏乎年
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大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
誦其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
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脩
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守持敬
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
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illegible])
歲甲寅司徒許文正公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
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頃蓋頃歸心服曰世固有斯人之倫
歟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illegible])
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語於為言義中大夫紀口水發
五日畧舜用牲書法桑門藏世之法爲其不足於質益之指
鄉皆黃腸衣衾必縛疏衰喪為疾杖始能起司徒曾
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陪與夫夫特立而獨能行之
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二補士
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illegible]神道)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致至元
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
政日警公賢承相以聞十年遣使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
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兩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
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丁車京師 上謂丙王和童勞其
遠來他日入見 上問何鄉先德為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

典不周悉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 上御香殿以太師南伐
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延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為筆
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illegible]神道)
侍讀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
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
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
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
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
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
足為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
之士使無投牒自售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illegible])夫
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
入 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助會其北征公遂請畢
男婚而歸([illegible]神道)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都九月入見詔於太史院改曆
十七年二月副樞領太史易教領太史衡及公等上改曆奏
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晝夜測驗
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
詳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測驗參考臣等共議權以新儀木表
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
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
推算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曆元更立
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二十年
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測驗恒久無改歲之
事矣又合朔曆曰日行曆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
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發

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
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
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
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罷之梁虞劆造大同曆隋劉
孝孫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
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
淳風造麟德曆雖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
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
事誠密四大三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
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
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詔賜魯
齋及公坐諭曰卿二老毋自勞僅數不諳人耳四月授集賢
學士兼太史院事墓誌

徵士蕭𣂏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
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
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於
私淑諸人繼前脩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郭公
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神道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二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四　　卷十四之一

左丞董忠獻公

公名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少爲藁城令入事　潛邸
中統元年宣慰燕南諸道二年授山東東路宣撫使未至
召爲侍御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授山東經略使至元三年
授鄧州光化行軍萬户河南統軍副使七年改山東統軍
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淮西十一年拜參知政事
遂與丞相伯顏合兵取宋宋亡拜中書左丞十四年還朝
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二

龍虎公薨時公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
賢行治家嚴爲於教子公學侍其先生譽記誦自幼儼
如成人（清河元公撰家傳。又李野齋撰墓誌云公幼有[illegible]如成人以曆律[illegible]若習爲之[illegible]鮮有遺者）

歲乙未以父任爲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憚
君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
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存餘而府徵日暴民殆
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少寬民前令之軍興
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
會箕斂不足已責吾爲令義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
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貸民縣之閒田數之教藝而蒙不敢奪
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
務聚其力而寡其居衆危不可公曰爲民獲罪亦所甘心由
是藁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稱貧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
公曾上計府外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顧亦人耳
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公公
曰吾終不能剝民規利即棄官去家傳

世祖在潛邸癸丑秋奉
憲宗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
世祖南詔後
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番止兩人能從兩人皆公徒行顚
頓躑躅敢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
公至軍言狀
世祖亟命公弟文忠公解尙廐五馬載粮精來迓既至
世祖壯其忠閔其勞勞賜優渥用總精旨由是日親近用事歲
己未我師伐宋　上駐蹕淮西之仙居山旁有臺山宋人
行光山縣事於其上公受命往取之親抵砦下再四開諭守
者不應公免冑示之曰以吾之兵威視舉一砦如拉朽耳所
以不即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泣遂降 墓誌
秋九月師次羊羅洑羊羅洑宋之要害也宋舟千艘陳船江

中軍容甚盛公請於
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
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艨衝
鼓棹疾趨士叫呼爭奮鋒交公麾衆奮前搏戰宋師大敗文
用馳船報捷
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　上崩閏
十一月班師 家傳
世祖即皇帝位于上都是爲中統元年　上命公宣撫河南諸
道還奏曰人久馳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尙多與之更始
宜赦天下　制曰可反側者遂安 家傳
三年山東守將李璮反據濟南璮剽駭善用兵會諸軍圍之
璮不得逃久之賊勢日蹙公曰窮寇可以計禽乃抵城下呼
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

都帥縋城降田璮愛將既降衆亂遂禽璮璮勝兵有漸漣兩軍可
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亂請盡坑殺之公當殺
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璮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費草土
耳且昔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
是宜勿殺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 家傳
璮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
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聞九月公次益都留兵
于外從數騎衣裘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之庭
曰璮狂賊詿誤若曹璮誅死若曹爲王民　陛下至仁聖遣
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
大悅山東安 家傳
至元三年上懲李璮潛弭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戶爲
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肄

水戰預講取宋方略凡陀塞要害盡諸悉備列栅築堡深爲
吾利　上召公籌謀欲大發河北民丁公曰河南密邇宋境
人習江淮地利河北民以供需河南戰以啓士宋平則河北
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
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
戶二人聽其顧役稍食其力　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
秩爲差 家傳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境鎭兵仰給
內郡饋餉有詔和糴本部公承命收州縣所移文衆皆爭以
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
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
不可　上大悟仍傳和糴內郡 家傳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

望以綴襄陽以搗宋腹 家傳
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援攻我急矢石雨下公衞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脇公拔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公兩邊闕絕幾殆明日水漫堤入郛壓士卻避貴乘之渰吾軍而陣公病創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創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貫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 家傳
王師大舉入宋丞相伯顏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於羊邏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既勞於羊邏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擁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 家傳
二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兵建康行樞密院駐兵鎮江時真州揚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又之張世傑孫虎臣督真揚兵致死於我真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發啟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陣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屍委仗江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復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 家傳
〇又王文忠公撰墓碑云淮東之役士元從與揚子橋戰奮出器皆士元奮戰身受十七創而卒左右欲不以聞曾四字
文自以子宋舉其名盛之間其孫之趙公一對不止曰真吾子也
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脩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復爲宋公子之檄世脩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據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爲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瑄後至大官 家傳
十二年春正月次塩官塩官臨安劇縣恃救不下招之一再反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彼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 家傳
公會丞相於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籍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凱還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尉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余冊歸之于國史院典籍氏 家傳
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備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却不取及官録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以平懷保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 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 家傳
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尚爲宋守勅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庚者吾既

食之在野者汝又踩之新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
鄉公次台出傑逍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我
不服有而出傑擄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
免者口數萬溥溫州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犯
曰諸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禽守將數其殘民之
罪斬以徇循瀕閩人扶老攜迎道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
來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
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家傳
十四年北國有警　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
安比至　上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
平臣無所効請事北國　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賢于盜
矣朕自操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
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小大咨卿而行已勑主者卿
其勉之公辭讓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
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洽吾德
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
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為
我扞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　陛下鑑
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無勞卑即聽此論家傳
公凡在上都二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
章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憚公奸狀為之少斂
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後
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
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
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家傳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
可北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
勉能暢逆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　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
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
遂拜家傳
八月　上生日禮成賜宴羣臣往者奏公坐坐共公上坐每尚食
上食輒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
日夜疾革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為國
死遺令至此命也顧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報國吾死瞑
目言畢就枕薨　上聞痛悼之良久家傳
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
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
己見不公是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
公是焉　上嘗識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
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家傳
公平居不妄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朝謇謇有古大臣
風哉　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
壽止於六十二也家傳
公孝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
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
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表馬金帛公
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而諸弟或以過被
笞皆悃款受之以改及喪公皆毀瘠踰禮而思其愛孤孫賴
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為萬石君舊家云家傳
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學士王滹南
王若虛先生真定提舉侍其先生軸存則師事之沒則卹其
孤而侍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

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家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家傳

公薨後十餘年，姦臣相哥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遂召入。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而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為多，以欲書之而父竹帛有既也。家傳

內翰董忠穆公　卷十四之二

公名文用，字彥材，忠獻公之弟也。初事潜邸。中統初，大名宣撫司奏為左右司郎中，歷兵部，及西夏行省郎中。至元七年，除山東道勸農使，改工部侍郎，出為衛輝路總管。十九年，召為兵部尚書。明年，除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二十二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除大司農。又明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歸老于家，薨，年七十四。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在潜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內翰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迎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聞戰勝狀，則扶鞍起立，堅鞭仰指曰：天也。且命傳令它師曰：今夕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illegible]

公一日三[illegible]

世祖即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元帥公卒，還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為貳，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潜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行狀

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

爲公曰宜鎮以静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
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
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
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鎮貴人曰只必鐵木
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
坐幕府輙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詒于貴人怒召使左右雜
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
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信臣當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
計我所恨者仁恩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
百姓淩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備指其不法者
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 我殆
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請不行而省府事粗

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 上旨行之中興遂定 行狀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中更叛
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
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剌某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
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 行狀
十二年丞相安童奏公爲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
阿合馬私人也其徒聞安童公罷政即使臺臣奏曰自紇石
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
急逮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
別令取給有司 行狀
十三年出公爲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
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
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慨然憂之曰

吾民弊矣而又重妨農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當
捄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
萬一有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
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
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
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舉旁郡通議
立法歸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
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
輙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
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
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
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碑 行狀
十六年受代歸田里築茨數椽僅蔽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

居
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
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 行狀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公爲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
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
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
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
之則風采苶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
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
合馬售私恩而朝廷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
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
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 行狀
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

弊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貪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克
為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
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
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
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
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
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
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諸君曰董尚書真不虛食
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 行狀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曰卿家
世非它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
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

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
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
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
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
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然竟得少紓其程
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公曰吾
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實之民
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 行狀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
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十
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
極選方是時桑哥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哥

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猶不易為桑哥令
人風公賀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
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會朔方軍興糧糗
粗備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伐其根
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
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
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
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
止臺事不行也淺恃其意益深乃擿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
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哥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
哥日譖詆公于 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直不聽令沮撓尚
書省請痛治其罪 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
所素知汝善視之 行狀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以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
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
皇孫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公每講說經旨必傅以國朝故
實丁寧反覆開悟故
皇孫亦特加宗禮焉 行狀
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
報臣之子何能為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升遐
成宗將即位于上都
太后命公從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公奏曰
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
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處其所而眾星拱之不在勤遠略

也　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
事公亦盛言
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公自
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
處汝輙教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 行狀
是年詔情
世祖實錄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
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 行狀
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輙思其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
父教子孫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
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恕務為要簡於細務至於謀大
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毅然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
為己任故言事　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
乎居閒朝政有一未善輙戚然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
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當言
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
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曹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討為
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當愛身苟容而上負
國家而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
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至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遺
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
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然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
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
人謀至忠欵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
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啟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
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
嗚呼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 行狀

樞密董正獻公　卷十四之三

公名文忠字彥誠忠穆公之弟也初事　潛邸中統元年
置符寶局除符寶郎至元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遷除典
瑞監卿未幾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五十二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公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嘗論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
唯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 墓誌
墓碑 公親
癸丑從征雲南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故翰
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艦鼓噪先濟故遣他將舟師繼之三
戰三捷俘敵從艦百艘遂進圍鄂 墓碑
上正位極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居益近密　上嘗不名唯第
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容撓隨事獻納 墓碑
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於天聽公
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
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懇惻詳切如身條疏者始
得開可 墓碑
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禪乘是隙
言儒亦有是科主類教道學類禪　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
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入　上曰汝日誦
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
而為賦詩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
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

習求售己能欲鋼其說恐非 陛下上建皇極下師人紀之
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羽翼斯文墓碑
十一年以太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無見
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專武人而唯文儒之
崇武人怨之後太師至外而驕陽內而京都莫有鬬志釋甲
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厚
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
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以道薄汝宜亦逆知汝曹不足恃
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墓碑
公嘗進言田器古無禁所以勸農今治官列肆以求贏利至
鋤鎛之屬亦皆市鬻於肆者非便詔遂罷之又言職貢者將
盡從攜戶無慮數千戍郢中往往質妻賣子哭聲震路或自
經死實單弱不中從徙紛擾無益詔止之

時患多盜勅苟犯皆殺無赦在在繫囚充牣犴獄公言今殺
人千貨竊取一錢直上鈎死一斷不屬幣續莫甚恐於
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墓碑
或告漢人毆國人傷或告太府監屬盧摯盜斷監布 上命
殺以徵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
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講責閱實以俟後
命乃遣近臣臘浦殺毆傷公毀監布告狀辭誣杖遣之監布
蓋太府始發端外皆有羨又謫尚方工官有常其人措辭成
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
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以竊取譏中
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
儲皇亦曉宮臣曰方屬以雷霆而公不止話言暇不失次乎矯
以正賢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迫讞曰鄙人腰領賴公以

詮公曰吾雖非知乎其必拯濟諸阽危者盡爲國平刑非期
子免德也其返而擊墓碑
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用益專威福殺立親黨懼平章康希
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
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以使居外以觖人望宜早賜還從
之墓碑
十六年十月還自萬壽宮說畢所奏曰 陛下始以燕王爲
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秉使明習庶國事者
十有餘年終守謙抑未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得其道
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
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爲今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
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啓前省
院臺臣將百人 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

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墓碑
禮部謂呂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
請之源 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王公磐曰如是
啓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事何爲必令日
聞是省廷臣二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
弗便也入言 陛下將別置省斯職其時得人則可覺聖心
以新民聽人間非許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悉辯曰
上每攜臣不益不許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蓋詆
何事 上出奏者公猶懇不止且攻其賊國之蠹 上曰朕
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
報者乃以措鐵萬緡爲壽求交懽擯弃不取墓碑
忠獻公序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奏其可相 上使嗣
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宜何

力爲而可嗣爲墓碑
十八年陞爲典瑞監郎爲御仍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
不從蹕扈留居大都凡宮禁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
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
攝臣累請者〔?〕中書弗報墓碑
冬十月某日雞鳴將入朝忽跌家庭飄息奄奄 上遣中使
持藥投救不及遂絶傷悼不已猶覩其息勒勿遽斂五日乃
殮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俸錢數千万歸葬其鄉最始至
終實二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藥餌小
大無慮百數十乘際不同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
風雨寒暑飢渴疲勞心無怨詞口絶勤語備於惟以競事
不恃權寵故能久者寵彌深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
弟昆親〔?〕信友朋毅而明如遇事而易直倫理之間人
文粲然凡臣故老奉朝請者 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
傳達權倖不敢論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凡蹕曰哀哉若人曹
未中有而不假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
吾曹一人識不加少而喪公歸耶下至庸人販夫亦失聲投
業墓碑
公於謀贊大政往往預聞是非予奪毅然不回要歸公論晦
顕略許當闈於書其見幾遠時然後作使天下被澤無眹
跟所未及知而 上獨知之者此亦不得而論也故 上嘗
語 皇太子曰賜誠許國能於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
爲然墓誌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四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五　卷十五之一

國信使郝文忠公

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召居 潛邸歲己未扈從伐宋
江授江淮宣撫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
信使奉使于宋宋人館于眞州凡十六年始得歸卒年五
十三

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避兵
潸居窟中兵士以火熏之燎死者百餘人母許以殆其
禍公甫九歲搯中索得寒菹一跪扶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
異見於童稚若此〔[illegible]〕
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很損薪水盡理家務少
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鐵佛精舍俾專業於
學坐達旦者凡五年藁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盡發藏書諸子
舜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披覽公才識超邁務爲有用
之學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
華發爲論議高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聲名
籍甚諸師交辟皆不肯就〔[illegible]〕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儒採其間道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閒上
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縷縷以談發者所陳也
帝喜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
据古義剴切時病及踐阼更化用公之言居多〔[illegible]〕
歲己未

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踰荊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
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擇俊以壯
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規繩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
英材惟罷兵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
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
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駭遽請和旣
憲廟升遐王師言還[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
議或爲公言宋人譎詐叵信盍以疾辭公曰自南北遘難江
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
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
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乃授翰
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公方渝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
于公譏以欺兵館留真州稱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
兩國實出聖衷曰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寢所聞知今
啓釁自璮一旦俾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
復上書宋主[illegible]其執政論辯[illegible]南北戰[illegible]利[illegible]

不報韶宥拘留誘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損
餼館所幽坦將軍驛吏詗閒夜士鳴柝防閑殆與獄犴之嚴
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咸咄咤忿惋無復生意公語之
曰鄉蔵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
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
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又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
其言亦皆自振勵[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江漢名城望風歸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廉希賢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變
疾在牀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褒異朕隆其碎於學事
也詔給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命其子表麟起
家知林州九從公使宋者賜爵各有差[illegible]
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

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却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巧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謀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偉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墓碑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犯薰良猶奸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而奇擯既黜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紀王儒擢選綴章武以正春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剛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墓碑。[illegible]

靜脩劉先生　卷十五之二

先生名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隱居不仕至元二十年召為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又召為集賢學士以疾辭二十年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賜謚文靖公

君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濡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

裕宗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遂不起春秋四十有五縉紳惜之[illegible]文集序

先生上宰相書曰因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君上之賜也是以或給力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或者不求其實止於蹤跡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因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　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不仕耶今　天子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矣況因非隱者耶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今歲五月瘧疾復作至七月丞發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自念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八月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又慮若稍涉遷疑則不惟人臣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惟閤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始終成就之文集

嗚呼金踩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龐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劉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

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捐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副也會稽袁公文集

伏見保定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偶裕宗在東宮由布衣起爲賛善大夫旋以母老辭去又以集賢學士召而不復起是其志趣高尚有非時輩所敢望或者謂因矜己傲物索隱之流臣謂不然夫風俗之薄也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一人之譽一章之薦喜見顏色惟恐或失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私欲動於中利祿奪於外也而斯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非操守有素能如是乎當風俗澆薄之中忽得斯人庶幾息奔競厚風俗而士類亦知懲勸矣[illegible]

翰林待制歐陽玄賛先生之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皇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運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五

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茅元儀刻本

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編乃紀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閣臣事蹟。案明自太祖罷設丞相、分其事權於六部。至成祖始命儒臣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但稱閣臣而不以相名。其後閣俸干政、閣臣多碌碌充位。至嘉靖間、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凡一時政治得失、皆視其人為輕重。故世貞作此書、斷自嘉靖為始、以明積漸所由來。前有總序、稱閣臣沿革始末、已具年表者、即指弇山堂別集中之百官表也。其所載始楊廷和、訖申時行、皆以首輔為主、而附以他人事蹟附之、於當時國事是非、及賢姦進退之故、序次詳悉、頗得史法。惟世貞與王錫爵同鄉、錫爵家嘗妄言其女得道仙去、世貞據為作傳。當時劾錫爵者或并及世貞、世貞作此書時、仍載人曇陽子事、不免文過遂非。其餘所紀、則大抵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證、不以一節之謬、棄其全書也。

嘉靖以來首輔傳序
高皇帝罷中書省置四輔官
官不易人已罷去故其職業
不著然居之者以耆儒將亦
以備顧問非專論思也

序 一

文廟時始有閣臣雖浸淫柄
事然不數十年相之體未及
大備。而已還
景皇〻〻臨御兵食倥傯功
由定國故權復他奪雖非相

之名均亦稍〻比漢昭成間
矣自後得失相參日浸月異
而相之體始備于
世廟〻〻馭羣臣久通達治
體與陰亂國命者相間出然

序 二

其體與權均不失也
先帝曰之培植重臣以夾
沖主〻〻垂拱十年天下晏
然去與任之功均焉此不可
與世俗道也自明辟既復威

禍唯主。宦官言路交爭。其狃狗名諱去之臣。因風沛流。相之權始解。相之體始不復振。至于今日。雖久道化成。愼重爰立。就易去難。周行倍昔。然

有識者竊獻欷悲之而未敢深言也。瑯琊先生生于多故阨于晚終。次敘閣臣。如其所歷。雖其行文構體。祖于魏。其列傳褒刺。予奪間于國史家

乘。然不幸而適與相之體相終始。嗚呼。藉子由有言。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無。知此者可與語矣。瑯琊書其家以害宦

遊久未布。余感而刻之。并略其義如此。嗟乎。能使茲編之不終爲全書也。固萬世之禍矣。亦來者之責矣。余烏敢深言。余烏敢深言

萬曆丁巳季春之朔

防風布衣茅元儀纂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

吳郡王世貞元美撰

平陵宋　獻獻孺訂

防風茅元儀止生校

余所稱述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已具年表中旣而歎曰

高帝之罷設丞相著爲甲令重其典危其辭豈不諄諄偲偲哉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於極重不可反者

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恒操耳目之用必有憑而積漸之勢成也

仁宣之代與卿並太宰位第一華蓋次之大宗伯位第三謹身次之正統景泰之際大宗伯太宰位皆第一華蓋次之然在正統則中貴秉綸綍而專於內在景泰則司馬預帷幄而分於外雖理亂之勢殊而閣臣之不得言相猶故也自天順之隆寄於武功氏然左璫橫胄更得而抗持之且未幾輒敗其後委寄於南陽雖亦參之

以太宰大司馬而相端萌矣若首次之低昂亦以時露矣成化末太宰文帥與首臣權相敵也次之與首勢相遏也蓋皆有所挾而皆不勝於是相形顯而首次益低昂矣弘治間首次以官序而不與權太宰大司馬以孤卿重而不相厭其治世之象乎哉正德不親政其始端委而聽閣臣之贊襄既而使大閹奪之閹敗它閹復寄之又復使介胄參之於是閣臣屛不復能振其黠無恥者甘爲之隸役而竊以自私何論相哉

是故芳爲之次而不得言首矣寧緜爲之外而不得言內矣寧彬進而絲綸移於介胄矣嘉靖入紹盡掃其蠹而新之歸政內閣而都從然二輔鼎承百辟風偃雖不久而有所挹以去然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永嘉之爲卿佐則擊內閣而破相之體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其爲次則出尊之上爲首則惡次之近然而直者猶能奮而與之抗徙者猶能挾而刺其肘若乃屛蔽其折姦倖明主威蕩國靈斯亦功之首也

巳信州之所結托不能如永嘉而汰過焉上舞其上下逞其下寵盡而辱乘之身首異處爲不下咲袁州以柔用竊人主之喜怒而爲威福荆州以剛用操人主之威福而成喜怒六卿伺色操旨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惕息屛氣而不敢有所異同於是乎相之形張矣其首次則胥壞矣夫刑憲之報近而及身小遠而及子孫大家籍名滅播之丹書夫豈不幸哉然淡者猶以爲荆州微有功罪稍不蔽云大約新鄭狠於信州而

汰小本甚二李自次無咎無譽新都華亭用亦有剛柔而業相埒其最優者也余既卒卒不獲終二管之事故及耳目之確者著之曰嘉靖以來首輔傳蓋至嘉靖而始有相與首也曷言輔避相也諸爲次者及與連者附志其中

楊廷和字介夫蜀之新都人十二舉於鄉十九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始告歸娶廷和爲人美風姿性沈靜詳審爲文亦簡暢有法而不好爲聲律華藻之學惟以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

切法緣言蓋藹然貞公輔望云授檢討滿九載
進修撰
憲宗實錄成以預纂脩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
允日侍
皇太子講讀主順天試復且滿考而脩會典成
優拜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復主
會試
皇太子即位推恩進詹事府少詹事兼讀學如
故充經筵講官爲

孝廟實錄副總裁尋進詹事專領內閣誥勅當
進講而所稱遠佞幸戒遊逸失中貴人瑾指傳
改南京吏部左侍郎既行而有爲廷和解者去
詹事之五月而遷南京戶部尚書又三月
上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進
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時重脩會典與
孝廟實錄先後成諸纂脩官屢當時選而瑾意
有所脩怒屬廷和皆預總裁於是先摘會典誤

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奪俸二級而以實錄
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再遷改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大學士芳吏
部尚書綵爲中外搆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
有所救劑而已尋安化王自夏州反以誅瑾爲
名廷和等乃稍自舒吐草
敕部且請擇邊將仇鉞以離賊黨而鉞果乘間
執安化王會瑾豫中貴人張永發伏誅廷和等
乃復論功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

予一子中書舍人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反左
都御史馬中錫當帥師往討之廷和言中錫文
士也寧能當此寄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
請逮中錫下獄以侍郎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賊
縱賊者參將桑玉已又薦都御史彭澤將諸邊
兵討河南賊趙鐩等時輔臣東陽病多委計廷
和以是賊漸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戶
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中貴人
張永挾奇僇瑾而驕詞得男子有能文於膂者

以爲功、援故中貴人劉永誠例、身欲得侯、廷和
謂封永誠之從子聚伯耳、且自以戰功封、非承
誠身受之也、永意乃塞、亦不能爲廷和怨彭澤
將西討流賊鄢本恕等、入閣計廷和、廷和曰、以
君才、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
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既
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
乾清宮災、廷和請
上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疏勸

上早朝晏罷、深居簡出、躬
九廟祭、崇
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
兵、革禁市、罷
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切至、
而
上不省、尋以父春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
奔喪、使中貴人護而行、起之、復三疏辭、始許終
制、臣之得終父母服、自廷和始也、服闋、即召入、

時
上出行邊、使使賜廷和羊酒楮幣、廷和疏謝、因
請迴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願得
以身出塞請、
上乃還、中涓閻之請、廷和之初奔喪、寔首揆、而
梁儲代之、儲故同舉進士、先貴而長於廷和十
歲、累遷至少師首殿矣、至是讓居下、時頗稱儲
識、當廷和之在事、
上往往不視朝、尋周穆王之轍、廷和等數上疏

諫止、不聽、而宅如、復寧王護衛、貴諸義子、乃至
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與諸失政之大者、廷
和亦強諫、俱不聽、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
骸骨、
上不聽、當是時、
上寬大好佚遊、於章疏不甚省、而中貴人谷大
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橫甚、廷和雖不
爲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寧王
宸濠反江西、事聞、

上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
上乃自詭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
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以
乾清坤寧二宮鼎建推恩錄一子錦衣衛副千戶辭時廷和當草大將軍南征
勅諭謝弗肯草

上已心恚而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龍理東閣
誥勅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是時廷和方閉門以病請而
勅諭行矣
上既南兩更歲朔而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
上迴鑾者數十疏不與報省
上歸而駐蹕通州廷和等[illegible]

上還大內御殿受俘而後正宸濠等誅
上令趣召廷和等至通受事即行在執宸濠等僇之廷和不能爭也前是兵部尚書王瓊材而險與中貴人及錢寧江彬等狎相表裏爲章奏誅賞遷斥捷取中旨不復關內閣而瓊蹤進亦至少師與廷和儲埒其同居守又不自抑損自侈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至是與吏部尚書陸完皆發自張永云與宸濠通私外議洶洶以家且籍矣瓊先驅至通輸款

上左右得免而顧奪陸完位而居之廷和以是益恨瓊明年正月
上郊祀伏而嘔血與疾歸尋益甚亡皇子而司禮中貴人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捐萬金而購之草澤或有人應廷和心知所謂乃出榜論購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又十日而谷大用張永至閣來言
上晏駕於豹房矣以
皇太后命移殯

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業袖
皇明祖訓出而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以
親以長毋如
興世子遂合策迎
興世子而王瓊率九卿突入左掖門厲聲曰九
卿之在廷我爲長今日誰當立者而不使聞廷
和左右目遂皆不對乃甕然散去而故事內閣
當一人與中貴勳戚大宗伯偕往次爲梁儲次
蔣冕而冕有志力廷和欲倚以自輔而是時矛

虜伯江彬權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之惡之勢
必反廷和欲以
太后旨捕誅彬恐梁儲老不任迎而故與彬善
或泄之冕去則益孤乃佯惜儲憊沮其行儲奮
曰事孰有大於迎
天子者乎而敢以憊辭儲奉金符往而冕留矣
魏彬故與江彬有連而柄司禮廷和知其猾文
弱乃爲詳言江彬反狀以危語脅之彬心動因
俾其入白

皇太后而後具啓請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偕
許奉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
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
其屬嚴干際俟變
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
賚散歸鎮其
皇店官校及軍門名色辦事悉勒還衛哈密土
魯番佛郎機諸貢使皆給賞而遣之還國豹房
所供番僧及少林僧諸技擊射生擢船黃頭郎

散罷工役一切罷遣時江彬之黨都督僉事李
琮尤狠驁勸彬乘間以其黨衆反不勝則北走
虜彬猶豫未決而與聞密謀者獨蔣冕毛紀
司禮中貴溫祥凡四人而魏亦不敢泄之張永
伺知其意亦密爲備乃詭江彬入安坤寧宮獸
吻行禮入西華門過永所永飯之俾小〻待
彬且行禮而逮旨下彬返走西華門門閉轉走
北安門內監舉追而縛之因併縛都督神周及
李琮下

詔獄籍其家中外懽呼相慶
興世子至都門禮部具儀如
皇太子即位禮由東安門入居
文華殿受箋不許遂從
行殿受箋由
大明門直入告
大行皇帝几筵御
前殿即位廷和具
詔草上之報可始草上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關

內改者數條屬廷和削去廷和曰往者吾儕之
不得職公等謂出
上意今者亦出
新天子意耶不然吾儕賀登極後惟有一去且
叩之
上以誰削
詔草必有當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發危
言諸中貴語塞已而
詔下正德宿蠹政釐革且盡中外加額稱

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監局旗校
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
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
得官者殆盡失職之徒𠞰廷和切骨入朝有挾
白刃伺喝於輿傍者事聞
詔以營卒百人爲廷和出入衛
上御經筵廷和知經筵事脩
武廟實錄充總裁前是廷和已加特進一品滿
九載兼支大學士俸賜

勑旌諭至是加左柱國而給事御史交章論王
瓊罪狀下
詔獄瓊迫則疏訐廷和以自解法司乃當瓊奸
黨律論死瓊力自辯得減邊戍而有以爲承望
者會石瑤自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吏部廷和
復奏改之掌府使司誥勑於是人或謂廷和太
專然廷和以
上雖幼冲然英睿不世出益自信以爲可致天下
太平事事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銳

興國大王母妃曰
興國太妃而別立益王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
奉獻王祀禮部因之以請
上弗悅而進士張璁有所窺見遂上疏言
上宜考獻王母蔣妃皆崇以帝后號且持繼統
不繼嗣之說甚晰語見璁傳自是廷和每召對
上必溫旨諭之而持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
前後執奏幾三十疏
上益忽忽有所恨而左右得乘間言廷和恣無

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等亦遂論劾廷和
上雖爲之薄謫以安之而意內移矣尋修定冊
功封廷和及蔣冕毛紀各伯爵歲祿千石固辭
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
上以賞太輕加廕四品京職各世襲復辭而會
廷和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賜
勑旌與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時
上頗留意齋醮廷和力言其不可引梁武宋徽
爲喻優旨報納時江左比歲不登而中貴人以
張忠于經等獄久不決賂於內亦減從戍廷和
等疏謂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
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
太平之治未臻
上乃籍沒其貲產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
祖創隆孝道保
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
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
優詔報可而大禮之議起時

興獻王與
母妃名號猶未定
上欲有所加隆召廷和等從容賜茶慰諭而廷
和特以爲
上當後
孝宗稱
孝宗曰皇考而
獻王爲
皇叔考爵曰

御衣請遣官之蘇杭二府督織造工部及給事
御史言之皆不聽而趣內閣撰
勑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官
上仍趣撰勑且戒以不得凟擾執拗廷和因力
辯其非凟擾執拗且謂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
言之不聽而獨二三邪佞之言是聽
陛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
陛下以織造爲
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其創自成

化弘治始耳
憲孝二聖恤民節財美政非一
陛下不之法而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
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
聖德而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
旨者
上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
也廷和故已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而又以持
稱考

獻帝議不合疏辭露不平
上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之
璽書繼輿廩郵護如例申前蔭子錦衣衛指揮
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報而蔣冕代
蔣冕字升之廣西之全州人十四應鄉薦又十
年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
改右中允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以母憂歸
還爲侍讀學士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
士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爲禮部尚書改掌

詹事府入東閣理
誥勑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武英殿
大學士滿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尋進加少傅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冕在翰林
久最名有學行請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閣
値
上多出巡幸留連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
和梁儲毛紀疏請前後以十數皆不聽冕乃自
爲疏上之其言尤危切

上不之省亦弗罪也既南征晁與梁儲扈從以
時請迴鑾
上所縱倡樂遊讌雖不能諫止亦不肯依阿而
是時中貴人永忠與都督彬泰挾
上寵勢張甚然不能親疎晁以是望實頗歸重
而
上屬疾彌晁與廷和合謀捕江彬與商略
詔草有社稷功
世宗自與來論封伯爵與廷和均力辭至五乃

改廕錦衣指揮同知及五品京職皆世襲復辭
晁故推重廷和既相得懽甚而晁尤欽介抗顏
執諍侃侃大臣體而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者其
鄉里同年至厚也有所建白而晁迂之遽上章
謂晁在先朝不能格君心不稱輔導晁恚甚因
盡暴白其所上疏而謂廷舉挾睚眦詆訶故舊
斥之南人兩病其隘然廷舉更累進秩晁弗問
也其所持追崇
與王禮既雅與廷和合而

朝議因之廷和罷而前遣中官織造尚未具草
晁卒不肯具草
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病不出
上優詔強起之再三趣出時
上欲崇
獻王及
母妃得張璁桂萼等疏益決雖勉稱本生父母
欲立廟於奉先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其尚書
汪俊以怖晁晁既與同官力諫復獨疏言其不

可因乞休
優詔不允乃降詔
本生皇考曰恭穆獻皇帝
本生母曰章聖皇太后晁益不自得復上疏乞
不與議立廟而以骸骨歸
上責之然猶備大臣禮詔如廷和而錄一子錦
衣衛指揮同知給事御史請留晁皆不報而毛
紀代晁之去距其代廷和兩閱月耳
毛紀字維之萊州掖人也少淳敏好學二十四

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充經筵講官俄侍東
宮講讀修大明會典成遷侍讀
皇太子卽位進左春坊左諭德丁父憂歸服除
中貴人璀恨之奪左諭德復爲侍讀
孝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尋爲學士權戶部右
侍郎遷禮部左侍郎母憂歸服除改吏部左侍
郎進禮部尚書遣中貴人使西域齎番僧供統
力爭之不報亡何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入

東閣理
誥勅賜玉帶蟒衣尋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預機務無何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上以宸濠反欲親征紀與楊廷和等泣請留不
得遂同廷和居守滿三載進少保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階光祿大夫勳柱國
上晏駕紀與廷和等合策迎
興世子及捕誅江彬等
興世子卽位與蔣冕俱同知經筵事充

武廟實錄總裁論功與廷和冕俱賜封伯爵紀
辭改文武蔭襲如冕復辭會冕歸而紀以一品
六載滿改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追崇
興獻帝勅諭甫下而
上復入桂萼張璁等言驟遷其官而下禮部議
稱
孝宗爲
皇伯考獻帝爲
皇考與

聖母俱去本生字禮部執奏不聽令具儀聞於
是詹事府翰林院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各上
疏爭之
上怒甚逮爲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學士石珤
復仲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
優詔留之而當
上聖母冊時大臣多不至者
上益怒會紀扶病入朝而有
旨捕繫言事諸臣他待罪

闕門者尚衆人情洶洶紀乃上疏請乞少霽
天威急收人心
上使司禮監諭毅紀朕好背君紀自辯且乞休
益力
上乃責而許之其恩禮猶視蔣冕紀之代蔣冕
亦僅三月而廷和子翰林修撰愼以倡其僚宋
伏闕慟哭杖之數十幾死謫戍雲南之永昌又
三載璁萼益貴用事所撰述明倫
大典成下

詔罪狀廷和謂自詭門生
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爲民蔣冕毛
紀俱冠帶閒住明年廷和卒又三年冕卒皆年
七十餘撰愼數更赦不得歸而其家亦無敢以
恤典請者獨毛紀老無恙援
恩詔得復官
上亦且忘之年八十命撫按官即家以幣彩牢
醴慰勞又三年而卒贈太保謚文簡廷和紀有
子多貴顯而冕無子皆廉靜不苟取久之家悉

貧隆慶初褒隆持正大臣特贈廷和太保謚文
忠冕少師謚文定而愼竟老死荒徼亦得贈光
祿少卿
費宏字子充廣信之鉛山人少溫茂有才識能
文章二十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脩撰預脩
憲宗實錄垂成而以疾請告其長謂宏不少需
俟
恩命耶宏謝曰疾安能需也遂歸而史成僅有
金帛賚病已守故官選侍

皇太子改左春坊左贊善進丁父母憂歸服除
以裁纂通鑑召滿九載拜左諭德兼翰林侍講
皇太子即位推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預脩
孝廟實錄仍充經筵日講遷禮部右侍郎轉左
侍郎久之進尚書日講如故賜玉帶蟒衣時逆
瑾專於諸部事多所更創旣誅而矯之宏於禮
部功爲多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中原羣
盜平錄一子錦衣衛千戶辭乃進加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尋改兼戶部尚書時瑾死而錦

衣帥錢寧暴貴用事幾如瑾會得賜三代夜使
其私人以白金重絲餽宏宏卻之再脩宅珎餽
又卻之以是衛恚而寧王宸濠欲復其所削護
衛行萬金錢寧而謂宏其鄰壤人也時宏從弟
寀為翰林編脩乃托寀行千金宏寀卻之而以
語宏宏入內閣颺言曰徧京師皆寧王金矣且
彼王者虎也而授之翼可乎予護衛不便已而
王疏下兵部時兵部尚書陸完故善王又以錢
寧屬之故

朝與宏遇宏曰護衛再削矣不可復也尚書曰
如
祖訓何宏正色曰公自為之吾不與知也尋
詔予寧王護衛於是錢寧與王合而怨宏居兩
月餘忽
中旨詰宏以浮漫事宏乃引咎乞休遂并編脩
寀皆罷寧使騎尾宏至臨清焚其副舟頃刻燼
宏歸而里居不入城府其族子與鄉之豪姓爭
地相讐豪至南昌訴之臺使者不行寧王乃要
而授以指俾入京上章誣宏宅罪下臺臺之長
彭澤詰豪而斥之寧王益愧憤使其私人佐豪
相率掘宏墳墓毀其家宏走之邵白繫獄僅得
免臺為捕豪寘理而亡何寧王竟以反滅錢寧
亦坐交通誅於是中外爭薦宏亡慮十餘上
世宗之初即位使使馳傳徵宏入輔陛見慰諭
再三賜玉帶蟒衣進少保時論翊戴功廷和晁
紀皆擬封伯爵而宏世官錦衣衛指揮僉固辭
改歷正千戶及七品文職復辭宏始以忠節著

及再召用天下想望風采而會大禮議起宏頗
測知
上意所嚮凡廷和等三臣所持議雖預名其間
不復為特疏不踰最晚入然亦有特疏而
上遂心德宏議禮之臣桂萼張璁輩亡所修怨
矣毛紀歸宏遂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
孝宗實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時
故輔臣楊一清由邊大帥召還前巳久為少傅

宏故超二等爲少師遂居一清上又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支正一品俸
萼璁雖以當
上心驟貴而翰林諸臣皆賤之不欲與共功名
宏亦不能異也以故萼璁爲詹事兼學士而兩
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敎習庶吉士皆抑弗
得與具員而已萼璁以是復恨宏甚於恨楊廷
和而是時
上頗好賦詩往往假宏潤色賞賜隆渥至爲御

平臺名對手歌一章賜之復命輯倡和詩帙署
其官曰內閣掌參機政輔導首臣一時以爲榮
而萼璁聞之不善也萼至上言詩文小技非
聖學所急宏不當以此希恩寵報聞於是萼璁
前後數上疏攻宏大有所排詆宏亦自辯因乞
歸
上溫旨慰留而已不以咎萼等於是萼等益横
其所以攻宏甚口宏亦不能抗而是時諸閣臣
獨石珤諤諤數以持議忤旨錦衣衛革職百戶

王邦奇窺其端乃追論故輔臣楊廷和等誤甘
肅邊事而宏與石珤爲之黨既事白乞休
上乃許之俾馳驛歸而大臣致仕恩澤皆弗予
石珤疏辭小懲
上不悅遂不得馳驛歸而卒宏性寛和與物無
競又以引進僚屬而抑萼璁等諸後進皆悅之
時時念宏不忘家居者凡八年而張璁已更名
孚敬居首揆矣久而移病乞骸骨
上許之乃使行人奉璽書即家起宏宏遂星馳

入止朝房
上即遣中使勞以上尊御饌詢及時政既入對
賜金幣且諭之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
健宜盡心輔導以稱寔朕意自是顧問益周切
上在位久明天下事嘗與宏論羣臣才行皆當
宏輔政之二月所而以勞瘁疾驟發一夕而卒
年六十有八
上爲咨嗟久之予祭及葬賻賜加等贈太保謚
文憲宋後亦至少保禮部尚書爲

上所寵信嘗宏之再相也案爲春坊贊善從子愁中進士及第授編修而子愁賢改庶吉士一時罕與之比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世爲雲南之安寧州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之居巴陵少而穎敏能屬文有司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

憲廟俾內閣擇師敎之與李東陽前後登庶子黎淳門十四鄉試高等卽以經術爲人師十八成進士明年父喪解官卜葬於京口遂家焉定

爲丹徒人服除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弟子日益進諸經一淸指授者皆去取高第爲大官顯名朝廷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調學校乃力祛宿弊杜請托一切以嚴繩之士大夫始有諱者久而服其明丁母憂歸服除改提調陝西學校尋進副使一淸乃益自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儁其中而躬自敎督之所識拔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而狀元康海呂柟與名士馬理張璿輩皆與焉一清貌寢而佻顧資藝敏其能爲詩文與書多慕效李東陽其工力不如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略材亦足發之籠罩豪傑以起聲譽遂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其羶駱疾於是

高帝著爲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寖弛茶多闌出爲奸人利而番馬不時至一淸乃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而嚴私通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軍

用亦漸足時李東陽在內閣而劉大夏長兵部皆善一淸而材之會北虜入寇陝議遣將大夏言兵難喻度卽遣將以不時往而一淸在彼可用也遂改巡撫陝西兼經略邊務一淸卽選精卒敎演之使軍而創城平虜紅古二地以爲固原援築垣瀕河以捍靖虜而劾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裨校數人去之尋虜數萬騎入寧夏乘勝直搗固原烽火通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淸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

騎僅五十趨之衆爲一清危請毋往一清不聽
乃以晝夜兼行抵曹雄軍爲之節度而張疑兵
以脅虜虜移犯隆德有一清所下火炮夜發之
響應山谷間虜見以爲大兵至遁出塞所傷殺
少大夏乃請設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甘肅寧
夏軍務開府固原而一清爲之尋進右都御史
一清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墻塹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內附
整戢韋州以遏外侵俱報可一清往來諸鎮所

至急于足兵食嚴督陣選將習射毋按部旌旗
戈甲耀原野士飽馬騰懽呼動地虜聞俱遠徙
不敢入寇而一清首所急者謂河套卽古朔方
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警今因險
而墻之聯絡相應可制虜而障全陝於數百里
外廷議以爲善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
治築墻工未竟而中貴人瑾有所望之一清不
肯應以是移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
邊人倚以重而瑾再入讒語以一清冒破邊費

逮之下錦衣詔獄一清迫不能無居間瑾而東
陽偕其寮王鏊言之朝事乃解仍致仕歸一清
卽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故地而圃
之以詩奕飲酒自娛而名聲益盛安化王寘鐇
反寧夏詔起一清提督軍務與總兵官涇陽伯
神英西討而中貴人張永監其軍甫入關而一
清故部將仇鉞時亦從安化王劫而事之已乘
間捕執之悉誅耩其首逆何錦周昂等一清馳
之鎮宣布德意有所操舍而張永旋亦馳至時

號令機宜皆出永永雖尊貴甚然亦能檢束其
下不爲搔擾見一清而奇之一清亦深自結納
兩人相得懽甚永與中貴人瑾故侍東宮至貴
而爭寵不肯爲之下時頒賞諸部曲百餘人人
百金獨不及瑾之姻族二人一清固勸之乃亦
賞如例而謂一清曰公不知耳吾何畏瑾哉一
清曰固也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誠貴
天子誠重公能保不從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
一清曰公宜亟歸歸而乘

天子之見劉聲瑾罪而誅之此萬世一時也永
悟鑄而悉發瑾反謀其疏出諸袖皆一清草也
上爲之誅瑾而進永柄司理永以是德一清而
一清視陝師之未幾其吏士皆大悅驛名還拜
戶部尚書以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
一清於時政最稱爲通練而性闊大不甚飾邊
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
薦以是桃李徧天下嘗再帥關中麾下自偏裨
起而爲大將封侯佩印者累累然亦不絕饋謝

有所入即闚通貴勢周遺交故立散之人時大
盜起蜀中原殆遍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
數上皆賜褒允而可禮貴人永時時密叩一清
計爲進止機宜有所傳
旨皆與兵法合中外頗稱永以是益心德一清
盜平加少保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再以推
內閣不用用一清之門人尚書靳貴而進一清
少傅太子太傅時御史孟洋張樸劉天和王廷
相成文給事中竇明以言事及與鎮守中貴人

交惡繫詔獄一清屢上書請寬之
上不能盡用亦不忤也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
於一清有所指摘
上爲謫昂一清亦請寬之優旨報聞中貴人谷
大用陸誾欲援張永例封其兄弟伯爵一清疏
止之不聽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疏謂
祖宗日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昃而
始出
祖宗四時廟享必親蒞事今但闕遣官行禮

祖宗深居禁中夜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
所至於番僧戎種豈宜置之宮闈邊兵遠戍豈
宜雜之肘腋因引疾乞歸
上爲慰留而已亦無所更正義子錢寧故善一
清而中貴人永爲之主一清得拜武英殿大學
士直內閣永尋得罪罷而錢寧忽中傷人間而
怨一清一清盛置酒禮之且用幣甫得解而會
有災異一清乃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中有狂
言可以感

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托

上弗省而寧與江彬輩開之不善也於是使所私優人臧賢輩於

上前爲蜚語剌譏一清俄而有故諸生朱大周奏訐一清陰私事其辭甚醜乃力請骸骨歸

上賜勅諭褒累百言給夫廩如例一清歸其客日益進當時目一清爲智囊所舉畫朝事與自全筴踰度無爽臺司郡邑造問無虛月而一清

之居間屬請亦如之然不必盡私已會

武宗南征至京口欲延行江浙幸其第爲樂飲者兩晝夜賡詠篇什以千數一清從容風止

上得不爲江浙行而所損進金帛不貲

上幾欲特用之會晏駕乃止

世宗嗣大位羣臣爭上言一清可大用至有比之姚崇者乃

詔遣官錫金幣存問且諭以宜名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時大禮議起張璁疏欲考

興獻王而母

獻王妃一清心知所韶以書子其門人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言聖人復起不易矣久之陝西三邊總制闕

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莅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温詔褒夫比之郭子儀所以賞賜有加一清道洛中謁故少師劉健健出見僅一揖曰汝不能甘澹薄而猥爲彊

所餌今日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乎令

主上輕吾輩自汝始咄咄不復顧一清愧而秘之馳之鎮鎮人以一清凡再莅有恩德而又自台輔起將士皆自飭勵旌旗壁壘色彩爲新而斷以老不能大踰勝於舊時時有所條請毋不報許居一歲所名入閣而以兵部尚書王憲代復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師而所兼仍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以何

獻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一

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時費宏少於一清十三
歲而位其上張璁等以言禮獲
上知而貴猶未極亟攻宏且欲推一清以見故
助禮德而
上亦心重一清宏既逐一清代之乃薦起弘治
間故相謝遷居首遷耆宿於望實皆重而官猶
未極時一清去陝二載餘矣陝有誠虜功大帥
王憲僅加太子太保而一清峻加特進左柱國
華蓋殿大學士遷至遂位一清下不能有所蔽

推轂
施嘿嘿遂乞歸一清既以敏練見知而璁等復
上益重之賜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無虛日一
清所言邊事國計大小
上悉傾聽而獨欲寬藩戚不為京朝官例自正
德中已言之至是復伸其說而有司徇故典莫
敢從也然一清自是頗作奸而私其所親門生
故吏其納賄亦不貲
上嘗賜一清銀印記二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
繆是歲也張璁亦入閣而先被賜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一終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撰

蘭陵張師繹克儁訂

防風茅元儀止生校

張孚敬者初名璁字秉用浙之永嘉人父昇凡二娶而生孚敬孚敬生負異質動止不凡及長貌秀偉美鬚髯有大人度踰冠舉鄉試明年不第孚敬產不能中人而伉廓從性動止若大豪築羅山書院於姚溪聚徒衆其中與講治經術

傍析時務孚敬於書鮮所不窺而尤精於五禮既七試春官而七不利將爲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善日者言得孚敬干支而異之曰毋爲選人也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成進士即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孚敬乃强歸及其成進士則年已四十七矣

世宗自興來即

帝位而議追尊其父興獻王與母蔣妃時少師楊廷和居首揆要禮臣議以

上入繼

武宗武宗於

上兄也不當後即後

孝宗而稱皇考

孝宗之后

皇太后張曰聖母

武宗曰皇兄而稱興獻王曰

皇叔曰興獻王王妃蔣曰

皇叔母興國太妃而別封益王之次子崇仁王

爲興王以承獻王祀頗引漢唐事爲據

上意不懌孚敬乃奮上疏言上既以興世子入

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孝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則自有子奈何舍

獻王弗考而考

孝宗使

獻王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
上心是之而不能決姑報聞於是連駁禮官疏
乃合議議尊
孝宗曰
皇考興王曰本生父
獻皇帝時孚敬已去爲南京刑部主事復上疏
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
皇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大禮或問
自孚敬之疏上舉朝揶揄之毋有與道往者而
上則益心動而士大夫如南京兵部侍郎席書
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
浹都督府經歷黃綰輩亦稍稍爲議及疏如孚
敬指矣久之尚未決刑部主事桂萼時方自邑
令轉刑部主事復具疏力伸其說因悉錄孚敬
前後疏上之朝奏而夕報可且召孚敬萼二臣
入廷辯道拜翰林院學士部院大臣給事御史

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學士以下羞與孚
敬等爲僚俱乞骸亦不聽孚敬萼復上書論尊
皇考
聖母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街議俱擢詹事府
詹事兼學士桂萼字子實鉛山人也前孚敬登
第者十歲三調邑令頗潔廉卹民而好剛使氣
與上官忤被笞汗自簡者再三而得解萼素非
與孚敬善既言禮合而同貴幸乃相暱屢上疏
攻首輔費宏而推楊一清一清亦虛懷待之明

年孚敬乞歸省墓且陛辭矣上忽使中使止之
遷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費宏欲有所屬於
尚書李鉞鉞弗能應而病甚乞歸孚敬即上疏
言宏劫制鉞不得行志邑邑且死而萼所以醜
詆宏尤不可聞宏既去萼遷爲禮部右侍郎萼
與孚敬俱兼學士禮兵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
自孚敬萼始也
獻王既已稱皇帝復稱皇考而諛者遂欲宗之
列祀太廟孚敬萼與禮部尚書席書力爭之而

止時故有妖人李福達者正德間亡命遊江南
而至是侯郭勛所善客曰張寅自云家山西善
丹竈之術且能使鬼與其子皆以輸粟得指揮
使及省曹椽還山西而遇其鄉人薛良曰此故
李福達也首之御史馬錄所獄具而侯勛爲之
居間錄併劾勛勛奏辯
上疑之下法司重讞如錄擬
上益疑其與錄比而傾侯勛屬孚敬署都察院
時桂萼已爲吏部左侍郎俾署刑部而少詹事

方獻夫署大理寺悉逮法司尚書顏頤壽左都
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鞫之盡反其獄
坐錄等皆永戍而頤壽等皆罷職有差而張寅
之爲福達與否竟莫能明也皆召對
內殿賜
璽書獎諭予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孚敬
手益愛重之且念御史縱非璁莫能制旬日間
進孚敬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俾仍掌都
察院而萼爲禮部尚書獻夫亦代萼爲吏部左

侍郎尋賜孚敬萼銀記各二孚敬曰忠良貞一
繩愆糾繆萼曰忠誠靜慎曰繩愆糾違孚敬念
以書生片言當
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人臣
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卹譏怨
其馭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糺按然亦不至毛
鷙而性特廉介萼外示緩而中實險急嘗以考
察請令給事御史相論糺
上從之以是益失中外心時首輔一清議散館

欲留陸粲等數人爲翰林而
上難之孚敬密啟言此曹子皆費宏所植私士
而一清成之勿留便
上於是出粲爲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
故資選補皆恨孚敬切骨矣明年孚敬與萼加
太子太保孚敬獨辭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虛設遂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回孚敬候道左
上奇其貌而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嘗伺天眷

賚賢作邦珎賜玉帶蟒衣
上旣以追崇
獻皇帝
后得愉志欲錄以成書而孚敬爲總裁蕚等副
爲旣成進之名曰明倫大典孚敬進少傅加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蕚已爲吏部
尚書加少保太子太傅方獻夫亦加太子太保
霍韜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就而熊浹黄綰以
下皆驟貴矣孚敬乃下詔罪狀抗議者楊廷和

諸大臣皆削奪官職有差桂蕚之爲吏部尤私
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甚故笞蕚者都御史則
逐之知府則孽而戍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
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及經學時政往往精深
當
上意孚敬聞者覺不如知而意恨之而校與新
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蕚爲之搆守仁奪世
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蕚亦不能救
也當孚敬之入内閣

上愈傾嚮之所密問還往月以十數間稱字及
號而不名楊一清雖居首揆以老成爲
上所禮重然信之不能如孚敬深而桂蕚自吏
部入居孚敬下孚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莫敢
與抗乃至輕一清亦不復修後進禮蕚有所建
白往往爲孚敬所抑屈孚敬亦以氣凌之用是
俱憾孚敬而一清亦自與蕚隙三人鼎而相詆
諆
上聞亦厭之而孚敬復上疏詆三楊以後奸人

鄙夫占據内閣貪汙無耻習以爲常復以開廢
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懲悔前軌來而
復去尤且陰爲後圖其人日輕其勢日重且不
知何緣止推首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
加擠斥乞
聖明嚴諭毋得懷奸設險詭隨便己意蓋指一
清也於是一清奏辯爲孚敬惡其能遏之攻之
欲臣擬重處而臣不敢聽以是恨且傍及孚敬
他語乞骸骨

上兩爲溫旨以解之而於一清尤厚前是陸粲
爲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輒擊節稱歎謂而家
敬與不過粲內戚一清國上知而禮部侍郎徐
縉次當柄用素事一清而爲粲座主時時以
上意語粲謂且厭張桂而武定侯郭勛帥營務
時中貴人張永久廢一清以其知兵要孚敬共
薦之與侯勛同爲帥遂訐發勛貪厈跡俄而永
暴卒中外頗疑中勛毒言路遂擊勛勛故以大
獄事獨感孚敬而嚴事之於蕚不爾蕚亦數啓

攻勛且謂孚敬實庇之至是上下給事御史擊
勛章於一清言孚敬私勛必曲救勿聽也一清
泄之縉縉以語粲而是時桂蕚尤爲公論所不
齒會給事孫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
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孚敬雖博學而
性偏傷于自恃猶飭厲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
桂蕚則鷙鴞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援黨與政
以賄成事多沮撓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
不可留也

上頗是之於是一清辭疏上
優詔勉慰而至孚敬蕚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
復上章辭謂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
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
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
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
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孚敬蕚輩以動搖也而給
事中粲果有疏論孚敬蕚罔上行私專權納賄
擅用威福廣報恩讐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孚敬

雖很戾自執拗多私其術猶疎爲害猶淺桂蕚
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
猛獸犯者必死
上乃責孚敬蕚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
創悔資後用蕚革保傅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
仍許孚敬馳驛而罪陸粲以不蚤聞奏逮下緹
綺獄杖謫荒裔居二日而榜示
朝堂明孚敬蕚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齮齕
孚敬既陛辭而

上寄諭一清謂孚敬可還之閣否一清言
上欲還孚敬固當第渙汗大號甫揚庭而遽收
之非所以取信天下少遲孚敬至家而後召可
也
上乃止於是詹事霍韜上疏力攻一清謂其納
賄壞紀綱專權誤主大罪因自劾乞歸
上溫旨諭留韜一清上疏辯
上亦溫旨諭留之而意已移矣孚敬行至天津
而

上使人以
璽書召還復職上疏辭
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霍韜以省母
給假因復為桂萼辯冤而攻一清時一清之所
薦者中貴人永既用以黃金器餽一清永死且
葬其家復以黃金器乞一清為志銘至是事亦
發上乃報韜謂一清居內閣輔臣首乃大肆納
賄不畏人言非大臣體念係耆舊法司會奏處
置既法司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孚敬三上密

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
上允之許致仕陛辭令馳驛予金帛從優一清
歸復有旨追所受張永金而悉奪其官爵一清
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豈非天　乎邑邑
疽發背卒又四年而
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二年贈太保謚文襄一清
生而隱宮無子桂萼者亦以是月復故官致仕
亡何召還職然氣黯然竟其身不復振復請告
歸病羸卒而孚敬益獨見任矣乃上疏請求節

行道義足以服人者寘之首而臣居其下上嘉
其退讓下其章於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
門三侯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世封其封日
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為之解體安昌伯故
外戚也而家請封孚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
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
大勳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
乎孚敬白之
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為快

上嘗諭孚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謬也擇一宗室近而賢者付之留守便孚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詔然自是能得
上意數數言中貴人之使外者多貪橫為國蠹賊
上具悉其狀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數後先殆盡孚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

諸事
上悉嘉納是時
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孚敬天下欣然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議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孚敬裁決大者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又別為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費大司農金錢以鉅萬計細至武弁燕居冠服之制毋不有所更定獨於文廟易孔子像去王號諡者猶以為宜而至減樂舞裁籩豆長天下唯人主尊
上意乃悅而儒者不謂然孚敬行之不顧也孚敬之始名璁至是而以嫌諱請改乎冉
上為易今名及字茂恭手書賜之丙第成以
獻皇帝遺墨扁其堂而侑以白金十鎰綵幣肥羜
上以故所讀書姚溪書院敝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義其堂曰抱忠孚敬於居第復為

崇閣以奉誥勑御札名之曰寶綸居第延袤可二里其土木工石一資之官凡孚敬所議上無不合而獨議郊祀配天禮稍牴牾初
上不欲
太祖太宗並配而定以冬至圜丘用
太祖配孚敬等議謂
太宗功德並
太祖不欲離而去之禮則圜丘重而大祀輕序則大祀先而圜丘後竊以為不可凡四三往復

甚苦而孚敬卒不可乃下禮部徑行之於是
太宗始不得從配天矣建南郊孚敬以閣臣知
建造非故事也而是時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重
言故以議
皇后親蠶禮得幸
上賜四品俸數言事見聽乃論劾吏部尚書方
獻夫進用私昵而其大者浙江叅政黃卿以孚
敬之不悅而調卿以平以孚敬之悅而補彭澤
奸回無故而改右諭德又無故而超太常卿因

劾孚敬喜怒任巳好惡咈人
上雖留孚敬及獻夫而爲停卿以平它補孚敬
乃上書力辯言之挾私
上温旨褒諭而已獻夫亦力辯且辭
上亦不允乃復諭獻夫令卿以平調補如前薄
責言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孚敬以是孚
敬與彭澤皆恨言莫能間也而
上尚猶優禮孚敬嘗召與禮卿李時對西苑故
仁壽宮議

皇后蠶地賜名臨玦餞出所草賦示之俾和以
進次日復諭孚敬謂君臣之際在朝當愼他則
猶家人禮然且漢文召見賈生語久前席至今
稱美朕冲昧世事未經卿之於朕無異周公愛
成王首以孝訓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
盡禮聯退遜太過恐非輔臣所宜夫輔臣與他
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傅以德義保其身體
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卿有入
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與計處俟性志有定方可

廣接他人酌別賢否朕又欲於今春奉
兩宮豫遊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
聖祖不訓孚敬復請愼選歲薦生與進士舉子
三途並用一切考覈課成皆爲嚴切亡所寬假
而監生詹榮有所恨於徐縉時縉巳爲吏部侍
郎榮乃据摭縉宅事奏之下都察院當坐榮誣
孚敬忽上言縉夜使人以黃白金賕請解刺入
而捕之則巳逃矣
上怒爲罷縉而特伸榮孚敬之妻死以繼娶告

上賜白金二鎰大紅蟒幣四襲羊八角酒四十
瓶手勅以賚吉禮久之行人司正薛侃言
上春秋鼎盛未有
皇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
皇子生而後就國
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臺諫廷鞫前是孚
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
卿彭澤孚敬客也故與言爭爲都御史有郄而
皆侃同年侃嘗出疏草示澤澤懷以語孚敬謂

茲事
上所諱而侃與言故善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
引言則併黜矣孚敬以爲然而澤乃語侃少傅
甚善君疏上當爲從史使必行既有日矣澤復
報孚敬錄稿以聞而且謂言實使之侃疏上既
就鞫備受五毒不肯吐主者累日詞不具彭澤
從旁以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疏吾自具
汝謂張少傅許而趣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
鋐乃揎臂稱言實使侃言指案詈鋐幾欲拳毆

之時孚敬猶在列給事中孫應奎曹汴前揖孚
敬且迴避孚敬恚趣入閣復具疏言狀
上乃悉下言應奎汴於獄而命司禮中貴人侯
勛輔臣鑾等鞫具得其狀以聞
上乃出孚敬二密疏示羣臣而斥其技罔於是
給事御史合論孚敬
上責令致仕而遠戍彭澤輕薛侃罪令爲編氓
而赦言還職自是連擢至禮部尚書益貴用事
孚敬猶得馳驛歸既陛辭賜公服牙笏以識意

御史張寅追論孚敬與汪鋐誣陷夏言罪狀
上爲謫寅以安之孚敬躊躇五月而
皇太后數問
上張少傅今安在非少傅安得爲若毋於是
上復遣行人齎璽書馳召孚敬遂趣命既至進
論四郊工功加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無
何彗星凡三見孚敬引咎避位不允時都給事
中魏良弼覘
上待孚敬意稍怠不若前乃疏謂彗星見東方

君臣爭明彗字出井姦臣在側孚敬竊弄威福
驕恣專横妖星示異惟其所召乞亟罷之以應
天變報聞孚敬疏辯以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匿
見其掄揚過情下兵部覈實罰其俸兩月以是
挾私報復坐臣專擅夫臣爲
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媢人者
乃獲得衆之譽臣恐自是效忠無地矣
上不悅亦報聞於是給事秦鰲復論孚敬强辯
飾非媢嫉愈甚頃

上諭以舉賢容衆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列輒文
致其罪而内閣同列亦欲以羈紲中之曰曲法
曰媢人且票擬
聖旨引以自歸明示中外以
天子之權在其掌握上干天和下咈人情如此
不去不治
上乃嘉鰲忠讜而勒孚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爲
之請恩禮皆不報俄予馳驛其明年復召用亡
何以一品六年滿考再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世宗有爰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后日益重顧有所宴見
昭聖猶偃然以故事裁之
上忿忿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寉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横
行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
上旨惴恐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

金帛毋筭後稍稍不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
大逆殺人事頗有狀
昭聖恐乃因
上後宫有嗣息者屈節爲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因以爲延
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守財
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
人罪爲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謂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痛

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責孚敬自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
今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
敬皇帝耶
上故爲重語欲以愒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與
少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
陛下居法宮誰導以悖倫忍心之求若此者
上雖不悅然難二一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

刑而終
太后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矣然孚敬意不能
無脩怯於言者而吏部尚書汪鋐迎其意於魏
良弼秦鰲等皆坐考察斥謫相繼矣孚敬爲相
務以明
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
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如楊一清桂
萼皆爲撫安計而孚敬獨持之卒捕誅卿大同
叛殺其將孚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

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竄
僅購問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乃以
撫之說挂孚敬口矣孚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
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孚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夏言故邑邑幸
寬之勿與較孚敬抗辯不置且言獨所與同志
萼獻夫皆弱萼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霍韜
愎而好辯誰爲臣共大計者因以疾力辭
上使太醫令診視孚敬脉已而手調藥以賜曰

古有剪鬚和藥者吾茲之未能茲手調亦庶幾
焉其專精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之義孚敬
感泣然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不得已乃許致仕賜
璽書褒諭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所以優崇禮
加於它相其初孚敬以
上未有子嗣請廣選良淑以備六宮又逾年而
冊妃嬪禮畢孚敬表賀且問起居
上乃遣錦衣衛千戶劉昂視其疾疾愈即馳傳

入輔而別以手書諭之曰卿比以疾乞還久切
朕思昨表賀具悉朕躬平吉
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內曰曹王二氏朕御
而各有喜期且近矣先冊爲端昭二嬪河南李
氏京選馬氏補敬靜二嬪又朕於春三月躬行
謁陵禮奉慈東率后妃以從禮成又於四月之
吉恭餙七陵遂作朕幽宮於長陵左之陽翠嶺
更名爲壽山奉
聖母弁選京今遣使昂親卿卿果疾未愈不煩

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速見朕副切思情毋
使朕眷眷無已是時
太廟宮殿及歷代訓錄成孚敬皆以首功當遷
賞而孚敬行至處州疾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
復歸以皇第二子生遣人表賀
上特賜金幣甚厚諸在事者不得比久之以疾
卒
上時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謚文忠命
有司治祭葬仍護持其家孚敬有子四人皆有

官遜志遜臣遜庸皆夭遜業以尚寶司丞數蹟
起有才氣而亦不免夭諸以大禮貴者共七人
桂萼字子實鉛山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萼
爲人廉有才識而檢枝多所行恩怨士大夫惡
之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加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
文襄有材用多讀書然負氣而忮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保謚文
襄其在諸公稍和平然亦不肯爲骯髒持易退
之操而居家不能持謹數與郡國競毀譽半焉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由進士至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掌詹事府事翰林院學士卒贈太子太保
謚文敏韜有學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
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遜人度
黄綰字宗賢黄岩人以祖廕得官至禮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縉雖起紈袴而精
儒士業兼長吏事喜功名第險闒押闔君子所
羞稱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由進士至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奪職後贈少保謚端肅浹質直弘毅有大
臣度晚節矯矯尤爲人所儀
黄宗明字　鄞縣人由進士至禮部左侍郎
卒贈尚書宗明性恬雅不汲汲事功而闇以直
著

以稱大禮用者
楊一清見前
廖紀字　東光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贈太傅謚恭靖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由進士至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贈少保謚端敏
方鵬字時舉崑山人由進士至南京太常寺卿
以原任右春坊右庶子致仕
彭澤字　人太常卿謫戍事見前

言大禮用而不終者
襄陽王祐樒後坐事奪爵援言禮復
楚府儀賓沈淵加從一品服俸後以驕恣斥爲
民
聶能遷至錦衣衛指揮僉事坐論孚敬等杖死
何淵太僕寺丞後坐狂躁干進謫府經歷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丘人父癸舉進士累官
山東右參政致仕時生而端重沈默有大人度
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

修實錄爲同考會試進侍讀加俸一級再進右
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試再主順天試
世宗初侍經筵日講同纂修
武廟實錄遷禮部右侍郎修
睿廟實錄充副總裁俄以母憂歸服除爲戶部
右侍郎復改禮部轉左侍郎遂拜尚書時素以
寛厚不立異同得長者譽而
上自講筵故已目屬之既擢尚書則
上與少傅張孚敬相推明大禮後則采用都給

事中夏言議大者如四郊分祀而配太祖出太
宗進獻帝令皇后親蠶裁定孔子廟祀時奉行
而已度有所不可則稍稍持諍然亦不能堅而
上以其終長者意安之特賜玉帶蟒以四郊告
成加太子太保俄進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時
少傅孚敬方得罪歸時入即居首召對文華殿
面見
上諭以事天安民脩身講學一切毋負簡委裨
益聖治即命充祀儀成典大明會典總裁官

上於西苑建無逸殿成而御之賜時坐命講周
書無逸篇大學士翟鑾講豳風之詩談宴甚洽
且引見
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俄而孚敬復用時居
次改兼吏部尚書事孚敬甚謹亦不敢有所牴
牾而孚敬意更不能容如議孔廟及言官馮恩
獄審疏譜時出異語以微結物情
上亦不為動彗星見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曰惜
人才曰慎刑罰且請宥大禮大獄諸臣報聞

上與少師孚敬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
寬大調劑之所救解不少始時在禮部
上賜銀記一其文曰忠敏安慎至是寘之閤中
而失之疏請罪
上弗問特為補鑄以賜久之加少保冊
皇后為大禮副使
上在位久益明習政務嘗召時與尚書夏言從
容品騭諸大臣材器皆精當時歎伏以為非所
及孚敬得請老起故相費宏代之甫兩月宏復

卒於是時始居首累賜飛魚蟒服麒麟服
上謁諸帝陵命時等扈從途次供張一切出尚
方朝夕騶乘以備顧問禮成回鑾奉母后汎西
湖時與侯勛尚書言鼓楫前導復命汎舟西苑
之太液
皇史宬成加太子太傅
累朝訓錄成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九廟成
加太子太師子一子尚寶司卿尋進加華蓋殿
大學士

昭聖既以尊重失
上指而其弟延齡復犯大辟
章聖與並列而恥爲之下既各居慈慶慈寧二
宮矣而
章聖病不豫
上忽諭時以慈寧宮多不祥欲奉居楚舊邸歲
將朝謁時皇恐不知所謂第云
聖母遠和寧任遠道
皇上膺社稷重寄豈宜遠出凡持之者再三而

上始謂
昭聖實爲巫蠱且欲行大事時益皇恐不敢明
所以第云臣萬死不敢聞命
上亦止嘗從
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令者
上震怒欲逮令抵法時爭曰此風不可長也令
付所司覈治而當民婦犯蹕罪
上許之時不能如孚敬廉于親故間有所庇徇
然最爲老成詳謹其爲次輔則當張孚敬首其
爲首則當夏言次皆行意自如莫能害也以體
肥不奈勞得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謚文康時
有子坦舉進士爲光祿少卿先卒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二終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撰
從孫　志堅弱生訂
防風茅元儀止生校

夏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儁聲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
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糺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

齡爲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同考會試疏請杜內臣傳乞救知府郭九皋等提逮及請愼出入以嚴政體及論御屬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謇諤爲人所傳誦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尋轉禮科左遷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糺衆據青羊山爲亂朝廷大發諸鎭兵討平之而所遺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而爲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還朝考武舉試時兵部廷推左都御史王憲出行

邊儲虜寇有難色言即劾罷之而
上實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中故事當以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
上方貴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旣親耕行籍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
上大悅報旨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
高皇帝初即位爲圜丘於南郊以祀天爲方澤

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幾而合之恒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羣臣蓋頗用漢唐故事云
上與輔臣孚敬密議之不以爲善也孚敬微泄之言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圜丘以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
高皇帝初即位
詔爲據而謂漢唐以爲不足法
上益大悅下禮官令羣臣議有謂以
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爲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

而謂詘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
天尊地卑不殊者十之七八
上乃詔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
風厲羣臣而卒莫之應給事霍韜辨論益切至
貽書切責言指以爲奸邪言恚徼其書上之因
遂劾韜五罪
上怒甚械韜下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爲力請
不聽久之乃釋還職
上不欲

太宗與
太祖並配天與孚敬議以
太祖配天而
太宗祀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孚敬意難
之下羣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仲
上指孜古禮以請
上益大悅以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
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賜金飾花犀帶視尚書
言嘗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如圭以右副都
御史出賑濟陝西於是僉都御史缺廷推言與
右諭德彭澤
上遲久之而御史熊爵盛言出如圭以爲巴
地言亦辭
上乃勉慰言俾食四品俸澤以孚敬力復超爲
太常卿言楚上也恨孚敬不已薦而右彭澤御
之切骨且睨
上意雅不欲大臣太專乃密章論孚敬與吏部
尚書方獻夫有所好惡彭澤奸邪不當驟遷

上雖爲兩解而孚敬與澤亦遂惡言矣
上以四時祀太廟奉
太祖爲始祖居中而
太宗以下皆東西相鄉至大祫則以
太祖之四世祖
德祖居中而
懿熙仁三世皆合而
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禘祭大雩秋報之禮下
羣臣議言以爲禘者禘也謂禘其所自出之帝

也
德祖既爲
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爲
始祖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加隆稱焉仍
以
太祖配中允廖道南則謂朱氏爲顓頊裔宜祢
顓頊輔臣乎敬令羣僚議東閣倡言曰請虛位
者失之無尊顓頊者失之遠宜仍祢
德祖便言復上書諍之

上雖意未決而心是言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音聲不
操楚語
上故已才言至進講愈目屬之既顯與孚敬興
孚敬恨乃因行人司正薛侃之疏用彭澤計而
傾之卒不勝語見孚敬傳言出獄之月餘遂進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
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對所以
褒勉獨有加時薦紳大夫尚與孚敬讐敵而言

能抗之而言既以開敏結
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史喩希禮上疏謂祈
天求祀不在祠醮而在行仁政因請宥大禮大
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人才用舍
政事張弛一切付之廷論而
陛下恭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真精内蘊根本
固則螽斯之慶自集
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數百言詰責之命
言參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内稱宥罪

可迓天休是但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勤察
則啓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逭第原
其本意似亦無他乞俯優容或加飭治
上益怒下
言謂此曹侃君怨
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詐罪不可逭　因責言位列
大臣朕所簡拔專務狥私不圖報
上先已戒其黨護奏上參劾肆怠不恭責其具
狀以對而逮希禮金於

詔獄貶謫荒徼及言謝罪疏聞亦弗罪也以是
言益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第三公
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宰相
上旣以制作禮樂自任於故典多所更易其事
在春官而言爲之長所建白多當
上意
上亦欲驟貴之其委寄與閣臣埒多出六卿上
嘗賜銀記一曰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
考以督南郊特加太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

一級督建
皇史宬加兼太子太傅重書
寶訓實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
宗廟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錫賚
御書綸綍飛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
時鮮之類無虛月爲之釋其先軍伍有所陳乞
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起家吏部左侍郎以舊
郄恩中言莫能間也而會順天府尹劉淑相與
言之狎戚費完不知善坐姦人所中下獄疑言
之庇其客而主之因上書訐言罪
上怒不聽言亦疑韜主之謂淑相與結謁
陵歸縱飲九龍池爲不敬而韜時巳轉爲南京
禮部尚書矣乃上書論言以朦朧爲故少師費
宏請謚得文憲且減縶關情節當死言亦訐韜
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巷口上兩不之辨而韜
韜奉一秩以謝言韜至南京復攻之
上亦不深責而言氣稍稍驕郎中張元孝李遂
坐小忤卽緣譴之皇子生言入對

上喜甚手簪花於帽旂以白金文幣甚渥遂兼
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李時爲華蓋殿大
學士以年老朴誠居首輔而
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皆
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儒覡八座嘗從
上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
士時行帳燬而
上別授言廷臣六人亦從燬言與二臣合辭請
罪

上俱弗問而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疏爲
屬不敬言皇恐乞休
上留而勉勵之時
獻皇帝已崇爲
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小人也上疏請復
古禮建明堂加尊
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嵩
議以功則
太宗親則

獻帝以配帝惟
上裁而不敢任稱宗
上不悅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胄爭之力辯之
強
上褫其官於是部臣嵩懼而如命
獻帝遂稱
睿宗入
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
書舍人兼支大學士俸俄李時卒言居首尋以

祇薦
皇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
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
言始其自擬也人頗以爲異時夏鼎臣亦加少
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鼎臣蘇
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累遷至
今官鼎臣於言爲先達長且十歲言躡而貴至
師傅先大拜踰二歲而鼎臣繼之意不肯相下
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善也尋

上以章聖皇太后祔葬承天之顯陵躬行謁視
言與太師翊國公勛俱扈從而鼎臣同留守其
委寄特重因賜言勛鼎臣蟒服玉帶白金綵幣
郭勛者故武定侯也而喜張孚敬孚敬左右之
得幸
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
與言爭寵而妬
上至承天謁
陵畢禮部臣嵩請率羣臣賀表

上問之言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上乃報罷
殊不悅尚得其指乃因請賀上答
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第禮樂自
上出賀亦可也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遊竟日
上尚有宣諭獨勛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益驕
恣數侵言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失
上指而會
上幸大峪山閱視
永陵工言進居守物而遲

上怒責言自小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每每怠
肆不恭因悉勒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
札懼謝罪固請
上銀記
璽書手札而
上愈疑其有所毀損削其勛階少師等官令以
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
璽書手札四百餘道并銀記上之
上怒解會言朝辭已發而道中貴人止之隨諭

吏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官言仰入劄其疏
謝
上報覽奏卿已赴闕宜益勵初忠盡心匡輔秉
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亦免衆怨也卿其思之
言擬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處不
敢後於它人唯一志孤立爲衆所忌
上不悅隨詰責之并乙其疏中洗改字言乃皇
恐引罪報聞而御史有論摘顧鼎臣留守偏狥
事

上不聽或以爲言實嗾之也亡何奉先殿雷震
召言與閣臣往視震所不時至
上復不悅命該部糺之言等復請罪
上曰朕所以數寬言非爲言爲左右誼重也言
乃滋惰成性茂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鼎臣亦
相效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書霍韜入掌詹
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横時有訓
導蕭時芳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
而外議沸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

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翼亦有言
上俱不聽而訓導罷爲拱御史坐謫言又上疏
乞骸骨謂位高則怨尤彡集官久則過失自多
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大
今臣年近六旬精力衰謝宗支零落孑然一身
不能朝夕自存凡世人所利者臣復何心戀慕
上勉以勿負朕心而已久之還言所賜銀記及
璽書手札會陝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及
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賜
璽書褒獎閣臣之與邊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
明年以北邊謐再賜
璽書褒獎時
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
與郭勛爲仇益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
而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爲懽
慈壽皇太后崩
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有謬筆

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還鄉治疾
上怒盡削其勛階散官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致仕言始聞
上之怒之乃上備虜事宜冀以解上曰若既蘊
忠謀何日爱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
上方治齋醮其爲青詞及它文獨言與尚書嚴
嵩稱旨內閣僅翟鑾在非
上所急也而言且墜辭因詣西苑齋宮叩首
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

命而郭勛轉恣橫其於督工治兵掊克盜斂以
數十萬計
上微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勅勛與提
督大臣會派役卒勛弗便也內閣撰勅且數月
而勛弗肯領言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
害勛寵久
上以元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勛皆朕
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
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

聖誕後始敢請耳又問勛何病元曰勛實不病
言歸卽出耳
上首頷久之而給事御史何
上有留言而惡勛意因劾勛故不領
勅爲作奸植黨以亂國法奏辯有臣奸何事黨
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
勑等語多不遜
上大怒于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
鏸俸而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

縱不法數十條
上下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誥券
獄成而疏留中不下尋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俾疾愈而後之任言雖
以疾在外然閣事多所取决而於窮治勛獄指
授批根無所不極
上猶心念勛疑其中言搆也久之言一品滿九
年考
上遣中使賜金幣寶鈔肥羜上尊盡復其階勛
官職賜
勑褒諭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
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爲之下而
嵩事之甚謹言之入內閣嵩遂越顧鼎臣而代
長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不當意言亦以
門客畜之會坐失
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
上所幸秉一眞人第謀擠言而代其位言覺之
嵩旣數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

上
上是時已心愛嵩甚於言言乃日嗾所善給事
御史益攻嵩
上益憐之
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
小腰輿以乘
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冠
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沈水香
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

士鑾尚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
上大怒時
昭聖
章聖太后故御慈慶慈寧會皆
晏駕郭勛故請改其一宮爲皇太子宮言與
上意合不許而至是
上卒問皇太子宮當何建言偶忘之念興作工
役費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一以居
皇太子

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壽召成國公等入對罷
言不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帽而上
使
上見之
上果悅因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留嵩慰諭甚
至嵩頓首雨泣訴言之見陵陷
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頃
上遂
手敕都察院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既以不領敕

下獄矣猶復千羅百織不已與太監高 交關
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私家裁
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一
犬不如專一聽受王使逆君沽譽領人取位以
奉所悅成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此諭俾
中外知之
上益欲言官論劾言而尚疑言之且復用相顧
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而
上忽宣言入拜

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
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嘗
上疏上之八日而始奉
御批令革職閒住時日有食之既
上諭禮部以臣子欺遍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
上以臣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念與卿等
累年供事免死去之爲失刑於是給事御史乃
敢合疏論言且請罪上益怒命部院盡覆覈之
謫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而高時獨敢

謫邊遠蕃以其嘗論郭勛故也广何勛病死刑
部獄
上以憲因它事奪尚書吳山職倫鍾倖有差而
還勛子孫侯爵蓋實惜之云广久貴用事家富
厚高甍雕題廣囿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音聲
八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薦紳意
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
簡而監司守令問不能盡酬答言居恒邑邑不
樂遇元正

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
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首者翟鑾得罪去
代鑾者嵩最得
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壁以老病或罷或徙
嵩獨相
上微聞嵩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陛見盡復其
階勳職秩時嚴嵩已爲少傅兼太子太師矣則
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

凡有所擬
首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
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嘗會食言
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携庖甚豐亦不以食
嵩始嵩信其子世蕃驕賄報復睚眦海內咸恨
之獨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爲快未久言復
恣御史陳九德論劾文選司郎中高簡下詔獄
而都給事中楊上林左給事中徐良傅復劾之
言有所不悅於簡及上林等擬杖簡於廷戍之

而以上林爲不早奏罷爲民以尚書唐龍與嵩
善亦罷爲民都御史孫繼魯何鰲王學益爲言
官所論紀郎遺縱竊補選之非居間不解繼魯
至斃死獄中吏部尚書聞淵老臣也不能洪忍
歲一日會吏部左侍郎缺當以翰林院補而禮部
左右侍郎尚成名翟鑾皆欲得之吏部仍擬成
名而翟鑾有力遂擬鑾給事中言之語侵少詹
事頁佐王用賓遂恐勿敢作而聞淵參半年下
文選郎中於獄坐以其罪自是氣奪不復抗矣給

事中馬錫承言意劾戶部尚書王杲受賄爲運
司事
上怒下杲獄而都給事中厲汝進遂推劾嚴嵩
子世蕃及太倉尚書王暐皆有請囑言欲借以
撼嵩嵩辯疏上
上即爲杖汝進等幾死而遠謫之斥爲民杲
坐戍言亦不能救也御史陳𡸁學以鹽法事論
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擬旨令陳伏皆
進言請死有所進橐炳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

嵩比而謀構言言殊不自悟
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者言奴視之其詣嵩嵩必
執手延坐款款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嵩
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
知之故篝燈坐視青詞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
倦思聽客具藁亦不復檢閱多舊所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言亦不復
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而河套之議起始有縣書生以片言
合
上意驟起鼎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
謂
高皇帝制文臣非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
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爲丞相非謂不
得爲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同討安南平汝寇
皆自顯露其筴不復托之代言而猶未慊其志
曾銑者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顯

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
與虜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中畜牧水草於
犯秦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因故地入城增
戍塡其中其爲全陝計甚備聞於言言見以爲
名美大悅而有蘇夫人者繼妻也有才色言嬖
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其奸利銑故綱
同鄉雅善之亦有所結納綱亟爲言稱銑才言
益自信以爲功必可成下兵部會廷臣議銑
所請大司農金鉞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

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難不敢决而言竟
亦小沮會銑疏復請給餉得專僇節帥以下
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
逐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
有餘積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
無辜之僇耳言懼不敢决請
上裁
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預議諸臣
嚴嵩既以窺

上指乃上疏極稱虜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
復所既無名費復不貲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
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
上始報嵩以言私蔭曾銑任事之忠不顧國安
危民生死唯狥銑儌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
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與詞而今忽
先臣其大不避嫌惟以自解耳
上不從責言以而狥私情強君脅衆令吏禮二
部都察院參看言遂具疏力詆言之擅權罔機
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辯而
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套之役而
使緹騎捕銑吏禮部都察院參劾言於是尚書
溯等論言事爲任意跡涉強君
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是何
臣體姑不究問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
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侯仇鸞侯填甘肅貪慢
而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千言
擬

旨令官校逮捕矣嚴嵩既得志與侯元都督炳
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關說銑復套議
故銑很而中之又虜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
出定邊營損卒復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淳以五
千金賄蘇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為之解而
祇使復套以為功時曾淳以冑子在太學
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極意煆煉而
侯元行金於中貴人實其事獄上論綱邊戍且
追所受金遂藉而使緹騎捕言言始覩鸞辯謂

彼方就逮發疏時
上下諭不兩日何以知
上語而敷演爲文又何知嵩疏所云亂若此答
嵩與崔元輩爲之也其辭甚明晰云
上方怒甚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綏捕罪縱騎長
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
上不許令更擬於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
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二千里銑性果銳有機
畧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冤之又十二日而言

亦至時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曰噫吾死矣
復具疏以辯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
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據曾銑
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
上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
冠事而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主事克承
從孫尚寶司丞朝慶皆奪職爲編氓言至秋竟
斬東市年六十有七言雖以驕蹇得
上惡然亦頗能持爭

上嘗諭之欲退處西內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
十答諭云臣命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
上爲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挫郭勛與不肯戴
道士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横與嚴嵩之奸貪謂
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白
冤狀復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謚文愍子
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生
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
且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翟鑾字仲鳴其先山東之諸城人永樂中籍爲
錦衣校尉遂隸錦衣至鑾而始讀書以孤童喆
屬文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纂
孝廟實錄成當增秩而中人璀抑之與其儕俱
外遷鑾得刑部四川司主事璀誅復舊官再同
考會試補九載進侍讀復主應天試
世宗初以選侍經筵日講鑾長身玉立美音吐
工進止
上固已目屬之預修

武廟實錄成進宮府侍讀學士董玘超爲詹事府詹事而鑾得學士雖以久資故而時相宏欲拔以與新貴人璁萼埒甫十日而推南京吏部右侍郎鑾以次復得之

上忽心動曰是安可使之南因罷弗用再主順天試遂擢禮部右侍郎仍日講

上所以慰賜往往同尚書而會閣臣缺

命廷臣會推

上意欲用新貴人顧所推皆耆碩

上弗悅也命再推而始及鑾

上不得已用之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直內閣首臣楊一淸以鑾資淺疑

上報曰用鑾於顧問差得益耳然未幾竟用張璁爲尚書大學士出鑾上久之賜鑾銀記二其文曰淸謹學士又曰繩愆糾違俾以

勅諭俾密封言事時一淸位高而輩前璁貴用事俱時有所陳啓鑾墨墨而已

上詰之則曰聖德無可獻替

上以是心易鑾而鑾獨謹身自守而已明倫大典成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久之始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後至者輒踞鑾上游卻至保傅鑾前後六年故自如也

上建無逸殿於西內命鑾與輔臣李時坐講鑾講詩豳風七月之章賜宴賚又賜縱遊苑中使中官賚紀藥於帽懸蜀扇於帶俾賦詩稱謝

上賜飛魚服人以爲榮尋丁母憂服除而鑾家故貧其在政府不以庖苴名既久不召至不能

自給

上旋思之而時議南狩少師言當扈從少保鼎臣居守

上曰北虜且伺間而動奈何鼎臣請廷推重臣按行九邊以兵威怵止虜

上不應已而曰吾得之矣翟鑾自內閣出足稱重臣也卽家起充行邊使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往賜璽書金帛一切得便宜行事總督鎭巡皆聽約束鑾乃齎內帑金二十餘

蕃自宣府歛西巡至大同益西入偏頭關保德
州渡黃河歷清水營入于榆林仍自花馬池而
西抵寧夏繇莊浪涼州越甘肅盡西峪關而止
還歷鄜延取內道出潼關以東撫保定轉自遵
化永平出山海關至廣寧還薊門喜峰燕河太
平馬關諸鎮所至宣
上威德散金錢以賚士練兵保臨其在宣大則
與總督尚書毛伯溫議築五堡堡成加太子少
保賜金幣在喜峰則與總督左都御史劉天和

議拓關關成予一子官中書舍人還復命仍以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
上所以褒諭有加再論諸邊斬級功予世襲錦
衣衛副千戶鑾以相臣出行邊邊之文武大吏
咸櫜鞬出迎惴惴望顏色鑾一切以寬和待之
遂令監司而上皆盛供帳酬飲讌浪至連日夕
蓋始而畏中而悅終而狎且易之歸橐皆盈而
清素之風衰矣 上以二品滿六載進太子太傅
賜玉帶蟒服以陝西捷加少保安南下賜金幣

及倖如夏言既以忤旨歸鑾代之首進少傅謹
身殿大學士滿三載考授光祿大夫柱國鑾頗
以溫厚回
上意
上嘗怒言官奏事不實鑾徐對曰彼豈恃許風
聞故耶為之解又嘗從容語邊將鑾曰邊將驍
勇者多所見無踰於周尚文小過嚴耳
上曰卿言之善嚴固當以寬劑也尚文果為名
將嘗以所厚門生張惟一屬吏部尚書許讚欲

調之選曹為讚特奏
上兩不問而為之斥選部郎以其誤許讚也鑾
之在內閣前後垂一紀居其上者若楊一清之
巧張孚敬之強夏言之倨俱貴重有勢力鑾皆
以柔道承之故得久自安而其居首輔則嚴嵩
次之其材諝藻飾皆遠出鑾上又能以勤敏結
上知
上所以誅擯錫賚嵩者時時越鑾而致壓特以
鑾用事久不忍棄也而鑾猶用故事持嵩亡所

遊遊嵩漸不懌至鄉會試而以其子中書舍人汝儉太學生汝孝逃占高第物情洶洶嵩尤忌之給事中王交等因而劾鑾鑾奏辯

上大怒謫鑾不候處分肆行擾瀆屢以直無逸爲辭嚮同夏言禁苑坐輿罪止一人全不知懼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才豈宜分明並用下吏部都察院參處疏上因書奪鑾官秩併二子削籍爲編氓旋以困厄死年七十

穆宗初其子疏請詔寄詔復其官賜謚文懿予祭葬而二子卒不得牽復一子汝儉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撰
蘭陵張師繹克雋訂
防風茅元儀止生校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爲藩司吏其婦方孕而有光起廨舍已生嵩藩使奇之齎繆備錢布以贈嵩長身疎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數移疾告歸讀書鈐山中嵩好爲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爲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纖嗇近小慧特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宴鹿鳴日諸生前爲壽時嵩須贏鶉衣遂不復盻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於貲薄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

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及嵩者疏辯得留進
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論列輔臣桂蕚
所私復及嵩嵩奏辯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轉吏
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
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
萬壽賀表至京時議重修宋史方開局經理嵩
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
典而尚書顧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
亦從臾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專司董理適嚴閒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
部而嵩復私於言竟得之自是始謬爲共謹以
迎合
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辯
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
省已勿得強辯於是嵩懼益爲共謹而其子世
蕃繇蔭叙授都督府幕已恣行諸曹居間有所
賄納矣時
上入波臣言欲祀

獻皇帝以明堂以配
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
獻皇帝稱宗而入
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
上不悅著明堂或問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
所以條畫禮儀良備遂尊
獻皇帝曰
睿宗祔
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兩綵幣四有副鈔

四千貫上
皇天上帝尊號冊寶尋加上
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奏慶雲見
上悅受羣臣賀嵩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
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
賞賜優渥與輔臣埒嵩歸益驕於藩國請卹乞
封所挾受賄積貲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
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而
上皆勉留之嵩奏辯而中謂人臣於人主將必

使孤立自勞而身覩望禍福乃爲得計
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瑜復論嵩強辯請
斥之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復命遲
歸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予之限以市
恩參論之俱坐謫已復參其郎中熊過等謫之
邊方欲以自張且快意而公論益鄙之言路顯
與讐矣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語見
言傳御史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
𢺶謀襲爵承壽王庶子惟熺與嫡長孫懷熺爭

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爲之請勘乞斥嵩以戒貪
墨言乃擬
旨下臺勘而俱多右經語嵩急歸誠於
上
上憫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
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既條對平平耳
上必爲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傾夏言
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醮祀青詞類獨對嵩居
最乃以

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
部事免其奏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
溢發如壯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
論嵩汙佞不當干大位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
燁御史陳經等復論嵩并及其子世蕃贊賄助
焰實跡下所司嵩疏辯且乞休
優詔慰留之嵩意不快復上疏謂古語云朝廷
輕重係大臣今動遭詆日爲姦惡海內流傳
損傷

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
代報復如昨歲羣奸構謀呈稿首臣然後封進
今不即退轉相傷害益煩聖心二宜去
上果爲溫諭百餘言答之且謂攻擊不休故違
君命須罪以無
君之律嵩乃出視事時宮婢講逆旋伏誅嵩請
詔告天下人謂宮闈而秘密悉揚之其國體傷
於論大臣多矣尋代嵩爲禮部者張璧至自南
京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

比以興禮勞卿卿以赤誠匡朕可也前是已賜
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
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
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訐其請托事不勝
益嶶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
旨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
摘其錄語以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
杖死
闕下藩臬預試事者皆爲邊邑尉中外愈側目

嵩矣時尚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
傅未幾
上特加嵩官覘讚時輔臣翟鑾特以資序在嵩
上
上待之不能如嵩每有所咨問及齋予時時首
嵩而不及鑾其厭鑾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
而鑾不悟也其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旨
於給事中王交章俾發其事鑾與二子俱削職
爲民嵩得益發舒

上一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讚遂兼文淵閣
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嵩
預機務然不獲入直應
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關白疊墨而已讚至自
歎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睨人尋進嵩兼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亡何復以六年滿加少
傅兼食大學士俸予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
嵩乃上言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
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

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與今臣希忠臣元臣讚
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
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希忠等且
見言妬也報聞時
上方好言長生而都御史盛端明右參議顧可
學家居久各自詭有不死術嵩爲進可學所治
餌而薦盛端明
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柏條時事而
中論劾嵩甚切

上怒逮治之維栢在道久嵩不測
上意乃請寬維栢獄
上爲霽威杖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嵩及世蕃
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
難也會浹以罪去則無所不靡俄而
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賜金幣渥時
上微覺嵩橫而許讚老罷張璧死乃思用夏言
時禮部尚書費宷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得
之因疏留郎中周琉高簡而謂大理評事孫學

思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也
多機警好以萋菲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
助愈難自立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
上以其托指攻訐切責之然不浹日而召言之
命下嵩以是恨費宷言既至盡復原官遂復据
嵩上
上爲加嵩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御嵩則頗斥
逐其黨與嵩唯唯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
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橫行燕中

嵩乃上疏進世蕃歸省墓以避言
上猶使之馳驛還往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考
九年滿加華蓋殿大學士
璽書褒諭仍賜宴禮部言尋用復河套失
上指爲嵩及崔元陸炳搆伏法嵩遂獨相
上益安之而費宷亦自以撰齋詞得
上幸嵩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當使事謫之
而宷亦自恨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
子祭酒李本以疎遠擢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

懇於嵩始得入直治不任煩竟鬱鬱以卒時宣
大督臣翁萬達將臣周尚文拒却虜而嵩復録
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
上以罪人王聯訐臣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纘宗
及株連新舊朝士數十皆欲寘之重典嵩與真
人陶仲文頗爲救解得釋
上以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支學士俸而仲文
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
而仍以

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且欲以示謙而見夏言悖

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仍行尚寶事亡何虜大入寇掠三輔旋薄京師右中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撰齋詞辭不見而義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脅貞吉出貞吉見而詈斥之俄而禮部尚書徐階以虜嫚書請和會廷臣議貞吉厲聲言虜在城下何可和但請

皇上御奉天門赦沈束旌周尚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羣臣有才識辯博者齎行營宣諭諸將得一賊首予百金敢戰者拥卒亦賞逗遛者全軍亦罰

上雖壯之而內不悅也嵩因請即命貞吉往往而驟至仇鸞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

上怒杖貞吉而謫之荒徼以自快兵部尚書丁汝夔雖以調度失宜然爲人潔廉榻守謙守士臣也倍道勤王

上怒其不能破賊誅之嵩皆不能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稍緩世蕃盡羅其賄與嵩計何

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鸞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爲父子復起爲大同帥帥其衆入援無功而爲大言聳

上聽嵩從臾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入二萬金謝嵩嵩亦受之虜退始上疏請發粟賑中虜者并掩骼及它選將練兵碌碌

紙上語而已於是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辨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緘杜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即不能顯禍於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

給事中王燁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等于時幸
蒙寬宥爾令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
虺如蝎不可測識寧是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
言何者誠畏其陷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
温旨慰留嵩嵩不自安請遣世蕃歸田里不許
令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
下傳誦以爲名言仇鸞始雖由嵩入既挾虜得
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畜之不應遂凌嵩出

首輔傳卷之四　十二

其上嵩恚數以密疏言之沮止鸞狀皆不聽而
諸部臣言官有抗觸鸞者立碎鸞之捕虜姦細
以爲大功要重爵賞而嵩子世蕃亦緣而進工
部右侍郎予一子錦衣衛千戶嵩以是益恨鸞
而傳之其所詆諆嵩
上亦爲心動至宣召亦稀矣時陸炳掌錦衣緹
騎與鸞爭寵妬嵩乃厚收炳以爲腹心使詗伺
鸞鸞亦爲之備然其所從卒不能如緹騎猥役
鸞自是陰炳弃中然炳陽爲推重鸞以爲中山
定興之流亞鸞不疑也既虜勢日迫而鸞病甚
上聞收其大將軍印鸞恚死炳乃謀於嵩條鸞
之義子逃之虜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
妻子嵩以是益親信父子貪亦益甚南京廣東
道御史王宗茂復疏其貪黷數十事事皆有實
上復爲之鐫宗茂二秩補外以安嵩而給事中
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檢討梁紹儒亦弗
敢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論與虜
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謫邊邑倅鸞既敗繼盛

首輔傳卷之四　十三

得累遷復官嵩欲以名收之繼盛不德復抗疏
極論其十大罪五姦中外傳誦以爲破的中窾
可以必勝而
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召問
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坐絞而復杖之百
復以
手札論留嵩嵩乞休
上報以羣邪黨比謂逆賊勾虜其本在卿蓋指
摘贊直玄脩不阻朕耳朕非內色外食者崇事

上玄又與宋徽梁武不同人臣邀譽賣直嫌以
此乞休墮邪孽計宜安心供職奉順丕休時嵩
有義孫鵠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戶
繼盛及之下兵部尚書聶豹皆曲爲掩庇而郎
中周冕獨發之亦坐奪職當是時寔貴清軍御
史趙錦亦有疏論嵩謂嵩窺伺逢迎之巧似於
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
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之故不敢
露又善以厚賂結

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
多稱
旨或候[illegible]
聖意所乖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
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
察於
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

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歸工於中嵩忠而它語尤剴
至
上亦使緹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小解斥爲民亡
何嵩之義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
數經吏部察嵩強而用之至通政使乃自以百
花酒進
上嵩亦跪而詈數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鏜者嵩
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間賴嵩以起至爲吏部

數與嵩牾異不甚用其言至是復推文華督撫
鄖陽以遠嵩而給事中宋伯辰上疏劾文華邪
媚奔競寵賂日章不宜玷臺憲有
旨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鏜前
爲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
臣欲糺之故出臣於外不已而嗾伯辰論臣欲
以甘眾口而爲內主激
上怒悉奪鏜伯辰官俱爲民而文華愈橫矣嵩
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御饌肥羜上尊錄一子

中書舍人仍賜
勅褒諭再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
蕃爲工部左侍郎仍侍親而不奪俸尋以
萬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嵩辭許之乃以
却虜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
上諭以盡誠贊玄實爲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
論嵩不恥也江南連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
張經爲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文華乃疏陳用
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爲言人皆笑其誕而

上獨然之爲切責兵部覆議上
上以問嵩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
祭海卽令察視賊情求可以區處長策具實奏
聞所使卽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竊威福所挾持將吏
金寶無筭時總督張經自持其位高而望隆不
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
言聞於
上

上怒文華何得其指露章劾之
上發緹騎逮經而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
聞
上怒亦不釋經迫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
嵩謀欲爲
上解不解則姑爲溫言款經至死方悟因詈嵩
父子於市而李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
官至浙江左布政使嘗候嵩嵩謂其貌類我援
之入爲國子祭酒累薦於

上得躐拜吏部尚書乃稍稍自持見不能讎其
意嵩更譖於
上得罪去而陸炳蘇武科爲默門生乘
上之忽默使所厚中人構之遂得復官章以撰
敕詞入直章父公不自嵩起動與抗世蕃威無
所不加默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命
上以御倭勞之問倭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
寇行且滅不足憂
上爲之悅而文華行珍寶值萬金於嵩夫婦及

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
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
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
見默欲有陳默厲色待之怏怏而退乃刺得默
試士策問以爲誹謗
上爲漢武唐憲乂所推東南督臣不用胡宗憲
而用王誥蓋欲敗東南事爲其鄉人張經報讐
上大怒下默詔獄論死尋屬輔臣李本行部事
品第羣臣九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

而薦其客吳鵬代默而亟稱文華於上遂進工
部尚書蹴加太子太保罷王誥不用用胡宗憲
中外大權一歸於嵩矣文華又以都督陸炳嘗
薦默復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懼重賄世蕃救
以謁文華始解旣而知其謀出自世蕃遂併恨
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爲羣望所屬炳乃委
腹階以自固嵩父子亦稍稍覺之倭復大張
詔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嵩知
上意以文華昔封殘寇且平爲不實懼而使文
華自以督師請
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謗降寇首徐海等因掩
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爲右都御史而嵩等
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
賜宴及
璽書褒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
卿史際迪政呂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
萬計文華乃上疏歸功嵩以爲嵩實授之成算
而嵩亦薦文華有學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

以驕蹇忤
旨逐嵩不之救
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爲
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爲索之
富人世家豪斂巧獵靡所不極而它撫臣監司
相習成風不以爲諱其所欲鼎彝尊罍之類或
發塚剽攻宅寶玩多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
汲汲無已尋以
萬壽節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兆

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至一切祭祀救護
日月無嵩跡矣前是虜入犯邊錦衣衛經歷沈
鍊抗疏論嵩父子奸惡
詔以鍊詆誣大臣自爲名
廷榜之適編嶺外之保安鍊悻悻不得志乃招
四方遊士以講學名多及時政得失或馳馬至
居庸關下戟手詈嵩父子或縛草人象而射之
事稍稍聞嵩惡之使世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
圖練順故嵩客時邊事多損敗方藉嵩父子屏

蔽即響應而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入
內五品啖楷乃因妖人閻浩等通虜事發捕鍊
竄名其中而張大之兵部尚書許論不敢執遂
斬鍊并戍其一子瘐死者復二人遷賞順楷以
下如初約天下聞而痛之於是給事中吳時來
極論楊順靡費邊餉縱虜出入而以重賄納路
楷指率爲蒙蔽致右衛危困尚書許論昏酣不
能有裨廟謨
上以問嵩嵩曲爲順楷掩覆且謫言官風聞論
人不可盡信
上不聽趣捕順楷下錦衣獄而奪尚書論職時
來遂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嵩世蕃罪惡而
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亦言之前是輔臣徐階
爲禮部時虜入寇數有所建白觸嵩忌諱以是
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潔廉又時時爲人語時
政輒歎息流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時來翀皆
階所取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
日而搆臣必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

命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
翀試錄
上乃下之
詔獄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
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
危且甚而時來等既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
主使者第曰
高廟神靈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嚮階以是
坐翀傳策相主使時來避遠役獄上各發戍烟

瘴衛所尙慰留嵩嵩以是益恨憯并及炳　其
後順楷就逮至詔獄嵩復爲之寬解順僅坐戍
而楷謫外當是時
上坐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連卒大臣時時有
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
親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
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窾欲有救
解則必順
上意極詈之而微婉曲解釋以中

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微露若與彼
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
上所恥與諱
上更爲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
廣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爲文武庫吏
而尙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寀方祥爲尤
著必進者嵩内親也數以賄通嵩得出入卧内
會
大殿災議與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

上老之以問嵩嵩盛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屢
就驟遷至少保而倦於事嵩復爲之改都察院
上弗悅也於辭疏旨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
嵩謂必進毋再辭但履任居兩月而吏部尙書
缺嵩復勸廷推必進衆莫應嵩怒慢罵之不得
已而以必進名上
上投之地嵩密疏曰必進内親也臣老矣非必
進無可以慰臣者乃以必進爲吏部尙書僅三
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詫於人謂用必進

上無若我何葉必進我亦無若
上何前是
上以嵩直舍隘別撤小殿材營室於側多蒔花
木其隙以娛之復發中金百爲製什器朝夕割
御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嵩老尙健饕始
聽腰輿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十特賜
肩輿且令支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第之中堂
請額
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眷

德樓曰寶翰嵩故有高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
南昌而四皆宏敞壯麗分輩金寶以實之猶不
足而縱世蕃之羅取益甚初
皇太子薨
裕王以序當立禮部數請期而
上意嫌代已屢報寢嵩念
上獨所信任追衆情時時亦爲請而與陶仲文
比而阿
上意

上亦自知之特
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洶洶謂莫
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
釣奇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問二王之說而得
罪恐不相安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毋疑能
嵩毋自疑且請出景王於外以安
裕王疏既上嵩雖恨希顏而叵測
上旨請下禮部議
上乃露怒希顏意嵩始得發舒

上命御史郎家僇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以多
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
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
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而
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
禮部尚書吳山言
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儀
上景王卒之國而世蕃之謀益解俄以世蕃三
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

萬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尚寶
司卿俸尋嵩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戀權不
欲歸而嵩無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於
上謂年已老耄不可無世蕃侍
詔聽留共養如故嵩故以警敏得
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慰勞務
得其懽心間標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曉節知天
下之怨之間捨舊郄而收錄知名士若故編修
唐順之中允趙貞吉等皆以淪落爲感不自覺

入其彀至顯庸因而有稱之者然其陰賊發於
心而動於機械不自覺也世蕃尤險悍慓猾每
謂天下才唯已與陸炳楊博而三然與炳晚節
相妬炳暴死世蕃稱快頗亦能習國家典故曉
暢時務嵩既老
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其客皆不稱
旨屬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心益仗世蕃而心
愛之諸曹白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東
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横

九卿臺諫至次皆不得見或停候至暮而遣去
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率弗許也嵩在直或
累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
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
植奇樹異卉乘輿張褐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
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朱希忠元勛也虐之
酒不潦倒不已性尤强記於中外官職饒瘠險
易亡不闇熟其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
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之嵩直

所嵩所報札漸不如
上旨而齋詞亦稍後時
上所居萬壽宮火而
大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難之欲請
上還大内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
離宮南城
英宗故稱
太上皇時所居也
上廼以問階階爲規畫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

而力易
上大悅宮既成而所以褒擢階至厚嵩僅加祿
百石不能敵矣自是
上有顧問不及嵩即及嵩不過齋詞事而已嵩
故與階郤懼而置酒要階入内使子孫家人羅
拜之舉觴屬曰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
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
上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
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

啓示而後焚之則所答具如旨遂行彼乃僞爲
紙封若中官所竊者及焚而匿其眞跡以僞封
應
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
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
書博不肖者嵩父子
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
不肖上眞胡以不震而殛之答曰上眞殛之則
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屬汝既答報袖以

示御史鄒應龍會嵩等請考庶吉士而諸進士
中有貸金於司禮監中貴錦者錦密以聞
上即日罷考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奸誤
國諸大罪十餘條
上以名捕世蕃及舞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
猶謂嵩小心忠慎詩
若發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米
百石嵩猶爲世蕃求解
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處又何以兒見瀆救嵩

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鵠皆坐戍煙瘴
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
吏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
先御史者其巡按得盡收贖鍰爵卿寺缺而給
事中獨不能至吏部郎之始以三千金而後遂
至萬二千若項治元者竟就逮瘐死詔獄其家
亦破天下咲之世蕃迫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
姬家猶能夤詗藍道行陰事下刑部獄侍郎葉
鏜鄢懋卿誘使誣伏前僞狀而引徐階道行不

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參議
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
祈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
上乃勸階等必贊玄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
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洶洶
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
黨鄢懋卿萬寀何遷張雨唐汝楫王材及其儕
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
督被逮尋釋之宗憲既得志首以書盡賄嵩父

子金玉珍玩相繼半入其橐江南公私爲之一
空奢淫縱恣靡復風紀而兵職徐海執直功亦
有足當者
上以其屢進白鹿白龜不忍罪也伊庶人之爲
王也以殘暴屢見糾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
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索
償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謂曰所言金十萬則無
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
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聞於郡曰有

江盜刼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捕之可獲也郡發
卒追得金悉捕校卒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
所私歸盜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爲盜窺乃召募
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擊刁斗自衛郡
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養舍家子出外爲非者
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紙輒封以與嵩
嵩怒而却之它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其
舟我且入京面奏以對狥喝而會前有賀
萬壽表得

報且當見憐因懇疏請移世蕃便地供養
上不許而報曰嚴嵩有一子侍已恩待矣諫臣
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潤遂露章劾世蕃與羅
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叛心龍文故世
蕃客爲通賄與同戍者也
詔卽委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
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父律斬
上不懌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
上令卽棄之市而謂嵩畏子欺

君父負恩眷并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
氓拘役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萬餘
兩它寶玉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
恨其以緩故散匿不少臺臣乃益論戍萬寀鄢
懋卿追其受寄金錢垂二十年不盡寀由選部
郎至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侍郎皆世蕃腹心
寀貪而懋卿尤恣横其以都御史出覈鹺所經
行兩淮浙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
子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謹至

以文錦被厠牀白金爲溺器妻妾隨行者錦幃
緣輿以民婦十二舁之即趙文華胡宗憲不能
過也嵩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
時年八十有六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撰
平陵宋　獻獻孺訂
防風茅元儀止生校

徐階字子升松之華亭人世世受耕不仕至父
黼而補邑掾史治隤無害授宣平縣丞徙寧都
有廉能聲階生甫周歲而女奴墮之眢井小吏
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移
任道墮括蒼嶺百餘丈衣絓於樹得不死二十
舉應天試學士董玘識階文於黜而與之寘高
等明年對策遂爲第三人及第階爲人短小白
晳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是
而獨與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
輩尋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道遇言讎
得成逐者邑邑不樂又念其父且老亟返棹至
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階性穎敏讀書爲
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建伯王守
仁以講學領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而

善之遂爲王氏學諸豪賢長者交口稱譽階故
盡得縉紳間聲光
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特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
籩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
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懾讋亡與同者階
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
坐朝堂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
高帝盡革群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

遁曰
高帝少時作耳安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
四郊何以力據
高帝少作乎敬頗盡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
階曰塑像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
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
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
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卽何以處之乎
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
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
上亦緣孚敬意爲或問以難階而斥之外爲延
平府推官階既以尊孔子首抗
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爲
小官卽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階獨
不然曰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
我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淸夙繫

囚三百更輸鍰法毋落猾胥手毀淫祠剏鄉社
學焚其所受鄧析書而頒宋儒之格言以授之
使誦習又晝筴捕獲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
埽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甞發鄉父老吏
民祖餞傾道勒去思之文於石道擢浙江按察
僉事提調學校階益勤於職歲周行郡邑必徧
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旣唱諸生第人人
爲語所以甲乙故卽見斥者得自鳴而折之不
得已而施撻楚示愧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

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仍視學政所操舍一如
視浙江時而加詳密以新建伯故有大功江西
爲祠祀之而大推明其學前後兩省所造成進
士爲名臣者不可指數吏部擬爲尚寶卿國子
司業太常少卿皆不果最後以
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以四品服俸居職母何丁母喪歸服除卽家擢
國子祭酒其爲祭酒雖藉諸生淑慝以辭示懲
勸而大指出於寛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吏

部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警故事吏部
大僚鑰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
冷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
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咨訪邊腹要害吏治
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與以窺凡其人顧見者
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階益有縉紳間聲
尚書熊浹雅重階托以肺附而階亦爲之竭力
相與勵廉節奬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
歸賢會浹以直諫忤旨去而唐龍周用相繼代

其重階則猶浹而又老多病階數署部事所推
轂宋景張岳王道歐陽德范鏓皆天下長者而
最後周用卒當推代者刑部尚書聞淵名爲老
成人非
上所急也階首推淵淵入吏部顧自處前輩前
嘗歷諸曹郎事取立斷其待階不能如前二三
公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敎習
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兼會典副總裁階之授書
庶吉士尤詳款有恩義而其修會典亦能發凡
定例時時出精裁又明年與推內閣不果進禮

部尚書仍兼學士禮部之爲政者嚴嵩費宷皆
好以法市利與吏胥共之而孫承恩則耄倦不
能別可否至階而加振刷部事頗肅時
上察階勤又所委應制文獨多稱
旨召入直無逸殿廬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撰
齋詞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饌上尊無虛日吏部
闕尚書廷推階爲首
上不悅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

皇太子不報復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
之皆不報蓋當繼莊敬太子而立者裕王是爲
穆宗而景王與同齒又母妃盧得侍
上中外未測
上意所嚮階恐有釣奇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冠
因而及婚禮若開講階復請先裕而後景
上意稍不懌明年以萬壽推恩加太子太保虜
闌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邊將之在司敗
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詣行營自効報可已又

請
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
上雖褒階忠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時內閣
推階督視九門階亦慷慨請行
上倚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王邦瑞而申諭
意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書叩云不
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嵩等且召對便殿
上謂且奈何嵩猶爲緩語曰饑賊耳不足患階
曰虜傅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
上曰然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
事也
上復問階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
則彼逞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要有重
於珠玉皮幣
陛下能許之否
上悚然曰卿筴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

之
上曰何謂緩階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
中國書而無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
責其暫出邊我得以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
走不走而擊其墮歸可十全
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
上幸一出視朝
上不答階與李本從傍史之
上[illegible]呵爾得無躁乎階曰虜鴟張甚中外方洶

洵恃
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
上始首肯陛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虜本
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
而
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數言事者甚厲非所望
也虜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階因薦故按
察副使聶豹都御史何棟才即召用之又陳善
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刺譏用事者而

當召對時又頗推嵩以嵩故與夏言願讐實之
死而言嘗薦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
者而
孝烈祔
太廟之議起初
孝烈皇后崩
上欲祔之廟而念壓於先
孝潔皇后又
睿考入

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
仁宗而
睿考遂下階定議欲以
孝烈先祔階合諸大臣議
朝堂大約以
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
楊思忠以爲然疏上
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令再
議階不獲已乃不婉其辭以爲

太廟九室皆滿若以
今上論
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
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
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
孝烈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祔
上難於增
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
仁宗祔
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皇恐謝罪不獲終守
前說而前是
上信眞人陶仲文言於邯鄲建呂仙祠使階往
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

議祔
廟解旣
上旣議祔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以至虜入寇
上意亦益嚮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內銜階亡
所發乃發之思忠於元旦摘其賀表誤廷杖之
百而恨之與以怵止階嚴嵩遂謂階可孽也所
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召對
上與屈指論羣臣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
不在才適才勝耳是多二心蓋以其嘗請立太

子也階危甚不知所爲唯精益心齋詞以與
上憐而寬之而左右亦多爲道地者
上怒漸解時咸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
階共直舍東西屋杯酒小睚嵩益惡忌階鸞時
利爲國家寡顏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
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
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云導
俺答者卽得之俺答所言焉知俺答之不利其
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無爲虜

外圉何僉事進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頗精侯
鸞惡而欲併之每言時春暴且怨望流言漸狎
聞階挾緹騎帥殉出犒師所以慰諭有加歸以
語中貴人麥福俾婉曲白之
上乃弗果併鸞自是不悅階然方與嵩角弗暇
也而會有獲間功
上復下賞及兵部議鸞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
僅錄階一子入監
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

務始侯鸞自詭以必大破虜得
上要契脊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售顧益縱肆
要請無已
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
疽發背不能將虜警沓至尚嘍嗜不肯吐大將
軍印階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
上歎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彼所爲耳迺因
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
而事敗妻子僇於市家盡籍嵩之始見仇鸞敗

謂階同直舍將以是媒之而會詞知自階發而
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於階二紀而智
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
上既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
卒以侯鸞嘗益之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
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
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
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禬
上始格於嵩不盡售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
進勳爲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錄子爲中書舍人加
少傅九載賜兼金文幣寶鈔肥羜上尊改兼吏
部尚書宴禮部璽書褒諭有加
上雖以重階而猶隱之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
授嵩本以方使錬爲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
關不相溷也階皇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於保
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
上乃亦授之芝使錬藥而階益精專於

上所嚮往不復持矣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
嚴嵩罪狀而中有
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
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應徐何繇知
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illegible]炳加根
究階戒炳即不慎一及
皇子如
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柰何顧結宦郎怨也嵩㦬然懼乃寢然以階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罪益疑之矣錦宗茂故論嵩者也而是時倭事起

上以所蹂躪多階鄉而階又嘗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感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掠而在據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眞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揣度賊之必去又揣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　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

敢深入而疎騶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與因而搖階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　令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倂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儲偫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沈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鬭而惡之者謂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階信之數齕於上其後經破賊卒不免於死前後督臣楊宜周琉斥撫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寵逮階有力焉而獨保持曹邦輔人頗以爲當階又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鐶半蔬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

庸抵宣府費八鏝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
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
當亦漸平具疏上
上大悅令容撰諭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
順與御史路楷比而殺故吉官沈鍊至是復納
賄嚴嵩以求脫給事中吳時來劾而勝之遂與
主事董傳策張翀劾嵩不勝下獄幾株及階語
見嵩傳階既已免每出直輒稱病謝客不見而
益共謹於應制筆札

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問故容以示嵩者
皆舍而之階尋加兼太子太師會
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以問嚴嵩
嵩乃請
上徙南城
上不懌更問階階答曰
上令居玉熙猶露宿爾臣子何忍安枕請獎之
今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復困令伐材即伐材寒
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嘗

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
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
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
事同閱視時
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閒
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
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　衛玄都而
營兵列宮城外為備晉以相屏蔽報可新宮成
上即日徙居之命曰

萬壽宮而褒階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
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為太常少卿而嵩日屈
議者頗為嵩對而微謂階之史旨然以天下之
恨嵩進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時階論邊
將則薦故逸帥楊　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
勇
上即為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
為
上即為罷歐陽尚書而拔郭朴代之論選庶吉

上請賜御題以防泄露嚴詞察以防挾通
上即為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覌
上意所右左謂治有機矣而階滿十二年考賚
金綺鈔緡羊酒如九載予誥命賜宴禮部階固
辭乃以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焉亡何而
鄒御史應龍論嵩父子罪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命吏部擢御
史五品京職
上雖以御史言去嵩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
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爲

上奉玄
上忽忽不樂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
祈長生以示輔臣階令擬
詔行階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還鄒應龍通
政叅議得旨矣忽復奉
諭責階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旨者何
且官此邪物階復言退而傳詞非獨臣等不敢
闕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出部奉旨

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
危甚諜於階階曰第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
上不欲階久直曰無以杜兒輩姦階謂陸博走
馬使酒狹邪爲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
言比周相合而爲姦於朝堂則在內猶在外也
上悟輟分宜直廬以賜階中外人情大安於是
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
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

公卿大夫咸佩佩異衎意矣會袁煒數出直階
時邀至直所同擬旨
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
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飭
黨貴臣過當
上覺而惡之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
得輕論會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
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
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

惡人爲我擬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

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簡所封進即小件弗深治而言路特以彌縫發舒矣嘗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宜大階謂巡按權重於糴粟御史而熟宜大事且可以時氣弔其竝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階謂贖鍰例以濟邊市穀者

今一切充篋篚宜嚴禁兵興日餉日益增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遣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皆用

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

祖姿皆當籍故事籍皆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伊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一補宗藩之祿不給者廣大寇張璉平

上以運籌爽歸功階階力辭使領下賞念以褒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重則加公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敢不與其罪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

上意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爲稽緩以要之於奏功疏擬

上云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乃至大朝工完階自擬僅從賞金一鎰幣二

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既

以久經尚書銜欲引弘治尚書黃冠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力諫而止第不知志端僅以尚書終未嘗加太子太保也虜後錄精子嶺闌入直趣通州報至階草

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爲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總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于陳以故中外心稍定而

上方有祠壇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階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宜大督

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於上亟賞
之又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
水從通掠香河
上令看評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
徼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
其後巢遇叅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
輜重始
上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
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

能爲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卽一旦失
之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
以景命祠蘆禁不敢疏聞而二鎭兵皆其所先
檄者
上復問選令尾賊能擊之否階言恭尾賊乃送
之出境也
上以是益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至賊退大遷
賞勤王將士忽以階與輔臣袁煒勤勞欲加恩
有所崇進而次及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
而去不能大有所芟刈方憂愧之不暇至於臣
博方爲臣言欲席藁待罪而未敢幸
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善後何恩賚可希始
袁煒聞而咎階謂何故辭至是
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
乃服階自是爲博畫策往往先
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爲
上言亡論練事如博卽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
如博者

上然之自是注倚博不復替矣階請收戰士骨
瘞以大冢具十中牢爲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
土嶺及一片石
上憂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鎭董一元
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憂虜也亡何虜果
爲文智所拒却
上悅超予二官吏十人賚一金階又請城張家
灣城成與通相聯絡爲重以
萬壽進階爲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自中書

舍人遷尚寶少卿、而袁煒躐貴爲少傅太子太
傅建極殿大學士、煒故階門生也、躁而驕、頗欲
以氣凌階、上階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才
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煒以故益攘臂公卿
間、亡所憚、而其俱爲承天大志總裁諸學士以
志稿上、煒不以讓階、而竄改之殆盡、階亦不問
也、諸學士意不平、以語階、階第曰、任之而已、會
煒以久疾、失
上懽、請急而歸、卒於道、得中謚曰文榮、而遂志

稿於學士、盡去其所竄改、亡一存者、人頗亦以
快煒而微訾階之薄、階猶戲謂人、吾爲尉則畏
守、爲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得無爲彼笑、煒既
歸道死、階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
臣、而
上竣難之、大意以階孤忠、且才足專任、階乃密
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骸骨、
人主亦以不時去留、故不得攘此位爲私物、而
恩威常出於上、此例也、

上曰、而亦徇例耶、夫而自爲計、美矣、非所以爲
君爲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
耳、階跼蹐言、臣雖庸、寧不知
天恩之與
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用首臣者、竊
爲
主權國政、計俾威常在
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擅耳、於是
階緣上旨、復請益二輔、而

上復難之、令俟數月愼擇乃可、階言臣不敢避
難、顧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卽開敏者非假以
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遽先朝露、卽有
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
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爲可卽可、以爲未
可、恐未以數月就也、
上自是與階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
入內閣、而起故吏部尚書郭朴於憂、俟滿代嚴
訥、郭朴者、階所薦也、時董份故次春芳以文見

幸
上徂險而貪階故力薦朴以沮之
李春芳字子實揚之興化人也少舉鄉試久不
利於公車而其後竟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
撰嚴訥先已成進士爲侍讀矣
上以齋醮繁而諸詞臣不備不能供時袁煒已
先進與吳山郭朴茅瓚顯矣而猶少之遂進訥
與春芳以同日撰文多稱旨遂同進翰林院學
士復與董份同進太常少卿仍兼學士賜鶴袍

上已覺其太濫乃謂此一品服以重齋壇供事
耳於是尚書皆不敢服而復進訥吏部右侍郎
春芳爲禮部已俱轉左侍郎訥進禮部尚書春
芳改吏部份亦至吏部左侍郎訥改吏部尚書
春芳進禮部尚書無何俱加太子太保又同以
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郭朴旣得召代訥而份
春芳爲禮部給事御史以份無大臣望而又探
知階嚮亟攻之
上奪其職訥爲人小心恭愼而志卑識亦淺其
在吏部稍自勵不肯通苞苴唯上徇階指嚮而
下委責於選部郎陸光祖階爲
上言胡松毛愷高儀之賢而他若劉釆吳嶽諸
君子相繼登用矣訥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
不敢當僚寀有所斷決唯唯而已訥所爲齋詞
唯恐不稱
上意惴惴至成疾久之不愈遂以就醫藥告
上許之歸
上所推寄階益至階嘗當考十五載滿逡巡未

敢請上知之所以賜賚如前而亟
勑吏禮二部具政績恩數以聞請加階特進錄
一子尚寶司丞賜
璽書褒諭安禮部給三代誥命
上報曰卿等所議恩加都可仍加上柱國以示
特眷階力辭
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民輔政多年勳
猷茂著奏績加恩彝典不逾聽其辭上柱國而
已

上嘗賜階玉帶而術以中金一錠曰為帶資又
擇綉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階嘗病嗽
上遣御醫診賜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龍
手書方以賜慰諭諄懇如家人父子而階益自
斂畏居第成不敢擾張夏韋例以請名額階既
用恭謹得
上意即眷重甚幸矣而其為恭謹不衰
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脊至
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逾頃刻期人以謂

階階歎曰君天地父也吾敢易之吾豈不知愧
諸少年詐以得
上意此耳得
上意而後可有為於天下夫欲為一巳名不難
誰與
上共天下者
上果日益愛階又時時不外議階以是益重所
論建裨益亡聞當階之前天下無所不中兵水
旱沴厲乘之赤白之警歲不虛月分闈以上第

無論貪債事一語不當
上指立就逮緹騎操琅璫旁午道路大者誅夷
小者竄謫而政地諸公復有竊
上顏色為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益
惴惴不自保計唯有徙橐長安中論直市六尺
軀而巳階既日以寬大廣
上意又能鉤物情不自崇重竿尺往復有吐必
露征鎮大臣咸懼於不敢隱而快於得自盡故
階在政地大約緹騎逮者減十九廷尉若盧無

所用深文雖其冤曲剷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
少債事故也階於它量情罪多所縱舍而獨馭
貪黠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貸其札干請絕苞
苴即長安公卿邸中俱肅然亡敢以筐篚出入
者大計捧賀察吏皆有餘資歸老吏白首相驚
吒以目創見無有一時稱之而其性頗好名而
不惡諛以是縉紳大夫爭為名高以中階好往
往取通顯小人欲自解多為近情之諛以嶄入
一時不能覺也甫欲尊新建學而其門弟子若

尚書聶豹階所經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郎中王畿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衆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恣爲奸利海内苦之頗指以歸咎階嚴訥既用請告歸而郭朴高拱入朴河南之安陽人偉貌黒色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始進侍讀又六載進左庶子俄兼侍讀學士掌院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預撰齋詞仍兼侍讀學士轉左侍郎去侍讀爲學士加太子賓客予二品服俸滿六載南京

吏部闕尚書

上以其久次憐之特命朴往加太子少保朴上疏辭請得以原官供事

上復憐之俾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遂改吏部尚書亡何以父喪歸再起原官尋加太子太保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撰
平陵宋　獻獻孺訂
防風茅元儀止生校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學問通經義務識大指爲文不好稱詞藻而深重有氣力十七舉鄉試魁其經又十三年始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滿九載遷侍讀

時

穆宗爲裕王開邸受經而拱首與焉拱至進講輒反覆辨析王頗目屬之而又與其邸近幸中貴人昵好亡間時輔臣嚴嵩徐階内相猜若水火拱往返其間亡所見厚薄而嵩階亦以其在王邸與日當得重相與推轂之以是亟推遷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時秦鳴雷巳先爲學士矣顧俄遷南國子祭酒而拱遂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祭酒亡何拜禮部左侍郎尋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仍兼學士拱几一副主鄉試復主會試

所賜往哉文煥見稱而其主命也所進題以
字嫌忤
上意幾欲有所行遂階從容解之乃已尋拜禮
部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亡何與郭朴
同入內閣朴得武英殿大學士而拱爲文淵閣
春芳以朴銜吏部遂亦改吏部居朴前然事皆
決於階春芳等具員而已上有所顧問亦唯及
階階之始爲禮部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
子者數四

上春秋高意不欲亡繼嗣輒報寢時
裕景二王府並重朝野憂其端以爲且有所更
樹姦人從而陰爲竊發一旦
諭景王之國咸鼓舞稱慶而姦人者亦得罪去
一日
上忽下諭曰朕廟弗躬早朝久廢且病弱弗
復卧數向周宜發身本玄傳繼不可緩不然恐
或後悔且今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皇恐
對曰直說可與諸臣計大所謂後此者必有非
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奸惡左右之以有此言
測今何足疑也
上又謂得無以久待爲恨乎階又力辯而
上猶以
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爲問且云賢孝難
必吾言不甚妄階又言
成祖之在位久
仁宗之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
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

太子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萬萬無可疑者居月
餘景王自德安奏書以
上不豫請躬詣玄嶽所禳以嘗
上下階擬階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而
王亦病復奏書請醫階因擬遣醫調治而令王
且靜攝毋輕動俄而王薨於是
裕王乃復安景王所請全楚土田湖陂可數萬
頃皆侵之民階擬悉以還之諸王無得乘而嬀
懷者楚人大悅

上以新雨故欲建雩壇又欲重建
興都故宮殿階以府庫財竭而鄖襄困水力阻
而止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萬金而前
是鄢懋卿欲取
上悅增之至百萬金商不能供至有雉經者則
皆竄徙階乃風御史奏復故額額乃登竄徙悉
歸
上故好玄素術多所服餌晩節益甚階時時持
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而爲妖妄

錬永錄托乩語進白金書天章是爲先天水銀
長生之藥
上以問階階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言
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illegible]
皆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傳嬀結得
上旨乃能答令不得
上旨故不能答耳因極言藍田玉胡大順誘[illegible]
煽惑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露論死
上既以服餌故病躁而戶部主事海瑞極論
上過失 因而風譏階
上恚甚逮置
詔獄欲殺之且諭階於南都治
別殿棲止以避瑞階謂
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
聖明在上沽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
益見聖德之廣
上抵階疏地已而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遂得
長繫上雖不殺瑞然意忽忽不樂病亦益甚

論階欲幸
興都階謂且試之也因據
上體羸不耐
輦路勞爲對而
上意忽決諸中涓貴人皆具幃幔幞鋪之類六
軍且甲矣以問階階乃力言南幸事臣所以不
敢從命者一以爲
聖躬計一以爲國事計往者興都之幸爲己亥
年於今二十有七年

皇上自度精力之壯盛孰與往時計
聖體違豫十有四月矣毋論彼二十七年即今
日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夫輦行不及
宮居之安塗次不及殿庭之適計天祐
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巳亥之歲
虜警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內而
九門外而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塡之今之
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
狩都輦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

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二事而已至於
有司科歛小民如
聖慈所軫念全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
臣尚未之及也
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
曰此八字不可令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心遂
奕始春芳訥之共政也事階謹飭行偏僂若屬
吏而朴拱皆階所薦也顧於禮稍倨兩人皆河
南爲鄉曲而拱以朴晉貴事推之朴念拱侍經

裕邸與得其力兩人相與懽甚階微聞之不懌
而拱以驟貴而驕每謂階太假言路爲非大臣
體言路亦聞之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汝嘉者才
而好挾重故嘗與拱貌相善也偶劾罷拱之姻
親工部侍郎李登雲拱與客言之而怒汝嘉內
自危而又探知階意時拱未有子乃移家近
西華門日伺
上晝緩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進又一日
上病甚誤傳有非常拱盡歛其直舍器服書籍

出之應嘉以是爲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它事
賴
上瞶不省階擬報聞而拱辭辯疏
上亦兩解而巳亦無所褒美拱意階右之謂應
嘉欲深文殺我以是恨二人切骨亡何
上大漸遂崩當大漸時階念
上英斷類
高帝獨齋醮土木珠寶織作不巳民力小困而
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巳伸而未牽

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
上克終之德未光時門人張居正爲學士方授
經
裕邸夜召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請
王請入臨畢遂以
詔草上報可
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
惘惘若失而朴尤摧時語人徐公謗
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積而是時朝儀廢不

講者二紀餘初元故老獨階一人在諸所草創
皆中節而登極詔赦尤詳切人舉以配
先帝登極詔云登極詔故相楊廷和草也廷和
言至是始驗都給事中胡汝嘉以數言事得用
轉橫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應嘉亦參與
焉既得旨而復論救給事中鄭欽胡維新非故
事於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輸直筆
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
上甫即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

爲拱報讎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
而削汝嘉籍爲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合疏
請留應嘉其語有所侵撼階乃與春芳等具疏
謂應嘉論救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
上初即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
守前說則涉違衆而無彰
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狥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應嘉罪調外
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復力持

之幾失色於是言路意應嘉讁出拱指羣上疏
攻之
上以拱輔臣且故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
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旨杖責階從容言當
先帝時以論斥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
至戍且長繫戍不繫不已而至僇然竟不能杜
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以力勝
拱意不悅而悻
上左右多

裕邸中知舊、秉忿抗疏至與言者辯而交相詈。
嘗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
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
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語階曰
拱嘗中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
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
旦即倍之今又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
臣何也階良久曰公悞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
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

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
先帝欲爲
先帝收人心使思自
先帝出耳公言我導
先帝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醮事可
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而
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即堅卧引疾拱亦引疾
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

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于是給
事御史合而疏階第敦勸視事而其醜詆拱無
所不極口乃至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響應矣
嘗
先帝曰所以寵信階甚階又多在直其二子在
外不能無干請舍人子橫行鄉里間頗有指拱
故銜得之緣飾爲疏將以訐指階而至是迫則
授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辯乞休而
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請

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
上爲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
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
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應嘉狀於言路移
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禮薄不能
如拱而頗有以階爲甚者時
上開經筵階爲知經筵事春芳以勤居正同知
經筵事修世廟實錄階與春芳俱充總裁亡何
上欲幸舊邸階等三疏止之不聽

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擧實而
既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强事毋論大小輒爭
上久而不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
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荅非敢爲欺第性氣粗
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
體誠有之譴録
聖諭轉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奈何不
擬薄譴階曰即
上遽有譴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諭詳處何曰今省改即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弗罪也而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
言者以廣忠益階擬旨報聞
上以箠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意爲疏
甦而加詳同列謂得無復作報聞乙乎階擬
旨謂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
爲不諳事體者發耳自今宜審所言以稱塞朕
意同列皆難之階曰彼獨不難言而我乃難擬
也且

上所以乙御史疏者正謂未有以開明之耳擬
上果不異俄而有
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宴致語階疏謂
先帝神主猶在几筵即小小宴樂猶不可而況
致語哉
上於是併罷宴
上欲以九月詣天壽山行祀
諸陵階與同列言
皇上此舉蓋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

感非他遊幸比第
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爲大故
鑾輅發引尚不親送
山陵二祭止於遣官今年暑雨而後禾稼渰沒
坊舍摧塌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蓋持
者再而
上不聽乃盛陳北虜窺伺叵測意以聞始報俟
異日其明年春警猶解
上竟行謁

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以意問
曰行禮在次日
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遊而
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
後出遊俄奉
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與同列上疏
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
景帝而革於
世宗臣望

首輔傳卷之六　十四

陛下以
世宗爲法以兵政驟廢爲慮
上不懌所以督責頗峻而階等爭之益力乃爲
寢前
旨俄復命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
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
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
以意使之振戎飾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

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
聖躬重戎務輕當
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其必有深意
在不可不三思也亦報寢
聖誕日修
先帝故事加恩階錄一子尚寶司丞辭乃加
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階尊考年八載滿自
劾求去溫旨慰留不聽而命吏部議擬應支伯
爵俸錄一子錦衣千戶仍進少卿孫爲太常卿

首輔傳卷之六　十五

賜
勅褒諭宴禮部階辭乃聽免伯爵俸時有小璫
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踉蹌而詈御史御史
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譴御
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劾論璫璫恨甚結
黨百餘人要御史於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
疑疏糾羣璫以問階階念號卽行彼璫爭自匿
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
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可

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輦殿御史
業何處文倨謂内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為御史
惜階曰吾非為御史惜為
國家大體惜且為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
階曰毋論御史王臣郎
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詗得其人而速奏
之郎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悦以告其長滕祥

悉得其主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璫窘不能自
庇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
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為南京淨軍階既
以
詔省有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
而所持諍又多
禁事佛者十且八九往往假曲而行久之其
人益側目而李芳者故與梁佃俱侍
裕邸為承奉其在
世宗時芳已備散局其人頗好讀書自負以忠
強鯁察之流甚惡嚴嵩奸而薄階以不能長直
既與梁佃俱驟貴而佃故老滕祥已卒芳益發
舒數抗章言外廷事而諸多以故事持之不盡
售芳頗以望階階亦覺其意會諫
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休至二上皆
優詔不許而亾何張齊之事起張齊者户科左
給事中也使宣大納商賄二千金而為之請欲
破壞鹽制以利子商大司農格不行商聚而咻

之事且泄故為大言聳階欲發兵十萬襲邊民
之入虜曰板升者為奇功以解階哂而已已謁
吏部尚書楊博博偶問君近從二邊來鹽商得
無困否齊謂博已知之復上疏請考察庶僚及
聽大臣自陳冀以恫喝止博而階復謂非時不
許齊迫則走謁階子璠欲求為居間璠病不出
齊恨甚遂露劾階六事多御史康陳語
詔調齊外任階再上疏乞歸而張居正亦不欲
階久居上且與高拱有宿約以密紙報李芳階

欲不任矣遂許之尋賜馳驛再以春芳等請加
恩給夫廩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陛辭賜
白金寶鈔彩幣襲衣於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
上疏慰留而都御史廷獨探得旃納賄事劾之
下獄論戍邊而春芳始爲政春芳爲人性寛平
事期安靜不好爲躁刻時人比之[illegible]時其氣誠
不如也而清廉過之時陳以勤張居正張[illegible]不
居正視春芳蔑如也始春芳見階去歸而歎曰
徐公尚不任調停我何以勝之旦夕惟有歸耳

居正從傍曰如此庶幾成一名春芳嘿不應而
去何趙貞吉自詹事府入貞吉故有伉直聲既
爲殿閣所能終不能堅久而晩節中貴人陳洪
善而爲之既入多所紛更欲創革兵制與兵部
尚書霍冀與使言官嘿而逐之又綠冀薛吏部
尚書楊博於陳洪復逐之中外皆側目春芳擬
枝而已不能有所持衡而居正與
上左右合起拱於家使掌吏部故事居內閣者
不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拱稱學

不言旅當爲部官矣以故不遣行人齎[illegible]
而僅部咨拱日夜馳至京而趙貞吉亦謀之春
芳欲掌都察院春芳不能違拱既階凡與貞吉
俱免奏事承旨還參預閣務而王廷與刑部尚
書毛愷即日歸矣胡汝嘉以參議方憂居一夕
自恨死而最右階而攻拱者歐陽一敬陳瓚皆
以給事中爲太僕太常少卿皆移疾歸一敬至
在道憂死物情洶洶拱乃使其所知徧布腹心
於言路曰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

所修怨而快意者有如此日言路諸臣乃稍稍
自安拱亦間進一二以明無他而拱既已安則
漸横出而坐吏部斥陟四品以下風言路之爲
其門人若韓楫程文宋之韓蕭使齡龍三品以
下入而抵春芳腕使必行而是時趙貞吉亦恨
階之不留爲禮部而遷之南京也相與日吹摘
階事以見階知時撫按諸臣稍畢遺詔請褒進
刑部主事唐樞官而廢杖死者都給事王汝梅
子拱特爲之寢格而上疏極論謂

先帝以神聖御極峻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登寶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臣與
父之政而當時不以忠孝事君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
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爲贈官
廕子夫大禮
先帝所親定所以立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帝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示已久而今於議

禮得罪悉從褒顯將使
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
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二聖至若大獄及建
言得罪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
罪無罪賢與不肖悉加褒顯無乃以反商政待
皇上歟抑武王克商反其政亦不過釋箕子封囚
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於商家所不用
之人盡用之也而況

皇上乎
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
先帝之臣遺諸
皇上者也而乃敢於如此自悖君臣之義而傷
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稱訓天下也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已之私臆非一日矣宜亦
有明之者矣而今當時之臣尚公然爲之不覺
其悖傍觀之人尚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天理
果滅人心果死歟若終始嘿嘿不一破其說恐

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天經地義淪斁日
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則何以爲國也得
旨是其言罷黜及汝梅不旋復以遺詔王金陶
世恩等妄進藥物損朕躬而法司當之子殺父
律當剮當朝審拱復上言臣閱此獄牘不勝隱
痛流涕曰
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於非命
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
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洞燭隱微至於作愛

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進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
藥又安有既服而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理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益自
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賓曾無暴
遽天下所共聞而今乃擬王金等前律謂
先帝爲王金所害然耶否耶議事者不知何意
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
先帝爲何如主因乞下法司更議其罪仍宣示

遠近付史館有
旨復是拱言前是時有司所論金等殺父律果
未當拱得以藉口其議亦有可采者而拱意實
欲寘階死所謂欺謗
先帝假托
詔旨皆死法也且因以傾春芳賴
上不甚解不及階法司改減王金等至戍刑科
給事中駁謂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改戍
先帝事有指宜坐斬勿赦拱怒遂逐給事中於
外拱爲人有材氣英銳勃發議論蜂起而性迫
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
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爲之辟易
既漸得志則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亡
敢有抗者間過親知引滿讙浪一坐爲懽在詹
事日與學士瞿景淳同修大志嘗引鏡自照曰
吾殆神龍乎景淳老儒然亦好戲曰公以爲龍
耶吾直謂蚯蚓耳拱大怒擲鏡碎之詬而出景
淳春芳座主也以侍郎歸病卒而是時陳以勤

與拱俱爲
裕僚而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會以勤奏時政
六條中於吏部微有忤偶與其屬言及曰高公
故不諳此其屬泄之拱拱怒即故屈其奏多不
行而以勤微知其端上疏懇乞休
優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璽書褒獎賜金
帛夫廩馳驛使行人護行以勤歸而拱益橫既
既知
上意有所不悅於言路遂因左右媒而傳旨下

吏部考察拱請與都察院共事貞吉雖故與拱
合而欲甘心階然惡拱之借考察以盡快宿憾
上疏止之不聽而拱以是恨貞吉拱乃悉錄其
嘗論摘者魏時亮等黜之陳瓚等謫之而間及
貞吉所厚貞吉亦持拱所厚以兩解拱以是益
恨貞吉而韓楫爲吏科都給事中遂上疏論貞
吉庸橫疏當罷貞吉恚力辯謂人臣庸則不能
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往奉
特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

竊思
皇上任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參密
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有兼
總之實即古丞相亦不是過此
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綱紀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
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今且十月矣僅以此考
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它壞亂選法縱肆大惡
昭然在人耳目者尚禁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

如此臣眞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
楫乃背公私黨之人而拱之門生其腹心羽翼
也他口助成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決海而不
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古之史魚
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尚欲以尸諫臣
受
皇上知遇若此今雖去敢不以
國家大禁
聖宗之所深戒者一陳於君父之前乎因請還

拱內閣勿再預吏部事中貴人洪雖欲兩庇之
知必不可並立爲言於
上使貞吉歸而拱亦上疏辯其辭頗遁
上優詔慰諭之然竟貪吏部權不能辭也階之
在先帝朝而燕中有習白蓮教者相聚爲奸淫
不已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階家僮徐實者
階以屬兵部時楊博爲尚書悉捕而誅之實論
功得爲錦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使人告
言實罪下獄娖煉之俾引階爲誣人反妄殺以

爲功而不能就止坐實宅事死拱益怏怏於是召齊康起張齊而會階之鄉人陳懿德者素不悅於階自翰林謫而拱其座主擢之尚寶司丞懿德乃與同門韓楫程文宋之韓及兵部郎中周美等日爲拱恫喝言階以數萬金謀於中貴人且起用矣至曰階使刺客刺公矣時時推算階星命以媚拱曰階於法當僇死其數亦盡今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琨性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於燕市嘗可三萬金階不知

也客乃爲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皆蝟其嘗可無復起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弘行候問而指其爲階所使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邸中僮奴悉逮而籍之復使給事中張博等論階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知府蔡國熙於家復其官旋擢爲蘇松兵備副使委以階父子而階之甥復上書訐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故任蘇時潔廉有惠愛時階方在政而奴之買於蘇者橫國熙以法外

窮治之御史聞而數難國熙不自得乞休家居久不能持貧而謁齊康挾之于拱拱悉其事故擢之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子及家人事者有賞於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徵諸生莫是龍皆以微憾爲謗書稽陳懿德以投拱福徵遂即家補鳳翔且之任首挾階五百金於是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進而多責償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黠小人至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縶僅階留而不堪

其咻堵其室矣松俗故澆至是遂益潰壞浸淫及他郡拱於是多收其門生爲部屬大理者悉以爲給事御史而部之員外郎至知州入而實授五品者亦得爲給事自劉瑾亂政時一行之數十年所未有也前是虜大酋俺答走其孫於塞請歸之當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崇古方逢時爲言於朝朝議嘖嘖不能一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畫頗當亡何而貢成春芳亦緣以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

而拱加兼太子太師居正加少傅俱進建極殿
大學士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雖以拱之故不
得舒然猶時取裁約不至過甚澗為階寛解而
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禎緣而論春芳
乃力請骸骨凡三上疏許之恩數一視階而拱
當居首陽上疏請解部事三辭
上不許而賜之白金文幣綉蟒服所以褒諭甚
屢亦陳洪力也時廣寇方熾張督撫臣請以兵
討除之與拱意合乃為奬借得盡力而遼東數

與虜角拱善其撫臣張學顏以及總帥李成梁
拊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拱初起強自勵人亦
畏之不敢輕賕納而其弟為督府都事者依拱
後第而居於是韓楫等乃數携壺榼往為小宴
拱自閣或吏部歸即過其弟見而悅曰若等乃
爾懽吾不如也因留酌自是以為恒而益以珍
饌果飲食愈暢乃各進其所私人欲遷某官得
某地拱時已且醉曰果欲之耶以一琴板書而
識之次日除目上矣以是其所狎門生及客皆

驟富門如市而楫文之韓楫有所恨於他給事
御史至中夜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怒若棄
不屬者曰某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暫
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恚且恐質明即召文選郎
移缺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繇以是中外
益畏惡拱以為叵測而拱最後時時與客曰日
用不給奈何其語聞諸撫鎮以下賕納且麕集
矣初司禮之首瑺闕時馮保以次當進而偶有
所忤不得意於

上拱亦素畏之乃緣
上意薦陳洪洪故長御用者也例不當司禮而
得之保恨洪因併恨拱洪因而力為拱內主然
其人不甚識書久之以忤旨罷出外而孟冲長
尚膳者也與司禮遠而以割烹當
上意拱復薦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
亦覺之拱故為祭酒而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
拱自負以必且相相則當雄重不為經常貴人
而已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亦委心依拱

兩人懽相得不啻兄弟每夜語達丙而其後拱
不容於階居正為之謀得善歸其復出居正亦
與有力復合而傾其同類日盡偉一般士儋亦
裕邸故臣自禮部入輿遷至少保武英殿大學
士矣士儋之入亦中人援以不由拱故拱不能
無忌而居正亦厚之士儋椎不能曲事拱而拱
素賢張四維自論慈罷為學士又躐為吏部左
侍郎幾欲前薦之入閣而士儋得之故亦心怨
拱與四維會四維以鹽盬事見糾御史郜永春

雖解而它御史復及之疑出士儋指於是拱之
客亦有為四維而論士儋者士儋亦疑出拱為
而韓楫復陽語脅士儋欲其自免歸故事給事
中朔望入閣揖士儋對衆而詰楫曰聞科長欲
有憾於我憾則可爾毋為人使既別拱語之曰
非故事也士儋忽勃然起曰若為張吏部道地
而抑我我不敢怨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張吏部
據我坐若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大逐
我若能長有此坐耶揮拳擊之不中中凡其聲

書然拱不能卒荅居正從傍解之亦許而對明
日韓楫之疏上士儋得請致仕而階從困中上
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
解而蔡國熙所具獄成其長子璠次子琨珉其
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
畝於官御史聞之朝拱乃擬
旨謂太重令改擬而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
使我任怨而自為恩尋以遼東大捷聞拱進柱
國中極殿大學士而居正以六年滿加兼太子

太師至是再加少師是時內閣獨拱與居正拱
等因上疏請益補報謂吾用卿二輔以理天下
足矣何必益拱乃薦起故少傅吏部尚書楊博
禮部尚書高儀於家然尚不肯還博於吏部而
使之長兵部儀亦以原官領詹事府而已久之
儀始以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與拱同事而御史
汪惟元上疏譏刺時事謂執政之臣不當為操
切報恩仇拱召而詈之亟補按察僉事以出而
尚寶卿劉奮庸所上疏其譏刺益切給事中曹

大塋遂抗章糾拱罪狀遂并劾廠璫外而疑居
正與知之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語其事面
叱數甚口居正頰赤强笑謝罪拱淺人也不復
記而居正啣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塋言稍戢
歛而司禮孟冲復忤旨出外保遂代之與拱意
相忌而
穆宗不豫寖大漸召拱居正兒而憑几執拱手
顧
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爲
首輔傳卷之六　三十三
諭屬拱等後事事與馮保商確而行俄而
上晏駕時
今上在東宮拱乃條例卽位數事上之頗周悉
然大指從政歸內閣而不傍落尋要其門下給
事御史爲諸疏以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
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
不世功因語云云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
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乃言於
皇后

貴妃曰拱欺
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爲功而已得國
公爵矣又多布金於
兩宮之近侍俾言之
皇后與
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遽達而擬
旨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卽日歸田里以次日
召羣臣入聽宣
詔拱猶謂此必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朝居
首輔傳卷之六　三十三
正前已知之而稱腹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
官出
三宮詔皆啓而授鴻臚使宣則逐拱拱面色如
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
兩吏扶携出以明晨僦騾車出宣武門道傍人
皆揶揄之有詈者居正乃與高儀疏請留拱不
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而始具威儀以歸於是
階事盡解三子皆復官家人不麗一笞杖至年
八十

天子遣行人即家賜
璽書褒諭錫金幣及綵蟒服階遣其孫廷謝詔
予官中書舍人明年卒賜祭者九復加四祭以
示重官爲治葬贈太師謚文貞再予一子官尚
寶司丞又明年春芳亦卒賜祭九加二祭其他
俱視階亦贈太師謚文定而拱之歸也意忽忽
不自得閒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乘一驢
楚服爲策或從十餘騎遊獵而笑階深居掉書
囊與客必談

朝家事爲俗而亡何有奇袤人輕入至乾清宮
門適上出爲詭何者所獲而馮保律之置乃其
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而使行刺時
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讞獄且成矣保先使
四緹騎馳詣新鄭顧指縣官備拱之逸縣官郎
發卒圍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鳥獸竄拱欲自
經不得乃出見緹騎問將何爲緹騎曰非有逮
也恐驚公而使慰之耳拱乃稍稍自安而會居
正初亦欲重拱罪既念以非事體乃微風保保
尚持不肯從乃復風希孝希孝行數萬金以賂
保用事者且賂
三宮左右當再讞忽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
而坐其人以闌入宮門趣棄之市拱以驚憂成
疾後稍愈不復振卒事見居正傳其家以卹典
請馮保傳
旨謂拱事
先帝欺肆不忠罷弗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
官祭葬如例已復傳旨止與半葬而列其過於

祭詞春芳之歸也父母故無恙日縱聲樂爲懽
飲其父母以壽終而春芳病旨卒時年七十五

傳卷之六終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撰

蘭陵張師繹克傳訂

防風茅元儀止生校

張居正字時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頴敏絕人爲諸生渺小而足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而試其文奇之已得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明年舉於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而曰爲若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玉

不足久溷也自是又六年而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爲嘉靖之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爲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時時稱老易以爲能得其用諸老先生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尋以妻喪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頎而秀眉目美鬚鬚幾至腹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爲首輔而忌徐階爲階者皆避

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考會試而其門生自喜客於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佀耶亟去毋辱吾門衆稍莊憚之而有天幸毋爲嵩耳目者嵩顧亦稱居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生嚴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爲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遂以選侍裕邸講讀王頗賢之邸中中貴亦無不賢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進右諭德兼侍讀預修承樂大典復預修興

都志始解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代嚴嵩首輔盡以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藁草輒爲輔臣袁煒所削及煒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

上

上意不懌亡遷賞然中外目屬居正謂必大用

矣

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事具階傳居正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

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尋充
世宗實錄總裁經筵開爲同知經筵事至秋進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亡何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去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登
進之速雖張桂不能過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
正之進閣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爲老宿與李春
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忠厚長者獨
高拱狠躁而不得志於言路稍紬尋引去居正

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
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
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徐階既去位而春芳代居
正意狎視之以爲不足與有爲而大學士趙貞
吉入其位居居正下然自負長輩而材間呼居
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爾少年輩所解
居正內恨不復答而與中貴人李芳輩謀召用
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
益與居正善當是時

天子頗好遊而事益居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
省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
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背馳或毀譽
矛盾是非淆乎脣吻用舍決于愛憎政多紛更
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
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
而行之信而任之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
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
徇以模稜兩可爲調停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

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朝廷貴賤所
謂跋盭者欲
上攬乾綱張紀律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
所枉雖疏賤必伸三曰重詔令謂
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
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者
數日即報不得諉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令
期限不得延緩停閣四曰覈名實謂今用人者
輒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

其成至於僨事之時人未必明正其罪推晉少
文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倜
儻抗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
容或以卑微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因一善而
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
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
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
遽遷轉五曰固邦本謂近以蠲賦至半國用不
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據以

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振用兵餉百出而不
能支欲
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徵辦精擇守令講求
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六曰飭武備則欲
上脩
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技勇
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演
疏指事別爲演多至十餘條以媚居正而所謂
大閱者

上意果爲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貲時
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頗言其非急居正亦覺
之乃復上疏請停止
上不允居正以善筆札諸公有密勿疏草多委
之如救給事石星御史詹仰庇停取戶部合三
十萬請
皇太子出閣講讀其草皆自居正而同列李春
芳陳以勤趙貞吉殷士儋之見逐雖發之自高
拱而其機皆出居正故所獨厚者司禮中貴李

芳一日言官有忤
旨而當懲者春芳顧而言曰當何處居正遽曰
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俄頃
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卽
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譴譴而後可芳請于
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後得之心恨居正而不
敢發尋李芳以強諫失
上意杖錮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
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密會北虜請人貢

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
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俸遼東戰功加太子太
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嚮者階居正故受業
知巳也其去由張齊之爲拱而修郤然居正實
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官以是亟報許既許而心
愧之階既去然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而拱啣
階甚必欲殺之嗾言路追論階不已而使其所
讐誣飾其諸子罪下撫按置獄事益急階求救

於居正居正從容爲拱言階一旦叵測公負薄
舊僚名拱稍心動而居正頗復爲撫按居間業
稍緩而拱之客乃搆于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
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而居正多子一日戲謂
居正曰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
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有徐氏三
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
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
客謂間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過閒拱而都給

中宋之韓遂具疏且論居正草成而居正知之
走見拱而乘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而忍逐我
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
門人宋之韓巳具草矣公亟呼而止之居正
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
晨入部以某省參政補之韓而其疑居正益甚
拱又前後爲其所善中貴人陳洪孟沖柄司禮
而抑馮保時尚寶卿劉奮庸疏摘時政數事語
侵拱而給事中曹大埜則極論拱諸大罪居正

爲擬
旨謫大埜于外奮庸亦坐謫或云居正實使之
或云獨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
上一日甫視朝忽馳而下且踣于陛間第云國
有長君社稷之福語且不了居正與拱趣而掖
之起還宮即不豫者月餘矣羣臣詣闕問安而
上方卧蹶然興有輿至內閣居正與拱驚出俯
伏
上掖之起而捘拱臂仰天氣逆結久始云

祖宗法壞且蠹奈何亦復不了了而持拱欲逐
且至
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諭明日寂然而
居正察知
上色若黃葉而骨立神朽慮有叵測爲處分十
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投馮保卽有報拱
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爲何語第
恚甚至閣而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
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不

能答乾笑而已徐而曰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
切斁我拱浸謂實然不復置臆而
上崩拱與居正懽然具遺詔草拱復自具草以
聞凡數事皆欲敚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意
不善也
上方諒陰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
上心而嫉所善言官四五人列疏論保謂必下
拱卽擬
旨逐之而使其心腹韓楫報居正行且建不世

功與公共之居正陽笑曰去此閹若腐鼠耳卽
功胡百世也而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爲備而逐
拱語見拱傳居正旣代拱首卽請還楊博吏部
頃之
上御平臺召居正面諭曰
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
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居正金幣及
綉蟒斗牛服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家要務惟
在遵守

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
節用又君道所先乞
聖明留意
上曰善亡何復賜居正白玉帶自是賜賚絫渥
無虛日矣時
上幼沖虛已委居正居正旣得國亦慨然以天
下爲已任中外想望丰采旣已大計廷臣於拱
私黨多所屛斥而他不職者亦稱是復具
詔草請于

上召羣臣廷餙之謂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箴
刓缺鑽窺實隙巧謀躐取𢙢姻朋黨公事排擯
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譏佞便捷爲有才愛惡
横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
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其懲戒餘皆曲賜
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
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自今以後其尚
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

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衆誕以亂政
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
毋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猷念
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宜竭讜直以資聽納大臣
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
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途轍
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
詔下百揆傾惕然而是時

上當尊崇
兩宮故事
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
皇太后若生母亦稱
皇太后則加徽號於
皇后以別之馮保欲媚
上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並尊居正不敢違
於是下議尊
皇后曰

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
慈聖皇太后而兩宮不復別矣
慈聖徙居乾清撫視
上主持國秉柄而倚馮保爲重又與保俱得居
正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居正亦自淬勵亡所
受徇經筵開爲知經筵事修
世廟實錄爲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
學士予一子尚寶司丞上疏辭不許而賜白金

百兩文幣四有副繡蟒衣一襲復力辭前命乃
許之下
璽書褒諭以風示百僚居正之爲政大約以尊
主權課吏實明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
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愉快于志
居恒謂
高皇帝眞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
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

也
今上
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
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
爲朝弼糾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恐失諸夷心
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旣至
請於
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爲快漕河通居正
於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潢溢非决

則涸乃採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
初而畢發　少罹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
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虜互市饒馬
則減太僕種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旣樂於不
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
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
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援據或兩許
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稽緩之至數十年
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爲限

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
而漸有不便于居正者矣尋以六載滿加特進
中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段寶鈔羊酒加等居
正有子曰懋修與其孳弟居謙俱試于湖廣得
中式懋修僅能成文蓋主司有庇之者人以爲
居正不與也而至會試不第居正斷斷悄怨其
主者人漸識其意而是時吏部尚書楊博病免
當代
廷議以左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南京

工部尚書張瀚推衡自謂宮保當前叙而又
素善事居正頗以驕於公卿間居正聞而厭之
然亦惡守禮戇不能骫骳如意故特拔用瀚瀚
貧望最凡薄其預推也衆固已輕之自是忽見
拔舉朝大駭益相率趨事居正矣又內閣臣高
儀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弱薦代之調陽與居
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尚卑居正引之數加恩
至保傅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
居正事取獨斷亦不復諮訪嘗病假一日而遽

入取調陽擬
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緣居
正指益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
以見公調陽惟仰屋嘆詫而已
上以師臣待居正凡所下
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于
翰林院白蓮雙蔕者三居正以為瑞進之
上不自有歸德于居正而居正父母皆老壽無
恙

上嘗出蟒綉金髩裝重綵以手書慰諭賜焉居
正故宴無居第乃大買地于江陵城使緹騎百
夫長麗其者假千㕔
顯陵之便而為督治舍宇甫建而馮保言于
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之
佐名其樓曰捧日又為儷語以正氣萬世休
光百年美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百千金為
資費於是全楚之臺使者監司郡守皆有賄也
環楚而為臺使者監司亦如之凡三載而就費

直將二十萬自居正第者不能十之一矣留都
之小閹醉辱一給事中其長已執而榜笞數十
且請
旨繫治矣而他給事中爭上疏請究閹其語激
居正取其尤激者趙參魯謫之外而謂其欺幼
主不道意以悅馮保也保故以德居正居正稍
說其裁抑中貴人毋與六曹事毋輕銜命出使
即使而緹騎尾而陰詗其短惴惴事畢幸不見
譴罰以是怨居正而不歸心保居正念御史在

外驕傲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一事小
不合詰責隨下勑令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
事雖畏居正然中多不平而抗劾毒事者出南
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
以爲風巳奪其職爲庶人而御史傅應禎繼言
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於居正也居正以經筵
進講訴於
上謂此曹子欲市
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奸縱私至下錦衣逮杖而

戍之瀕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覛具槖饘
亦逮謫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
改居正擬以爲德而臺居頗近數剌得其陰事
而惡之俄出按遼東遼東捷御史不當報而臺
誤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臺益惡居正且分不
得免遂極論其驕橫十餘事居正怒甚見
上俯伏而泣不肯起
上爲下御坐以手掖之而曰先生起吾爲逮臺
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

詔獄
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脊剝居
正不自安乃陽具疏爲解得不杖而奪職罷里
客有賀居正者公眞宰相度哉居正蹙額曰不
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盖以輕處爲未慊
也亡何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張
四維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故事
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
輔居正等辦事不欲夷之僚佐也於是四維恂

恂若屬吏矣
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於居正
一歲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
爲右春坊右中允經筵日講進右諭德兼侍讀
四維北人粗讀書自負能文章而實少所通會
頗有幹用才于尚書博爲鄉後進而尚書王崇
古其舅也二人皆久任邊事以故四維亦頗習
之最爲輔臣高拱所器重遂超爲翰林院學士
復超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如故轉左侍郎崇

古時總督宣大俺荅求入貢互市崇古已請于
拱而四維交關其間頗有緒拱益器之而是時
殷士儋長禮部加太子太保矣又
上裕邸時與拱先後講臣也而拱欲援四維前
士儋而入閣士儋不獲已則以中貴人陳洪援
取
中旨得大拜以是心怨拱而忌四維四維猶干
進不已其父鹽鹽長蘆累貲數十百萬而崇古
鹽在河東相與擅二方利按河東者御史郜永

春怨二家之横上疏論劾崇古四維
詔勿論而士儋謂四維有隙可傾也四維復疑
士儋使之以是兩相構而給事中陳梓拱客而
於士儋有郷曲舊復指謫士儋士儋以是益怨
拱與四維而卒不勝竟罷去有爲上儋不平者
復緣永春疏指劾四維四維意不懌引疾請告
歸未幾而拱復念之以修實錄副總裁召同尚
書高儀掌詹事府將出而拱敗復引疾予告四
維既饒于財歲時候居正不絕而

慈聖太后之父武淸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
賂爲之白
太后召掌詹事府時呂調陽横而老病數求去
不能當居正意而四維頗精悍其督視修實錄
踰于昔雖其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既入
內閣事推居正雅亦相狎尋實錄成調陽加少傅
太子太傅而四維亦加太子太保矣居正加左
柱國支尚書俸願再疏辭
上命實錄國家最大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先

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句一字果出
臣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邇年以來人臣苟
効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蹙之
怨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與以少勵此輩
上始允其辭
溫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
恩者皆不樂而是時少詹事王錫爵遷詹事亦
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而辭者當
有激也意啣之錫爵侃侃自若尋禮部舉會試

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于是假其柄于四維而屬申時行使所知以懋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

上啓姓名則拔懋修一甲第一名而呂居正謝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于人與塞言者口而劉臺言漸驗虜款塞久不為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衆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然其

人少弱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勇悍善戰數拒却之東直者泰寧福餘女直諸屬國夷好侵盜為不利成梁伺賊入輒劫其後營鹵殺老弱焚掠輜重又以春中率精騎掩之賊屋居便移徙斬首虜鹵畧歲以千計居正張皇上捷

天子數褒美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受僅受賞而成梁至僭五等爵位三公而兩廣之破山賊督撫殷正茂凌雲翼所鹵斬尤多至數萬其爵賞亞遼左

天子謂居正運籌功多居正益重戚繼光者亦東南良將也既移鎮薊門多挾南兵而北人嫉之繼光懼而是時兵部尚書譚綸與繼光以財通綸善用女術獻于居正居正試之而驗則益厚綸以示寵繼光乃時時挾千金媚進之居正日他所募畫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商確諸督撫大臣惟繼光所擇欲為不利繼光者即為之徙去而成梁與二廣之賂亦接踵至居正不能却也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

霞綺尚方所不逮時錦衣大帥朱希孝所蓄名書畫甚富且死裒其精絕者以識別居正既露之于是日有進以傅一解顏然尚不能當嚴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浮之矣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馭下而士大夫之憸黠者爭欲投其意張綸以久任之說進然僅能行之藩臬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御史吏部屬譚綸用給事中楊言以蘇驛遞之擾出為兩都大臣諸方面之任咸繳民舟車就旅店以與商賈無

别而其屬以公使行則馳驛呵殿道路不勝其陵替而遠宦者雖貴不任行矣省冗官郎署多長僚而待補者累累無罪而旣祿矣清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人而獲隸學宫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賈矣皆譏以為名美而奉行之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不見利然仕路為少清費亦率減十三四承平日久姦盜蝟起至深入城市劫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

得盜即報斬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畏死為衰減而亦多倉卒不審者例盜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衆然往往取長繫不能完至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文吏不習見
祖宗制創聞以為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為怨讟居正奮然身任之不恤也又以糧運阻害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子長年而且謂山島多峯嶼能觸舟于是膠州一大僚謂有膠河故道自海入青穿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其鄉邑而大僚之上佐久滯淫不獲登八坐和而請從事焉居正大喜命以侍郎兼憲職發青登萊三郡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之中道高下不能達稍深則岸立頹還道而其下多石費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大僚之鄉人未見利不勝調發相與逐而噪之乃中寢然居正竟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
世宗朝士大夫之言祥瑞者居正輒叙而醜之其秉政乃獨好飾祥瑞以上下兩蟲緡言及災

異則怒而見辭色于是一切為蒙蔽滿九載不
上考請罷
温旨慰諭如例賜白金麟繡御膳肥羚上尊外復加賜白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綵幣八有副坐蟒者禁服也惟司禮首璫上所憑倚間或得之而居正凡三被錫吏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予一子尚寶司丞璽書褒美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凡三辭不允最後辭太傅而已
上將行大婚禮欽髮用幘欲加恩居正疏辭仍

賜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調陽等賜各有差
慈聖去乾清宮將返慈寧勑諭居正謂吾不能
視
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
聖德先生親受
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為我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用終
先帝憑几之誼
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因賚坐蟒蟒衣各一襲白
金二百兩綵幣八有副居正侈之外光動朝野
尊馮保之賚與託孤約略埒是而上何其父封

少師文明卒同列以聞
上遣司禮中貴人慰問居正視粥藥止哭絡繹
道路三宮賻贈白金共一千五百兩鈔萬貫綵
幣三十皆有副白粲六十石麻布百五十疋香
油薪炭稱是
上加恩居正雖踰于他相數十倍然未嘗有意
留之而居正出錯愕無專見而最厚者同年戶

部侍郎李幼孜等倡諛辭謂
上沖年不能親萬機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
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説進而居正惑矣故事首
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遷坐左而翰林諸僚吏
衣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謁陽稚不識
物情雖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僚入揖有報
居正者謂翰林皆衣緋入閣矣居正恚謂我尚
在而不復少顧忌即一旦出春明門何望更入
乃賜上疏請乞守制而露意馮保使固留之時

有識者皆以為非然而不敢言之朝而王錫爵
與其僚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
懋學輩皆以為不可懋學移書李幼孜責使諫
止且責不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而泄之
居正居正蘊怒甚時
上遣吏部尚書張瀚慰留居正宣
旨畢瀚在吏部其事居正無不茅靡且以汙濫
數為言官所論藉居正以安不敢以居正去
為是而左都御史陳瓚北人也倡六部請留

正禮部馬自強頗持之未上而居正患則請于
上謂瀚昏耄勅令致仕矣御史曾士楚等遂上
章請留居正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追于
同事者小遲聞居正之怒因蒲伏謁居正涕泣
求解儀而疏亦上矣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
勸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然其辭緩而刑部員
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則稍峻且傍刺譏
居正他事疏上留中不出馮保益欲取居正指
而居正怒不知所為將擬加重辟于是王錫爵

要申時行謁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乃獨
身往質居正於喪所辭甚峻居正勃窣且拜且
言曰
上強留我而諸曹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
刃在我且自刎矣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揖之
出則進士鄒元標者復上章極言居正以元宰
而首戮大倫何以師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
義輔
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

上已下
旨廷杖艾穆思孝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
為編氓而元標袖疏草入左掖門覘諸臣宛轉
血肉心不為懾疏上而中外壯之得
旨杖戍如穆思孝皆瀕絕而蘇時彗星從東南
方起長亘天無所不掃人情洶洶久不曉有奪
情事特劇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為居正實應
之街議巷謫至作謗書懸之兩長安通衢謂居
正且反居正不得已題草詔戒勵羣臣諭所以

留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為
請於
上宣之朝議稍息于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
司禮太璫魏朝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
誥并為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葬居正請不
造
朝而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
讀又請辭歲俸
上許之而日給酒饌二席月給白米十石香油

各百觔燭二百枝茶三十觔鹽百觔薪炭稱是
計直踰千俸賜矣始居正自矯飭雖不能無任
情而英敏善斷闢闔揮霍庶幾以為有魏相姚
元之風而其客面諛之謂漢唐所未覩見至相
率而有伊周之目居正亦雅自負不世出為劉
臺等所擿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
見與思以威權刼之益無所顧忌居平謂羅倫
小豎子何所知其書當投廁中蓋先朝成化前
朝臣稍有事寄者無所不奪情自閣臣李賢奪

而羅倫以倫撰非之其言雖不行而嗣後人稍
自知愛非兵革無有言奪者矣居正之聞喪薦
紳先生傳錄倫疏紙幾貴居正知之以故追恨
倫而亡何
上且舉大婚禮故事諸授冊遣聘皆勳臣主之
而首輔為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
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人問居正恐難於易吉
居正黠其事乃曰為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
者且居正受

上恩厚即令之赴湯火不辭而僅即暫時吉乎
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玉以從事凡十餘日夜給
事中李涞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將
禮而服吉恐非
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夫吉禮非金
革比也禮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
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居正報甚恚涞以其辭直
姑切責而付吏部處涞尋補按察僉事出矣錫
爵意益憤憤請以省覲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

君故省父以形相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
爵曰吾自知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為情
而自奪之矣
上奪之可也今乃徼
太后中貴人以要
上即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且衣錦
而從吉即從吉吾意其額之有泚而顧揚揚自
誇栩謂人何幸躬逢其盛于是竟請告以歸故
事大婚禮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焉

保寧中貴欲得之恩以爲恩市而身力辭之以
鈞奇乃擬調陽進建極殿大學士兼文尚書俸
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各錄一子
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蔭敘矣
上果謂居正讓而有禮賜
璽書褒諭累百餘言命吏部候服除而援
旨以請已報遣東捷賜居正白金百兩綵幣八
有副先是
上所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先生者

獨
孝廟然面諭則有之不以施筆札至是始兼稱
元輔張少師先生且待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
亦自負以爲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隱然
兼蕭何子房而有之人謂居正傲於
上而卑於馮保即陳蹇所不論也居正見人情
已定乃始乞歸葬其疏再上始允使尚寶司少
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一月
爲期葬畢即上道仍命撫臣按臣諸臣先期馳

報
璽書敕諭範白金爲印記曰帝賚忠良以賜之
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
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
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食同事則有之未
有伴食於三千里外者以調陽四維當拂衣而
調陽獨怏怏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閣
臣里居者高拱在未嘗一日忘而殷士儋多左
右與援或能乘間以出謂徐階老易待擬薦之

自代遣人布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而居正
復自念階出而居正被召還任名位固相等而
階前輩受業師不敢據其上乃請廣內閣員
詔即令居正推乃疏推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馬
自強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申時行而時行
已加太子賓客忘不入銜且謂自強資深當加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時行資稍淺當以左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詔如之其辭同張四維士
強伉直數與居正左自分不敢望之人以居正

是舉稍不易云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七終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撰
從孫　志堅弱生訂
防風茅元儀止生校

申時行字汝默蘇之吳縣人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院修撰初從外家姓爲徐久而後復之時行美姿容秀目疎眉性温茂有體韻而不促慪能詩文善筆札見者無不親重之初以丁父憂歸家貧時時居間有司又稍從狎邪游既服除

補官與同年王錫爵善錫爵數規之始稍樹立不苟取與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選充經筵日講官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預修
世穆兩廟實錄尋專爲
穆廟副總裁進左庶子掌翰林院事
穆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久次轉詹事再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illegible]
世錄成加太子賓客食二品俸時行以文字受

知居正又蘊藉不輕崖異居正愈安之且念權寵盛多樹敵欲拔一二後進爲之繼而得昨行旣入閣與四維皆自昵於居正談笑無間居正當行

上及兩宮賜道里費爲白金者合千三百兩綵幣十六有副旣辭朝復請見於平臺

上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依居正乃勸

上以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機因伏地而哭

上亦爲之哽咽墮淚爲居正奏辭慈寧宮

皇太后復以銀八寶六十兩賜之所以慰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中貴張宏供帳郊外以餞百官皆班送於是所經由有司飭厨傳治道路然意居正奔喪悉用凶禮則飭白羅傘幔執事輿臺胥史之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羅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於是復皇恐相率易緇彩一新貴復不嘗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幔輿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已改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跪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坐太夫人傍有小閹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太夫人睨而謂陳君幸一盼睞之瑞拱立揖閹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

貴之尊稱薇獲見而呼者也太夫人亦爲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與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葬所以賻遺不可勝計光彩傾遠邇時有同年御史于業者罷久矣而與居正故善會葬至墓所自詭工堪輿言寄語居正吉相地多毋踰於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而遁之去旣畢葬且還朝而兵備憲臣與分守闔帥約請居正閱操用大帥禮居正欣然許之改服

上所賜蟒綉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帛勞賜加等
時遼東績奏大捷
上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条
列以聞而大學士呂調陽內愬堅卧乞休矣居
正疏以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而後上道
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卿寺給事御史俱上章請
取居正亟還朝
上遣錦衣衛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爲日以俟
汝敬陛辭錫之白金綵幣而令中貴人侍太夫

人以秋日取江路眞州上汝敬至居正就道先
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報矣
上皆有優旨而前是所經由藩臬守巡迓而跪
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參吏部尚
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
爲前驅約束吏卒干廝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
則眞定守錢普所創以供奉者前爲重軒後爲
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
右侍爲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過

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
下箸處而眞定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
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于是吳
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道經
長沙襄王出候折柬要居正宴故事人臣雖貴
極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
王強而後可于是直入至便殿具賓主而出王
者之有北面自襄王始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
撫臣爭競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爲

甚雖同事者亦羞稱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
侍郎超佐京營大帥矣居正既過良鄉抵郊外
詔遣司禮中貴何進宴勞於眞定寺口諭先生
以午入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而
兩宮亦各遣大璫李奇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
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明
入朝
上延之平臺慰勞隆篤且訊以途路所見歲計
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良久予假十日而後入

闕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
羊上尊御膳因引見
兩宮當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
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于居正上
書移病歸前是有
旨御史在外不得輕移病非撫臣為代請而移
病者都察院審察以問然亦視為故常莫有舉
行者而居正之門客僉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
為其長陳玠使論應元時呂調陽以疾在告不
出而張四維等擬

旨特斥應元為民中外知其自咸蒽蒽而戶部
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玠以非法陷應元阿輔權
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察所懲抑者皆
居正所不喜宜斥玠而留應元其詞甚峻
詔奪用汲官亦為民居正既見用汲疏恐甚書
其事謂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狥人凡所指擿
銓綜一禀之公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
疎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抑浮競

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俠失
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慂擴嗾冒險
釣奇以覬幸於後日為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
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為專權之論今日用
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
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
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
無親信重臣孤立於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
權恣其所欲為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

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言也臣
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腔之忠
披瀝聖明之前遂以明告天下之人臣是顧命
大臣義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況於毀
譽得喪之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已以
狥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必不姑息以撓
三尺之公險造之徒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

事如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亂朝政者
必舉
祖宗之法請於
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於
皇上之職分也俊詔褒美居正累百餘言戒飭
言者然居正意欲逮治用汲而以四維等輕之
遂厲色而行一語不接揮筆縱橫了無顧盼咸
捧手受成而已及秋而魏朝奉太夫人所經由

蹕步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
身雜挽船卒中爲之導護遠邇奔趨將抵京
上遣司禮中貴李佑郊迎與魏相結騎隊鳴鼓
用列旌幟橫穿御道而過觀者如堵
上復遣中貴人賜金累絲珍珠紅寶石首飾
雜色織帨白鏹凡四襲白金百兩而
兩宮之賜更有加所以慰諭居正母子甚備家
人禮居正乃妝綺繡奇器寶玩以進

慈寧宮所費頗鉅而錦衣緹帥劉守有史繼書
皆受役如奴客爲之收斂織作矣高拱之逐其
自出居正而有王大臣獄居正復與發而旋救
之拱既內恨刺骨而畏其權與文深又不能不
外示感甲始歸葬道新鄭拱已病若菲故爲
篤狀與語居正撫之乃大哭諸謂往者幾死馮
璫手雖賴公活而璫意尚未已奈何居正笑曰
璫念不至此且有我在無憂也居正歸而拱意
其不即召使使賄太后父武清伯謀代之武清

伯納其賄不得闕居正既入而知之誚讓良甚
拱既失賄而知其泄憂憤發疾死居正爲請於
上復其官予之祭葬之半而殷士儋歸歷城其
家親戚爲關中掾與故裕邸中貴人善謀乘居
正歸而用士儋居正知復切責此掾怖而不能
答數日死爲保有所私門下筆札人徐爵居正
爲擢用之至錦衣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又使其
蒼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
告爵爵以達爲保有所謀亦如之或曰

上之奬慰居正
詔旨皆爵草也游七亦入貲得官勋親文武大
臣至翰苑給事御史多與還往通姻好游七具
衣冠報謁據上坐為款宵飲讙呼無間居正固
與馮保通關然意忌閹張四維之私結保也惆
喝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益甚俺荅入貢久而
以兵西遏回夷使使之烏思藏迎所謂國師鎖
南堅参創招提剎以居之鎖南投書上居正乞
賞而備以大士像瑎瓈金剛結居正疏聞且辭

上褒稱居正輔理勳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
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勑受之而別為荅賜
時
上病疹痊御朝羣臣皆廷賀而居正以持服不
與復為之御平臺以見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
殽蒸上尊
上執手使視顏色居正稱賀因勸
上慎服食戒色欲
上曰

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宮俱未宜召居正叩頭
謝使還閣而後鳴鐘鼓而後見羣臣嘉靖末徐
階執政而李春芳在禮部患宗室日蕃衍中外
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
相計議為宗藩條例於封襲婚姻子女名數祿
賜之屬苛為之限至是居正條擿其間彼此予
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或擬議不定或一事
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
錯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張輕重失當者皆指

實言之請下禮部會議入會典遵守報可居正
于諸藩王賻却不受亦無敢以私干者而禮部
尚書潘晟於居正前輩顧為恭謹其在留都率
九卿疏請亟迎居正入朝居正憐而用之而漸
知其頗納賂為藩王道地不悅也微諷言者論
去之而超用刑部侍郎徐學謨學謨少亦工文
章通曉吏筆而其守荊州能為民抗持景王侵
占沙市適居正為編修使歸治妻葬學謨禮厚
之甚以是心德之居正既貴用事學謨兩遷劾

歸居正俱力持起之田間自是凡四起皆不離
居正鄉士未久輒遷自成弘後百餘年來禮部
尚書必翰林擢嘉靖之初
上以席書言大禮當意由他曹特遷言路攻之
十餘疏不止學謨自刑部擢亡敢出一語者人
謂居正感在
世宗上矣而居正始與姻家刑部王之誥之誥
自用兵事劇歷中外不盡由居正顯而又數與
之爭論以養母歸其所善者卽同年李侍郎幼

孜嘗爲郡守見辱於儒生居正爲左右之不十
載而至八座居正復與之通姻遷工部尚書幼
孜無他長以講學博士大夫名每見居正輒語
移日多布腹心及廣樹朋黨援引所私而時一
進逆耳語以示忠赤而他所爲奪情擅權事未
嘗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交伉直聲者謂吾
力言之如相公不聽何殷正茂爲戶部尚書進
大璫現寶鵝罽以媚居正而得用居正專以罽
奉進
慈寧爲坐褥或曰
上見之知其自居正而不善也幼孜與正茂爭
寵而妬數嗾言路論之歸而王篆入吏部其見
知愛甚於幼孜數爲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揚
相公之愎諫而已力彌縫之冀爲他日地居正
微伺得而悉之幼孜以疾在告居正投一札曰
吾憊矣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柰何幼孜懼遂乞
歸而居正弗留也而以曾省吾代領工部省吾
居正所取士也爲人貪而巧媚小有文其撫四

川而借軍與乾沒萬計入佐兵部以右都御史
掌南院至是代幼孜而居正之門人梁夢龍自
薊遼總督入爲兵部尚書其品在下中尤善媚
吏部尚書王國光山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
居正疑之而篆從傍爲耳目於是六曹咸傾心
事居正雖對妻子牀笫無不稱居正賢者其始
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謂爲常談不能得居正
色喜則進爲舜臣又有以稷契皋陶不爲重則
直進之舜禹而居正恬然不以爲駭怪至中允

高啓愚主試事遂以舜命禹題非必有他意也
而諸當事者紛紛目啓愚勸進矣時
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居正乃
因戶部進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歲每入額皆在
其內錙銖畢盡今考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
五萬九千四百金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
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
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
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

四十萬餘金質之該部云因諸省責留蠲免之
不時追贓人犯財產之已盡奉旨請豁之屢下
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因發其不可繼而請
上置之座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
上留中
上復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居正亦以利不勝費
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委
曲以請得損數之太半復請停武英殿工及裁
省外戚遷官恩數

上多出從之一日
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
災傷疏聞之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
徐宿之間民至屑榆皮而食不急賑之則相聚
爲盜賑之切不可緩
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復奏
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
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今給事中傳作舟疏云
報災則曰不敢報曰請賑則曰不敢請有何不
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君上即積穀一事
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豈有自理贓贖未嘗
佐公家之急將爲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
輩若遇
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
上怒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居正拜謝乃又曰
邇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

不爽今江南困窮甚矣河南風災畿輔亢旱將
來𤼵賑恐不容已惟
皇上加意樽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
者省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於布施一事尤當
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
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尤大
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即賞賚亦故事其無所增
減居正又曰夫故事者邇年之所偶行遂據以
為口實則非

祖宗故事也
世宗朝最不為節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
今歲之所進內帑者百二十萬而隨取隨用常
告乏者故事必不爾也願
皇上留神
上首肯之於是有𧶘貸而督責本行者之旨肅
如矣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上海各恃勢若奸
猾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瀉鹵蠏螺之民錯
莫知所辨析居正聞而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

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楚朴則
相率而歸怨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
窮然功與罪實相當時會居正服將除而
上宣召吏部問期日于是手勑元輔張少師先
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慰特賜白玉
帶一圍大紅坐蟒蟠蟒各一襲金壺一把金臺
盞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以
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舊旣對慰諭久之使中
貴張宏引見

慈慶宮于宮門叩頭
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壽見
慈寧宮禮如
慈慶而
慈聖皇太后慰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絲壺臺
盞金箸白金綵帛葷素甜食十二酒器十瓶使
張宏侍宴甫就職而吏部以大婚勑諭請特
詔元輔社稷重臣受
先帝顧託翊戴朕躬以及大婚禮成治理勛績

尋著復加太傅增歲祿百石先錄錦衣千戶問
仍爲指揮僉事于內鎭撫司理居正復辭太傅
而受其餘尋吏部復舉居正守制歲月爲之請
十二年滿加恩復再辭
詔復加慰諭凡百餘言謂卿之所處恩義兩盡
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
卿之勛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時復當會試
大學士申時行許國爲主司而居正二子懋脩
敬脩與四維之子甲徵皆中式矣居正屢

上謁諸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
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上而
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
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
處先生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而懋脩即狀元
及第矣敬脩亦在前列而甲徵次之皆得禮部
主事而皆邑邑不樂人爲之詩曰甲科有三人
云胡斬此二子乃懋脩嗣脩俱列史官每出則

衆相指而訕或作俚諺書而黏之宮門下客
至引以相告指得外補王篆與曾省吾益橫南
北給事御史則傅作舟王蔚秦舜翰李選朱璉
錢岱顧爾行爲之牙爪而傅作舟璉尤恣肆遂鄙
無耻人所羞而不道者而南京兵部主事趙世
卿抗章言時政不便數事皆陰以譏居正之操
切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爲善策曰
譴之是成其名也且或以動
上聽其請爲公任其怨不旬日出爲楚府左長

史蓋杜其遷轉地也又半歲當大察屬南京吏
部都察院去之時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巳比而
併譴司業張位位特以居正聞喪有所刺譏其
望實甚著以王篆爲不敢抗李巳素有直聲
人爲之恨且惜居正聞位譴亦不悅曰何至乃
爾而是時抗居正者穆茂孝鄒元標皆已遠戍
督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與以聞於居正取
一快而王篆日夕侍居正知其不釋意於劉臺
臺之歸頗不理於鄉人口於是乘間使其鄉御

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盜邊銀不法數事於是
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共下有司悉爲之
證實而遼東巡按于景昌傅會之坐遠戍而繫
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踰年以償不得則別以
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
外無何飲于其戍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
戍主有所受毒之也而是時王錫爵歸省久之
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
與其友人大理卿王世貞築室於城南居之而

女仙之蛻附焉錫爵世貞爲之傳語頗傳京師
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
此奇貨可以賛居正也省吾遂爲維垣具草與
承南先後論錫爵等語甚危與以搖動
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居
正攘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藁欲大有處而
慈聖在西宮聞之不懌使中貴人張宏語居正
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批劾之居正意細而
學謨方盛氣見居正笑謂此二人者皆君鄉人

事甚小不足道學謨赧然而退遂停寢而南給
事中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報聞而已而增用
賢吳中行亦與錫爵家近王篆與省吾意未慊
則風陳炌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
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因以孽錫爵士楚
之吳初爲御史新脅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
之既至嘆曰吾鄉者猶豢彘也而今乃使我爲
犬耶且吾已愧之人復安敢愧之天因絕不復
問移疾歸而居正竟亦無他有狂生吳士期者

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懋學亦移疾里居而士
期常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于居正而懋學止
之矣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故都御
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之
者操江都御史胡檟屬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
不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檟知其爲懋學友也使
宗武捕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而居
正意不欲彰聞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篆
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乃餓死

其人于獄而竊其事王篆思所以媚居正與尚
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疏攻斥者皆王夫也
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則莫若中之考
察之例于是因大觀疏請錄諸攻斥者姓名于
察吏後而榜之以示不收居正悅報可諸攻斥
人皆非外僚不當從觀察而攻者已重于察吏
不當榜即榜而異日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
居正敏識人也而昏謬若此知其不久矣
上之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

力焉小所扞格輒以聞
慈聖而
慈聖素誨
上嚴切責之甚者且曰內庭可耳即使張先生
聞之柰何于是
上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
上不能一切順
上漸長而厭之保內侍
太后外挾居正待

上左右御曾殊許璈小與
上狎輒牽下加笞責諸有財力可資藉監局多
持不與而與所私門下閹張大受輩使爲
上耳目廁伺保勢貌
上左右如孫海客用則乾淸宮之用事者孫德
秀溫泰司禮之恭伍周海則兵仗之領局者也
皆貴倖善爲媚而不甘保之見凌
上頗好馳騎挽強弩擊劍家攸至醉海等以言
激之

上怒甚覘視其側有二監皆保養子手劍殺之
即騎而馳之保所呼而復欲殺之保已知其事
懼擁大石支門會
上醉已甚扶歸熟寐至曉保亟趨謁
慈聖爲肩受語
慈聖且怒且駭召
上跪而詰責之語不可聞
上哭謝罪曰此海孫客用誘我耳
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爲小火者

發孝陵種菜而盡收乾清宮所蓄兵仗銷之庶
且使
上手書詔自責諭內閣居正請於
上謂海用處之輕復削爲淨軍而有疏條海用
與德秀奏及周海請併逐之其司監中貴及內
侍皆勒令自陳
上裁去留因勸
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儲嗣節賞賚
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

勤講學以養治理
上迫於
太后不得已皆報可以是左右親信之爲抑而
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正當
上初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
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俗語
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
高皇帝及
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

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
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
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
曰去邪奸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
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
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
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
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
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

起居注紀
上言動及朝內外事爲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
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
上皆優詔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
上爲召吏部禮部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
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
實在閣十五年忠勳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
中貴張成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四十皆有副也
蟒蟠蟒各一襲酒六十瓶鈔十萬貫餅若干桌

羊豕鵝鷄錫蚤油麪棗果薪燭之類多以千百
計
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勳朕言不能盡官不能
酬及吏禮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文伯食俸
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
命下爾書褒美錫宴禮部疏辭上柱國及伯爵
俸而已明興文臣無直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
辭至是皆驚怪以爲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
正亦益汰毋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

僚寀者四維等事之益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
病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
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而脾弱不能
進食使醫治痔小效韋下癰結而不能暢不獲
已復用寒劑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脣者而大腸
亦遂出日以羸削
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
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
官吏冗散亡不設齋醮祠禱爲居正祈禱者吏
部尚書而下舍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赤
日中延至南都山陝楚汴淮漕撫按藩臬亡不
然矣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合賂其家人
以達取一啓齒而已
上始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家令
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其後憊甚不能遍閱
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逮東復以大捷聞居正
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子爲指揮僉事者進
同知而四維亦加少傅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

士時行加太子太保居正病益沉不可爲乃疏
乞歸
上復優詔慰留稱之爲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
度不起而
上亦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首薦前禮部尚
書潘晟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
經邦而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顔侍郎
王篆等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爲奸邪
上爲黏之御屏歲雖居正故識然不甚重之而

馮保故所授書者也強居正使薦之時居正
已昏甚不能有所主矣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
五日入問安頷之而已不交一言而以貌罷甚
惡人見之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焉
則氣絶矣訃聞
上惻悼輟朝賜齋糧麻布五百疋米二百石兩
宮麻布二百疋米二百石又與潞王合賻白金
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為斤者燭為對者以千計
薪為斤者以數萬計祭九壇復增七壇大約視

國公之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謚文忠遣官葬仍
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者護喪歸其
子編脩嗣脩等疏辭謝
上報諭朕念先生受
先帝顧命鞠躬盡瘁殁而後已忠勞可憫遣司
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俱令馳驛居正之喪與
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
不絶於是四維始為政而事漸變矣馮保　為
上言起潘晟為武英殿大學士使行人即[illegible]行

之馳驛來京晟鄙而貪士論所不齒一旦脫廢
籍大用亡不姍且笑之行而詬以追恨居正四
維度時行不欲為晟下于是合而風給事御史
數上章攻之四維雖以馮保故擬
旨留晟然亦所褒美第云為輔臣所薦而已以
示輕晟意馮保不悅也而御史薦吳中行等請
臣當召用馮保怒而黜之而給事中御史有詆
居正時政者居正之客諸大臣猶持不肯行於
是徐學謨歸女于時行之少子以自固而馮保

病在告少時給事御史復乘間論劾晟晟上疏
辭四維擬
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返駕馮保
病起恚曰我小病也而遽無我居正之黨王篆
曾省吾朱璉微知之且謂四維之且甘心于居
正而逐我曹因委身自昵于時行還往無間而
是時余有丁亦得入為文淵閣大學士矣
皇太子生
上喜甚因上兩宮徽號頒詔赦天下四維進少

師中極殿大學士時行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而有丁遠加太子太保遂無以杜中官口而馮保至錄一任都督僉事矣張宏以下爲錦衣指揮使同知僉事有差保之始欲封伯爵而四維以無故事難之保詬曰爾由誰得今日耶而負我於是篆省吾行數鑴金謁保與張佞得從容言四維短而亟稱時行相約逐王國光則省吾代爲吏部遂陳炌則篆代爲都察院四維故炌所造士也而省吾以陵工驟進太子

太保御史某者篆所厚也遂上書極論王國光而中謂國光媢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四維避嫌不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于工部覆議交代疏以御批責其鑽刺而譴之于是言者紛然起攻四維窘甚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皆有賄于是時行小罰言者以解而四維謂時行之與謀遂水火矣國光既去而擬當代者馮保私其鄉人梁夢龍王篆不敢違遂推夢龍省吾以篆之負約也怒而相詬至相擊朱璉

復爲之交鬨其間遂不可解而
上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而使密詗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
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
上心動而馮保又以止
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擅入宮禁爲保擬旨挾詐通姦

諸違法事而他復論曾省吾貪邪縱欲欲以嘗
上而上已報馮保禁中矣於是御史江東之遂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省吾勒致仕而譴馮保爲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奪職從徙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內藏爲充牣而
上益心艷居正疑其贏積或過當矣始居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恫疑恐喝士大夫尚畏之

其御愿者趣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試
於南都試南都者九卿御史出郊迎巡按以下
爲之飭傳舍具郵供提學至檄屬邑之傷同經
者與處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之同號竟
日至暮美酒粱肉水陸之珍絡繹饋餉御史至
自具草使同號者酌量之且代爲書唯坐飲噉
耳竟得中前列而其鄉之試者亦與選人情益
憤憤而言官乃列上其事并論劾居正三子躐
取上第而四維之子甲徵已爲山西之第二人

時行之子用嘉順天第六人而次子用懋冒浙
籍與選如篆矣四維雖恨居正而畏其不利已
乃不復窮究而第摘居正篆之亂政悉削籍爲
編氓時給事御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爲奇併
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是居正始奪
上柱國太師再奪謚而王篆曾省吾朱璉陳瑞
輩毋不斥削朝班幾爲一空而吳中行趙用賢
等皆召用補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
御史魏允貞見四維時行之子先後預薦而亡

有及之者意不平乃于建言疏頗譏切時政言
謂二相不改居正之覆轍而私其子坐貶二相
皆有疏辯時行尤靦覥強飾人莫不唾之而其
後執政驟遷允貞至吏部郎以爲差善補過云
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
人心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酷不謹罷削者
亦得復官及章服而祖宗之法圮且盡矣時行
既已代王篆輩所推意不自安會得寒疾踰月
不能起四維語時行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時

之有春行必有夏何候煎迫耶時行起不敢謝
過唯默默而已而甲徵用嘉復登第四維嫉其
門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今先攻尚書徐學謨
以嘗
上學謨斥郎攻時行草具將上而四維以父喪
歸矣四維家素富累積金至餘萬而尤納賂不
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大行金于
上左右張鯨張程諸用事者使爲間曰時行故
居正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爲覆露之矣

上頗心動久而察知其無他得稍自安而御史
羊可立者亦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
胡居正以私憾搆遼庶人憲㸅獄遼庶人之妃
因而上疏辨寃且曰庶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
居正府矣
上意以可法藉居正乃命司禮中貴張程及刑
部右侍郎丘橓偕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
併勘故構遼憲㸅事遼憲㸅者其父王薨以幼
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軍太妃聞居正少

警頴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而坐王憲
㸅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㸅
以是銜居正而會居正登第召其祖虐之酒至
死居正心銜王然王淫酷暴横其國時居正雖
在閣然不甚當事所謂金寶者讐語也張程等
行則居正諸子頗使夜焚毁其奇貨禁物而荆
州守令以御史意先期錄其人口出而子女遁
避空室者不及發已錮其門則餓死者十餘曹
皆爲犬所殘食而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黄金

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懋修不勝刑自
誣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篆等然盡其産
不能十之三而懋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
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小緩之於是
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追究亦小緩
矣時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之
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黨人
時行擬
旨留啓愚而罷處其餘于是吏部尚書楊巍等

駁此呂爲曖昧中人以大辟若先朝之趙文華
王聯等
旨下雖出此呂於外而奪啓愚職焚其告身給
事中王士性等寃
上旨所嚮遂極論楊巍且謂時行實黨居正而
主之於是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旃席
之地幾成訟庭於是彼此相率而詣中貴人求
援時行巍等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
復攻居正不已以媚

上于是復
敕法司盡削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
誥命以罪狀布天下謂當剖棺僇屍而姑免之
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脩嗣脩俱發戍邊障地
方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能發大奸遷京秩有
差而時行自用聖誕推恩時行加少傅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有丁加少保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亦加太子太保文
淵閣大學士其賞錫先四維時行僅行萬金張

宏張鯨等始獲稱元輔每頒賞異于余許明年
雲南上莽酋捷時行復加少師太子太師中極
殿大學士有丁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
士許國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時行自意貴極
可以杜四維出即出不至位其下而濫典踰于
居正矣
野史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
踰于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蠹于左
右貂璫之衣若鶉結矣不有處者詎與彌縫嘉

靖之初收渙爲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只道事
君不可則止則與冕紀皆庶幾是二人者甫得
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幾也宏之初節
內不干權倖而外伸於奸藩不亦皦皦秋陽哉
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爲調劑然再躓再起
保功名于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淸有應變之
畧而無格心之本抑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
撥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敬因機遘會一言
拜相彊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

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佁仲之間也言
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下偪東市之辱夫豈
不幸也嵩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而外
籠天下之利即不有孽子寧毋敗也抑二臣者
相傾若讐敵夔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申之
所繇兆也階亦錫几几羔羊素絲嘉靖之際亦
何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
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
愎强忮幸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哉居正申

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刦持天下器滿而驕羣
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
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
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八終

今獻備遺四十二卷

(明)項篤壽撰

明萬曆十一年項氏萬卷堂刻本

今獻備遺四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項篤壽撰。篤壽有小司馬奏草、已著錄。是編採明代名臣事蹟、編為列傳。起洪武、訖宏治、計二百四人、蓋本袁袠所著而稍增損之。明史藝文志亦載其目。其曰備遺者、自序謂姑備遺忘、蓋謙不以作史自任耳。明人學無根柢、而最好著書、尤好作私史。其以昇朝人物彙輯成編者、如雷禮之列卿記、楊豫孫之名臣琬琰錄、焦竑之國史獻徵錄、卷帙最為浩博、而冗雜汎濫、不免多所牴牾。惟篤壽此書頗簡明有法。其中所載、如劉基飲西湖上、見西北雲氣、謂是天子氣在金陵、我當輔之。此術家附會悠謬之談。篤壽乃著之基傳中、殊失別擇。又如徐有貞之悍鷙、李東陽之模棱、張孚敬之僨值、皆未可稱一代完人、而篤壽推尊過甚。其進退亦為寡識。然敘述詳贍、凡年月先後、事蹟異同、皆可為博考參稽之助。於史學亦未嘗無裨焉。

今獻備遺目錄

卷之一

徐達 常遇春 李文忠 鄧愈

湯和 沐英

卷之二

劉基 宋濂 李善長 陶安

章溢

卷之三

傅友德 廖永忠 俞通海 張德勝

趙德勝 耿再成 桑世傑

卷之四

王禕子紳 孫炎 胡大海 花雲

廖永安 濮真 韓成 張子明

于光

卷之五

宋訥 朱善 劉崧 董倫

陳璉 陳遇 樂韶鳳 陶凱

唐鐸 郁新 詹同 開濟

吳伯宗 吳沉 劉三吾

卷之六

楊士奇 楊榮 楊溥

卷之七

解縉 胡廣 金幼孜 胡儼

黃淮 高穀 呂原

卷之八

蹇義 夏原吉 胡濙

卷之九

黃福 張本 虞謙 劉季篪

卷之十

張輔 陳瑄 山雲 郭資

金忠 儀智 郭璡 羅通

陳鑑 馬昂

卷之十一

周新 陳鎰

卷之十二

陳洽 劉子輔 鄺埜

卷之十三

王直　王翺　顧佐　耿九疇

軒輗　年富　段民　揆清

熊綉　陳壽

卷之十四

魏驥　吳訥　魯穆

卷之十五

魯棨　劉定之

卷之十六

于謙　楊洪　郭登

卷之十七

劉球　李時勉　陳敬宗　周忱

韓雍　況鍾

卷之十八

薛瑄　岳正

卷之十九

徐有貞　李賢　彭時　商輅

徐溥　劉健　楊廷和

卷之二十

王竑　葉盛　林聰　程信

卷之二十一

章綸　廖莊　鍾同

卷之二十二

劉實　陳選　楊繼宗　林鶚

卷之二十三

楊瑄　陳綱　張寧　毛吉

卷之二十四

王恕　何喬新　彭韶　秦紘

卷之二十五

章懋　羅倫　莊杲

卷之二十六

吳與弼　胡居仁　陳獻章　賀欽

陳茂烈

卷之二十七

楊守陳　丘濬　吳寬　王鏊

林瀚　周洪謨　傅珪　毛澄

卷之二十八
王英　錢習禮　鄒濟　劉儼
儲瓘　邵寶　楊廉　魯鐸
崔銑　呂柟
卷之二十九
項忠　陳俊　俞子俊　李承勛
卷之三十
高明　鄧廷瓚　王信　王驥
牟斌　馬永　梁震
卷之三十一
劉大夏　韓文　馬文升　雍太
卷之三十二
李秉　崔恭　姚夔　尹旻
卷之三十三
張敷華　戴珊　張悅　許進
王槩　黃紱
卷之三十四
耿裕　倪岳　周經
卷之三十五
謝鐸　黃孔昭　張元禎　夏寅
王雲鳳　蔡清
卷之三十六
鄒智　黃華
卷之三十七
孫燧　許逵
卷之三十八
王守仁
卷之三十九
明世宗　吳廷舉
卷之四十
劉珝　謝遷　劉忠　石瑤
卷之四十一
李東陽　楊一清　席書　張孚敬
卷之四十二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今獻備遺目錄終

癸未孟秋萬卷堂刻梓

秀水項篤壽纂

徐達

徐達濠州人元至正癸巳滁陽王郭子興攖濠達與
太祖爲皇帝以兵屬焉達委心事
太祖從授鎮撫勇略冠軍位諸將上乙未
太祖爲孫德崖軍所執郭子興亦方繫德崖達身易
太祖歸而郭亦歸德崖因易達由是寵信日隆從渡
江下采石太平虜元陳也先太平城下東取溧水溧
陽所至輒克丙申從入建康拜大將軍浮江而下大
破元軍克京口授鎮江翼元帥府統軍大元帥遷江
南等處行樞密院同僉進攻毘陵虜張士誠弟張九
六及其將張德丁酉克毘陵進僉院徇下寧國宣城
取馬駝沙戊戌克宜興
太祖征婺州達守建康己亥以池州功進奉國上將
軍同知密院征皖城擊趙普勝軍浮山砦破之得潛
山庚子陳友諒寇池州設伏破之張士誠陷我宜興
攻復之辛丑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從攻江州
陳友諒走武昌屯兵夏口還守江州召還復命守江
州比至友諒已先入城守與戰大破之壬寅取豫章
進征武昌而友諒將康泰以豫章叛還擊擒之癸卯
張士誠寇我壽春
太祖往救之達爲前鋒破士誠軍遂圍廬州而友諒
復寇豫章
詔罷圍來救豫章
太祖督諸將征友諒師次彭蠡湖友諒軍精甚達先
驅陷陳俘其軍友諒軍奪氣達還守建康我軍乘勝
鏖戰竟殲友諒語在鄱陽王事中甲辰進右相國武
昌平畧取廬州諸郡乙巳
太祖下令伐張士誠拜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帥
師東下大破士誠軍吳興皁林下湖州進圍姑蘇達
軍葑門常遇春軍虎丘有與滁陽王同名郭子興者
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
溫軍西門康茂材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
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
中浮屠等築臺三成瞰城中上置弓弩火

篇又寘襄陽礮所擊輒破城中大震丁未廷從軍中
主封襄
太祖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
輔佐成周伐罪鷹揚著興炎漢伏義舉策畢舉所以
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
然且沉毅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削平吞邑是雖
前之功雖古豪傑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聽稟命而
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乃
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其從便宜行之姑蘇城
破虜張士誠送建康得兵二十五萬師還封信國公
賞賜冠諸將拜征虜大將軍北伐中原
太祖諭諸將曰征伐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
將出師必在得人諸將非不從闘然能持重有紀律
戰勝攻取得將體者莫如大將軍達宜存主中軍策
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進克沂州王宣降取益
州定兗州郡縣下濟寧 洪武元年
太祖即皇帝位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
事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少傅兼[illegible]
汴梁李景昌遁去由虎牢關入洛陽攻潼關李思齊
走鳳翔張思道奔鄜城遂入潼關取華陝嵩許陳
汝諸州及諸山寨
太祖幸汴梁達還謁行在所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
趙州自臨清趨德州取長蘆師次直沽獲元海船作
浮橋以濟師使副將軍常遇春都督張興祖各帥師
水陸並進元丞相也速[illegible]大進克河西務通州元
順帝及其后妃走漠北遂入元都獲其監國淮王帖
木兒不花及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
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諸王子六人
封府庫圖籍寶物及諸故宮殿門以兵守之使宦者
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侵暴遣人奏捷獻平胡表
承
詔置燕山等六衛守北平分衛保定中山河間真定
懷慶皆下西取晉冀澤潞元順帝聞我軍逼關中使
擴廓帖木兒出鴈門道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
達聞之與諸將謀曰擴廓率師遠出太原必空虛孫
都督統六衛之師以鎮北平足禦之矣今乘其不備

直趨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
謂批亢擣虛者也若彼還救太原進退失利此成禽
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徑趨太原擴廓帖木兒至保
安聞之果還軍救太原乃選精兵夜襲其營擴廓帖
木兒遁去達克太原得兵馬甚衆也軍石州崞忻崔
絳將氏平陽皆下二年取鹿臺河中關中進克鳳翔
議師所向諸將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
易於臨洮宜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
此萬全計也達曰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洮西
逼番夷北界河湟得其人足備戰鬭得其地足供軍
儲今以大軍蹴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
既克旁郡自下也諸將然之遂克隴州秦州鞏昌
降元平章梁子中等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李
思齊果不戰出降張思道走寧夏而使其弟張良臣
守慶陽良臣懼而降達西征平凉良臣復叛達還督
諸將攻慶陽拔之盡定陝西
太祖賞平中原功達功第一賜白金文綺三年收臣
保保軍定西取興元西平吐番略地極西北外[illegible]

秦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改封魏國公參軍國事
食祿五千石賜誥命鐵券賜第京師表其里曰大功
坊五年北征還復命守邊屢鎮北平十七年太陰數
犯上將
太祖心惡之召達還京師明年卒追封中山王諡武
寧賜葬鍾山之陰
太祖親為製神道碑文命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一子輝祖襲封魏國公永
樂改元以功臣子赦不誅卒長女 [illegible]
仁孝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
論曰
高皇帝起濠泗開創基建廣肆親征惟陳氏耳餘
皆以命將而中山王功最大削平吳其次齊魯河
洛燕晉秦隴不三四年廓蕩元宄屯極殘胡威敵制
勝未有及之者也且不自矜伐恪遵法守位冠元臣
世享爵號宜矣
常遇春

常遇春者懷遠人也勇力絕人初屬劉聚乙未
閒
太祖在和陽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中夢金甲神人
呼曰起主君至矣寤而
太祖騎從適至即與其徒歸附無何自請為先鋒
太祖曰爾來就食耳若自有主吾弗能留也遇春
泣堅請
太祖曰爾且從渡江俟克太平事我未晚也
太祖引兵薄釆石磯元軍列陣磯上而磯下多大舟
距岸三丈餘莫敢登者遇春乘輕舟縱進
太祖麾之使前遇春即奮戈先登元軍披靡遂拔釆
石乘勝取太平授總管府先鋒進管軍總管丙申元
中丞蠻子海牙復屯兵釆石南北路絕而將士多淮
西人咸懷內顧
太祖命遇春攻破蠻子海牙軍尋命守溧陽從入建
康功先諸將與徐達克京口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
攻毗陵青軍反圍徐達于牛塘遇春督諸將夾擊大
破之虜其驍將張德進統軍大元帥丁酉克毗陵還

中翼大元帥與徐達下寧國克馬駄沙攻取池州戊
戌進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
太祖親征婺州己亥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
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州攻下衢州進僉院攻杭州庚
子召還京師與徐達攻破安慶趙普勝水寨陳友諒
將攻池州聲言救安慶遇春策知之乃以羸弱守城
伏銳士於九華山友諒果攻池州伏兵起大敗之友
諒旣陷太平寇我龍灣復與諸將設伏破之
太祖追襲友諒遇春守京師辛丑拜江南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從取安慶江州還守龍灣張士誠寇長興
遇春往救擊破之長興圍解壬寅剿友賢擾池州郡
僞寨將與士誠合杭徐震動遇春攻斬友賢餘黨悉
平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從攻破之與徐達
圍廬州城將下而友諒圍豫章甚急
太祖帥舟師二十萬討友諒遇春解圍來會友諒即
東出彭蠡湖以迎我師遇之康郎山蔽軍乘上流衝
國而來其鋒甚銳遇春督諸將大戰縱火焚偽平章
舟風急火熾烟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將張

遂直前搏戰遇春射中定邊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
將以楚軍尚强請縱其去遇春獨無言
太祖乃命諸將逆流而上列舟蔽江以控湖口凡十
五日楚軍食少突出迎戰遇春復火攻之楚軍潰逐
北數十里戰自辰至未不解
太祖所乘舟及遇春舟皆膠于沙遇春力戰
太祖舟乃得脫去而所乘舟復突重圍以出頃之友
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得士卒十萬張定邊復立
友諒子理于武昌引兵合圍之甲辰理肉袒出降荆
湖皆附進中書平章政事與徐達取廬州略下臨江
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攻熊天瑞于贛州克之
狥定南安南雄韶州還取安陸襄陽與徐達攻克泰
州丙午克高郵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進攻浙西
虜張士誠將尹義于太湖直趨湖州之升山水陸寨
戰張軍大潰遂圍湖州偽丞相張士忠悉發境中兵
來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將奇兵繞出賊後
結營東阡日塡塹清水絶其歸路士誠知事急[illegible]
兵拒關勝之士誠弃還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illegible]
來援復敗之烏鎮舊館降將兵六萬狥湖州李伯昇
出降湖州下遂圍姑蘇虜張士誠進中書平章軍國
重事封鄂國公拜征虜副將軍與徐達北征中原戊
申春正月
太祖即皇帝位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兼太子少
保攻下山東諸郡取汴梁進攻河南元軍五萬人陳
洛水北遇春單騎突入其陣虜將挺槊刺遇春遇春一
發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俘其衆河南平渡河取河
北諸郡進攻元都克之下保定中山真定趨太原元
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遇春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
集而步卒未至不可以戰莫若選精騎夜劫敵營其
衆必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擴廓帖木兒果敗遁去
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下西入秦張良弼走李
思齊降奉先鳳翔鞏昌臨洮皆下元也速侵通州
詔遇春還擊之遂擣永平趨大寧也速遁去攻破開
平元順帝北走追至北河虜宗王二人及平章鼎住
等得軍萬人車馬無筭還師次柳河川暴薨贈翊運推
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

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
太廟及功臣廟位皆第二子茂襲封鄭國公
論曰
開國初忠武常公獨以驍勇著聞友諒地廣兵强勢
居上游僭竊閏位彭蠡之役空國而戰可不謂勁乎
而忠武公獨賈勇死戰方其走張定邊脫
高王舟一何壯也
高皇帝嘗曰當百萬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
靡莫如遇春信哉

李文忠

李文忠者字思本泗州盱眙人也父禎隴西恭獻王
尚曹國長公主生文忠年十二而公主薨隴西公携
文忠走聞
太祖在滁陽謁
上大喜即收養文忠丁酉以舍人領軍策應池州陳
友諒寇池州擊敗之戊戌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
敗元判院阿魯灰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進
次淳安夜襲破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會兵取嚴
州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守嚴州張士
誠遣將率苗獠水陸奄至大敗之取所俘馘載巨筏
中乘流而下賊見遁去己亥攻下諸暨壬寅苗獠將
與賊殺越國公胡大海反據金華文忠馳赴之賊棄
城走擢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癸卯謝再興據諸暨以
叛
太祖命築新城於諸暨西以拒之再興誘連張士誠
寇東陽擊破之甲辰從右丞乙巳士誠復遣僞司徒
李伯昇率衆號二十萬寇新城文忠去新城十里營
于龍潭新城守將胡德濟以衆寡不敵請入城避之
文忠曰我衆非彼敵彼衆非我敵謝玄八千人不破
苻堅八十萬乎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
當驕一戰可禽也文忠植纓撾鼓引數千騎乘高馳
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
皆靡因督衆乘之賊大潰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
動天地斬首數萬生擒僞同僉韓謙等六百餘甲士
三千捷聞
高皇帝大喜徵入賜御衣名馬丙午命總水陸之師

進克桐廬新城富陽餘杭杭州等將潘元明出降文忠入城令曰有敢擅入民居者斬卒有借民釜者即殊以徇由是內外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就加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事洪武元年討平閩寇二年拜偏將軍副開平王常遇春征進迤北敗江文清於錦川次大寧元將也速逆戰敗之追至遼河斬其宗王慶生及其將與住進克上都開平王薨軍中詔文忠領其衆大同受圍急文忠馳救之師次馬邑元遷騎數千猝至擊敗之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阻水爲營虜乘夜來攻文忠堅壁不動以二營委之士皆殊死戰比明薄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出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伯降其衆萬餘人進兵至莽哥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出野狐嶺降其守將師察罕腦兒平章祝真克應昌獲元順帝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人諸王達官宋元玉璽金玉册王鎮圭大圭玉斧元太子北走追之不及而還擒元將江唐國公于中興遂攻紅螺山悉降之師還上平胡表加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四年蜀平詔文忠鎮撫五年同中山王征迤北文忠總東道兵取和林師至哈剌莽來虜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東平侯韓政守輜重臚朐河令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至土剌河元將哈剌張蠻子渡河列騎以待文忠督軍力戰虜却走追騁海虜益多乃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至哥兒麻思所乘馬忽以足跑地泉隨湧出六年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詔總兵北伐駐兵代縣遣將四出至三不剌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珠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復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召還參軍國重事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薨于京師子景隆襲封曹國公

論曰岐陽王以肺腑至親遭際風雲東征西討所向輒克五出漠北克上都破應昌殘胡竄匿繫孫子於名王壯矣哉家居恂恂若儒生賦詩雅歌有祭遵之

風可謂允文允武萬邦爲憲者矣

鄧愈

鄧愈者泗州虹縣人也父順興起兵臨濠與元兵戰死長子友隆代領其衆病死衆從推愈年十六出戰必當先破敵人服其勇乙未率所部歸
太祖于滁陽充管軍總管渡江下采石太平入金陵援溧水京口所至有功陞元帥出守廣德長鎗謝元帥來寇廣德愈擊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取休寧績溪乘勝克徽州浙江苗元帥率衆十萬來攻城愈與胡大海等分門出戰大敗之擊殺元帥鐵木兒不花斬首五百餘級獲士卒三千餘遂克婺源取嚴州攻破淳安縣賊金子隆降三千餘人遷同僉樞密院事尋轉僉院略浙江臨安大敗張軍鎮饒州陳友諒據江州數遣舟師來攻城愈屢殲其衆除江南行省參政仍兼僉院總制諸翼軍馬取浮梁樂平悉定饒地進攻江西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降意愈知其情即卷甲夜趨比旦入其城克明單騎走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城中人爭持羊酒迎勞悉謝不受授江西行省參政鎮南昌友諒悉發國中兵圍南昌愈固守相持者三月
太祖親征友諒大戰彭蠡湖友諒敗死與開平王合兵取贛州南安南雄韶州皆下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出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愈撫以恩信遠邇悅服吳元年擢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略中原而以愈爲征戍將軍攻下唐州南陽隨州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三年拜征虜左副將軍平臨洮大敗王保保于定西招降河州土番諸酋帥及朶甘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封衛國公五年拜征南將軍討澧州溪洞蠻平之九年吐蕃部落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愈爲征西將軍討之愈分兵爲三深入獲其巢追至崑崙山斬獲無算召還道卒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論曰友諒之順流而東也卷上合圍氣吞康郎頓兵城下者三月寧河王固守以待王師扼其喉咽使友諒進退失據者皆其力也卒之驟康郎樅彭蠡一戰

蓋蘊不有所自哉即其作鎮八州威嚴敵愾恩信撫
人禮賢下能古名將不能過也

湯和

湯和字鼎臣鳳陽人也幼有奇志與羣兒嬉必習騎
射為戲及長身長七尺倜儻多智略元至正壬辰滁
陽王起兵濠州和仗劍率壯士千餘人從之時
高皇帝處滁陽甥館和委心推戴從攻滁州授管軍
總管乙未
高皇帝取和州時諸將多滁陽部曲驕不盡禮惟和
率所部聽命甚謹
帝甚嘉和陳也先來攻和州擊走之從渡江下采石
取姑孰因分兵取溧水句容丙申從入建業同中山
王取京口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轉同僉
樞密院事丁酉克常州命和鎮守攻取江陰戊戌張
士誠再寇常州擊却之癸卯大破其軍于陽山拜中
書左丞甲辰遷平章乙巳擊斬江西賊帥大寧遂取
永新州仍守常州吳元年會諸將取姑蘇虜張士誠
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方國珍據溫台慶元三郡

和督諸軍征之國珍擁其大船逃海島中遣人諭降
之乘勝下福州洪武元年略定閩中諸郡虜陳友定
以歸
高皇帝幸汴梁和扈從同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
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入潼關關隴皆平三年
襲敗擴廓帖木兒取寧夏東勝大同宣府封中山侯
四年率
詔征偽夏蜀人鎖瞿唐峽以遏舟師和以計敗之水
陸並進遂擒偽都明昇降五年北征窮追至和林八
年移鎮彰德十年進封信國公同岐陽王練兵鳳陽
十一年巡撫西河州築寬其城十四年北伐下灰山
擒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文通十六年
詔往四川永寧沿捕滲餘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猺
亂和師師討之夷其巢穴俘獲四萬人入朝乞骸骨
上喜賜第於鳳陽復謂和曰日本小夷數擾東海邊
雖老強為朕親視要害地築城戍守和乃築海上數
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成
賜歸鳳陽賞賚甚厚二十八年薨封東甌王諡襄

武

論曰襄武王與
高皇帝比肩事滁陽同受寵信乃能識真主知所攀
依可謂知矣久鎮常州力抗僞吳使
帝無東顧得專意漢楚功亦不細至于擒士誠降國
珍楠閩定蜀無一不與寵眷彌篤以功名終智矣哉

沐英

沐英字文英鳳陽之定遠人也少孤隨母避兵母病
死無依八歲謁

高皇帝于濠陽
高皇帝憐而子之賜姓朱氏年十八授帳前都尉鎮
京口稍遷廣信衛指揮使洪武元年復姓沐氏從東
甌王定閩中累陞同知大都督府事九年乘傳安輯
熙河十年副寧河王征番西渡黃河略川藏縱兵崑
崙山轉鬬千里俘獲萬計封西平侯十一年拜征西
將軍征西番平朶甘納鄰七站拓地數千里十三年
征和林略以集乃渡黃沙沙流沙偵報去虜廬五十
里乃分軍爲四翼啣枚疾走夜薄其營親率驍勇銜
其中堅元國公脫火赤等全部皆降十四年出古北
口渡[illegible]駒河虜知院李宣以歸雲南不庭詔拜穎國
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英爲副將軍討之爲辰沅出
羅鬼攻下普定普安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平
章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illegible]曲靖會天大霧
霧趨白石江虜大驚以[illegible]也穎國欲濟師
英曰我軍遠來利在[illegible]今未集不若以計破
之乃陳兵佯若渡者潛[illegible]從下流以濟出賊陣
後鳴鉦角樹旗幟以疑之[illegible]勒兵麾軍涉水以渡大
戰者良久率鐵騎搏之出而復入生擒達里麻俘二
萬人梁王走死滇池島中狥下烏撒霑江惟大理不
下乃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與攄
甲亂流攻破龍尾關進薄大理城攻破之生擒段世
永昌鶴慶會川皆平悉定雲南地詔班師留英鎮守
乃辨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役節目疏
簡人咸便之麓川緬車里八百媳婦皆內附然夷性
反覆數叛輒討平之二十一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
級納思倫發以三十萬衆寇定遠英親將兵三萬討之

之始戰獲一象殺百餘人英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下令分軍為三多用火器間以長刀明日大戰乘風縱砲象皆股栗三軍夾擊呼聲震山谷殺其大將刀斯郎等蠻師大奔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獲四十七象餘盡殪思倫發遂附自是平緬不復反矣二十六年卒于鎮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字景春年十七即隨英征西番及從征雲南江西順天王賊皆先登襲爵西平侯鎮雲南數平蠻寇有功在鎮七年闢田至三十萬餘畝復民戶五千餘鑿鐵池河灌田數萬畝民受其利春沉毅果敢明識絕倫綽有父風

論曰黔寧王善用兵能以少擊衆方其蹈崑崙踰流沙焚寧虜庭霍衛弗能過也及其滅梁王定雲南作鎮十年數平蠻夷撫卒伍禮賢者政令究簡西南晏寧亞矣中山盛矣哉

秀水項篤壽纂

劉基

劉基字伯溫括蒼人也元末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而奇之寓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盡閱之翼日即背誦如流其人欲以書授基基曰在吾胸中無事於書也江西行省辟為掾史議事不合去復為江浙儒學副提舉上書言御史失職事寢不行遂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基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方國珍反省憲復辟為行省都事基建議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省以基所議請于朝准招安且授谷珍以官乃駁基所議行省復以基為行樞密院經歷而經畧使李谷鳳奏基有軍功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不録授處州路總督府判乃棄官歸居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自見人有謂公畫江自守計者基曰吾嘗惡方張輩所為可身自為之耶及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倉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
也遂決計趨金陵而總制官孫炎造以
上命來聘遂問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僞漢陳友
諒入寇或謀以城降之者或謀出據鍾山者或欲決
死戰者基張目不言
上召問基曰議降與奔者可斬也如臣之計莫若傾
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宜伏兵龍灣伺隙擊之取威
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耳乃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
之大敗友諒軍
上喜賞基基辭不受元旦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
王行慶賀禮基罵曰牧豎何能爲因極陳天命所在
上大悟遂定征討之計攻皖城不拔基請徑取江州
上悉軍而西友諒走湖廣拔江州
上使馮勝攻皖命基授方略基書片紙授之令夜半
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
中後黑雲漸薄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躡擊其
後疾擊之可盡擒也驗之果然如基所授計擒[illegible]
還遂拔皖城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illegible]

諸事
上初有難色基自後蹋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均美以洪都降以母富夫人喪辭歸時苗
軍反金華括若殺守將胡大海孫炎等衢州守將夏
毅莫知所爲會基至迎入城一夕而定即移書全處
屬縣諭以固守遂同諸軍克復處州擒苗帥方谷珍
素畏基名數遣人致書問基不敢受遣人白
上因令基與通問因宣示
國家威德谷珍遂納土入貢上時時使人以軍國事
問基基條答悉中機宜赴京道嚴州遣張軍寇嚴州
城陽王欲會擊之基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
追擊之此成擒耳比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
賊壁壘旗幟如故且鼓聲不歇疑莫敢輕動基趣使
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追至東
陽悉擒之基既至金陵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
浙西衆欲先取士誠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
流竊僞號宜先伐之陳滅張不足定也時友諒復寇
洪都

上親征友諒大戰彭蠡湖基密請移軍湖口扼以金
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友諒死荆湖平
上還京定計取士誠因定中原拓地西北基密謀居
多
上或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人莫有聞者拜太
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黒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參軍胡琛伐閩果敗沒他日基見
上時方欲刑人基曰何為

上語以所夢基曰是衆字頭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
土得衆之象也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乃留所欲刑人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命基縱之熒惑守心羣臣皆懼
基密奏宜罪已以回天意翌日
上臨朝即以基言諭羣臣衆心始安大旱
上命基讞滯獄平反者甚衆天應時雨
上大喜基因奏請宜立法定制從之張士誠既滅張
昶欲亂政使人上書頌功德勸及時為樂

上示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未幾昶以罪誅
上嘗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基言李
公舊勲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
此基叩頭曰易柱必得大木小木為之必將速覆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基密奏立軍衛法拜御史臺中丞中丞
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如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止科五合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

世世為美談也
上幸鳳陽基居守請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必使紀
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
所避基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丞相
李善長素厚彬請緩其事不聽馳奏行在
上從基處彬死刑基承
旨斬之
上還京師李公怨之基乃乞歸
上問基何言基因奏曰鳳陽雖

紛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未易輕也後竟
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基勲伐召至京師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天授臣何敢當
上欲相楊憲基素善憲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而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
水以義理爲權衡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胡惟庸
何如基曰此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知無逾先生者基曰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
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虛心求之如目
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授弘文館學士進封
誠意伯四年歸老鄉里
上嘗以手書問天象事基悉條答大畧言霜雪之後
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基奏悉以付
史館尋入朝八年疾作命馳驛歸薨于家先是
及汪廣洋繼之寄耶廣東乃相惟庸人
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書授長子璉使上之且戒勿習後命其仲子璟曰胡
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示益他日
上必思我如有問當密奏之其畧以爲脩德省刑祈
天永命之本也政之寬猛如循環然諸形勝要害之
地宜與京師聲勢相連絡者
聖主留意後胡惟庸敗世以基爲知人璉字孟藻仕
至江西右參政有父風
論曰劉公以鴻漸之翌困于燕雀不屈小官其與五
穢雜者何異既佐真主謀謨帷幄言行計從歡若魚
水觀其先楚後吳決成敗於一言定皇業於呼吸真
王佐才也及其功成身退可謂明且哲矣而卒困讒
口向非
高皇聖明不亦殆哉詩曰讒人罔極又曰貪人敗類
吁可畏也夫

宋濂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母妊七月而生稍長好學極
登書從吳貞文公萊習古文辭復從遊柳文肅公貫
黃文獻公溍二公皆當代大儒亟稱濂且自謂勿如

也由是文名震海内至正中執政者薦爲翰林國史
編脩官固辭入龍門山著書歲庚子
高皇帝遣使者樊觀走書幣徵濂濂曰吾聞大亂極
而真人生今其時矣遂應詔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
龍泉章溢入見
高皇帝尊禮之語必稱先生授江南等處儒學提舉
命
旨授皇太子經召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
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均天下可定

也改起居注
上御端門論黄石公三畧且口釋之濂曰尚書二典
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畧乃時務所先
耳嘗論賞賚濂曰得天下以人心爲本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
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問濂曰适所言事當乎濂對曰損利於民興邦
之要也以疾予告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上箋
皇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脩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甚喜召
皇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洪武二年詔徵濂總脩
元史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
祥于其仁
皇姪文正以荒淫擢得罪濂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僊使
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僊也對曰漢武好神僊而
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
其有不治乎
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袍
以祭祭畢
上召問大臣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衮冕何
也濂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

於務慾
上稱善三年還國子司業四年授安遠縣知縣五年
召還授禮部主事還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請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壁諦觀之六年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
事命濂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濂既如詔復進曰漢武
好神僊書征伐民力既竭繼嚴刑以震服之臣以為人
主能以義理養心則邪說不能入興學校教民則禍
亂無由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嘗語濂曰朕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
不敢自逸濂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願慎
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問三代歷數封疆脩短廣狹濂歷言之凡
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多後世莫及進
翰林侍講學士奉
詔作辨姦錄祖訓成命濂序之
上衙晳嘗侍

上後苑觀稼
上曰農事成矣濂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
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實盛德也
上嘗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
人尚躬行君人者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
弗化者乎詔纂脩大明日曆一百卷擇其大者為寶
訓五卷濂總裁其事朝夕禁中濂在朝久凡郊社宗
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
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功德之文承上意旨
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
上前所陳說必以誠即問家事亦一一道之
上嘗問濂昨日飲酒否坐客誰肴羞何物悉以其人
及肴饌對
上笑曰朕潛使人視卿卿真不欺益親信濂欲使參
大政濂辭曰臣少無他長惟知文墨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得
失并求政理或夜分乃退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
者彼問否者為誰濂曰其善者與臣友臣故知之其

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奉制詠鷹七步而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語

上曰卿可謂善諫矣濂畏愼凡禁中語絕不以語人署溫樹二字於所居之壁有以禁中事問者卽指以示之

上嘗與濂飲濂辭强之至三觴而如赭行不成步

上大歡笑御製楚辭一章以賜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使後世知朕君臣同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濂賜坐乃躬執金杓酌湯於甌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巵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九年拜翰林學士

上謂濂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詔徵濂孫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尋拜中子璲爲中書舍人

上時試璲與愼而訓戒之

上笑謂濂曰卿爲朕教太子諸王朕爲卿教子孫濂頓首謝濂或奏事久稍倦

上命璲與愼共掖扶下殿三世官內廷人以爲榮以行步艱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詔羣臣和之時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答之而怒未解召問濂濂曰彼應詔言事其心忠耳惡可深罪乎

上默然

上嘗廷譽濂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君子者乎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冬致仕將歸賜御製文集及綺帛

上曰朕最愼賞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對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至家拜表稱謝上箋

皇太子論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詔褒答焉勑濂辭歸請歲一來朝明年秋入朝

上佇想已久延問者數矣及至大喜

皇太子諸王皆動色相賀

上降勑符遣儀曹賜膠膾諸物口作

上遊歷觀閱盤旋禁籞侍食便殿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遜謝不敢當歲暮辭歸後遣中貴人賜上尊既行數日

上語璲曰朕晴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平生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謝曰非

陛下過念臣父何以形諸夢寐濂方入朝朝之百執事惟恐濂之弗留也下至寺人衛卒咸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爭先覩濂蠻夷朝貢者數問濂安否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濂文集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其使者奉勑請文以百金為獻弗受

上以問濂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濂乎學無不究而尤以篤行為尚嘗曰古之學者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模說道之枝也篤於人倫好掖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久而不厭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至王公貴人曾不少降一候其門朝廷有大議援古今辯說侃侃不回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產業自少至老手不廢書及歸青蘿山閉戶纂述人罕窺其面視近甚明能一黍上作十餘字十三年以慎獲罪安置茂州卒於夔所著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懌濂之孫也

建文君即位念濂舊學召懌復官翰林而濂之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

論曰夫謂天道福善禍淫豈不信哉而有否者謂天之未定非耶故藎臣貞士傾輔鴻儒砥德樹行明道立言其至也當與日月竝曜金石同堅而或乃蒙投杼之疑受蜂蠆之螫究若剖肝刳頸齒劍亦或隱山被褐懷沙自溺挽衣不得糜棄頭顱輾瑣尾流離或竄或黜不幸甚矣而耿光懿烈垂範不磨流丹青之譽而享羽臣之封亦或慶流後人俾昌俾熾至于乘軒

析璧之雄管喉舌而專綴兆也嘘雲雨嘯吸霜露攬
金道途下石棧弃自謂一世之絲而燔滅澌散者孰
與較得失哉宋公隱居龍川究天人之藴遡濂洛之
宗博綜丘墳考槃飲泌終其身不悔矣一旦當締構
之運遭龍虎之期乃始敷闡大猷贊襄休治優游禁
近非堯舜之道不陳非湯武之事不道諷不失正
語必施行卒之潤色鴻業俶稍樂文章炳與三代同
風焯乎稱偉烈矣跡其襃崇隆重寵冠羣臣不爲不
遇而知幾秉哲勇退急流即人雅君子何可得過乃
竟俳詿誤積死退陬生解剖符之榮死歉首丘之願
天之未定顧不信耶

李善長

李善長濠定遠人至正甲午
高皇帝南畧滁陽善長伏謁
上以其長者禮之問曰戰闘紛紛何時定乎善長對
曰昔秦失其政四方蜂起漢高起自布衣提三尺劔
不五載而稱帝由豁達大度知人善使故也今元以
夷王華倫紀斁法墮甚賦調繁重視秦爲烈羣
雄蜂起天厭其德非人力也
主公產於濠城距沛不遠山川王氣與漢高同能法
漢高天下不足定也
上曰漢高用三傑今徐達勇畧或可方韓信張良蕭
何先生可當之乎善長對曰[illegible]世鮮倫善長何
敢望若何之供給餽餉[illegible]
上曰古張良不可得今可[illegible]張良者先生幸以教我
對曰今天下才智之士甚衆不能悉知所知者惟金
華宋濂博學且知象緯[illegible]
上曰以孫所聞知象緯者無如青田劉基善長曰雅
聞其名宜悉招致之
上大悅留置幕下俾掌書記贊畫軍機饋餉甚見親
信
上謀取和陽謂善長曰滁阸臨山不通舟楫且無形
勢可據非用武地欲圖和陽可乎善長對曰和城負
無犯律師一臨即下然亦非用武地欲圖大業非金
陵不可
上曰善

上嘗從容語善長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智者不可與
謀吾觀羣雄中用事者多非毀將士將士弗得效其
能汝宜協和諸將毋効彼所為也滁陽王欲披善長
置麾下善長弗肯往滁沍許予
上諭曰主帥之命不可違也令善長終不肯往乙未和
陽既下滁陽王命
上總和陽兵諸將多不悅賴善長調護得安
上嘗出擊雞籠山寨元兵寇和陽善長督兵敗之殺
獲甚衆久之

上謀渡江無舟巢湖俞通海等以舟師來附
上甚喜善長曰此天意也願急渡江六月朔
上遂渡江拔采石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令善長為戒㦸軍士榜入太平即張
之初士卒欲肆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城
中肅然拜善長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從克建康
上欲取京口患諸將縱士卒為橫為民害召而數之
欲寘之法善長力救乃免七月善長等奉
上為吳國公乃升善長為行省叅議時江右草創命

將四征善長傳供給億軍無乏食戊戌
上征婺州善長留守庚子友諒僭號約張士誠共侵
建康
上與康茂才謀誘友諒茂才曰吾家有老閽嘗事友
諒今齎書往約為內應友諒信之必速來以問善長
善長曰方以賊來為憂奈何速之
上曰使二虜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士誠膽落矣善
長曰善乃遣老閽老閽進書友諒甚喜問康公何在
曰今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還曰吾

當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老閽還具以告善長乃以
鐵石易江東橋一夕而成友諒至見非木橋呼老康
無有應者惶遽還走伏發大敗之友諒僅以身免降
其將張志雄等辛丑善長議立鹽法錢法茶法
上皆從之以善長兼大都督府司馬事尋叅中書省
事
上親征江州及大戰彭蠡取武昌善長皆留守甲辰
奉
上為吳王陞右相國仍兼滅建議立宗山忠臣廟祭

死事者乙巳承
詔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民無者官給之建議江西
湖廣魚課歲可得穀一百餘萬石
上從之李濟據濠州
上命善長爲書招之濟遂降吳元年六月率羣臣勸
上即皇帝位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
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人肯歸心願早
正位號以慰羣望
上猶未許時刑獄太繁善長奏宜欽恤無更連坐
上可其奏九月姑蘇破執張士誠送建康論功封宣
國公尋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左相國命中書
省定律令以善長爲總裁官議取中原及福建廣西
十二月善長復率羣臣奉表勸進從至再三乃草禮
官以即位禮儀進明年戊申正月乙亥
上祭告帝祇于南郊即
皇帝位于郊壇南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善長率羣臣及都城父老拜舞
上還御奉天殿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命善長奉冊寶立
皇后及皇太子進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尋兼太子少
師二月善長率禮官進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議各具
沿革以進詔大將軍徐達等北伐中原命善長祭告
江河漢濟然後出師五月
上幸汴梁善長留守軍儲皆給焉
駕還善長奏定六部官制十二月定官民喪服之制
及三司朝賀東宮儀二年正月承
制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
山川城隍諸神祭祀及翰林院官制二月命善長監
脩元史奉
詔立
皇陵碑四月奉
詔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八月定
大祀受誓戒十二月議賞平定中原功三年正月議
北征沙漠三月議定朝臣服色四月定官民喪禮儀
武禁民間名字毋得犯先聖先賢大國君臣及漢晉
唐宋國號議置司農司於河南從善長請也凡月承

制給存恤祿於武官陣亡物故無子孫而有父母及
妻者六月奏禁淫祀及僧道師巫諸邪術
詔從之議定文武官朝服之制七月元史成賜善長
綺帛左丞楊憲恃寵專恣挾私忿劾奏右丞相汪廣
洋陰事善長怒奏憲
上命羣臣按治憲伏誅進封韓國公禮部尚書陶凱
請專選東宮官罷善長等兼職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
者兼東宮官非亡謂也嘗慮廷臣與宮寮不合遂成
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江充之事可爲
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搆
之患也四年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地若干頃守
墳人及佃戶
詔董建臨濠宮殿七年
上謂善長曰濠吾故鄉兵革之後人少田荒乃移江
南民十有四萬于濠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總之十
三年正月胡惟庸謀逆事覺辭連善長羣臣請併罪
善長
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也不忍罪之其勿問五
月復命善長理臺事十四年議征漠北及其有奉
詔定封贈蔭叙之例二十三年五月星變其占爲大
臣災未幾善長覓長子祺尚臨安公主

論曰
高皇帝之翹彭蠡也西畏強楚東遏勁吳謀臣猛將
空國以爭死敵建康草創人無固志岌岌乎殆哉李
公一書生固守根本晏然無虞此與蕭相國何異東
征西討給餽餉繕器械未嘗乏絕和輯諸將一心同
力以贊王業其所奏定法制綱洪目細可繼可傳若
李公者孰能使無間哉

陶安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也元末舉浙江鄉試授明
道書院山長調高節書院避亂家居
高皇帝渡江取太平安與李習等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

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
服以此順天應人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龍蟠虎
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大喜授安元帥府令史從克金陵轉行省都事拜
左司員外郎陞郎中
上既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安四人者何
如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才不如
章溢葉琛
上多其籌議克武昌命安知黃州改荊城令移知饒
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其民民皆樂輸信州盜
蕭明攻饒安率吏民扞守援兵至賊敗走諸將以鄉
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為賊所脅耳奈何殺之由是
民皆得全
上嘉其功賜詩褒美安入朝饒人歌之曰千里榛蕪
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復守饒州饒人
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伊德
建生祠尸祝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為學士

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命總之
詔脩律令安為議律官洪武元年安與劉基言於
上曰聞將倣元制設中書令以太子為之
上言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制豈足法太
子宜尊禮師傅講通古今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
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因選大臣勳德者兼東宮官
職
上嘗御東閣安與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今聞卿等論此豈不信與
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
廟議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於圜丘以
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祀地祇於方丘以嶽
鎮海瀆從祀宗廟則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以四孟
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
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社稷宜祭以仲春仲秋上戊日
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創屋
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上是之復奏議冕服之制凡國家制度禮文多安所
定擬
上嘗製封賜安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
家時有御史言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寧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
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言毀譽人邪命黜御史卒拜安
江西行省參政卒于官安博學老精於易筮驗如神
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
高皇渡江三吳豪傑未有至者而安獨首先助所言
皆大計卒之定基金陵弔伐之師遂過湯武安言悉
驗非王佐才能之乎尚論其世亦劉宋之儔也

章溢

章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從王叔剛游講正心脩身
之學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俱歸之改官陝西
溢與俱至武林忽心悸辭歸父病已革八日而逝人
以爲純孝所感至正間蘄黃妖賊犯龍泉溢從子存
仁爲賊所執溢詣賊請代賊聞溢名得溢大喜就問
計策溢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獨不畏族
滅邪賊怒縶爲之降溢曰死即死不爲不義賊壯之
不敢加害乘夜紿守者脫歸集民兵擊走之數從石
抹宜孫平寇有功授龍泉縣主簿不受復累戰功陞
松陽縣尹福建行省檢校僉浙東都元帥事皆辭不
受結廬匡山避入閩
高皇遣使聘溢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四海紛紛何時定乎
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
田之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定其賦役溢久病在
告
上以問都事張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
上遇
之厚不敢言歸成疾耳即日命溢歸省浙東始設按
察司拜僉事尋改湖廣建議荊襄多曠地宜分兵屯

民且以控制其方
上深善之按察使宋思顔孔克仁僉事王琦先後以
事逮獄辭連溢溢憂懼
上遣劉基喻曰素知章溢守法勿疑也胡深敗沒處
州騷動陞溢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溢辭曰臣前任
浙東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宥今若加擢益重
臣過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司事比至賊陷慶元龍泉時官
軍盡戍浦城城中軍少溢召舊所部義兵使據要害
賊不敢犯戍浦城者乏食
上以屬溢暨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運處州糧以
食之溢曰今舟車不通軍中所掠糧甚多請拘入官
均給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納款人以為詐溢曰
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自全計非詐
也具以聞
詔許之而德柔已為友定所併溢因聞其使厚恤之
中書省命處州造海船分僉溪船戶一千為水軍既
有領之者復隸軍所溢奏設水軍千戶所以專統之
處多山少田軍需不足胡深為奏免郡稅而行省復
有所科奏罷之浙西諸郡皆平
上召溢且命分兵取閩中而以其子存道守處州溢
入見
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
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
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
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
此為全計也即日
詔文忠出師如溢策處州糧舊額一萬餘軍興加十
倍民不堪命溢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詔從其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溢務大體不務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之
儀表居是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人不犯豈在怍搏
擊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遂坐外朝怒侍贊禮不合
以致天變將殺之溢奏曰風雨遇朝無足罪者縱禮
官誠有不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頑寔當定之怒
上爲條威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文忠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所部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
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不信也
上不懌而罷溢繼奏曰兵已征閩者放歸農其昔嘗
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第爲一行可成茲事溢
受
詔即行會母艱馳歸乞守制不許溢洒泣治戎事鄉
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天台浮海北行甫拜上乞終
喪
詔可其奏哀毀卒于家
論曰當公一儒者提戈躍馬掃清妖氛牧民馭衆之
才兼資文武立當端揆論綱紀表儀百僚務存大體
可謂正直忠厚者矣

今獻備遺卷之二

今獻備遺卷之三

秀水項篤壽纂

傅友德

傅友德者宿州人徙居碭山元末從李喜之起兵山
東既歸明玉珎不能用乃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
辛丑
上攻江州至小孤友德率衆降
上使將兵從常遇春攻廬州友諒圍洪都從
上親征大戰彭蠡友德以樓船犯其前鋒身被數創
戰益力殺敵百人復與諸將邀擊江口友諒死從
上親征武昌督兵攻城城東南有山名高冠下瞰城
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
奪之矢中面及脇下鏃出腦後不顧武昌平以功陞
雄武衛指揮使與徐達攻拔廬州[illegible]
攻安陸身被九創禽其守將任亮[illegible]
淮安破張軍于馬騾港大破[illegible]
元樞聚[illegible]元年守徐州王保保[illegible]

其出掠乃将步騎二千斥呂梁擒州僉院陸聚之賊将韓乙迎戰友德躍馬奮槊刺乙墜馬賊敗走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下令士卒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二兵果至友德鳴鼓士皆奮起鬬賊大敗生擒李二獻俘京師

上勞賞之拜江淮行省參政大將軍徐達等北征中原

上諭之曰征伐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參政傅友德勇略冠諸軍可領一軍使獨當一面復諭友德曰此行當努力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進攻沂州斬王宣下青州取元将也速兵取萊陽洪武元年取東昌棣州樂安攻克汴梁河南洛陽及諸山寨關陝平

上命取元都友德引兵渡河取衛輝彰德遂下廣平克臨清德州滄州通州進克元都復将兵偵逆古北諸隘口追元殘兵所獲輜重無算略大同而還徇下保定中山真定略平定州遂克太原初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出鴈門将由居庸以攻北平友德同大将軍等乘虛徑擣太原擴廓至保安州聞之還師來援鋒甚銳萬騎突至友德帥敢死士擊却之因夜伏兵襲其營擴廓方明燭坐帳中聞變遁去友德追至土門關不及而還獲甲士四萬餘敗元将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及竹貞兵敗脫列伯于宣府同大将軍取陝西下鳳州鞏昌臨洮攻克慶陽陝西悉平三年復命友德同大将軍等出潼關以擣定西敗王保保兵保保北遁乘勝取蜀友德為前鋒出秦州略陽關會偽夏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兵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尋以餽運不繼還軍西安夏将吳友仁寇漢中守将金興旺遣人求救友德率精銳三千攻斗山寨下令人持十炬然于山上友仁軍望見列炬起大驚夜遁去大封功臣封潁川侯是年冬命将分道伐蜀湯和廖永忠等由瞿塘趨重慶拜友德為征虜前将軍由秦隴趨成都

上密諭友德曰蜀人聞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矣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階文守備少弱引兵出陳倉攀緣山谷

壽夜兼行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率衆拒戰擊走之
克階州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
督兵脩橋以渡破五里關拔文州渡青州果陽白水
江蜀人望風驚潰遣人諭降之引兵趨綿州阻漢江
不得渡下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以濟師欲以軍信
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遣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
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咸
解體尋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伐蜀命丞相戴壽太
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乃分兵

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已逼漢州向大亨
悉兵出戰城下擊敗之壽等至友德下令曰彼勞困
遠來聞大亨敗衆必洶洶可一戰擒也乃親督兵迎
擊壽壽大敗遂拔其城是時湯和駐兵大溪口未進
上引友德冒險克敵功責之而和亦得木牌於江流
遂進師趨夔州友德進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城
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弓矢火器攻之
象中矢却走壽兵躪藉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
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鬬志乃降分兵徇

下州縣之未附者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
悉平師還論功
御製平蜀文以旌之五年副征西將軍馬勝北征沙
漠敗失剌罕于西涼至永昌敗朶兒只巴攻甘肅射
死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六年大軍復出馬門
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為前鋒虜遁追獲平章鄧孛
羅帖木兒軍還留鎮北平上疏陳五事
上嘉納之召還從
皇太子講武荊山下九年屯兵延安以備伯顏

帖木兒設伏大破之其麾下將伯顏帖木兒以降
上將平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脩城
郭治關梁於是金筑普定諸山寨酋長相率來降十
四年同大將軍出塞討元平章乃兒不花等渡北河
虜騎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九月拜征南將
軍藍玉沐英副之統兵三十萬征雲南
上諭之曰朕覧輿圖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
別率一軍向烏撒大軍宜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
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以拒我師出奇

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
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疲於奔
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勢將瓦解
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煩兵也友德至湖廣分遣
都督胡海洋等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大軍由辰
沅趨貴州攻普定普安下之進取曲靖梁王把匝剌
瓦爾密遣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拒我師友德
用沐英計倍道疾趨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冒霧至
白石江須之霧霽虜大驚我師陽渡江而潛遣數千
人從下流以渡出其後遍樹旗鼓達里麻急拔軍禦之
而我師畢濟矣友德麾兵大戰矢石齊發聲震天地
縱鐵騎擣之虜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悉縱
使歸本業遂平曲靖友德自將兵擊烏撒城之分遣
副將軍下雲南梁王走死通畢節克可渡河於是東
川烏蒙芒部諸蠻皆震讋降附進克大理擒土酋段
世分兵略下鶴慶麗江金齒車里平緬皆降烏撒蠻
復叛討破之復遣兵搜捕蠻黨未服者鉛翠效附蠻
地悉平

上數遣使
勑勞友德十六年
上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友德等班師友德乃因其
土俗定賦稅廣屯田興學校創設諸司邊境以寧十
七年凱還進封潁國公十九年再征雲南二十二年
復統番漢軍討曲靖會安等處蠻平之二十三年征
沙漠至迤都山禽乃兒不花復征西路寧夏二十四
年北征追故元遼王方進兵遽下令班師虜信之少
懈趣師深入掩襲虜衆而還

論曰
明興猛將雲從六王最著者以驍力稱者莫如常開平
次傅潁國耳觀其下蜀擣滇踰險臨涉荒遠席卷飈
馳功甚奇偉而用兵方略悉禀
朝筭有以哉

廖永忠

廖永忠者巢縣人楚國公永安弟也乙未永安與兪
通海等以舟師迎
高皇帝於巢湖永忠年少

高皇帝曰汝亦欲圖富貴乎永忠對曰得事
明主効展尺寸是所願也
上大悅即以水軍屬永安而永忠副之從渡江定金陵取鎮江常州池州及江陰宜興累戰皆先登有功戊戌永安陷於張軍永忠代總其兵授樞密僉院巳亥攻破雙刀克復樅陽庚子同張德勝等大敗陳友諒於龍江陞同知樞密院事辛丑從
上伐友諒攻安慶破其水寨長驅入江州分兵攻下瑞州臨吉諸郡壬寅從取南昌癸卯攻廬州未下而友諒圍南昌甚急七月從
上討友諒於彭蠡丁亥遇之康郎山戊子大戰徐達敗其前鋒永忠與俞通海等縱火焚賊舟而賊之驍將張定邊者直前犯
上舟常遇春射走之永忠即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中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日暮收軍己丑復大戰以七舟載葦荻乘風縱火焚賊數百艘烟焰漲天湖水盡赤又明日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搏戰賊大艦以拒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已陷沒頃之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百倍合戰益力聲動天地湖水起立賊大敗相持者逾月友諒移軍出口欲遁走永忠督諸將横截湖面遏其歸路友諒敗死
上還建康論功賜永忠硃牌鏤金字八曰功超群將智邁雄師甲辰武昌平以功陞湖廣行省左丞從攻廬州克之救安豐取江西未下州郡乙巳與徐達等攻下泰州丙午克高郵淮安從伐張士誠吳元年以平吳功進中書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征南副將軍會湯和討方谷珍降之遂自明州出海道取福州洪武元年以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攻破延平禽陳友定閩地悉平二月拜征南將軍同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遣人以書諭降元丞相何真湖廣衛惠悉所攻破偽參政邵宗愚山寨諸郡皆下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傳檄而定遂進取廣西六月師入梧州至九月悉定廣西二年凱還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於龍灣入見
上撫慰甚悉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還第賜予甚厚三年封德慶侯尋拜
征西副将軍同湯和伐蜀四年克歸州進攻瞿塘以
山峻水急蜀人以鐵索飛橋横據關口我舟不得進
乃密遣壮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
持糗糧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将士皆衣青
簑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夜率精鋭出
墨葉渡分兩道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水軍
皆以鐵果頭船置火器而前比明蜀人来拒已破其
陸寨矣頃之所遣将士舁舟出上流者一時俱發揚

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揚舟
前進發火炮火筒夾擊之賊大敗走焚三橋斷其横
江鐵索禽斬無筭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分
道並進和率步騎而永忠率舟師乘勝抵重慶次銅
鑼峽明昇遣使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不受和至明
昇面縛啣璧出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
禁侵掠遣使獻俘京師蜀地悉平凱還論功
詔曰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功最大賞白金
文綺賜第京師洪武八年卒初捉聞

上親製平蜀文第其功曰傅一廖二復命劉基作平
蜀頌以旌之
論曰德慶侯兄弟從龍渡江首基
王業而楚公獨困于敵且惜哉方彭蠡之戰也流血
為湖僵屍成丘而永忠以六舟搏其千艘出没洪濤
輕捷若飛矢石兩下而意氣彌厲竟翦僞漢功冠諸
将功亦奇矣滅吳擣閩席卷五嶺及破瞿塘擣重慶
智勇俱奮功齊穎國非至驍俊疇克爾哉明昇之璧
降也侯湯公至方始受之從容推讓有足多者竟以
小青斬到上公惜哉

俞通海

俞通海字碧泉巢人江淮賊起父子結寨巢湖自守
通海聞
上駐和陽歸欵雙刀趙謀劫
上通海密白
上挾兵歸營縛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敗其衆攻鎮
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右目失明
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從征友諒康

銅陵搗九江掠蘄黃擊祝宗復南昌
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通海乘風
火焚其舟率飛舸射中張定邊友諒死陞中書省平
章政事總兵略劉家港平廬州撫江淮行中書省事
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渡橋中流矢卒贈豫國
公改號虢國公諡忠烈侑享
太廟

張德勝

張德勝合肥人集衆結水寨以舟師來歸至和陽嘗
于新河授萬戸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
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同太平公破之
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下常州宣州
宜興嘗勝陷池州擊敗其栅于江口復池州友諒犯
龍江德勝呼督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張志雄梁
鉉喻國興劉世衍追友諒至采石戰歿贈蔡國公諡
忠毅侑享
太廟

趙德勝

趙德勝鳳陽人因母在滁陽軍中棄妻子來歸
太祖爲帳前先鋒從克和陽儀眞敗方山營苗軍水
寨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戰毗陵湖州擢左副元帥
伏友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淮南征高郵從破漢
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昌吉撫四郡旋鎭安
慶降南昌南昌叛從復南昌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
三城癸卯漢圍南昌公出戰射殺漢金指揮漢益急
攻城且壞德勝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
巡城至東門敵發弩張琴中腰膂箭深入陸寸即拔
出拊髀歎曰命也奈何卒友諒滅贈梁國公侑享
太廟諡武莊

耿再成

耿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從征授百戸立功泗滁和
陽建康鎭江陞元帥守鎭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
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尋還守揚州取處州又改守
處州先是士卒徵私粟民間號泣訴公白胡參
政盡罷徵糧壬寅苗帥叛公方與客飮聞變上馬收
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何負汝乃反

急解甲降遂揮劍進斷數槊賊刺公墮馬死進侑享
太廟贈泗國公諡武壯

桑世傑

桑世傑無為人甲午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畜異志公洩其謀
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繇于海牙趣入和陽諸將畢集即攻破釆石鰟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也先繇于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壽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䭾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壽與諸將攻陰石碑海寇繇瑞陷陣死贈永義侯侑享
太廟

論曰俞張趙耿桑五公暨胡武莊者皆以力戰死其所摧敗功偉甚上公之褒侑享
太廟與六王埒有以哉班史云朽骨枯于草莽而洪于適放東漢之續元勳在錄遺老者知之意焉

今獻備遺卷之三

今獻備遺卷之四

秀水項篤壽纂

王禕

王禕字子充金華義烏人大父炎澤夢五色芝產于門而生禕長身山立有偉度師事黃溍與宋濂齊名弱冠游元都上萬言書不報臨川危素太原鄭遠者輩交薦之有齊琦者善康節數推占天人興衰甚有驗見禕數曰公異代人物也禕知元室將亂走歸隱青岩山中
高皇帝下金華遣使徵禕謁見行在所留中書省掾參與機務語必稱子充而不名數於
上前論文章
上輒稱善因命采故實為四言詩以授
皇太子
上親征江西禕進平江西頌
上覽喜曰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除侍禮郎兼引進使遷起居注陞同知南康府事

洪武元年召還議禮不合出判潭州上疏言祈天永命在脩德脩德之要在法天道順人心願寬刑威減賦稅以固國本

上嘉納之二年詔脩元史召禕與宋濂總裁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尋召還五年

上以雲南弗臣命禕持詔往諭之禕郎日就道既至見梁王君臣諭以禍福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乃改館而加禮焉未幾元之遺孽有自立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于雲南且欲連兵以拒王師知梁王持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梁王兩可未決命達里麻匿禕于民間脫脫知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禕罵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我

天子使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季冬之二十四日也八年

上復命刑部尚書吳雲諭雲南而梁王使其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王師所獲械送京師

上釋而歸之令與雲俱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乃説雲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欲殺之而梁王亦遣人來刼雲使降命胡服辮髮以見雲厲聲斥之遂死十四年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伐雲南生禽達里麻梁王走死禕及雲死事始聞于

朝革除間贈禕翰林學士謚文節文臣有謚自禕始正統間改謚忠文而雲未有卹典

論曰昔李希烈殺顏真卿而王廷湊不殺韓愈夫事固有幸不幸也世多謂子充不即死又從匿民間嗟乎豈知子充者哉

王紳

王紳字仲縉禕仲子也警敏絕人貫穿經史百家言爲文縱橫出入數千言可立就宋濂見而奇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材俊皆遜服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以書幣聘之教授蜀郡請于

王走雲南求禕遺骼不獲即死所祭焉號慟幾絕渴

沓泣下述滇南慟哭記
建文君即位言官交薦召爲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
摩
高皇帝實録嘗以禪死事聞于
朝得贈謚庚辰冬卒于官所著有繼志齋集三十卷
子稌有文行有祖父風

孫炎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也博學楷辨有口才善詩
歌好飲酒所交皆豪俠炎負氣度視章句儒衆中常
自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耶
高皇帝旣下金陵開省江南聞炎名召見炎陳胡運
將終宜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
上大喜論事慷慨所謀多當
上意從下浙東擢同知池州府事改池州爲華陽府
即拜炎知府事召爲省都事會處州降乃命耿再成
守之而以炎爲總制錢穀兵馬悉委之不取中報且
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得自辟署炎匹馬入處州時
城外皆賊嘗不奉官府約束炎坐廳事召城中人諭
以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爾等皆良民奉法則生否必死語極剴切
城中人皆叩頭瀝血誓不敢有二心炎復下檄旁縣
徧諭之由是悉投戈降炎乃擇其驍勇者練爲兵而
以衆所推服者長之賊至即率以殺賊事罷散歸爲
農有警馳召之莫敢後者奸吏豪族畏之如神皆謂
得孫使君曉時上方搜羅豪傑而秀民有才能者皆
竄匿山谷中炎訪得姓名爲書招之青田劉基最有
名自以嘗仕元耻事二姓使者再往返不起以寶劍
一奉炎炎賦詩報之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
敢私用封還之且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人事以諭
劉亡何就見炎炎置酒高會縱論古今成敗亹亹可
聽劉深嘆服曰基始自謂勝公今聽公論議基何敢
望也炎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襲炎
而炎所練卒反應賊炎被禽閉空室中列卒環守之
炎降炎紿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賊知炎非本意
恐自遺患乃夜以燒雁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炎

拔佩刀割啖之擧卮酒引滿仰天嘆曰嗟乎丈夫乃
爲鼠輩禽邪飲酒自如卒令解衣炎大罵曰賊狗奴
此紫綺裘乃
主上賜我者賊勿解我當服此裘以死賊遂殺炎而
守將耿再成方與客飲聞苗軍反即上馬收戰卒不
滿二十人迎賊罵曰倖虜奴國何負於汝汝反耶趣
解甲降不降吾斬汝汝謂吾劍不利耶賊怒欲刺再
成再成運劍奮鬪連斷賊數槊賊躍而前槊中再成
頸再成遂墮馬大罵不絕口而死再成死炎無援故
及於難

高皇帝既即位追封再成爲高陽郡公炎冊陽縣男
建廟處州歲時祀之炎妻王氏靖難初王師入金陵
不屈死
論曰
國初死忠者如王禕之使滇希烈之真卿也花雲之
守姑孰睢山之杲卿也韓成之誑楚沛公之紀信也
張子明之僞盟晉人之解揚也而胡越國之死金華
孫耿之死栝蒼其事與唐張巡許遠頗類要之皆能
死者其真烈丈夫哉

胡大海

胡大海字王甫泗之虹縣人
高皇帝駐兵滁陽杖策謁見語合遂居前鋒從克和
州渡江拔采石太平克金陵與徐達等攻下京口毘
陵皆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帳下從破宣城副
鄧愈戍守取績溪進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率衆
十萬取臨安而命鎮撫李才攻圍徽州大海自婺源
兼程以進橫槊大呼斬李才禽其將呂旺呂昇賊衆
敗走克嚴州遷樞密院判大海與諸將議曰蘭谿客
通嚴州蘭谿下婺右臂斷矣引兵攻下之從

上取婺州陞僉行樞密院事攻下諸暨州而張士誠
復遣呂珍圍諸暨堰水以灌城大海馳救奪堰水灌
珍珍勢蹙乃於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
王愷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比
若再來吾當取之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
武遂引還人服其威信取衢州遂攻處州克之陳友
諒寇龍江

上命大海出兵擣信州乃率師攻破信州將伯方絕
糧衆請還師大海曰信乃閩楚襟喉柰何棄之繕城
浚隍爲堅守計
上以婺爲浙東大藩通甌引越非得重臣守之不可
乃授大海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守金華尚
將蔣英劉震等謀叛率衆入省署陽請大海觀弩入
詠樓下遂遇害併殺郎中王愷婺人莫不流涕
上聞之震悼爲文以祭命配享晉于宗廟追封越國
公謚武莊

論曰
國初死事者多矣惟胡越公最著聞
高皇帝之初下金陵也急于未下者取浙東等城之
責付之胡耿禍發肘腋卿知之先幾而伏節以死可
謂壯矣成敗寧足計乎

花雲

花雲者懷遠人也少孤隨母史嫁張氏以勇稱倜儻癸
巳謁
高皇帝於滁陽使將兵略地所向輒克破懷遠擒
其帥以歸攻全椒拔之
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驅猝遇賊數千人遮道顧後
騎未至欲退走不可雲獨挺劍躍馬衝
上橫衝賊陣而出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
鋒後騎至遂克滁從取和州得兵三百人以功授管
勾渡江先登克采石取太平
上以雲重厚可託因命宿衛常在左右從克金陵陞
總管徇下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過馬馱沙劇賊
數百人邀戰雲且行且鬬三日夜悉禽殺之授前部
先鋒判行樞密院克常熟得兵萬人命雲將之授常
州守牛塘營領兵趨寧國時羣盜蝟結所在梗塞雲
操戈前行遇賊輒鬬斬首數千出入榛莽泥淖中凡
八日始達寧國尋命守太平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
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迎戰相持者三日友諒不得
入乃引大舟泊城西南軍皆緣舟尾攀堞而上城中
乏食而雲士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
奴爾縛我我主必滅爾斬爾爲膾也遂奮躍大罵繩
皆絕奪賊刀格殺五六人復罵曰賊奴非我主敵也

曷不趣降賊怒碎雲首縛之舟檣衆射之雲至死罵不絶口知府許瑗院判王鼎皆被執不屈而死吳元年

上追悼雲封東丘郡侯瑗高陽郡侯鼎太原郡侯立祠太平命有司歲時祀之方雲與賊戰甚急妻郜氏抱其所生三歲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夫死吾必不獨生然花氏獨此一兒若等幸善視之既雲就擒郜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氏屍瘞之遂抱兒走匿爲陳軍所掠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數欲棄之水孫氏乃潛以簪珥爲漁嫗養之王師伐漢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視兒竊漁人出竊負而走宿陶穴中明日從舟渡江遇陳軍敗還爭舟擠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來附之入蘆中採蓮實哺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則一老父也問其姓名曰我雷老也告之故偕行達

上所

上聞雲有兒即召見孫氏涕泣抱雲兒再拜

上亦泣數行下抱雲兒坐膝上曰此花雲兒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後以爲神雲兒八歲入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後衛副千戶世水軍左衛指揮僉事名煒

論曰

國初死忠節者惟花雲最烈而王禕孫炎次之至其妻之死夫妾之存孤事尤卓異郎雎陽常山寧是多哉

廖永安

廖永安字彥敬廬州巢縣人也與俞通海等屯巢湖爲水寨左君弼據廬永安等數爲所窘乙未閒

高皇帝駐和陽遣人納款且乞援

高皇帝大喜親馳赴之永安與弟永忠及諸將奉迎發舟出湖口攻敗元中丞蠻子海牙水軍徙還和陽六月朔從渡江乘風舟發永安舉帆前導引吏及牛渚守者大駭諸軍奮擊之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總管克集湖人破海牙軍俘獲萬計擒陳兆先貳其

集慶克之拜昭武大將軍統軍元帥與徐達等攻克鎮江毘陵以功陞同僉行樞密院事領衛帳下克池州樅陽李馬馱沙陞同知樞密院事再破張軍于福山港及狼山與徐達等攻復宜興轉戰太湖孤軍深入爲士誠將呂珍所獲永安不屈遂拘囚之丙午七月丁未卒于姑蘇追封楚國公謚武閔改封鄖國公

論曰勅

高皇帝駐和陽渡江無舟賴永安諸將以舟師迎附得渡定基金陵厥功不細矣永安雖幽囚死不究厥成其節義固足稱也

濮真

濮真鳳陽人也以忠勇受知

高皇帝從渡江定金陵破吳楚北定中原皆與有功由副元帥擢西京衛指揮陞都將僉事洪武勅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詰之曰無故加兵亦有說乎真曰

天子神聖撫有華夷爾國叛服不常遣使諭意不奉

明命遣將聲討豈無故耶虜愛真驍勇徐曰善欲用爾爲將亦不失富貴真厲色斥之即拔所佩刀剖心而死虜大懼遣人詣闕謝罪併歸真從行兵士

上嘉真忠節追封爲樂浪公子璵甫生數月即授祿中封西京侯幼趨朝爲多士蹋傷母夫人以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字王牌懸其冠上每朝俾人避之

論曰濮公剖心不顧一死而夷虜失色使國勢重於九鼎真烈丈夫哉

韓成

韓成虹縣人也壬辰從

高皇帝起兵徐泗間破諸山寨甲午克滁州授鎮撫守禦乙未從渡江進克金陵下京口陞元帥守禦金壇從攻常州解牛塘之圍取揚州戊戌從下婺州復池陽敗陳友諒於龍江及取江州南昌皆與有功癸卯陞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專侍宿衛四月陳友諒率師六十萬圍南昌七月從

上親征大戰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復鏖戰良久賊悉衆合圍數重矢石雨下一時諸將計無所出

上方設奇成進曰臣聞古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
辭也遂賜成龍衣冠舄與
上服同對賊投水中死陳軍皆呼萬歲遂解圍
御舟乘間得脫竟殲友諒封高陽郡侯建祠康郎山
設像祀之成位第一子觀累官都督同知洪武中數
討破廣西諸蠻寇及征五開有功並除末年掛征南
將軍印江西操練軍馬尋鎮守廣西永樂九年征交
趾既平留觀鎮守十二年卒
論曰彭蠡之戰諸將死行間者甚衆廟祀康郎山者
凡三十六人而韓成功第一其事與紀信誑楚絶相
類至今廣西人談觀威略徨徨畏之如神真山雲精
名語有之蠋飛消消育子爲蝶觀誠賢不猶出其父
之型范乎

張子明

張子明者不知何許人國初授千戶從守洪都歲癸
卯四月陳友諒悉發國中兵號六十萬圍洪都親督
兵晝夜攻城期必拔守將大都督朱文正等嬰城固
守被圍者八十五日六月文正遣子明告急於建康
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
晝伏半月始達建康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多而戰鬭
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老師
食少方轉漕武昌若援兵至可必破也
上曰汝歸語文正爲我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
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陳軍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
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
大軍百萬至矣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後封忠節侯
廟祀洪都

于光

于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也元末從徐壽輝署江東
宣慰元帥鎮鄱陽陳友諒既弑壽輝光謂其麾下曰
我不殺友諒可事之乎庚子以饒州來附
高皇帝命鄧愈往鎮之光佐焉以功拜江西行省參
政尋授行樞密院判改戍徽州召還解金連環弁纓
賜之光頓首謝曰臣蒙厚恩敢不效死辛丑從
上親征友諒取安慶江州壬寅從下南昌癸卯從破

友諒於彭蠡轉擢武衛指揮同知甲辰從平武昌陞
鷹揚衛指揮使乙巳取淮東諸郡吳元年會張士誠
皆與有功洪武元年與大將軍徐達等北伐下山東
河南諸郡投潼關承制以光戍守其地大敗元兵二
年移鎮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寇輒擊走之保保復
移軍圍張溫于蘭州光馳救之遇賊于馬蘭灘戰敗
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
幸被執公等堅守大將軍總百萬師至矣賊怒批其
頰而死

論曰豫章忠臣廟凡十四人而于明位第八及考死
事獨于明最奇方其冒重圍出百死以走金陵且伏
夜行竟致其命斯可謂忠且智矣身雖被執以死而
大呼不屈城守益堅卒完孤城以殲大憝于光事畧
相類因以附焉

今獻備遺卷之四

今獻備遺卷之五

秀水項篤壽纂

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也元至正間舉進士授鉛
山縣知縣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監助教應
制撰諸物文操筆立就稱
旨超拜翰林院學士遷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太
學成擢祭酒師道尊嚴諸生畏且愛之乙丑戊辰兩
科取士多出大學而甄選尤多大被賞遇訥嘗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畧曰卿稟純誠病必速差且命畫工
繪象以肖焉
上覽之甚喜然終老之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京
師居常寢食恒在廂房不宿于家疾革乃歸卒于私
第年八十
上親為文以祭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
論曰董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
高皇初建成均得宋公為師教人先躬行而後口說
故士皆務實人材質直朴醇足以追明益本教行而

歸追立也彰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惡在多言哉

朱善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也十歲能文通經義元末隱居纂述所著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斷諸書事繼母李氏甚孝避兵扶母竄匿者十餘日竟兩全
高皇帝既定天下開設學校而豐城仍舊爲富州州守强留中請爲訓導南昌守許方以名聞于
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院脩撰署院事兼知制誥逾年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著遼海集未至遼賜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
旨校文禮闈授文淵閣大學士以疾告歸卒在之前夕有星如虹墜于所居鄉人異之

論曰朱公雖純嘿以明經薦陟館閣不爲不遇矣

劉崧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也初名楚
國初更名崧以經明行脩薦爲兵部職方郎中歷總部事奉命徵糧鎮江多公侯宦田崧輸奏之有
旨分官民田尋命往廣東買馬及點視山東驛遞相視萊州造風海船皆稱職遷北平按察司副使政有聲績徵拜禮部侍郎嘗奉
敕撰勳臣神道碑銘及封誥宋濂見其文嘆曰此今之司馬子長也進擢吏部尚書踰月以災異免徵拜
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見必燕語移時未幾以疾卒于京師崧性廉慎所居屋壞半以茅覆之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居官弗復增一布被十餘年爲鼠所傷命更置之仍補鼠傷者以示其子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得白金九十兩封識託其鄉人及歸取之其人悉用去崧不復問所著有職方詩集行于世

論曰劉子高之清近世所未見也其權吏部也不逾月而免功業不概見惜哉

董倫

董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也世居燕之宛平元末徵辟不出洪武十五年單縣張寧以倫薦徵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

[illegible]大于其所陳說多忠厚
高皇帝聞而喜十八年陞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
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參議在任盡心民事名其退
食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悉
當
上意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擢爲陝
西右參議三十年註誤坐免謫教須南
皇太孫憐而老之賜白金若干鎰
建文初眷念舊學屢問倫左右多言倫可用召拜禮
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入內閣作經筵考
庚辰會試得名士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號
稱得人解縉之謫河州也與倫書所衰倫言之于
上召還以縉爲翰林待詔其於奉汲引類此倫質直
敦厚有文學爲時所重濟時臣君之念老而益篤革
除年間卒
論曰昔魏徵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有以哉董公
以其鑑之術建文中復赴宣室之召從容清禁者考
令終將不得爲良臣乎哉

陳瓏

陳瓏字同故江西廬陵人也少讀書元季知天下將
亂棄去習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楊樹木人莫測
其意數年樹成列四方盜蜂起遂募義勇屯其中保
障一鄉賴以安堵七年陳友諒將熊天瑞強致瓏與
俱至九江瓏知陳氏必敗去之甲辰
高皇帝克武昌瓏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謁軍門陳
救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
郎改左司都事僉郎中陞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徐
達北征瓏贊軍事既克泰州留瓏督築城之役尋命
總制真州軍事丙午除寧國知府首興學育材問民
所疾苦禁并兼覈欺隱所創戶帖命布之天下宣城
民田濱江者歲患水加築堤防伐石作水門以時蓄
洩強盜劫麥舟坐死者四十八人瓏曰此皆愚民因
舟漂抵岸引挺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論死至衆邪
乃坐先取者一人餘滅死論奏
命督餉北平還京師臺省爭薦之瓏固辭歸尋赴京
道病卒

論曰璡有文武材雖早死不究所用然其才不已可
徵見乎

陳遇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篤學博覽至正中授溫州路教
授棄官歸人稱為靜誠先生
上定金陵秦元之薦宜顧問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
與官辭不就
上問保國安民大計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為對拜
除翰林學士固辭除禮部侍郎又固辭
上望見連呼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
務每燕見賜坐食談說經史人有過被譴力為解
上嘗曰卿老矣有子可帶刀衛朕頓首伏地辭年七
十二卒時江西鉛山龔斅學博行淳以明經為教授
御史葉孟芳薦徵至洪武十三年秋
上坐武英殿見諸儒使言志皆對曰不敢上負
聖王自棄明時
上喜始置輔官以王本杜佑及斅為春官杜斅趙民
望吳源夏官秋冬官缺令兼攝未幾斅致仕十四年
起為國子司業陞祭酒杜斅壹闇人動愼力學精通
易書詩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後以疾卒源與化儒
學教授洪武十三年中書舍人林廷綱薦源德行本
以儒士行誼者聞召
論曰靜誠堅志辭爵祿而國遇不衰亦從高尚其事
要亦明哲自保者矣龔斅王本杜佑杜斅趙民望吳
源亦一時之偶也

樂韶鳳

樂韶鳳全椒人乙未從渡江參贊軍事洪武三年授
起居注遷兵部尚書改侍講學士備
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病免
八年起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友人彭圭王才昝文
賀陳旭陳友敬起歙滁從
上渡江取采石圭有材略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
四年從征卒壽州遇敵衆畏怖圭獨奮然死戰敗之
旭與敏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有材武文質
攻婺授太醫院判圭才敬都指揮使旭從翁斁封雲
陽伯友平蜀功封武平伯

陶凱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文洪武初以爲修元史選授太子書舍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凱每議禮與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然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與禍非細若江充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患五年凱言漢唐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藏錄

聖旨及時政倣會要編類爲書

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上怒曰何自賊也尋坐罪殺牛諒與凱同爲禮部尚書以怠職犧牲不中廢功臣廟不葺降主事尋復尚書未幾坐不職罷時有潼州楊訓文者元仕爲書院山長居江都吳元年徵爲起居注兩遷中書省左司郎中入禮部亦與凱同爲尚書已而改戶部出爲河南行省參政亮初爲禮曹主事洪武元年召爲禮部尚書滕毅不知何許人與訓文同以儒士從事徐相國幕下授起居注

上命集古無道之君如桀紂秦皇隋煬事以進曰往古人君善惡皆朕龜鑑也洪武元年初設六部首擢毅爲吏部尚書

論曰兩祭酒學行醇固模範克端一時趙王輩文武兼資足稱爲憲者矣

唐鐸

唐鐸鳳陽人洪武庚子從攻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爲殿中侍御史歷刑部尚書改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左遷復爲兵刑二部尚書致仕自起爲太子賓客尋陞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贊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illegible]鐸重厚

靖廉不妄取予
上初起兵時郁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倚爲兆數速
郁
上念郁篤行皆不問時諸將中官微以才勝郁以德
勝不動聲色而政務自理人咸愛之
論曰唐公重厚少文獨受
眷知倚導　春宮有以哉
郁新
郁新臨淮人洪武二十二年除戶部度支主事賜名
新超陞戶部右侍郎陞尚書凡十三年綜理周密而
取民有節
上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理險易計數新各無遺答
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賜物又備餘新定歲一萬
石余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建文中調兵食効勞
靖難後復戶部尚書永樂元年言淮河間多淺灘跌
坡阻運舟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
淮河沙河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
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河至八柳
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至衛輝入衛河輸北京二
年上屯田賞罰例三年卒
論曰郁公定
諸王宗室詔祿之額及置漕挽淺船轉輸之制至今
賴之乃者屬藉繁增祿入匱竭後將不繼漢唐服窮
親盡皆不得衣食縣官而四民之業俾得自效載在
典籍可考也安得起新與之議哉
唐同
唐同字同文徽新安人元舉茂才異等爲郴州學正
避亂黃州事漢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甲辰兵下
武昌來見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
傳于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唯
才大略後世罕及吾每觀孔子之言如節用愛人使
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師也吳元年
上諭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
直書建成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是非善
惡汝等皆當直書勿隱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階什

讀學士
上嘗諭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皆明白
簡易無深險惟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
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忠義感激近世詞臣
艱深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
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洪武四
年陞吏部尚書上言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
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何未成書乞編日曆
傳於後世
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
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
樂治筆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
載爲一百卷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
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
政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
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焉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
開濟
開濟字來學一字學臣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
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
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治才召試刑部尚
書未幾爲眞濟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
所行事稽覈勤怠
上嘗賜大第十五年監察御史趙仁言舉以賢良方
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列置郡縣政績少聞又聘天
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莫若考其經明行脩達於政
事者爲上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二等量才授
職往代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覈其稱職
平常不稱職給文赴吏部再覈去留
上覽其言謂濟等曰秀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
職濟等條議乞選有才識文武之臣公暇延訪秀才
以明經行脩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
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
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

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上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
河渠事一莽畫即有條理可爲世守人忌其才高又
見
上每召濟議事讒言遂起竟暴卒
論曰開公以名世才通達政體言聽計從亦至矣竟不
免于讒口讒說之堲有以哉

吳伯宗

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
士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濂同修
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伯宗性剛直不
肯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伯宗謫居鳳陽論時
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辭甚剴切
上得奏即召之還十二年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
說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曰伯宗才子除太常寺丞辭改國子司業又因事
忤旨貶金縣學教諭至召還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
殿閣學士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
實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伯宗復爲翰林檢討明
年卒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論曰吳公以首科及第受知
聖主簡直容勿可謂遇矣而旋起旋廢才不究用謂
非命耶

吳沉

吳沉字濬仲金華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十三年薦授
翰林侍制應對失旨左遷渭源教諭未行改翰林典
籍歷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
上命沉爲叙時撰千家姓沉爲表進未幾考功劾沉
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致仕嘗著辯言孔子封王
爲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
及謚爲非禮
論曰吳公議孔廟事百五十年始行之讀所撰千家
姓多異其不見傳何也

劉三吾

劉三吾字如孫以字行初名崑茶陵人洪武十七年

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應對詳愼除左贊善歷陞
翰林學士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
無預密議謚文太子卒
上意在
文皇問公對太孫年富子歿孫承適統禮也即立燕
王置秦晉二王何地
上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録
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灾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
存心録既又命公編漢以來灾異之應臣下者爲書
賜名省躬録二十六年以婿趙勉爲戶部尚書坐罪
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
上厭表箋多諛詞織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完
頒天下尋暴卒
論曰劉公耄年遭遇潤色洪業翊贊經綸詞命典實
卓然名家可不謂有學有守者哉

今獻備遺卷之五

今獻備遺卷之六

秀水項篤壽纂

楊士奇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少孤好學郡縣
交舉皆不就革除間翰林脩撰王叔英薦之徵入翰
林任編纂授審府審理副
文皇即位擢編脩時方開內閣命解縉黃淮胡廣胡
儼楊榮金幼孜及士奇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立爲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嘗於文華
殿呈大學講義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
對曰二帝三王脩身治天下者皆大學之道
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以古爲證
庶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爲說
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此出宋儒胡瑗曰與常人言
亦舉此說乎士奇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人有用
且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
意見

皇太子嘗閱文章正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眞儒其著
大學衍義尤有益君臣
皇太子取觀命刻之饒州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去濂
洛關閩之說
上怒曰此儒賊也羣臣請罪之士奇曰當火其書毋
令惑人從之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以嶺南藤簟諸
物将遺廷臣或得其日以進
上閲無士奇名獨召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
命赴廣廷臣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病偶不
與爲物甚微受否亦未可知上意乃解禮部尚書鄭
賜爲侍郎趙玒所間憂構疾暴卒
上以問諸臣士奇曰賜病數日但未敢即安耳
上曰微汝言幾誤疑之賜本君子第才不足耳六年
冬詔廵狩北京命士奇輔導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
觀之兵部尚書劉儁曰道中供帳皆已自備請以有
字易白字士奇善之奏用儁言明年
駕幸北京
皇太子監國命士奇同蹇義等輔導贊善王汝玉每
以詩法進
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
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耻除兇
之作所尚者覇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
隋煬帝陳后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講道之暇兩漢
詔令皆可娛意稗益治道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作詩然儒品
不同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
俗儒人主尤當辨此
皇太子喜讀易命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
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爲卜筮作然脩齊治平之道
悉具請編緝以備觀覽書成名曰周易大義九年
上還南京召問東宮果何如以孝敬對使言其實對
曰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視每進御用物皆親閲
封識車駕北征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
駕還而後即安
上曰此于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
耳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

政其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是
上以問羣臣曰正旦日食行賀禮否禮部尚書呂震
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
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大變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
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
爲中國羞後有還自契丹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悔
之今宜免賀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智言是也遂
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聞高煦有異志疑未決獨召問士奇對曰漢王始
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遷都北京
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疑之惟陛下處以全大恩
上默然後數日乘得其狀大怒繫之西華門內
皇太子力救乃命削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
京邇即作禍可朝發夕擒也是年冬周王楚王來朝
謁
孝陵
上命皇太子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以問翰林諸臣

拜位當何如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居前東宮
稍後居中皇太孫又稍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
而分列兩傍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下有六字未書授
士奇筆足之還人持赴陵所遂以
宸翰賜士奇
上命擇廷臣侍
皇太孫講讀士奇以儀智薦衆老之士奇曰智道理
明執守正老成正大廷臣無比
上曰智雖老識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旦日食宜
免賀可謂得人矣
仁廟即位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
進少傅詔減冗費惜薪司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
斤爲香炭之用士奇奏減其半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答宸翰語羣臣易吉士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
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可遂卽
吉乎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張輔如
上所服既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奏當易服
梓宮在殯吾豈忍之士奇所執是也張輔知禮文臣
乃不時邪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
畜馬蕃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士奇奏言
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
賤畜之意乎不報士奇復極論之陝西按察使陳智
亦言畜馬不便詔止散馬已領者惟官員乘馬例勿
責其息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常以事忤旨後陞爲湖廣按
察使因他事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得罪者
陛下卽位多宥之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
上卽命罷治仲成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過激

上免謙朝士奇曰
陛下謙因言取咎人將
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之朝如常且令百官言事毋以
謙爲戒
上賜璽書加勞且製楊貞一印賜之
上嘗論科舉事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
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人北四十人則
無遺材矣
宣廟卽位遂行之元年高煦反
上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請移師襲趙王
上問楊榮榮贊決之士奇不可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有罪者固不可恕無罪者自宜加厚
上不懌而止
駕還言者猶未已
上皆不聽特召士奇問之對曰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曲加保全之豈可惑於羣言乃命書
平矣袁容鄂御史劉觀持璽書往諭趙王得書喜曰

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頻息二年安南
黎利乞立陳氏後
上召士奇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费數萬人命得
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
同榮言當從數年來兵民困于交阯極矣願勿疑
上意遂决七年建議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
上及布政按察使為舉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
犯贓罪併坐舉者軍民中有才行卓異及智勇精於
武畧者亦宜察舉庶康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
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非錄瑕舉與之意也
上皆從之正統初數上書言軍國大計多見采聽進
少師在國八年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士奇有文
學立朝四十年公正不阿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
而抑小人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總裁
三朝實錄悉徵諸實尤篤於故舊解縉尹昌隆之死
言於
仁皇皆存其後所著有
三朝聖諭錄及東里文集行于世

論曰世稱相業必曰三楊而文貞尤爲稱首歷事
五朝既專且久其所匡弼動必以正可不謂貞乎夫
其勲德文學人巳罕儔而休休樂善無少娼嫉斷斷
大臣庶其近之矣

楊榮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也洪武末舉鄉
試第一會試第三登進士擢翰林編脩
文皇即位更名榮簡入內閣典密務榮年少警敏一
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榮在
上出示江西三司所奏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
業盡
朝廷初遣行人許子謨齎勑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
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
至上諭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勑褒觀對曰計發奏
之日觀尚在中道不足褒從之時四方事殷上時至
閣中聞所治稱旨進脩撰復進侍講五年春
命往甘肅視邊還稱旨七年春扈從北京甘肅總兵

何福奏虜脫脫不花等率所部來歸命榮馳往處置
還奏
上悅命持節即軍中封福爲寧遠侯八年扈從北征
本雅失理重脩
高皇帝實錄爲總裁十年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奏
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爲邊患時鎮守城侯
李彬鎭陝西勑彬勦之且命榮往與彬計度可否還
奏餉艱沍寒小醜不足煩王師命罷征云何叛者從
歸十一年從狩北京十二年扈從征瓦剌既還脩性
理五經四書大全榮爲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十
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扈從北征是冬將西
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集民兵可徵用上出奏示
榮對曰
陛下命罷之已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遂寢三殿災
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尚書夏原吉以兵餉不給
坐獄侍讀李時勉數言事
上怒榮恐爲擠解所從北征軍務悉以委榮中道軍
餉不繼請班師詔可浙江奏麗水政和山寇掠將請
合兩省兵討之榮言愚民爲有司所苦耳願遣使撫
諭不足煩兵
上從之師次榆木川
文皇帝上賓凡喪禮軍務悉決於榮馳歸報
仁皇帝即位進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
士陞工部尚書賜繩愆糾謬銀圖書
文廟暨
仁廟實錄皆榮總裁宣德初高煦反榮首勸親征扈
從討平之馬騏激變交阯黎利叛偃兵息民榮有力
焉是年八月車駕廵邊至遵化聞虜逼塞下以道險
師難竝進
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榮從既還陞少傅
正統初脩
宣廟實錄榮復總裁書成進少師五年謁告還京道
卒贈太師謚文敏榮閎䟽果毅遇事當爲奮前不疑
護刑辟片言立決務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
未嘗少怠於四夷邊徼事及邊將勇怯靡不通知內
篤孝友睦婣之行喜賓客濟窮恤患無問疏戚貴賤

大小皆歸心焉所著有北征記及文集行于世

論曰

文皇帝頻征朔漠文敏輙扈從與斋詠善斷大事當

是時稱西楊文學東楊政事國家有大議文敏一言

決之彭惠安公贊文敏曰文武通才信矣哉

楊溥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也登第除庚辰進士授翰

林編脩永樂初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脩一日

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溥進曰釋之誠賢然

非文帝寛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在漢不易

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一

類以獻

仁廟喜甚賜書褒美漢庶人搆陷宮官下錦衣獄十

餘年家人供食數絶糧又

上命臣溥方勵志讀書不輟每對人曰朝聞道夕死

可也甲辰

仁皇帝嗣位榮獲釋拜翰林學士進太常卿兼翰林

學士宣德正統間入内閣歷官少保兼禮部尚書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時名臣稱三楊文貞江西人

為西楊文敏因居第為東楊而溥以郡望每書南郡

乃號南楊溥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鄉試時胡

儼典文衡批其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

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正

言不效公孫弘阿曲也遂薦第一世稱儼為知人後

儼為祭酒溥在禁垣執門生禮不衰儼亦不辭人兩

高之

論曰文定遭讒幽繫十有餘年苦心力學不改故初

卒致通顯居高思危謙虚下士靖共事君迹其勳德

亦文貞文敏之流匹也世稱三楊詎不信然

今獻備遺卷之六

今獻備遺卷之七

秀水項篤壽纂

解縉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也少穎悟絕人日記數千言終其身不忘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入洪武二十一年進士廷試所對策過高讀卷者抑寘三甲時兄綸及妹婿黃金華同登第

高皇帝喜授綸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數召見論議

上諭縉曰爾試舉當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即具奏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令不必數改刑不宜太繁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人無所措手足矣御[illegible]

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祀天宜復掃地尊祖宜備七廟太常不可肄俗樂僧道之兆者宜黜之使從人倫經呪之妄者宜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正風俗進人當擇賢不拘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如呂氏鄉約及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趨之復之以爲民表而教化興矣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勅有司以時脩城浚濠教民以農隙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異材脩復書院以養昏稱刑之禁處有遺材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書奏

上奇其才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不法縉上章劾之泰雖獲宥而直聲益振

上慮縉爲衆所傾召其父諭之曰人才甚難大器晚

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復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
臣恩同父子歸其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
用爾遂侍父歸數歲
高皇帝上賓赴臨忌縉者謂赴臨非詔旨坐謫河州
歲餘召還以爲翰林侍詔
文皇帝初首問縉旣見寘諸左右深信任之凡詔勑
及大制作悉出縉手每預密議寵賚殊厚陞侍讀進
侍讀學士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
焉皆靖難功臣也武臣咸請立高煦
上不聽獨召縉密議旣定秘不發明年冊立
仁廟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拜縉翰林學士兼右
春坊大學士又明年福等初議頗泄高煦譖於
上遂出爲廣西布政司右叅議而李至剛復任縉改
交阯八年入奏事京師時
文皇帝北征見
仁廟而歸駕還高煦言縉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
後三年瘐死獄中
仁廟卽位特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縉行奇才
名聞中外嘗脩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性孝友重義輕
利篤於故舊喜引拔士類文翰皆精絕嘗語人曰寧
爲有瑕玉不作無瑕石中人張興恃寵笞人於左順
門下縉過之厲聲叱曰御座在此敢爾橫邪興俛首
斂退同官有失在
上前輦引爲己過
文皇帝嘗與縉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八名命各
疏於下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元吉曰
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
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
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
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
之才駔儈之心旣奏
上以授
仁廟曰李至剛朕所洞燭餘徐驗之

仁廟因問縉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後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廟出其所奏十人者以示楊士奇且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論曰昔賈生通達國體遭遇漢文坐困絳灌廢死長沙解公論奏切中世務皆可施行人倫檢鏡十不失一遭際兩朝不數年遂參大政可謂遇矣甚哉讒人之罔極也語曰高才不遠直木先伐何足怪哉

胡廣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革除庚辰擢進士第一賜名靖授翰林院脩撰文皇帝入正大統復名廣拜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爲上所知一時制命多出其手詔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扈從北征出居庸入大漠王師所至皆廣所紀癸巳再扈從出塞禮部郎中周紃奏請封禪羣臣多以爲言上皆不聽廣作却封禪頌上之丁母憂召還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爲民厲耳遂詔罷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官如故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仁廟初加贈少師

金幼孜

金幼孜者名善以字行臨川人洪武末中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文皇帝即位改翰林檢討簡入內閣陞侍講昭皇帝在東宮時作春秋要旨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七年駕幸北京及累征北虜幼孜多從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詔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爲總裁官預脩高皇帝實錄十八年拜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二十二年復從北征士卒多道病思歸文皇帝問羣臣幼孜具以實對請班師上從之會宮車晏駕凡喪禮軍務皆幼孜與楊榮決

焉
仁廟即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
學士尋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賜銀圖書文
曰繩愆糾謬洪熙元年兼禮部尚書有詔法司論死
罪多冤抑者自今臨決必會大學士同審幼孜與焉
宣廟即位脩兩朝實錄為總裁宣德六年卒所著有
前後北征錄
論曰胡金二公皆以文學遇
主致身清華卽鴻議密謨不可得聞而胡却封禪金
勸班師持正不足多乎

胡儼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也洪武中會試乙榜授華
亭教諭改授長垣上疏乞近地便養親詔許之改饒
之餘干遂著為令已卯薦陞桐城令政務便民奏免
積逋邑中多虎禱於神害遂除尋督漕至三山值大
風雪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之全活者衆捕蝗道
見餓死者命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風雨大作所
全活數百人壬午
文皇帝入正大統召試稱旨授翰林檢討陞侍講兼
直內閣凡有顧問必審度而對甲申陞左春坊諭德
尋拜國子祭酒庚寅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
林院事輔
皇太孫監國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開陳
及官祭酒以身率士
文皇帝甚禮重之幸太學賜坐講經耆于優渥時國
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以儼言獲免洪熙春引
疾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餘年以德望重天下
正統八年卒
論曰胡公以身為教不言而諸生化之語曰前有宋
胡後有李陳信哉

黃淮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進士爲中書舍人
靖難初召見訪政務稱旨每朝解縉及淮立御榻左
備顧問論議密務令入內閣專掌制誥既又選九人
與共事名直文淵閣
上征胡長沙妖人李法良及[illegible]彬及[illegible]

太子揄法良十二年坐奉表迎
上不敬逮詔獄凡十三年獄中有省從集自省錄
獻陵即位出獄中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
內閣
獻陵大漸
太子在南京未至中外洶洶西楊及淮佐鄭襄二王
監國後
太子至憂危嘔血宣德二年請老
上賜璽文來謝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
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北辭又宴太液池諭淮
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淮至
上喜八年遣禮部會試命與學士王直充考試官正
統十四年卒年八十三謚文簡永樂初寘獄大起南
人避北官者又有編戍法淮言不可阿魯台歸款欲
并女真吐蕃東西諸部落聽其約束請朝廷出官詞
鎸金定集諸會磨酒中飲為盟衆議且從之公言虜
虜勢分易制併力一心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
文皇善公言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遠覽千里立于
地見月前耳初同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
解縉沒詔獄惟西楊秉政最久東楊謀慎最審並總
修累朝實錄而淮圖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

高穀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
士二十三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為翰林侍講正
統元年楊文貞薦充講官修實錄畢亦初進尚書部
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
上皇使我上谷雲中急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
趙榮毅然獨請往穀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
也
上皇將至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
書公所袖入朝傳示羣公卿言官疏聞
上詰匿名書從何所得穀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穀
自縛闕下下詔獄
上亦不深罪遂榮也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
廢
東宮立懷獻為太子穀悲憤不敢爭加太子太傅兼

不敢辭是時內閣不相能上疏言經筵日講關係聖
德尤在得人遂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溥充日講
官左都御史王文大理卿蕭維禎庶子王恂入內閣
上令詢溥侍經筵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排
與穀相構五年勑穀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
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陳
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鄉試官劉文介
公儼
上令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從而
為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
英宗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
無他腸可致仕穀官至台門而家業蕭然救廬瘠田
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方穀端靖潔廉無私
卓然有古大臣之風成化初姚文敏夔請諡王佐鄭
埜又上言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為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
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策天順
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
得贈太保諡文義
論曰黃文簡勤慎詳審見危能安高文毅廉靖端方
臨難不懼迹其保護儲宮十年瀕死力主迎鑾以忠
謹稱可謂大臣也已

呂原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
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
商輅劉儼及原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
中倪謙及原教內官黃賜等書于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廡中命二人講倪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
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臣
右中允兼侍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覽顧二人曰洪
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他日
上再至二人遂坐旁壁下
上曰何踽踽乃爾二人頓首對

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初改通
政左參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寵
用事知敬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緋不
答未幾岳正暨原列上石曹罪狀疏留中不發曹石
恐謀摘承天門災詔中有訕語
上大怒召對近臣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
正何也岳既去原得留與李賢同在內閣李通達見
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稱濟之持重倚
大明一統志充總裁官居母憂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
文懿
論曰呂公醇德至列曹石罪狀何其直也人有不爲
而後可以有爲信矣惜以弘德淪促齡詎非命耶公
子太常寔寔子京兆言言子鄉貢進士秋進士程及
穆皆以文學行藝紹其家聲科既死室無寧歲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今獻備遺卷之七

今獻備遺卷之八

秀水項篤壽纂

蹇義

蹇義字宜之重慶巴縣人也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
舍人受知
高皇帝奏對稱旨初名瑢偶奏事畢
上問曰汝蹇叔之後乎御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董
除年擢吏部右侍郎
文皇帝即位轉左侍郎尋陞吏部尚書時政令制度
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義言損益貴適時宜
上從之或有譖義者
上不聽永樂二年冊立
仁宗爲皇太子以義爲詹事七年
駕狩北京輔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奏請達行在
所餘悉啓聞處分義明習故典識達政體不動聲色
而事賴以濟命兼禮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
年丁父喪歸有詔起復詣北京謝

上慰勞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巡撫應天諸郡問兵民疾苦及
文武吏賢否而陞黜之義言國家多事過以法繩吏
人將不勝乃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弗問兵民利弊當
興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即位進少保兼吏部尚書尋進少傅又進少師
賜銀圖書文曰繩愆糾謬
宣宗即位監脩兩朝實錄成賜白金文綺鞍馬扈從
征廢人高煦還寵賚甚厚復從巡邊既還
上憫義年老不欲任以煩劇乃輟吏部事日侍左右
備顧問繼賜銀圖書曰忠厚寬弘以象德也賜第大
明門內累命中貴人進式皆不稱
上親畫圖以命工戒十日落成歷少師九載考滿降
勅褒諭賜宴禮部宣德十年薨于位贈太師謚忠定
論曰蹇忠定歷事
五朝以忠實受知遇
文皇北征委以國事不動聲色而天下晏然官冢宰
者幾三十年取人先純朴而黜浮華啟倖之門士
風吏治彬厚可觀秦晉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公有
之矣

夏原吉

夏原吉字惟喆湖廣湘陰人也父時敏洪武初以布
衣徵授湘陰教諭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
原吉以鄉舉士入大學選入禁廡寫誥
高皇帝幸書所見原吉年儀及書法特賜襲衣復命
人窺諸書生原吉端坐正書儼如上前使者還報
上心喜之授戶部四川部主事陞戶部右侍郎充採
訪使巡撫福建所過考察吏治咨訪民隱人咸悅服
時楊榮在諸生中公識拔之出鎮蘄州
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踰月陞尚書永樂初兩
浙諸郡大水三奉命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
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入于海水患乃息民饑奏發
粟三十餘萬石賑之召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省浮
費均出入平賦役禁勢要中鹽及富室專錢鈔之利
并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皆宜定立規制以頒
行天下

上嘉納之四方上水旱災異必以聞帝手書倉庾
帑及丁戶田賦盈縮之數袖中檢查
上臨朝問天下糧儲幾何原吉具對不爽
上益重之時賞靖難功大封親藩討四夷建宮殿增
置武衛百司所費億萬度之裕如不以擾民初建北
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督運仍給官校行從便宜領
舍賴循人樂盡力七年扈從巡幸北京命兼行在禮
部都察院事後兼刑部
上親征北虜
皇太孫留守北京命原吉輔導兼掌行在六部都察
院大理寺事庶政脩舉京師肅然扈從還南京命
輔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至村店取麥黍先嘗以
進
皇太孫
皇太孫爲嘗麥一莖黍數匙有犯駕者
皇太孫欲罪之原吉言
上命所至毋擾民罪之非

上意也乃止召見鄉老長令陳民間疾苦賜高年鈔
表節義給孤獨駕還有兔逸出道左
太孫挽騎射原吉進曰豐草中多狐鼠穴縱騁馳御
倘能保不測之蹶乎
太孫爲罷射初
上命指揮周敬還從卒擾民者撤執數人
太孫使釋之敬不肯
太孫召繫敬原吉進曰
上有命而卒違之不罪而又繫執者是重違命也不
如釋之因而厚賜以勵其直
太孫立出敬勞以牛酒輔
皇太孫閱武于郊考九載滿
上親宴于便殿監脩
高皇帝實錄十九年三殿災詔求言主事蕭儀言徙
都北京非便
上震怒寘之極典而六科十三道相繼言之
上命諸大臣與言官跪午門前對辨
親御門樓視之都御史陳英等迎合意上言抗言御史

中官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重罪
命中人出問對辨云何諸大臣皆紛然哗罵言官
參言原吉獨從容奏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霽命中人復問原吉對如初
上兩宥之或咎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衆嘆伏交阯平
上問原吉陞賞孰便對曰賞費一時有限陞賞後日
無窮臣誠愚多陞不若重賞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原吉諫止之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原吉拜長揖而已
上曰卿何不拜耶山東唐賽兒反逮至妖黨三千餘
將盡誅之命原吉審錄皆商人被脅非真賊奏請原
宥詔可衆遮道呼原吉曰公生我原吉叱之曰爾等
罪當誅此
上恩也陝西賊僞稱金輪王報至
上議命將討之原吉言亂止數人脅從者衆若遣將
必多殺以希功請遣廷臣俱重有諜者往擒其首餘

當自定從之谷庶人謀逆
上以長沙居人通謀否對曰謀出自彼何預居人臣
敢以百口保之竟免究
上將親征北虜原吉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
師忤旨繫內官監獄
仁廟嗣位即日復戶部尚書加少保未幾加太子少
傅尚寶袁忠徹以相術得幸
文皇帝
上以其言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忠徹言誕罪固當
誅今山陵未畢而遽刑近侍恭
先帝所愛何乃罷忠徹官賜繩愆糾謬銀圖書侍講
李時勉廷諍過激
上大怒原吉曰時勉小臣言過豈能損
聖德願少霽威下法司議罪從之宣德初監脩
兩朝實錄高煦反
上親率六師擒之原吉扈從還賜白金文綺及閑人
三復賜金銀圖書八其一曰含弘貞靜恭象德也皆
侍遊西苑詔騎從原吉騎後

乘輿甚邇從者私相問曰前龍衣而騎者非
至尊乎
上聞之還顧原吉恐懼下馬頓首謝曰天威咫尺而
臣不能肅下罪萬死
上笑曰朴實哉卿隸也人賜鈔十五貫復命登御舟
遊太液池
上顧謂原吉等曰以操以御舉卿之力君臣之義休
戚是同
上射兎獲之既烹

上觴劉以啗原吉且手酌玉觥以嚼曰卿於朕啓沃
良多今老矣扈從巡邊還賜寶刀
上念原吉春秋高命解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謀議
恩遇益厚家有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命將至輒跪
嘶閽者以報原吉具衣冠出而中使至矣
上嘗命尚方賜原吉犀甌一既拜賜
上笑曰卿夫人得無競乎復加賜一又命製束髮小
玉冠二
上用其一以一賜原吉曰使卿之子孫知吾君臣一

體也五年薨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孝友德量寬弘人
莫測其際呂尚書震為子乞官
上以問原吉請與之或謂之曰彼昔奏公公忘之耶
原吉曰吾自得罪彼何與焉平江侯陳瑄靖難時嘗
欲害原吉後原吉薦瑄總漕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
事二公深敬服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
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每論大政決大疑
皆從容裁決莫能易也薦人自布衣至公卿其人不
知引用周忱黃福李隆論救尚書郭敦金濂都御史

劉觀及郎中李進諸如此類不能盡述焉
論曰北都初建庶務草創大者如宮殿諸司封建征
討財用四出而夏公從容經畫節縮浮冗以資計度
天下晏然留守北京兼理諸曹績紛厖錯迎刃而解
贊襄帷幄無非讜議薦引士不啻已出與忠定同德
同心可謂謀斷兼資才德並優者矣

胡濙

胡濙字源潔常州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在娠
母李氏夢僧以花遺之覺而生濙亡何有僧來索觀

淡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後身也命我來見以笑爲
驗今果然聞者異之洪武庚辰登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永樂改元奏對稱旨陞都給事中丁亥
文皇帝察淡忠實可託命巡遊以訪異人爲名凡十
有七年轍跡幾遍天下雖窮鄉僻邑無不到者在湖
廣尤最久丙申還朝進禮部左侍郎復出巡浙江癸
丑自竹藁還朝時
文皇帝征北虜駐蹕宣府馳謁行在所
上方卧不出聞淡至喜甚起見淡勞之曰卿驅馳良
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郡縣民情休苦悉陳說
上欣然不復疑慮比退漏下四鼓矣
仁廟監國時飛語上聞
上屬淡往察之淡至即所見七事皆孝敬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
仁廟即位聞淡有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南京
國子祭酒一日閱章奏得淡密疏深爲之
章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還任行在禮
部事宣德改元進尚書高煦反淡贊

上親征事平受上賞賜第給閽者戊申賜銀章四生
日賜宴於其第八月扈從邊巳酉命兼詹事府事五
月扈從北巡辛亥命兼行在戶部事
御製詩賜淡及蹇義楊士奇楊榮四人而已因賜宴
盡醉而罷新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大臣皆往賀淡
立石紀事以紀之每燕見
上輙問曰卿有何言奏入即施行之正統初寵任益
隆凡軍國重務淡悉與聞己巳
上親征北虜留守京師進太子太傅景泰初進少傅
兼太子太師
英廟復辟以老致仕家居七年卒年八十有九卒之
日常守卓天賜夢淡來辭已而聞訃大異之贈太保
謚忠安淡寬和樂易敬慎靡靜立朝幾六十年歷事
累朝十知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平居無疾言遽
色雖庸夫孺子皆知爲長者所著有芝軒集
論曰胡公碩德歷事
六朝無受知遇即其忠勤篤棐夙夜匪解耆耉者
列范百僚仰山然矣說者謂爲潞公之儔信哉

今獻備遺卷之八

今獻備遺卷之九

秀水項篤壽纂

黃福

黃福字如錫東萊昌邑人也洪武甲子以鄉舉入太學初授項城縣簿歷陞龍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高皇帝奇其才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永樂初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

上前指福爲姦臣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姦則非

上知其爲人不問遷左侍郎陞工部尚書初建北京置行部時北方歲用兵民敝甚改福爲刑部尚書以撫之交阯下郡縣其地建三司總之而以福兼掌布按二司印福視民如子交人愛戴之中官馬騏怙寵肆虐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

上深知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奏遂寢居交趾十九年

仁宗登極上六事悉見采用召還交人扶老携幼號

泣送不忍別宣德初馬騏激變交阯時兵部尚書陳
洽代福鎮交累奏乞還福蓋以交人思之深也復命
福以往而黎利已叛
朝廷命將討之及戰王師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
羅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下福諭以
順逆利害賊無悔罪意然終不忍害福其酋長餽以
餱糧白金以肩輿送福出境至龍州悉以所餽歸之
官既還拜戶部尚書命偕平江伯陳瑄董漕運江南
上言足食足兵省役三事
上嘉納之尋改南京戶部尚書正統初進少保仍兼
尚書參贊軍務守備南京五年正月五日卒福性儉
直初
宣廟命觀戲對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幼時父
師嚴只教讀書不教圍棋
上默然
論曰黎利之變陳洽柳昇皆大臣死賊手黃公獨見
其惠澤誠固結其心也孔子曰忠信蠻貊可行信哉

張本

張本字致中山東東阿人也洪武中以國子生擢江
都令時靖難兵至率民治戰守具母夫人曰此天命也
乃詣軍門朝內難平陞知府進江西左參政以材譽
召爲工部左侍郎坐累謫交阯還拜刑部右侍郎
仁宗皇帝初嗣位曰張本特立不阿拜南京兵部尚
書兼都察院事明年召見言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
部宣德初高煦反
上親征罪人既得命本撫輯其衆而録其餘黨兵政
久敝姦人以貨脫伍籍而援平民實伍者甚衆本請
擇廷臣釐正之尋命兼太子賓客復命兼戶部事宣
德六年正月八日卒
論曰張公即無赫赫名而搜蠹剔弊歷四曹可謂孜
孜奉公者矣死之日家無餘藏清脩不足多乎

虞謙

虞謙字伯益鎮江金壇人也洪武中以太學生擢刑
部郎中陞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爲大理寺左少卿尋
陞左副都御史命巡視淮楊旱災至則詢民所苦請
發廩賑貸官爲贖還所賣男女皆從之復命俾兩浙

蘇松諸郡運賦延誤丁多糧最少者運北京丁多糧
少次者運徐州丁糧俱中運南京淮安丁少糧多存
留本地倉巡撫浙江察廉糾貪上言十數事多見施
行
仁皇初曰大理天下之平也乃推謙為卿先是都察
院論誣騙罪准洪武榜例梟首謙言比奉詔書自今
准律斷罪誣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
上曰虞謙言是天非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康
親逐言主典者故多侵盜縱火自蓋追逮幾八百人
考掠誣服論死者衆謙白其
止得減論凡所上獄皆親閱之必求其平大辟尤慎
曰敬無憾斯我無憾矣有詔求直言謙上七事其一
曰得人則興非人則驟人主之職在擇人耳其二曰
教育人才本在師範不惟其備惟其人三曰都察院
職司耳目與綱紀今專治獄非設官本意四曰國用
鉴之宜預為備五曰畿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
馬郡縣以紓之六曰鈔法不通出多入少故也多收
少出則民重鈔鈔自通矣七曰京師中軍民繁庶故

多盜宜勅五城兵馬司立甲伍之法互相覺察皆中
時弊謙偉儀貌瀟灑不羣工詩所著有玉雪齋稿
論曰虞公為廷尉以廉平稱其所讞獄故多平反與
深文重入者殊蒼蠅乳虎此何爲哉

劉季箎

劉季箎諱韶以字行浙江餘姚人也洪武甲戌進士
授行人使雲南四川朝鮮饋遺一無所受事聞賜衣
鈔陞陝西左參政陝有逋賦嘆曰民積歲不能輸為
人父母忍督責之耶于令緩征民感激假貸以輸陝
不產硼砂而歲有課額為奏罷之洪渠水溢為民患
乃設法治堰水不病民召為刑部左侍郎獄多平反
尤重民命會斷疑獄永樂乙酉纂脩大典命季箎試
論裁決人多服之庚寅坐失出人罪左遷兩淮鹽運
副未行改工部營繕王事躬勤治職不以崇庳為意
性清素好學工詩癸卯卒
論曰劉公用獄詳慎卒以失出坐貶經曰寧失不經
觀過可知仁矣

今獻備遺卷之九

秀水項篤壽纂

張輔

張輔字文弼河南祥符人父玉元樞密知院洪武初歸附累官兼山護衛指揮同知以忠勇受知
文皇帝戰死東昌追封河間王謚忠武輔雄壯有父風靖難時累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樂五年安南國王陳　爲其下黎季犛所弒拜輔爲總兵帥師八十萬討之旣入境賊沿江列柵七百里水陸拒守輔督兵拔多邦城進攻交州入之乘勝歷清化城覆其巢降衆十餘萬季犛遁入海輔屯兵鹹子關賊來襲擊敗之督舟師往攻斬首數萬級窮追奇羅海口生擒季犛并二子蒼澄以獻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建議復古郡縣置交阯都布按三司統之凱還進英國公七年餘孽簡定復叛命輔帥師二十萬征之獲簡定于吉利柵之山而歸九年陳季擴倡亂復陳氏輔承命再往賊聞王師至走海洋據險荷花口進兵攻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伺輔偵知之下令軍中擊象來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擒斬無筭禽陳季擴獻俘京師留輔鎮守餘寇悉平召還
仁廟即位進太師宣德初漢府密遣人與輔謀輔縛其人以聞
宣廟益重之寵賚無虛日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正統間王振專權獨加禮於輔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論曰定興王善用兵三犛交阯可謂壯矣弟建置省會郡縣不數年而復失大喪師徒文武大吏皆死賊手惜哉嘉靖中莫登庸篡黎命將問罪莫氏面縛降因命爲都統神武不殺其斯之謂乎

陳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也父聞洪武中累官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瑄隨侍焉弱冠習兵法善射嘗從大將出郊遥望孤鴈雜鶩羣中命從者輪射不中最後命瑄一發斃之有鶩翔於上應絃而墜屢試之皆奇中蜀府初建宮城遣將伐材於山皆後期且材不中度所

緩羅地士多死者改命瑄別取舍道七百里以入去
期而還材皆適用士且不病從征南番及散毛鎮南
有功尋襲父職父坐事謫戍遼東瑄伏闕奏請代行
特詔父子並免復職從征越雋討建昌會長月魯帖
木兒復從征餘寇賈哈剌賊數萬據險以拒官軍分
三道瑄將後軍涉打中河由間道出奇兵作浮梁渡
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心遂壓賊境賊憑險迎敵一日
十三戰奪其險明日復大戰凡七合賊大敗出降械
送賈哈剌于京師從會雲南兵征百夷累功陞都指

揮同知進都督僉事
文皇帝靖難師至江上瑄具舟迎濟封平江伯時北
平軍儲未充命瑄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創建百
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瑄善
任使節勞逸秋毫無取於下漕舟所經島嶼畏官軍
悉閉匿瑄下令俾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
敢譁人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督兵追至
朝鮮焚其舟殆盡殺溺無筭海濫堋淤隄岸起揚之
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

脩之既建北京罷海運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漕運
建議造淺艇二千艘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
陳口達淮以避淮河之險就管家湖築堤十里以便
引舟浚儀真瓜州二壩潮港之淤鑿呂梁徐州二洪
巨石以平水勢築刁陽南望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
以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
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
四十有七以時啓閉於淮口作常盈倉五十以貯江
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以便轉輸自淮抵

通州濱河置鋪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以道引舟
緣河堤鑿井樹柳以便夏月行者凡有興作慮之周
而爲之固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
以足
仁廟即位應詔陳言七事皆切中時務其略曰南京
國之根本宜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者皆宜
擇賢使能賢能在推舉推舉在覈實乞選朝臣之公
正者分巡天下考察有司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
則官得人而治可興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

風憲考察罷黜別選中外軍伍多缺乞勅五府兵部都司嚴禁私役就行清理老疾者令戶丁代逃者責限追補戶絕者除伍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等處城不足兵兵不足食乞選武臣之有方略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日肆習之如有沃壤兼務耕守湖廣江浙及蘇松漕運北京甚遠乞令運於淮徐收貯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則民力可蘇官軍漕運者財力殫之所管頭目又別役以重困之乞加嚴禁

上覽奏嘉納即施行焉宣德初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八年卒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論曰

文皇定鼎幽燕據天下形勝以制禦北虜轉漕東南其初海運多漂溺之患賴平江之功疏通河渠壘石築堤江浙之粟皆踰淮歷濟灘輸京師誠萬世之利也時同事有尚書宋禮今並廟祀濟寧

山雲

山雲字[redacted]人也姿貌魁梧工騎射深沉有將略永樂中以指揮使從

太宗征進北功先諸將陞都督宣德二年拜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出鎮廣西先是守將韓觀以誅殺威蠻蠻之鎮靜寬仁而號令嚴肅賞罰必信親督兵與蠻賊韋朝列等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所向有功所獲無算兼築永平等九堡宣武四城繕鋪舍五百餘猺獞屏伏居民按堵

上嘉其功進都督同知恩賚甚厚正統三年卒于鎮贈侯追伯謚忠毅雲有廉操都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雲進之曰世言將不忌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稍沾污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雲又曰人云土夷饋送不納彼必疑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朝廷有重法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雲笑納之其馭土官一以威嚴凡有征調符下立至無敢後期有警備成疾者至死不敢歸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出死力廣西人立祠祀之

論曰余聞永宣中都督韓觀山雲出鎮嶺西猺獞皆望風竄匿不敢出論考其行事信然世患無山韓耳何用黷兵為哉

郭資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
士試主事總部晚練錢穀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
政北平參議進布政使靖難兵起資獻策防禦已而
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轉給餽餉靖難
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建北京置行部與維僉並攻行部
尚書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百貨並
興皆資調度
獻陵即位立
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致仕宣德三年夏起
部務明年召資以太子太師致戶部務免朝參卒年
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
純山陽伯吳中茌平伯金濂沭陽伯

金忠

金忠鄞人少慷慨負意氣靖難兵起布衣田冠上與
謁召見言舉大事人材爲急授署紀善侍帷幄贊式
務陞署長史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
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儲位未定
上密問忠歷數古昔嫡庶故事對
上喜賜公大鍭又因詹事宮端汝以尚書兼詹事李
善調護佐
太子或謗廷臣及宮寮過者
上密令忠察之每白其誣
上或不喜即叉頸首言臣保無他即如人言臣甘連
坐以故全護者衆每薦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條推
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
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
仁皇初念忠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逵爲翰林檢討

儀智

儀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陞知寶慶
府永樂二年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
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請賀如
常智執不可
上令擇老儒侍太孫議未決顧太子問曰誰請得

未太子應曰畢儀智未決
上喜曰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議免賀智可用
知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
爲太孫陳説不屑附會年八十致仕卒贈太子少師
謚文簡子銘字子新學于吳訥洪熙時爲行在禮科
給事中內府教書歷編脩侍講正統中爲郕王長史
景帝初出南京爲禮部侍郎以立懷獻太子故加太
子太保未幾召爲兵部尚書兼掌詹事府事卒贈太
師謚忠襄

論曰世所稱三忠襄者郭晉錢鉞聲齊鄭侯金定策
建儲與留侯比隆儀以靖謹侍春宮覔園綺之望焉
可謂名稱其實者矣

郭璡

郭璡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爲戶部郎
官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
上爲改名璡四年代蹇忠定爲吏部尚書五年冬
上諭曰朕以用人付卿卿爲朕擇才非獨守資格
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行古

嘗不乏才呂蒙正夾袋儲名文材官錄是也慎擇其人
正歲早遲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
臣遂皆乞去璡獨不可曰
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
共理宜引罪乞改過避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領
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臣七年詔
老先是宣德初內閣謂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部令
三品以上京官薦用方面風憲郡守至璡入吏部又
令五品以上京官薦用御史知縣人多嗜進至爲至
行金錢相請乞者言官論奏僅罷五品薦舉璡秉衡
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樸實行不用浮薄游
辭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使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論曰君子之仕也以行義履道不越而已也是以榮
莫大於守官願莫過於遂志行莫病於尸祿恥莫尤
于內敗而中外崇卑無與焉夫郡之有守也以君千
里長萬夫位尊而責重不可謂榮且願也哉且今之
所謂榮且願者紆金緊紫出入殿廊之上雍容高議
終歲而無民事是其身則誠足安也然未知其職之

所共也是故侍幃幄不能擴廣卑誠奉明主之弘休
而規箴其闕坐廟堂不能侃侃正色表儀群工振清
明恪慎之風司論列不能察利害陳得失糾違觸直
有端勁恭靖之節管管于于恐難無效于其心也至
於別歷州郡與司民牧者無所振施加賑於其下則
君之所畜以乂其民者將若何而已也嗟乎其植之
表者弗振而化導漸靡積輕重之過哉是故先王之
立政也擇才布位出入均勞遠邇一體中外第遷賢
哲脊進勢無基重焉故能杜僥倖之門絕財賄之途
殺固寵之志僚庶且莫無倦思媚庶民以承天子四
海之內軌清紀順休烈弗闕而頌聲流洪也迨夫治
之季也士大夫貴內賤外悅逸惡勞安冒進而耻事
實君朝爲尊親民爲卑苟簡之習成鞅掌之嘆作君
子病之而弗能返也嗟乎殆矣
宣皇帝時加惠天下嚴親民之選乃畢閱要郡缺九
守焉勅公卿廷議推能得況鍾以下九人
帝躬臨軒勅治錫燕賦詩世咸以九人者爲榮其在
郡則皆矢力布忠勤民善治蔚然爲當時良吏是以
上下條康政不逾朝而天下咸度恩憂民之効而化
導之功也詎不信哉

羅通

羅通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十九年奉詔事
與六科官並謫邊知州正統元年陞兵部郎中三年
從尚書王驥甘肅征阿台朶兒只伯有功十四年冬
虜報至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荊關廷議並
授僉都御史時
景帝初而論吏部誤云副都御史二人竟得爲副都
御史通守關有方略才智敏捷虜酋那言帖木兒提
精兵五千南犯虜至扚羊山斬捕虜有功召入參贊
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給事中言通本河泊所官以
內閣陳循薦其曉暢兵法尋陞副臺參昌平庚軍務
更兼院事妨誤戎機不便是年通疏乞勅石亨楊洪
各率精銳馬步官軍亨自紫荊出大同洪自居庸出
宣府沿途巡提督官軍堵塞關口脩理墻柵勦除賊
寇防護耕種通又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
之賊近在都門斬虜幾何陞六萬六千有餘又言勝

王琪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憎言于公議不喜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且乞罷兵析六府部院翰林科道議乞留于公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計無他議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令擒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賞萬金封公侯于公上言曰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寇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

上以命通時昌平侯乞差文武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擡營護山西餽運大同兵部請命通意不欲行疏言于謙楊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奏下于公疏曰當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諳熟山西事情謙宜去

上仍令通往三年冬通言虜恃馬力出入塞下今也先使臣有馬四萬宜增價酬之價重則馬益至不數年胡馬自空此坐弱强虜之策也是年督兵逐虜保來至長安嶺又斬首有功龍門鵰鶚諸城殘破守將撤兵內徙遺芻糧數萬通上言虜來有鄉導欲奪芻糧守則軍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廷議戶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総餉侍郎劉璉総兵朱謙共計上巳而虜退請班師還京協贊軍務四年

上將傳要略命以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右都御史天順二年致仕弘治十八年隆慶父老奏己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

論曰羅公明習邊事所向有功至謂德勝之捷錄賞過濫于公不能奪之及懸畫籌也先策携貳其真不亦偉乎

陳鎰

陳鎰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慈厚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塩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又早

鎰至即雨雨久至必霽人益愛戴之召入臺僉右都
御史與王文共事正統景泰間文與鎰更出鎮陝西
已而文當代鎰入陜御史爲文上疏言文風采乞留
内臺耿清惠以侍郎出代鎰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
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陜人尸祝之

馬昂

馬昂字志同滄州人鄉舉入國子監授序班正統二
年薦陞監察御史整勅大同兵備八年陞刑部右侍
郎改副都御史參贊甘肅軍務劾都督王喜罪逮東
守臣貢馳馬赤斤蒙古罕東諸番掠去昂出戰擒大
酋鎖南奔景泰初病乞還朝勅致仕四年薦起總督
軍務代鹽山兼廵撫兩廣擒僞將軍周鐵等三人陞
右都御史七年平手峒賊轉左都御史天順元年致
仕入見復留命廵視山西還院二年陳汝言坐贓下
獄論死代爲兵部尚書五年虜寇陜西昂總督軍務
與懷寧侯孫鏜西征師且出會曹欽反與鏜擊賊賊
誅加太子少保仍掌部事
裕陵每召對詢將官短長用邊鎮廵撫亦今[illegible]
山與昂議
茂陵即位改戸部尚書與都御史林聰簡十二營軍
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謚恭襄
論曰陳僖敏鎮關中有遺愛恭襄所至有克敵功其
慎簡營卒可謂知時務之要者矣

今獻備遺卷之十

秀水項篤壽纂

周新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也初名日新

文皇帝嘗獨以新字呼之遂更名焉國初以貢入太學選授大理評事以剛直稱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權貴皆畏之稱之曰冷面寒鐵公或以怖小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走匿擢雲南按察使未到官轉浙江獄囚有冤繫久者聞新來喜相告曰冷面寒鐵公來吾屬生矣新至即辨釋之有商自遠歸未抵家日暮恐獨行為盜所掠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商告以故且求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鞫之果然蓋歸語妻時為姦人所竊聽而是夜先往取之矣境中暴虎為害新為文以告城隍須臾虎詣堦下伏罪格殺之道行者蠅蚋羣聚馬首尾之見一暴屍及一鑰一小木私記收之乃令人市布取入比印號不同者即發還已而得同號者捕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人給之家人大驚問商去家已二年始知為盜殺也發奸擿伏類此嘗廵屬縣易服色以入觸怒縣官收繫獄中盡知一縣疾苦明日迎按察使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免冠伏謝罪竟按黜之由是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莫敢肆一日同僚以鵝炙餽新新懸之後有遺者指以示之其僚有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朝廷命錦衣千戶如浙拿贓吏即受吏賂新時進須知遇諸涿州捕之繫于涿獄千戶逸走詣闕下以聞

上怒令馳驛縛新既至伏丹陛下鎗口口歷數其罪不已

上愈怒命肆諸市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是夕奏文星墜

上甚悔之

論曰以新之勁直而獲罪明主古云大剛則折新之謂矣新之事傳者頗少南海彭參政森有冷面寒鐵公傳其所稱恠異不經不足信也

陳諤

陳諤字克忠初字一諤廣東番禺人永樂六年舉
試入太學八年擢刑科給事中舉劾無所避每
奏事大聲如鍾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
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
坎瘞奉天門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
事中一日宰同列論事觸

上怒落職罰修象房同事者先治完降官去諤貧不
能雇役躬治之甚力值駕至觀象
上問治屋者爲誰諤前俯伏具道所以
上憐之命復其官搏擊愈甚十一年奉使雲南擢順
天府尹政尚嚴察嘗出行誤衝
皇太子駕
太子訴于
上上曰陳府尹是父母官竟不開其優假如此既而
執政者忌之出爲湖廣按察使洪熙改元諤先以忤
親王貶海鹽知縣

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輔導使人得聞
過乃授荆府長史多所匡益
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三年與王不
協遷鎮江府同知致仕歸正統九年卒于家
論曰陳公以犯顏敢諫屢瀕于死賴
文皇
仁皇之明顯而復舊然竟䠞踣坎壈其身惜哉

今獻備遺卷之十一

秀水項篤壽纂

陳洽

陳洽字叔遠常州武進人也洪武中以薦爲給事中奏命點軍過目輙識其人毋至靴笞之

高皇帝聞而嘉之賜金織衣一襲父以貞戍五開死洽去官走五開觸瘴癘冐險五千里竟負骨歸葬焉居亡何兵部尚書茹瑺薦洽才可大用詔起復授文選郎中

文皇正位首擢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永樂乙酉遷大理卿丙戌交阯黎季犛構逆命洽馳往調土兵三萬人以佐大軍交阯平召還己丑交阯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討之而以洽叅贊機務遂擒簡定而還時北虜犯邊

上親征洽承命同張輔練兵于塞外辛丑往鎮交阯能輯和其民夷人安之乙未還京師

上嘉其功進兵部尚書丁酉復同豐城侯李彬鎮交阯叅掌布政按察司事宣德元年黎利叛成山侯王通師師討賊洽仍叅贊焉是冬十一月八日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强弱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洽奮馬突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了無怖色旣而墜馬左右爭扶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我

朝廷大臣報國正今日可偷生邪左右皆潰散洽持戈直前手格殺數人大罵賊自刎而死事聞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爲刑科給事中兄濟以布衣薦爲贊善亦有名

論曰交阯在五嶺外卽古雲螢禹貢職方所不載

漢武帝好大喜功始置交州

國初陳氏首入貢

高皇帝因而羈縻之自黎賊搆亂

文皇帝命將三犁其庭復置郡縣然卒有馬騏之釁得而復失陳洽兩鎮其地皆有惠政竟抗節死難傷哉

劉子輔

劉子輔者江西廬陵人也永樂中自大學生擢監察
御史巡按浙江三年按察使周新愼許可獨賢子輔
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交阯諒江知府子視交人
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子輔與
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城中食且盡
遂陷兵民盡死鬭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
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
子輔死事聞贈參政賜祭復其家時都指揮李任諒
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皆不屈死

鄺埜

鄺埜字孟質郴之宜章人也永樂中舉進士癸巳拜
監察御史南京鈔法阻滯埜奉命往察擒市豪一二
人還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鈔法今通矣
上頷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埜往按問奏免戍守失律
應死者百餘人山海關吏卒邀陝行人以取財逃亡
者受賕輒縱出境埜悉擒治抵罪丙申北京營建役
者累萬人多病
上命埜視給醫藥埜躬覈其地潔其穢汚而時其藥

食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詣闕下告變言州人與
陝人聚衆千餘人謀不軌
上擢埜為陝西按察副使經理其事且議用兵埜至
察其誣具以聞有詔勿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
陝饑華亭宜川尤甚公私匱竭乃移旁縣粟賑焉饑
病不能興者官為粥食之正統改元拜兵部左侍郎
時西鄙有警尚書往視師埜獨任事上奇其才命除
其戎籍示寵異焉已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埜奏
曰此陰氣為沴兵陰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
里不許師征麓川舉將貴可任卒有功天下軍衛總
小旗當代者例就試京師道遠無資即終身不得代
埜請就各都司試之人以為便已巳也先入寇中人
王振勸
上親征埜上章諫止不聽遂扈從出居庸關道中數
奏言虜犬豕不宜屈至尊指麾諸將足以成功皆不
聽振惡埜數言事欲踈之勅埜與戶部尚書王佐隨
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以便醫藥埜叱
曰

天子在前我大臣豈可以疾自便邪馳赴雲中駕還至宣府扈蹕至埜奏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埜詣行殿詞請振怒罵曰腐儒安知兵再妄言必死埜抗聲曰我為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相懼邪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埜與王佐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衆請戰振又不許虜四面集矢雨下須臾師覆埜死焉蓋八月十五日也時學士曹鼐張益等皆遇害

景皇帝既即位之明年詔贈少保官其子儀為主事

論曰己巳之變鄺公位統六師然權歸閹振無能為否惟一死塞責不足原乎

劉儁

劉儁江陵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為兵部主事累陞左侍郎建文中爲侍中靖難後陞尚書材力縝密勤敏能出奇應變征交阯出參軍有功還受賞永樂六年討賊簡定及出參沐晟軍敗生厥江被囚卒洪熙元年贈太子少傅謚節愍時都督僉事呂毅陷陣死交阯參政劉昱亦死毅項城人百戶從靖難陞僉[illegible]陳天平至雞陵關敗有罪從征充鷹揚將軍掌交阯都司沉勇有智畧昱武陵人嚴猛有吏才

曹鼐

曹鼐寧晉人國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得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益肆力問學嘗督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部試宣德八年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正統五年陞侍講十一年入內閣與政典制文詞宏潤日講音吉清暢尋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是時東楊卒處議大政諸閣老推決於鼐才識明敏類東楊視王振正色不少假振益憚之十四年沒土木贈太傅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改謚文忠賜衣冠葬官其孫榮錦衣世百戶

論曰劉節敏以通材出參軍旅曹文忠正色立朝入贊帷幄袞難以死不竟其用惜哉

秀水項篤壽纂

王直

王直字行儉江西泰和人也永樂初進士改庶吉士召入內閣與密務授翰林脩撰

駕幸北京

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直與楊士奇黃淮三人留輔導

與脩

高皇帝實錄進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

宣宗爲皇太子進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

經筵講義制誥皆以屬直兼司記注

聖政聖訓悉錄備纂

宣德初與脩兩朝實録成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

英廟即位詔脩

章皇帝實錄命直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尋拜吏部尚書己巳秋

將親征北虜直率廷臣疏止不聽命留守京師景泰元年禮部會奏北虜請遣使迎復當從之

上御文華殿門內論諸大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直首進曰必乞遣使勿有後悔

上色不悅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進言大位已定孰敢異議但欲答使紓邊急耳

上意解曰從汝羣臣既出太監興安出呼曰爾等欲遣使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直大言曰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辭色俱厲興安語塞而去乃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爲正副使以行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致仕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直端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慶典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懈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海內想聞其風采尤留意人才委任司屬凡御史差遣令報人才高下以備拔擢時稱得人奔競頓息遇不如意事輒誦古人詩自寬有初拜給事中郎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

者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共譏誚
切中云居第監陋瀦泊寡慾家居杜門不出
論曰太宰百官之表
國初以廉慎公明著聞者前有蹇公後有三王顧不
難哉

王翺

王翺字九皐直隸鹽山人也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
士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改元以楊士奇薦拜
監察御史陞右僉都御史鎮守江西移鎮松藩靖南
也之亂正統七年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廷詬辱
詰責何以失機命左右悉曳出斬之衆請良久始得
釋由是軍中股栗無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
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垣增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
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汰老弱賑貧窮既
鰥寡下令曰邊不可以文法治也有訟聽入穀粟贖
罪重者如人命亦如之九載考滿進左副都御史十
二年勦達賊斬首無算捷聞賜勑奨諭陞右都御史
尋陞左都十四年也先犯京師分兵寇廣寧翺方出
教場閱軍虜騎數萬猝至我軍大潰翺收散卒堅壁
固守虜遁去居遼東十餘年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
馬千餘匹邊用饒足器械鮮利軍士樂戰舉用將材
如施聚焦禮皆自衆中拔起為虜所憚景泰三年召
還加太子太保尋命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
聽節制得便宜行事南征大藤五屯龍山諸蠻獠聞
翺威望咸畏匿稀出寇鈔翺略去兵威推誠諭撫之
參將范信有才略因贓革職翺上言使功不如使過
復其官信卒為名將四年入拜吏部尚書嚴考察公
銓注痛抑倖進請謁不行
英皇復辟大學士李賢掌事罷內閣
上欲用翺翺固辭遂薦耿正正罷
上問李賢何如人翺頓首曰賢與臣處久始終如此
本分人也遂復賢內閣
上每用人必問翺翺所薦必以公嘗言北人誠實可
用由是北士多進用然未嘗使其人知進太子太保
尚書如故曹欽反夜執李賢于東長安街傷其首血流
被面脅翺所求救賊併執翺翺厲聲曰朝廷何負汝

汝及邪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
去李乃得免其爲賊所憚如此欽端方強毅清白儉
約事無鉅細一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不遑寢食
居第三十年不易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謁權勢請
囑婉而拒之嘗曰吏部豈報恩怨地邪李賢嘗曰皐
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
塞強而義又曰王公處事無一毫滲漏世稱信然成化
三年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論曰世稱王公知人喜推轂士士夫立賢無方豈分
南北哉蓋亦矯枉之意也然王公所薦皆王公尤不
問恩怨若王公者雖謂之九德咸備可也

顧佐

顧佐字[redacted]河南太康人也庚辰進士除莊浪知縣
午節會射將官以文士易之佐三發連中且進止安
暇觀者驚服擢監察御史守正嫉邪遷江西按察副
使召爲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貴戚斂手有
赫赫聲改通政使宣德初楊士奇楊榮交薦之拜左
都御史賜爾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御史
不肖者二十餘人廷臣貪墨者劾罷之奏禁用歌妓
糾肅百僚天下想聞其風采四年吏有遭笞者撼佐
過謂受皁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以示楊士奇對曰所訴誠有之今朝官月俸止給
米一石薪炭馬芻咸取給於皁隸不得不遣半歸使
備所用皁亦得歸耕實兩便京朝官皆然自永樂以
來如此
仁廟知之故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
輒爲小人所排乃以吏所訴狀付佐自治之佐召吏
示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問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居亡何有因告佐數枉人
重罪
上大怒曰此必有重因教之排佐命三法司鞫之則
千戶臧清所使也清將報一家無罪三人當坐極刑
上亦命磔清于市正統初以風疾乞歸家居十餘年
卒佐性嚴重不口毀譽人旦曉候朝前呵騶隷立朝

房外百僚騎而過者皆折旋避之非公事未嘗與共
司寮坐時稱爲顧獨坐焉
論曰都察院風紀之表也其職主糾壓百僚正紀綱
飭憲令非獨理刑獄而已
國初劉裴二公皆以重望居之太康剛毅不畏强禦
使人畏而不敢犯然卒以直道不能安其位惜哉

耿九疇

耿九疇字禹範河南盧氏人也弱冠登永樂甲辰進
士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正統初遷兩淮鹽運司
同知盡革宿弊條奏數事悉著爲令丁母憂鹽場數
千人走闕下乞留乃進鹽運使廉聲震江淮間嘗臨
水坐有童子戲其傍疇曰此水何清童子曰尚不如
使君清亡何以詿誤逮京師獲免陞刑部右侍郎數
辨疑獄有婦誣其夫所司擬斷異疇不可杖其婦而
歸之鳳陽歲饑盜起奉勑往綏之乃留英武飛熊諸
衛軍且耕且守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寧命兼
理兩淮鹺政尋奉勑巡撫江北諸郡景泰初命錄諸
郡大辟因原免者二十六人有婦來何菊家既去死
其家訟菊與翁殺之疇辨其誣後果得殺婦者遷撫
陝西初六部卿佐使外者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多
倨嫚不受約束疇奏下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兵下
疇議疇上言邊兵已足用在馭之何如耳不然雖增
兵何益徒冗食耳竟如疇議初邊民春夏出莊田作
秋冬輒入徙疇奏言將所以禦寇衛民者也今民皆
避寇失業將焉用彼將哉乞禁民入徙虜至將不能
衛民者罪之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詔下有司買
羊角爲燈疇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之
今買羊角無乃類是乎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
罷買災異求直言復上疏乞廣聰明別忠佞擇守令
簡將帥
上優詔答焉天順改元
上顧侍臣曰耿九疇正人也今安在即日召爲右都
御史首進五事多見采納時邊情不寧疇以罪由石
亨將率諸御史廷劾之事泄爲亨所誣出爲江西布
政使尋改四川
上一日與李賢論人才曰耿九疇何如賢曰此人[illegible]

行誠不易得未幾召還拜南京刑部尚書靖性孝友
平生慕司馬文正為人敦尚古道躬服儉約退食惟
焚香讀書慎交與關節不到其門權貴亦敬憚之論
事侃侃坐是數困于讒賴
英皇知之讒不得行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論曰儒者耻言錢穀榷課之地尤不樂居之耿公清
操嚴峻學士至今誦之不衰信乎清濁由人居何與
也

軒輗

軒輗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嘗推權淮上冬月
舟行墮水衣盡濕以綿被自裹有司為製衣弗受待
衣乾服之為浙江按察使惟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
三日以俸米易斤肉故舊過者留一飯或烹一雞人
郎為異聞親喪即行僚屬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
總理南京糧儲天順初召為刑部尚書數月以疾致
仕
上復念之問李賢對曰輗素行海內共知再召為左
都御史復總理南京糧儲輗律己甚嚴居南部門
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處一室朝服端坐終
事竟歸不告于同事者同事者亦不樂與處皆避去

年富

年富字大有直隸懷遠人初姓嚴洪武初附籍訛為
年遂因之舉永樂丁酉鄉試為德平教諭以最擢吏
科給事中宣德乙卯吏部擬陞光祿少卿
章皇帝欲大用之特留不下久之陞陝西右參政周
歷郡縣察民疾苦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時邊儲多空
乏朝廷屬富總之富量地遠近定徵科董出入邊廩
以實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流民以數萬聚南
陽陳州間剽掠為患富撫定之悉籍為民己巳轉左
布政使也先入寇道阻餉絕命富督糧餉邊將上
其功拜左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招亡撫存革科擾虜
屯種軍功冒濫者悉覈正之天順改元守將石彪以
危事中富逮繫京師免官尋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轉戶部巡撫山東改左副都御史四年召為戶部尚
書八年以陝西連歲用兵而督餉者多非其人乃薦
少參余子俊等可用吏部以為侵官富上疏極論庶

賢為國之道且乞致仕尋卒于位年七十謚恭定富
剛方廉靜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世尤多之
論曰軒公以廉潔聞年公以朴忠著所至輒樹聲績
其貧賤所謂有為有守者乎夫廉者士之常也而溺
世以為過矯薦賢以為國也而臨者以為侵官何哉

段民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與修永
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永
樂十八年妖賊唐賽兒反十九年冬陞山東參政討
賽之官是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
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撫定綏輯曲為解釋寫
征北虜勅民轉餉舟自濟寧至通州俄又令陸轉居
庸關出塞民節約曲算省財民力不擾事集道中忽
降勅令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
入戶部為右侍郎尋改刑部特賜勅民廉介端謹令
考察在京百司先是榜例越訴者杖百謫戍邊民請
罪如律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文恪為經紀始克
殮成化間葉文莊請褒之不果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樊瑩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御史條上清
軍事宜著令巡雲南交人謗邊民盜掠殺吏民方議
用兵瑩移諭禍福交人納款知松江府布衣蔬食爭
於士民又議折徵米穀減布縷徭役通幹濟法數爭行
之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未幾尹應
天府三年陞南工部侍郎改都御史巡撫湖廣討擒
錦田賊酋散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金凡百萬
計尋以疾致仕薦起撫治鄖陽鄖襄流亡安輯馬鈞
陽又薦召為南刑部侍郎雲南書晦五日
勅瑩考察雲貴諸吏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為尚書十
八年致仕正德二年逆瑾誣瑩妄理隆平侯事及悅
贓上供布收贖奪其官比瑾誅已卒三年詔復其官
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謚清簡
論曰段樊兩公以廉靖著恭肅理賽兒獄清簡奏裁
冗節省造可謂剛恕慎節者矣皆以比部秉憲幽之
典非素有樹立安能然乎

熊繡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
清豐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脩自甘蔬
布飲廪有羨不入私室憂邊練武李虜三年不大入
塞憂去家拜兵部右侍郎陞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
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即屏
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恬適卒巡撫奏
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
上疏曰竊見致仕故都御史熊繡事毋孝事兄友居
貴貧居常儉歲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狥公推賢嫉
惡不遜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異於屬垣行弗虧於顧
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
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郵其家
聖朝表勸清賢不合恩澤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
謚卹孫惟
宸衷軫允幸甚
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
論曰學士先生之于世也雖靜躁殊軌取舍異途然
大約可知矣道嵓穴者絀朝市甘富貴者薄沉淪孔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信哉夫不賓之士絕塵高蹈
蟬蛻于塵埃彼其視世若垢也故翛然而自清雖失
其中行然志意足高矣至于貴顯郁郁遜爲山林之
思則將浮沉洪濛局促寰區營營與利馳逐也顧身
沒而名不揚諺曰注瓦者巧金者蒙何者得失念厚
則內視益眩也世之縉紳榮仕者亦往往雅志山林
至命以自謂然矯易去就則相違遠矣豈所謂道不
同者非耶古之哲人行泥而乘雲身處奴累之中神
馳劍戟之域豹隱龍翔鳳覽蠖屈得時則行知難則
退翩翩居貞其于富貴殷然有也故能挨道豫處抗
志潔身垂休而譽無斁矣若熊公者非其人哉

陳壽

陳壽字本仁新淦人戍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
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壽吏
部尚書三原王公恕壽疏正稱執法吏改光祿少卿
陞南鴻臚寺卿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
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兩科道劾瑾被逮壽
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

還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爲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方又結妖僧繼曉干國是上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旣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内臣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素忠鯁輕去就宜起壽撫陝壽至陝清勁鏜畏歛戢比素去陝人號哭擁不行及辛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卹下知兵能遏虜請卹其後壽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于歸諸子孫寡飄泊環堵蕭然殆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壽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無隱不喜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論曰夫人臣之事君也狥祿者虞榮積勞者實聚故非高位熟致之爲患也畢慮宣猷服勤展節竭知無反謀盡誠無餘計致義而遺利執直而輕患處危若佚素位弗餒則庶乎古之道哉余竊觀今之進言者其盡忠弗回良可謂壯且直矣其或纖悉毛舉釋鉅爭細甚或雷同附和分朋植黨是訐以近質直以近名以言爲餌也援之憂國愛君之忠則非矣然則劇切之論其仕進之階哉其則一蹶自廢悒悒飲望更自爲黑萍凫於天下雖至辱身而不自污易執而不惜以爲世之莫予知也是二者有賢不肖焉其相去無幾矣陳公言論風旨無少下人者其以妄言戒豈以言爲諱哉良以人才難得故亦難知而回邪報復黑白易眩也厚建弗拔堅抱弗脫大直弗撓陳公其猶行古之道哉又曰傳有之貧者士之常然則廉也故非仕之常乎而世于廉士獨推重之豈非貪夫殉財夸者死權之儔乎段樊熊陳四公皆都大位擁顯列而生計蕭条至死以殮生無可藉顧不爲難乎世之人挾炭爚冶炙手相煦已媿前修況復有恣巧與衆漁鈎蝸蚌者乎

今獻備遺卷之十三

秀水項篤壽纂

魏驥

魏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也舉永樂三年鄉試爲松江府學訓導勵志作人諸生宿號者携茶視之夜分則以粥供誦讀者九載滿去諸生詣闕請留復任三年兩考江西鄉試十七年吏部尚書師逵薦陞南京太常博士侍
昭皇帝北上留行在與聞大事宣德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考會試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巨璫王振獨禮驥八年以老辭調禮部又辭改南京郎中殷時暴亡親往弔以己木歛之拒直不受戊辰進尚書己巳卒諸司條陳破虜安民之策景泰改元年七十七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願少待驥退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爲己事耶竟致仕去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成化七年卒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驥耆德請優禮之詔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至驥已卒卒之前一夕大星隕舍旁遣祭賻卹典從之謚文靖所著有南齋集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傳于世

吳訥

吳訥字敏德直隷常熟人父遵道沅陵縣主簿誣繫京師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没以學行著聞江東郡縣薦爲校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所居隣有婺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訥亟排戶冒大雨出旦日即遷他所時
仁皇帝監國命教諸功臣子弟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還三都所遺餽金題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沉著碧波間廉而不激類此歷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左副都御史致仕廉直敬慎持正不撓爲文根據義理而本于六經有文章辨體行于世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魯穆

魯穆字希文浙江天台人也登永樂丙戌進士賜
杜門力學及赴召有司以鈔爲贐謝弗受且曰

之始未有益于鄉里而先厲之可乎嘗覈江北諸衛
倉糧巡兩淮鹽法及監龍江抽分竹木石綜理精密
吏莫肆其奸拜監察御史
文皇帝巡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漢庶人不法穆具啓聞不報擢福建
按察僉事理究滞獄貪墨摧豪右無所顧避漳民許
姓者有妾生子許死兄子言孫子非叔出逐之奄有
其貲妾訴于穆穆潜以許孤雜羣兒中丈老指孫類
許其悉歸孫貲

宣廟初大臣薦穆治行拜右僉都御史卒之日家無
以爲斂公卿賻治其喪
論曰魏公建事耄年好學不倦吳公剛嚴方正表儀
有位魯公廉潔執法不回身死家無餘藏此三公者
翩翩爲其盛世之孤標與

今獻備遺卷之十四

今獻備遺卷之十五

秀水項篤壽纂

曾棨

曾棨字子啓江西吉水人也永樂甲申進士第一人
文皇帝初御極欲興起斯文乃選進士中秀敏者二
十八人爲庶吉士以應列宿開文淵閣使讀中秘書
大官供膳月給內帑鈔爲膏火費棨以翰林脩撰居
首選
上時召試二十八人棨迅筆立就諸吉士弗如也
上數舉羣書問棨輒應口對深見奬重脩永樂大典
爲副總裁五年陞侍講七年扈從巡北京數侍燕閒
應制賦詩輒稱
旨人有薦文士者必問如曾棨否頃脩
高皇帝實錄成賜文綺衣鈔十六年考禮部會試中
侍讀學士脩天下郡志爲副總裁二十二年考禮部
會試
仁宗初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侍讀學士宣
二年考禮部會試

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賜寳帶七年卒贈禮部左侍郎

論曰國初劉宋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至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浩不竭所乏者謹嚴精深耳要之才致固各有長其所為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劉定之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昌人幼強記天資絕人其父日授書千言禁為文定之竊私自作文父偶卧所得所作祀竈文及詩大驚終不口然之自是稍以文辭進每進每輒斥之他日更進父曰此八面受敵才也宣德丙寅會試第一廷試第三人授翰林編脩正統己未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其一言命令宜公賞罰必信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數召問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畿甸宜稍移于南其四言宜出京官使任郡縣其五言宜倣唐制京朝官舉人自代其六言武官子孫宜習韜畧其……令宜詳加考課其八言宜抑豪強以卹貧……尤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杜僧尼異端不報

景泰帝登極定之時為侍講上言十事一戰陣宜倣古制二守禦宜㨗亭障三簡用使臣四遷移降胡五省給兵餉六飛守令貪虐七選將士八覈冗濫九攬權綱十勤講學上嘉納之尋拜洗馬壬申北虜遣使來邀報禮議不決定之疏請暫遣覘察虜人使我得益脩備即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我詞更直累千百言當事理云成化間進禮部左侍郎入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定之于書無所不窺文章宗蘇氏尤善舉子業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論曰劉文安好言事其所論列皆明辯深切可見諸行事非無當空言者流也

今獻備遺卷之十五

秀水項篤壽纂

于謙

于謙字廷益杭州錢塘人骨相異常年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書過目成誦爲文如雲行水湧少補邑庠生以古人功業自期常夜行哭山道中人逆見燈燎騶從甚盛人及前覘之乃謙也永樂中舉進士宣德初拜監察御史謙音吐洪暢每侍奏對

宣皇必注聽都御史顧佐嚴甚獨器重謙巡按江西平民被誣爲盜辯出之

王府官屬騎橫奏黜數人代還同錦衣衛官校搜捕馬快船夾帶私鹽不避權貴悉寘之法

上親征漢庶人命謙移檄稱旨由是

上屬意謙河南山西災

命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兩省在河南謹備荒儲預防河患凡山東陝西流民編立里甲以居之且給田爲業在山西革大同鎮將役占軍士盡入其田佐軍

牛[illegible]操軍備禁[illegible]門奏減柴炭乞停徵流民在欠稅嘗夜行經太行山遇羣盜從者駭愕謙厲聲叱曰汝何爲者盜驚散走山西參議劉宗孔以汚藏受贓誣謙上章白其事正統十一年乞致仕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王振用事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疑即謙也嗾言官劾謙怨望自代罷爲大理寺左少卿兩省民赴闕下乞還謙而親藩亦以爲請乃復任明年召還爲兵部右侍郎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

詔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請將無煩六師固留不聽八月十五日師駐狼山土木虜騎奄至

天子北狩報至京師大震謙慟哭誓不與賊俱生

太后命郕王監國是日科道官廷論王振

郕王方攝朝倉猝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黨振呵衆官起去給事中王竑首起捽順撾死于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班行喧雜無復朝儀大臣多驚避謙屹立不動

郕王亦疑懼屢欲退謙直前披扶王請出北門降旨

諭羣臣後班勿擅動振罪宜族俟請命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紅盔將軍以金瓜擊二
內侍立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矣謙袍袖皆裂徐
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曰今日事賴公
王直何能爲謙辭謝避進兵部尚書首列扈從失律
顏與祖王佐等罪
郕王即位遥尊
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謙入見泣曰
虜不道遮留
皇輿既已得志必將深入宜早爲計頃者各營精銳
盡隸隨征軍資器械喪棄略盡宜即召募官舍餘丁
義勇起集民夫替還漕卒以備操調令工部分局併
工督造戰守具京師九門爲最要宜令都督孫鏜等
分兵以守而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者佐之徙城外
居民於城內使虜無所掠通州倉糧數百萬不可棄
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隨其所欲多寡
受糧而歸官籍其數以准月糧誠兩便大同宣府紫
虜剽掠請勑守臣協力防禦訓練士馬挑濬壕塹凡
關隘墩臺樓櫓務使有備文臣如軏者宜令巡撫武
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
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
上嘉納即施行焉時羽檄交馳人情恟懼而謙勇氣
彌厲剖斷若流旬日間戰守略具衆恃謙爲安太監
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潰降也先爲之鄉導奉
太上皇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多南奔或倡議南
遷謙慟哭抗言于庭曰京師天下根本宮廟山陵社
稷及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
宋南渡事足可監也議遂定主將石亨請閉九門堅
壁以避賊鋒謙曰不可是示弱也請率先將士躬擐
甲冑出營德勝門外乃閉門以示必死日涕泣以忠
義拊循三軍軍皆感奮爭死敵十月朔也先入紫荆
關發言送
駕還京師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知有備稍引却
也先擁
太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萬萬計且邀大臣王直胡濙
及謙出和禮部遣使問謙謙曰今日之事知有戰而

已弛非所敢聞對壘者七日是月既望諜報
太上皇移蹕去賊壘稍遠下令發砲擊賊壘死者萬
計而大學士陳循復請旨寫榜文潛遣賊營中有能
斬也先首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其心也先果
宵遁或請追擊不許京師解嚴論功加少保總督軍
務或言今日宋李綱不如也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
之恥城下但不盟耳敢言功乎大同參將許貴奏遣
使議和以緩虜患謙言去冬嘗遣指揮季鐸岳謙齎
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
迎復不見
上皇而回虜情譎詐和不足恃虜將邀求無厭莫若
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從之奏增兵涿鹿真定
保定易州及白羊紫荊倒馬諸關以衛京城諜報虜
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至於雁門關
甚急矣請急發兵救之謙不動奏上方略密授事寺
令撫選精銳若將赴日大舉者尋報虜已出境復以
計密授楊俊擒喜寧送京師廷劾其罪誅之繇是也
先遣使入貢請送
駕還京師[illegible]之信下廷臣議謙曰此天意也
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奉迎以承天意倘虜不信
則我有辭矣乃遣侍郎李實及楊善等以往辛未九
月
駕至自虜庭時河間東昌永樂中安置降虜甚衆也
先方入寇欲乘機竊發謙因南征奏遣之天壽山
陵寢所在而無城郭乃奏城昌平徙兵民守之臨清
通衢引漕京師之襟喉也先入寇謀據之奏遣平江
伯陳豫築城以守初獨石馬營八城為虜所據議者
欲棄之謙曰棄之則宣府懷來難守而京師將動搖
矣奏用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
守八城復完謙以京軍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不
相統一或遇調發兵將不相識請選諸營馬步軍十
五萬分為十營每營以都督一人總之每五千以把
總都指揮一人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一人領之每
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有
警調其營則自都督以下皆率以往名曰團營楊俊
請盡出團營兵併三邊各路軍馬大舉伐虜謙曰不

可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虛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萬全之道也後議遂寢時閩浙則有鄧茂七葉宗流廣東西則黃蕭養相繼煽亂殘破郡縣謙悉剸遣度談笑折衝雖在萬里外若親歷其地成就勦滅貴州苗賊反侍郎何文淵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涖之而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守其地謙言貴州自
祖宗創置已久豈可以小醜輕棄之何議竟不行
上以謙軍功授其子冕副千戶賜第京師謙懇辭不許乃以所賜玉帶蟒衣鎧甲金帛諸物移置第內封識加謹間一往視焉謙患痰疾
上遣太監興安及太醫院使董宿來視云此非竹瀝不愈安言之于
上且述謙自奉甚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所資用出尚方給之謙握兵久且功高爲衆所忌而石亨素貪縱數爲謙所裁亨姪彪驍猛善戰同握兵居京師謙患之出之大同二人皆怨謙思傾謙矣丁丑正月

廟復辟亨與有功遂誣謙迎立外藩與大學士王文等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勑符具存禁中他無顯跡而亨等必欲殺謙所司遂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死之時天日無輝太監吉祥麾下有達官朶耳者聞謙死慟哭都市酹以壺漿祥責之明日往哭如初都督陳逵密畧守者收謙屍瘞之有司籍其第惟
朝廷所賜物而已初土星犯太微上相杭之西湖水竭土裂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湖之竭哲人其萎乎至是乃驗謙長身山立面白白項以下甚黑嘗對鏡自照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謙自知功高必不免也久之
上頗悔一日邊報急廷議不決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若在豈患虜
上默然而京師人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嗛言難再得于謙也成化改元冕上書訟父冤
憲廟追復其官遣行人馬暾祭其墓弘治初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春秋祀之所著有奏牘及詩文行世

論曰方也先之入冦也中外震駭永嘉靖康之禍呼吸間耳于公以書生砥柱狂瀾屹然不動使社稷危而復安觀其分守九門移營城外堅壁清野以挫賊鋒而褎君有君廟第亡失專意戰守罷絀和議計擒喜寧要除禍本反
皇輿於漠漠正
帝座乎黃屋謀國之善古未聞也而卒取奇禍何哉假令當
景皇帝不豫之日首帥百官迎復
英廟或請
憲廟嗣何至紛紛奪門哉當時大臣計不出此更誰咎耶夫以肅愍大功循將十世宥之而走狗先烹長城自壞亨等諸人讒賊何除也讀倪太宰李獻吉著碑銘令人哽咽久之杭三少保兩少保死亦相類於呼痛哉

楊洪

楊洪者陝西漢中人也拔起行伍間有機變馭衆威嚴士皆用命善出奇好劫虜營虜憚洪呼爲楊王初爲指揮杜衡所誣魏尚書源論救貶衡廣西纔爲部卒李友全等所奏
天子付洪自治故得成其功名己巳之變洪固守宣府是年冬破虜于固安擒斬數十人奪還人口無算拜昌平侯進封穎國公諡武襄

論曰己巳之變內有于謙善謀不善戰外有楊洪郭登善守故以京師危急而九服寞然良由大同宣府爲之扞蔽也也先善戰知兵恐宣大尾其後將有腹背受敵之患故長驅深入不敢持久狠顧而去卒以無成使洪登淺謀輕出失利宣大不守禍延京師土崩之勢孰能禦之哉

郭登

郭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鎮臨安檄召諸夷長宣布
朝廷威德諸夷長怗服爭獻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冦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

同尋
詔班師登語學士曹鼐張益曰
駕還宜從紫荊關鼐等入奏已得請從紫荊矣俄折
而東竟從宣府虜未入而
天子蒙塵大同城晝閉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
涕泣拊循之且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人獨
死也八月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萬計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
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
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
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
而也先實無歸駕意也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
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
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效死
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奪駕疑辭
上皇去登大慟曰駕材果敗吾事時賊勢張甚而分剽
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
部弁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略曰
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蹂躪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
起官軍民壯入護國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
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切己
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
退優詔褒答焉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翱邊不遠傳
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等處草漸生再復不關事
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以席求賢擴天理
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
望十二月虜將復犯京師登奏言京軍新選不可輕
戰宜分營犄角以逸待勞勿求僥倖務出萬全虜自
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抗之者登不勝
憤晝夜以忠義激厲其軍定爲賞格期必殺賊諜報
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
兵夜二鼓諜報二十里外沙窩有賊營十二登召將
上問計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
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
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爽賊以

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
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挮
山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
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虜數千初登
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選
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
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
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
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
千欲大興屯田而苦乏牛種乃上疏乞官爲措置嘗
憤贓吏病民疏論之其略曰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
官既無廉恥莅政者惟肆貪婪釀成弊風致有吏禍
登廉潔善謀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衂善撫士卒
有古良將風
英廟復辟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尋謫戍甘肅
憲廟嗣統復爵鎮守甘肅以薦召還總神機營掌中
府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多所建明登工詩所著有
聯珠集謫甘州特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年羈旅客
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
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
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序其詩
爲
國朝武臣之冠卒贈定襄侯
論曰郭定襄以敗卒守孤城竟立甘候之業觀其閉
門不出與城存亡募兵入援敵王所愾有國士之風
矣至所論建文士不如也

今獻備遺卷之十六

今獻備遺卷之十七

秀水項篤壽纂

劉球

劉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禮部儀制主事正統初詔求文學之士尚書胡濙以球薦預脩

宣廟實錄成改翰林侍講京師大水民饑具奏便宜時北虜數求貢球深以爲憂麓川不靖王振方議大舉伐虜球上言請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意西北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時麓川再叛再發兵討之球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振覽之大怒適編脩董璘自求爲太常卿下詔獄而球所陳亦言太常卿必得儒者乃傅會球爲璘畫此謀球殊不知也遂於陛前捽球去併下獄振陰使指揮馬順夜殺球臨刑不知所坐大呼曰死當訴

太祖

太宗皇帝遂死獄中二子鉞鈜號哭求屍得一臂歸鉞終振之世不仕皆舉進士有名景泰初贈球翰林學士謚忠愍球議論慷慨憂時悃切卒以直言取奇禍天下冤之所著有兩谿集

論曰烈士殉名豈劉公之謂耶卒之王振馬順族滅身死受禍尤烈方其得志自以爲上蒙下蔽殺一諫臣不啻螻蟻孰知其禍人家國至此極也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與脩永樂大典及

高廟實錄授刑部主事改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言陳十五事一止工作二罷四夷朝貢三沐冗官四賑饑荒五愼選舉六嚴考覈七理刑獄八黜贓吏九散庶造官十罷遣僧道十一減買辦十二革按邊軍夫十三矜免侍親充軍生員十四設法借運十五優卹軍士皆切中時弊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言事忤

旨繫獄二十一年以學士楊榮薦復職扈從洪熙改元言事觸諱忌

仁廟大怒命武士以金瓜撲十數下脇斷曳出大學

士楊士奇濃以燒酒得不死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擅
勝內向不相著及用挺杻斷骨忽自接宣德初
上幸萬歲山召時勉入詰曰汝何激怒
先帝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
下至第六事止不言
上再問對曰臣不能記其詳
上微笑不復問且索諫草在否曰焚之矣乃得赦出
獄復官侍讀預脩兩朝實錄成進侍讀學士一日
上悞金錢至史館擲于地縱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
上呼時勉前以袖中餘錢賜之
上嘗御文淵閣賜諸學士飲顧謂時勉曰卿弗飲安
得飲此酒時勉叩首謝曰臣蒙再造恩不勝感激正
統初兼經筵官每進講
上必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為光淳夫其人也進學
士六年陞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材造就之皆
勵嚴甚每旦五鼓命膳夫提鈴諸生門即起誦讀夜
終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惰無故者旦詣
治之在禮待諸生病給醫藥死助棺斂未娶者代有

室上書請改建太學命太監王振往視時勉與提督
振生日時勉又獨不賀振啣之坐以擅斫文廟古木
為不敬命罝百斤枷枷號國學前司業趙琬掌饌金
鑑皆與焉有一枷特重數斤振為時勉設也金曰鑑
年壯當荷此時勉曰僕雖老筋骨甚堅即以自荷諸
生司馬詢等數百伏闕以請而石大用者獨上章乞
以代之疏稱釋未幾乞致仕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
謚文毅
論曰李文毅公危言直諫兩下
詔獄至折脅不少挫白首荷校不悔可謂壯矣其所
上諫草秘弗傳又何其篤厚君子也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與脩
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復與脩五經四書大全改
翰林侍讀宣德初脩
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進祭酒矜嚴好禮
儀止端莊久居太學以師道自任遇僚佐諸生甚

有挾私忿誣奏之者法司將覆請就逮或謂敬宗宜上疏自理屬筆者辭多遷就敬宗曰不可被誣罪小欺君罪大具實以聞而事竟白景泰初致仕家居卒年八十有三所著有淡然集

論曰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陳公其選乎夫敷教在寬師嚴道尊闕一不可陳公兼之矣

周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舉進士詔選庶吉士二十八人以應列宿忱自陳乞與列文皇帝喜曰是有心計留之與脩永樂大典十年授刑部主事預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陞員外郎北京初建太倉命忱督運南北畿郡之賦洪熙間遷越府長史宣德五年擢行在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總督糧賦初蘇松常積逋甚多忱至奏添管糧官下令大小戶槩加耗請鑄鐵斛發州縣依造木斛勘烙給之蘇定出入平始糧正區設正副三人歲赴南京關勘合糧完又親齎奏繳殊煩勞忱奏減區正副二人輪赴京領勘合糧完送有司類繳之蘇賦額二百九十餘萬石有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什之二三斗以上者減十之三而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其古額重者不准減除忱又同知府況鍾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猶不甚病其最病民者惟古額官田得旨減八十餘萬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家自徵收忱曰此負欠之弊也不令水次置囤推糧長一人總之曰總收每歲通計各戶之夏秋稅及加耗則例填註由帖而戶給之戶自持帖赴倉不經里胥剛設糧頭囤戶各一人主之使相覺察糧長惟職催徵官爲監收立撥運文簿加耗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起運則量支如京通等倉正米一石支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遞減立綱運文簿凡搏淺諸費塡註囬銷其支撥之羨餘者曰餘米次年餘多歲耗加六又次年益多加五令縣置一倉以貯之曰濟農以備賑貸農之乏食及運夫之遭風盜者則賑之凡築圩岸濟河道人給口糧農作興則於中下二戶內驗其田之多寡貸之歲凶則再賑之其不還官者不復給故事軍民分運其長運者往返踰歲多失農

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終淮安瓜州水次對船支
兌在淮安正糧一石兌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加五升
運軍米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過江
米二斗民間運馬草赴京者所費不貲而草多敗爛
奏請折銀南京則輕齎買納爲赴京公侯祿米例輸
南京使自來受每石費耗六斗忱曰彼能於南京關
支獨不可就支三郡乎以便宜上言歲減耗米六十
萬赴京文武俸帖於南京賣者苦太賤銀一兩可得
米七八石忱奏請折收金花銀每兩准米四石以給
官俸折糧官布例重三斤率以紗纔驗退忱請不拘
輕重務長濶如式兩頭織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驛遞馬死馬頭幸科之民買補無虛日忱令每田一
畝帶徵米一升九合官收之以補馬之死者正統初
淮揚災鹽課不足奉詔巡視奏撥三郡餘米運赴各
鹽場准作下年秋糧而聽竈戶以私鹽易米時米貴
鹽賤官得鹽課民得米上下交便之有詔綵納官殿
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將辦時忱方赴京遇諸
塗勅使請還治忱言第行自有處至京言京庫所貯

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歸即撥餘米買皮上
供以新易舊誠兩便從之十四年
英皇北狩虜騎將薄都城衆議欲焚通州倉以絕虜
食忱時議事京師請令六軍運入都城聽作月糧虜
至無所掠而都城食賴以足巡撫南畿凡二十一年
由左侍郎九載考滿轉左進戶部尚書改工部致仕
景泰二年卒于家謚文襄忱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
深長善釆衆論征輸皆有常度歲賦無欠且有羨餘
徙郡荒歉即以餘米補之凡織造上供軍需之類悉
取給於餘米常賦之外無復他役初至蘇松屬歲大
饑米價翔貴忱遣人四出察出米價高下江浙湖廣
方大熟乃令人賚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勿糴且給
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浙湖廣大賈皆販米趨吳
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忱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
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市城中米價驟減而四
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乃以賤糶忱役推十艘迺
以湖州方米買船自勸飲之并給以路費米買皆畢
歛去米價既平乃役官糴以入賈原吳運回來時門

自地去時米鋪地所至延問父老利病興革或微行郡坐談時事其丈量崑山田匹馬獨行人不知爲巡撫也夜則留糖燈及筆硯木箇于卧榻傍寤則書所度政務有所得即起書于簡旦日施行之運船有使匿乃以遭風告忱忱言是日無風其人大駭服久之乃知忱令金焦山僧日具風水以報其僧皆有給焉盡力周詳多類此所至興學校及先賢祠橋梁河渠多所脩治皆資餘米民不知役爭立生祠祀之知人下士所薦引者甚衆過淮見吳人施槃奇之携歸送本學槃以狀元及第凡所建明皆永爲法守後戶部言餘米失稽盡括歸官由是徵需雜出逋負如故人益思之

論曰文襄雄才會計受知
聖明是時三楊當國夏忠靖爲司徒故得久於其任
旨聽計從然猶困于多口觀公所上執政書良足嘆矣詩曰讒言罔極青蠅變亂自古然哉

韓雍

韓雍字永熙蘇長洲人以閒右徙實京師爲宛平人年十九第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糾彈權倖錄囚南畿碭山教諭任純管勝夫視磨兒其父匿磨兒以他屍誣純坐死獄雍畧捕磨兒純得白巡按江西討平廬陵諸縣盜賊陞廣東按察副使大學士陳循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奏革寧府護衛軍
英廟復辟改山西按察副使尋以寧王誣奏逮繫詔獄致仕起遷大理寺右少卿轉右僉都御史數薦冤獄學士倪謙爲怨家所誣當實重典力爭免之錦衣指揮劉敬坐飯石亨擬朋黨律雍曰當亨得志時誰不蹌聚其門若一飯即坐死過此者將何以罪之且東漢以朋黨二字毒害忠賢卒以亡國今
明聖之朝柰何爲此議邪巡撫大同宣府各頗寇獨石擊走之陞兵部右侍郎坐事遷浙江右參政成化元年兩廣蠻寇反王師累失利
上命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而兵部尚書王竑薦雍宜爲總帥乃拜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假便宜行事議出師方略衆謂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困之請分兵雍曰不然夫兵分而爲奇聚而爲正

今兩廣無完城而大藤峽乃賊之巢穴不覆其根本
而剪其枝葉非計之得也今全師鼓行而前南可以
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
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舉無不克何煩逐乎疾雷不及
掩耳又焉用困乎定議趨廣西師至全州五戰皆捷
陽峒諸賊悉平趨桂州誅前將失律者數人衆議宜
乘勝攻峽雍曰脩仁荔浦爲賊羽翼宜先勦之以奪
峽賊之氣然後乘勝長驅搗其巢穴破之必矣乃分
兵爲五哨復分爲二十五哨夾攻之旬月間大小數
十戰攻破寨峒五百餘俘斬無筭脩荔悉平移師潯
洲直抵大藤峽衆議峽險甚且多蓄粟非旦夕可拔
宜圍以困之雍曰峽周圍六百餘里數萬人圍之尤
不足老師匱財或生他虞今脩荔已平峽賊皆喪膽
破竹之勢即成擒耳乃分兵爲五哨由峽北古眉雙
髻等路以進而身統大軍從峽南分八哨水陸竝進
復分二哨爲後援別遣兵斷諸山口賊於峽南樹栅
滾木礧石鏢鎗毒矢交下我軍草山仰攻雍擐甲督
戰奮戈先登士皆魚貫以上殊死戰呼聲撼山峽谷

崩一日盡破其山南諸大寨命縱火烈山烟焰蔽天
日晝晦山爲之赭日暮就營賊巢中將士皆栗栗雍
自如賊潰入横石諸崖督兵窮追破山開路棄馬徒
步且戰且行直抵其地賊所據九層樓等山危險不
可攻賊樹栅數重礧石大木交下巖谷弩矢雨
注雍誘使大發潛遣壯士登其山絶頂則舉礮爲應
頃之賊矢若盡忽礮發賊大駭潰走雍率衆攀援以
升奮擊連數日夜而山北援兵且至與大軍合勢夾
擊賊大潰委棄輜重山積攻破巢寨三百二十有奇燒
燬廬屋擒斬賊首侯大狗等俘獲無筭巢穴蕩平改
大藤峽名斷藤峽刻石紀功而還至廣西大享將士
而先所遣將勦廣東流賊者累戰皆捷廣地悉平奏
徙上隆州于峽內改隸潯州以土官岑鐸知州事設
東鄉龍山二巡檢司以土人爲巡檢徙周冲巡檢司于
峽之上水徙竦容巡檢司于峽之下水增設官鄉黃
江思隆三副巡檢皆以土人爲之置藤縣千戶所以
統從征易置守將安插遺官于廣州城中以備調遣
諸所建置咸經久可行遷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

務奏請添設巡撫二人從之丁父憂歸廷議兩廣叛
服不常撫臣事權分轄宜開府梧州置總司以統之
詔罷二巡撫起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
巡撫居亡何與中人不協致仕歸雍卓犖負大節軍
旅之事不學而能應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
斷若飛號令明信無敢犯者將卒所獲人畜即以予
之裨將犯法當斬賂中人請釋之雍因午節閱武射
柳斬其頭懸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類此

論曰兩廣自
文皇朝蠻寇數叛都督韓觀山雲相繼鎮定乃後交
阯不寧兩廣兵調征無虚歲加以瘴癘耗死者什七
八矣而蠻寇生聚日繁正統末黄蕭養倡亂廣東西
蠻猺動攻剽城邑累征不克韓公以一書生不旬月
蕩平之功亦偉矣向非
純皇既明且斷委任不疑曷克有此哉人言韓公發
摘奸伏如神進攻大藤峽時有老人五百詣幕府言
軍情事公疑之陰選壯士千人縛搜懷中皆袖短刃
悉誅之又言韓公多計數師抵大藤峽先驅白言峽
水不可渡公下令今日必渡峽無舟則以軍之半填
峽須臾師悉渡或又言諸蠻酋聞公名輒喪氣師未
抵峽峽中藤葉皆垂食成韓字諸如此類甚衆總之
具文武材善用兵非好殺者流也人言寧可盡信乎

況鍾

況鍾字伯律南昌人也以刀筆事尚書呂震震薦其
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宣德初蘇郡缺守慎擇良牧
太學士三楊公及尚書胡濙等咸以鍾薦且請賜璽
書以便宜行詔可郡守有勑自鍾始也既視事吏抱
牘請署鍾即如言以置不可否吏咸侮易之三日吏
復請置鍾曰若謂我真不能事事邪歷舉三日所置
牒無遺因摘某事爲欺出入隱竄顛倒盡發其情狀
立取舞文吏一二人撲殺庭下乃集僚屬宣詔璽書
自貳以下有不法得按問僚屬皆股栗鍾因舉其尤
者立黜之搜逐胥史主文稀滌積蠹置通關勘合簿
以防詐僞衛卒久暴横痛加繩禁郡體始尊凡勢豪
及鄉里武斷重禁戢之蘇賦重而官田尤病民鍾奏
減之凡奏減重額田正賦七十二萬餘募民開墾荒

毋起科免包荒糧一十四萬餘停徵渰没田糧二十七九萬餘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歲漕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餘蹄免詔買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革倭船徵需請濬水道淤塞辯平民誣入軍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有奇凡所論列悉賜施行朝廷數褒勞之述職錫宴賜誥丁内艱去蘇人上請乞還鍾復除仍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闔郡民上章乞留赴奏闕下者八萬餘人遂再還任七年卒于位蘇人哀思之鍾剛果敏達而度量廓如興學禮士好推轂人尤重秩祀先名賢祠皆拓新之

論曰

明興守令賢者代不乏人而況公在蘇到于今尸祝之是寧可聲音笑貌爲哉觀其奏減田賦禁戢奸利其深識時務之要者矣起自刀筆尤肯維拔士又何其能急先務也比良揚公不有以哉

今獻備遺卷之十七

今獻備遺卷之十八

秀水項篤壽纂

薛瑄

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生瑄年十二書詩賦及見程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詩賦專心理學永樂庚子舉鄉試第一辛丑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誦讀之遷山東提學僉事諸生呼門爲夫子正統間楊士奇薦爲大理右少卿轉左少卿作大理箴以自警時王振與瑄同鄉也雅欲見瑄有勸瑄拜其門者瑄曰安有受官公朝拜他人乎遇諸坐瑄獨正立振銜之會辨冤獄附振者誣瑄繫獄當死人皆危之瑄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讀易自如瑄子五人伏闕下爭代死諸大臣頗申救之得免歸杜門不出造詣益深己巳也先寇都城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與議遂訪策焉瑄曰以天時人事觀之虜必宵遁既而果然景泰初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人皆餞之江

上詰獨不往其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召還
復爲大理寺卿草場火朝廷欲重罪典守者瑄力辯
得免蘇松饑民乞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廬蹈海以避
罪
上命王文往廉之文坐以謀叛籍其家瑄抗章論辯
全活甚衆天順初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
入內閣知制誥主考會試尋轉左侍郎詔遣使求師
于於西番瑄諫不聽時石亨横瑄嘆曰君子見幾而
作豈俟終日乎引疾乞致仕歸從學者衆其學貴實
踐不事口耳嘗曰自朱子後理學已明不必著書所
著惟讀書錄又有河汾集天順甲申卒年七十三謚
文清

岳正

岳正字秀方直隸漷縣人也正統戊辰會試第一廷
試及第授翰林編修
英廟復辟進脩撰以吏部尚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
上遥見遽曰好既陛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幾何對
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漷縣
上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臣以正統十三
年及第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顧謂正曰今用汝內閣參
預機務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出赴閣至左
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佳士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如
何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
職未晚也
上默然正感知遇所奏對皆忠讜多稱旨欽天監湯
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正正曰姦臣實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
序術不足信事遂寢時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
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
上令正撰榜募捕正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

賞法司豈有
朝廷出榜購募人邪
上謂吉祥曰正言是也嘗為
上言曹石勢太盛宜早禁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亦令稍自戢二人
益怨正矣會承天門災
上下詔責躬實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遂有飛
語指為謗訕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鄉以母老留
未行會有憾正者以事中正逮繫詔獄謫戍肅州鎮
夷所
上每念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曹石敗
上謂大學士李賢曰岳正向所言之賢請曰正有老
母李放歸乃命釋為民
憲廟初臺諫請復正及御史楊瑄官吏部擬調南京
有旨勿調復職充經筵講官纂修
英廟實錄李賢欲出正為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應有
忌正者倡為正劾賢疏草賢以是愈怨正會廷薦為兵
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謫

遂皆外補而以正為興化知府成化己丑致仕卒于
家所著有深衣纂誤及類博稿
論曰文清明體適用足為有儒其抗王振迺石亨生
死不悔所稱大丈夫者非耶岳公受知
英皇一旦拔起遂秉中樞迺亦奇矣竟忤曹石及受
謫文達坎壈以死悲夫

今獻備遺卷之十八

秀水項篤壽纂

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人宣德甲寅進士改庶吉
士授翰林編脩益肆力用世之學與脩
宣皇實錄尋脩玉牒進侍講正統初上言承平久宜
脩邊防
上嘉納己巳京師戒嚴分遣文臣守要害地有貞守
河南還長泰初充經筵講官二年陞右諭德兼侍講
會河決張秋沙灣詔拜有貞左僉都御史往治之至
則上疏言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盖河自雍
而豫自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適當厥衝於
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以泄隄
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由阻也臣請首疏
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浚其淤因爲之防以時
節宣後乃亡患制曰可乃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渠
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百里至于大豬之潭乃越
范暨濮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水勢既

乎命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而順者
則堰之由是水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
涸阿鄄曹鄆之間賴以溉者百數十萬頃乃作大堰
其上楗以水門絫以虹隄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
澶濮之流而納諸澤濬漕渠數百里復作閘于東昌
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放洩之皆通于河以
入于海三年而功乃成擢左副都御史
英皇七年都督張輗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
共謀復辟以問大學士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
矣無能爲也盍謀之徐元玉其人經濟材也亨軏就
問計有貞曰
太上皇北狩以赤子故非游畋也今天下無離心能
奉以復辟此天人同符也因互陳善書亨軏去越二
日辛巳夜復來有貞升屋覽乾文亟下曰時在今夕
不可失也亨軏唯唯去有貞焚香祝天訣家人曰事
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吾去矣歸耶人不歸鬼
矣遂潛與亨輗軏吉祥及鴻臚卿楊善盡收諸城門
鑰有貞命壯士踰南內門入與外兵合

太上皇復辟陞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尋陞兵部
尚書進柱國封武功伯賜鐵券數召對恩寵隆渥有
貞感知遇以身任天下條奏剴切無復顧慮施行若
流曹石等嫉之私謁多不從復諫止節縮由是益恚
怒御史楊瑄劾曹石奪民田
上曲宥之曹石疑有貞所使也愈憾有貞數巧辭激
上怒上殊不爲動
上時時屏人與有貞語中人竊聽之以告上
上曰何自知之對曰此有貞宣言之
上大驚始疑久之讒益深
上愈惡有貞會吉祥因竊造封事假給事中李秉彝
名上之時秉彝已丁憂去逮至拷訊死曹石因言此
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爲之遂下詔獄
上猶念功出爲廣東左叅政曹石復上急變考掠士
狀士權曰令欲吾等何所承邪刑官曰徐有貞謀逆
汝等同謀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令
皇帝爲堯舜之君今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
知其他獄久不成適承天門災
上審出有貞安置金齒爲民至滇寓僧舍中日讀書
而已居三年詔還田里家居杜門謝客曹石敗始出
游湖山以自娛自稱天全居士
憲廟初詔賜冠帶閒住有貞于書無所不通文章雄
奇詩宗李白書法李更南宮所著有史斷及文集若
干卷
論曰方武功伯之績彰德治水張秋其材已槩見矣
英皇復辟之初公獨奮其智勇與二三武人決機廷
策取日虞淵呼吸之頃天下晏然功存乎社稷忠貫
乎天地可謂奇矣及其秉鈞軸胙茅土舉國授政方
將致君堯舜而憸壬側目卒以遠竄讒夫之禍吁可
畏哉夫以徐公大功猶不免于雌黃之口況下此者
乎

李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也宣德癸丑進士見薛瑄
講論問原悅之益究心理學授驗封主事轉文選郎
中輒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景皇即位進正本十策景泰四年陞兵部侍郎轉吏

部天順改元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景皇寢
上欲令江妃殉葬賢止之大同巡撫年富被逮
上以問賢對曰能奉公革弊
上曰此必石彪私惡之耳因請命官往勘果無實尚
得致仕去
上念建庶人華久幽掖庭間以問賢對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遂請居
鳳陽聽令婚娶或曰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宣諭羣臣御史楊瑄言
吉祥石亨强奪民田亨等入訴于
上曰此賢與徐有貞主之耳下鎮撫司獄是夕天大
風雷承天門災賢等獲釋降黜政未行復召賢爲吏
部左侍郎尋復前職
上躬親萬機頗厭祥等詞賢曰柰何賢曰獨斷可革
也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以問賢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古之聖王莫不好
賢下士者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乃命行人齎勑帛聘之
既至薦爲左諭德不拜仍請遣行人送歸
上患左右招權賢曰權不可下移人主自攬則彼自
消又曰讖說殄行帝王深惡絕之最是二年郊禮成
上
太后徽號因襲從外家以元舅會昌侯總大營兵其
翁復乞陞
上曰足矣復希恩澤
太后必見怒賢曰
祖宗以來外戚不典政令會昌侯若此不識
太后知之乎
上曰太后正不樂此今猶悔之賢曰此見
太后聖德但後不可爲例耳禮部請東宮出閣
上語賢曰宜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殊費心
力寫字必用心朕初習字任意寫去以此寫得不佳
賢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讀字不

必求佳但照畫當不苟耳
上嘗問政治得失因極言錦衣官校差提罪人不勝
其擾有諸賢妄言者
上密察之盡得其實乃待賢如初四年正月天下吏
入覲
上將以布政賈銓爲戶部尚書命賢覲之以貌不稱
名對乃薦年富而以銓爲副都御史會試舉子奏考
官劉宣校文不公
上疑之以問賢對曰此私忿耳如臣劉讓亦不中可
見其公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試其人文不成章命枷
號禮部前羣議乃息五年
上言官軍一季俸闕銀十四餘萬兩何以處之賢曰
自古國家惟患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
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子孫一再犯法即國除
豈有累犯不革職者耶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七月曹欽之變賢被重
傷加太子太保
憲廟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
戌廷試大宰王翺以程敏政善書力薦爲第一賢曰
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及賢丁父喪起復倫奏
請許賢終制不許明年卒贈太師謚文達
論曰　國朝入直內閣當國最專且久者三楊之後
惟李文達公方天順初徐薛罷位吉祥亨彪怙寵蟠
結李公燮調其間數進匡順可謂良矣儷美三楊以
勳名終不亦宜乎
彭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也正統戊辰進士第一人
授翰林脩撰景泰初簡入內閣
英廟復辟再入閣時大學士李賢獨見寵信數召對
賢退即以諮時臣賛居多天順末錦衣指揮門達以
事中賢
上將罷之而屬意於時時爲力辯賢得釋河南有武
弁不法剌事者誣其謀反時語門達曰人可輕殺耶
具言於
上得末減
憲廟初進吏部右侍郎職如故同知經筵丙戌協

丁亥召還四川宣府遼東皆地震上陳六事規切時
政總裁
英廟實録成進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
故議
憲廟山陵事甚力辛卯所請彗星見三台上疏乞歸
加脩省謂宮中根本至急望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
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不可
專委臣下
上嘉納之平凉延綏土達滿四反官軍累失利都御史項
忠奉詔討之時策其必成功而朝議咸欲再遣將時
與商輅執不可或動以危語時不爲動未幾獻俘至
議者始服己丑冬無雪上言自古旱災皆由民怨感
動天變近日光禄買辦各城拘分掊尅太甚而獻珠
寶者重規厚利請盡革之以惠貧民
上是其言辛卯冬彗復見時與商輅上言七事其一
乞崇正道其二乞謹命令其三請延接大臣其四刑
賞太濫其五聽受直言其六愼簡將師其七恤軍
民

上嘉納之太監劉永誠歿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爲
伯時曰
祖宗成憲具在孰敢私之事遂寢乙未進少保尋病
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憲

商輅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浙江發解正統
乙丑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脩撰進講筵己巳陞
侍讀入内閣時乘輿北狩也先犯京城有倡議南遷
者力排之請郕王正位與大學士陳循等經畫戰守
遣官撫輯畿甸降胡徼邊兵入援掠擄虜曾僞爲
書寄報誘擒也先書故遺虜營中虜得榜與書果自
相疑遣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内事中官阮浪等本
死獄治不已輅言之獄遂不竟忠得罪于申謀議易
儲甚力踰年鍾同章綸請復儲下獄輅因召對力救
綸竟不死
英廟初坐免成化丙戌冬詔起復任首疏八事勤政
納諫儲將材儆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
[illegible]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嘉納之戊子議　慈懿山陵詞甚切至彗星見言
官有言輅者
上欲加罪輅力救之得巳尋陞尚書仍兼學士戚會
滿四叛命將討之未下廷臣請再出師以邀功輅謂
不可卒以成功巳丑冬類輅陳時政之弊辛卯冬彗
出天田入太微垣復疏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
愼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言多採納
上疏及郕王監國事輅言有社稷功當復位號左右
皆泣
上亦泣遂復
景帝號壬申天下災請省科欽裁力役寬兩稅蠲利
禁悉從之丙申夏皇子薨
上方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巳長莫敢言輅
委曲言之東宮乃立禁中建玉皇閣奏毀之累青見
因疏弭災八事曰裕儲闈節不得重給符券四方常
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分遣部使者按
因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備守禦邊關隘增置于西
巡撫

上皆嘉納丁酉汪直創西廠刺事權傾中外輅疏其
十罪以聞懷恩傳
言切責輅復數直罪又云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
懷安吽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尋乞致仕進少保兼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賜勅給驛以歸家
居十年卒贈太傅謚文毅
論曰彭文憲公與商文毅公皆以科名致位宰輔當
所論建切中時弊槩見施行勲名行誼相伯仲矣易
儲一事商公不能以死爭之不可則止之義寧無媿

徐溥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編脩泰陵初
以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弘治七年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書謹身殿是年上言機務日繁誥勅委積
正統中王直王英皆侍郎兼學士在內閣專誥勅
上從溥言用李謝二文正公未幾星隕地震京師雨
土飛蝗乞罷不允八年命撰三清樂章孛同官上言
三清邪妄不可黷禮

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罷俾肯復職公言傳
帖行倖門啓不敢阿從十年三月辛太監急走閣下
言
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三公詹皇至殿
扣首
上曰近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傍
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以片紙
數幅與李謝每一疏
上必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批答上

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畢無
疑滯溥等懼不能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閣看詳擬
上
上稍不說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亦閱盍就此而
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
裕陵召見南陽等後四十年
茂陵及
泰陵初歲不過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

上天資明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
上意又輒懇懼自是不復召十一年溥月旹乞休卒
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靖在相位數年能任人凡弘
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公而溥同事納忠隨才器使
屢遇大獄保全者類從容調劑弭謗消讒雖無勇功
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多矣

劉徤

劉徤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編脩
泰陵初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七年進太子太

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為李謝二公入內閣十二年
進少傅太子太傅戶書謹身殿大學士
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召見輔臣宜興去召徤及李
謝二公至
文華殿平臺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
肅皇后陵寢殿禮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爽與去留
大臣皆
上前相可否徤確直見事精運李才敏通謝方質三
人同心時人語曰李謀劉斷謝尤侃侃十六年五月

一品服九載當是時治平無事
上顧公言諭曰勞卿久矣兼文大學士傅先是率同
官上疏近有言令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恐修醮命
臣等撰勅并祝文者實為無益制宜斥邪妄以正人
心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言朝陽門外修建寺
塔者非所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
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
號不當與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

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天
下後世其謂之何
上時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莫欲盡革諸煩
苛弊處召對輒屏近侍左右不得聞大璫竊從屏隙
中覘伺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惡憸刻從等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清羸務却冗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陰受其福

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中權徒
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
康陵即位新政猶肅未幾從三人上疏極諫請誅瑾
等不報又與諸大臣伏闕門諫然事泄於瑾瑾得先
見
上亟請并斥言諸大臣過
上果疑怒諫竟不得入從乃引致仕去謝亦去焦芳
逆入內閣瑾尚恨不已矯旨奪從官罰輸粟瑾欲起

大獄盡殺諸不附已者矯勅群臣指內官王岳范亨
徐智從及謝公洪洞浮梁楊守隨林瀚郎中李夢陽
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
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
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
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
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瑾王良臣趙佑
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為奸黨榜之朝
瑾誅得復官致仕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

贈官卹其家賜束帛飯羊上尊酒又官徒及謝公所
子弟為中書舍人年九十四卒贈太師謚文靖
諭曰徐劉諸公受
明主知遇勝論議可謂榮遇矣其直言不阿正色立
朝者非耶

楊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成化十
四年進士除檢討正德中歷陞戶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入內閣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作

會典成降俸二等俄以脩實錄加俸二等七年加少
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十一年憂去服闋柔
文康請
上遣行人召入內閣
康陵崩內外危疑能擒滅凶奸奉
敬皇后旨迎
世廟入繼大統改元詔滌除弊政朝野肅清
敕封伯辭不受一品十二載考績進太傅
賜璽敕宴禮部復辭太傅以論大禮失倒籍于恤正

德六年進士第一人亦以論禮杖闕下謫戍雲南
論曰余聞之人云辛壬之變中外多故楊公擁戴
明聖捧日虞淵其所贊正功亦偉矣升菴博雅為儒
林宗不媿科名世稱關西楊氏為著若新都父子不
殆幾哉

今獻備遺卷之十九

秀水項篤壽纂

王竑

王竑字公度陝西河州人剛毅慷慨喜大節宣德中舉進士方翦冠擢給事中常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巳巳

英皇北狩

郕王監國攝朝奉天門竑率諸給事廷劾王振歷數其蠹政誤國之罪讀彈文詞氣壯烈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曰起去竑奮然起捽馬順首曰此正姦臣宜亟行誅遂拳毆順諸給事爭起助竑順死竑索振所親信二內豎甚急請併誅之

郕王命紅盔將軍以金瓜撲二內豎死乃罷朝嘆息曰中國有人也先寇京城竑以于謙薦守北門卻戎服鞭馬馳赴軍號令區畫老將弗如也部伍壁壘精采冠九門虜望見奪氣潛出奇兵擊之虜敗走因追之盡境而還以功超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出鎮居庸虜怖竑名不敢近關還副都御史兩奉敕巡撫淮揚總督漕運成化初拜兵部尚書尋辭疾致仕卒于家始名其菴曰戇改名休世尤高其勇退

論曰王公廷捽馬順一日而尸三逆豎于朝忠烈不足多哉世所稱奇男子必以公度爲首云

葉盛

葉盛字與中蘇之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巳巳

英廟蒙塵盛廷劾驕將楊俊請誅屈從失律者然後進將練兵復讎十月也先薄京城請罷內府軍匠悉事征操復請臨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凡八上動合機宜虜退盛言賞罰者爲治要務今日爲尤急今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及武興趙麟王晟等倉卒慘酷宜亟行賞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亟誅從之進都給事中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苟邊防不固京師雖守不過保九門耳其如陵寢郊廟田里之民何宜遣將固

守宣府居庸便陳州流民蒭勤奉命安輯遂言八府
蝗旱冦鈔宜寬恤景泰元年八月也先奉
太上皇還京師將抵居庸千戶龔遂榮言
上皇之出為宗社計令都人聞
駕還皆踴躍迎復之禮宜厚
于上當避位固辭而後受之乃可不然恐貽譏千載
寵其名投之野盛言于大臣宜丞封進或可感動
上心乃自奏之有旨令禮部尚書胡濙封進帖留中
二年盛請復
祖宗午朝故事從之三年遷山西右參政協贊獨石
等處軍務盛以獨石馬營八城殘破不可守乃條八
事以進命施行之八城既復乃立學置醫設義塚因
遞鋪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給
之耕歲課餘糧以為軍費丁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
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初廣東鹽不出
境鹽歲積而商以困往往賄關吏私市之廣西鹽販
言聽之則利商而壞法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津隘請
聽商計鹽輸粟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成化初陞右
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乃脩復前所建官牛官田法墾
地益廣積粟益富以其餘歲市馬千八伯匹繕治屯
堡數百所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五年轉吏部八年
命覘河套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宜增築
城堡募新軍以實邊而選士兵以助守從之九年進
左侍郎十年卒謚文莊所著有西垣奏草上谷奏篇
木東日記恭竹堂等集若干卷
論曰材之難兼久矣或以文學顯或以政事稱或以
節行著而葉公兼之可不謂難乎方居諫垣時嘗對
仗讀彈文詞氣壯銳凡大利害言之無避巡撫兩廣
遷舟無私載僕中惟書史兩鎮北邊所經略至今賴
之好古博學郁郁文章其希文之徒侶乎

林聰

林聰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授刑科給
事中巳劾光禄卿余亨及王振家奴張伯通奸狀
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鐘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內侍
售增駙馬石璟怙寵不法論之廷議迎復
大駕之禮或謂虜情變詐遣一車二馬足矣聰曰

上[illegible]北征爲宗社計迎復禮宜厚禮部尚書胡濙出
一小紙袖中以示聰與葉盛曰此小人賈材之言大
抵欲從厚吾欲以此進何如太宰王直聞之曰此禮
失而求之野即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聰舉手加
額曰賴有此卒毋遲疑聰亟以聞景泰三年建易儲
之議事下廷議衆相視莫敢發聰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奏牘不肯署名未幾以聰爲右
春坊司直大臣言聰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
吏部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聰輒指斥駁正當事者
忌之嗾御史劾聰爲其甥乞善地以專擅選法論坐
死大臣當連名署奏以次及胡濙不肯署名即移疾
不出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
不安耳
天子始知聰受誣得末減左遷國子學正
英廟復辟拜左僉都御史山東饑令聰往賑貸之全
活數十萬還陞右副都御史成化初江淮大旱人相
食時聰從楨行詔聰撫之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數
十萬以給民且與之種計捕鹽徒擒其魁數人餘悉
從輕典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八年以疾致仕尋召
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兼督操江召爲刑部尚書加太
子少保其決獄不事瑣細苟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
覈務自筆削會議大政亦多所剖決嘗借太監江直
覈遼東失機事直獨禮敬聰先是長院者多戒諸御
史勿言事聰既視事諸御史時有彈文當事者謂聰
不能鈐其屬聰曰巳既不言而又禁人使不言誠非
聰所能也卒贈少保謚莊敏
論曰巳巳之秋朝野多故言官數論建時王公竑葉
公盛及林公聰以敢言稱而林公以微事幾坐重典
賴胡忠安得免及其再起更爲謙和以遠禍其得夫
雅明哲之旨者乎

程信

程信字彥實徽州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吏科給
事中巳巳
英廟北征信疏諫不報
景帝即位劾兵將屈從失律者罪有詔命信籍王
振家爲大理卿薛瑄等數人也先犯京城大臣爲信

及王汝曉兵部信分守西城兹分守北城信上五事
曰頒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
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詔施行之
時都督孫鏜禦虜失利欲收軍入城監軍中官向義
皆納之信曰不可朝廷倚爾兵而使之鏜今小不利
拒之使戰則鏜必致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危
非計之得也既從之詔勿納鏜力虜勢衄退信自城
上督諸軍奮擊虜引去景泰初陞左給事中會災異
信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恤
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請隆孝友之
實以荅天心之仁愛聞者韙之遷山東右參政總餉
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請監守盜倉糧石以上者
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信鉤考之信曰使彼
真盜雖斗殺之不恤今彼為加斛以罟之死地豈情
也哉立取新斛碎之轉四川平松潘夷有功
英廟復辟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三營大將石亨等
輒言太僕急徵諸衛馬不便請以馬隸兵部從之信
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兵部言太僕職專
馬政而
高皇帝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改隸兵部使馬之登
耗太僕不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
示為者令兵部毋以為言詔從其請歸太僕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遼東
英廟召至文華殿徧問良久詢及邊事曰卿其勉之
守將海寧伯董興驕恣甚氏信一切裁之以法己卯
春朝廷聞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命信察之信使
自在州知州佟成偽以他事廉其境得朝鮮授董山
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聞請乘其
未發急遣使詰問可伐其謀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
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
各上表貢馬謝罪以事為寇深所論調南京太僕少
卿尋召為刑部右侍郎取大明律條分目比為律學
指掌以授去成化初起復兵部右侍郎轉左丁亥貴
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寨之險破合江諸縣勢甚猖
獗上用廷議拜信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
瑾發川廣雲貴漢兵討之至永寧分軍為四路并

軍人俞龍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會市入授以方畧期俱會大壩兵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拒險飛梭下礧如雨諸軍以神銃勁弩却之攀崖而上順風縱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賊散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生擒無算餘賊入天井水磨二洞洞幽暗不可入命以土石塞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臭聞數里遂師撲滅九姓土獠之附賊者都掌悉平復請移瀘州衛于渡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熟夷師還進兼大理卿辛卯春旱詔求言信上言兵事者九其畧曰當今在外惟延綏兩廣無歲無擄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荊襄此大可憂也在內惟京營乃

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練而困于不足凡此皆宜更張之大者詔下兵部當事皆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方悉如信言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初應戍[illegible]

係總兵多不法信盡發其貪狀諸罪總兵坐免當軸皆戍嶺表軍府肅然壯虜　擄河套歲為西患大臣請興師十萬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搜勦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道而楊信亦止請二萬人巡邊信曰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關陜連歲受兵今此舉勝形未具而先自困非謀之善者也乃以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信掌兩京兵政凡征伐俱有成績且能任然南京守臣欲與錢穀詞訟信曰守備機務所以護非常此特有司之事耳必不可與征川貴時詔從便宜信自發兵至凱還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信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閫事不集而假之人幸而集事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乎子敏政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稱

論曰程公以敢言者聞分守西城其材畧槩見矣及平都掌蠻遂[illegible]懋勲名文名武斯其兼之哉

秀水項篤壽纂

章綸

章綸字大經温州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陞儀制郎中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悉見采納也先索使通好綸言宜暫與結盟以待天時車駕欲幸大隆福寺綸言不可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言撤樂減膳恤倖救荒節濫賜罷積官慎差遣備義倉汰僧徒語極剴切五年

上皇居南宮封

憲廟為沂王災異荐臻綸陳脩德弭災十四事一畏

天戒二任賢理三養聖躬四飭奉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疏入忤旨下錦衣獄及御史鍾同併逮之會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以請復儲故杖于闕庭并命杖綸及同百同死綸絕復生

宗朝益嚴

英廟復辟首出綸遷禮部右侍郎天順二年山東

天水守臣請蠲賦未允綸為請得減半四年調南京

吏部

上面諭綸曰根本重地非卿不可事有當言具以聞

憲廟初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婚禮綸言山陵甫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不安釋服公除固有常制諒陰婚娶不忍隨宜乞諭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陳救荒四事四年考察南京官與都御史高明議不協遂劾之并奏黜御史部屬數十人五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十年致仕十九年卒于家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恭毅官其季子玄會為鴻臚寺主簿長子玄應以進士官南京禮科給事中

廖莊

廖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擢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陝右饑命莊賑之便宜行事全活甚衆時楊士奇當國家人有不法者莊率同列抗論之八年大理寺官屬悉坐事繫獄命署其事踰月擢大理寺左寺丞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寺左少卿景泰五

年上疏請朝謁
上皇及加恩茂陵忤旨明年丁母憂入見命撻於庭
幾死謫河州定羌驛丞與曳就道天順元年召還爲
大理左少卿時母服未闋聞外艱遂陳情命賜祭葬
調南京大理寺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
京刑部成化改元御史有言莊者
上黙不聽遷刑部左侍郎且曰莊大節可取踰年病
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毅莊篤故舊拜法官不絶往來
有勸莊遠嫌者笑曰莊門如市莊心如水既沒無以

爲斂同鄉朝士裒貲之

鍾同

鍾同字世京江西永豐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拜貴州
道監察御史嘗與儀制郎中章綸期論易儲事願效
狄梁公之誠朕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慷慨綸亦
以身許之同疏先入言宗社之本在儲貳宜亟復之
綸疏隨入并收下錦衣衛獄同死焉
英皇帝復辟下詔褒同贈大理寺左寺丞官其長子
奇爲知縣成化初詔祿其妻羅氏復官其次子爲通
政司知事先是同遺骸猶在圜土其子乞歸葬永[illegible]
之陽丘木有鵲巢累產白鵲人謂忠誠所感名其地
曰忠義鄉成化末賜謚恭愍

論曰章恭毅之與廖忠愍鍾恭愍皆古之遺直與抗
議復儲九死不悔昔有三仁其近之矣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一

劉實

秀水項篤壽纂

劉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除金華府判值歲旱郡多逋賦實奏貸之贖還所鬻子女郡中有顏孝子宗濬呂東萊祠墓下令給治義門鄭氏合爨久漸不能自給又歲供山西驛馬實奏免之景泰中召脩宋元史于東閣擢知南雄府中貴人使嶺外惡實慢已將呵辱之南雄民爭走入驛爲實謝過以身翼實而出中貴人大驚詢知其素欲召與釋實不復往中貴人去至部部人言南雄守已驛書言公矣中貴人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逮至京師實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自隨發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恐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意解將釋之尋病卒實好學尤長於春秋所著書今不存

陳選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也天順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

純皇帝嗣位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陞河南按察副使初治軍有政提學遷按察使以憂去行李蕭然士民遮道泣送爲樹碑立祠徙廣東布政使首罷和買減徭役備賑濟數辯冤獄閩人賴亢壽等三十九人漁于海風漂其舟至潮守者獲之以通番論邑民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爲盗悉辯出之奏減提督市舶稅戶三十人番人馬力麻私通海商詭稱蘇門荅剌國使者市舶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僞繳馬兒罕使者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中貴人素憾選以他事誣奏之劾事者文致以罪竟就逮廣人數萬號泣遮留之中貴人復以賂誘選所黜吏張聚令誣證之聚死不從行至南安病死

論曰劉公能使其民赴救急難卽古之循良何可得過陳公被逮張聚不敢以怨賊誣之亦猶李子之之

楊繼宗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也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獄中重辟囚多瘐死繼宗每提牢必給食飲三日一櫛沐全活者衆擢知嘉興府以蒼頭一人自隨若旅寓然御史㪨（擲）卿奏最下詔旌之九載滿去民遮道立留爲立去思碑陞浙江按察使憲度振肅初黄泉諸司所用皆取辦于下鎮守中官日給萬錢悉革去之丁内艱去將行悉以廨中物付有司箧中惟律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權貴斂跡成化乙巳上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九年陞湖廣按察使復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論曰楊公清嚴䟽遂赫赫擅聲郡中婦女孺子皆知其名至今稱之不衰兩漢良吏不逮也嗣後有徐公盈何公祉郭公應奎劉公慤皆以清介稱而劉公又有禦倭大功此其盖㮣論定最章章者也

又曰海寇初發難也當事者拘文守常鮮應□□之具罕有果敢奮發踔厲徵寄俵保困窮拊循元元者嘉靖癸丑甲寅間吾郡外迫寇暴内苦軍興盖萬然無所歸命矣一里湮及吳淞江之南遭寇也東北近郊民家掃地幾半是時兵不集援不至寇玩民殃極矣乃郡侯萬安劉公竭心力鼓將吏嚴城固守遠郊士民揭扶而至號呼城外且欲要城開扃公曰賊來飈至其去鳥散門可長閉乎且吾作有以御賊不在閉門請毋閉門而嚴其備即有叕詗受其咎民賴以蘇而城因以完者皆其力也寇既退人情多欲休公曰不可斯非補牢顧犬時乎顧吾民病甚而吾不可以乏與簡徒籍卒保連伍長使士之材窮者將之卒伍成乎内軍正定乎外然後離散者還哉安集矜寡幼孤各得其所而郡人忘焚掠之慘矣乙卯之後即文武大吏謀斷相資式遏寇亂得無亡矢遺鏃之費者公不有力哉公名慤在郡凡五年平易近人人無取于以其私者清介如楊公而幹局更優有文武材民到于今思之專祠如楊公云傳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詎不信哉

林鶚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拜監察御史論事持大體監試京府大臣子有不預薦者誣考官徇私奏之而鶚之邑人林挺方中式因逮挺將中鶚以法及閱驗試卷皆如式事乃得白

英廟復辟陞鎮江知府陛辭召見論勞太官賜食給鈔爲道里費至郡興脩廢墜口不及前守者之短鎮江漕河經孟瀆顛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上官主其議鶚言道迂且多石壞民廬墓多不如按京口牐并露壩故跡因而浚之春夏以牐秋冬以壩則道近而工省從其言果便壬午撫臣劉孜言鶚材宜治劇請以蘇守姚堂易之癸午擢江西按察使還布政使讞獄多平反廣信民妄傳神異遠近驚疑鶚榜諭之戮其魁惟遂息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禁樂戶買良人女過嶺南洞蠻不使入境召爲刑部右侍郎獄必以情人無冤者以孝敬聞卒之日圖籍之外囊橐蕭然

論曰蘇守自況公外有姚堂林鶚之清謝公鐸嘗稱

林曰古人有言居官廉雖大臣無府于書林公眞其人哉

秀水項篤壽纂

楊瑄

楊瑄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拜監察御史天順初印馬畿內民舉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撓權之罪詔稱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其名時曹石連見二兇勢益張瑄與同官謀劾之事先泄亨與吉祥合謀上諸疏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至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兇罪狀

上怒不解悉下錦衣衛獄逼瑄辭引大學士徐有貞瀕死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瑄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於是獄皆減論瑄戍鐵嶺衛赦還或謂瑄宜詣謝二兇瑄不可復戍南丹二兇誅詔瑄還里

憲廟初以言官奏復拜陝西道御史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巡海禁軍官私放戍卒五日一操閱奏增浙判

以理邊餉而革勢豪攬糴延師以教武人子弟凡城堡墩堠廨著舸艦兵甲悉繕治之脩築定海捍海塘走馬堤及郭衙所東外海塘健跳所海塘海鹽縣大海塘皆爲永久利海鹽至今尸祀之奏濬西湖湮塞溉田十六萬頃成化丁酉諜報倭奴數百犯邊僚寀驚問瑄徐曰彼果來犯吾當盡殊之乃出巡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兵受甲矣瑄曰海上兵自足用內地安用此令衆亟方般弛嚴之至定海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陞按察使以憂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禁吏奸斷訟明決無留獄禁官署毋蠶桑以爭民利時半載病作將革寮寀往問尚論築海塘之法後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正德改元逆理亂政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旋天機天權星不明請安君深宮絕遊逸戲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剛除內侍寵倖遊近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及科道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冥霧交作爲蔡

邪之氣陰冐陽臣欺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
切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既言自正德二年來
一向占候得太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
來不一勸
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呼源叱之曰爾何
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
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尸瘞之
論曰楊公正色昌言首排曹石身貫三木幾死直聲
震天下而源以京房之術伐恭顯之姦慷慨有父風
忠直聲名與天壤俱可也

練綱

練綱字從道蘇長州人大父則成洪武初由春坊司
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受旌賞宣德乙卯舉鄉試
第二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正統巳巳
英廟北狩
景皇帝即位上中興要務八事一謹天變二急先務
三正軍法四布恩澤五廣言路六屛奸邪七公薦擧
八察擧吏冬十月也先寇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謂虜
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
宋待我也我國家固非宋比然求如种師道李綱其
人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督
擊之勑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
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姦臣宜急加誅
以爲衆戒疏入
上奇其才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命施行其言景泰改
元上時政五事辛未巡視兩淮鹽課按劾趙駙馬不
法權貴斂戢壬申還朝復上軍國大計八事皆見嘉
納時吏部缺尚書綱率諸御史言左都御史王翺嚴
公明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
上乃召王翺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戶部而薛瑄亦
相繼大拜先是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
歲久多逋逃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綱上言召募
之初諭以大義且許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
師爭先自效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
避

皇上好生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隸尺籍刑賞失中
莫此為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亡接踵徵求太急恐生
他變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倘復召募謂其肯從
前詔不問得歸復者數千人甲兵恐後福建府官豪
山民聚為盜渠魁未獲而逃繫於從綱釋之趣師勸
捕追各典守者坐是忤衆按察使楊瑄乃誣構綱于
朝當道者多忌綱左遷陝西鄜州判官再徙甘州前
衛經歷部符未下綱已遣歸賦性剛鯁嚴於嫉惡
遇事輒盡言院中語曰歐寧練綱口

論曰綱以太學生慷慨論國家大計搏擊糾彈臺諫
風生可謂能其官矣然遭躓不復太剛則折奚足異
乎

張寧

張寧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
事中遇事敢言每大議
景皇帝必問張給事云何丙子順天府鄉試大學士
陳循王文以其子下第歸咎考官寧奏大臣私其子
而為暴才稱屈失大臣體不可居內閣乞罷免之

英皇復位勵精因災變御齋宮寧率六科上疏乞詔
諸司凡秕政苛法所當更改者悉奏聞行其不盡不
實者許言官劾奏更乞澄心專慮轉移天心
上優詔答之曹石專橫事關禮者寧輒奏無避受
知
英皇嘗獨召寧論事多所匡益欲大用之未果
憲皇初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薦起王竑李秉奏
定鄉試舉人名額並命行之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
加孔子者寧曰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
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一名一字所能重
輕議遂寢太監覃昌重寧累見不往尋以會亦不謝
成化改元
皇太后令節建設齋醮大臣相率詣寺觀行禮寧奏
言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
仰贊聖孝上綏懿祉不當崇奉釋老祈禱香紙煩
風俗傷名教耳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大學士李賢
不職獲罪謫邊方寧率六科申救大忤賢會兵部尚

寧與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內批陞寧知府得汀州以疾致仕家居三十年累薦不起卒

毛吉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舉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廉明廉硬訊獄能折姦平反指揮門達怙寵作威人多畏之吉獨與抗禮由是啣吉偵之無所得因吉失朝下錦衣獄衛卒攀吠脅之吉曰有國法在爾曹奈我何達聞愈益怒嗾健卒揄巨梃梃之見骨幾死吉自如遷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惠黜累吏摧強宗終海盜民以寧輯代還潮惠人乞更借一年擒殺劇賊楊輝曾玉謝瑩破其寶龍石坑龍歸三洞斬俘甚多時廣西猺賊茲蔓高雷廉尤甚吉四顧悲憤慨然有削平之志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方縶數十人從所箠擊幾死吉盡釋之進擊雷州賊破之因條平賊方畧奏之

上嘉歎降勅獎諭陞副使委總廣東軍務賊掠惠州河源縣督兵敗之賊走清遠守將都督僉事張通與戰不利吉馳救賊見其幟呼曰毛家軍來矣遂潰廣州新會縣告急吉敗之火磴賊走陽江縣營于雲岫山峒進擊敗之賊棄營走山上我師狃勝突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師遂潰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剳住剳住潰已不可遏從騎勸吉避走吉叱曰爾去吾誓不與此賊俱生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元年三月一日也是日晝晦風雷大作山谷震動踰七日得屍貌如生事聞贈廣東按察使諭祭賜賚其家錄子科爲國子生

論曰張公以直言受主知竟不能盡用其才以死毛公有澄清嶺西之志氣亦壯矣師敗身夷豈造物所忌名與才耶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三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四

秀水項篤壽纂

王恕

王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也正統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評事陞寺副上言刑罰不中者六事命著爲令出知楊州府歲饑發廩不俟報遷江西右布政使勦平流賊吳廣華尋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荊襄流民南陽豪爭礦殺人恕擒其魁餘悉解散以內艱去襄陽盜起詔恕起復會兵擊走之與平劉千斤有功劾大將欲縱兵搜山恕不可從榜諭流民復業巡撫河南歲旱蝗上疏自劾且乞罷儉去奢以回天意入覲言時政六事

上采納焉改刑部左侍郎巡視漕河上疏乞禁馬快船私貨及轉輸通州倉糧赴京汰巡河冗官

上皆納之尋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陳禦邊方略時鎮守中貴人私市外夷誅求無厭恕劾之逮械其同事者輸所沒寶石于京師陞右都御史中貴人獻黃鸚鵡恕疏言其不可時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恕言故事駕帖下諸司司禮監用印刑科掛號皇城諸門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爲信又曰昔交阯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一夫啓釁致攻城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不報在雲南凡九月疏二十上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請出內庫物貨易銀以造官艦江北五衛京操軍不宜放回己亥命巡撫南直隸條

上六事請禁兩京收糧官苛政罷光祿寺廚役所食付緊易以朘衆從之恕以中官貢獻太多所在擾害疏乞取回織造官凡四方珍玩奇貨戒勿復獻不報辛丑江南夏旱秋大水奏免蘇松常鎮應天太平六府湖州秋糧馬草錢百餘萬故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而下戶多官田力爲損益量減官田稍增民田公私便之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同惡王臣孫麒尤暴橫所至驚擾恕上言其失人心傷國體致召災沴詔下戒敬太監段英奉命蘇松造藥梅冰梅恕極言不可因併論王敬先是敬誣奏常州知府孫仁復誣奏恕

憲廟不問密遣人偵緻盡得其姦狀乃收捕下獄數
戍
孝陵衛王臣斬首東市梟之江南恕因申救仁得從
任上林苑錄事邵義傳奉遷蘇州府判且疏論之有
旨革為民併降黜李孜省等十二人甲辰轉南京兵
部尚書仍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造永昌寺
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恕言二人以忠得罪恐
百官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姦邪誤國誰復言者疏入
令致仕
孝廟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抑僥倖獎
名節援滯淹中外無敢以私干者守備蔣琮與南京
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相訐奏紘昺外補琮自如恕
言宮府一體陟罰不同
上未允行言官復交奏之紘昺乃得改京任徽王乞
陞禹州為府晉王乞為世子設典膳皆論止之兩廣
都御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恕極言
紘當用乃起為戶部尚書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作
劉文泰下獄恕為力辯得減死內降以通政司經歷
以為本司參議恕言之中寢恕嘗謂天下事設未
得當十易無害若詔已行無及者之納諫如流者豈
盡未行乎恕忠清直亮遭時得君知無不言無不
盡在刑部時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歐公使被逮浙江
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違式致罪會赦不原恕言詔
以示信天下而黎永明等獨不蒙宥是不信也乞復
其官從之疏論鎮守中官提問門品官及濫受民詞
之害語極詳切既秉衡引賢當路者皆極天下之選
致仕家居幾二十年以碩德宿望師表海內卒年九
十三贈太師諡端毅子承裕官至戶部尚書清慎有
父風
論曰端毅公以忠誠受知
憲廟諸所論奏不避貴近無復諱避悉見優納及秉
衡鑑抑躁競括黜幽陟明援薦羣賢布列三事迹其
貞純直諒希文君實不足多也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季子也
以穎異年十一翰林脩撰周中規見而奇之問所讀

書曰陳子桱通鑑續編周曰其書若何應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皆彬包極之卒不書宮紀竄軒則採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又史之辨此其書多可議者中規大驚問質其父曰趙音沮之德昭是逆君恐也死可書爵乎宋舉人吳澄仕元何以從祀文淵閣之擧景泰甲戌進士爲刑部主事有農婦牧牛于野二戍卒驅其牛去錦衣衛捕盜者坐以強盜喬新曰此白晝奪人物耳律當從盜有分所劫緘繒遺逆旅主人邏繳者并執之喬新曰此分

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瑜喜曰子慎刑者此不愧乃翁矣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官校率暴橫司屬多優假之否則詬擦報復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輒坐以法不少貸嗾之者輒蹶其黨詬擦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陞福建按察副使擒盜礦賊奏減礦課捕通番者清流歸化界將樂沙縣間民多恃險僻逋徭賦奏立歸化縣擢河南按察使辯浙河民冤開封大饑力賑貸之陞湖廣右布政使會荊襄大水漂溺千家爲拊循發粟俾葺民居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兵三關北虜入寇設伏及消擒斬獲甚衆小王子寇大同圻輔震驚喬新奉勅巡邊經略戰守爲必擒老營之計虜遂遁走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賑之請發內帑并淮鹽銀勸貸穀粟所活三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戶揚州宜撫楊文以夕收評宜懲使喬新受命往訊其得其情奏直之遷之保寧耄漸物進南京刑部尚書奏還留守所奪民蘆洲請給精微批以革官校私出駕帖京師大水乞還官錄

囚請禁京師胡服胡語言多聽納大學士劉吉惡其切直嗾御史鄒魯以事誣之乞致仕去累奏薦起竟不用弘治壬戌卒于家喬新鯁介孤直筮仕仰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受德爲賞罰持身廉潔節一介不妄取諸所餽遺悉謝不受宦闖東船中貴人死館守分其貲遺司道力辭不獲輸于公性嗜學好古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論曰椒丘德學政事世所希有儻得柄用惡可量也

而卒以讒廢命耶觀其氣節推惠安文學推文莊為
可占矣太宰盛德不減林丘世謂賢逆乃父要亦才
節更著也裔孫源尹嘉惠有惠政亦以才節聞

彭韶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也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
主事時有張岐者自外臺擢僉都御史韶力論其人
不才請召王竑李秉葉盛以從人望下詔獄都給事
中毛弘論救得宥外戚指揮周適與圻內民爭田命
韶往勘還奏曰民乃國本食乃民天食足則民安民
安則國安以民田給國戚是傷國本也再下詔獄科
道交言韶無他得釋尋有請荒田者
上曰彼不見周適事又請邪立寢其奏星變復上疏
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以為
陛下嗣位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
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方物於皇妃或加中宮之
上又褒崇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等此正家之禮未
終也成化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深矣近
年增益數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亂
宥弗罪所請輒從此防微之意未終也成化初罷天
下貢獻儉約之德著矣茲者復詔鎮守內外等官貢
獻方物此持儉之德未終也成化初保傅六卿未嘗
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近日公卿無故輒加保傅寺監
諸司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盈予恩澤此用人之
道未終也既四川按察副使晉廣東左布政使鎮守
太監顧恒歲貢方物民不勝擾奏減其半太監梁方
弟錦衣千戶私採禽鳥異物進獻韶論之忤旨調貴
州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踰年召為大理
卿未上坐前論貢獻事非宜改右副都巡撫順天等
處兼整飭薊州軍務復陳時政及議糧運
孝廟初以薦召為刑部侍郎詔巡視浙西勘罷守臣
亡狀者尋兼僉都御史整兩浙鹽政既言浙西鹽利
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輕重及減
溫處課額事竣還朝傚鄭俠流民圖圖竈戶窮苦狀
以進改吏部左侍郎人不敢干以私者庚戌冬星屢
見天津承詔言四事曰厚根本曰減役錢曰正近侍
曰慎官爵時左右倖權韶於正近侍及之略曰內臣

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凡有奏請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宥毆人致死竟不提問或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非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給葬生者蓋祠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蔡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收攬綱維黜遠壬佞又請復午朝延見大臣面議政事

上嘉納之陞刑部尚書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罪事聞以屬吏部奏奪其爵身于內降俞欲危紘部執不易後下大臣廷議竟如部言景追贓未及什一部免之部復論奏不從亢旱求言陳四事乞速斷判庶人獄正內官王萌苗通高永之刑減昌國公墳塋工程優免陵户差役言皆切直累疏乞致仕歸乙卯卒于家謚惠安所著有名臣贊錄三卷續莆陽志十卷成都志二十五卷天曹日記壯岳代行稿秋臺錄及滯稿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彭惠安好直言兩幽犴獄勁氣不少衰何其壯也竟以剛直不獲大用惜哉而易名之典殊不稱情見素林公蓋嘗請之竟寢其事直道之難自其然矣

秦紘

秦紘字[ ]山東單縣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南道御史以事忤都御史軒輗謫降府谷驛丞御史練綱為知雄縣歷葭綏二州成化中稍遷鞏昌知府清廉自守所至輒有惠政歷遷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甚苦之紘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侮

純皇帝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黃綃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奏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曰紘貧一至是耶詔釋紘且賜鈔萬貫調撫河南汪直以事至與抗禮直素重紘不之較也而紘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請禁治之直還京

上問諸者撫臣孰賢直獨稱紘

上以紘疏示之直伏罪益稱紘賢

上釋之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不法紘論

逮下獄永挾戚畹干內降其減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申救吏部尚書王恕極言紘當大用乃起爲戶部尚書紘爲都御史丰采嶔峻劾罷御史姜綰革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風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論曰秦公素清端許受知王上懋矣郎守正不撓江直猶賢之素所嘗積然耳直下紘紘乃論直直葢賢紘直固不可盡廢也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四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五

秀水項篤壽纂

章懋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也成化甲戌會試第一人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時元宵擧放燈火命館局賦詩懋與同官莊昶黃仲昭連名諫止忤旨杖闕下左遷知臨武縣言者申救改南京大理寺左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勘獄牒剔吏蠹蹈官邪滌民瘼招通番貨以便商聽民採礦以絶盜認納海田虛稅訐檎泰寧尤涉諸盜考績赴部既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其則罷軟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其則貪酷年雖未艾鬚髮早白可謂老疾竟得請歸閉門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弟子執業者雲從名卿隱士接軫于門家貧糲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辛酉以起南京國子祭酒毋喪力辭詔增設司業聽終

宦癸亥服闋再辭弗允始就列首屬教化明道術處
儀軌六館之士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有
懋許之或謂無例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
子之情也再上條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改元
陳言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疏
入上乞歸尋陞南京太常寺卿進禮部侍郎致仕
世宗初特進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辛巳冬卒年八
十有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論曰章公純粹塞淵耄期好學博而能約含章自晦
碩聞益彰篤實輝光斯之謂矣

羅倫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也成化丙戌會試第三人
廷對萬言不屬草中引程正公語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者令節下句倫不可擢
第一人授翰林脩撰大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留之倫詣賢私第告以不可上疏歷陳古今起
復之非反覆數千言疏入調泉州市舶司提舉明年
召還改南京脩撰尋疾歸隱金牛山授徒著書嘗從
倣古置義田以賙族人有助堂食錢者謝弗受衣之
衣者過道死者輒解以覆之客晨至今具飯妻曰瓶
粟罄矣命其子干之旁舍比舉火日已午倫晏如也
山中結茅屋以居閒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所著
有一峯集

論曰一峯孤介絕俗不媿科名坎壈以死其所建白
偉然與日月爭光信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矣語
多傳放弗叙近世諸君子之于江陵豈聞先生之風
而興起者與江陵非文達比難易輕重世能辨之矣

莊泉

莊泉字孔暘直隸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
士授翰林院檢討與羅倫陳獻章相友善同編脩章
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諫止上元放燈忤旨謫湖
廣桂陽州判未行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
京行人司左司副遭艱不起弘治甲寅以薦赴部入
謁三揖不跪太宰耿裕起揖延之茶復除行人司副
陞南京吏部郎中丙辰以病告歸所著有定山集

論曰世稱莊定山豪邁質中多奇早以直諫著名公卿

謂偉矣老而赴召偃蹇以去信哉出處之際人所難
言也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五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六

秀水項篤壽纂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國子司業溥之子也少讀伊洛淵源錄心慨慕之遂棄舉業絕人事獨處小樓日取諸經傳語錄玩味之不下樓者數年餘月時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神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久之名聞京師累薦弗起天順間以石亨薦上命行人曹隆賜璽書加束帛徵之既至命爲左春坊左諭德上疏辭召見文華殿對曰老病不堪供職上不允顧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供職與弼終不就詔許之進十事再召見慰勞遣行人王惟善送歸道遭風幾覆舟衆皆駭怖獨正襟危坐居鄉動必以禮家貧力耕自給四方來學者束脩皆不受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必除之吾可出病宋末箋註之繁故不輕於著述云卒年七十九

論曰昔楊時赴蔡京之薦朱子譏之與弼雖不拒

第石亨之薦不出可也其學無所概見所著康齋語
錄及上言十事無過人者要之力學篤行儒之醇者
也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也從吳與弼游慨然以
斯道自任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
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其齋至性純孝父病
嘗糞味苦辱愈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久之柴毀
骨立杖而後能起三年不入寢至月朔之薦四時之
享及緦功之喪動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
從學者築書館居之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
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論曰世所稱尊德性道問學者判爲兩途亦異乎孔
門博約之旨者矣觀胡公之居業錄平實簡易粹然
一出於正不其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者乎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
右臉有七黑子生之前夕其母夢白龍入室其光如
晝幼秉奇悟中正德丁卯鄉試會試不第聞江西吳
與弼講學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丁亥游太學祭酒
邢讓試獻章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讀覽之驚曰
龜山不如也爲揚言于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
京師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與游欽時爲給事中
聞獻章議論即日解官去獻章歸四方學者日益衆
壬寅以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召試吏
部稱疾不往上疏乞歸養授翰林檢討上表謝不書
而去教人以主靜爲先或勸之著書不答弘治庚申
卒所著有白沙集同時有陳真晟字剩夫漳州人也
以主敬爲學嘗上獻書闕下請補正學不報

論曰自薛文清公倡性理之學于河東後臨川有吳
與弼新會有陳獻章者皆以盛名徵爲郎其學無甚
相遠要皆有志希賢其不失爲君子儒者與

賀欽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也成化丙戌進士授給事
中聞南海陳獻章講性理之學抗疏解官去執弟子
禮

孝皇初以大臣薦授陝西布政司參議上疏懇辭
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
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
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
治道謂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
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
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
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
事而已奈何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
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之輩或陷主虜庭身蒙
藏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也
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
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之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階禍
誤國竊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
失不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
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

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家
禮之正禮真所謂克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
僅發其端故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未行淫穢日
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矣疏入朝廷允
其辭而四事寢以爲迂罷之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
東人藉竊義州民聚衆縱火劫財城中擾亂相戒毋
驚賀公鄉人請欽往撫之衆皆羅拜乞生路欽曰衆
第既知悔即不殺人猶可活鎮城有體勘人來集
但乞命毋殺人已而體勘人果至須臾人報發軍來
動衆復呼譟相聚曰賀君素無誑言再往問之欽曰
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若不
不殺人無害也衆唯唯退城中竟不傷一人欽家居
杜門潛心理學清脩篤行鄉閭化之稱曰醫閭先生
論曰孔子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賀公
篤信力行而鄉閭服之卒使強悍之徒投戈革心謂
非忠信篤敬之驗乎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也少喪父稍與化衛總旗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踏然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聖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弘治丙辰登進士從陳獻章游教以主靜作靜思錄授吉安府推官政務大體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妻有夫死而嫁其孕妾者旣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類其婦爭者從服考績歸至淮安某死所知發以救某斂之拜監察御史劾罷[illegible]書[illegible]鍾尋以母老乞終養躬灌園以給出則手執小蓋卧破席無帷吏部以茂烈孝養靑苦奏改爲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復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利可有司月給米三石復具疏辭不許毋卒哀毀成疾亦卒御史王應鵬列狀以聞詔表其宅里曰孝廉祀之鄉賢恤其家

論曰自孝弟力田之風微而世之希寵祿干榮名者爭以文藝炫于是獨行之士不少槪見于世若陳君有其獨行君子與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六

楊守陳

秀水項篤壽纂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改翰
林庶吉士授編脩歷官至吏部右侍郎成化初開經
筵守陳以尚書武成篇進講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
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
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爲肆情嬖盤
者乃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之無爲者由其封山濬
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王之垂拱者由
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
勞以有爲乃始逸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
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耳
上爲聳聽
敬皇初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上奏曰禮天子七廟
祖功宗有德此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卽始受
命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
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
嘗取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中既有
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
與實乖若謂降而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
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何無嫌也
憲廟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禘行于前廟
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議者不能從弘治改元復上疏請日
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
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後詔嘉納焉脩

憲廟實錄爲副總裁兼理部事尋命以吏部侍郎兼
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
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内難後史官不記建文時事逮使數年政事
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闕
景泰帝已復位號而
英廟實錄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故事羣臣章疏
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
館擇而書之疏未上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守陳
博學多識嘗奉命教内侍有德之者欲援之謝曰吾
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以白首改節邪
論曰楊公議祧廟禮謂
德祖不可比稷契是已而以
太祖比稷契可乎當時議者皆主倪文毅吳文定之
說更爲得之至欲脩
兩朝事實惜未及上而施行之也

丘濬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也少孤力學六歲能詩弱
冠著論議許衡仕元之非正統甲子舉鄉試第一景
泰甲戌廷試第四人改翰林庶吉士與脩寰宇通志
成擢編脩進侍講與脩
英廟實錄有建于肅愍罪者濬曰己巳微于公天下
左衽矣武人挾私誣之說豈可信功過皆據實書之
脩宋元通鑑綱目成進翰林院學士陞國子祭酒尋
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時文體尚奇怪濬考南京
鄉試及會試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士有慕道學者立
異以徼名濬因發策言之嘗著家禮儀節朱子學的
及世史正綱作大學衍義補上之賜白金文綺陞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脩
憲廟實錄爲副總裁書成加太子太保弘治四年冬
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七年進少保改户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兼官如故昕上二十二事陳時政
之弊又請訪求遺書吏部考察天下官當黜者幾二
千人濬上疏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

未半歲而黜者且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唐虞法亦非
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有詔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濬博極羣書以經濟自許兩廣方用兵上書李賢具陳方略賢繳上之詔以其策付總帥韓雍行之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莊

論曰丘公以辨博之學勤於纂述用世大略具衍義補中及位審司竟未見之行事語云退論事易進處事難此非虛語也

吳寬

吳寬字原博蘇之長洲人也貢入太學上海張汝弼見而奇之曰天下有貢士若此者乎武功伯徐有貞折節與交曰此館閣器也成化壬辰中會試第一人廷試復第一寬素工古文辭及官翰林所著作輒傳播中外每東朝進講至理亂與亡必反覆言之

孝皇在東宮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中不過數月一日中不過數刻一二者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人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弘治末

孝肅太皇太后崩詔議祔廟禮寬上疏言魯詒妾婦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漢唐亦然至宋有竝祔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唯李宸妃之故仁宗追尊祔祭非後世法詔立廟別祭如寬言寬好古力學於權勢泊如也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其友入貢同年賀解元恩遺疾京師還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爲之服成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受知

孝皇時寬居憂嘗虛少宰以待之然竟不得柄用任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論曰吳文定忠信端厚得之天性及觀其文紆徐雅馴出入歐蘇開成一家言信有德有言者矣

王鏊

王鏊字濟之吳人也少游京師吏部侍郎葉盛試而奇之時吏部尚書王翺新逝歎曰失一王翺得一王鏊異日爲忠肅者必此人也爲親具儀帖迎從編修

陳音游成化甲午薦應天第一試禮部復第一廷試
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九年進侍講弘治初充經筵
講官時內官李廣怙寵干政鏊進講意存諷諫
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蓋指廣也
上出游後苑鏊講無盤于遊田詞嚴義暢
上悚聽自是不復出脩
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陞侍講學士充經筵
日講官
武廟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陞詹事府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李廣敗大臣多被汙鏊獨
不與壽寧侯與鏊有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
或以為過鏊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
自附壽寧耶
孝皇末年將大用鏊鏊以憂去
武皇初起為吏部侍郎內官馬永成等八人蠱惑
上心日事逸遊給事中陶諧劉茝等論諫鏊言于戶
部尚書韓文曰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之
表獨無一言耶六部會疏以請時吏部尚書焦芳實
附八人不肯與名韓乃令戶部郎中李夢陽代草疏
入
上大怒召諸大臣左順門宣旨切責眾相覷莫敢言
鏊獨進曰八人者實蠱聖心不去之將亂天下韓復
抗言之
上將逐瑾永成等而八人者環泣抱
上足乞命上頗悔之事遂中變劉瑾既用事首擢焦
芳入內閣以鏊時望也乃命並典機務拜戶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柱國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
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橫惡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
夏韓文必欲殺之鏊於眾中大言韓公清忠粹德天
下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如萬世公議何由是得釋劉
大夏在廣西嘗易置土官岑氏瑾矯旨詔獄欲激變
坐文致之鏊言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為激變
竟減死論時內閣舊臣惟李東陽數稱病不出而焦
芳附瑾鏊獨以事忤瑾三疏乞歸瑾欺言官數論薦
不起嘉靖初賜璽書遣行人存問鏊好學至老不倦
於書無所不通而尤邃經學文章簡嚴有則所著有

震澤集紀聞長語行于世

論曰世所稱震澤先生僅文學非深知先生者先生具名世才有匡時略厄于權奸不得柄用而正色危言亦少概見矣嗟乎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奚獨王公哉

林瀚

林瀚字亨大福建閩縣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歷官國子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當因災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役定庄田折鹽鈔釐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黜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傳奉授中書瀚上言御史當寬宥以全憲職中書宜收成命以杜倖進疏入不報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
祖宗之根本曰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曰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曰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明歲甲子遂符洪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正德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會災異復率府司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集群議以決大政敗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匠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二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姦蔽大優容以廣言路逆瑾亂政素嫉翰守正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餞送之且議上章白其事瑾聞愈怒勒科道招辭逮瀚同黨乃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後瑾復矯詔指瀚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頒示天下瑾誅詔復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廷棉廷機孫爌皆官尚書

論曰林文安端厚醇雅正色危言抗顏逆瑾籍名黨議幾蹈不測邪之司直兒爲斯人肯呆廷機對山瑾皆以渾厚清謹不墜家聲對山尤識世務爲時所忌不復柄用闇中冠冕世獨推之顧其下士好賢汲引善類不炫表暴彼之崛起嬌厲媚灶乞哀排陷傷類自誇得意者遠矣

周洪謨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歷官翰林勸
務陵勤經筵以明聖學謹內治以敦正本上時政十
二事條劉冦防禦便宜成化初爲祭酒兩國子表率
生徒規制整黎又上言祀禮備蓄省刑減役薄稅禦
虜撫夷等十事我
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禮樂不稱封
號不加宜更議下禮部鄒尚書不可
憲陵用洪謨議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十六陛尚書加
太子少保西番烏思藏者令諸族入貢徵貢踰舊額
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族益不可
詰上疏請視海中倭夷給與符二十道毋責書貢使
名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是納否斥去
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公言陰盛故不可賀
竟不賀弘治元年致仕歸聞有虜警力疾上安中國
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謚文安
傅珪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吉士授
編修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己矯旨
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脩者官珪降脩撰瑾敗復中
允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顧聞之無徵以諫俄
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
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
大慶法王與
至尊書黷
天子褻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奉
鑾珪曰優敢亂
祖宗法執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
祖宗法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
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督內臣統軍
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
功者冗賞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
間民囂然思亂禍在
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議罷陸上

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珪請致仕珪即請致仕
去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
子少保諡文毅

論曰文安崇王學闢異端文毅抗言劾奏請罷監鎗
裁抑僥倖可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矣

毛澄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初授脩
撰預脩
大明會典又預脩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
幣
康陵即位預脩
孝宗實録瑾矯奪官仍侍讀尋為禮部尚書奉
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駙馬都尉崔元壽寧
侯張鶴齡韋太監邵皇親迎
皇帝與邸以功勑廕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辭免
總副裁脩
武宗實録未幾大禮議起澄守濮議嘉靖二年三月
病請致仕加太子太傅令屬吏護行至興濟卒贈少
保諡文簡

論曰文簡強毅不回學守兼懋完名以歸不媿升日
亦歐范之亞與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七

秀水項篤壽撰

王英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太宗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授修譔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闊欒兒海從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馹令碑沉河中絕虜爭

上顧喜曰秀才朕需齊為用勿憚勞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窮武耳又曰凡軍中動靜有聞即密奏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閽駐安平鎮軍中有志言

上怒英言此皆壯士宜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李慶給餉及輜畜二十二年

上崩榆木川

東宮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事宿內閣凡七日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正統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諡文安改諡文忠

論曰王忠文受知

成祖扈從北征親諷多所裨益歷事

三朝完其勲名其亦吳胡之侶耶

錢習禮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辛卯進士為庶吉士除檢討有惡之者指為練子寧姻束楊謂以聞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

陛下憐察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

獻陵初陞翰林侍讀知制誥

宣德初與修

兩朝實錄正統初與修

宣宗實錄三年陞學士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illegible]或問

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
上命工部具座禮部叙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出坐
學士上十年吏部上禮部右侍郎用苗衷內批用習
禮而陳循代掌院事或賀之者答曰吾今且爲有司
又奚賀爲未幾陳高曹苗皆得陞侍郎入內閣習禮
尋兼署吏部稱疾辭致仕歸十五年八十九卒諡文
肅曾棨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譔
上命解縉選進士進學文淵閣棨及編修周述周孟
簡進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
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
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
楊勉被選名翰林庶吉士入見
上諭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
成事者爾等自進士中拔至此皆今英俊然當立心
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爾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
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得
於已將來庶得爾用不可負朕期待南城有羅玘成
化二十三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時武岡知州劉遜忤
岷王被逮給事中龐泮等以救遜下詔獄玘上疏救
主事李夢陽論外戚收拷又疏救太監李廣死言官
劾文武大臣附廣者請按廣籍斥逐玘言不可宜令
諸大臣自陳或坐他事黜便正德中歷陞南京吏部
侍郎上大本急務疏言瑾逐榮王虐朝廷
上未有子諸大臣依違不肯爲國家遠慮忤時宰致
仕寧庶人致書金幣玘走避深山中李文正公處璉
永問曰調護者劉玘引大義責之請削門生籍卒諡
禮部尚書諡文肅
諭曰錢文肅早被
恩眷讒譏不得行李矣以座位故忤時宰竟不獲大
用惜哉羅文肅正色危言遠避消南非發家拯落者
等錢公同不逮也
鄒濟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杭洪武十五年舉通
經累官知州靖難後大臣薦修
高廟實錄錄成陞儀制郎修永樂大典總裁征安南
參贊軍事陞廣東參政坐逮改考功郎中

獄陵留守南京改右庶子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寮多
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濟
幾死者屢矣憂懼成疾卒後
獻陵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子幹正統四年
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年八十四卒贈
太子太保謚康靖善述天台人爲左司直郎陞右贊
善耿介恬靜　長洲人仕至贊善兼檢討坐戍邊
東宮特眷之[illegible]　下獄死汝玉聰敏過人文章精粹
洪熙初贈汝玉太子賓客謚文靖善述太子少保謚
文肅京武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累官北京行部侍
郎兼宮寮講戍廣西已而有薦京者竟坐前事下詔
獄死洪熙初贈少傅謚文簡潛太和人洪武二十九
年鄉舉歷訓導知縣靖難後召修實錄陞修撰尋兼
贊善永樂十五年夏呂方二尚書薦副西楊輔
太子監國坐陳千戶事被讒與周冕並逮詔獄卒妻
楊隨潛北京潛卒慟毀不食亦卒潛聞爽弘教通諸
經尤長於詩易冕寧波人爲司諫春坊
論曰文敏父子策名

三朝繼登峻秩可謂世濟其美者矣徐王五公輔導
儲宮不免讒口豈非所謂小人之欲傾人國必先去
所忌而後動於惡有以哉
劉儼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
修撰
茂陵在東宮爲左春坊大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
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之皆不得舉二人令其
子録試文訟考官閱文不明取士徇私命翰字官劉
淳卷法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
人因劾儼違制并摘命題難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
劉三吾等坐罪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朝退高詣奏事門上
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
上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辨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遂已先是廬陵
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說藉斥還縣學時人爲之
口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儼卒贈禮
部侍郎謚文介
論曰
國家用人不以其方惟賢惟才是取耳袁氏四世五
公者稱漢室蕭氏八葉宰相休顯唐家世類學是拘
哉近代以來若謝文正遷發鄉舉第一人會試第二
人廷試後第一子丕解元會魁及第倫論德文叙會
元狀元長子通參領省解次子忝酒以訓會元及第
貴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
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發解
會狀元鶴齡孫追貴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
從子理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鋌鄉薦第
一鐘會試第一陞兄堪武會舉第一劉尚書龍祖副
使裳父刑部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思
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禮與其孫俱發解山東周庶子
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彭文憲時廷試第一文思華
會試第一楊文懿守陳尚書守址劉文簡春參政台
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發解而守址春復及第楊
光祿惟聰己卯發解辛卯狀元而兄庶子惟傑丙戌
及第王太史錫爵會元及第而弟鼎爵復會試第五
人今海內章縫侈爲盛典又宋制大臣或有不由科
第者特賜于某人榜出身及累舉不售者恩賜第有
一榜盡賜及第有免解進士之目永樂間曲阜舉人
孔諤乃宣聖後會試乙榜第一人皇太子召見特賜
進士出身不第鄉試特許會試者郎循文于陳璵王
倫竟亦不試不第會試特賜廷試者洪武中韓克忠
等一榜進士也若以他途進者曹文衮舜以太和典
史乞會試得第二人廷試復爲第一人後刑部吏南
昱松陵驛丞鄭温常熟黃鉞叔揚亦以典史中會試
云

儲瓘

儲瓘字静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
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
在考功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稱寀嘗薦張吉等五人
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又上
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

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又明年
年入戸部爲侍郎逆瑾專權愧憤引疾求去得允致
仕瑾誅不數月復起時瑾雖誅諸倖侫繼用事更益
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改南京戸部是年冬改南
京吏部去辭益力起益數淳易恬靖人皆恭之卒謚
文懿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入
戸部爲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正德四
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雅有清譽在江淮不
事攻革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不敢苛瑣未幾以
事忤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寶瑾
益怒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戸部侍
郎七年請養毋歸十四年陞南禮部尚書嘉靖初再
辭
詔特與終養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所著學史簡端
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之朝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南科給
事中建議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陞南太僕少卿通
政尹順天陞南禮部侍郎進尚書
大禮議起具疏同南九卿上之報聞所著有
國朝名臣言行錄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論曰儲文懿和而善介楊文恪端而不阿邵文莊敏
而毅皆以卓行著聞而學術彬彬可謂有其文質者
矣
國初易名之典靳與文臣自王忠文後僅乃得之永
樂以來代亦不乏而得與于文者惟翰林有之儲楊
邵三公者不可以爲文者哉他如馬文簡京姚文敏
夔唐文襄龍葉文莊盛王文定道魏文靖驥王文莊
鴻儒鄭文安賜儀文安智何文肅喬新周文襄忱何
文簡孟春黃文毅孔昭蕭文昭維禎吳文恪訥王文
成守仁亦不以翰林顯者王毅敏文陳莊靖文劉忠
愍球楊莊敏鼎朱榮靖希周皆翰林不及謚文又以
嫌名避之者也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鳬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選
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宦瑾擅權獨長揖瑾怒
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錄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銑改理
攻南京驗封主事瑾誅召入翰林前寺歸嘉靖元年
召修
武宗實錄明年日講陞南京國子祭酒時議大禮江
南壯大饑人相食銑上疏畧曰近者主事張璁等以
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修撰呂柟編
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以上既罷斥御史段
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下獄疏入報聞十八年春
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致
仕卒贈尚書謚文敏

呂柟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三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
修撰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瑾以鄉故欲引用之
遜辭不與來往瑾憾且中柟會敗得已嘉靖三年議
大禮下部獄降解州判官陞祭酒國子監禮部右侍郎
南京致仕歸卒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
二年進士卒謚文簡武城有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
進士歷官吏部侍郎仲房簡靖端恪純甫淳懿溫恭
並有文學而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
之

論曰自古中人之禍未有如瑾之尤也當是時崔呂
之危蓋已岌岌矣卒免瑾禍此亦有天幸與兩公者正
色危言立朝侃侃社稷臣者非耶

魯鐸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
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為編修究心學問不專為文
詞歷官祭酒端毅自勵日危坐焚香讀經史不言
人短長及時政得失居心約己清慎不渝憂時濟世
之心至老彌篤屢請告屢起屢歸士林推慕之益競
持名節嘉靖間交薦不起卒謚文恪

論曰文恪雅尚經術沉默純懿難進易退有斷斷大
臣之風即位不及用而孤稜高祿亦畧可見矣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八

秀水項篤壽集

項忠

項忠字藎臣浙江嘉興人也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遷陝西司員外郎己巳扈從北征虜留虜中飼馬久之挾二良馬南馳馬疲遂棄馬步走間道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刺者百數還陞山東司郎中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擄男婦數百流刼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賊無擄家理愼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天順三年拜陝西按察使歲饑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會內艱陝人赴闕留者千人詔還任明年以大理卿徵既行陝西人復詣闕下借留乃拜右副都御史撫其地時洮岷生熟番作亂調兵擒捕之遂降成化改元虜寇延綏調兵禦之虜遁走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奏開渠三十里復疏鑿涇陽鄭白渠灌田七萬餘頃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守將寧遠伯王壽廣義伯吳綜巡撫都御史陳价等帥師勦捕失利都指揮費良死之詔以公總督軍務同總兵官劉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遂退公即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會有星孛于台斗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公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即以師搗賊水草困之朝廷以師久無功詔問公可否益兵公奏曰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用時兵部及前失律者惡公與己各煽浮議公堅主坐困之策相持者百日公度賊已困率騎抵其寨諭以禍福賊衆多出降獨滿四與左右數來刼營前後大小三十餘戰輒敗之已而滿四使愛將楊虎狸出汲被擒公命實出斬之虎狸乞命公乃許以不死觧所束金鉤賜而遣之約爲內間卒擒滿四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爲經久計

上皆從之凱還進右都御史京圻大水勅公巡視發廩賑之復勸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荆襄賊李胡子

本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為亂命公總督軍務
榜招諭其負固者縱兵搜捕放遣者百四十萬給
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朝者百餘人進左都
御史仍獻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會有星孛于天田
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明言為國任怨實
未嘗妄殺因乞骸骨
上溫詔慰勉尋召還成化十年拜刑部尚書踰月改
兵部錦衣百戶韋瑛挾汪直為詷察屢興大獄極執
索朝官中外重足莫敢言公奮筆草疏率諸公劾奏
瑛瑛坐謫戍朝野稱快而其黨千戶吳綬者先在軍
中以撓法為公所黜時方用事乃極力搆公坐落職
尋復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
謚襄毅
論曰襄毅公將略具焉公西征石城圯中浮言不顧
卒以成功昔先零未服而辛武賢請亟進兵淮蔡將
下而李逢吉請班師非漢宣之明唐憲之斷何以成
功哉襄毅公雖得之濡回然卒以此裴招怨譏故曰
難成者功也易與者謗也君子以身任天下大事死
生以之蒼黜黔王自古然矣詩曰
言不有君子誰可語此乎

陳俊

陳俊字時英福建莆田人也正統丁卯舉鄉試第一
戊辰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嘗督天
津諸衛舊欠秋青草束奏減三十五萬束蘇松諸郡
負折糧銀七十五萬有奇俊往徵不數月悉完天順
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餉下令弛鹽商越境之禁使得
隨處貿易而別輸粟二斗以餉軍成化乙酉陞南京
太常少卿戊子召為戶部右侍郎時邊務殷四方奏
災傷移咨旁午俊裁決如流尚書事宜辛卯京師饑
奏勑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俊請凡糴
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許以故權貴人不得乘時射
利壬辰命將出征勑俊督餉于秦晉諸邊時歲饑邊
庾空竭而榆林延綏道險遠輸者病之俊發金內郡
市易且脩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凱還加俸
一階尋遷吏部進左侍郎晉拜南京兵部尚書轉吏
部致仕加太子少保弘治元年卒謚康懿

論曰陳公以綜練之才所至職辦脩慎簡更清白自
持位登八座蕭然如寒士世多推之

余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爲戶部主事
陞員外郎出爲西安知府爲開新渠號余公渠遷陝
山高水下溉田不得富水爲鑿山開道灌田千頃陞
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
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
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
堡請盡遷陝中人有伍籍詭寄者及罪謫兩戍子孫
不服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請建學立官弟子教之
樹藝墾闢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始
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又上
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
內地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
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
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

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
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
外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若僅兒
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
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牆便報東起清水營紫
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爲
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備敵
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小墩七十有八
大墩十有五兩月成自是虜寇益稀十二年移鎮陝
西會詔議弭盜安民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七疏皆行
之兼令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未幾致仕召加太子
太保改戶部十八年又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鎮
軍務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年再出宣大
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爲兵部尚書乞致仕平
生仕宦多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
部出邊鎮欽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迅
務見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
力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

作亂貴豈得養交市恩遂然自全鎮榆林時然亦
屯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莊僖
子巡撫榆林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壕築墻
禦亭障有功當是時禹陽巡撫陝西稱關中三巡撫
廷璋由選舉以工科都給事為副都御史巡撫
論曰昔先襄毅以藏汪直去位余公繼入為兵書余
承之職方覽故所存堂稿皆明確可為法守其所經
畫邊事大都重修守先端毅意深遠矣當是時市事
不嘗有間彼虜患猶有餘力及叛築頻年通市烽火
稍有宿警兵將綢繆戶牖可置不講乎窮跡二公勳
名在榆林尤著而才幹宇局及出處會遇亦略相同
公郎旋罷旋起席不及溫襄毅一蹶竟不復起成功
難居多口難調豈非命耶

李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歷郎中出守
南昌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請安賊
撫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勢甚猖獗至郎[illegible]
引謀緝壁壘挽溪澗度進剿擒[illegible]二[illegible]還府[illegible]

賊文叛殺副使周憲諭降徙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
舉火為號大破賊徙境內安輯復上疏請蠲租入年
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
剿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饒與
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從裴源而令邊兵躡賊賊果
走裴源大敗道太監黎安誣承勛窩賊
詔大理寺鄉燕忠郎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右
左布政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無虜
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汎河三城
極殘破承勛至即修築定遼處靈古城鎮夷松山柴河
六堡聚墾百八十六所[illegible]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
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為固圍東關稍寧請
告嘉靖初起南京刑部侍郎遂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
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
端敏公提督團營惡郡勛曆[illegible]其羽翼勛恩之欲
并中端敏力辭營務不允嘉靖八年尚書兵部田州
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其部沙保又叛土會[illegible]
冷[illegible]撫河西小王子[illegible]入塞承勛與胡端敏[illegible]本

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戳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諸匠數千人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不可詰疏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執言往歲之事彰義門之戰由王振東市之賊郎曹吉祥也

上從其議九年大風晝晦

上恐懼憂邊詔問承勛答曰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為急甘肅單弱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眚異時河西患若土魯番亦卜剌又深入西冦夾援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賊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即為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後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計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以保社稷李甚十年議耕桑禮部問之答言禮有儀文政有根本惟上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

郊禘又詔問以傳經術順人心對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疑起廷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

論曰李康惠明習邊事深識虜情與胡端敏繼掌邦政塞塞匪躬萬里長城斯其屬之矣胡之早計淮南李之請罷鎮守謂有

社稷功者非耶

今獻備遺卷之二十九

秀水項篤壽纂

高明

高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也童時割股愈母疾以孝
聞景泰辛未進士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多著
為令巡按河南罷去不職吏多天順改元率諸御史
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汝言下獄死明直聲
益振都察院獄囚忽刼獄走衆相顧駭愕明馳片紙
擊九門毋出行者使𨽻諸塗得卒百餘盡捕之庚辰
勑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為疏首實明所草也辭頗
激上詰草疏者誰明獨任之不以累趙御史寇深素
重明從容言于
上曰累年彈文奏草皆出高明手幸不以細故罪之
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奏擬明為山東按察
使
上謂李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
未幾遷大理寺丞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從儲下獄死
屍久不獲明[illegible]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斂屬其子歸
葬焉
憲廟初擢京右僉都御史時淫雨為災明極言內自
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之象又請塞納馬納
粟諸倖塗薦郎中何宜等可用揚州鹽寇作亂勑明
督捕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擒滅之
中官鬻私鹽僭執儀真衛指揮卒鬨不可解明撫卒
令勿譁籍其鹽入官論劾戶部及諸武官縱法狀陳
利害十餘事多施行焉尋乞終養歸上杭盜起勑起
明往捕力疾視事誅止首惡餘悉輕坐海濵民集言
侖為不軌止坐妖言律誅之奏置永定縣疾作上疏
乞歸不俟報去嘗自號五宜居士曰無才一宜退有
疾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以治鹽徵謂宜再
起功成疾作再宜退

論曰高公為御史號敢言有捕盜功急流勇退賢于
流俗遠矣昔孔戣言三宜去司空圖言三宜休古今
人豈相遠哉

鄒廷瓚

鄒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人也景泰甲戌進士授浮

安知縣政尚恩惠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巡撫廣西薦乃瓚知梧州會内艱去不果貴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處號難治吏部求其人得廷瓚曰是嘗薦知梧州府者既至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坐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凡城郭衙衛及祠廟廨舍以次興造歷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叛
上勅廷瓚兼督其軍招撫不從調兵勦平之條上十六事皆設都守府獨山麻哈州清平縣擇流官土官兼治老弱俾總督兩廣軍務政尚清淨屬吏不職者黜罷太甚者一二人而賢勞者皆薦舉之奏汰冗濫曰滌出于民毋徒費也奏改都御史金澤巡撫江西以便徵調遷衛州兵備于柳設千戶所于廣東之廉州調遣新軍守禦而給地以為屯種悉施行之瓚以忠信撫綏夷兵不輕出出必成功若鬱林州雲爐大桂諸蠻及兩會等賊以次平之官至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論曰鄧公身簡勤以衆善委任人卒以成功賢于瓚[illegible]可來逮矣

王信

王信字君實陝西南鄭人也父忠征迤北戰死正統中襲寬河衛千戶己巳也先薄都城拒戰西直門外有功擢永清右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征五開蠻遷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欽反戰東市遷指揮使選充文華殿侍衛成化初尚書王翺薦鎮通州改守倒馬關繕治城堡虜不敢近丙戌石和尚劉千戶反信騎守荊襄率敢戰士馳赴房陝調民兵不滿千人賊衆至谷陽堡攻破其營賊懼不敢近信多設疑兵火晝夜不息親持四十餘日間命死士出城舉火破賊以為援兵至賊潰走追敗之陞指揮同知勅鎮臨清兼管倉糧凡公私利病及河道閘壩廢壞區畫悉當尋作鎮湖廣有詔諭軍民機務條上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吏禁奸戶練將才慎守備又疏言地方水旱鄖陽新築城垣衛所過半軍民愁歎倉廩無儲皆當預防因條四事一慎專任二實倉儲三修兵衛四禁科罰悉施行之永順保靖二長夷

世相繼督敎諭以威德悉率約束靖州及武岡蠻夷下
靖守臣議勦賊之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諸苗
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由苗稽顙謝曰累歲苦
于徵索故作亂奉遣將軍屬役恐後耳顧敢反耶信
上疏曰湖廣蠻夷雖曰內屬實無能爲我軍利其竊
發可以邀功今宜挑選精銳常加提防其患自息荊
襄流逋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行誅夷恐
及無辜當脩葺城池整飭武備防殄之耳田地高低
不等豐歉素無積蓄斂穫未竟餅粮已空徵坏纔停
脩蓄荷若求免饑寒必不可得乞選守令大加存恤
灘陞官員無慮千百不勞一矢冒列崇階乞查勘削
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
務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于所司疏薦府部都指揮劉斌張全其略
曰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
不由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
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
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耳

府舊有湖開通泊運舟信沉毅簡重不營私產不爲
子弟乞官劉忠宣曰將官若王君眞那討得來信然

王驥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
使山西劾徐溝縣逋課二十餘萬入尹順天宣德二
年歷行在兵部侍郎坐事繫下獄尋復任陞尚書正
統二年阿台朶兒只伯數入塞寇掠甘涼驥出總諸
軍與便宜勅西征至軍中大會諸將轅門縛不畏軍
令都指揮安敬斬轅門選大閱士伍定更番戍輪操
飽士馬養銳待虜虜至莊浪授方畧出戰擒其虜
引去未幾虜復至即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
追擊求貴曰努力破賊樹功名否無相見貴遇虜石
城見泉盡竭虜虜尚數覘邊近驥曰虜未大創不畏
我不退去我罷於奔命遂諜知虜巢所在復用貴先
鋒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
千餘里俘虜首數千六年雲南思任發叛木麓川
木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驥統兵十五萬
轉餉半天下王驥輕舉大衆敗且致兵

等吾民行不可復救阻撓者斬部署至金齒分三道
將並江上江者賊衆也數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
賊柵乘勢力戰斬首五萬賊退走保險拒我我兵深
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其象陣馬鞍山思
任發遁移兵討其部羅章部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
王驥還師抵賊境言于尚書大軍且至賊黨貢其
郎羅尤賽南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
并得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封靖遠伯食祿一千
逆吉弟金精羅詞勒來發思任發自緬甸復反驥督
征發其部領兵至于萬人爭懸任發頸有懸任發首
龍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慰司于隴把加祿三百石是
年冬蛮夏甘涼塞于至年本麓川賊尊思機發友主
發又督軍至金沙江賊堅柵西岸拒我驥督攻破賊
撫思機發遁苗富孟者僭稱刺天王驥克征番緬里
討之獲俘獻京師加祿一百石景泰元年與世券行
在兵部右侍郎楊寧言虜性譎詐叛服靡常脫脫昔
木兒者永樂初歸其部長把都帖木兒等來歸永樂
叛去迨今三十年又復來歸安知異日不叛況京師
滑運不易請因其初來分處外地春衛所下兵部覆
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朱永等分保定等府乞如例遣
從河間德州等處收用畜牧自便者此為例
上從之尋改南京兵部總機務三年罷天順元年復
參兵部尚書加祿一百石尋請老四年卒年八十三
贈侯諡忠毅
論曰王忠毅文武兼資策名遘鄰為
國世臣庶幾哉萬邦為憲者矣忠順官軍給有土田
處存存花與土者殊異疑亦有慮及之者王忠毅能

為臣之

牟斌

牟斌字盆之正德初掌錦衣衛撫逆瑾竊政退方正
大臣言官劉蒨戴銑等凡數十人一時下詔獄斌輕
刑緩獄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想諸條上奏將置其
名被賀他出獄曰古大臣不與常人同為忠乃悖耶
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稱閣字斌不肯謂其條曰存
此則諸君子臣節自他日昔宋鄧鄉以失麻奏被
管者儕毋自為計參欵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俺

貴廷杖械喬死瑾誅後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櫟
訐下獄治內臣賄裴雄令曲祥并辟獄獄不從雄陷
獄安置武員感疾而卒前有未獄者以小校從
磔陵趾荷嘗是時文武群臣或揖躬章野或奉頭鼠
竄彬獨從
上恭謹服勞
賀為還入南宮歷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
事門達中彬調南京遊擊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
書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論曰牟公忠直況數有烈士風其護持誅宦賊任御
史者見危篤甚近代錦獄士流不數數下詔非掌刑
者力哉夫亦開牟風兩異者乎

馬永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正德六年
流賊起督戰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謀西
內永以千總隸彬稱疾不赴彬強起稱病篤以故得
脫彬禍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入馬蘭峪寨殺參將
陳乾以永為參將守太平寨十二年虜入塞永禦虜

宣青臧白羊峪斬首五十十三年陞署都督僉事充
總兵官治三屯營尋署都督同知盡簡諸軍驍健老
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衣餉從武者又
皆吾人人畜習武藝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未幾
上至喜峰口欲出塞未知馬諫不可
上注覲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朵顏會把
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洪山口大
敗虜斬首五十八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
山口塞斬其驍將遁去把兒孫自是效順保塞四年

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用兵不利朝
議且撫永上疏力言不可撫
勅永提兵出居庸討賊俄以流言中止五年永上言
乞宥諸言大禮獲罪者又言陸完有平賊功宜贖罪
錄用其子李總兵寄祿南京督府十二年大同再亂
殺總兵李瑾討之久無功廷臣薦永
召至業已撫罷兵復還南京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
御史呂經召永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率兵五千
人搗虜巢焚其廬還十八年遼軍再亂率家兵追賊

斬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東遼人爲罷市
哭哀過漁陽人皆哭兩鎮皆祠之未善知人奬拔蕭
陞劉淵祝雄皆起列校爲方鎮
論曰馬公起侍臣歷邊鎮有破虜功而抑馬力諫卒
以遲
發其策討叛卒壯而好謀也竟以抗言尋起尋止而
遼陽遺愛至今思不衰即其知人善任所奬進士不
以其方休休焉有大臣風矣
梁震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
揮僉事協守寧夏與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
遊擊將軍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
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
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
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
之役殺廵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
廵每甘言撫之稍不如意即反脣瞪目或飛章誹語
相提撼震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
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爾
紀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待
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
鎮兵稍斂縮十六年春震率兵出王林川斬虜首一
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猫兒莊各斬首八十
奴一子百戶十八年震檄卒給餉偹五堡軍中不敢
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
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卒後五堡亦旋廢十九年
二十年俺答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趨太原寧
平陽震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輕入塞自是
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震優與卹典贈
太保謚武壯震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
不敢輕近塞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
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之或請震出邊起釁曰起釁
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
樸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
去七八我合搗巢否也震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
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論曰余聞之端簡鄭公云武莊得士死力卒之日家丁無所歸撫卹籍入行伍竟亦不及前時近有都督馬芳者以驍勇著馬故降虜起徒見策貝三朝以勳名終時時謂余曰往歲名將暨開府秉鉞者皆蓄有家丁有及千餘人者以故善揣虜情虜亦知所嚴憚近拘文法乏養財養廉土地俱藉入其租況以市故不復言兵事不聞有家丁者即有之亦徒談寄空名押客耳儻有虜患安能出死力破敵哉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一

秀水項篤壽纂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歷任職方郎中時有中官獻取交南策有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大夏匿其籍使者數搜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入言之事寢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事下兵部大夏曰朝鮮入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回三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欲改道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北虜數寇雲中邊將失律中外震驚每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有効時右侍郎缺有欲薦大夏者大夏遜謝之遂乞外補出為福建參政奉勑巡海道兵久弛倉儲為勢豪所侵且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軍造戰哨船各千艘葺倉計儲立收支法進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厓山弔大忠祠宋慈元后陵寢無

主立廟祀之河決張秋拜右副都御史往治身出視
河南三省守臣議大夏曰河性猶悍張秋乃下流喉
襟未可輒治宜治上流導之南行築長堤以禦橫流
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乃疏
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
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
畫能任功五旬而事竣以治亨已北邊乏糧芻大夏
以戶部侍郎簡命經畫至則召父老日夕問盡得要
要領揭榜通衢云其倉缺粮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
干但願告報者米十石以上草百束以上俱聽軍民
有粮芻者得自告報由是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
財矣尋乞致仕歸庚申遷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壬戌陞兵部尚書進太子太保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苗達謀出兵
上召大夏問討大夏不可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
太宗但今兵遠不逮耳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
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今之將帥又在丘福下焉能
決勝遠討
上悟曰朕幾為人所悞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
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粮從征有行粮何以至窮對曰江南
困于漕運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
知者所以俱窮翌日詔諸司凡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以近地團操人馬以衛京師以問大夏對曰京
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以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此意尋有御史請將保定軍萬人回衛團
操
上可其奏忽有造飛語誣大夏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不得私役此軍者忿而誣
之耳修清寧宮奏減軍夫五千餘人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大工為事率
意減去人夫郎調旨切責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
司馬職也近日劉大夏累乞歸朝廷勉留尚請之未

已若切責彼將以不職固辭孰可代之司禮監入內一
孝宗欣然納之卒藏工役癸亥四方奏災異京師四
月五月不雨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
用二曰在營軍士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困
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困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
之力運粮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財買馬而私
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
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
苞苴公行悉施行之

上每有大政事輒召大夏及都御史戴珊面議乙丑
春奏對畢出白金二錠以賜曰卿等將去買茶果朕
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接見人者如卿等雖
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
命不必朝謝

上一日召大夏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
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密爲
揭帖封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對曰
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頒行是亦前代斜封墨
勅之弊也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
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臣不敢効顰
上稱善者久之

上嘗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大
夏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
衍就政大臣而議務求至當順理而行便是太平

上曰劉健嘗爲劉宇可大用宇小人也豈可用哉戶
部郎中李夢陽言事下錦衣獄尋詔復職他日獨召
大夏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釋李夢陽中外
懽呼
聖德如天地
上曰李夢陽奏事狂妄朕不得已下之獄所以即釋
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此事

堯舜之仁也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
下大夏獨召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
忠所以聖帝明王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者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讀孟
子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皐亦執之而已今
之法司似未可深責也
上頷之旨下一如珪所擬光祿寺多冗食大夏因歲
飢疏論之詔裁減歲省銀錢八十餘萬奏革勝騻四
衛勇士節宮府冗費數百萬每奏事內庭輒造膝

武皇初四上章請老致仕逆瑾擅權因尚書潘蕃總
兵毛銳獄詞連大夏逮赴北鎮撫獄同繫者請行賂
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
子孫且喪一生矣瑾怒欲置之辟會議朝堂左都御
史屠鏞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
法司阿瑾意引例戍肅州士大夫聞大夏出獄且喜
且泣發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
携筐饁進果食有焚香容禱願公生還者至戍所即
買地為墓不挈子姪侍行戍以間大夏曰吾仕宦日

不能令子孫官發配老死顧今子孫補伍乎庚午肆
赦得放歸瑾誅復官致仕卒于家諡忠宣

論曰

敬皇御極寤寐忠良優禮元老廟堂有都俞之風薄
海奏熙和之績雖時華容劉公獨以篤棐之忠受特
達之遇寵冠百僚造膝黼扆屏人密語日旰未退雖
元勳碩輔股心禁近不得與聞君臣之交不啻魚水
御登三遘五不足異也而鼎湖抱泣遐荒俯首如喪
考妣劉公白首京鋪幽圄遠戍青海士大夫聞者知

興不知無不流涕遂使毒流縉紳殺禋社稷剝復相
倚天實為之嗟乎君子不患弘道遭時難遭時匪難
遇君難乘時遇合矣而垂成之功隳于奄忽曷故耶

韓文

韓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世居相州宋魏公裔也生
時母夢紫衣人語曰送文潞公與爾因名文成化丙
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劾左都御史王鉞邀功務黷
且薦王竑李秉宜召用語侵兩宮逮至文華殿考訊
幾死歷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凶道死者枕

梳積移咨戶部請預支官糧三月俸度支以未得命
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
那門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
不病糴改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敬皇帝召見諭以鹽法大壞邊餉不足使盡革宿弊
文退上七事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革興販私
鹽之弊三曰革賤賣官鹽之弊四曰革買補殘鹽之
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賣鹽之弊七
曰革運司廢弛之弊揃摘剔切嘉納之尋遷兵部兼
功日費逾千金文論劾之遠謫甚乞文貲餉而文復
疏請追究羽流幻術抑咸寧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
舉正窩占引鹽悠等蠹積文自如也
毅皇登極文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逆瑾
罪繼之以泣乞寘諸法
毅皇帝覺悟已卻請矣亡何輒報中止瑾愈肆矯旨
致仕言者論救再降級刑仕子士聰高唐知州士奇
刑部主事皆坐免爲民仍假失落錢糧差官校械繫
下錦衣衛獄會早朝有投匿名文書于丹墀錄其
惡且言必欲殺文以報私怨瑾愈怒仍矯旨罰
同米一千石後更罰二千石皆稱貸以給庚午瑾誅
詔復原職致仕
世廟初賜璽書褒嘉尋以守正被害加太子太保令
有司存問復賜誥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惟朝綱
紛更爾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閽屹乎
山岳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
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丈彥博于九秦之餘人
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卒贈太傅
謚忠定
論曰余讀史至石顯殺望之王甫誅陳竇豈不信哉
忠佞不兩立哉蓋奸人之竊何神器者必先誅戮以
立威而務去其異己者庶幾可得志也華容洪洞非
逆瑾之素所畏憚者哉故其得禍最烈而先去之固
知其必不附己不如是不足以逞其圖也噫有天下
者其無使小人去其所畏以成其勢哉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禹州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

御史兩按山西湖廣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使
鎮守擾民輙繩以法滿四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與都御史項公會兵討之生擒滿四捷聞陞左
副都御史時漢中李胡子潼關火蝎兒蒲城王彪各
聚衆刧殺悉剪除之壬辰虜寇臨鞏文升督兵追之
黑水口生擒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千遂陳時政十五
事及禦邊三策奉命節制三邊比虜寇固原及好水
川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伏發盡棄輜重遁
走擒斬首惡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焉乙未
召爲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命往備之制五花營
入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事寧陞左侍郎
食二品俸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
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巳罪
上命文升再往時太監汪直亦奉命巡邊陰主鉞議
邀文升偕行弗聽先馳赴其地招撫黑鎖式等二百
餘人直至虜亦解散無所獲文升獨與抗禮還奏文
升不與虜農器以啓邊釁而言官復劾鉞激變事詔
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再往勘遂逮文升下錦衣衛獄

文升言賞禁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直敗詔復
文升官致仕甲辰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弘治
改元召爲左都御史掌院事
上耕籍田文升與行九推禮教坊司出狎語即屛去
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輙罪
言官遂獲釋哈密忠順王先爲土魯番首鎖檀阿力
所擄併奪王母金印鎖檀死弘治四年其子阿黑麻
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以聞文升請立元之遺孽陝
巴者襲封忠順王以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擄陝巴及
金印以去文升時爲兵部尚書請以阿黑麻所遣入
貢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閉關絕貢
以孤其勢而阿黑麻復遣牙蘭據哈密文升請勅甘
州副總兵彭清統番漢兵襲牙蘭牙蘭遁走追斬六
十餘人阿黑麻遣使謝罪入貢併以陝巴金印來歸
遂復哈密建州夷嘗復加誅叛械繫京師巧辯不服
文升徐以數語折之遂竄海南戊午春
皇太子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文升上疏曰太子國
之儲貳天下之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

遊韓以浮薄恐虧損盛德
上欣納焉虜酋火篩寇大同威逮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以尚膳召文升至便殿咨戰守之策因舉成國公朱暉等練兵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虜知有備遁去轉吏部尚書
上召至煖閣面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大彰黜陟之典文升對曰聖心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圖報稱乙丑考察大朝官員汰去不職者二千餘人正德初太監王瑞以大臣舊欲用儒士七人篆刻書字文升不從給事中安奎言寔駁文升言瑞誣文升抗拒賴大臣力救得白會兩廣缺總制被薦者不樂于外乃嗾御史劾文升文升求去疏凡二十二上未幾致仕卒贈太師謚端肅

論曰敬皇勵精綜核寤寐俊髦鈞陽馬公實秉銓衡故六曹之長莫非民譽下至百司咸濟濟焉士敦恥讓俗返淳樸衆賢和朝萬民和野郁郁乎成康漢之文景蔑以加矣

雍泰

雍泰字世隆陜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作堤護田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妻亡者妻父訟其夫害殺之匿尸湖中石下泰訊其父曰匿石下汝安得知之此非汝女必殺他人女冀得賂也一考而服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爲都御史巡撫宣府泰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其草且聞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軍法也牌下杖之稽已乃歸之時相言官途以撻辱將官論去致仕正德二年起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歷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泰鄉人欲親用之不應逐斥去而諸所嘗薦之者偶陽虛寶皆斥罷年八十卒

論曰雍公築堤利吳人人至今道公功不衰踪其所以懲弁士可謂嚴而恕矣卒爲所中罷去再罹璉禍者遠衆圭何其厄也

秀水項篤壽纂

李秉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景泰二年宣府總餉侍郎劉璉巡撫都御史任寧罷秉以僉都御史總督邊儲參贊軍務劾退柴溝堡都督董斌又奏黜置諸不才將校三年秋兀剌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將發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馬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朵顏宜稍稍損虜使進馬官給不堪者令虜外鬻邊人故來寇入境負何正統間許任牧大同以致禁如兌斜數數犯邊今虜多譎詐不可不防是年冬罷巡撫專設提督軍務遂爲秉經參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罪大將下巡按御史覈報廣亦訐秉專召秉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之言官交章請留秉上爲且留琳遣言官郎勘白之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巡撫秉留宣府四年擒土木雞兒觜戰遂道路島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鎮並擒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一子觀疾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秉及武靖伯討降山建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爲尚書五年春致仕

崔恭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出督延綏邊儲爲寫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海布數萬匹悉以給民奏參萊蕃量留濟海布餘並出軍餉不論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捕蝗發賑乞免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苛賦侵武岡督餉調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劍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亡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裦中惟律比圖書衣敍省有廣濟庫有庫官吏乾沒五十萬盡發其奸贓行臺韓雍覓法逮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

程重任一歲勞績遜九年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諸郡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役夫六
萬人程工賑廩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
鹽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
久罷歸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
壯敏恭寬平坦易中無芥蒂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臨
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慎惜人材與拔後
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姚夔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科給
事中條上時務八事內會虜變累疏言禦虜方略景
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禮部劾考祭
雲南諸吏四年留禮部
上皇復辟調南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
薦改吏部代孫弘佐鹽山七年代石瑁爲尚書禮部
茂陵初率羣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
睿皇后崩議合葬禮議祔廟禮七年滿九載加太子
少保是時屢有災變力陳災異論亂階極[illegible]

危論其
上感悟因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諡文敏夔資性
山立議論河懸雄才偉度遇事立斷與誘後進振拔
淹滯意所交識不避親故成化初言少保黃福得諡
忠宣王末死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
易名佐樸存正大經畧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
沒於王事之論如福例制曰可諡佐忠簡埜忠肅

尹旻

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
吉士天順初選通政司參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
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崔姚四公九
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太傅致仕卒贈太保諡恭
簡旻選法通敏賢愚皆識竟爲津要人所惡中傷去
論曰李公策勳宣府所向輒克崔知萊州有惠政督
浚漕河至今賴之姚好建白皆切中事宜三公者忠
尹通掌邦治商毅通敏各擅其長要之皆天官之選
也

令獻備遺卷之三十二

秀水項篤壽纂

張敷華

張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父洪監察御史死于土木景泰初以死事陞敷華爲國子生敷華少負奇氣甫七歲里社有竹木之祟指領群兒斬伐殆盡天順甲申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有文名大學士李賢彭時欲留官翰林力辭不就成化改元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數忤貴勢掊擊無所避陞浙江右參議監溫處礦課景寧有礦盜數千人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剋日使自歸及期親臨撫之賊羅拜以待及諭覩曰果我張公也皆解甲聽命乃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歷遷湖廣左布政使貴天飢全活不可勝計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歲歉奏暫增解池鹽課以濟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于神鹽池獨不壞大同邊餉歲給多折納敷華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輸運米豆改撫陝西五臺山有妖僧馬文升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比報至則已坐縛之矣總督漕運拜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正德改元瑾用事憚敷華強執矯旨令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簡肅子黎山正德辛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曾孫南衮有父風

論曰簡肅公受知孝皇帝執法內臺力振頹綱與華容鈞陽諸公一心同德可否相濟弼成雍和之業可謂盛矣晚值逆瑾竊柄擯逐歸老丘樊既明且哲身名兩得世濟其美不亦偉乎

戴珊

戴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也天順甲申進士授御史督學南畿品藻精明以文藝占器識其最所賞拔者大學士王鏊也遷陝西按察副使仍專學政歷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左都御史益振風紀孝皇勵精親鞫大獄諸司悚震珊從容開析特受知眷每召問政事移晷方出累疏告老優詔勉留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論曰世稱浮梁戴公知人每試士閱文辭即知其人

心術器識至年命脩短位秩崇卑十不失一及踐上
卿秉憲貞度正己格物遭
孝皇殊顧得行所學卓爲名卿與簡肅姚夔矣

張悅

張悅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歷任浙江
按察副使提督學政務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
疑矣誰信我所獎拔或出新進往往有名士皆帖服
莫敢以私干者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入覲陞工
部侍郎弘治改元還禮部再遷吏部癸丑大旱上疏
請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復上修德
圖治疏悉嘉納嘗兩攝選與議稱允陞南京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尋加太子少保鎮靜簡易上下安之性
素清約終始不渝致仕歸杜門不出以節儉率人卒
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論曰張公醇德清節畀陟大僚國之楨榦鄉之羽儀
庶幾兼有之矣

許進

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擢御史出
按甘肅山東所至持風裁官吏豪右不法多自投間
不下所司墨吏皆望風解去都御史陳鉞妄殺建州
夷人啓釁遼東御史強珍劾鉞汪直誣奏珍逮下獄
進論救且言直罪狀詔奪俸三月珍謫戍遼東湖廣
總兵李經有道士以黃白術干之者不用怨經乃誣
經不軌首其事于汪直直奏逮經百口赴錦衣衛獄
進察其冤具狀以聞即日詔誅道士且禁校尉勿再
妄緝事直愈怒日令邏卒偵于門無所得後竟以章
疏字誤奏進杖午門下幾死遷山東按察副使監試
有欲私貴介子者拒不從東昌一武官子懷金同儒
生飲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嚴訊誣服進稱閱尚
疑知酒家以殺人之甚日買布數疋遂伏辜尋以公
事逮赴錦衣獄會赦得出陞廣西按察使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上備邊四事一曰定策應二
曰備戰具三曰修墩墻四曰築屯堡復陳邊事者八
曰恤邊軍寬邊民專主守平輸納復軍伍優接遁去
無益革冗官劾太監石岩岩誣進擅用旗幟降知兗
州府進陝西按察使甲寅虜寇甘凉拜右僉都御史

巡撫甘肅土魯番世聲哈密其酋阿黑麻遣將牙蘭
襲據其城進與都督劉寧調集赤斤罕東諸戎夜冒
雪進兵牙蘭遁走城中人從亂者餘八百或請盡屠
之以徼封侯進不可曰得城無人城誰與守遂復哈
密以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陳八事召為戶部
右侍郎論救刑部主事鄭岳堃見復上修省數事會
推大臣或不協與議郎正言人以為侵官進曰古之
大臣知無不言今既曰會議而乃默默耶庚申火篩
寇宣大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諸軍事時平江伯陳

銳出師無功進坐累免官乙丑以薦起為兵部右侍
郎提督團營進尚書正德改元上疏請勤聖學戒游
逸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逆瑾擅政嫉進違異乃
以署員外郎再署郎中者為非制諷令致仕又以進
嘗薦雍泰為失當坐除名而怒猶未已乃招進在大
同時嘗籍軍丁出銀僱役為典守者所訛故苛為稱
察因以申進事未結追敗復官致仕進巳先卒贈太
子太保謚襄毅所著有平番始末
何塘曰語稱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乎嘗疑之竊命允

胥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豈皆不忠者乎近世仕者雖
唯而言循循而行於世多同者往往立致通顯言必
據理行必守法不肯苟同於衆者往往不免挫折乃
知語所稱者為後世言耳襄毅公自為御史至吏部
累經挫折而剛方正大始終不變蓋忠臣不和之効
也夫人情經利害禍福往往懲創往事剛者變柔方
變圓甚則易而從邪者有之如公始終不變豈易得
哉然公卒登台鼎使德業聲名布於天下後世豈非
天定而能勝人乎

論曰
國家準周建治庶政掌於六官尚書總喉舌之司所
台衡之選非宏德碩望推賢朝宁及
上意所殊眷者莫之得任也況父子同登斯位也哉
二百年來父子尚書者凡十八九家海內歆羨以為
希幾與遇其間含席熙洽弼休揚烈銘勤金石者非
無其人至於拱默於雅無所可否外膺隆寵而中斷
尸素者盖亦有焉守業者易墮任重者多仆豈不難
哉許襄毅公始作汪直中抗劉瑾幽囚不撓廷挺不

挫其削心動氣生死得失靡能動之若少傅公讓用
徒公諾司馬公論父子兄弟世掌邦治兼總樞務寔
蹇侃侃承弼
六朝西比市事王今不廢迹其正直忠厚終始靡散
辟之璠瑜之性寧毀不渝麟鳳在庭馴而不狎庶幾
哉匪躬之節㬥畫之臣矣可不謂世濟其美者哉他
若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詹公同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徵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何公文淵刑部尚書喬新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王公文南京禮部尚書宗彝刑部尚書耿公九
疇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裕南京刑部尚書周公瑄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經南京禮部尚書倪公謙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岳刑部尚書施公禮太子少保禮部尚
書掌鴻臚寺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公圭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鉞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
公恕南京戶部尚書承裕南京工部尚書侯公瓚戶
部尚書覗南京兵部尚書林公瀚太子太保工部尚
書廷錦南京禮部尚書廷儀及其子南京禮部尚書
參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華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
察院左都御史守仁南京刑部尚書吳公洪刑部尚
書山戶部尚書李公鑽太子賓客戶部尚書翰林院
學士廷相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劉公璟刑部尚書訥
南京工部尚書何公詔刑部尚書鰲皆以父子繼其
官云

王槩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遷河南按察使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
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㧝善有恩有威
下卒爲百姓奏
皇帝還我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司雪之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大
理卿時吏請律比者頗多深刻槩獨持明允濟以長
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
帙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

上嘉納商文毅知之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直
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

黃紱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南刑部郎
中廉直遇事飈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
呆紱抗不移歷四川右布政使劾督松茂軍餉劾治
將領侵月餉諸倚勢豪肆遑上者過崇慶忽旋風起
輿前擁不得行紱曰即有冤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
抵州沐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起即密訪
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旦率吏兵急抵
寺盡逮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且惡詰之無祠牒
即塗醯頂上晒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即訊
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
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橐資有妻女則又分其妻
女匿窖中恣淫毒久矣盡按律殺僧毀其寺
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竟按如法
右使時奏閉建昌礦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勢熏人
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

上左右今且得罪避出名捕寔實逸賊檄武昌府鐘
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械送京師伏誅
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等偷安奸欺罔紱
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嘆息
曰我為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
令豫出餉三月邊徒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大臣巡撫
者輒厚自奉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又素忠朴
至死無怨言聞之慙嘆軍中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
俄有詔毀庵寺紱令汰尼盡轉軍門給配軍中壯無
妻者比去延綏有携子女拜道傍送者已為尚書戶
部益不屑顧忌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致
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風采第戇直崖異忤人自
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論曰王公長厚所至有惠政迹其被知藩邸上回
聖心豈其雅度爲哉黃公威稜凜凜有汲直風而優
恤健兒又何其愷悌君子也延綏故稱驍軍以驍勇
聞自嘉靖庚戌虜殘薊東之後每歲徵兵入衛客死
戍所者至十之半九二十年所矣頃在壬午李奉

明韶始得息肩仁人哉茲舉其利溥哉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三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四

秀水項篤壽纂

耿裕

耿裕字好問河南盧氏人也弱冠登景泰甲戌進士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奏改翰林檢討爲文辭醇深有古風歷遷國子祭酒師範端嚴陞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還復爲禮部尚書拜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銓綜公明坦夷無物世多稱爲卒謚文恪

論曰世稱耿文恪剛嚴不及清惠而長厚過之惟其長厚故無私惡而能愛惜人才爲國家養和平之福崇耻遜之風視世之中懷媢嫉而外矯詭異者不亦異乎

倪岳

倪岳字舜咨直隸上元人也父謙仕終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岳其妻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岳因名岳狀貌魁岸目光炯然望之如神人舉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讀歷陞學

士與修
英廟實錄及
憲宗文華大訓每進講必以古義傅時事其言剴切
而音吐鴻暢進禮部侍郎弘治初議祧廟禮詔從
之議者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之祀岳
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訾然當漢以來六
經出于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唐
之注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
盡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
千百年後安敢臆定從祀諸賢咸仍其舊進左侍郎
有詔災異求言岳與尚書耿裕等疏寅畏天戒七事
上深嘉納焉復陳八事多從之京師雨雹岳上疏許
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
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有旨召番僧領占行岳言占行
僭侈爲異端首
皇上即位首賜罷黜中外稱聖一旦召復爲聖政累
西域胡從海道貢獅岳言獅子外夷之獸其僞未可
知且海道非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進尚書加太子
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改參贊兵部吏部缺尚書將
召用岳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天下財力大耗計無
所出獨蘇松折粮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
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可乎乃不果增雲南思疊
梗化守臣請用兵馬文升上疏言民疲財困兵不可
用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岳言不可用朝官不如姑
遣藩臣有威望者諭之卒從岳議卒贈少保謚文毅
論曰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而慎簡之其更迭登
用期以練習世務非徒敘遷已也世循耳目人習浮
泥稍自振迅即以立異目之故卓然自立者鮮昔在
東漢多謹畏蹇故循常其流必如胡伯始者謂士之
中庸倪文毅挺然任事不少避忌其亦異乎患失者哉

周經

周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也天順庚辰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歷陞春坊左中允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
每議政涖事必傳經義奏卻西域貢獅子改吏部左
侍郎內降欲以通政司高祿爲參議經獨承論不可
退與尚書王恕上疏論之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

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語尤激經所草也後有踪跡草疏者以問尚書耿裕經曰宜以實對裕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兩賢之拜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諸王府多奏乞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南京供應機房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鈔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官鹽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錢鈔稅爲織造費經言國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稅必戒以節愛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大同缺馬兵部尚書馬文升請給折糧鹽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詞甚激

上爲改令兵部以馬價銀充用給事中魯昂以財用不足請令諸省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餘盡輸太倉經言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道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具經言不可內靈臺奏增灑掃夫當給月廩經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僱役便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逃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庄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凡貴戚陳請經悉以法裁之久掌國計以身任事不顧利害有古大臣風卒贈太保諡文端

論曰周公抑寺戚縮浮濫裕國用紓民力嘉猷讜論可謂有大臣風矣彼侈費而亟於求財浚膏血以塡谿壑者獨何心乎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四

秀水項篤壽纂

謝鐸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奉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實經傳窮義理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歷陞南京國子祭酒上疏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復疏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尋改北雍請增號舍修堂室以廟門衢面多狹斜買地廓之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傕役羨籍之于公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不徇俗希世也所著有方石文集及赤城論諫錄赤城詩集刻方遜志集以傳仕終禮部右侍郎卒贈尚書謚文肅

論曰謝公發迹藝林兩司辟雍矩嚴道立無忝師模方毅簡絜卓然罕儔矣

黃孔昭

黃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歷陞文選郎中嘗曰國家用才猶農積粟粟積于豐歲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可以濟事苟矜矯激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公退客至輙延見詢訪有所得即書于冊叅之輿論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不忽也勢要干請輙力言其不可或不能盡沮其人多自敗在文選者十五年稱知人仕終南京工部右侍郎

論曰世稱文選爲庶官衡鏡百度樞機人才進退理亂繫之非律己嚴而知人哲者安能稱此任乎黃公關門以禮天下之士而苞苴自不敢入宜其用無遺才而比無私昵也

張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憲廟即位請行三年喪上陳四事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風化以病告歸家居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弘治初召修

憲廟實錄進春坊左賛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乞歸養母召修

大明會典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孝皇意向元禎就聽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復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併侍東宮講讀命掌詹事府事司內閣誥勑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性理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

孝皇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特大用之竟不果仕終吏部左侍郎

論曰張公好理學負盛名家居三十年以累薦起會躋清華終不免于讒口夫一人之身而先後毀譽頓異若此蠅聲雷同自古然矣

夏寅

夏寅字正夫直隷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進稽勲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復文信國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陞浙江叅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

聽曰須夏參政來乃可寅下檄即散復業進山東右布政使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無聊宜賜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賓望者鎮守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有旨出白金四萬兩賑徐而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焉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雖不盡用識者韙之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以爲名言

論曰夏公好論建其所議臨徐利害誠天下大計惜任事之日淺雖不究其用然督學政亦略概見矣

王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少奇穎工書楷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成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榷稅淮安鳳陽皆著聲績遷山西提學副使抑浮崇雅先行撿而後詞華品藻不失因才開發終日面命不倦多士歸心焉

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

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己任博綜經史尤明習國家故事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謚文莊

論曰王公操履端純學問博洽文行政事蔚然一時生有令聞沒有美謚夫豈濫哉

王雲鳳

王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也成化甲辰進士歷官禮部郎中弘治丁巳上疏詆中貴開左道大爲危之

上知雲鳳名置不問是歲冬駕還自泰壇以事出知陝州遷陝西提學副使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建樓于正學書院廣收載籍以資誦覽取人首名節次文辭斥貪殘拔正直禁止僧道師巫邪術尚嚴威不姑息士始不堪而終服其公其所引進皆知名士仕終都察院副都御史

論曰語云三晉多豪傑王公非其人歟即其侃侃奇氣不屑脂韋設教儼詞方正古雅可謂嚴師矣

蔡清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也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調吏部尋復禮部乞改南未幾以病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廟清言不可定朔望日先謁孔廟後往朝王寧庶人啣之及賀生日清又獨去朝服中蔽膝領庶人素嫉都御史林俊以清俊所厚也乃益嫉清清遂引致仕去逆瑾專政起清爲國子祭酒命下清已卒清篤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長於經義作易四書蒙引學者宗之

論曰蔡公明經尤深於易其去衛部而乞南實甘澹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不庶幾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乎

秀水項篤壽纂

鄒智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也年十二能文章登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孝皇朝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面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劾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弗受職先請見君政之可否歷陳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是歲冬星變智抗疏極論陰陽之理請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疏入不報弘治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議朝政事連智下錦衣獄身親三木神色自若供詞略云智與湯鼐等往來會聚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

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識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柰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之官甫兩月廢政悉舉居無何暴病卒

論曰蹇諤風衰士多緘默以射富貴間有能自樹立者必摧挫不能容其身以死如汝愚者世豈少哉

黃鞏

黃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也弘治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績留爲刑部主事堂官皆違子就學令掌一部奏牘尚書何鑑轉兵部奏調鞏爲兵部主事倚任尤專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充會試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去服除時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謂鞏勿出鞏題其書室曰茅屋右田鶴生太拙鵬夷馬革自許何愚蓋已有志殉國矣補武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鞏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略曰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至是將蕩然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二曰通言路三曰正名號四曰戒遊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文多不復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竊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震竟死鞏幸得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吾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兩都盛傳鞏疏幾于紙貴蓋無不嘆其剴切者鞏歸杜門著述家貧留客輒貰米鄰舍日中未舉火晏如也

嘉靖初起爲南京大理寺丞尋病卒贈大理少卿

論曰武皇南幸外有宸濠之覬覦內有江彬之惑亂危疑甚矣黃公獨危言極諍明白痛切可爲流涕世所傳諫書未有及之也乃卒以夭死是豈故哉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七

秀水項篤壽纂

孫燧

孫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讞獄江西疑獄不決者斷决如流多平反以忤劉瑾連罰贖瑾誅遷陝西參政累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逆濠横歛剥民王府人恭甚白晝市殺人奪人財產燧至首參官校及衆官之尤者請具獄濠駕其罪宗室而薄懲之燧因密疏其罪狀章凡七上悉被邀匿屢乞骸去亦不報乃於是平冤訟均賦役清詭寄嚴保甲寬課辦汰墨旗贊時發練兵囚徒自大辟以下悉聽入金贖罪申飭衛所郡縣募敢勇戒部伍以時閱操預防制變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淮淮以聞詔遣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已卯六月十四日三司官入謝生日宴禮濠陰令諸兵校裹刃匿幕中出立露臺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監國燧請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寧有二君

太祖法制在誰敢違之濠怒即入殿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走出露刃環立濠大呼罵燧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燧曰朝廷何負於汝汝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逵厲辭反覆辨白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大怒喝武卒縛燧并逵反接曳出惠民門外斬之燧皆挺立不屈罵不絕口遂遇害是日方烈忽陰曀黯然無光城中男女無大小皆流涕泣數行下事平皆扶携弔哭一日數十祭祭數十人或百餘人皆哭盡哀詔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曰旌忠春秋祀之初燧於廳事前掘得有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竟死忠蓋先兆云

論曰傳有之德厚者流澤遠德薄者流澤卑此非虚語方孫許二公之罵賊請韶義形于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意計奉嘗于百祀流慶于來裔哉迺其士民相率奔走哭而廟之華諫數以聞陛錫謚贈俾有司秩之殷祀輸銘旆常標炳史冊此其于身至厚矣

兩家者歷敘世官皆能拾武巍科紹其家聲孫氏奕世六十年來若都督堪尚寶堹宗伯陞都督鈺光祿鑨少宗伯鋌叅藩鏼文選鑛進士如法錦衣如津好術精學陜臙馳芳猗濡漸之異瑮傑明之治諸曾若玄又鶩翥鵬騫蕠茂寔以衍丕揭而忠直之節詞辭之良播在表著較諸簪紱之家莫可比隆當此時志節之士咸扼擘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于速于響應徵負白手盾剌且或繇之致哉所稱海內冠冕他如鄞縣楊氏吏部右侍郎詹事府丞守陳南吏部尚書守阯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守頤廣西右布政使守隅守陳子刑部侍郎茂元按察使茂仁靈寶許氏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進進子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讚南京戶部尚書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論及諸子孫爲郡守曹郎登科甲者又十餘人福州林氏郡守元美子南京吏部尚書瀚瀚子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庭㭿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通政司叅議炫庭機子南京禮部尚書燫副使郡守烴吳江吳氏尚書洪子尚書山叅政嚴知府崑諸孫行太僕卿邦禎布政承燾鄉貢士六七人鉛山費氏少師大學士宏少保尚書寀伯父叅議瑄宏子武選懋賢從子脩撰懋中工部郎中完孫憲副堯年歐陽氏少宰鐸大宗伯德御史席少司空塾太保必進太僕卿衢都御史重餘丞郎數人潘氏少司馬珍及旦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會稽陶氏叅議標司馬都憲諧少宰學士大臨南大宗伯承學布政使幼學叅政大年按察使大順憲副大有尚寶允淳至事允宜陸萬闓同時人進士而薦鄉科者又十餘人叅之世家皆其章章者也其他名宗華胄繼起高位都榮名者僕又未能悉數之也

許逵

許逵字汝登河南固始人也正德戊辰進士拜樂陵令以靖寇功陞山東僉事進江西副使時宸濠持權利制誘諸守臣逵獨違之數縶縛其黨禁抑不少假濠大憾逵濠反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次問許逵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耶反覆辨論不可濠怒喝武卒舁縛逵斬之逵嘗與燧謀欲先發後聞至

是顏燧曰早聽吾言當不至此既就縛慷慨大罵曰
我則死汝逆賊亦當旋死自府中出道行比受害罵
不絕口挺立死惠民門外觀者壯之濠復竿逵及燧
首于通衢者三日江西人思其遺愛痛其忠烈殮二
公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臣皆就執繫獄尹部主事
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參議黃宏以索歷其頸亦死逵
父方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為位
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吾兒素有此志今必果矣贈
左副都御史諡忠節

唐龍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哉夫大節同
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徇微迹四子雖死有先後
身有執弗執首領或割或不割要皆同於能死而已
其餘不必屑屑論也故杲卿罵而磔龔勝餓而殞巡
先殺遠後亡君子不敢有軒輊者豈非以臨難能死
者是賢乎嗚呼士于君猶女于夫終身弗易焉滅義
求活故持二心乃禽獸之道夷狄之行春秋所譏也
四子免矣

論曰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遺幽罰不遺達
惠流而不貴威震而不有風被群動功洽后世所以
導物開化經世範俗者也
高皇帝剪除胡元昭蘇華夏而燕朔諸州喪淪于胡
者亦始復我帝王疆土之舊侔德天地邁功湯武越
既首褒元忠臣余闕及殷祀先代休烈懿臣摩偕天
當茂建人紀二百年來朝有批鱗之臣野多死綏之
士雲蒸霧變異世同揆聖人一變之功若是至已夫
王教之作也始未嘗不飭然以玩也匪浚則淫弗植
則仆恒度而時振之故積倦而大齊者漸也自夫積
之衰也士知死而不知恥于是懷二心以事上忠義
之道鮮焉故危言色厲氣溢于平居而徵執愆諂謔
顏苟難旁睇則膺擊豹胂無少下逈頭危茹詬豕鼠
奚窳者衆也在金紫華委誠敵愾者時弗知聞而叛
姍選懦于雕罔上者或登大僚洞膺逵陛元殞弗懲
顧死不得以紫澤其全軀保妻子之臣自掛吏議微
復嫁禍他人以掩其罪譬之醜婦織行益揜益彰不
更足嗤哉嗟夫貪夫徇生畜縮頰讋自視恬然久矣
生為游氣死為萎草聞者弗知見者罔道哲人徇義

守死潔身氣蒸霜雷騰虹薄星鬪斯獄獄酸鼻撫膺
詖義士不以須臾而易萬世不以同盡而喪永存以
予覿于孫許兩公者今而後可以喻也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七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八

秀水項篤壽纂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
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
胡端敏孫忠烈同舉浙江鄉試十二年舉進士授刑
部主事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
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
驛丞居夷力學學益進瑾誅七年歷考功郎中十一
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蓄
逆謀江西上疏山路中劇盜四出刼掠焚官府纂獄
四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
宸濠又輙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守仁名討賊請
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請
上即與兵符無巡撫至則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
精兵數萬且智計絕人用兵神秘是年茶寮賊大起
江廣湖郴騷然三四年矣
上命三省會征首誅通賊者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

入破横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又攻桶
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
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
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悍
黠擬官僭號是冬巻從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
守仁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餘
連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
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闢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
數盡為治境虞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之陞副都御
史十四年六月宸濠反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
顧泌告以宸濠反狀即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急
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
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寄遣諜四出投檄言京
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
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謬托心腹云
吾直應
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
遂進兵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恚

其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兵
巳大集始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寄書與賊心腹李
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
發故令人洩賊黨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
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
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遂不聽乃進兵
攻破南昌擒其若守宜春王拱𣾰及宸濠子三哥四
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乘巢穴迎戰擒舍縱
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
震非恐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矣既生擒
宸濠諸奸佞導
上南巡欲攘其功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
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
仁深機曲算內戰両俾外防賊走撫定瘡痍激厲將
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并
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內閣
益不說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其功封新建伯拿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寘勞諸忌者

又以勞費爲詞嗾言官論㞧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
召讒謗益甚一時勤王有功諸臣廢斥殆盡惟文定
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
政使德孺死於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紀功御史
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益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
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已而言官及大臣又交薦之嘉
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
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守仁代姚
鏌至則闓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薄示
懲罰遣令歸農諭蘇等朝廷宥罪宜有以報
皇恩奚皆叩首願效死因入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藤
等約且用兩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永順保靖土兵
自嶺南罷客與嶺兵且約束過八寨徑搗其巢蘇受
等兵相犄角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
入寨擄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之言守仁
挾詐專兵時亦病殊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擒宸
濠攻城紀律不嚴及斥其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
官爵

上憐其功又封爵本
先朝信令不允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公英毅天威
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談
笑調遣集擒會斬截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論曰漢以來所稱三文成者其才智學識節概勳名
大畧相若第留侯早退終始兩全誠意新建卒阻多
口信哉功名之際不亦難乎譚者謂劉公術數掩其
經綸王公論學偏於德性要之此兩公者真命世才
也蠅點黃嗟此何心哉

叙曰道術之分也固者以說滑經而華者以辯破義
專鋼黨伐之俗成鉤鈲雖析之患作棼然爭乎同異
之辯而後功能之說得以抵巇售其便巧之用利
一切之效速而後真儒之渾鬱滯不得施用盖學者
好不相悅而務相勝之過也昔者夫子修六學以待
來辟有意乎後世欲用其所未試其後天下爭於戰
陳六籍廢闕七十子之響既絕而晚周之末猶有子
游氏之儒子夏氏之儒漆雕氏之儒若是其懿也豈
與夫譁衆取寵務趨合於亂國苟以微利撓世爲哉

然而去之彌遠其失彌甚則有謂逃本真外馳末流
安其所已知毀其所未見於是辯說門於闘訟攻劫
甚於操戈起異說之塗而立之幟閱同氣於墻而不
顧其外侮於時法吏為師學士猥紐有反雜之目被
愚誣之譏迄於暴秦乃有儒禍則是好不相說而務
相勝之罪也宋之末造朱陸之門人不能觀乎兩師
之深要是所聞轉相姍議同德比義之規滋缺尊己
務俗之風尤熾而不知晦翁之意先條析而後貫通
固未嘗索理於外而不約之內象山之意先本原而
略文義亦未嘗謝事於外而空明於內也哉
朝經學以朱傳為宗閒有雜其言而不歸之約者陽
明先生倡為致良知之說示人以極本窮原之歸其
學有似於象山而實非捄陸以毀朱也自陽明之教
行而學者稍知趨向然有雜其言而不要其實者甘
泉先生又為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示人以一本萬殊
之用其學雖異於象山而亦未嘗排陸以及王也近
世學者率尚高明而棄洸寄樂偷易或鄙勤渠以為
悟為天真以聞見為障礙不屑踐跡而遺談者
謂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不涉文字不主躬行交鶩於
雅詞矩步而力行兼微矣不幾惑世誣民哉嗟乎有
能紹明洙泗之業振二季之敝由博歸約明析而躬
行之進則任者之效用著退則先儒之典刑具使功
能記聞之士弭口不得闢其說竊願為之執鞭云

今獻備遺卷之三十八

秀水項篤壽纂

胡世寧

胡世寧字永清浙江仁和人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湖
廣德安府推官陞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西寧侯家
訟更九司十三道訟者老且貧矣世寧一閱得其情
即日斷決富翁願金篩謝致大辟爲辨出之上疏言
時政備邊十事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二曰崇節儉
以制財用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四曰立簡便以收
鹽利五曰汰冗食以蘇將校六曰閱軍實以修武備
七曰廣牧畜以儲將材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九曰
董將權以責成效十曰用間諜以覘虜情復應詔陳
言六事勤學問廣延納公用人汰冗費重守令慎輔
導乙丑進山東司署員外郎機戶傾誣侵官鈔累萬
世寧立正其罪讞乃干逆瑾怒下南道阿瑾者疏議
無罪劾世寧爲枉旋上仍如世寧所擬謫發配阿瑾
者竟抵重罰世寧以守正得免陞廣西太平知府郡
邊荒屬夷桀黠難制世寧撫以恩信而絕其私饋土
官皆服太平州土官李鑾阻兵拒命久不能討誘
龍英州趙元瑞捕縛之思明府黃文昌兄弟作亂大
將徂征駐師太平世寧協賛方略與有功郡治三面
阻江惟北面無險不可守建築壺關至今賴之擢江
西按察副使備兵撫州東鄉東鄉賊巢也世寧撫馭
反側甚有恩信其倡亂者擒殺之効順者爲奏原其
死遷縣築城民賴以安調征姚源大盜王浩入力疾
提兵深入戰裴源由平十月三捷及征建昌毛坊盜
密有功因城廣昌又議南豐又城新城三縣遂晏寧
惡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世寧發憤抗疏首陳江
西賊情撫勦機宜因言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者
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
遍及閭閻庄田所遍民久立寨三司官員多受鈐束
問刑奏吏舉奉成案買辦淅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
窮鄉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爲盜臣下恐
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
事益有可慮者矣又言寧王自削護衛以來威勢日
盛乞推選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以便宜之權悉除

區畫更乞戒諭榮藩遠嫌避依
祖訓嚴戢下人有
旨令宸濠鈐束其下自是世寧厨厮門達本貫舊任
濠皆置人爲父之無所得乃摘前疏中語爲離間親
親奏逮世寧未下而世寧以陞福建按察使離任矣
臨發中毒下血幾殆巡按浙江御史忽遣官執寧府
私卒數十人誘執世寧世寧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
刑訊逾年世寧瀕死者數矣又數從獄中上書皆不
報言官論救不已用事者逭於公議得末減詔戍遼
東瀋陽中衛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撫鎮而下延致
館穀皆不就凡四載濠反庚辰復湖廣按察使擢僉
都御史勑撫四川
嘉靖初進吏部右侍郎蒞蜀甫兩月首處松潘軍餉
令近邊者輸租于邊而稍其額以所稍之額加徵內
地內地勿輸邊復條奏急處重邊以安全蜀要在用
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被召上疏乞
早定追崇之禮而赦群臣議禮不合之失因言宦官
外戚不可假以威權言官不可加罪藩臬守令不得

其職累數千言切中時弊帝嘉納施行之乙酉召爲
兵部左侍郎進言保養聖躬在慎起居節飲食而已
願慎用醫藥又撰講義三章以進疏皆留中引疾致
南京吏部左侍郎拜南京工部尚書福建解料銀二
萬兩皆赦前已徵者也所司以市價不讐欲令加徵
世寧疏言各省未輸者盡聽蠲免而此解至者反欲
加徵乎得請勿市料輸其餘于京師是秋以左都御
史召道改刑部尚書用議者言特加太子少保仍左
都御史掌院事入見辭免宮保皆疏勸
上虛心以執中聽言用人之道
上嘉納爲總憲務持大體奏上畫一之法申明職
掌凡十條最後論執法被譴奪職者乞復其官詔以
所奏付中外遵行而考察奪職者始許大臣言官論
辨矣改刑部尚書凡中外諸司要囚劇獄皆研覈參
討務當情罪不以文法嫌怨禍福自沮至有獄械已
成罪在不測衆莫敢言者世寧必奮身論救賴
璽所感悟數見優納時刑官分錄天下罪囚事竣悉
甄別當否品其勤怠不職者劾治之其因事建明條

著爲令者三復因災異陳言勤聖學一事恤民任官
九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陳兵政十事一定武
畧二崇憲職三重將權四增武備五更賞罰六御土
夷七足邊餉八絕弊源九正謬誤十惜人才己丑復
上增武備用人才足邊餉三事内薦都御史馬昊陳
九疇副使施儒楊必進堪統軍旅而吏部言昊不可
用世寧引疾求去三疏得致仕是年秋詔起爲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不拜猶上疏勸閣廣嗣育容受
直言愛惜人才庚寅卒于家賜諡端敏贈少保公雅
志儉朴位居端揆布素如寒士門無私謁援引後進
談論世務終日不倦嘗曰學貴經濟不在詩文因讀
衍義補著膚見四卷居遼陽著春秋志疑十八卷幼
精騎射及過盜于滄敗楊虎劉六群賊述滄洲退賊
事畧一卷德安行稿太平實慶雜稿各二卷姚源建
昌征案東昌撫案共十卷撫蜀雜稿一卷讀易私記
四卷詩文二卷自述年譜一十六卷奏議二十卷
論曰方宸濠之謀逆也吏江西者切於積威輒依違
不逞間有循默自保觀望規避脫虎口於幸耳執有

會不顧身如胡公者哉疏入偽發左右寢居皆逆徒
也而聞走得免及械繫被庭備嘗百毒宸濠者批抵
機穽幾蹈不測頼御史徐文華等抗章申救末減遠
戍而濠之逆謀始彰者矣己卯之變孫許駢戮朝野
震驚向使當國者採徙薪之謀謹履霜之戒先事制
變禍階何自生哉端簡鄭公謂胡公身不踰中人言
期若不出口及論大政事決大疑侃侃諤諤守死不
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事有不可者私閉門草疏無
少顧忌嘗慨守正者遭斥落職懇懇言之正色立朝
毅立無與頼
主上明聖曲加優納一時新進用事之臣雖極恩寵
然
上所敬憚者胡公一人而已見幾勇決進退有體世
尤高之孔子所謂大臣莊功所云社稷臣若胡公者
近之矣

吳廷舉

吳廷舉字獻臣廣西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知順德
縣與陳獻章游時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謫石城吏目

廷舉敬禮之初市舶内臣每市物予縣縣輙逐其直
廷舉陽不知由是忤意陞同知廣東盜起以薦拜兵
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諸洞賊平之無理屯田鹽法
會逆瑾查盤庫藏取内進銀泉以爲當出于鹽法廷
舉疏請留備軍需瑾大怒已而廷舉方劾岷府門正
陳鶴買藥至廣多不法又劾總鎭太監潘忠數十事
忠亦訐奏廷舉逮繫詔獄考掠無所得乃坐枉道還
鄉罪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死而復生謫戍鴈門會風
霾變赦爲民瑾誅起雲南副使未行而江西姚源峒
賊發乃陞右叅政往撫之爲賊所留刦以威不爲動
居賊巢者數日乃稍以利賄其左右有力者使執其
酋卒以平定陞廣東右布政使疏立番舶進貢交易
之法定均平省驛遞以紓民困嶺西猺獞嘯聚命兼
兵備副使經畧其事尋陞右副都御史賑濟湖廣處
分辰州土官讐殺得其情嘉靖改元陞兵部侍郎改
南京工部轉户部侍郎進右都御史廵撫南畿賑濟
凶荒均糴糧運抑遏豪右稱貸除積年供應之無藝
者所至令人種蔬以自給陞工部尚書致仕歸創萬
樹書院積書萬卷每夜必閲數卷乃寢家居二年卒
所著有奏疏數百篇詩文數十卷
論曰粤南荒徼自開國來名臣罕有聞者吴公清操
特立卓偉不凡乃蒼梧桂林彬彬奇士間出斯焉取
斯殆聞吴公之風而興起者歟

令獻備遺卷之三十九

今獻備遺卷之四十

秀水項篤壽纂

劉珝

劉珝字叔溫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十年陞吏部左侍郎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脩纂資治通鑑綱目纂文華大訓成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珝素薄萬安時對客言安負國無恥安積忮百計中之二十一年致仕去卒贈太保謚文和珝善論說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容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與博野同在內閣人稱珝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曉寺售術貢邪不揆狂躁上干宸怒縛下詔獄劉公立為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作構惡於羣小假威於選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為立聖賢祠祀之

論曰文和端詳勁直屢陳讜議而好會嫉邪別白太過竟蒙讒阻惜哉

謝遷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脩撰弘治四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與長沙同入內閣泰陵大漸入受顧命康陵初逆瑾專政正德元年乞致仕去瑾指遷等為奸黨矯上旨榜示天下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文定公及遷二人皆進士第一人並須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能持正為賢相文定竟不得入內閣洛陽為首相遷數言文安洛陽曰吾且去用之未曉他日又言曰吾豈私原博邪顧渠科第先于年齒先于望實先于故言之公終不聽耶洛陽笑不答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遷求去不得復上疏為文定及王文恪自代初入內時宜興洛陽相繼為首相當是時長沙位在遷上凡[illegible]答敗奏章[illegible]皆出長沙遜與洛陽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沙[illegible]

首相文恪以時望所屬焦芳欲援以爲重告瑾內閣
宜南北各用一人以故芳與文恪同入內閣嘉靖初
遣使存問嘉靖六年復召入內閣尋進戶部尚書大
學士如故明年乞歸卒年八十贈太傅謚文正
論曰文正見幾明決不俟終日觀其累薦文定可謂
休休文定卒不能得之洛陽長沙故乃能容文恪語
曰力田不如逢年又信然矣

劉忠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正德
二年陞南京禮部侍郎尋進尚書明年改南京吏部
焦芳薦其賢五年瑾傳
旨召入翰林比至又不喜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掌詹事府事管誥敕是年瑾誅始入內閣是時張永
幸用事忠不加禮大不說乞致仕不許累進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輒進儻言賚侍
益不悅正德六年累疏辭疾未允強起考禮部貢士
出院即乞省墓
上召忽長沙至媛閣摘錄中語言欲罪之長沙爲之

力解卽日上辭去嘉靖初遣使存問卒贈太保謚文
肅

石瑤

石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
檢討正德元年爲南院侍讀學士嘉靖初代王瓊吏
部尚書吏部驟亂者數年瑤以孤貞行一意柄臣不
悅閱兩月解吏部以尚書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嘉
靖三年五月大禮議起諸大臣相繼去焦文淵閣大
學士入內閣五年六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學士
武英殿尚書如故時時召對平臺媛閣議廟樂再議
廟衢又議
章聖太后
皇后謚
太廟儀
上謂瑤非通儒瑤又三封內批件旨六年致仕卒謚
文隱允玠同舉進士累官戶部尚書
論曰文肅不比佞倖旋召旋更文隱清仕路旋用旋
罷古侃侃有大臣風可謂一代偉人者矣

秀水項篤壽纂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戍籍居京師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加諸膝賜寶鈔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年十六舉鄉試天順八年進士翰林庶吉士成化間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詔問東陽曰安南雖奉正朔然負固已久今遣官往小必傷非大或抗命不問則損威多即問罪興師尤貽大患宜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率同官上疏人君之心必有所繫正士疎則邪說乘間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社稷顛覆金石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是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殆無虛月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

下之植遠邪佞斥誣罔太平之業可保矣科道疏救
武岡知州劉遜
上震怒俱下獄又同疏申救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
云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召見面
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又與同官上疏
曰近年災異頻仍內府尤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
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
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
時
康陵即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正德元年又與同官
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逸漸
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
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
之象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
交雜于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蕩雷霆震怒
正殿鴟吻
太廟吞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毀災異尤甚
伏望省悟責躬修德庶可回天意人不聽又與同官
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日
星變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歷
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
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開闢知事
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
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蒙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
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是冬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年逆
瑾擅權益恣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
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力救得戍內苑御船獵獸上
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都邑廐牧所從
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
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災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
氣日盛三年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御
史楊一清逮繫至皆力救之是夏早朝有投匿名文
書數瑾罪者瑾怒群臣悉逮詔獄又力救五年夏旱

辭上疏條四事合張求發壁奸伏誅
上以其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七年流賊數十萬
殘破半天下賊既平加蔭一子錦衣衛指揮辭
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上疏陳十不
便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illegible]贈諡文正
公曰西涯善調護周旋[illegible]不失正所保全善
類尤多跡其抗言時政數亦侃侃不阿者矣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世寧州人父徙巴陵又徙丹徒
年八歲以奇童爲入翰林爲秀才成化八年進士爲
中書舍人出爲提學歷南太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忠
宣公言馬政廢壞陞副都御史督馬政詔闕而授焉
行明年拜理茶馬監馬陝西人素器一清頗官甚宜
才益展布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請如
允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寨十八年勅往經略邊務兼
巡撫陝西禦虜虜遁去正德元年改總制三邊兼理
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
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
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
失守虜衆拆墻入犯環慶固原深入平鳳臨鞏其
間漢土雜處備兵連禍結內變因之根本動搖誠非
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時尚未有邊墻恣肆出入
已而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
濬濠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塹又巡撫都御史余
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
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疏墻既日薄濬又日淺弘治十
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攻破內郡虜人得志
累歲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
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
琳又乞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
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于靖虜至環慶地方
挑空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
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
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
花馬池上廑宸慮勅臣經理臣歷官陝西虜情邊事
頗嘗究心但庸瘝無似年且荒倉廩空虛饑饉不[illegible]

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虜徵土馬則徒費芻
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
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
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當開防邊之計莫急于戰其
安于守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等身花馬池興武清
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城堡皆宜增築觀閣視屋集
聚思蕪收群策參酌損益[illegible]其大要有四修
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崗舍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
安內附整飭固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
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
聞警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
近怨不足恤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
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
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
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今舉大事者未嘗
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
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
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
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
河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虜之
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
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
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
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及今將
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
上計猶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
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
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應選官
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
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今年套內無
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應合經理邊
防事宜條奏下兵部議勑自經理二年又疏臣即兼
總撫已不能專理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闕乞仍遣
巡茶御史兼馬政是年引疾東歸瑾惡之已又逮詔
獄長沙力救得釋兵部疏言一清修邊務有端緒所
去凡經費役銀十餘萬將起戶役銀十六萬兩及諸

芻粟棄解轉運木石皆一清指揮調用計慮周悉令
付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者無統紀恐徒費財靡從
邊務乞遣大臣兼理議上兵部右侍郎史貢右副都
御史張錦陝西巡撫副都御史曾元乞簡用瓚意不
欲修邊內批罷校鉞金大監厰東事竟止五年安化
王反寧夏召起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
同張永討賊兵纔至陝仇鉞先已擒賊送謝永曰滑
室寇易除國家則變不可測奈何永曰謂何一清因
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
字永曰瑾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見瑾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
曰公亦
天子信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試班師入京詭言請
上閒語寧夏事
上必詢問乎此時上寘鐇偽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
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誅而用公益矯瑾行事呂
強張承崇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口他
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願公言時須有據
端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即退瑾殺奴假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
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
年報
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策竟誅瑾永力薦其才望
長沙又薦之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陞
吏部尚書中原盜起上平賊十一策賊平加少保兼
太子太保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諭官御史
孟洋劾內閣諭官皆為疏救寇雲陝西鎮守太監廖
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詔獄又疏救
之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大學士武英殿尚
書如故被劾去歸冊徙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
閱來嘉疏曰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振掞內用力
為之嘉靖四年虜大入塞擾關隴起兵部尚書兼憲

職提督軍務陝西未幾召入內閣首薦起餘姚鉛山
遂請老亦請老尋加公少師改華蓋殿
上憐其老令朝朔望復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
防虜
上亦用公言竟中止惡武定侯勛橫驕諷御史陳鎰
劾勛奪勛後府及團營八年秋計去張桂翟鑾曰議
大禮者吾輩三四人今張桂去且及我急上疏列一清
罪二十四事
上立召朱嘉還內閣繫朱繼宗獄起坐受張容金錢
名請永誌又賄與容指揮世錦衣
上憐大臣且老不問言官劾上削籍明年疽發背卒
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論曰遂菴以文學顯而明習邊事曉暢軍務有將相
才其所陳說修築墻堡詳哉乎其言之也至于定謀
誅瑾有社稷功而頗言貴璫烏能掩之
國初自徐太傅達出為征虜大將軍入為中書右丞
相其出將者文襄而後北征文懿巡九鎮楊文敏三
使寧夏甘肅與寧遠兩年總軍務景泰中王毅然

文懿皆以賑濟行江少師督察四川軍情理備餉行
李文正以次轉祭孔廟兼撰碑文以闕里完故重之
也

席書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初知郯城河南
按察僉事兼理廬鳳會歲饑請清臺京粟賤宜截漕
粟賑糴積舟車費又數萬皆可易銀輸京庫又便得
截粟四十萬石饑民大濟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
州延王守仁省城講授十二年右布政使雲南勦[illegible]
並構亂土舍轉左福建聞宸濠反發庫金募兵二萬
討賊嘉靖改元陞南京兵部侍郎時江淮南北大饑
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軍餉又條上賑法一言江北
四郡饑最甚江南八郡蘇松常鎮次之徽池寧太又
次之廷中方難得人往賑見書疏喜謂以賑事付之
書賑有法欽郡縣銀米數并截漕粟戶部賑銀畢
重輕為多寡大抵專設術以故侵冒者少全活數十
萬逾兩月人稍蘇當是時大禮未定桂文襄上疏斥
張璁及方文襄疏同封進

上覧尤喜息後入京言官論書賑事無法書亦疏辯
召尋陞禮部尚書內傳下言官又交論賑濟乾沒銀
八萬兩三法司戶部出案之
上曰衆且中傷書再遣司禮監官事得白
廟議定將下詔令書議詔條書力言不可召至左順
門傳問又力言不可遂止尋憸姚淶要說上啚新政
十二事御史藍田論書自比姚崇是以玄宗覘
陛下大不道乞罷不許削田籍大同軍叛書爲一清
守仁討賊時相方主撫議不果又議
世廟街宜避
太廟及禮樂宜遷廢下
太廟者四事上大禮集議纂要六卷五年
獻帝實錄成進少保時已失明廣羅欽順自代修明
倫大典充總裁官六年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給伍
留京師卒贈太傅謚文康先祭吏部侍郎
諭曰席公舉荒政策亦甚良坐見竟被煩言靳
先皇明聖得白然亦岌岌矣卒被
恩眷以功名終若席公才爲能久爲人下乎

張孚敬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七試禮部正德十五
年始得舉進士明年嘉靖改元賜進士時議大禮未
定公上疏爲
上極言父子之倫不可奪是年冬授南京刑部主事
嘉靖三年上疏
上召與衆廷議竟如公說陞翰林學士四年進廟議
陞詹事兼學士五年陞兵部右侍郎轉左謂廟議及
奉安
獻皇帝神主儀六年兼翰林學士進大禮要略命修
明倫大典是年八月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公
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讁戍削籍福達竟脫死十月陞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賜銀圖書二忠
良貞一繩愆糾違公遂奏革鎮守內臣清勘皇親庄
田七年加太子太保辭遂再加少保
上享
太廟見公喜賜詩稱公貌奇才傑進姚溪書院集賜
御定名貞義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進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建議請敕宣諭杜私謁重
制誥平盜賊定服制應制陳言曰審幾微專委任惜
人才求民隱八年勅重修大明會典是年與佳文襄
不相能八月降勅諭百官並勅致仕公至天津召還
九年有四郊之役知嘗進事修祀儀成與進郊祀議
又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又正孔子祀典去王號
以名與
御名嫌請更名上改名孚敬字茂恭十年雷震午門
西樓致仕十一年召還三月加兼太子太師進華蓋
殿少傅尚書如故八月又致仕十二年四月召還十
三年加少師餘官如故十四年病乞致仕十五年命
錦衣千戶視病諭疾愈還朝至舟疾作歸再起至金
華疾又作歸卒年六十五歲贈太師謚文忠
論曰張公曉遭其遇合甚奇即其議禮明倫裁罷鎮
守百代不能易也方
永陵初朝著建論紛紛矣公危言激說不隱衆滋
舉抉抗顏頂挫卿相中人貴近屏廡下之可謂偉矣
惜議獄一事黑白交亂數起詔獄是誰階之其被
恩遇
天子命名賜字不甚隆乎

今獻徵錄卷之四十一

秀水項篤壽纂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陜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寵驕恣聲焰熏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

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于

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曰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孝廟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舜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寧濠懷逆召致文學上以夢陽有大名

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爲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奏夢陽閒住歸大梁濠敗辭逮夢陽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並薦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還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所長擅稱漢唐而說者猶低昂之

歷代文章發于金華數子而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倡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的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排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illegible]李公[illegible]如衛公論古今終其不[illegible]世莫能容良有故矣世[illegible]今者安能使[illegible]

何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北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勑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謀擊其短莫肯爲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辯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塡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趣幹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時年三十九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縱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公才質有餘而華采不足豈天限之與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穀吳人也善爲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舉進士與北地李夢陽遊李方以文雄海內見禎卿所爲文異之特相友善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怪揚雄反騷作反反騷賦其辭曰稽邛氏之攸肇兮衆楚竹之遐胤倏帝頊之流胤兮承靈澤之汪濊夙陳力於皇眺兮歆仁朗之所虞反仰吾竹之索脩兮羗引軀以伏義播呂烈之赫煌兮棄乘芳之菲菲情遭世之昵濁兮雜紛揚於江之汜在炎漢之微季兮孰臨岷而悼竹投束蒸之微履兮何理拙而詐深寬志而抑道兮冀披誦而有明惟帝鑒之孔聖兮敢黨族而誣貞初均幼志於彬清兮乃中情之獨與變屬節以植身兮竟浩蕩之倫叢遂

璧臺於中行兮恐日月之凋邁準前脩以共蹈兮豈
先時而逆敗約性行以赴槩兮經五常以綴佩靈脩
謂其允淑兮目成歡而叶妃夫竹既沐靈脩之昵浮
兮又信言之噲噲苟中路而遷好兮寧于心之有介
況光華之的皪兮衆娟娟而妬之何有懼讒與招慝
兮排蛾眉而錯之颸蕙服之芬郁兮遭紛媢而幽毀
寧遭幽以迸斥兮敢詭汚而合穢鳳凰翔林而挂經
兮龍行陸而困蟻爲鳳凰神龍豈無知兮亦處身之
多虞所貴賢者之韞玉兮不迷邦而遐舉哀宗社之
不長兮比干皇皇而不忍去世蔑復以相明兮心耿
耿以無從涉湘波以南愬兮昭竹心之確愨俗叢蘆
而鄙蘭兮寔重華之所醜劾精白以殞軀兮自先聖
之所厚奉靈氛之玄筮兮申以巫咸之嘉告覽九州
以求匹兮寧閨容之有淑則神古其未然兮豈竹曾
好此詭疑諂從人以辱義兮不如赴身於淤泥飧莠
芬以介齒兮竟河清之難俟達苟生以保譽兮夫何
悔於九死泛浮雲之翳翳兮晦沉茫其曷排陽侯從
而滃度兮晨北風又雨霾精徘徊而不去兮湛[illegible]

其未爽人情重于捐故兮焉冀白日之回光懷孱[illegible]
與莊衢兮時不與其有芳雜組粒以颺波兮複烈烈
其彌章精氣通于至清兮神影鬑以遐虛駕玉蚪與
雲驂兮訪太素之舊廬聞至道其可承兮欽竹誠之
匪懈舍佚遊以白湛兮夫何以誅其奸怪昔貞士之
蒙佞兮憤伏幾而靡悔務光沉於淵瀨兮將惡浮埃
之霏霧忠賢切切以苦身兮蓋有隱於騷雅三仁
之所裁兮見嘆與於孔父獨耿耿而靚侮兮曾吾竹
之所尤卬懟之惟詖兮斷執正於陽庚作書與李古
陽論文載集中初授大理寺副非其好也上書乞改
國子監博士好養生習攝形化氣之術文之病(時年三十三)死京
師所著文集六卷談藝錄一卷新倩集一卷其文純
雅出入漢魏間曹陸兆過也

論曰弘治間海內淬耀縉紳先生翕然與于學歷
時俗頹靡踔厲振迅務撫先秦西京之盡而詘唐宋
當是時李獻吉尚型範而何仲默貴約眇號稱復古
天下嚮風爲徐生崛起江南雄視中土議論辟辯颩
飛泉涌鄉才不逮識而餘治學俯步非趨綱常而不

婺質而不俚深而不晦壯而不怒約而精騁而中節斯亦奇矣頻歲以來風尚日茂卓然名家者何啻十倍顧文勝之弊其流滋煩靡靡同風漸而恠僻甚且奴僕左馬擬拾莊荀奇字澁詞意庸識淺方乃雄視古恣情縱辯誕滯浮薄卽文藝未足數也况器識于